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七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七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新編古今奇聞類紀十卷

〔明〕施顯卿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刻本

一

異林十六卷

〔明〕朱謀埭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帥廷鏞刻本

二一四

快雪堂漫錄一卷

〔明〕馮夢禎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平湖陸氏刻奇晉齋叢書本

三二〇

孝經集靈一卷

〔明〕虞淳熙輯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三三八

仙佛奇踪八卷

〔明〕洪應明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三四二

繪園十六卷

〔明〕錢希言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五一一

新編古今奇聞類紀十卷

〔明〕施顯卿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奇聞

類記十卷》提要

古今奇聞類紀序

天地間事物之呈奇獻異可駭可愕為見聞
 所不及者豈少也哉惟生於罕見而止於尋
 也日月之運行江河之流貫孰不見之而心
 薄蝕有汜濫焉相安於照臨之下者則必以薄
 蝕為異相習於潤澤之功者則必以汜濫為奇
 不知運行有常而薄蝕之異亦其自然之理
 潤澤有常而汜濫之虞亦其或然之勢六經
 本
 孔孟家有其書而人誦之其與夫日月之麗天
 江河之行地者何異而莊生列子夏革齊諧則
 自以為怪何者謂其為六經孔孟之變而非世之
 所共習而安焉者也九峯先生邃學博聞
 自墳典而下雖裨官小史靡不旁搜而編剔
 焉在昔與余同舉於鄉迨其解組而歸也
 屏絕塵務惟於觴詠之暇哀古今之奇聞而
 為一書其言明有徵驗允至理所寓可以為談博

之資琳瑯冥涉化之枯譚也嗚呼采異卉
於竹林拾奇琛於瀟園采而既之者將不有
如登清虛之樓揭蜺夷之館彼霓裳羽衣珠
宮海市犁然在望足以注目而凝睇者乎其
視夫楊雄辯奇字不以成書而太玄之準易者
僅以覆瓿相去遠矣之既峻事余贅一言以弁諸
首

萬曆丙子七月杪日

序

二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奉
敕整飭瀾滄等處兵備崑源華汝礪序



古今奇聞類紀敘

一元之混闢而萬象出焉彌布乎天下流行
於古今未嘗息也而要其大分不過常變之
二端而已常則靜正坦夷簡易明白人固習
而安焉變則神異難知玄怪莫測人多值而
駭焉然常必有變理之相因如暑寒晝夜然
人惟順適乎常而兼通夫變斯知大化有全
功而窮理無偏見矣昔仲尼不語神怪而姜
嫫之孕傅巖之夢垂之六經土犢羊夔罔閭
之異著之羣籍然則不語者非不語也但不
雅語以為訓耳余歸老讀書遇事之奇異者
必以片紙錄之又恐久而散逸也乃釐為十
卷名曰古今奇聞類紀上而天文下而地理
運播而五行散殊而人物靈變而僊釋幽微
而鬼神分門別類以備一家之言中間援引
莫詳於

序

三

國志者以方今垂世之典所紀之皆實也次則多用史傳通考者以人所傳信之書所載之非誣也又次旁及於雜編野記異說玄談諸氏之籍者以其理之不悖說之相通故亦存之而不遺也嗚呼是書也遇變而考稽則可以為徵驗之著龜無事而玩閱則可以為幽閒之鼓吹非敢漫為捕風之論說鈴之詞已也然未知博雅君子或用其一二焉否爾

萬曆四年六月既望無錫九峯山人施顯卿敘時年八十二



古今奇聞類紀總目

卷一

天文紀 (天) (日) (月) (星) (風) (雲)

卷二

天文紀 (雷) (雨) (霜) (雪) (露) (霧) (虹) (電) (冰)

卷三

地理紀 (地) (山) (巖) (洞) (洲) (石) (水)

卷四

五行紀 (木) (火) (土) (金) (水)

卷五

神祐紀 前知紀 凌波紀

奇聞類紀

總目

卷六

奇遇紀 (人) (論) (功) (名) (財) (爵)

卷七

驍勇紀 降龍紀 伏虎紀 禁蟲紀

卷八

除妖紀 識毒紀 物精紀

卷九

仙佛紀 (仙) (靈) (釋) (佛)

卷十

神鬼紀 (神) (人) (鬼)

總目畢

無錫施顯卿純甫編輯

天文紀

天文叙

天之垂象所以示乎人也。運行之度循環無愆。清明之色。悠久不易。此其常也。而間有神變莫測。出乎常理之外者。斯則天心之仁愛。所以警惕夫人。而使之脩省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洪範言建極錫福。必參稽於庶徵。周官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詔救政。訪叙事。蓋五氣順戾。而休咎徵焉。上下所當交儆。而無忽者也。故明王則之以慎德。賢臣鑒之以脩職。庶民效之。以飭行。而天之反行爲祥。其理固必然矣。稽之十日並照。罔累於放勳。雷電以風。彌昌于姬。錄宋景善言。而榮感退舍。于產甚具。而火不爲災。率是道也。嗚呼。順天休而答譴戒。斯君子所以保泰於無疆者乎。

(天)

漢時天開 此下紀天開之異

漢惠帝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三十餘丈。漢書

晉時天裂 裂即開也。各因出處而書之。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南大裂。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晉書

梁時天裂

梁武帝太清二年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廣二丈。光出如電。其聲如雷。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南史

陳時天開

陳後主至德元年。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雜色。隆隆若雷聲。南史

宋時天開

宋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於書寫。伛仵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葆光錄

元時天裂

元順帝至正己丑冬十一月。天裂于天漢之旁。己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己酉冬十二月朔。天裂西南。元史

宣德中天裂

國朝宣德中。一日未申時。忽天裂于西南。視之若十餘丈。時晴碧無翳。內外際畔了然可察。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志懷錄

天順間天開

天順間。陝西臨洮府蘭縣鄉民陳鸞。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開。上帝冕旒。衣袍端拱其中。儀衛。鸞立者甚衆。宮殿欄楹。炫彩耀目。鸞疾呼家衆。視之。雲倏合矣。西樵野記

天順間。陝西臨洮府蘭縣鄉民陳鸞。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開。上帝冕旒。衣袍端拱其中。儀衛。鸞立者甚衆。宮殿欄楹。炫彩耀目。鸞疾呼家衆。視之。雲倏合矣。西樵野記

弘治中天開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陝西軍民人等見天門忽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詳那漫抄

正德間天開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有啞人鄭姓者人稱為鄭啞巴一夕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炳耀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人觀之不覺聲出於口自是不啞揚州曹進士守真云啞者乃其父之相識事信有之啞巴因天開一拜而遂有音聲奇亦其矣七修類稿

晉時天鳴此下紀天鳴之異

晉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人忽聞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

青關類紀 卷一

相薄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至甲午方止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天鳴每東

南者蓋晉中興江外故天隨之而鳴以示警也晉書

梁時天鳴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水相薄南史

陳時天鳴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夜乃止十四年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激九月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後主至德元年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陳書

隋時天鳴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四月乙亥天有聲如漏水自南而北隋書

唐時天鳴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五月天鳴聲若雷馮範傳曰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國亂所由生也乾坤變異錄曰天鳴有聲天子及大臣有驚憂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天鳴在西北僖宗中和三年三月浙西天鳴若轉磨無雲而雨唐書及文獻通考

宋時天鳴

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戊子丑之五刻西南雲間有聲鳴如風水相激寢周四方六年七月丙寅丑之四刻西北方雲間有聲如磨物七年七月庚子丑之三刻西北天鳴占王政虐民勞兵葦歲動寧宗開禧元年六月壬寅天鳴有聲宋史

青關類紀 卷一

元時天鳴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三月大同路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戎之聲二十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又處州遂昌縣晝忽有大聲如鐘自天而下有聲無形蓋鼓妖也元史

國朝天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建業天鳴如河傾海注乃肆赦薛木子成化末正旦日申時中伏有白氣如練仰視之宛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消且盡忽有聲如雷蓋天鼓也長源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如欲雨者俄聞空

中閔然有聲約二刻乃止人皆謂之天鳴是年有火篩入氣之變西野記

天雨金此下紀天降異物

夏禹時天雨金三曰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上是也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兩金原述異顯王三年雨金子檉陽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頃刻皆化為石述異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漢世翁仲孫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述異唐垂拱三年廣州雨金

天雨錫鐵

河間有兩錫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述異元至治元年中原板蕩玉案山有小赤犬群吠遍野之異是年天雨鐵民舍山

奇聞類紀

卷一

五

石皆穿人物值之多夥謠俗號曰鐵雨漢載

天墮異石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述異元至正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墮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餘墮石自春秋紀載以來多有之未有若此之異者也碑本

國朝弘治庚戌歲二月陝西慶陽縣墮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萬數一城之人皆覓他所明國

天雨水銀

晉惠帝永興二十六年七月辛酉夜天雨水銀與唐志貞觀廣州雨金同占金位正秋為刑為兵占曰人君多殺無辜一年災于朝晉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雨水銀

天雨紙錢

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元為北京留守一日天雨紙錢于營中厚盈寸明日與金虜戰于城下敗績錢金類金兵象也紙白祥也宋史

天雨蝨

春秋文公三年秋雨蝨于宋公羊傳雨蝨者何墜而死也通考

天墮赤物

陳後主至德二年十二月有赤物墮于太極殿前初下鐘皆鳴俄而國亡南史

北齊主湛河清四年有物墮於殿庭色赤形如漆赤鼓帶大鈴衆星隨者如小鈴未幾妻太后崩北史

奇聞類紀

卷一

六

天雨鹿

漢成帝末年天雨一蒼鹿於宮中述異記

天雨肉

漢相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晉書或大如手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狂殺李固杜喬等天下免之其後梁氏誅滅漢書

晉愍帝建興元年河東地震雨肉文獻通考

天墮羝羊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鬪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播散

者奸邪之象。羊與楊同音。國姓也。羔羊子也。太子勇既升。貳晉王廣陰毀之而廢。黜。羔。闕。羔。隆之應也。

天隕魚

漢成帝鴻嘉四年。隕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譙唐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長八餘。墜于鄆州。良久乃死。魚失水而墜于市。敗亡之象也。唐元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于橋畔。其狀異常。自首至尾。僅盈尺。身潤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鷗鶴之類。是可怪也。日晡時。縣市人聞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有一人取回家。釜烹食。其妻不從。益而裁之。聞者多就視焉。人有知其不祥者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

天雨水

唐貞元四年。雨水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別下。立如植。占曰。水生於下。而自上。隕者。上下易位之象。碎而中空者。小人象。如植者。自立象也。唐志。宋紹熙五年十一月辛亥。行都雨木。與唐志。貞元陳留雨木同。占。越月。吏部侍郎彭龜年上疏。論知閣事。韓侂胄奸胡坐紕。後侂胄擅朝。誤國。殊。

天雨果核

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魏世河內。冬雨棗。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元至正壬。

辰春。予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二十三日。黑氣亘天。雷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其聲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如初。道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爲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二十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爲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同日。池州之禍尤慘也。果核之雨。與空中墜桂子相類。皆理之不可曉者。

天雨水

唐武后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占曰。天雨白木。人多死。宋神宗元豐三年六月。己未。饒州長山木子數畝。狀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其爲木子。又曰。苦榴。明道中嘗有之。是歲大稔。

天雨五穀

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宋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元祐三年六月。忠州臨江縣雨白黍。又而。大觀元年。廬州雨大豆。紹興十六年正月。卒未。雨豆。占曰。豆生於地者。自天而下。蓋草妖也。至道二年。州清縣解雨黃黑豆。又長樂太平二鄉。雨黑豆。寶鼎縣。以爲瑞。上其事。元正庚寅年冬。

溫靈震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大如小麥色黑咬破視其肉白如粉辛卯歲十月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菽衢州雨黍氏多取而食之元史及草木子國朝成化元年天雨黑黍千襄陽榭之盈把及星變地震蓋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叛逆僭號朝廷大發兵討之擣其巢穴湖湘始靖焉弘治乙卯六月黔歛雨豆並雙裡隆慶二年四月十四日陝西涼州西寧衛地方天降黑豆遍地無數人食之則氣閉巡按御史楊一桂具本奏聞

天雨草及藥

漢元帝末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彈丸漢五行志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末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各於祿任衰賢去厥妖天雨草漢志宋明帝泰始四年春正月丙辰朔天雨草於宮中宋史宋仁宗慶曆元年二月丙午京師雨

天雨毛

漢武帝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毛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漢書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時益州刺史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舉之怨誣其謀逆害之謂隋文帝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飢時閉中

旱米粟滿貴唐中宗神龍二年越州雨毛李淳風乾坤變異錄云天雨毛邪人進貴人走賢人逃宋神宗熙寧元年荆襄間天雨白毛如馬尾者尺餘彌漫山谷三月丁酉澶州雨毛八年五月丁丑雨黃毛元順帝元統二年三月天雨毛二十五年夏五月大都雨毛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元史

天雨土灰

梁武帝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時帝自以為聰明憚達惡人勝已又篤信佛法捨身為奴雨土雨灰絕身敵賢之罰也唐貞觀七年三月末徽三年三月景龍元年六月天寶十三載二月大曆七年十二月貞元二年四月八年二月開成元年七月咸通十四年三月中和二年五月天復三年二月天祐元年閏四月俱雨土宋淳化三年正月熙寧八年五月元豐五年三月六年四月元祐七年正月宣和元年三月俱雨土占曰天雨塵土主民勞苦宋史

天雨粉針

元至正壬辰中天雨粉針湖廣民家門戶柱壁之間皆有粉痕如針樣無數不知何物從何而生亦甚異也宋史天隕泥丸國朝成化元年五月間一日大風蕭蕭以西若雨雹聲有在地者拾取視之皆黃泥丸子圓澤堅實如核桃大破之中有碗黃氣劉學士在西住拾數丸示予非親見亦不信也以此

觀之二氣變化何所不為彭文憲公筆錄

天墮草船

松江城西有董仲頰素以敦厚稱成化丙午八月二十一日天子澄霽皎無纖雲表見空中有小船從東而西又轉而東隨仲頰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老草所縛者時仲頰方忠耳曠亦不大驚但曰此船來載我耳不久果卒志滄錄

天降白物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三日天日晴麗忽空中降白物大小如雪片晶光映日以手撲之隨滅自午至申而止鄞與定海皆然定海志

①

奇聞類紀

卷二

十一

漢時日變

漢靈帝中平四年三月丙申日中有黑氣大如瓜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消漢志

晉時日變

晉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王隱以為懷駭蒙塵之徵 懷帝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飛燕者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申時日墮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天日有黑暈左右兩珥丁未亦如其數占曰白虹兵氣也三月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變

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年為建武劉聰李雄亦踰關

劉彊宇於是兵連累葉 元帝泰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四年二月癸亥日闕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未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時帝寵幸劉隗檀威福虧傷君道王敦因之舉兵逼京都禍及忠賢 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梁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鳥形見分明五日乃止十年十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十一年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大如桃二枚時天子幼弱久不親國政升平三年十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子未幾帝晏駕 帝奔太和六年二月辛未白虹貫日日暈五重十一月桓溫廢帝為海西公即簡文咸安元年也 晉書五行志

奇聞類紀

卷二

十三

梁時日變

梁武帝太清三年正月庚申白虹貫日三重 元帝末聖元年十一月丙子有兩日並出南史

陳時日變

陳文帝天嘉七年二月庚午日無光鳥見四月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之是月癸酉帝晏駕南史

周時日變

周武帝天和元年二月庚午日闕光遂散日鳥見十月辛卯黑雲貫日 宣帝大象元年二月癸未日將入時其中並有鳥色大如雞卵四日乃滅北史

唐時日變

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五白並照 玄宗天寶三載日暈五

重占曰是謂氣光天下有兵 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

旁有黑氣如人形踰羊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四年閏三

月日旁有物如日十年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鳥 文宗太

和二年二月癸亥日無光白霧晝昏十二月癸亥有黑侵與

日鬪六年三月有黑侵與日如鬪庚戌日中有黑字四月乙

丑黑氣磨日 僖宗乾符二年日中有若飛燕者六年十一

月丙辰朔兩日並出而聞離而復合三日乃不見是月黃巢

陷潭州逼江陵守將劉漢宏作亂巢遂渡江渡淮陷東都入

長安帝乃播遷巴蜀焉 昭宗天祐元年二月壬寅日中見

北斗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乙酉亦如之暈中生白虹

漸東長百餘丈二月己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

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如馬乃消其占日暈有虹

者為大賊夾日者賊臣制君之象變而如人者為叛臣如馬

者為兵未幾朱溫逼帝遷都因而弑逆卒移唐祚焉 唐書

後周日變

後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黑光磨盪

久之知星者苗訓指示觀者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日檢點

趙匡胤代周為天子 宋史

宋時日變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影如三日狀占在危宿

幽州之野時契丹舉兵壓境 孝宗乾道二年六月甲子日

有戰氣長斜倚日旁占戰相傷之象 宋史

元時日變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三月有兩日相盪元十八年冬十

月有兩日相擊黑光磨盪 元朝於歲首例遣使祭岳瀆

至正己巳翰林應奉李國鳳代祀清恒醫無閭抵汴路閉即

城中望祭高岳時閏正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遊相國寺見

祥僧方仰面聚觀李亦從之仰視見日旁有一月一星月如

初法者共駭異焉 續雜錄

國朝日變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後日旁常有黑塊往來漸

日早暮見之凡五日方止 北修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未申時日光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俄而

數百千萬彌天者半逾時漸向西北散去明年四月倭寇四

起大掠邊徼 宋海志

月暈七重

漢高祖七年月暈參畢七重占曰畢昂間天街也街北胡也

街南中國也昂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數高皇帝自將

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所圍七日乃解 漢書

月暈五重

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紅紫青黃似虹又有

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是歲閏四月帝自將征魏

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是歲閏四月帝自將征魏

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削帝不從竟以王師之重遂入險阻雖擊走而顯川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刃郭子橫之言漢志

月暈畢昂

宋徽宗時月暈圍畢昂任伯雨言天道雖遠理可取必按漢志曰畢昂天街也其北為胡其南為漢而參為趙魏之郊昔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昂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示陛下當畏懼修省先事為備也帝不納果金人入寇帝有北較之禍宋史

月重輪

奇聞類記 卷一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五更初烘邁以使事過臨淮境瞻月外有環暈五重附近者紫紅色白者次之青者又次之黃者又次之最外深紅各相去一丈分寸不差試其圓如規馬上諦視起敬時天文官荆大聲隨行馳至旁附耳曰是謂月重輪前史所紀未有如今茲所見者但太陰極盛恐非太陽之利耳將曉乃沒未一月而高宗異位文獻通考

兩月並出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見於東方京房曰君弱而婦強為陰所乘則月並出漢志 梁武帝太清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鉤見於西方占曰其國亂亡南史 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北史

隋煬帝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旦兩月並見隋書 宋真宗天禧四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並見占曰大臣廢黜又曰有大水是年秋寇准敗滑州河決京師大雨壞廬舍宋史

三月並出

秦符生時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字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是月符堅殺符生自立稱大秦天王晉書 唐貞觀初突厥有三月並出是歲突厥亡通考

朔日月見

晉安帝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見東方是之謂及應及應則侯王其肅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及應之應也晉書

奇聞類記

卷一

十一

唐高宗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西方是謂之朏也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為朏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月行遲而月行疾也唐書

月光晝見

梁簡文帝大空元年正月丙寅月晝光見於東方占曰月晝明姦邪有謀國亂君亡未幾侯景篡弒南史

二十七夜月圓

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為上瑞其地當十歲大稔其冬不雪明春無雨民極以為憂下詔惻怛懇祈中夏雨足歲果大稔夷堅志

晦日月光

趙清獻公林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史氏以暑月不寐
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畫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
月痕稍縮小斯頃光滅仰視星斗燦然而星乃晦日竟
不曉為何物光也夷堅志

月墜桂子

宋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之望秋色甚朗有桂子從空降如
雨其大如豆有黃白黑三色食之其味辛香寺僧道貳取以
種之得二十五本皆成大木其花白甚實丹今西湖飛來峰
支日迴撰者有曰月桂峯上下有亭曰月桂亭皆因是得名也

月中人帶甲仗矛

晉人尹思正月十五日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
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簑帶鋤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
亂月中人帶甲仗矛爾已而兵變果作真仙通鑑

月中人乘騎揚鞭

宋吳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驍戰繼
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
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同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
必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逆
謀由是益決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
耳月妖何尤程史

星

建元星變此下星變係國家休咎

漢武帝建元二年四月有星如日夜出元光中天星盡搖上
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在矢流宮

靈帝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宮
者星色白長三丈後尾如蛇行屈曲有碎光迸出食頃乃滅
占曰是謂枉矢流發其官射矢當直而枉者操天者邪枉之
人也厥後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中官覺之於省中殺進
俱兩破滅天下遂大壞亂漢書

長星投營

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率大眾伐魏屯於渭南有長星赤

奇聞類紀

卷二

十一

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
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中者皆破敗之徵也九
月亮卒於軍營而退羣帥交怨多誅殘晉志

五星交互經天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三月五星交互經天縱橫
無常凡晝而星見于上者為經天其占為不臣為更主今五
星經天古所未有也是後內而將相外而諸王方伯互執兵
權懷德為劉氏所執五胡爭起分據中國亦古所未有也

永嘉星變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大星如日自西南流於東北小
者如斗相隨天盡赤聲如雷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

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為火燒宮是時太史令高堂冲奏乘輿宜遷幸不然必無洛陽帝不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焚燒宮廟執帝歸平陽

天星散落如雪

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韋后弒帝於神龍殿臨淄王起兵討逆與劉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王遂勒兵入玄武門誅韋氏即位以正大統

元和星變

憲宗元和五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交州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九年正月有大星如半席自下而升有光

奇聞類紀

卷一

九

燭地羣小星隨之四月辛巳有大流星尾迹長五丈餘光燭地至右攝提西滅十二年九月巳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聲如羣鴨飛明若火炬過月下西流須臾有聲磬墜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三唐書

星聲如雷

周世宗顯德三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其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為曉鼓皆伐鼓應之五代史

星光奪月

宋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有星出羽林色青南行光奪月占曰禁兵出十一月壬午流星出天關如半月南行至大角東北陸於地光芒四照聲如墮墻占曰秦燕分兵疲水旱

政和靖康星變

徽宗政和七年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宣和七年十月戊子星出王良北如杯急流入紫微垣上輔北赤誓有尾迹照地明主大兵將起天下大亂欽宗靖康元年三月壬辰星出紫微垣內鈞陳東南赤黃有尾迹照地明主兵起

天狗星墜

理宗端平乙未天狗星墜淮安軍金棠縣境其聲如雷六州之人皆聞之及相與觀看皆為碎石其色紅赤識者知為干戈之兆次年蜀將曹友聞死金兵大舉入蜀蜀禍始此

星闕中天

帝昴德祐元年三月有二星闕於中天一星隕其星乃宋元之君闕於中天乃爭衡之象二星隕乃宋亡之兆也

星隕廣南

端宗景炎三年八月有星隕於廣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裂為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是時元兵強盛宋失臨安帝播越厓山正值廣南之地而遇星變若此未幾果舟覆於海宋遂亡矣

至正星變

元順帝至正十年六月有星入於北斗大如月震聲如雷周氏曰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有星如月入之而震聲如雷天變極矣順帝以尋常視之置而不顧其玩忽天戒孰甚焉

深入地文餘星隕為石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大者也至正乙未洛陽有大星隕地交行數十丈草木皆焦北城山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頃更復向西飛去此又其特異者也元史及

星墜賊亡

國朝正統十四年有廣州巨盜黃蕭養者坐強盜在郡獄踰十年所囚竹床忽生竹葉同禁者以為祥瑞教為不軌遂破械越獄入海作亂眾至十餘萬僭號稱王至次年景泰改元之二月都督董興等率兵討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岸天文生馬賦隨行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陳氏曰按枯竹生枝而非蕭養之亂大星夜墜而非蕭養之亡然則盜賊亦關天數不偶然也齊治通紀

音圖類紀

卷一

主

天隕大星

此下紀星變神奇

宋英宗治平元年常州日晝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少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焚上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紳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為之傳其詳蘇軾詩

天降銀星

宋理宗景定癸亥安成劉耕齋遣僕出邑天猶未明有一星墜於其前僕亟取之已入地掘而得之如鏡銀狀光彩燦燦歸置市市云似銀非銀莫知為何物遂銀之以火為十數片亦猶銀也夫五行質具于地精見于天此可驗矣庚堅錄

天墜異星

宋時有兒童夜戲溪傍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雞卵因携以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為一士人所得經數夕又火遂還棄溪濱夜將半復化為流星而去墨客揮犀

星如粉漿

國朝成化中星隕于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墜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特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庚己編

音圖類紀

卷二

主

天墜異星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暮天西北當異軫之度忽隕物如赤子體圓而長上銳下大其色黃白下有紫赤光挾持之炎炎而墜瞬息大如斗如數石靈精光四燭明徹毫芒將至地作踴躍狀光影起伏者再後人來自淮陽亦有自閩至者所見皆同蓋類占書所謂天狗但墜地不聞有聲耳定海志

長星化為五老

此下紀星化為人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拾遺記

歲星化為侍臣

漢東方朔為武帝侍臣十八年將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對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

長乳星化為女子

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河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人問之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上長乳星王祭祀齋戒不潔則見

金星化為美女

奇聞類記 卷一 金星化為美女 漢張金華女麗英生稟瑞相年十五入山得道長沙王吳芮聞而聘焉麗英弗許乃昇高紿曰山有石室中通洞天若能鑿之當相見也芮大發兵攻鑿既通見女乘紫雲在半空語曰吾為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言訖而去今贛州寧都縣西北有金精山道家以為第三十五福地因此得名也 一統志

織女化為婦人

東漢董永家貧備耕以養其父父歿債錢於里之富人裴氏許身為奴以償所貸得錢五千營葬廼感天帝令織女為配遂織絹於裴氏一月而畢既償錢以贖永身遂辭永蒼空而去永子董仲母乃天之織女生而靈異數策符鎮邪怪嘗遊京山潼泉以地多蛇毒書二符以鎮之其害遂絕今墓石在

京山之陰 一統志

太白化為侍童

寧波天童寺在天童山中晉時僧義興結屋山間有一童子日給薪水後辭去曰吾太白辰也言訖不見山與寺皆以此得名 一統志

熒惑化為小兒

吳孫休永安二年守將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亦來同戲忽言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訖飛昇人仰而視之若拽一匹練有頃而沒 存心錄

北斗化為七僧

唐太宗時太史李淳風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

奇聞類記 卷一

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往候有胡僧七人入市飲酒至西市酒肆登樓命取酒一石持椀飲之須臾酒盡後添一石使者登樓宣敕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因謂曰待窮此酒與子偕行飲畢下樓使者先下回顧已失僧所在因奏聞太宗異焉初僧飲酒未入其直及收具於座下得錢二千 國史異纂

織女化為美女

郭子儀至銀州夜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軒車繡幄中有美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難考言訖冉冉升天 日格類

太白化為書生

太白化為書生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醫疾歷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柱門自責唯禱星辰以祈神祐年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家人出告書生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使君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倩丁夫十人及鐵錘之屬為開一井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夫婦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目即時明淨平復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婦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

奇聞類紀

卷一

五

間人太白星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授此術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士平再拜謝之言記昇天而去神仙感遇

壽星化為異人

宋章聖皇帝踐祚之明年有異人長纓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乞食釐下人叩其所自來則曰將益聖人壽一日聞於上有旨召見內殿被聖問則復以前所言為對訊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百家者方濕俄失其人翼日大史奏壽星之躡密連帝座上益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像云神異本紀

北斗化為七家

此下紀星化為物

唐僧一行姓張氏聰悟絕人玄宗既召見謂曰卿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官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從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請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戰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于中央密鑿常任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著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

異聞類紀

卷一

五

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蕊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王姥兒遇赦得免開天傳信記

天狗化為赤犬

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曰天狗墜地為其下有大軍覆境清獻記

北斗化豕救厄

國朝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素奉摩利支天法甚虔每夜必北向星斗四十九拜初無間寒暑閨門不食豕肉天順間公以內相為曹石所擠下制獄唯日拱手默誦斗母呪既而許法畢施獄且論決夜忽煙氣鬱葱承天門災填晦中或見錦衣堂上有豕來攻桎梏因得少縱焉蓋斗神所為也比繫法地上意未決候爾天光杳冥風雷交作索牘揭飛空中莫知所之迺地烈火焰上公始獲免謫戍金齒焉西無野記及庚巳編

(風)

宋都風退六鷁

此下紀風災係國家休咎

奇聞類紀

卷十

十一

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為風發於他所至宋而風高鷁高飛而逢之則退恒風之罰也象宋襄公昏霧自用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左傳及通考

彭城風解重圍

漢二年丙申夏四月漢王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收其貨寶美女日置酒高會項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沙飛石晝晦如夜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漢書

建元風赤如血

漢武帝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廬陵劉氏曰昔雨血有矣未有書風赤如血者風赤如血大異也終綱目書大風十三書如血一而已漢書及通鑑綱目

風雉昆陽屋瓦

更始元年新莽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守昆陽光武起兵南陽至昆陽敗之大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潞川盛溢尋邑粟死人而渡王尋見殺軍人皆散王邑輕騎逃去莽敗伏誅漢書

太平永安風變

吳孫權太平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南陵樹二千株石碑磔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嚴對役繁賦重區霧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

奇聞類紀

卷一

十一

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逼吳王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緝誅吳志

元康末寧風變

晉惠帝元康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馮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氏羗反叛發兵西討九年十二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發幽于許昌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夜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博益飛裂十一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既篡位是

月癸百倫祀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成都王穎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與等迎帝復位倫伏誅晉書

永昌元興風變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顛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三年正月桓玄既篡位出遊大航南風飄其輶輓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玄敗於崢嶸州身亦屠裂晉書

奇聞類紀

卷一

无

風飄胡人升空

隋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驟在道上行忽為迴風所飄并一車升空直上千餘尺少頃墜地車騎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潛謀逆亂車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隕之應也隋書

風落端門鷓尾

唐開元二年六月京師大風發屋大木盡拔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風拔木發屋端門鷓尾盡落端門號令所從出也唐書

元和風變異常

憲宗元和三年四月壬申大風毀會元殿欄檻二十七間占為兵起四年十月壬午天有氣如烟臭如燔皮日暎大風而

止五年三月丙子大風毀崇陵上宮衙殿鷓尾及神門戟竿六壞行垣四十間八年六月庚寅京師大風雨毀屋飄瓦人多壓死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來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躪聲有日者占之曰不及五年此地當大殺戮唐書

太和咸通風異

文宗太和九年四月辛丑大風拔木萬株墮會元殿四鷓尾拔殿庭樹三壞金吾仗舍廢城門樓觀內外三十餘所光化門西城十數雉壞 懿宗咸通六年正月絳州大風拔木十一月己卯晦潼關夜中大風山如吼雷河噴石鳴羣鳥亂飛潼關傾側唐書

奇聞類紀

卷二

幸

暴風吹起門扉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閏五月癸巳京師西北風暴雨至戴髮門外壞營舍尾木吹起鄭門門扉落千十餘步外拔大樹數十震死者六七十人平地水深尺餘其年十一月帝遇害五代史

瀕海颶風異常

宋太祖開寶八年十月廣州颶風起一晝夜雨水二丈餘海為之漲飄失舟艦甚衆九年四月宋州大風壞甲仗庫城樓軍營民舍凡四千五百九十六區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泗州大風浮梁竹管鐵索斷華表石柱折七年八月瓊州颶風壞城門州署民舍殆盡八年九月太平軍颶風拔木壞解州民舍千八十七區十月雷州颶風壞屋廬民舍七百區

九年八月白州颶風壞州廨民舍至道二年八月潮州颶風壞州廨營寨飄失漁舟無數宋史

風壞城壘民居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乙未大風起京師西北連日不止九月無為軍城北暴風晝晦不可辨拔木壞城門營壘民舍壓死者家賜米一斛無王者官瘞之七年二月戊辰京師大風揚砂礫是日百官習儀恭謝壇有隨仆者宋史

旋風捲拔武城

神宗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捲入雲霄中既而漸近經縣城官舍民居悉捲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捲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悉為丘墟遂移今縣筆談

奇聞類紀

卷十

十一

靖康紹興風異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望夜大風起西北吹沙走石盡明日乃止二月戊申大風起東北揚塵翳空三月己巳夜五更大風乍慢乍急聲如叫怒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拔木閏十一月甲寅大風起北方雪繼作積數尺連夜不停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壬戌平江府大風雨駕潮漂溺數百里壞田廬三十二年七月戊申大風拔木温州大風壞屋覆舟宋史

慶元嘉定風異

寧宗慶元六年夏常風當夏而寒嘉定三年八月癸酉大風

連日大木皆折禾穗墮果實上露禱至于丙子乃息後御史朝諸帝陵于紹興府歸奏風壞陵殿宮墻六十餘所折陵木二千餘株七年正月庚辰江州燈夕黑雲暴風暮作郡治遊人相踐死于門者二十餘人十七年秋揚州颶風大作壞田損稼冬鄂州暴風壞戰艦二百餘壽昌軍壞戰艦六十餘江州興國軍亦如之宋史

至治至正風異

元英宗至治三年六月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木二十餘株是年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等弒帝于南坡冬十月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戮其子孫籍沒家產 順帝至正元年四月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

奇聞類紀

卷十

十一

起晝晦如夜八年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高坡上三二十里死者千數世人謂之海笑其后海寇方園珍據海為盜攻剽瀕海數州朝廷終其能制元史及草木子

大風走下馬牌

國朝天順元年五月京城大風雷電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曹吉祥之門巨樹皆折石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是時亨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吉祥奪占民田若干頃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徐有貞及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等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

泣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賜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怒命收賜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秦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鞠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日晚遇大風雷電之變翼日即赦出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濟亦叅政御史盛顯等調知縣瑄鵬俱謫戍遼東織嶺衛越二日復督李賢為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貞輩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則縉紳之禍殆不止於此矣越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瑄等遂得大用焉 近代名臣錄及通紀哀談

奇聞類紀

卷一

三

風吹人墮墮水

景泰元年二月六日大風塵沙蔽天屋瓦皆飛明日倪俊輩來謂予曰昨日昨大風城東角大通橋上有人騎驢過橋忽風吹人驢皆墮水中溺死是時風勢甚盛人莫能救因言大風常有之何日昨風異一至此耶予曰此恒風也風以鼓舞萬物其鼓動於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者怒之甚也連人物飄揚之怒又大矣有一事為賢輩言之但恐未之信耳俊之曰願聞曰昔時有一胡人乘驢在道上行忽為迴風所飄又并一車升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衆聞予言以為誕也皆掩口失聲予取書示之乃隋仁壽三年事也衆始信焉 馬氏曰抄

大風水起火光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申時海風大作沿江林木介抱者皆摧拔至夜半風勢轉烈平地水高二丈餘江海混為一壑茫無涯岸巨木在高阜者惟露枝梢沿江船舶廬舍皆漂溺人死者無數父老相傳百年來無此異也時大水中火光閃爍其聲轟然若萬馬之馳或云水怪乘陰涉所為或云龍躍處自有火光其說皆未盡按史載風赤如血則知風為陽氣本無形也唯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血耳蓋陽之色也近世或謂風大作則夜間空中火飛無數人皆見之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樹木屋宇當之者無不摧仆則火固風之色也所謂風赤如血亦是如此 錄雪亭

奇聞類紀

卷一

三

大風金山露脚

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大水漂沒揚州鹽場數十人民死者無算其日揚子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脚如香爐鼎足之狀過日聞揚州水害正前日江涸之時始知隨風湧之而去揚也唐史記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擄江濤過金山遂波瓜步數日江水復平豈虛語哉 七修類集

旋風播轉轉砲

隆慶二年四月十四日陝西涼州西陵衛地方有旋風忽起將本門砲樓擡起跌碎樓下銅將軍原口西尾東被風掃轉日南尾北巡按御史楊一柱具本奏 開 自報

風飛朝服

此下紀風災係臣民休咎

晉元康九年六月颶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

風壞繪軸

晉永康元年四月張華第舍颶風起折木飛繪折軸六七枚是月趙王倫矯制廢賈后華與裴頠皆遇害晉書

異風入船

晉成帝時劉喬鎮守浚陽有颶風從東來入喬船中狀如匹練長五六丈術人戴洋曰有刀兵死喪之亂未幾喬為郭默所殺唐古今五行記

風繞帽帶

宋徐美之文帝初任揚州有颶風起自西門須臾直至廳事繞帽及帝逕造西際尋而美之為文帝所誅南史

幸園類紀

卷二

三十一

風覆車蓋

宋孝武時柳太尉世隆乘車行還於庭中洗車有大風從門入直來衝車有聲車蓋覆向天是年明帝立合門被殺五行

風飛彩楯

宋崔惠景圍臺城有五彩楯風吹飛在雲中半日乃下衆見驚異相謂曰幡者事當翻覆數日而惠景敗五行廣志

風拔庭樹

北齊北海王許世宗時轉為錄尚書拜命其夜暴風震雷拔庭中桐樹六十圍者創立本處識者知其不終竟為高隆所誅旬日處死北史

風掣絲旗

宋淳祐戊申葉丞相夢馬知袁州仁慈廉謹任滿得替士民攀轅卧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絲旗有一聯云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天知隨從吏人插於歸舟過袁河口大江中忽大風掣去衆見在空中飛舞却不知墜在何所豈非公廉只天知之驗歟夷堅續志

風騰試卷

國朝尚書王越當景泰初廷試日葉甫就忽旋風起腋下騰公卷于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於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指騰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至封威寧伯益飛騰之兆已見於廷試之日矣使其不開邊釁則為世名臣祿位永保不至削爵也人皆以是惜之魏朝

幸園類紀

卷二

三十一

風拔官樹

晉太元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符堅宮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泥水之敗身斃國亡本紀

風飄寢堂

前趙劉曜妻父母費用億計發掘古塚暴骨原野哭聲盈衢忽大霖雨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父寢堂于外垣五十餘步松栢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為石勒所擒古今五行志

風倒僚屬

隋大業十三年二月李密於鞏縣南設壇刑自馬落天稱魏公置僚佐改元昇壇時黑風從西北暴至吹密衣冠及左右僚屬皆倒於壇下沙塵暗天咫尺不相見良久乃息賊軍退

之俄而密敗廣古今五行志

旋風詭究 此下紀風變詭究

元南京郭總管嘗獨坐有旋風在前叱之旋益急曰爾有冤耶呼吏隨旋風所止吏隨出東門十里許入林間見一屍帶上有小私記印取之仍隨旋風以歸郭藏印語旋風曰待為汝明白旋風即去一日呼所屬司縣官畢至曰朝廷將買布絹若干行移其埃不先期備辦恐或遲誤各徧街坊巷鄉都逐家收樣中者議價逾數日畢至果有此印記者曰此樣中矣遂呼主者至以千計即示以印記問以殺人之罪其人具服時至元初年也 江湖紀聞

旋風吹葉

寄聞類紀

卷一

三七

國朝周至新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有 旨改浙江宛民淹係者聞之皆喜曰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悉洗其冤而釋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宛竟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款服加刑稱為神明 哀哉

神賜順風 此紀神賜朝暮順風

漢鄭弘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兪箭弘與之問弘何所欲弘知其神人也乃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世號其舟所經行處為樵風溼在紹興府城東南二十五里宋之問詩歸舟何慮遠日

暮有樵風即此事也 漢鄭弘傳及一編記

風飄小兒墜庭前 此下紀風變神奇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而至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述異記

風吹女子升空

國朝正統間徐州蕭縣有王氏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子上空須臾不見人皆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于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知為王氏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女云但聞耳邊風聲霍霍他無所見身愈上風愈急體頭不可忍其家益實識也翼日送歸

寄聞類紀

卷一

三八

復成婚 寄聞類紀

風吹小兒升空

嘉靖元年瀟州遵化縣梅小兒年十數歲被狂風吹空中至六十餘里墮兒嶺頭方止久之乃蘇 蘇州志

雲

黃帝見五色商雲 此下紀雲氣係帝王符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作華蓋 史記

漢高帝見龍文異氣

秦王子嬰乙未歲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奉璽符節以降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遣兵守函谷關項羽至大怒

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且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文五色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不應沛公得逸去初沛公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沛公恠問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也漢書

漢光武見赤光佳氣

漢光武生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遠望見春陵城郭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漢書

魏文帝見青園雲氣

奇聞類紀

卷十

三九

魏文帝曹丕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不散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魏志

宋武帝見五色龍章

宋武帝劉裕始生之夕祥光燦爛洞燭一室微時遊京口竹林寺獨卧於講堂上有五色龍章寺僧見之驚以白裕裕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南史

梁武帝雲見室中

梁武帝微時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南史

隋文帝見紫氣充庭

隋文帝楊堅其太后呂氏以魏文帝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於馮掖殿著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后曰此兒

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遂將帝舍於別館躬自養后常抱帝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因大駭墜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賊兒致令晚得天下帝相甚異首似龍頭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燦若曙星有文在手曰王此所以能混一四海也隋書

唐代宗見黃雲紫蓋之祥

唐代宗即位慶雲見黃雲抱日續通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常有紫氣如蓋以迎馬首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師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烟閣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于儀崇功臣也杜陽編

奇聞類紀

卷十

四

宋太祖見紫雲黑龍之祥

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答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自此紫雲漸散矣及即位遵誨被召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伏地請死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投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眾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

邊邊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谷以

宋太宗見龍虎雲物之祥

宋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蘇光錄

宋英宗見赤光黃龍之祥

宋英宗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母仙遊院君任氏以仁宗明道元年正月生帝於宣平坊赤光滿室或有黃龍游於光中宋史

宋神宗見五色雲氣之祥

宋神宗英宗長子母曰宣仁皇后高氏仁宗慶曆八年四月生於濮王宮祥光照室羣鼠吐五色氣成雲宋史

皇明啓運見西湖雲氣之祥

奇聞類紀

卷一

聖

國朝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自幼聰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時魯道原淵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悉去之既而我太祖起兵和陽渡江下金華定括蒼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後以輔佐元勳封誠意伯為開國各臣焉名臣錄

雲如赤鳥 此下紀雲氣係國家休咎

春秋魯哀公六年有雲如殺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

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於氣中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惟楚

見之故禍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韓晉諫王曰除腹心之

疾而宣諸股肱何益不殺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

移之遂弗禁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左

祥雲如狗

漢昭帝元平元年二月乙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

西行占曰天文以東行為順西行為逆夾漢西行主人臣運

柄祥雲爲亂君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也其四月昌邑王

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之漢書

奇聞類紀

卷一

聖

雲氣墮軍上

王莽地皇四年三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遣王尋王邑將

諸郡兵號百萬圍昆陽城數重軍勢甚盛晝有雲氣如壞山

墮軍上軍人皆驚厥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

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曰營頭者星名時光武將兵

救昆陽殺王尋莽軍敗散王邑奔還長安莽敗俱誅死此營

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漢書及通考

黑氣墮殿庭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如車蓋隆

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如龍上異之以問蔡邕

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其不見足尾不得稱龍占曰天子內惑

女色外無忠臣兵革將起後三年十二月立南陽屠家女氏為皇后徵其兄繼為侍中又以為大將軍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令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莫不畢應後六年四月官軍晏駕何后臨朝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殺何進董卓擅權廢立遂弑何后天下大亂漢祚之亡不可支焉漢書及通考

怪氣兆兵

晉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黑氣亘天砰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北方東西竟天占曰並為大兵砰隱有聲怒之象也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夜見五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

音圖類紀 卷一

望一

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流天下 懷帝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有白氣如帶出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貫參宿中占曰天下大兵起厥後三方雲擾攻戰不休京師焚滅帝陷虜庭 愍帝建興元年十月己巳夜有赤氣曜於西北厥後車駕蒙塵晉書及通考

雲兆水災

宋哲宗元祐六年二月庚辰蒼黑雲起北方長丈餘貫北斗魁主多雨大水是年六月浙西大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宋史

喬雲兆慶

孝宗乾道九年十月壬申日出前東方并日入後西方有雲

氣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青赤黃三色光潤占凡氣有三色則曰喬雲見則國有慶乃人君修德而致宋史

赤氣兆火

宣宗嘉泰元年正月丙午赤氣亘天次月臨安大火焚燒民居五萬二千餘家四日乃滅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四年二月庚申赤氣亘天次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嘉定元年二月戊申赤氣如火亘天至三月臨安大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眾城中廬舍十毀其七百官多稅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姦四

音圖類紀 卷一

望一

年正月乙卯有赤氣隨日出二月辛卯有赤氣隨日入至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周氏曰臨安大火凡四見矣前二年之所驗者為促胃擅權開邊啟釁之徵後二年之所驗者為夷狄凌強漸為宋患之應嗚呼禍患未形而災異先見無非欲世主兢兢自強勉于為善故耳宋之君臣方且既與虜盟常歡歡好而置邊事於不問豈有災異頻仍視為常數而般樂怠教者尚可與論治國之道哉一書再書存後鑒也宋史及綱目通考

白氣兆亂

理宗景定元年二月白氣如匹練亘天是時蒙古強盛賈似

道承命出師不敢交戰乃殺殿卒百七十人以充俘獲議稱臣納幣之事偽以大捷聞故天示戒蓋白氣者金革之象而夷狄小人之應也天人感應之機可不畏哉宋史及通考

赤雲如火

元仁宗皇慶六年二月庚午夜赤雲如火見於東南是年四月揚州大火燬官民廬舍二萬二千三百餘區 順帝至正十八年三月夜大同路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有火空中聞有兵戈之聲是年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小明王韓林兒居之以爲都六月宋兵破遼州大掠塞外諸郡十二月宋兵破上都焚宮闕四方割據兵戈縱橫而元之敗亡遂不可支矣先是至

青蘭類紀

卷一

四

正乙未六月我 太祖起兵自和陽渡江而四方僭亂次第削平至丁未之歲 命將帥師北定中原虜君北遁 太祖以其知順天命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所擒皇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於是天下一統而億萬之基圖永固矣嗚呼元祚雖亡而眷待若此誠天覆地載之恩也胡人之遇何其幸哉元史及資治通鑑

白氣如索

至正二十二年六月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嶺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察罕爲王士誠誘至豐澤刺殺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

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十一月乃穴地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元史

紅雲如塔

元京未陷先一年當午有紅雲一朵宛然如一西番塔雖刻畫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後帝師以國事不振奔還其國其教遂廢蓋其物象見祥也元史及草木子

黑雲如織

國朝正統十四年七月地虜也先大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

青蘭類紀

卷二

四

兵失利遠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中官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命太監金英輔 郝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敗報踵至隨 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陳未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恣迫脅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織置管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望候宋瑛武進伯朱冕金

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
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荊關入庶
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師過雞鳴山虜追至土木驛我師
禦之敗績 上與親兵突圍不得出遂至北狩焉資治通紀

黑雲紅雲如闢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久之分為兩城人
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是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
震澤長語

五色雲徧城郭

唐崔希喬轉馮翊令有雲如蓋當其廳事頃吏五色雜錯徧
於城郭唐新語

奇聞類紀

卷二

十一

五色雲見日下

宋韓琦字稚圭相州人天聖五年仁宗臨軒試進士公年二
十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
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初授將作監丞歷開封府推官為陝西
帥朝廷倚以為重嘉祐中拜相擁英立神不動聲色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封魏國公卒謚忠獻後追封為魏王宋史

五彩雲見象山

宋嘉定十四年中元瑞雲見于象山之西山上五彩間錯光
華燦然令趙善譽繪為圖士人歌詠之自是五穀豐登寧波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一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二

無錫 施顯卿 純甫編輯

天文二

雷

雷分州界

唐玄宗開元中潼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訟于臺省制使不
能斷逾數年辭理紛亂終莫之決於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
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裂之
地拓為一逢高千尺深僅五里因為言道壁中有古篆六行
二十四字皆廣數尺雖約此為界人共能識貞元初流人李
恣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錄異記

奇聞類紀

卷三

十一

雷劈江山

唐東陽郡瀕于浙江有山周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遷滯舟
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噀晦暴
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驚溢莫不惶惑迫曉方霽人往視之
山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
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宣室志

雷分芥田

廬陵之西六十里有田十五六畝其形如芥兄弟議分而左
右不等紛爭不已遂訟之官越一二年亦無結斷忽一日黑
雲四起霹靂一聲而田中如犁畫一條自上而下畝角尺寸
甚均然後田主兄弟爭訟帖息至今此處名雷公田因知口

土幾何而亦關造化人之欲非分僭越者亦可以自警續志

雷移樓地

弘治二年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婆地基僅一間其孤姪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至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姪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孰謂天道之無知也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戒瓊緜錄

雷移山石

飛來石在福建汀州府城內雲躡閣西此地舊本無石忽一夕有巨石隨雷雨而至人皆異之因名為飛來石 逃石在

奇聞類紀

卷一

廣東韶州府境本在桂陽汝成縣因夜迅雷移至此土人因以逃石名之 雷移石在福州府連江縣西北唐宣宗時僧詮見絕峯有巨石欲移至其室而未能因禱于神俄而風雨雷電石移山下因坐禪者四十年 天寶石在福州府福清縣石竺山宋孝宗乾道三年居民夜中聞山上有聲如震雷明旦山頂有大石方九丈飛落中腰間縣士李槐云山下舊有碑曰天寶石移狀元來期是歲永福人蕭國梁魁天下又三年興化鄭僑繼之皆福清飛石之應也並一統志

雷開巖洞

秦山在平樂府富川縣北一百八十里高二千餘丈北連道州吳孫權時此山一夜雷雨暴震開為六洞荆州張公洞在

義興東溪之東洞面西北其周五里脣有石相拒丈許上一石橫亘宛若門關從石級南下數十步上皆飛巖峭壁嵌空邃深駭人心目莫敢端視又盤旋而下數百步洞益空豁石壁三面儼如堂宇其通明處方可四丈謂之天窓維樹象翳天光下垂上石乳萬株異形詭狀不可摹繪相傳張道陵脩仙之時惟有山後小洞其山頂大洞謂之天窓者乃吳孫權赤鳥中震寤所開也名山記 霹靂巖在汀州府城東南拜相山宋元祐間白晝起雷一聲巖實剝開中有丹竈後建祐聖道院於巖間一統志

雷轟狄青碑

石碑在衡州府耒陽縣東五里三國時諸葛亮斬雍閭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歲久字不可辨又相傳武侯立石誓一統志

奇聞類紀

卷三

蠻云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于右至宋狄青破儂智高回立碑其右後為雷所轟惟存斷碑顛仆其側一統志

雷擊元祐碑

宋徽宗時蔡京憾元祐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以下百二十人指為姦黨等其罪狀請御書刻石於宣和殿名曰姦黨碑一夕大風雨為震雷擊碎人心快之步里署識

雷焚借官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徐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衙卜日而居是夕雲物晦晦風雷如撼遂為震擊

傾圮俄復繼以雷火了無遺者齊人相頌語曰為人臣而
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
果誅死宣室志

平江雷震神異

元至正丙午夏平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
匡床胡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
盞大其床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次
年張九四陷城援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實十餘年蓋小
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草木子

鄞縣雷震神異

天順辛巳五月望夜鄞士朱綬聞霹靂甚烈迎明於堂聖肩

青龍觀記

卷三

甲

滿地詰宿客云雷震時硫黃氣觸鼻火走于堂斗大因懼家
頭則不知其他絨點檢數處見棟柱劈一片倚壁縛銚柄為
晒衣架置箬口各破為四縛繩如故旁舍斜柱枯楓木空其
中如筒西鄰巨楮樹亦裂其巨榦巷口鄰家取出棟柱劈之
如粉其矣楠壁落不動分寸碎一檐如絲一震雷而擊三家
凡數處神妙真不可測明年後犯法罹刑獄徙海寧病死志

上海雷震神異

松江上海縣十字廟前有農家誦經颺播偶有行者暑倦置
牛皮於檐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播竿牛皮不知所向但
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人皆異之七情類聚及

宜興建昌雷震神異

成化間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遭雷擊其一捆縛于船
倉其一頭入窻中其一橫闔于蒿杪蒿則特豎船頭上旁舟
人見之皆不敢近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窻中者出蒿杪
者墜始皆魁縛者云其初彷彿聞言汝改過否又天順戊寅
建昌熊家被雷中堂屋瓦皆如萬馬踏碎全揭大門四極置
于厨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鈎于梁上尾垂繫斗彼
舟人嗜利固不足道而熊氏之秤斗亦必有不公不平者乎
項錄錄

雷白大庾冤獄此下紀雷白冤獄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滯乘節出外孳三歲兒奔
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棄之草間縣手力李三者

青龍觀記

卷二

五

適以事到彼兒兒宛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會節
還舍失妻子求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為戲而節來
見之即告其隣共捕執送縣窮治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
殺黃妻沉尸于江而竊兒以歸今既成擒甘就死不辭獄成
且詣郡袒械立庭下陰雲忽興雷電皆作李袒械忽自解元
兀如痴稍定則推吏已死背有硃書字似云獄冤諸吏二十
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懼良久呼問李所見但云眼界奈黑不
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
奸夫終不獲時結與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并
兒至今無恙黃上志

雷白撫州冤獄

宋劉子薦為撫州司錄有怨王應亨毀死荷樁黃九者獄成子薦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戶裂吏檄殺人者實馮女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一說志

雷白衢州冤獄

成化間衢州人盧宗善捕盜而有司署為械祭地有劇盜王泰橫掠人財為害不小宗以秘計執之泰赴官反誣宗曰我為盜死亦無悔但所劫掠者多入於汝有司莫能辨二人並繫極拷宗仰天訴曰我為官捕盜本為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雲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泰獨棄市西燕野記

雷擊臨川逆子此下此雷擊惡說

奇聞類記

卷二

六

臨川後溪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官每為族人勸止宋乾道六年六月又毆父父不勝怒走詣縣自陳王四持綫二百文遞道與父曰以是為技狀費蓋言其無能為不畏憚也父行未半里雷雨驟作趨避旁舍雨止聞其子已震死注視之二百錢在其腸下皮肉間血肉相連結父探懷中所與已無矣黃聖志

雷擊六安逆子

六安有俞某者素愛重其妻毀逆其母一日姑婦與孫兒嬉戲失足墮於水中其母長子和衣撲水救之其婦以告其夫毋恐受子辱走避女家其子乃令人給母曰兒自墮水幸母救無恙何避女家以重兒罪請速回改易濕衣無虞也母

以為然行至中途其子藏鐵鎚伺之母至舉鎚碎擊之俄一雷攝子至其家門外大柳樹旁復一雷劈樹開夾其子于中毋歸見之祈拜樹下每一拜一縮緊復拜愈緊痛莫能忍遂令毋勿拜如此凡三日事遍揚於人四遠競現如市三日後雷碎其樹如珠其子之屍竟不知所在寄述新聞

雷擊廣陵逆女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亂失其夫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云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下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之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為公訟耳

奇聞類記

卷二

七

下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有震霆入歐陽氏之居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鄰里皆震蕩不自持以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

雷擊盜救婦

和婦沈氏夫有售豕銀數兩授其妻而出有盜竊識所操之妻恐夫怒乃自縊欲殮間空中有人云既竊其物復劫其命於理可乎轟雷一聲令其盜手持原物誅死屍婦前婦帶一入擊其額曰亡金在矣何乃自隕非命於是復甦

雷建負心惡人

此下此雷建惡人與桂

唐史無畏曹州人也與裴從直為友無畏止耕墾臥衣食窮困從直家富乃謂無畏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錢貨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忻然齋饋而歸父子江淮射利不數歲已富從直真繼遭焚焚及罹劫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緡之報可相濟三二百乎無畏聞從直言輒為拒扞報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直恨然墮臆乃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言詞慷慨聞者戰慄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雷雨雷電兼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為牛未書覆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死刺史圖其事而奉奏焉平大唐記

雷繼延平悖婦

青蘭類統

卷三

八

福建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輪供一母然三人各事農業寄三婦以侍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飢粥不勝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祗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人環視如堵西樵野記

李舜舉家雷火神異

此下紀雷火神異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窓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鈔者銀悉鏽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鏽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鏽而草木一無燬者非人情所測也筆談

毛翊家雷火神異

鄞縣西毛翊家弘治庚申夏忽雷迅翊居樓上見雷火從樓北壁隙入輪轉于前火光燄燄翊悚然曰敬天之怒須臾轉于樓下無室不到舉家驚悸傭人病者尋愈寧波志

善權殿雷書三柱

此下紀雷書神異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勝絕齊建元中建寺於國山東南南寺中有釋迦文佛殿其規制與今絕異山之僧方策近於柱礎下見刻字云創於大中十年七月蓋自唐迄今幾七百年山路遂僻不罹兵火其歸然獨存宜也相傳昔創殿時雷震其處柱有字者凡三一日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日詩米莫謝君之已字皆倒書大可徑尺非

青蘭類統

卷三

九

篆非隸深入木理或謂三者皆雷神之名不可曉也正統間周文襄來遊見之戲命削射鈞記三字隨削而字隨入文襄異之乃止今柱上削處猶窪鄉人恒摹搨以去云佩之可以愈疴都公遊善權洞記

玉真觀雷書一柱

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為雷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曰謝仙者雷部中鬼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於道藏中檢之實有謝仙字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矣國史

雷震墮婦人

此下紀雷震墮人物

唐蔡希閔家在東都暑夜兄弟數十人會于廳忽大雨雷電晦暝墮一物于庭作颯颯聲命火視之乃婦人也衣黃細裙布衫言語不通遂目為天女使五六年能漢語問其鄉國不知但云本鄉食粳米無碗器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何國人初在本國夜出為雷取上俄頃希閔庭中廣異記

雷震墮異物

唐德宗貞元年間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俯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地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酉陽雜俎

電光神異

唐段成式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親舊舍夜值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於栲栳酉陽雜俎

青龍雜紀

卷三

十

雨

歷代恒雨 古今恒雨甚多不能盡紀

漢時恒雨 漢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廬舍漂沒殆盡

新稼復生鼠巢樹上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

時大將軍梁冀秉政擅殺其年冀伏誅漢書及通考

晉時恒雨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

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

十餘頃 元帝永昌元年春四十餘日晝夜大雨雷電震五

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晉書及通考

唐時恒雨 唐肅宗上元二年秋霖雨連月渠實生魚 文宗

太和四年夏鄆曹濮等州雨壞城郭廬舍殆盡開成五年七

月霖雨葬文宗龍輜陷不能進唐書

宋時恒雨 宋太宗至道元年四月甲辰京師大雨雷雷道上水數尺 英宗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地上湧水壞官私

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是日上御崇政殿宰執而下朝參者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

屋皆摧没人畜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

徽宗崇寧元年七月久雨壞京城廬舍民多壓溺死宣和元

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 度宗咸淳十年八月大霖雨

天目山崩水湧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是時賈似道

以權姦秉國政度宗信任之未幾元兵入寇宋室遂亡是其

應也宋史及通考

天雨血

宣陽湖陵雨血 漢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以

為赤膏也時諸呂用事讒曰妄行殺三皇子高帝建立非嗣

立後宮子及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

為惠帝嗣 傳曰佞人祿功臣僂天雨血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

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

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徒遠方與諸呂同

象漢書及通考

尉氏雨血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煥亦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

曰不宜恣姦人將使太子寃死惠帝愚昧不悟是月愍懷遂

弊於是王室成彙流禍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曰天雨血需示天以告也此之謂乎 晉書及通考

太原雨血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象僊屍之類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尸百餘里京房易飛候曰天雨血染衣國亡君戮亦後主亡國之應 通考

鄆州及突厥雨血唐高祖武德初突厥國中雨血三日 憲宗元和十四年二月鄆州從事院門前地有血方尺餘色甚鮮赤不知所從來以為自空而墮也 唐書及通考

亦梁鄆州雨血元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至正十五年三月鄆州雨血 元史

奇聞類記 卷三 十一

山陰慈谿雨血 國朝成化十三年浙江鎮守太監李義巡按御史侶鍾彞據紹興府山陰縣民夏瑄狀告稱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有本村楊廣兄弟令其家傭工夏全駕船來家邀瑄弟夏珪飲酒坐待於門忽見門外有鮮血如雨點射着全脚 全脚 壁不知所從來階下積血約高尺許時有

被血濺汚衣既而楊廣等下船歸家血亦隨 其 以篋笠置船上被雨衝濕亦有紅色如

以 其 見請遣官祭禱嶽鎮海濱諸神 詔從之是後妖 子 依附紹瑞所至括索玩民間駭然諸以左道進者內侍梁方章與方士李致省覓徒繼曉等皆濫竊寵幸

已而王臣敗梟首于市致省等亦相繼伏誅執謂天道譴告之不豫哉 嘉靖三十三年夏慈谿縣南十里漣浦鄭家有一人昏起步室中忽凜然有聲若泥淖濺其股呼燈燭之世蓋積滿壁沾濕始知自上而降者出門試步畦町往往皆是當道舉奏未幾有倭奴陷縣之變 寧波志

雨色異常

天雨黑水紅水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二月戊辰夜畿縣新城深浦天雨黑水終夕盈剛 宋史 國朝洪武十年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汁池水皆黑金處境皆有之按占云黑雨霖下天下冤次年按察司經歷王尚賢巡金處酷刑擾害徒死者五百餘家是其應也 餘錄 正德三年杭州已故

奇聞類記 卷三 十二

都御史錢鉞家一夕天雨起視隣皆清水而本家則紅水也數日後錢氏為 朝廷所籍 嘉靖八年夏杭城內外遠近皆下黑雨人有衣服被染者皆如墨方知為黑雨所沾也 類 三十五年秋慈谿縣下墨雨 寧波志

天雨異物

洛陽墮雨工唐僖宗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人以為雨工也占曰當早 唐書及通考

泗州下邳雨湯唐懿宗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發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近火沙水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唐書

天雨水銀晉惠帝永興二十六年七月辛酉夜天雨水銀與
唐志貞觀廣州雨金同占金位正秋為刑為兵占曰人君多
殺無辜一年災于朝晉書

霜

隕霜非時傷物

四月隕霜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
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
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
兵妄誅茲謂無法厥災夏隕霜漢書王莽天鳳元年四月隕
霜殺草木漢書晉武帝泰始元年四月隕霜時黃充親黨比
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太康八年賀齊國水

奇聞類紀

卷三

四

二部隕霜九年四月隕霜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穆
帝永和十一年四月隕霜晉書唐武后證聖四年四月延州
隕霜殺草四月純陽用事象人君當布惠于天下而反隕霜
是無陽也 憲宗元和十四年四月淄青隕霜殺惡草及荆
棘而不害嘉穀唐書

五月隕霜鄉衍事燕昭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衍仰天
叩心而哭夏五月天為之下霜江淹曰賤臣叩心飛霜擊於
燕地淮南子及晉惠帝元康九年五月河東樂陽潁川隕
霜傷禾晉書

六月隕霜晉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汲郡廣平陳留樂陽隕霜
傷稼千三百餘頃晉書梁武帝大同三年六月胸山隕霜是

年交州刺史李賁反擊之不克南史唐武后證聖元年六月
睦州隕霜殺草吳越地煥而盛夏隕霜昔所未有也唐書

七月隕霜吳孫權嘉禾四年七月隕霜傷稼按劉向說誅罰
不田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時校事呂志尊作威福與漢元帝

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漢志晉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
州隕霜殺稼晉書唐太宗貞觀元年七月隕霜殺稼京房易

傳曰人君刑罰妄行則天應之以隕霜 憲宗元和二年七
月亦寧等州隕霜殺稼唐書宋真宗景德四年七月渭州早

寒隕霜傷稼 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階成鳳西和四州隕
霜殺稼與漢夏霜同占宋史

八月隕霜魯定公元年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也劉向以為

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菽誅伐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

季氏逐昭公公薨于外定公立故天見災 僖公二年十月

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乘事之象也春秋經傳晉武帝

咸寧二年八月平涼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隕霜害三豆是月

河間暴風寒米郡國五隕霜傷穀晉書陳宣帝太建十年八

月隕霜殺稻菽時大興師衆與周師相推于呂梁陳書唐高

宗調露元年八月邠慶寧涇原五州隕霜 玄宗開元十二

年八月洛綏等州隕霜殺稼 敬宗寶曆元年八月邠州霜

殺稼唐書及通考

隕霜異常

隕霜殺稻菽花木漢元帝永光元年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

下大飢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隕霜同應
王莽地皇二年秋隕霜殺菽漢書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
隕霜傷穀吳志唐憲宗元和九年三月丁卯隕霜殺桑唐書
宋太宗淳化三年三月商州隕霜花木皆死光宗紹熙三
年九月丁未和州隕霜殺稼是月淮西郡國稼皆肅于霜民
大飢宋史

霜前成花宋仁宗天聖中王侍郎子融歸其鄉里青州時滕
給事涉為守盛及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
尚餘數幅日格類鈔及王于年拾遺記

霜異色味廣延國霜色皆紺碧拾遺記李白遊慈恩寺寺僧持
牌乞詩白題訖僧獻紫瓊霜餅唐憲宗元和八年十月東
寺聞類紀卷二

都大寒霜厚數寸雀鼠多死
隕霜感應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郭璞注曰霜降
則鐘自鳴故言知言物有自然感應而非人之可為也

雨雪非時傷物

四月雨雪周威烈王四年四月晉大雨雪史記及漢武帝
元鼎三年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政事急刻之所感
也元帝建昭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一年許皇后自殺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
策時杜欽谷永皆附託於王鳳比于甲伯之忠帝益信任王
氏矣劉氏曰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之不

能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及王鳳之罪而反諷美之則是
召也亦具文而已綱目書四月雨雪二皆成帝之世也陽
朔四年夏四月雨雪劉氏曰四月雨雪帝嘗一書矣於是
再書大異也鳳死音繼外戚之陰盛矣注漢書宋孝宗淳熙
十六年四月戊子成州天水縣大雨雪麥皆凍死宋史

五月雨雪晉穆帝永和十年五月京州雪明年張祚護軍張
耀廢祚更立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為亂晉書東魏靜
帝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高歡作幸發卒十餘萬鎮鄴戒百
姓怨思虬宋太宗端拱元年閏五月鄆州風雪傷麥宋史

國朝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建德府下雪草不子錄
六月雨雪周考王六年六月秦雨雪通鑑及漢文帝四年
吳聞類紀卷三

六月大雨雪後二年淮南王長謀反發覺遷於蜀未至而死
於雍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為亂漢書國朝洪武十四年
六月初八日己卯杭州晴日飛雪草木子錄錄及哀談

七月雨雪梁武帝大同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是時文州
李賁舉兵反僭號擊之不克南史宋真宗景德四年七月滑
州瓦亭寒早霜雪傷稼宋史

八月雨雪晉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
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如婦之心夫人將
殺之其象見也桓不覺悟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
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
專恣陰氣盛也通鑑及晉惠帝光熙元年閏八月霰雪對

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骨之則轉而為霜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晏駕 成帝咸和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晉書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八月已卯同州雨雪害稼 唐書

外夷夏降霜雪 唐太宗貞觀九年夏五月李靖伐吐谷渾使侯君集道宗由南道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雪人噉冰馬噉雪 唐書及續編

隕雪異常

奇聞類紀

卷二

十八

異常大雪 漢武帝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中鳥獸皆死牛馬皆蹙縮如蝟人民凍死者十有三 西京雜記 元帝建昭二年十二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京房張博為石顯所誅死 王莽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栢皆枯 漢書 吳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掠淮南襄陽戰死者二千餘人 吳志 晉安帝義熙五年二月己亥雪深數尺 晉書 梁武帝大同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時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並權倖人主頗為驕恣皇太子甚惡之帝不能抑損及侯景之亂諸王擁強兵不動王委棄君父自相屠戮國竟以亡 隋後齊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

人繁霜晝下時突厥可汗與周師入并州殺掠吏人不可勝紀 後主天統二年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三年正月又大雪時馮淑妃陸令萱內制朝政陰氣積盛故天變屢見 齊書 宋徽宗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餘米滑人馬不能行詔百官乘轎入朝飛鳥多死 孝宗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大雪至明年正月或雪或霰或雹或雨冰或冰沍尺餘連日不解台州雪深丈餘民多凍死 宋史

天墮雪綵 宋欽宗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雪未下時陰雲中先有雪絲長數寸墮地二年正月西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定立是月乙卯車駕

奇聞類紀

卷二

十九

在青城大雪數尺人多死 宋史 雪連雷電虹霓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三月大雪二十年二月庚戌始雷大雨雹震電大雨雪既雷則不當雪陰翳陽也如魯隱公之九年 齊書 宋高宗紹興七年二月癸卯先一夕雷後一日雪按晉書雷以二月出方陽出發洩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又春秋以陰翳陽為臣專權時秦檜始大用是其應也三十一年春正月朔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效萌威屬無爭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邊備也 宋史 元順帝之世雪中雷電自至正

已後屢屢見之蓋陰陽差舛之氣異乎常也辛亥春其氣輕
癸丑春正月十一日雷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元史
木子元至正戊戌十二月朔雨雪中東方有赤虹貫於中元史
及草木子

天雨赤雪晉武帝太康七年十月河陰雨赤雪三頃此赤祥

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晉書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正月甲戌雨赤雪于京師通書及宋仁宗慶曆三年十二月

河北雨赤雪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肯也人君舒緩之

應也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

時出英斷以攝姦邪此應天之實也周氏曰陰陽之道順則

為常變則為異夫雪本白其常色也雪而赤焉則是變常而

音聞類紀 卷三十一

為異矣仁宗能納孫甫之言益加惕勵則庶乎其可耳蓋降

災雖在乎天弭災則在乎君後世之有天下者不可不勉於

善也宋史及綱目

八雨黑雪元順帝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是時倪文俊陷

廣威順王妃主子女皆為所擄其後諸子皆為所殺元史

同黃黑雪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餘雪

何黃黑色狀如浮埃唐書及通考

作異味拾遺記稱嶸州天降雜雪西王母以獻周穆王日

書昭宗天復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餘其氣如煙

不告唐書

雪作異聲宋高宗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建昌軍新城縣永安
村風雪大作夜半若數百人行聲語笑歌哭雜擾夕遽而
疑寒陰黑咫尺莫辨鏡之無所觀明旦雪深有人首鳥獸跡
流血汗染十餘里入山乃絕近血故亦赤祥也宋史及通考

瑞露異名

五色露東方朔曰臣至東極遊吉雲之地漢武帝問曰何謂

吉雲朔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有吉事則滿空雲起五

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味甚甘帝曰吉雲五色露

可得否朔曰可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以青琉璃

各受五合以獻帝遍賜群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明史

音聞類紀 卷三十一

甘露晉中興書曰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一名

天酒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

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餘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曰天

酒甘露也 帝學時有丹丘國獻碼瑙甕以盛甘露移寶

露於零陵東方朔作寶銘曰寶露起於露臺祥風生於

月館拾遺記姑射之山有神人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莊子

勒界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群飛往

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曰初出有露汁如

朱也洞冥記崑崙山有甘露望之色如川着草木則故然如

霜雪寶器承之如飴人君聖德則下拾遺記國朝成化庚寅

春甘露降于寶壇松栢時 上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予

時署翰林院進其露頌蓋彰純道所命也然是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胎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之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况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項編錄

相露弘農登紹八月旦入萊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求相葉上露皆如珠滿囊中問之答云赤松子先生取之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人常以八月旦作藥相遺是也蘇齊詩記

霧

歷代異霧

黃霧漢成帝建始元年夏四月黃霧四塞是時王氏五侯俱封陰盛侵陽之氣也 王莽天鳳元年六月黃霧四塞劉氏

青關類紀

卷三

三

曰五侯之封也黃霧四塞莽之將敗也亦黃霧四塞霧惡氣也王氏蓋以是終焉漢書及通 晉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

霧四塞埃氛敵天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孝武太元八年

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甲申朔黃霧昏濁是時桓玄逆謀之應晉書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二月戊辰黃霧四塞次年春

元凶劾弒逆南史 晉高祖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五代史 國朝嘉靖二十一年天雨黃霧行人眉髮耳鼻皆滿祥

新志

異霧晉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霧四塞帝尋淪陷王室丘

城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

連夜五日乃止此近墨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唐代宗大曆二年黑霧如塵彌漫于北方黑氣陰沴也 宋欽宗靖康

二年正月大風黑霧四塞是年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姓元順帝元統二年正月朔衆官雲集忽聞噴柴煙氣既而黑霧四塞咫尺不辨腥穢逼人逾時方息及午驟雨隨至雷西壑壙及衣裳皆赤差兼雨血也至正乙未年二月三日黑霧四塞日暗無光是年六月二十日

賊陷州縣大掠元史及草木子

赤霧唐敬宗寶曆元年十二月乙酉夜有赤霧起須臾遍天霧上赤氣或深或淺久而乃散 僖宗中和二年七月丙午

青關類紀

卷三

三

西北方霧起色赤如絳際天唐書 宋神宗熙寧二年十一月每夕有霧起色赤如火至人定乃滅宋史

白霧曲江縣有銀山常多白霧湖州記 唐高宗調露元年十一月壬午秦州神亭治北白霧忽起如月初暉有白鹿白狼

見近白祥也唐書及通考 國朝成化六年二月象山縣天雨白霧山林草木行人鬚眉皆白數日乃止寧波雜志

唐玄宗天寶中書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書昏未幾有祿山之變通考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大都書霧

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元史

霧分州界番石山在重慶府合州西四十里昔巴蜀爭界久而不決漢高帝八年一朝密霧石為之裂自上及下破處直

若編引於是州界始判一統志

霧隨神道

玄女降靈蚩尤兄弟八十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嗜沙吞石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黃帝將兵擊之卽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帝之軍人皆迷惑九戰不勝黃帝歸於泰山三日三夜既而感天霧冥冥有一婦人下降人首鳥身黃帝稽首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九天玄女也有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一戰必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秘畧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又傳陰符經三百言帝佩服之遂滅蚩尤帝今畫蚩尤之形于旗上以厭邪魅名出尤旗古今注及真仙通鑑

奇聞類記

卷二

五

神人行竊安成縣人有謝慶者出行而歸路中忽遇雲霧中有一人乘龜而行廩知神人拜請求隨去神人曰汝無仙骨不得去也安成初

仙靈隱靈藥巴為尚書忽一日天大霧對坐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巴其日還成都神仙傳

道術作靈河南張楷字公超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學其術昔填塞如市故云霧市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自以為不如往從學之楷避不見後漢書

龍蛇騰霧

騰蛇游霧騰蛇龍類也一名神蛇亦曰靈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能興雲霧而游其中騰蛇游霧飛龍乘

雲雲龍霧除與蛇蚓同失其所乘故也騰蛇能騰蟲之自勝者也子騰蛇無足而飛荀子

石龍現霧蟠龍原在蒲城縣西三十里唐明皇遊此見雲霧中有黃龍狀乃於下得石狀如蟠龍一統志

虹

虹異徵應

虹徵聖瑞孔子作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拜而受之樓神記

虹應機祥荆軻慕燕丹之義與之謀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貫日史記及唐雅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

奇聞類記

卷二

五

漢昭帝元鳳元年八月上官桀謀廢帝迎立燕王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井水竭已而桀等伏誅漢書及初

晉懷帝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並五重占曰近臣為亂諸侯有反者虹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有國者受其祥天下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馬越暴戾人主劉聰破京都帝蒙塵于寇庭晉書

虹化人物

虹化女子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為女子年如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蒲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官見其容貌殊美問云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

色甚難復今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化為虹而上天窮經錄

虹化丈夫廬陵巴丘人陳濟為州吏其婦秦在家一丈夫長大

端正着絳碧袍衫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至於澗

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至輒有虹是秦

至水側丈夫有金瓶引水井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

假還秦懼見之內于盆中丈夫云兒小未可得我去自衣即

以絳囊盛時出與乳之時輒風雨鄰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

少時將兒去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母後秦適田見

二虹於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從此乃絕神異

夫歸化虹古者有夫妻荒年采食而死俱化成青虹俗呼為

美人虹異者楊泉在大同府朔州嘗有鯉魚化虹之異志

亦不見亦不見

近及其所見蝦蟇如若筮大白氣從口中出即跳入水虹

亦不見亦不見

亦不見亦不見

虹見異常

虹飛集城漢武帝東遊東萊臨大海是歲有虹氣蒼蒼若飛

鳥集城陽宮上漢書及初學記

虹蜺畫見靈帝光和元年虹畫見於嘉德殿前楊賜曰虹妖

邪所生不正之象也漢書楊中平元年七月虹畫見御坐

玉堂後殿前庭中其色青赤漢書

虹蜺夜見晉安帝義熙二年七月夜彩虹出西方蔽月王

虹蜺夜見在廣陵夜而白虹貫城野鷹入府心甚惡之因自

陳東還沈約宋書

虹見霧中晉高祖天福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

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末帝開運元年正月乙未

大霧中有白虹相偶占者云海滂所與其將有戰特帝在灑

州與契丹相守五代史

虹見城上周武帝建德四年十月癸亥帝率眾攻晉州是日

虹見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長十丈餘庚午克之丁卯

夜白虹見長十餘丈頭在南尾入紫宮中占曰天下兵戰流

血至六年正月平齊周書

虹下城門變異唐高祖武德初隋將堯君素守蒲州有白虹

下城中高宗永隆元年六月戊子虹蜺亘天蜺者斗之精

占曰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壘至照于宮殿有兵延和

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孫佺帥兵襲突將入賊境有白虹番頭

于軍門占曰其下流血肅宗至德二載正月丙子雨陽夜

有白虹西上亘百餘丈憲宗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有

白虹濶五尺東西亘天懿宗咸通元年七月己酉朔白虹

橫亘西方昭宗天復三年三月庚申有曲虹在日西北

書宋孝宗淳熙元年十月戊寅東北方生曲虹二年十月

庚辰東南方生者赤黃跋紅宋史元文宗至順三年夏白虹

並日而出其長竟天元史

虹蜺飲食

虹飲金鳥晉恭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金鳥漢書

虹飲金鳥晉恭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金鳥漢書

奇聞類記

卷三

二十七

竭願葦酒灌之隨投隨竭卽吐金滿器於是災熾日甚而豐
富歲臻異苑

虹飲水泉永正二年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八飲漿
水盡又入井飲之此與飲金得金者類也類鈔虹飲巖在四
川順慶府渠縣治西其形類亭上有滴水下有石臼大如杯
孟盛之日出時有虹影映巖下因名一統志

虹飲溪澗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
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
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
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蓋夕虹也立澗
之東西望則爲日所鑠都無所親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

奇聞類紀

卷三

末

次日行一程又復見之孫彥先云虹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卽
有之沈括筆談

虹飲宮池故越王無諸舊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
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宮因雨霽欲暮斷虹飲於宮
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着黃赤紫之間衣而入樹良久不出
世隆怪異乃召鄰之年少十數人往視之見男子爲大赤地
盤遠飛懼不敢逼而少年擲瓦礫聞樹中有聲極異如婦
人之哭頃與雲霧不相見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彩
龍與赤鶴飛去及曉世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蛇皮及五色蛟
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樹焚蕩殆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七
月也東風後記

白虹飲粥宋長沙王道鄰子義慶在廣陵臥疾食粥次忽有
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
良久不見獨異志

虹吸飲食唐韋臯鎮蜀嘗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暴
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蜺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
韋與賓皆悸而退遂吸其飲食且盡首似驢蹏然若晴霞狀
紅碧相露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而方去公懼且惡之遂罷
宴時故河南少尹豆盧署客於蜀亦列坐因起曰公何爲色
憂乎曰吾聞虹蜺者妖沴之氣今宴方酣而沴氣止吾筵豈
非恠之甚者乎吾竊懼此暑曰真天下祥符也固不爲人之
恠耳夫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爲災降於正則爲祥理宜然

奇聞類紀

卷三

末

矣公正人也是宜爲慶爲祥敢以前賀於是具以帛書其語
而獻公覽而喜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祥驗集

電

歷代雨電

漢時雨電漢文帝元年雨電如桃李深三尺風俗景帝二
年秋衡山雨電大者五寸深者三尺中元年四月衡山原都
雨電大者尺八寸三年河西大雨電如杯椀大者如斗殺畜
產雉兔折樹木孔叢武帝元封三年冬雷電雨雪大如馬頭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電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人
飛鳥皆死是年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其族皇后霍氏廢本
成帝河平二年夏楚國雨電大如斧安帝元初四年六月

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及雞子殺六畜京房占曰夏
雷天下兵大作延光元年四月河西大雨雹如斗帝以問孔
季彥對曰此陰乘陽之徵也又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
聖德慮此二者也 桓帝延熹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
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晉時雨雹晉武帝太康元年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
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范縣雨雹癸酉畿
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
二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威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
陽之應也 惠帝元康三年四月榮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
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時賈后凶潑專恣與春秋魯曾桓公夫人
奇聞類紀 卷三 三
同車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五年六
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安帝隆安三年四月江陵
雨雹 晉書
唐時雨雹唐高宗咸亨二年四月戊子大雨雹震電大風折
木落則天門臨尾三先儒以為雹者陰脅陽也又曰人君惡
聞其逆抑賢用邪則雹與雨俱信讒殺無罪則雹下毀瓦破
車殺牛馬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壬子雍州同官縣大雨雹
殺鳥獸 文宗開成五年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殺人三十六
牛馬甚衆 僖宗廣明元年四月甲申朔汝州大風雨雹如
杯東都有雲起大風隨之長夏門內表道古槐樹自拔者十

五六宮殿鴉尾皆落鳥獸墮於川澤並唐書
宋時雨雹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許州大風雹壞軍營民舍
千一百五十六區單州魚臺縣風雹害稼 真宗天禧元年
九月鎮戎軍彭城寨風雹害民田八百餘頃 徽宗政和七
年六月京師大雨雹皆如拳或如一升器幾兩時而止 高
宗紹興五年十月丁未秀州華亭風雷雨雹激射疾於箭彈
壞舟覆屋 孝宗隆興二年二月丁丑雹與霰俱向以爲
雹陰脅陽霰陽薄陰也 光宗紹熙二年二月庚寅朔建寧
府大風雨雹仆屋殺人三月癸酉又大風雨雹大如桃實平
地盈尺壞城郭民舍七百餘家鄉落四千三百餘家禾苗不
殖桑麻種麥蔬果皆損温州瑞安縣亦如之壞屋殺人尤衆
奇聞類紀 卷三 三
寧宗慶元三年四月乙丑雨雹天如杯破瓦殺燕雀並宋史
元時雨雹元成宗大德五年秋七月戊戌晝晦暴風起東北
雨雹兼發江湖汎溢東起滬蔡崇明西盡真州民被災傷者
不可勝計詔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 順帝至正二十年
太原雨雹大如數斗器牛馬多死是時天下大亂丞相孛羅
稱兵犯關欲廢高麗氏太子而立雅吉刺所生幼高麗后奔
滄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舉兵誅孛羅太子復位雅吉刺皇
后以憂死 草木子
國朝雨雹正德十一年九月 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
立冬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 孛
回大同又明日達賊以救陽和內無三異 上意未遽回也

乃知天心之仁愛矣嘉靖成成四月八日未刻風雨暴作雨水霰其大如李中有一眼而四圍皆綠時茶麥已成大成其半西陽山一境其大如斗塗人不及抵室或有碎其額劈其耳而死者余詰耆老云自生平以來未之見也西樵野記

古今異電

異人流銅電有大人生于北邊偃卧于野其高如山頂脚成谷橫身寒川人若近視即有尖銅電擊之注曰惟可遙看不可到下到則雷震流銅鐵之丸以擊人涼州異物志

天雨大電唐昭宗天祐初楊汀在彭城避暑於佛寺雨電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下一大電於街中其高廣與

奇聞類記

卷三

三

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炎風赫日經月則電乃消蓋稽神錄

天雨異電宋神宗熙寧中河州雨電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鑄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投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耶筆談元順帝至元四年夏四月帝如上都暮至八里塘雨電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龍之形元史

人事感電

率行感風電王崇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雷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電便止禾麥一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電如初咸稱孝行所感北史崇行傳

異政感風電梁開平間錢元懿判婺州有異政州每歲四月輒有風電為性壞民廬舍元懿至風電自山南過人皆異之五代史

惡逆致雷電晉永和五年夏四月趙主石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於是鄴中大風拔樹震雷雨電大如斗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十一月遵為石鑿所殺晉書

惡惡致風電平江常熟縣之東南地名直塘去城百餘里宋時有富民張三八翁用機械起家其子曰五三將仕尤稔惡

賈貨淳熙元年有一客立約糴米五百斛價已定又欲斗增二十錢客不可遂沒其定議之直客抑鬱不得伸但舉手加額告天而已時五月十三日天清無雲午後大風忽從西北起陰霾蔽空雨電傾注風聲吼怒甚於雷霆張氏倉廩蒂庫所貯穀米萬計掃蕩無一存所居大屋揭去數里外合抱之木盡拔典質金帛在櫓隨風宛轉於半空不知所屆常所用斗大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悉列門外若明以告人者將仕驚怖之際一木墮於旁折其臂此以匹夫之寃逢天威怒致禍若此可不戒哉夷堅志

奇聞類記

卷二

三

歷代異冰

雨木冰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水秉氣寒木不曲直也

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之滯也木者少陽也神大夫
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何
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君臣將
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蒼丘之事是年秋公會晉侯于
沙隨不見公九月晉
人執季孫行父
舍之于蒼丘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証也而欲盡廢五
行傳亦過矣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水冰是年六月利
成郡兵蔡方殺太守徐質據郡及太守古諸侯貴臣有害之
應也又木冰一名木介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帝自將
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是其應也魏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水冰後周顛等遇害是陽施
不下通也 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水冰明年王

奇聞類紀

卷三

五

恭庚措般仲堪居外藩與王國等構怨終同夷滅晉書齊後
主武平元年冬雨水冰明年二月又雨水冰時錄尚書事和
士開專政琅瑯王儼矯詔殺之儼亦尋見殺六年七月頻歲
雨水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北史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甲
申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麟德元年十二月癸酉紛霧
終日不解甲戌雨水冰儀鳳三年十一月亦如之唐書
江水冰宋太宗雍熙二年十二月南康軍大雨雪厚三尺江
水冰合可勝重載周氏曰大雨雪者陰沴之發江水冰者陰
氣之凝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今陰失節而陰氣縱西夏之
變兆而契丹之抗萌矣宋史及綱目
瀛水冰晉慕容晃上書言正月十二日躬征平郭遠假陛下

天地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結冰凌遂得行海中三百
餘里因而致勝臣問故老初無海冰之歲王隱唐穆宗長
慶元年二月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東望無際唐書及事
文類聚
開水冰漢靈帝光和六年冬北海東萊瑯琊井冰厚大餘里
青陵雲臺有冰井盛暑常冰戴延之以六月取水持去經日
猶堅西征記

汴下冰龜宋高宗紹興八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
下水龜亘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首足卦文皆具龜猶歸也
龜又介物兵象也冰有消釋之象此汴京將復歸而釋兵也
時熹槍主和議罷兵自是神州陸沉宋史及松漠記聞
河水僵立國朝正德中文安縣河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

奇聞類紀

卷三

五

凍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有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入
穴避芝賴以全者多亦前史罕見也舟船要錄
洮河水彈洮河在陝西洮州衛城南二十五里東流入岷州
衛界每初冬水凝凍圓如彈子蔽水而下俗呼為彈子凌統

志 水結成花

冰水成花唐文宗開成間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西陽雜
俎
昭宗景福中滄州城塹中冰有紋如畫大樹華葉數時人
以為地當有兵難近華孽也續晉後主開運二年正月東
京封丘門外壕內冰上有文若大樹華葉數之狀相連數十
株宛如圖畫五代史宋真宗景德元年二月保順軍城壕冰
隱起文為桃李華雜人物之狀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霸州渠

冰有文如花葩狀 仁宗慶曆中京師集禧觀中冰紋皆
成花果林木 宋史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春正月汴梁城壕及
汴河水皆成五采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元史

穠冰成花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乙巳二月二十三日汴京
雨着木上凝結成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卉木百態具
備治非人工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
十日復冰自汴至中澗皆然不一歲汴京夫守 魏耕錄

花每為一枝正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
花如海棠萱草輩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殆氣化生成雖
巧筆不能為之以紙塌之無異石刻 筆談 陳襄知陳州恭清

以洩水患州人賴之忽州中屋瓦水文皆作鳥獸花果狀屬
官請以瑞奏襄曰此非瑞但有此異不可不奏人以爲知大
體熙寧初召知諫院遷直學士 宋史 孝宗淳熙初秀州

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茨牡丹長春
萱草藤蘿經日不釋亦花葉類也 宋史 魏志

宗元出撫淮西軍萬家建康府盆冰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
葉芬敷日易以水變趣奇出盡春暉乃止近華壁也說曰其
地當有兵難 宋史 義郎萬延之錢唐南新入嘉祐庚子中

劉輝榜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徙
居蘇杭行視若嘗陂澤可爲田者卽市之遇歲連旱田園大

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爲氏至此至矣卽
營建大第爲終焉之計家畜一瓦在蓋初赴銓時遇都下銅
禁甚嚴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頰面
既覆在出水而有餘水留注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
人觀異之以爲偶然耳明日用之則又成開頭牡丹一枝次
日又成寒林蒲正水村竹屋斷鴻翹鸞就如圖畫遠近景者
日後以白金爲護十襲而藏遇凝寒時卽預約客張宴以賞
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紀余與賞集數矣最後異者
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秩舊遷宣德郎初下之日適其
始生之晨親客畢集是日復大寒設正當席既疑冰成象則
一山石上生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

羨歎異以爲器出於陶筆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
異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氏自得正之後雖復資用
饒給其利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
二萬緡而娶其孫女秦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亦既入鬼
錄餘資爲王氏席捲而歸二子曰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般
始悟萬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
春清紀聞

外夷異水
夙夷異水 北方有層冰萬里厚百丈 神異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漢書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
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于此其地極寒海自八月卽

謂女不能耶乃同乳媪焚香誓天願往河中卧水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卧水時寒否女曰以身試水殊不覺寒也雜錄 宋查道徽州人性至孝母病思鰥美方久苦寒市無當者道泣禱于河警水得鰥歸作羹以奉母母病尋愈端拱初舉進士官至龍圖閣待制一統志 元湯霖新建人早喪父事母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效母曰惟得水我疾可愈時方盛夏霖霖日號泣池上忽聞池中夏夏有聲視之乃水漸也亟取以奉母疾果愈郡守聞于朝嘉其孝行授之以官一統志

仙術耐水

環水卧池漢道士王仲都嘗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仙術類 卷三 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元帝被疾遠求方士徵仲都至京師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時方隆冬盛寒遂令袒載駟馬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御駟者厚衣狐裘不勝寒戰而仲都畧無變色復令卧于池上背上氣蒸休休矍然自若帝甚異之後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爐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忽一日昇仙而去三輔黃圖及其仙過錄

新輯古今奇聞類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三

無錫施顯卿純甫編輯

地理紀

地理敘

大地之質元氣所生純陰之凝聚也博厚以載物柔順以資生貞觀之道配天而立極焉夫其地域廣輪之數山川丘陵原隰之分險阻阨塞之限壑判於鴻濛而迄今不易者坤道之常也乃若地之貞靜也而倏焉震動陷裂山之鎮定也而忽焉摧墮飛移洲灘巖洞之現異昭奇川原泉石之彰神顯怪斯則地靈之示變啓人消肯以臻祥耳故古之君子隨其順逆而善應之以致盛治稽之治水弼服而文命誕敷正域四方而九圍丕式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而萬邦咸休皆俯察地理順常通變以成參贊之能者也若玩機祥而圖化理抑亦遠矣有位者故念之哉天地為福神變多端故特敘之其餘篇所紀皆可類推不復叙也

地

周時地震 此下紀地震

史記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震地震三川謂也劉向以金木水火土者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蹇蹇能升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皆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蹇蹇陰所積不升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本也原塞國必亡

矣水土濟而民用也引也所以引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
不亡何待昔在洛陽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
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
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
劉向以為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前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
體下塌上崩理勢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
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幽王之敗
女亂其內夷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妖名水有格
絕文獻通考

宋時地震

宋徽宗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

奇聞類紀

卷三

二

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
上其神異甚矣驛書上聞徽宗為之側席方欲修省以消天
變會遣右司郎中黃浩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字聞上意
遂變潛善驟遷戶部侍郎復以奉附致鼎輔殺陳東歐陽澈
丞李忠定綱而宋之喪亂遂不可支矣其罪可勝誅哉地輿
甚多如類紀

安東城陷為湖

碩項湖在淮安府安東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西連系壘湖東
南各有小河達于淮秦時畫云城門有血城陷陷沒有一
老姆憂懼每見姓碩門者知其故或以血塗門姆見之即走
頰史大水至城果陷姆走至伊萊山得免今山有神母廟高

齊時湖嘗涸西南隅城址猶存繞城古井數十處乃知城
非虛神異傳及

古巢州陷為湖

巢湖在廬州府巢縣西一十五里周圍四百餘里漢大小
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邑之境古巢一日江水暴
漲尋後故道逼有巨魚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獨一姥
素好善不食忽有老叟曰此魚神靈所化也以此地官民皆
好食龜鱉魚蟹水族故化此以試之汝獨不食其肉將
獲厚報東門石龜目赤州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欺之以朱
傳龜目姥見急走出城奔馳十餘里登山以避之及回觀州
城已陷為湖而洪水四合浩渺無際矣後人又名巢湖為焦

奇聞類紀

卷三

三

湖從焦姥之姓也又各所登山為聖女山在府城東南巢湖
中居合肥巢廬江三邑之間一名姥山上有太姥廟清瑣高
當嘉慶集

遂溪村陷成湖

湖光巖在雷州府遂溪縣東南七十里一名陷湖相傳隋開
皇間嘗有白牛入村居民殺而食之惟一老嫗不食翼日風
雨大作一村盡陷成湖惟老嫗携一傘竹行至湖岸以傘竹
倒插于地而去湖有殿如屋後人接蓋屋建佛像於中其
前湖水登激舊名澤湖宋李綱曾憇於此改今名巖止有神
祠歲旱鄉人刑白牛祭之即雨宋封神靈惠侯今其祠為湖
光卷一統志

衛民雷陷為湖

彭湖在循州府城東二十五里相傳里人彭氏龍下忽雷變
箭斲之流血即大雷雨因陷為湖一統志

遂昌民居陷為湖

蔣公湖在處州府遂昌縣東二十里五代時有將姓者其居
一夕陷為湖舉家溺焉後鄉人祈禱有應一統志

郴州民居陷為池

陷浦在郴州城比二十里又名陷池相傳昔有萬氏居此一
旦雷雨全家皆陷故名一統志

永州村陷為塘

煙塘在永州東北一百餘里其深莫測相傳昔有民得一白
吳開類紀 卷三 四

武昌民宅陷為湖

陷池在武昌府武昌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相傳故何氏宅也
何氏嘗得龍卵徑七寸藏器中忽龍化而宅陷今禱雨於池
多驗一統志

瓊州民居陷為湖

東湖在瓊州府城東一十五里相傳昔有富家居此因大風
雨陷而為湖一統志

廟殿地陷船出

晉武帝太康八年宣帝廟地陷是年七月殿前地又陷方丈

深數丈中有破船是時帝不用和嶠之言而信賈允之依
十一年惠帝亡懷愍嗣位俱辱虜庭中原大亂晉書

元康地裂地墜

晉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壽春地裂人多陷死八月居庸地裂
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洪水湧出又上庸四處山崩地墜
廣三十七丈長一百三十三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洛陽當陽地陷裂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二年七月當陽
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圻裂者臣下
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荀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
散上室遂亡晉書

吳開類紀 卷三 五

西河地陷火出

後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京房易妖
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暉曰火陽精也地陰主也地燃越陰
之道行陽之政臣下專恣終以自害時齊神武作宰候景專
擅河南及神武沒景遂作亂文獻通考

偃師地裂異常

唐睿宗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師縣李村有雷電入民家
地震裂潤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并則相連或衝
家墓柩出平地無損李同姓也雷電威刑之象地陰類也書
及存心錄

漳州地裂神異

漳州地裂神異

宋英宗治平丁未漳州地裂長數十丈闊丈餘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驟車志

展武地陷為湖

當湖在嘉興府平湖縣治東四十餘里吳地志王莽改海鹽縣為展武縣後陷為湖元旱水涸髮見其街陌遺迹舊有白沃史君廟相傳陷為湖時史君乘馬走不及將鞭圍得湖東北角一片遂不沒後立廟焉一統志

北勝地沉為海

陳海在雲南北勝州南四十里周圍八十里相傳本陸地有姓陳者居此一夕沉為海故名一統志

橫州村陷為池

新開類紀 卷三 六
傳員觀中有女婦陳氏居廣西南寧府橫州朝京門一日買魚忽有白衣人謂曰魚不可食既市可擲水中急上山頂避之陳如其言回望所居一村皆陷為池矣陳歿後鄉人就此占鉢山頂立廟祀之痛曰慈感特又稱為聖婆廟所陷地名曰龍池宋守徐安國詩為谷為陵事已非靈源匪澤發光輝有時風雨連村暗夜半龍遊占鉢歸一統志

三神山

隱顯黃淵此下紀山神異

東海之外有渤海故東海共稱勃海渤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去人不遠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然其山靈異非有道者不能至自感宣燕昭遣人入海求此山諸仙靈

樂先有至者遙見鳥獸皆白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海經助學

泰山雞鳴見日

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即東嶽岱宗也名蓬玄太室之天其山盤道屈曲而上至絕頂高四十餘里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窓也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閣東巖為介丘又有三峯東曰日觀雞鳴時見日出長三丈許西曰泰觀可望長安有曰越觀望見會稽有曰周觀望見齊魯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上見黃河如帶若在山趾蓋泰山極高象宇之景一覽無遺李白登泰

奇聞類紀 卷三 七

山詩所謂憑崖覽八極目界長空濶是也東嶽記

衡山絃歌神書

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嶽之南嶽也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宿當異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奇頌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名朱陵太虛之天其山盤繞八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遙望如陣雲浴湘千里九回九背乃不復見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敬修祀則廟中每有絃歌之聲顯其靈異禹治水至衡山登而祭之因夢遇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至今存焉周職方氏荆川之鎮曰衡山即此也南嶽記

大華巨靈壁山

大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嶽也以西有少華山故此曰大華名太極總仙之天周官豫州其鎮曰華山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仞其廣十里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其初本一山嘗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摩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觀手跡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足跡在首陽山下今亦存焉山頂有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太華山記

恒山圭壁彭靈

恒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五嶽之北嶽也周迴三千里高三千九百六十七尺上方三十里名太乙總玄之

音開類紀

卷三

八

天宿應畢昴境臨趙代其頂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包括綿長經綸中外非止劈蕨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嗟峨嶸巖一宇內之標格也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風俗通曰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白虎通曰北方為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真地要覽曰其山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成山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儁壽光二年常山寺大樹根下得璧七十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為神嶽之命以太牢祀之

嵩山金壁降瑞

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五嶽之中嶽也名上帝司

真之天釋名云嵩字或作崧山大而高曰崧白虎通曰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名嵩高山詩曰崧高維嶽是也西征記曰嵩山三十六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五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唐天文志曰鷄火大火壽星彗星為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崔融嵩山廟碑曰九天地險五嶽天中蛇龍洞穴日月仙宮名山記曰嵩山神祠在黃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羣山拱列有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為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峯在山東南盡處過客謁祠多展拜於此入門三重四嶽神祠分列左右又入門有降神殿壁繪生甫及申像

音開類紀

卷三

九

其西為御香亭歷朝降香悉貯於是孫嚴宋書曰沙門釋法義於高高廟所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光彩潤潔河南太守毛修之以靈嶽降瑞送諸神府焉

海山浮至廬州

浮槎山在廬州府城東八十里相傳此山自海上浮來昔有梵僧過而指曰此耆闍一峯也梁武帝女為尼於山建道林寺釋用孫詩云山為浮來海莫沉蕭梁曾此布黃金梵僧親指耆闍路帝女歸傳達摩心地控好峯排萬仞澗餘流水落千尋靈蹤斷處人何在日夕雲霞望轉深山頂有泉極甘美宋嘉祐中郡守李不疑飲之甚甘以遺歐陽脩脩作紀以美之云一統志

羅浮二山合體

羅浮山乃羅山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高三千六百丈七十石室七十長溪周迴三十七里浮山本蓬萊之二峯昔時洪水浮海而來博於羅山巉巖皆合故合而名之其峯之秀者曰飛雲上飛飛姑仙女曾真曾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朱明黃龍朱陵黃陵水簾蝴蝶曜真洞天有大小石樓相去五里皆孤高峻秀逸出雲水重簷四柱宛如樓閣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燈狀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柱又有瑤石臺綵綺錯爛如霞錦迢迢獨出勢若削成絕頂有聚霞峯高三百丈周迴二十餘里有紫雲在於峯上洞中常

奇聞類紀

卷三

十一

有五百花首真人遊會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耨池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勝也六帖及南越志

武夷山仙遺靈蹟

武夷山在福建崇安縣治之南三十里東抵大溪南至石鼓渡西至將溪北至黃龍溪峰巒大者二十有六此外以名者者復數十餘名曰昇真玄化洞天昔有神人降此山自稱武夷君山之名由茲得焉其山周迴一百里巖岫連屬形狀不一有鎮潤玉削者有森銳如筍立者有端嚴拱揖如神人異僧者有峭秀娟麗如美姝靜女者又有如樓臺之突兀如城壘之週遭如鍾鼓之陳設如廩庾之叢峙其巖如龍其踞如虎其躡如猊其蹶如馬神劍鬼削奇音恠恠每天氣積陰不復見

奇聞類紀

卷三

十一

頂朝陽初照則異峯幽巖層層見疊出駭目驚心飛瀑落崖一瀉萬仞溪流九曲窺繞正間展舒禪遊仰瞻巉巖俯弄清泚應接不暇真一方之勝槩也其山大抵巖上飲下而色皆紅潤世言建烏丹山碧水蓋指此也其山有幔亭峯在大王峯此極高峻冲祐觀當其下秦時武夷君設宴於此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赴會各齋戒如期而往見虹橋跨空建幔亭絲屋施紅雲綉紫霞禱進珍粢素仙樂呼鄉人為曾孫及宴畢下山虹橋幔亭隱隱而沒其登橋者男女皆至上壽焉武夷山

蒼梧山徙至東海

蒼梧山徙至東海此下紀山飛移都州在海中一日郁州今在東海胸縣界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山海經

奇聞類紀

卷三

十一

昭應山夜飛空中

昭應慶山長安中不知從何處飛來夜過空中疾速聲如迅雷上石亂下直墜新豐西南一村百餘家因山為墳今於其上起持國寺太平廣記

怪山飛至越城

會稽越王城中有怪山本瑯琊海中東武山也越王勾踐棲丘會稽築城已成忽夜兩晦冥此山自海中飛至越城越人怪之因名為怪山吳越春秋

越山飛入閩中

昇山在福建福州府城北平四里舊名飛來山相傳越王時自會稽一夕飛來唐天寶間臨海任敦於此得道昇舉因改

名界山 一統志

蜀山飛墮金華

蜀山在金華縣南四十里高百丈下有臨蜀壘壘耆老相傳秦末有三山飛空而過一山墮此蜀人來言此乃蜀地所失之山因各為蜀山山多靈草上有仙壇昔有仙人隱於陽春洞中 金華志

福州山飛往臨海

福州府西湖在府城西南三里相傳此湖舊有山越王無諸時一夕飛往臨海郡人見而異之 一統志

靈鷲嶺飛至杭州

飛來峯在杭州府城西二十里晏殊地志贊咸和中西天僧音向類紀 卷三 十一

急理登此山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

飛來因號其峯曰飛來一日遊峯宋梅詢詩竺慧指此峯飛

來自靈鷲嶺鳥曾未知煙嵐尚依舊典上謂 一統志 關

紐祗恐丹壑移他年却西走 一統志

龜山瑯琊飛至紹興

龜山在府治東南二里一名飛來山唐徐季海詩茲山昔飛來遠自瑯琊臺孤岫龜形在深泉縵并開唐方干詩遂巖喬木夏職寒林下雲溪枕上看臺殿漸多山更重却令飛去即應難 一統志

華州山移壓張村

唐武后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 一統志

如雷頃之漸積東數百步壅亦水壓張村民三十餘家山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金滕曰山徙者人若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 唐書及通考

夏陽山徙于河上

代宗大曆九年十一月戊戌洞州夏陽有山徙於河上聲如雷雨處人皆見之 唐書

浮丘山移至城西

浮丘山在廣州府城西四里即羅山宋明之門戶先在海中若浮丘然四面篙痕宛然宋初有陳崇堯者年百二十歲自言兒時見山下泊舟船數十今移至此去海已數里矣 一統志

音向類紀

卷三

十一

黃巖臨海山移

靈宗慶元二年六月辛未台州黃巖縣大雨水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如初而故址為淵潭時臨海縣清潭山亦自移唐志載金滕曰山自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也此韓侂胄擅朝之應 宋史

成紀山移至河川

元仁宗延祐二年五月一夜疾風雷雹成紀縣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移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 元史 周氏曰天道常動地道常靜有或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失乎常理是

巧所以為異也入綱目所書出朋川竭有矣未聞有山移者
山焉而移則其變豈不大哉故特謹而書之 綱目

陝西大山西飛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間陝西省某縣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
西飛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 元史及草木子

雲南山裂分移

國朝成化庚子五月間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
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
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
江水壅塞逆流滄沒田苗蕩析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
監等官具聞諸 朝時雲南屢有邊警此固為之兆也 續修四庫全書

新編類紀

卷三

古一

吳城山移懸舊址

吳城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嶂中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
山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見肆聲曰山走矣
老稚莫不哄然此山隨聲而止漫從山下視之已懸舊址數
畝矣次歲丙辰玉峯朱啟試以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
已驗之矣 西樵野記

仙居山陷為洲

此下紀山陷山湧山摧
安洲山在仙居縣東南五里舊名管山上有潭唐武德中傳
灌頂講經於此時漁者甚眾灌頂勸止之不聽忽一夕風雨
巨視之則為洲矣故更名今名一統志

沙州山沙自鳴

鳴沙山在陝西行都司沙州城南七里山峯危峻沙如乾糖
天氣清明時沙鳴聞於城內其沙或隨人足而墮經宿復還
山上 一統志

華州山摧阜出

宋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丙寅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峯燹八盤
嶺及谷摧陷于石子坡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墓涌起
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六社凡百戶林木廬舍
亦無存者並山之民言數年以來峯上常有聲是夜初昏略
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而山摧
宋史

新編類紀

卷三

古

廣昌雷雨成山

天堆山在江西廣昌縣東南溪中宋紹興間一夕雷雨大作
聞砂礫聲旦視之有山屹然高丈餘因名為天堆山先是有
童謠曰天雷飛石頭一夜成汀洲五十年內興公侯 一統志

新會風雷湧山

仙湧山在廣州府新會縣西北六十里地本無山一夜風雷
震怒湧出數峯人見而異之因名仙湧山 一統志

寧鄉山響裂塌

隆慶元年五月初一日辰時太原府永寧州寧鄉縣歸正都
任家塔山忽響一聲至午時裂開一縫山塌下一百房屋人
畜摧擁在溝壓死數多亦有聽得山響脫命逃走者巡按山

西御史宋鍾具奏災異迭見懇乞 聖明亟圖修葺以仰宸

天心事一本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聖報

崑門山顯神異 此下記山靈顯神

崑門山在台州府城東一百五十里海中腹有一孔上達於頂有聲則風起水湧且有兵吳將亡孔內有聲遠聞十里一統志

確山曰杵自動

確山在汝寧府確山縣南一十里世傳晉何曾出遊見山有石曰石杵自動有聲令左右取之不出旋空依屬在觀之遂失其所因各望陵神曰一統志及確山縣志

太白青巖山顯靈異

音聞類紀 卷三 太白山在陝西武功縣南九十里山極高上恒積雪望之皓然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道書第十洞天也 一統志

閩山雞鳴顯靈

雞鳴山在邵武府城東二十里五代時盧綬叛入閩居民未知避夜有雞鳴山頂人皆起而賊遁至一方免擾攘之咎也 一統志

山中音樂彰靈

象山縣有鼓吹山上有峯卓然特高天欲陰雨有聲轟轟如鼓吹一統志 寧縣有居山大風雨後聞管絃聲其山謂之仙宮 南康壽昌縣有天井山天欲雨山輒有聲若鐘鼓 舒城縣

有響山行人過其下者常聞山中有聲如鼓 一統志 安定西

道其山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常聞之謂之彈箏谷 一統志

泉州永春縣東北有樂山周迴數十里時有音樂之聲 徵

漳州長泰縣東北有鼓鳴山每風雨晦冥常聞鼓聲 銅鼓

山在貴州宣慰司城東每陰雨聞山中有聲如銅鼓 一統志

山中聲響現異

平陽浮山縣有鳴山每天欲雨颯然有聲 台州黃巖縣西二十里有鳴山旁有龍湫每遇旱致禱必聞飄風驟雨之聲瓊州陵水縣東五十里有聲山其山有聲如人言 泉州惠安縣東南有嘶山五代時其山忽嘶響應十餘里樵牧不敢

近並一 滁州城西有大柳諸山嘉靖十四年諸山皆夜鳴隱隱如雷有頃乃止聲聞數十里外時錢塘田汝成爲州守親見之 滁州志

音聞類紀 卷三

雅州臨安嚴洞神祈

姚江楊安世撫提學憲副也嘗與郎瑛論山川之奇語瑛曰吾平生奇見無出于四川雅州去川數十里石壁一帶上有筆鋒長短數千下有深巖懸石數百皆五彩錦川文石青白紅紫燦爛奪目至此而精神爲之恍惚也又雲南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頽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闌然莫測

嚴洞

雅州臨安嚴洞神祈

雅州臨安嚴洞神祈

雅州臨安嚴洞神祈

顏放舟燃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層連連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迷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具備中洞獅象相峙於口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羅傘紅卓圓種種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叩之聲切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佛粉唇若點硃頭抱一髻左有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盡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即人間之板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躡踞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又昔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幹紅花之挑一則青幹白花之李非若繪畫于壁者也瑛疑洞中肖形之物

奇聞類記

卷三

七

或前代好事者為之楊曰假若人為自與天生者不同而觀音一而果當時顏色粧成則薰蒸于洞自昔至今不知幾百年矣近日方開豈能尚如初粧之色二楸之妙又豈人力能為之耶因相語曰天地精華之氣中國萃于人而邊夷發于山川也七修類事

肇慶巖响結成人物

肇慶巖响中石乳溢山結成人物之狀者甚眾其瀕海處則有石蟠石蛇之屬首足尾甲皆具而端溪之石可以為硯者又往往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繪畫比楚蜀吳越趙所產文石更勝因知恒山之圭璧柳谷之瓊玖果足以証器車之出而大華隱掌峨眉佛鏡之類皆奇形異狀生有相似非人

迹鬼工也未廣雜言

桂林巖洞勝槩奇絕

宋范成大以使命往桂林嘗謂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蓋桂林之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遊覽者一日可遍焉其紀北岩洞云北岩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人採取玩之或以飢盤相問遺其他巖洞率多勝槩桂林府志

仙女洞風雷彰異

仙女洞在安陸州京山縣東南四十里巖谷競秀泉脉交流响壁插天水紋紆石如篆洞有三門中有石牀石枕石鏡臺

奇聞類記

卷三

九

宋時有道者秉燭入遊數日而出即隨州也後有繼之者即遇風雷暴雨不可復入一統志

廣德洞景像天成

大洞在廣德州城東北七十里廣數丈深不可測遊者秉燭而入有石燕羣飛乳泉滴瀝神人佛像甚盤鑿之屬皆白石天成其東洞水深不可入昔傳神龍所居遇旱禱雨輒應一統志

閩仙洞仙遺奇物

閩仙洞在嚴州府桐廬縣北一十五里中有石牀卧之甚溫石鼓擊之則其聲如鼓又有石龍石橋巨蟾碧雞之類相傳昔有仙人居此故多奇物宋黃裳來遊見而異之因作記

詩十絕以紀其勝一統志

新洞開合異常

新洞在金華縣東北二十五里其先里民鑿石作灰宋紹興間一石摧下旁露一竅高四尺廣八尺風自中出振動山谷三日方息外視深黑燻燭以入則豁然甚大洞皆石乳登之若身在瓊樓銀闕中採之為餌與韶產鍾乳不殊有里豪專利以木為門勝鑄啟閉未幾巨石自墜掩洞口人遂莫能入洞有石龜長九尺高五尺濶如之龜旁有懸石類大旗龜旗至今存金華志

風洞常出樂聲

風洞在紹興府城西西南七十里刻石山中每遇風雨人即聞奇聞類紀卷三 子一

激浦洞見紅旗

紅旗洞在辰州府溆浦縣東二十里五代馬希範遣兵收武陵諸蠻至此見洞中紅旗隱隱遂屯兵于上今蘆葦蔥蕪野生人呼為馬王菜山高脊平可坐數萬人石壁間有義蓮塘孝感橋刻字一統志

子陵洞見星光

子陵洞在安陸州京山縣南六十里相傳漢嚴子陵嘗隱于此旁有井人常見有一星光芒燦爛見于其中一統志

雷洞在四川雅州榮經縣危崖山羅漢閣下深不可測人按

以瓦石應手雷震一統志

風洞投石飛沙

風洞在黃州府廣濟縣多雲山人以石投其中即風起飛沙揚塵人莫能禦一統志

會仙巖斗中起火

會仙巖在邵武府光澤縣東巖口有穴名石斗內深而方清泉常滿宋嘉定間有醉者褻瀆其地火從斗中烈焰四起醉者驚駭奔避崖上有批實丹色熱時即墜人莫能得一統志

富川雷開六洞

泰山在平樂府富川縣北一百八十里高二千餘丈北連道州吳孫權時此山夜雷暴震開為六洞一統志

音聞類紀

卷三

子一

上洛山洞發樂聲

宋時有樵人常聞上洛縣山中有音樂聲宜和乙巳春夏間其山崩出一洞穴層級而下往往有石榻石椅之類初級有石龍首吐雜色藥丸前一石人以梓接之皆如生成第三級寬博如十許間屋大其下尚遠人未敢遽往也其洞不知何名陶山新錄

貴溪巖仙遺勝蹟

仙巖在廣信府貴溪縣南去龍虎山二里峯巒削立高出雲表巖石嶽空多為洞穴房室窓牖林檎舍廡檉榔雞犬禽鳥之狀共二十四巖宋白玉巖題仙巖詩寫就霓裳御冷風玉按隨手化成龍天孫歸去星河畔滿洞白雲橫空王支卿

題龍輻濺詩天上霞開金井曉山中風引玉繩秋長江萬里
吸不盡斷岸夕陽飛白鷗一統志

南山洞乳滴飛仙

有人遊南山乳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
十若工以若刻成眉目衣服悉具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
上其人因以手承乳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滴像已成矣乳不
復滴當手承處缺衣二寸不就酉陽雜俎

華陽洞小兒化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舉唐神鳳初因採藥于華陽洞口見
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于松下綽因詢誰氏子
兒奔忙入洞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

子開類記

卷三

三

十步見兒化作龍形手握三珠填左右耳中綽素剛膽以藥
斧斲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
門閉矣綽後封養素先生龍城縣

婺源洞仙童刺船

婺源縣有張公山洞洞穴如井深不可測唐咸通末有洞靈
觀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乃至底旁視有光往詣之路盡
阻水隔岸有屋宇花木樹石宛然仙境有二道士方碁使一
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於是童子刺船而去遂
復縋而出明日井中出一石筍塞其口無復入者精神錄

觀音巖人物奇怪

觀音巖在湖廣武昌府通山縣宋紹興間居民萬俊見雲氣

盤結異常尋其源見一洞窈然廣十餘丈有石磬石榻石盤
石果內有一石觀音像旁有人物森列奇怪邑宰米朝仙為
記一統志

荆泉洞占驗神奇

荆泉洞在湖廣武昌府蒲圻縣南一十五里中有石臺其旁
列石如鐘鼓果實形狀不一又有石田溝厖悉具居民歲視
其燥濕以占凶穰自洞門入行可百步別有門甚狹父老云
嘗有好事者裹糧而入信步趨出則在崇陽之葛藤坪相距
百餘里洞門有六泉合流數里入于鐘潭一統志

樞崖洞斧聲飛屑

樞崖在四川重慶府南川縣東南一百里峭崖壁立上有洞
洞門中有一櫃時聞斧斤聲有飛屑隨水下疑洞中有神物
也一統志

子開類記

卷三

三

黎州洞飛鳥避瘴

避瘴山在四川黎州安撫司城南九十里近大渡河巖崖夏
秋最多土人移居此山避之山有乾濕二洞一空潤高燥一
有水出其中有床座竈突之類皆崖石自生不假人為凡瘴
欲動時飛鳥皆集此山瘴已乃出土人欲知無瘴以為為候
然為出必在立冬前後古謂禽鳥得氣之先於禽亦可見也
一統志

諸葛洞床粟化石

諸葛洞在四川平茶洞長官司治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

文相傳諸葛亮征九溪蠻營過此留宿洞中設一床懸
握以秣馬後遂化為石石床石粟至今猶存一統志

桂東洞見金雞

金雞洞在湖廣郴州桂東縣東洞中石壁上隱然有仙人掌
跡下有金雞石昔有金雞見於石故洞以此名一統志

洲灘

高州風雷湧洲

南洲在高州府城南茂嶺岡下唐天寶中天大雷風湖心湧
出一洲因建亭於上號小瀛一統志

嘉陵江忽生灘

龍爪灘在閬中嘉陵江宋雍熙中忽生此灘陳堯叟堯咨兄

奇聞類紀

卷三

三

弟相繼為狀元元豐間復生一灘馬消亦為狀元一統志

伊闕水出金灘

御史灘在河南嵩縣北九十里古伊闕縣也前臨大溪每僚
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唐元和中牛僧孺為尉忽水中有

一灘出石礫金沙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
雙鸕鶿牛祝曰既能有灘何惜灘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

拜西臺御史歷仕四朝位至宰相本傳及一統志

益州市橋生洲

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
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常有貴王臨州永明二年武帝不

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始興簡王鑑為益州刺史南宋宗室

楚率灘見金箭

金箭灘在郴州楚率灘下舊傳巖上有漢李廣所射之箭每
遇風雨晦冥灘下舟行見之一統志

松柏灘險自徙

松柏灘在眉州青神縣東南多覆舟之患宋天禧中令張逸
為文禱於江神不踰月灘徙五里一統志

石見花文

花石在岳州府慈利縣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
繚繞雖精於畫者莫能及人或以物擊碎其花拂拭之其花

復見重疊非一一統志石屏出零陽白鶴山扇處靜上昇之

奇聞類紀

卷三

三

所宋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
石光采絢異其紋若峯巒壑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知之競

至鑿取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
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峽志花石峽在陝西鞏昌

府階州峽中有石青質黑理其文有松柏人物溪橋水石山
林樓屋日月之狀州人斲以為屏人寶玩之一統志

嵩山石在陝西慶陽府寧州山石上有文粲然若戰馬狀無
異圖畫州人因名為畫山石一統志點蒼山在雲南大理府

城西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其山石
白質青文有山水草木狀郡人斲以為屏流布四方人並珍

之一一統志湖南永州有蘇山乃仙人蘇耽飛昇之所山中多

奇石山人取之以水淋漓其像有桃有塔有觀音彌勒
寒山拾得像甚至有天下蘇山四字不知造化何為而融結
哉夷堅錄志

異石飛移

飛來石在福建汀州府城內雲巖閣西此地舊本無石忽有
巨石一夕隨雷雨而至人皆異之因名為飛來石一統志

石在廣東韶州府境本在桂陽汝成縣因夜迅雷移至此土
人以逃石名之一統志宋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縣石

竹山大石自移聲如雷石方可九丈所過成蹊其廣四尺而
山之草木如故宋史安遠縣馬鞍山弘治丙辰山頂巨石移

于半山路側有見者走報縣尹即乘馬來視石已下山麓矣
寄聞類紀 卷三 未

遂召里老厝新橫燒醋沃以鐵錘碎焉不報上官明年盜起
標掠居民兵擾數縣聞見類纂

石自行動

唐寶曆元年乙巳歲資州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間
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湧下山越澗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
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執鋤趕至止所其石高二丈翔野食
元時遂昌縣徐子粵及其母舅間步沙洲見一石自行異之
疑其中有物遂拾以歸後碎之實石也中無所有此至陰生
陽之兆也草木子姑蘇楓橋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
尺蓋塚墓間物淪沒于此歲久為怪每至秋間能自出行于
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棧于港口石自其下過

木為撐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擾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木
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為變怪庚巳編後齊河清四年殿上
石自起兩兩相擊齊王及侍臣皆異之眭孟以為石陰類下
人之象殿上石自起相擊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也通考

動石山在寧波府鄞縣境山有豎石高五六丈下有石支
之暴風雨則其石自動隆隆作聲行于山者常聞之寰宇記

嘉靖三十三年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頃
刻而止所城外東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圓跳躍越山而止輿

浮石登岸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祭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
登岸民驚躍相告曰石來尋有石兵入建業晉書

寄聞類紀 卷三 三七

廣東廉州府城東南有楊梅廟昔有盤石浮海而至漁人以
為神祝曰若得魚副所祈當立祠以報果如所祝遂昇石至
楊梅山繩斷即其處立廟凡水旱札瘥禱之即應一統志

石鼓自鳴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為
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晉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
恩之亂大城寧國石鼓山在縣南八十五里山有石如鼓
天將雨則自鳴 廣德石鼓山在州城東南五十里山嶺有
巨石如鼓下有石如架每陰雨則石鼓自鳴後墜於山南亂
石中 彰德武安縣石鼓山在縣南二十里山有二石如鼓
南北相對冀州屬經云鞞城武西有石鼓鳴則兵起高齊

之末此鼓嘗鳴而齊遂滅隋末鼓又鳴聲聞數百里而隋
陝西伏羌縣石鼓山在縣南五十里山有石鼓不擊自鳴鳴
則兵起 嚴州壽昌縣石鼓山在縣南一十里山有大石以
小石投之有聲如鼓色有災沴則不擊自鳴鄉人候之有驗
泉州永春縣有石鼓山其狀如鼓鳴則天降霖雨 衡州石
鼓山在府城東北三里山有石鼓高六尺鼓鳴則有兵革事
並一統志

石臼相鬪

國朝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軸皆自滾至麥地
上跳躍相鬪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不可解至晚
方息鄉人怪之以曰沉汗池中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

奇聞類紀

卷三

无

其夜軸與臼復鬪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亟往
觀之鬪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碌然有聲火星炸落三
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廷瑞予之友信實人也 馬氏日抄

石吼水沸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性極炎熱人坐
之蹠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若聚火
燒此石石吼即罷塘水沸山吼而水沸亦甚異也 錄異記

石僧獻茶

宋二帝比狩到一寺中有二石金剛並拱手而立神像高大
首觸栴椽別無供器止有石盃香爐而已有一胡僧出入其
中僧揖坐問何來帝以南來為對僧呼童子點茶茶味甚香

美再欲索之僧與童子趨堂後而去移時不出求之寂然空
舍惟竹林間有一小室中有石刻胡僧并二童子侍立視之儼
然如獻茶者 江湖紀聞

山石成形點頭

嵩高山有達摩洞其下有菴石刻達摩面壁之菴六大字中
塑達摩像案置一石高僅二尺廣尺許其上達摩之形宛然
拭之益顯茲石乃其九年所面古謂精誠可通金石諒哉 遊
山記

虎丘寺在蘇州虎丘山其寺有鉅鹿僧竺道生講堂昔道生
入吳講經於此無人信從乃豎石為徒與講至理石皆點頭
一統志

奇聞類紀

卷三

无

石像自躍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像忽
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絕繩而下
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也
通考

梁武帝太清元年送石辟邪二千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
獨角者將引于車上振躍者三車輛輒俱折因換車未至陵
二里所又振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驚怖又奮起去
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此水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
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為陰臣象也臣將為變之應武
帝暮年君臣惟講經談玄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符也

其後致侯景之亂通考

石虎移石牛鳴

趙王虎建武八年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
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
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定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
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
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給十疋不辦者斬民
鬻子以供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明年七月晉詔議
經畧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又明年正月趙王
虎享羣臣於太武殿有白鴈百餘集馬道之南時諸州兵集
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撓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兆不宜南

奇聞類紀

卷三

手

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閱罷兵通鑑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跌上忽鳴聲聞四
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通鑑

石鯨鳴動

昆明池在漢上林苑元符二年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習
水戰周迴四十里有豫章臺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魚常
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雨有驗杜工部詩石鯨鱗甲
動秋風蓋刻石之鯨魚相傳有靈也一統志及西京雜記

石馬飲河

姑蘇閶門內二里夜有石馬飲于河天曙為負芻者驚見
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逾訪市野城東禪法寺有一妙善公

主墓已失二石馬矣地人懼其復為怪損其額遂鑿於此今
名石馬鞍頭此元末國初之事也西樵野記

石龜靈異

四川順慶府廣安州北一十里路次井旁有石龜每冬夏間
人常見龜能自轉其首所指之方歲必豐稔一統志東北巖海
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一統志

石燕飛翔

零陵有石燕得風雨則飛翔如真燕風雨止則還為石湘州
記
芝山在應天府溧水縣東南七十里有李子洞泉出沸湧
相去三百步名燕洞中有石燕遇雨則飛晴則還落為石廣
可容數千人石燕山在南寧府城東九十餘里山有石燕

奇聞類紀

卷三

手

天欲雨則飛出雨止復為石石燕巖在汀州府城南七里
巖有飛燕顏頰遇驟雨集石上雨止皆化為石並一統志

石鴈候時

平固縣覆箭山上有湖周迴數里湖畔多生靈草異物人莫
能識湖中有石鴈至春秋時皆能羣起飛鳴如候時然及下
湖中依然為石匡俗學真遊諸名山至此愛其靈異居之後
服食得道類鈔及真仙通鑑

石鵲鳴噪

宋穆陵宮中有靈鵲石石中有靈鵲每且天將明人即聞其
噪聲此石在南渡前得之晉州叅政董胤奏以為妖物不宜
寘宮中後不知所在夷堅錄志

石破鳥飛

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嘗聞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託之行一里餘忽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合壁事類

石中雞鳴

陳舍山在陝西寶雞縣東南四十里上有石類山雞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志雞鳴峯在處州遂昌縣西四十里山中立一峯常聞雞鳴收人迹之絕頂獲一石紺青而紫持以歸後雞聲寂然志金雞巖在嚴州壽昌縣西六十里昔有異人過此聞石中有雞聲剖石得一物如雞有金色石竅今存志分宜人陳志甫一日往山莊中連夜將宿佃人家見有塊石方二尺許佃人以為槌藁屨屨之用陳更盡步月忽聞雞鳴遂

青蘭類紀

卷三

三

視之見一雞在石上近而視之無有也陳疑之令人移數步外次宿驗其有無則其鳴如故乃舟載以歸每當月夜置之月光中雞必鳴獨其子公允者不信以為頑石剖視之中有雌雄二雞文采燦然可怪也夷堅續志

石鷹竊米

湖潭海下江畔有石高十數丈大如之其形類鷹喙捕水翼如鷹而將飲其勢甚雄舟人不敢觸舟其下云有怪忽一年州倉失米被誣者三四十人遂命道士行法考召方知為此石鷹竊去掘之石下果得其米數十餘石夷堅續志

石中生魚

陝西汧陽縣西四十里有魚隴掘地破石得石魚狀若鱖鯽

鱗鼠俱備可辟衣蠹一編志

石成蝦蟇

石蟹生海南形真是蟹云是海味所化理不可詰又有石蝦亦其類桂海虞衡

臨川水在崖州東一百三十里唐以此水名縣中產石蟹漁人採之初頗軟出水堅硬如石一編志

石化蠅蟲

會稽進士李珣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為書鎮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為石求他蠅試之隨亦化為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錄異記

石樹天成

青蘭類紀

卷三

三

唐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陳海水下馮義得石連理樹三株皆白石天成洽聞紀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樹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者如覆菌或云本質為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蝦之類桂海虞衡

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着如烏藥大抵皆化為石矣此與石梅皆奇物海濱人常得之不可不志桂海虞衡

石松生水中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人所伐之誤墮一段于水中化為石因取未化者投水中隨亦化為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

旌異物 辨異紀

石把把生海中枝柯文理儼然真把把樹也余親見之以是知海涵真象凡陸地所生之物無一不有他如海人海馬海牛海驃之類人常見之以至深山窮谷奇形異態之物所謂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紛見雜出如山海經所載者烏可謂之妄誕哉

異石生風醒酒

唐武宗會昌元年夫餘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置諸殿內稍頃秋氣颯颯焉而涼颼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唐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

寺開類紀

卷三

唐餘錄

酒石酒醉一踞即醒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二晉石言

晉昭公八年石言於晉魏掄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歸動小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左傳

晉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遇害 通考

土木化石

王喬洞在新安縣西二十里洞之石皆木所成環洞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為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產枝葉予見之始而驚然乃大

駭以為穹壤之間所未有也昔人言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化為石誰不信然耶 遊王喬洞記

石彰靈異

鍾石在南寧武緣縣西江水中有石如鐘形相傳扣之則風雨作好事者試之果然 落膊石在瓊州昌化縣西北二十里石形如人帽其首面南側有楸柚食之則可携去即黑霧暴風駭人池中有魚亦然生人以為神往往祈禱 羊角山石在衡州府治譙樓前有人自西蜀青城山來尋羊角山石鄉人指示之其人扣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書入復合人亦不知所往 宋徽宗政和間建良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璧癘貫一巨石高二十餘丈周圍稱是

寺開類紀

卷三

唐餘錄

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界之不動或啓于上上曰此神物也宜表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峰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役之半頃刻至苑中 一指石在嚴州府桐廬縣西北四十里長一丈高五尺綴巖谷間遊人以手指抵之則搖動人力多則不能移元楊維禎詩一指力可動萬夫莫能移 飛霞石在台州城南蓋竹山舊有仙人上昇于此石累三層牧孺戲其上以手轉之不墜 一編志

水

樂平移塚水關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饒州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十百

頃當霽天無雲田中水如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西行商地
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
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聞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
餘刻乃解各還故處是時高宗信任非人志讐事虐殺忠勳
之岳飛寵姦邪之秦檜水聞之異固逆氣之所致而天之所
以示戒也宋之君臣方且溺于宴安恬無警省其不亡者亦
幸矣哉宋史及綱目

滾塘蛙池水聞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開蛙池相近則後正
德初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聞
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遏坐以伺旦其二水一涸一溢人
音聞類記 卷三
始知為水聞也 西樵野記

洛深地見水影

唐中宗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
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街中往往見水影
昔符堅之將死也長安嘗有是 代宗大曆末深州東鹿野
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
不見水 唐書五行志

睢泗水忽逆流

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
止 通考 桓帝永興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徐州志

湫港神應風雷

華陰湫在華陰縣南十里餘唐咸通九年春一夕風雷暴作
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其坼呿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開數
十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
疏鑿京洛行旅無不枉道就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
而至車馬不絕音遠於累日 劇談錄 神塘在衢州府東五十
里唐開元中因風雷摧山堰澗成塘溉田二百頃郡人利之
萬壽湫在西安故三水縣北三十里唐大曆間因一夕風雷
而成 神應港在瓊州府城北一十里舊名白沙津番船所
集之地初港陝小不通大舟而海道多風濤之虞宋淳熙中
瓊帥王光祖欲開而未遂忽颶風作自衝一港舟楫便之人
皆以為神應故名 並一統志 南山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在

音聞類記

卷三

龍府續編

山下其山下湫遂化為土

三娘湫水靈異

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湫與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
每秋風掃落常有草木之葉飄於其上雖片葉纖芥必飛禽
銜而去禱祈者多致花鈿錦綺之類啟視投之欻然而沒唐
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於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語靈應之
事其間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尋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
雪俄而風雨晦暝車馬幾為暴水所漂爾後人愈敬伏莫有
犯者 劇談錄

泉水因人顯異

喜客泉在句容縣茅山客至則湧出故名又有撫掌泉聞人

擊堂之聲則沸此二泉者皆茅山之奇泉遊客每試之輒驗
雙泉在岳州府澧州西九十里二泉相近其水常湧或聞人
聲則怒濤異常 溫泉在德安府應城縣北六十里京山上
淵靜如鑑聞人聲則如湯奮發其熱可以燔雞 真珠泉在
涿州城西三十里幽棲菴前遊者撫掌則泉水濺射狀若跳
珠 笑泉在廬州府無為州西北五十里唐洞窟此卓劍
泉忽湧出石底響如貫珠今遊人或在泉上笑謔泉益滾
沸故俗呼笑泉 並一統志

湖潭水彰靈怪

九里潭在金華府武毅縣東南九里晦冥之夕鐘聲隱隱出
潭中嘗有漁人聞聲怪之入潭捫鐘見鐘之旁有佛廟又有

寺閣類紀

卷三

寺閣類紀

屋廬之類凡遇歲旱鄉人必禱雨于此 金華志 像光湖在杭
州府城東北十五里唐神龍中湖有五色光明人異之掘地
得石佛像因立佛刹而名其湖曰像光 一統志 元封縣有泉
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人或試撓破之隨手復成龍狀驢馬
飲之皆驚走 酒陽 蛟湖在福建寧化縣北六十里深不可
測昔有僧見白龍卧湖面鄉人遇旱投敗鐵於內輒作暴雨
怒濤湧出其鐵而後已宋嘉泰間禱雨有應遂建龍神廟於
湖側 續編 金鎖潭在廣東清遠縣東秦時崑崙真犀牛帶金
鎖索走入潭中晉時有羅公者釣潭中收綸得金索與之有
犀牛出剝斷其索得一尺 青巖山在陝西行都司舊姑城
縣界下有湫甚廣人觸之風雹立至 並一統志

池沼湧出奇花

清水池在廣東儋州城東其中忽湧出四季荷花清香奇艷
連綿不絕臘月尤盛 紅蓮沼在雲南富民縣治東南一日
沼中忽湧出荷花爛熳異常見者莫不驚異因名爲紅蓮沼
遂建龍神祠于上 並一統志

灤海水高如山

永樂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出塞數千里六月初一日次
疑翠岡次日發行經灤灤海子 上令金勿攷數人往觀去
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濶望之若無畔岸
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
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

寺閣類紀

卷三

寺閣類紀

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
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 北征錄

水泉變見異色

五色泉在松江府城西南相傳葛玄煉丹于此丹成投水中
至今常湧泉成五色郡士人見者必擢高第 五色潭在荆
州府城西南隅水氣上浮常成五色上有龍祠 碧泉在長
沙府湘潭縣西南七十里唐天寶間石巖中泉忽湧出色如
接盞投物水中皆碧 青泉洞在平涼府涇州廢臨涇縣境
其中水皆青色四時常流味苦不堪食 並一統志 陳後主禎明
二年四月鄧州南浦水黑如雲黑水在關中而合淮南水黑
荆揚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唐德宗貞元四年自陝至河

陰河水黑流入汴至汴州城下一宿而復唐書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隋書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南史唐僖宗光啓元年正月潤州江水赤凡數日唐書唐穆宗長慶元年九月靈州奏黃河清從陝至定遠界二百五十里見底唐書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水變紅紫色宋史宋徽宗大觀元年八月乾寧軍河清二年十二月陝州河清同州韓城縣鄧陽至清及百里涉春不變自是迄政和宣和諸路數奏河清輒遣郎官致祭宰臣等率百官表賀歲以為常宋史右水赤河清皆變異也多不勝書姑記其一二耳

諸方潮候各異

卷三

早

江浙潮汐晝夜各有定候余竅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一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於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平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皆繫於月固不易之定論也然亦止論潮汐之常晝夜兩候者云爾而他方之潮疏數迥異其盈其竭皆不繫於月者又何為而然哉此則襄公之所未論而理固不可測識也具列於左以俟博洽者辨之

柳慶等水三潮

潮泉在湖廣郴州城南二十里一日三湧三退阮美成詩朔月盈虧已可擬隨泉上下更難知錢塘江在吳山外誰見來時與去時一統志三潮溪在四川夔州府開縣清水温湯隘

井之側水日常三潮冬熱夏涼頗為神異水經又撫州宜黃縣有曹山山前有迴龍亭其下有泉昔白眉禪師結菴山中時其水一日三潮三潮泉在重慶府南川縣北五里早晚三潮晷刻不差每潮則水下有聲如雷春秋分其潮倍宿聲聞十里故老相傳謂泉通海三潮水在慶遠府天河縣西一十里一日三潮潮退則其流一線可以溉田民受其利因名聖水立祠祀焉一統志

龍泉潮候莫測

龍泉在思南府婺川縣東二十里其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澄清漲則渾濁人莫能測故名龍泉一統志

瓊海潮候異常

卷三

聖

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畔朋疎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且之盛衰亦甚異也瓊管志

分水海潮神變

分水在占城之外羅海中沙嶼隱隱如門限延綿積亘不知其幾百里巨浪拍天異于常海由馬鞍山抵舊港東注為諸番之路西注為朱崖僂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華夷者也由大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至望東旋而西既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也惟老於操舟者乃能察而慎之錄播海傳

福州石泉應潮

福州雪峯有應潮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繞數寸而進退淺深

與潮候無差然四旁皆頑石在中大有數沙即每潮上則消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以為海眼但其處高富山不如何以能與水澤相通亦甚異也墨客揮犀

韶州湯泉熱物

湯泉在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泉中時見赤魚游派人不能獲一統志

金陵湖水神奇

半湯湖在應天府東北四十里水同一壑而冷熱相半冷者如冰熱者如湯可以淪雞中皆有魚魚交入輒死民引熱水既田歲再熟一統志右湯泉湯湖可以熟物淪雞熱之極也然中皆有魚游泳自得又入冷水輒死是其性與湯一如

奇聞類紀

卷三

水

外夷火中有鼠其色洞赤常居火中若出外而人以水沃之即死同一類也夫夷多奇物固無足怪在中國而有此水此魚異亦甚矣故紀之

丹水赤光如火

龍巢山下有丹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行水上如履平地述異記

漢泉光如燭焰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己未河中府寶昌縣漢泉有光如燭焰四五炬其聲如雷宋五行志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三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四

無錫池

五行志

五行紀

水異

水閘

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閘將毀王宮劉向以為近火沚水也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閘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朗州熊武五溪水閘是歲越州鏡湖塌占曰方伯力政厥異水閘又曰山崩川竭國必亡 唐僖宗中和三年秋汴水入于淮水閘壞船數艘並唐書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饒州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千百頃當霖天無雲田

奇聞類紀

卷四

一

中水如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閘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返故處是時高宗信任非人忘警事虞殺忠勳之岳飛寵姦邪之秦檜水閘之異固逆氣之所致而天之所以示戒也宋之君臣方且溺於宴安恬無警省其不亡者亦幸矣哉宋史及綱目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關蛙池相近前後正德初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關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伺且其二水一涸一溢人始知為水閘也西樵野記 右樂平普定二條互見地理水紀

地見水影

符堅時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堅晚年而止
五行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
有影謂之地鏡補史唐中宗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
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
長安街中往往見水影昔符堅之將死也長安嘗有是唐
代宗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
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唐書五右唐中宗代宗二
條互見地理水紀

水起光焰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己未河中府寶鼎縣溝泉有光
如燭焰四五炬其聲如雷宋史五行志

奇聞類記

卷四

二

水中有火

晉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
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泔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
邕邕執政之人也晉書五行志

國朝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
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天雨水暴至死者十四五水上
有火萬炬咸以為鬼火有習于海事者則曰醜水夜動則有
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壬子年拾遺記
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瀉滴火不滅
為陰火正此類也類編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申時
海風大作林木合抱者皆摧拔至夜半風勢轉烈平地水高

二丈餘江海混為一壑茫無涯岸巨木在高阜者惟露枝梢
沿江舳舻虛舍皆漂溺人死者無數父老相傳百年來無此
異也時大水中火光閃爍其聲轟然若萬馬之馳或云水
怪乘陰淫所為或云龍躍處自有火光其說皆未盡按史載
風赤如血則知風為陽氣本無形也惟風極盛則陽氣所聚
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血耳蓋陽之色也近世或颶風大
作則夜間空中火飛無數人皆見之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
樹木屋宇當之者無不摧仆則火固風之色也所謂風赤如
血亦是如此錄雪亭雜言

水異寒溫

應天府東北四十里有半湯湖水同一壑而冷熱相半冷者
辛開類記 卷四 五

如冰寒氣逼人熱者如湯可以淪雞中皆有魚魚文入輒死
民引熱水溉田一歲再熟志半湯山在廬州府巢縣東北
一十五里下有二泉名半湯池一冷一熱其初冷熱仍異數
里之外始相混魚自冷泉觸熱即亟回唐羅隱詩飲水魚心
知冷暖濯纓人足識炎涼志湯泉在舒城縣西南七里冬
夏常熱可以烹茶志又英山縣東南亦有湯泉二四時沸
騰不竭志湯泉在安慶府潛山縣皖公山上其泉四時如
湯可浴志湯泉在徽州府黟縣黟山東峯下其水四時如
沸飲之能愈疾志平痾湯泉在和州北二十五里其色深
碧沸白香氣襲人有患瘡疥者浴之輒愈梁昭明太子嘗浴
於此又名太子泉宋耿憲秦觀俱有記志韶州湯泉在府

城東南五十里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泉中時見赤
 魚游泳人不能獲志統韶州溫泉有四一在曲江縣西北四
 十里泉有三穴四時沸湧可以烹烹二在乳源縣西北二里
 石穴中三在靈君山四在周山嶺下志統南雄溫泉有三一
 在府城西一十五里一在府城南三十里一在府城東南
 五十里雖嚴冬水亦熱人多浴焉志統惠州博羅縣湯泉在
 象頭山宋蘇軾有詩志統潮州海陽縣溫泉在縣西北一百
 里其泉四時長溫志統肇慶陽江縣溫泉在縣東二百里雲
 立山石穴中可以澡浴志統瓊州感恩縣溫泉在縣北七十
 里夏即清冷冬則沸熱有患風疥瘡氣者洗之皆愈又萬州
 城西亦有溫泉志統廣西柳州府象州溫泉在州東三十
 里其水常熱可以熟物志統雲南安寧州湯池在州北十一
 里雲南溫泉非一惟此為最色如碧玉可鑒毛髮志統臨安
 溫泉在府治西水如湯每春暮郡人浴三日乃歸謂之祛時
 疫又西北四十五里及三州四縣俱有之志統騰衝溫泉有
 四一在城北馬邑村一在城東南大洞村一在城南羅橋村
 一在城西緬箐村水沸如泉人多浴之志統思南溫泉在府
 城北二百里夏涼冬熱人多浴焉志統順德府沙河縣西北
 七十里有溫泉其水四時能愈人疾志統真定府阜平縣西
 北八十里有湯池相傳昔有吳王經此欲浴池水忽熱王以
 太熱為患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兩泉一溫一冷志統湯泉
 在永平府城北一十二里溫燉如湯飲之可以愈疾志統溫

泉在撫寧縣東北七十里泉常溫浴之可以愈疾志統半湯
 泉在和州含山縣永興院宋呂愿中詩郡境水多沸陳村泉
 類湯人情尚冰炭地脈亦炎涼志統溫泉在太原府孟縣北
 一百二十里有三穴一穴出磐石中尤熱北齊齊南王有疾
 於此泉沐浴遂愈其水南注漳沱河志統登州府溫泉有三
 一在府城南七十里一在棲霞縣艾山之麓皆磐石為池引
 以澡浴又一在寧海州嵯山之麓志統寒溫泉在招遠縣治
 東二泉並發一寒一溫好事者斲石為池引二泉注焉以便
 澡浴又構堂於上名曰德新又寧海州東四十里有龍泉文
 登縣西七里有湯泉東北六十里有溫泉皆寒溫二泉並發
 一統青州溫泉在安丘縣西七十里四時皆溫志統萊州溫

音開類紀 卷五
 泉在即墨縣東四十里旁有涼泉土人斲池引二泉同注於
 中以便澡浴志統遼東溫泉凡六一在都司城南五十里千
 山一在東南五十里柳河一在西南七十里鞍山一在曹庄
 驛東一十五里一在寧遠衛東南二里一在廣寧前屯衛東
 北七十里土人皆斲石為池引以澡浴志統河南溫泉在懷
 慶府孟縣城北夏涼冬溫流入渙水志統河南鄆溪在偃師
 縣東北一十四里有蓮池夏冷冬煖志統溫泉在河南府城
 南冬溫夏涼志統暖泉在南陽府裕州泉有二一在歷山一
 在七峯山三時俱涼至冬則暖志統溫湯泉在南陽府汝州
 西南六十里有九眼東南流注廣成澤泉溫如湯可療疾
 唐武后嘗幸於此有溫湯碑其傍又有寒泉南流至溼水雖

盛夏肅如冰谷一統溫泉在汝寧府固始縣西南山甲其熱如湯其色綠一統湯泉在廣州清遠縣東九十里石如鏡泉出其中人以生物投之須臾即熟一統陝西溫泉出西安府臨潼縣驪山之麓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漢武加修飾唐太宗建溫泉宮玄宗改曰華清乃治湯為池環山列宮每歲臨幸內有九龍長生明珠等殿又廢惟湯存焉一統鳳翔溫泉在郿縣大白山下舊名鳳泉湯可治百病一統溫冷泉在平涼府靈臺縣保巖山之陰半溫半冷有疾者於此洗滌即愈一統鞏昌溫泉在清水縣東二十里倚東山之麓有湧泉二脉其上泉甚溫下泉極熱俗號小驪山一統冷煖水在南昌府寧縣黃龍山下冷煖二泉同出相去數尺一統湯泉在奇聞類紀 卷四 六

泉水常溫流入漢江民引以灌田一統灰湯泉在長沙府寧鄉縣南六十里泉有三品其上者水沸可燂雞鴨中者熱可濯衣下者溫可濯足一統溫水泉在攸縣東六十里其水冬溫夏涼又縣東一百二十里有煖水石泉宜冬浴一統湯泉冰泉俱在衡州府桃源縣西北湯泉常如沸湯旁有冰泉甚寒人謂之陰陽泉一統安陸州京山縣溫泉在縣東南一十里騰沸可浴其旁舊有振衣亭冬月常有素氣如煙一統熱水在郴州興寧縣東地名周門有數池其沸如湯不可跣涉一統溫泉在郴州城北二十里平地湧出如湯沐浴可以愈瘍東流合郴水荆州記郴縣西北有溫泉其下流有十數畝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二三月穀登一年三熟一統溫湯峽奇聞類紀 卷四 七

墨池在廬州府無為州治內西北宋米芾為守日所鑿池中
蛙聲聒人芾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蛙不鳴一統真珠泉在
滁州城西三十里幽棲巷前遊者撫掌則泉水灑射狀若跳
珠一統明月泉在山西五臺山中人以紗帛障目雖陰晦之
夕皆見月在水中一統笑泉在廬州府無為州西北五十里
唐洞賓憩此卓劍泉忽湧出石底響累如貫珠今遊人或
泉上謾笑泉益滾沸故俗呼笑泉一統龍潭在廬州府城東
北相傳蜃母所居每山水乍溢有物自江而入或露頭角群
魚從之溯流而上漁者隨捕之所獲倍常一統箏笛浦在廬
州府城內后土廟側漁人嘗夜聞箏笛聲及香氣氤氳相傳
曹操溺妓舟於此故有此異一統昆明池在漢上林苑武帝

奇聞類記 卷四

欲伐昆明穿此池以習水戰中有豫章臺刻石為鯨魚每至
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一統念佛巖在漢中府洋縣北下有
潭潭面如碧鏡每歲五六月巳午間忽有泡光出艷異異常
時則無有一統像光湖在杭州府城東北一十五里唐神龍
中湖有五色光明掘地得石佛像因立佛刹而名其湖曰像
光一統丹泉在餘杭縣大滌山其源最高歷天柱山而下始
聞殷殷若雷聲至大滌洞西乃出甘冽不竭有方池瀆焉天字
清明則有赤光四旁皆鮮皆為紫暈一統梅溪在湖州府安
吉縣東北三十里溪上多生梅每歲或開紫花一枝故號紫梅
溪其水北入苕溪一統金沙泉在湖州顧渚山此泉不常出
唐時將造紫筍茶太守具牲幣祭之頃之泉發源其夕清澄

供御者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即減半太守造畢水即涸
矣元正元間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賜名
瑞應泉一統半月泉在紹興天衣寺側泉隱巖下雖月圓池
中只見其半最為奇勝宋時僧鑿開巖名滿月甚可惜也一統
禁蛙池在長沙善化縣嶽麓書院前宋張栻讀書於此厭
蛙聲聒耳禁之蛙自至今夏無蛙聲一統角鯉池在長沙醴
陵縣治東宋天聖中丁少連侍母覲網魚得大鯉命贈之庖
人驚報魚頂生角魚已潰死少連祝曰魚若變化分當再活
試以水圍圍如初遂放於清石潭虛載為作送角鯉文因以
名池一統房淵在河間府獻縣方三百里石勒時水忽變赤
慕容暉時水忽生鹽元時忽有龍出葉落於淵者輒有群龍

奇聞類記 卷四

衝出之一統浴丹池在劍州普安縣唐杜光庭浴丹之所池
中有魚赤鬣色如金飛躍其中人或採取必觸風雷之變一統
奉恩溪在重慶府南川縣西十餘里溪上流有色如水銀
形如白蛇者二泝灘上下人或以為寶劍之精一統江心石
魚在四川涪州鑑湖上流潭中有石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
銜萱草一銜蓮花有石秤石斗在旁魚現則年豐一統天師
泉在四川雲陽縣西二里每五月江水漲濁一水自巖竇間
溢出甘潔清冽一邑用之不竭蓋九月而止一統龍池在四
川黎州安撫司城東池口有龍祠內有枯橙三株如龍形觸
之則風雨暴至一統蛟湖在福建寧化縣北深不可測昔有
僧見白龍卧湖面鄉人遇旱投敗鐵於內輒作暴雨怒濤湧

出其鐵而後已宋嘉泰間禱雨有應遂建龍神廟於湖側

志金鎖潭在廣東清遠縣東秦時崑崙曾犀牛帶金鑽走入

潭中晉時有羅公者釣潭中收綸得金索曳之有犀牛出擊

斷其索得一尺一統廣東肇慶府江中潛牛形似魚能上

岸與牛鬪角軟送入水堅則復出一統清水池在儋州城東

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盛一統碁子灣在廣東昌化縣

峻靈山側有石肖碁子每取之即以紙錢拋山下取勿揀選

取畢視之黑白相均一統靈犀水在廣西鬱江上流潭中有

二犀每風息浪靜則出于潭岸頂有光彩一統元至正壬寅

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處潮忽驟至人以時非

正候皆大驚異至辰時潮方來乃知先非潮也後見湖泖人

奇聞類紀 卷四 十一

說湖泖素不通潮忽乎湧起高三四尺若潮漲之勢正與此

時同又聞平江嘉興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與乾

坤變異錄河水大壅臣下執政有背叛者自晉以來益州

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明帝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

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

為益州始以始興簡王鑑為益州刺史南宋宗室傳

井彰神異

八角井在廣德州建平縣高封周宅舊傳井有藏金鄉民嘗

欲取之輒沸湧隱隱聞笙簫之聲乃出一統浪井在九江府

治內世傳漢灌嬰穿此井溢江有風此井輒生波浪一統唐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呼嗟聲一統長安

初醜泉坊太平公主第井水溢流又并州文水縣武氏井溢

志一統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庚申京師井水溢占曰君凶又巨

兵將起一統宋寧宗慶元元年徽州黃山民家古井風雨之

夕黑氣出其中波浪噴涌一統

國朝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

五色氣起予弗之信一日早往觀之日高三丈餘隔井向日

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巳位即無明

旦復有木家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滅按五行傳此水異

也陰盛之貌時王振擅權將有土木之禍水為異以示象也

馬氏日抄

火異

奇聞類紀 卷四 十一

火德微祥

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既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

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史記王朴仕周為樞密使時緣用丘

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懇感且倉皇歎曰禍起

不久矣周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

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

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

止于五大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

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燐燐然遙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

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

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

目扑于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下屬於宋矣火輪小兒蓋宋朝火德之兆也夫豈偶然點北

火殃兆異

周威烈王三年冬十一月晉有火下千北方有聲如鼓未幾晉大火北魏漢桓帝延熹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諒是時宦豎專朝鈞黨事起陳蕃賞武為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漢書五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京都火災大行吳界尤甚王弘時為吳郡書在廳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逆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為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通考唐玄宗開元五年十

奇聞類紀

卷四

十一

一月乙卯定陵寢殿火是歲洪州潭州延燒州署州人見有物赤而散凡赤散飛來旋即火發通考十五年七月甲戌興教門樓柱災是年衡州災延燒三百餘家州人見有物大如窰赤如燈籠所至之處尋即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昭宗大順二年六月乙酉幽州市樓災延及數百步七月癸丑甲夜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暮微雨震電咸見有赤塊轉門薛藤網中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轉佛閣藤網中亦周而火作既而大雨暴至平地水深數尺火益盛延及民居三日不滅通考

怪鳥兆火

曹昭宗天復三年有鳥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集于戟

門明日大火曹昂皆盡惟兵械存通考宋太祖開寶七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墜於城北有物如龍通考

天使發火

麋竺祖世貨殖僅客萬人貨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筵竺嘗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路旁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翻玉山鄭泰者粗有家貨一夕夢若使者來謂延之坐忽曰從爾貸萬緡泰方自叙刀薄其人曰天符已下徑去不顧後數日火邑人見一四目道士郊外舞笏而入凡笏之所指則火

奇聞類紀

卷四

十一

隨而起它日驗之所指皆然之儼舍其直恰萬緡泊宅編

雲臺火異

漢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按雲臺之災自上而起椽題數百同時並燃若就懸華燈其日燒蓋延及白虎威與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性皆所藏也京房易傳曰君不忠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百姓死傷過半靈帝震後滋其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天吡若曰放賢當滿何以舊典為故焚其臺門秘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繼以董卓之亂火三月不絕京都丘墟漢五行志

土石火異

晉惠帝光熙元年范陽國地燃可以幾一統志

符堅時關中土燃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

後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祖照曰火

陽精也地陰主也地燃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專恣終以

自害時侯景專擅河南遂至作亂一統志

唐貞觀中幽州坊谷地常有火一統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太原地震裂居民屋宇皆倒壞火從

裂地中出燒死者數萬人次年太原陷一統志

漢成帝河平四年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一統志

青開類紀 卷四 古

石虎時石燃于泰山八日而滅一統志

唐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

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一統志

燃石出高安縣色黃白而理水灌之則熱置焉其上足以

熟物晉元康中雷煥入洛持以示張華華曰此燃石也始識

其名一統志建城縣西羊山有燃石色黃白而理疎以水灌

之便可以煮物故謂之燃石日格類鈔 衡州臨武縣有熱石

置物其上立焦輿地志

宋太宗端拱元年溫州鹽井竭遣工入視忽有聲如雷火燭

突出工被傷通考

兵器火異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光如懸燭此

輕人命好攻戰火殄金而為光變也兵猶火也弗戢自焚敗

亡之象也 隋堯君素守蒲州兵器夜有光如火火燦金

所畏也敗亡之象也 劉武周據并州兵勢甚盛城上稍刃

夜每有火光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主管城都等路茶事馮

康國言三月庚申金虜居長安兵刃皆生火光天變豈直示

虜亦示國家以恢疆之圖此與晉志永興初成都伐長沙戈

戟火光及唐志劉武周稍刃火光同占 遼主天作親征阿

骨打刀鎗皆放光草木元張思齊出師二百人為一屯野宿

刀鎗各作一掛插地夜半鎗忽自燃火甚熾須臾燬盡惟金

刃存其後兵果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 禪木

青開類紀 卷四 五

國朝洪武三十三年二月文皇靖難兵渡玉馬河駐營於

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 文皇坐交牀以待旦忽

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燄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

鳴 文皇喜曰此必勝之兆也遂與南軍大戰次第制勝平

定中原通鑑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雪電

以風北方有火如箭隊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成卒因撤

動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衝之其火四散圍寨鎗

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俱有

火 續通鑑 慶元年七月初一日巡按山東御史李叔和一本

遙堡異報 聖明躬先徽戒申飭臣工預備安撫事本年

四月初八日據滄陽長營堡衛劉垣呈據本堡巡城壯士

徐伏等稟稱本月初四日各帶器具上城擺列防守至二更時分虎又悶棍并城上旗竿俱起火喊叫如馬嘯之聲數次方止本月十七日又據寧前參將方國呈據守仙靈寺堡百戶程度稟稱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夜戌時分堡城北面三舖旗竿頂上有火約茶鍾大塊又更樓旗竿頂上有火一塊及至督令軍巡視四角更舖旗竿頂上俱有茶鍾大火至亥時火方消滅又據守備陰障堡百戶李朝勳稟稱本年四月初六日夜二更時分本堡城上西南北角腰臺一旗竿頂上看見火起五月初三日又據參將方國呈據守黑莊寨堡百戶羅承恩稟報沿邊方土臺鎮靜臺原擺長鎗俱响叫等因各報到臣切照地方異事古未嘗無惟遼東逼近邊境虜犯無

奇聞類紀

卷四

十六

寺焚火異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寧波五臺寺火寺在鄞城東南隅郡命千戶尚文督造火藥於中是日日肝忽墜藥石曰洩火遂焰起灼幡幢旋及楹棟而所積火藥盡熾初如爆竹已即如轟雷屋瓦盡震遠近駭愕石曰重數百斤騰舉如孟越數十丈始墜於隣牆之外焚擊死者凡百餘人或流其衣或脫其履或膠屍於牆壁或墮首於城闕或飛舞空中越街涉河騎人屋危而斃其他焦爛糜碎者不可殫狀于時尚千戶死遠市居民之家一股折焉鄞縣典史江昊亦以赴救而死凡經灼爛者即歸家亦不得生真大異也 寧波志

廟焚火異

丹火烈異

正德七年三月山東秦始皇廟夜鐘鼓自鳴火忽起桑樹上樹燔而枝葉無損廟宇焚毀而神像在火中畧不焦灼 王稱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故家遊范元實溫潛溪詩眼中亦稱其能詩政和末為殿中監年二十八矣春注甚渥少年貴仕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日得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又視煉治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為試之定觀欣躍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覺胸間煩躁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之後但聞棺中剝琢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烈焰室廬盡焚開封府尹亟來救之延燒數百家方止但得枯骨于餘燼中亦可怪也 醫說

奇聞類紀

卷南

十七

衣帛火異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其後后竟坐廢 晉五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室篋中時有火光燔衣帛過半而篋不焚近孽火也 通考 國朝張靖之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熒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莫知其何來也 兩 杭人王宗海一日會宴于友人朱來鳳家宗海指身之絨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遍流火星燦燦有微聲過日亦然客甚駭之又見黃門張靜之文集載云其新製

綾衣偶因婢妾拂摺間火星隨衣飛地未知何也七修類稿

古燈火異

江寧縣寺有普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精誠負山在淞城之中宋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隕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甓流下刻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又數日而山噴聖周半隨膏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盈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遂凝結成石不可挾盤中有甘露節餘皆已化礪曰晉征虜將軍墓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歲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之說固容有之亦甚異也在史

奇聞類紀

卷四

十八

神燈火異

聖燈山在四川當順縣勸農山南上有聖燈院嘗有燈出煙霧中初為一炬忽三忽五俗謂之聖燈見則封域寧謐年歲豐稔山之西有石峯峭拔高數丈如佛像俗呼為聖佛旁有二石如侍者蓋天成也一統志四川蓬州有山燈現凡五處初不過三四點漸至數十點高下相應離合不常在蓬山者尤為靈異土人呼為聖燈一統志聖燈崖在陝西鎮安縣南一百五十里雲蓋寺側每遇良夜輒見一燈出崖畔俄散作七八既而復合為一一統志北平山在四川眉州彭山縣西北三十里上有天柱峯夜見五色神燈莫知其數漢張道陵得道於此唐杜光庭詩天柱一峯凝碧玉神燈千點散紅渠志一統志

華山在彭山縣東五里有丈六佛像夜多神燈一統志金雞山

在廣德州城南五十里山有石洞每夜陰晦輒有火光輝然

出洞中居民多見之又有一金雞往來飛翔於此一統志金牛

嶺在廣德州城東北七十里四面皆重山中有一嶺長亘十

五里舊傳有僧逐一金牛至此牛入洞中不出僧亦化石立

洞門外遇夜陰晦時有天燈見於此一統志燈壇山在浙江合

州府城西六十里山有石壇每陰雨聖之其上有光如燈一統志

金燈山在湖廣咸寧縣治東南與相山接上有善暉禪師

葬塔每月夜有光如燈至曉乃滅一統志聖燈山在四川雙流

縣東南四十里一名普賢山常有普賢聖燈出現蜀太后嘗

往山中觀之一統志燈山在四川銅梁縣西一百里山上夜有

火光熒熒俗謂聖燈夏尤數見一統志瓦屋山在榮經縣北一

百二十里峯頂常現辟支普賢光相夜有神燈號辟支道場

續編吳嗣業弘治間秋日泛石湖候月而還遙見上方山燭

籠百數奕奕而上或紅或綠或小或大參差不一迨抵其巔

燈分兩岐久之紊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他西樵野記

鬼火怪異

張南軒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

見彌聖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

有此蓋人死于兵革而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且發

為光怪耳氣自為聲為燈於人固無預也詩解東坡遊金山

寺二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棲鳥皆驚心駭異之乃作詩曰

...

然歸則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王子年拾遺記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即金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乃陰火也陰火即鬼火云七修類事希聖衝夜而行晦冥不辨道途嘗遇鬼火作詩云夜行無月色古徑多荒榛山鬼徒把火自照不照人續編丁卯歲廬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廬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為廬州刺史火災乃止續編海船相遇火長必舉火以相物色日影向西或三或兩帆檣樓舵首尾間缺上歌側掠浪衝突此舉火而彼不應或舉火而色異常無光芒者知是鬼船也巫乃被髮擲米拋紙而厭勝之續編海語

奇聞類紀 卷四

野火色異
山林藪澤晦冥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物類相感志

陰火有光

海中所生魚蝦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為怪異土人常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中水遇陰物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云陰火退然豈謂此乎嶺南輿物志

積血化燐

鬪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靈畧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嶺南輿物志

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佳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今人梳頭脫着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聲物志

火井神異

潼川火井在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隱隱出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為之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燭觀者至焚衣裾統臨邛火井在縣西八十里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焰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灰也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鹽耳左大冲蜀都賦云火井沉焚於幽泉高焰飛燭於天垂者此也

奇聞類紀 卷四

臨安火井在阿迷州東北三十里其水溢於田常有賦煙氣投以竹木則火燃夜輒有光統光明井在雲南金齒司城東五里唐大厓間井旁見三角牛四角羊鼎足雞井中有火燭天南詔遂寨之一統志

火山神異

梧州火山在府城南隔江二里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之狀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燭于上或言南越王佗藏神劍于山阿故深夜騰焰如火山有祥光亭又山中產物各靈應有三足郡中有災禍或使車將至則先鳴本朝洪武中葉原賀記其事統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
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
爲火浣布魏書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
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泉則其鳥獸
之毛也類書

火州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去長安八千餘里有火焰山在
柳陳城東連亘火州宋史云北庭北山中出硃砂山中常有
煙氣湧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色也統
然日本國阿蘇山其山常火起接天俗以爲異每入山祈禱
鼠日本考畧

木異

奇聞類紀

卷四

廿一

妖木生朝

殷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二木合七月而大拱伊陟進
戒曰妖不勝德於是太戊修德益至未幾木枯通考晉惠帝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
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
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
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通考永康元年四月立皇
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
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晉惠帝太子同妖也通考

斷樹自立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

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

葉畦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賞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

受命爲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爲妖言誅之

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衛

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宣帝本名病已通考元帝建昭五年山

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干故處通考

哀帝建平三年正月零陵有樹僵地圍大六尺長十丈七尺

民斷其本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禮曰自立故處京房易傳

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天辟惡之天辟謂天子也通考

僵樹自起

奇聞類紀

卷四

十三

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

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

封瑯琊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

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通考晉哀帝興寧三年

五月癸卯廣陵西昌脩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

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

王入篡大業登阼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

諱者竊謂西昌脩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

也通考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

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

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車龍及帝崩兆

庶婦心張氏馬通考

樹為人狀

漢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郡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但無髮耳五行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眉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通考雷帝喜寧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之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鬚皆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投倒樹根在上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五行晉明帝太寧元

奇聞類紀 卷四

手四

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通考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須眉生三寸皆黃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着裙之形惟無鼻每夜有聲十目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通考石勒微時所居武鄉比原山上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不可量也通考齊後主武平五年新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時後主怠於政事耽荒酒色大發徭役後三載而亡木不由直之效通考

樹發異聲

晉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按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為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粟于項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桑泣之應也通考宋余尚書請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夜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在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樹中出乃伐取以為柁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恠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在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虛谷開抄

奇聞類紀 卷四

三五

至正丙申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實產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姪輩詣先壟汛掃忽聞松楸間如老鶴聲嗚嗚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柏樹作聲頃問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若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輟耕錄

木有文字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

兩字時以為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湏成都破後方見太平耳自宋師平蜀類施曠蕩之恩至太宗朝有太平興國之號實其應也續宋太祖乾德中四川重慶府合州台北山中有異木生紋成天下太平四字因名為瑞應山魏了翁有瑞應山房記通考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温州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通考真宗咸平六年修昭應宮有木斷之文如點漆貫徹上下體若梵書八月召近臣觀龍圖閣瑞木有文成字一有北斗七星形一有佛手形一有蛇形十一月襄州民劉士言家生木有文如龍魚鳳鶴之狀七年五月撫州修天慶觀解木有文如墨畫雲氣峯壑人物衣冠之狀通考大中祥符六年蘇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

奇聞類紀 卷四

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屐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關送玉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詳英宗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類類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偽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二畫并二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詳治平間汀州周約進桐板二片其木成文有天下太平四字詔獎諭付於史館續編神宗熙寧十年八月乙巳惠州言柚木有文曰王帝萬方天下太平通考徽宗政和二年十月安州武義縣木根有萬宋年歲四字

宣和二年四月永州民劉思祈薪兩邊各有天下太平字通考高宗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毀歛屋析柱木理有字五其文曰天下太平時安臣薛弼上之時土宇分裂南北塗炭不儼於事近木妖也或曰木之生也在先朝盛時二十五年十月贛州獻太平如虔州所上者時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之妖以為瑞通考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縣民祈薪中有木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時光宗尚在東宮紹熙新元猶未頒也而紹熙紀號果止五年近木妖也通考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衍字如以濃墨濡染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隣朱氏園中有柿木高出屋山一

奇聞類紀 卷四

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墨濃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玉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圖歸尤氏云考滿紀聞

木顯靈異

龍陂在安福縣東南百餘里吳主孫皓伐木造宮室順流而下至龍陂而木沉以繩挽之有烈風雷雨之變後遇旱率眾牽繫其木風雨隨至宋元嘉中木忽浮于水上其半猶溺雍成沙洲一統志永樂四年 文皇將營托京宮殿工部尚書宋禮建於蜀之馬湖府山中採得楠木數萬株方欲開道以出之計庸萬夫之力方可達於水一夕木忽自行數里行聲如

雷巨石為開達于水次事 聞廷臣稱賀 上遣禮部尚書
潘賜嘗香帛往答神麻封其山為神木山建祠致祭開山呼
聲者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上命立石紀之一統志又

柱生枝葉

漢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
卒生枝葉上出至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
王莽篡位通考 隋文帝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
縣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
蓋屋人以楊木為屋梁生二條長二尺京房易傳曰妃后有
頰木仆反立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也通考 宋徽宗政
和五年十二月辛丑真定府言元氏縣民王宜屋柱槐木再

奇聞類紀

卷四

壬八

生枝葉約高四十餘尺通考

樹木出血

柏柱在四川白帝城西大十圍高三丈世傳為公孫述時樓
柱斫之出血枯而不朽一統志 漢獻帝建安五年正月在洛陽
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通考 後主景耀五年晉中大樹
無故自折掘徙黎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未幾崩通考
鐵爐山在成都府城南六十里五代之季日者占此山當出
異人乃掘羅氏之墓有松根纏棺狀若雙龍取刀斷之流血
不止一統志

儀仗生華

晉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

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
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致
果以逆戮通考

木生異實

唐高宗顯慶四年八月有毛桃樹生李李國姓也占曰木生
異實主國殃通考 玄宗開元二十一年遂州枯楊生李枝有
實與顯慶毛桃生李同占通考 穆宗長慶三年成都栗樹結
實食之如李通考 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成都李實變為木
瓜時人以為李國姓也變者國奪於人之象通考 宋高宗紹
興二十一年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生李實粟生桃實占曰
木生異實國主殃通考 孝宗淳熙十六年三月揚州桑生瓜

奇聞類紀

卷四

壬九

櫻桃生茄此草木互為妖也通考 光宗紹熙四年臨安府富
陽縣栗生林檎通考 國朝嘉靖三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
瓜三十一一年諸縣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
家已而果為倭奴剽殺甚眾帝汝聊志

樹產異物

隋末長安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周謝結
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焉數日皆化為紅蛺蝶飛去至
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其前兆也通考 唐段公路南
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觀岩側有一木五綵初謂丹青之樹
因命僮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軟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綉
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黃白者緋綠者大如蠅

蝠者小如榆莢者因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是知蝶之江
南柑橘樹靈變為蛺蝶鳥足之葉為蝴蝶皆造化殆然非虛
語也此戶大食國西隣大海管造人乘船將衣糧入海八年
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植上生小
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小兒
即乾黑而死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通考嶺南有蚊
子木實如盧橘熟則綻蚊出管空塞北有蚊母草草林而蚊
變宋多二文集

竹籬開花

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饒州鄱陽縣石門民家籬竹生重莖
牡丹又民家窰昂竹架上生金色蓮花通考

奇聞類紀

卷四

三

竹生花實

晉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竹生紫花結實如麥外皮青中
赤白味甘通考安帝元興二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通考
考唐中宗景龍四年京畿藍田山竹實如麥占曰大飢通考
玄宗開元二年終南山竹有花實如麥嶺南亦然竹並枯死
是歲大飢民採食之占曰竹柏枯不出三年有喪十七年睦
州竹實通考文宗開成四年六月襄州山竹有實成米民採
之通考唐昭宗天復甲子歲自隴而西迫于褒梁之境數千
里內亢陽民多沉散自冬終春飢民啖食草木亦有骨肉相
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飢民採之春
米而食珍於粳糯其子粗頰已紅纖與今紅粳不殊其味尤

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累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內居人
如市人力及者競置囷廩而貯之家有羨糧及財用不少者
又取與葷茹血肉而同食之輒嘔噦如中毒十死其九其竹
千蹊萬谷自此並皆立枯飢荒之歲得遇此君百萬圓顛活
之于貞筠之下亦異矣哉玉堂閒話

金異

昂彰靈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昂震通考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
王取九昂其一飛入泗水餘八昂入于秦中通考銅昂溪在
廣州南海縣界每遇天清水澄見其昂鉞刺史劉道錫過繫
其昂耳而牽之耳脫而昂潛入水底覓之不見民以為神越

奇聞類紀

卷四

三

鐘顯神奇

漢中帝永嘉元年江西袁州分宜縣因水有大鐘從山流出
驗其銘乃秦時所造因名其山為鐘山山有巨石臨江如峽
又名鐘山峽曾有漁人釣得一金鎖長數百尺又得一鐘如
鐸狀擊之聲如霹靂山川震動漁者亦沉於水識者曰此秦
驅山鐸也一說滾鐘潭在湖廣京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昔有
寺鐘忽自樓出滾入于河所歷處草木皆偃生一說晉惠帝
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弑楊
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一說

唐玄宗天寶十載六月大同殿前鐘自鳴占曰庶雄為亂

昭宗光化四年冬武德殿前鐘聲忽嘶啞天復元年整又

變小輿通白鶴觀鐘在永州祁陽縣白鶴觀相傳唐末有鐘

重數百斤一夕雷雨鐘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復有昭潭

一道流曰吾祁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幸附後載客諾之

暹明解纜忽有鐘卧水次有文曰祁陽白鶴觀鐘客悟乃載

以歸一統志宋真宗咸平四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鐘自鳴

鐘聲在廣東廉州府城南七里有灣接江通海宋徽宗政和

間靈覺寺鐘一夕飛去既明懸空而下鐘猶濕灣旁居人言

灣中每夜有鐘聲謂必與龍戰寺僧鑿去頂上龍角乃止至

今灣中風起有一物大如車輪藍色湧出波心一統志多寶鐘

奇聞類紀 卷四 三

潭在湖廣示山縣南深數十尋方廣一丈餘宋時寺為火所

燬有鐘自巨燭中躍入于潭不可復覩一統志正統十三年七

月河決東昌大水水中既既有聲聞數十里知縣鄭鐸往觀

乃二大鐘相擊而鳴以牲祀之其一住而不流挽出上書承

安四年造金號也懸之文殊寺晨昏聲聞四十里正德辛未

流賊攻城聲聞百里人以是知其神異范縣志

鼎躍相聞

唐宰臣李適之常列鼎具膳蓋中夜鼎躍出相聞不辭鼎耳

及足皆折適之為李林甫所誣將殺之仰藥而死通志及

冶鐵飛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去此金不從

革而為髮也是年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坐祝詛腰

斬 成帝河平三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陰如

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遠視地地陷數尺鐵分

為十一鐘中銷鐵散如流星背上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

帝舅五人封列侯元舅王鳳擅政諸殺丞相王商京兆尹王

章許后坐廢趙飛燕為后賊害皇子成帝亡嗣按鑄鐵而鐵

不成金不從革之異也並漢書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

鑄有物赤色天如斗自天墜鑄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

散燒人家按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為變者金不從革

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其後卒亡陳書

銅錢飛

奇聞類紀 卷四 三

宋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吳縣金翁鄉銅錢百萬自飛漢書

陰盛陽微金鐵為飛通考國朝洪武乙卯年庫錢忽飛一

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錢堅立在瓦上家家各以竹穿其孔中

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錢也內庫飛錢異亦甚矣韓

子餘錄 錢作鼠鳴

宋都陽有小民朴鈍無他技惟與人傭工受直族祖家日以

三十錢雇之春穀凡歲餘得錢十四千寔于牀頭飛去不得

輒用每旦起輒取玩弄摩拊乃出一夕寢不寐羣鼠鳴于旁

拊牀逐之不止吹燈照索無有也燈滅復鳴擾擾遂旦蚤起

意緒殊不安信步出門正遇兩人相鬪折齒流血四旁無人

遂指為証里胥捕送縣皆入獄民困愚莫知其爭端不能答

一辭受杖而歸此道途及胥吏之費積鉅如洗矣夷堅志

錢化為蛇

國朝正德間鄆都一村落中有蛇出為患不知所從來其大如盈長數丈惟以啗雞雞食而不傷人人求救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一人賃而藝為圃一旦執鋤耘草見巨蛇蜿蜒而至亟運鋤斫之蛇鑽入穴中僅傷其尾而悍然如擊銅鐵聲就視之乃散錢數千布穴口其人疑蛇為錢所化也呼妻及弟併力掘之深丈許得錢一缸約數十萬悉擔歸于家頭成富人蛇自是不復見矣庚巳錄

錢如牛鳴

五代表正辭積金盈室中堂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已而果然孔帖

釜鍋自鳴

漢隱帝乾佑元年三月中書釜鳴者七至三年十一月帝為郭威所弑五代史宋滕景直家在席州炊釜中有聲如雷又有花開赤色俄頃萎景直自曰卒五代史國朝程襄毅公嘗白恭敏公主正統七年偕赴春闈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二公以為不祥非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是年二月八月甲科歷官清要後相繼為大司馬近奉閣畧

刀鎗自鳴

秦符堅出師入寇武庫刀鎗自鳴後為晉兵所敗草木唐

宗天寶間武庫中刀鎗自鳴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天寶

銅器自鳴

唐憲宗元和中翰林院有銅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穆宗長慶中河北用兵鈴自鳴與軍中消耗相應聲則軍事急發綏則軍事緩通考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成都郫縣地出銅馬高三尺二寸工制甚精中宵風雨輒聞嘶聲時以為帝忘金人之誓而神怒也辨心漢哀帝元壽元年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自鳴辨心漢哀帝元壽元年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自鳴辨心

龍鳥吐金

唐貞觀八年汾州有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在空中光明如奇異類紀卷四火墮地地鳴掘之得玄金廣一尺七寸通考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宮人以金鋪釵謂之辟寒金續

金鳳飛

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鈇飾之每夜車輅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常見之後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鳳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每夜車輅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還今月十二日夜飛去追曉不還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關上鳳皇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倏然飛去帝使人導之直入光家止車輅上乃

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
在續齊書石季龍時郡城鳳陽門上金鳳凰二頭飛入漳河
五行志 金化人物

金化為人金孩兒池在如皋縣東北二十餘里昔人過池邊
見兩孩兒戲于水面以為怪詢池水視之獲金看童二對如
麟金化白虎虎丘山在蘇州府城西北九里舊名海湧山中
有劍池千人坐右吳王闔閭葬山下銅棺三重水銀為池金
玉為虎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劍三千繁郭魚勝之劍在
焉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揚化為白虎踞其上故號虎丘
一敘志及金化為蝶唐穆宗殿前種千葉杜丹花始開香氣
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瓶方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

青園類紀

卷四

手一

宮禁中常夜即有黃白蝴蝶計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照耀
達曉方去宮人視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于空中
遂得數百于殿內縱縱御追捉以為娛樂遂明視之則皆金
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腳以為首
飾夜則光起妝奩中其後開寶厨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
為蝶者宮中方覺焉勝金化為蛇唐文宗開成初宮中有
黃色蛇自寶庫中出游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捕捕官人擲
珊瑚球擊之遂并球而亡去堂虛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車
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球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為
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
翻領下有阿摩字上默然曰果不夫朕所疑耳遂命取玻璃

連環繫于王殿之前足以其後不復見焉杜陽編
金化黃鸝金鶯池在鎮江府丹陽縣治內宋夏竦為主簿時
一日侍母燕坐見黃鸝雙舞俱沒於地發之得金鶯二其母
命瘞之竦因築亭其上後人發地求之不得遂鑿為池志

金化黃鳥戲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
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林間戲逐之即沒於地疑其
異亟呼童斷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王祝曰此天賜妾也
雖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仍掩之而歸明日
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徽宗崇寧末仕至
工部侍郎吳堅志

銀化人物

青園類紀

卷四

手七

銀化舞女廬州軍吏蔡彥卿為石阜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網
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明夜彥卿
挾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方舞即擊之墮地乃白
金一餅復掘地獲銀千兩遂為富人云續銀化白兔陝西
九畹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醴泉縣村民取薪于山見白
兔突起草中異而逐之兔躍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
入隧道中頗覺黯黑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挾流注
最下一缸中宿火其竅有破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為通之
火後明向所逐兔宛然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人
賜銀兔一箇民視四周積金銀珠貝瑰麗萬狀再拜請曰小
人貧所賜不足以贖願更益之於是恣意所取懷挾將出而

路逃陸步莫辨便會之乃樓有門豁然遂携而去陸門隨
閉僅有微鱗民歸隣居惡少年聞之者到陵所迹其鱗掘
之亦不可窮事覺皆破逮係民亦幾坐誣云嶺已高沙寶山
在贛州府寧都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昔樵者遇白兔逐之入
地鑿之得銀故名一統銀化白鼠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為業
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當酒愁來家求食多說一生瞬息
速作善事如此將三載而陳氏供待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
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
百縑相備緣以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
錠酬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
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綠
其楮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
處即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銀五十笏其僧遂絕蹤
矣葆光錄

金異所出

石碑生金晉懷帝永嘉中陳國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
碑中生金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其曰瑞
者晉為金行故金生為祥元帝中與其應也王隱晉據此而
言則碑中誠生黃金矣亦異事哉文獻通雅灑水浮金灑水水
名在益州永昌郡中有金如糠浮出於其中金質堅重遇水
即沉未嘗有浮出者金浮于水乃其品格之異非他金之可
並也合璧事金飛如雲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

世即馬接植銅柱處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
夜則飛出如螢火補史外金生蝶翅衛公得峽中蝴蝶翅闊
四寸餘深褐色每翅上有二個金錢西陽雜俎出續編

金物見靈

金兔見光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唐太和
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兔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
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離壇久之復入于井
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
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
道士友善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為忻州刺史其金
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太平廣金龜夜遊宋祥符中方士

奇聞類紀

卷四

五

王捷能作黃金有老銀工畢升為捷銀金云其金以鐵為之
凡百餘兩為一餅初自治中出色尚黑每餅輒解鑿為八片
謂之鴉嘴金上令尚方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
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
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
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
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
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置藏漢筆金賊顯異金賊
塘在金華府義烏縣北一十里昔人欲疏此塘以通豐江有
金賊飛出而止故名一統雙牙山在成都府簡縣東五十里
山頂有古井山半有石箱昔有兩金賊晝浴于井夜接于箱

人欲捕之遂飛上南山化為雙石對峙若齒牙然一統志

金鵬彭靈石井在吉安府永豐縣南二十里深濶丈餘每風

雨晦冥時見金鵬出沒其間一統志金雞見異金雞山在直隸

廣德州城南五十里山有石洞每夜陰晦有火光燦然出洞

中居民多見之又有一金雞往來飛翔于上一統志雞鳴山在衢

州龍游縣南三里宋嘉祐末邑人呂防講學於此時登山見

雞鳴叢棘中羅得白金數十鎰輸之官後防三子皆高科人

以為祥一統志金牛出見金牛嶺在直隸廣德州東北七十

里四面皆重山中有一嶺長亘十五里昔有僧逐一金牛至

此牛入洞中不出僧亦化石立千洞門外遇夜陰晦時有天

燈見于此 金牛山在廬州廬江縣西北三十里嘗有金牛

奇聞類紀 卷四 四十一

裂土而出其坑尚存並一統志

金變土烟

唐李沂公勉饒鳳翔有儒邑編昨因釋田得馬蹄金一甕里

民送于縣將沿牒置府庭邑宰欲以為殊績慮公職主守不

嚴而使置于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皆為土塊矣甕金

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遂有變更莫不驚駭以狀聞于府

令云姦計換之矣遂遣掾就鞠其事里社咸共證焉宰邑為

衆所擠莫能自明既而逼辱茲甚遂以易金伏罪驛款具存

未窮隱用之所復令拘繫僕隸者以刑辟或云藏于糞塚以

云投于水中紛紛枉桎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沂公覽之盛

怒偶有宴筵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比自共驚異以為詭誕

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畧無所答沂公

目之數四曰邑宰者非判官親懿乎表曰與之無素沂公曰

判官開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表曰某疑此事有枉更當詳之

沂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慮有枉豈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

情偽也當更為我鞠之袁曰諾因俾移獄于府中乃令閱獲

間得土二百五十塊詰其初獲者則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

金鎔鑄與塊形狀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

負措人力乃一農夫以竹擔昇至縣境計其獲金全數當重六

百餘斤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

於是羣疑大豁邑宰遂獲清雪沂公歎服無已每言才智不

及表後履步清途至德宗朝為宰相劇談錄

奇聞類紀 卷四 四十二

巴巫間民多積黃金每有聚會即於席上羅列三品以誇尚之

雲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澤金臺盤以此相高亂離之後州將

皆武人競於貪虐蜀將張彥典忠州暴惡尤甚將校苦之因

而作叛連及黨與數千家張攫其金銀莫知紀極後於蜀中

私第別構一堂以貯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頻起駭入驗

之乃無延燒之處由是疑焉及開篋視之悉已空矣即向時

火烟乃金化去也北夢瑣言

王異

地裂地陷地長地飛

地裂漢和帝永元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

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

地裂是時西羌大寇涼州通考安帝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
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
率起劫畧民吏二年六月河南洛陽新城地裂文獻通考

地陷漢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揚地陷東西百四十
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
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十年五月戊寅西門地穿
湧水出毀門扇及陷此水沙土也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
夜暴雨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歷謐牀帳此木沙土土失其
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焉 唐代宗大曆六年四月戊寅

藍田西原地陷 宋神宗熙寧二年十月庚戌南郊東墻
門內地陷有天寶十二年古墓元豐八年二月甲戌賓州嶺
奇聞類紀 卷四 單三

方縣地陷仁文獻通考
地長息壤在荊州府城南故龍興寺東北陔有堂堂之地隆
然而起狀若鷓鴣吻色如青石出地廣約四步高一尺五寸初
為堂時夷之而益高凡持鐮者盡死人以為神自是不敢犯
柳宗元謂史記有地長言秦武王使其茂約魏伐韓與茂盟
于息壤是見其地也 文記及一統志

地飛唐武后永昌年大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西飛四五里
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麥龍依然仍舊 朝野僉載

地自成井成池
地自成井梁武帝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
六丈六寸深三十二丈 文獻通考

地自成池初武后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
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
帝王氣比日尤盛中宗景龍四年夏四月上幸池宴侍臣以
厭之是年六月皇后韋氏進毒弒帝臨淄王隆基起兵討誅
韋氏及其親黨迎相王即位未幾傳位於臨淄王是為玄宗
井溢成池實玄宗受命之祥也 唐書

墓移土起
塚墓自移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閔鄉黃河中女媧
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肅宗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
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特
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文獻通考

奇聞類紀 卷四 單三
山土自起金螺山在交州府東平州東三十里漢書哀帝時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即此山也山陽巨屋有石
像故改今名 一統志

土闢毛生
王闡唐玄宗天寶十三年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闢中有血出
數日不止 文獻通考 地生異毛晉安帝隆安四年地生毛或黑
或白 梁武帝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近白祥也孫
盛以為勞人之象於是大發卒築浮山堰功費巨億垂成後

濟百姓怨嗟 齊河清元年九月滄州及長城下地多生
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 唐武后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
生毛或白或蒼長者尺餘遍屠人淋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鬣

焚之臭如燔毛占曰兵起民不安 德宗建中四年四月
京師地生毛或黃或白有長尺餘者 並文獻通考

人出地中

漢王肅父郎為會稽守肅住郡東齋夜有人如從地出自稱
越王女與語遂旦臨別贈一丸墨肅方註易便覺開悟 續地志

地中生犬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黃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恻之得雌
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
弱播王相諂故有大禍 元帝太興中吳都太守張憺聞
齋內林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
之皆死尋而憺為沈克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

奇聞類紀

卷四

四四

妖 太興四年廬江瀟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恻
之得一母犬青蓋黑而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
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
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 安帝隆安中輔國將軍
孫無終家于懸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
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殺按尸子曰
地中有大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大名曰賈此蓋自然
之物不應出而為犬禍也 並文獻通考

羊出土中

晉定公時秦桓子穿井獲法在井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
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丘聞之土之性墮也占曰羊者地上

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之言而聽季氏暗昧不明
之應也是歲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陽虎囚季桓子而劫公
伐孟氏兵敗竊寶于大子以逃 通考 大秦國在西海之
西去長安四萬里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
欲萌築壇護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
驚之遂逐水草成羣外夷傳

鹹出地中

晉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
鹹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
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晉之行也蒼
為胡象其可蓋言乎其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文獻通考

奇聞類紀

卷四

四五

地中生米

唐僖宗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掘地二尺許忽陷丈
餘深數尺收得林百斛莫知其由將醞酒其味濃厚 續九傳
宋神宗熙寧元年潭州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十萬斛飲
之成飯而腥不可食運至京師信米也但色黑如炭 通考

地石成麴

唐武后垂拱三年武威郡石化為麴食者取以給食 通考
文宗太和四年石生麴食者食之 宋神宗元豐三年青
州臨朐益都石化為麴民取食之 並通考

泥人流汗生髮

唐武后長壽中東都天官寺泥像皆流汗張衆 穆宗長慶

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並通考

泥佛自掃

宋神宗元豐元年邕州文冠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乃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祈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筆於

人躡地動

浮山在廣東韶州府城東北二十里其地虛浮人躡一處則百步內皆動一統志

小兒出地

國朝正德末嘉興府崇德縣有昇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

奇聞類紀

卷四

四六

燒死不知何異也七修類業

山阜湧出

唐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深四尺水中有黃龍兒吐寶珠浮出大如拳山中有鼓鳴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荆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齋疢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為災陛下以為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至后怒流于嶺南一統志

新編古今奇聞類紀卷之四

宮闈左右亦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詠以侍讀

得進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詠詠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獲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得其藥喜盡去左右獨攝火殿中煮未及熟息而假寐時蠶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蓋盡覆而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見神覆者如斃死三葉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之與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均若親戚昆弟云柳氏舊聞

異聞類紀

卷五

二

泥馬渡河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大觀二年生於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嘗質于金一日金太子與康王同出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其管輅懸於上金太子驚以為神默計之曰宋太子生長深宮狃於富貴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南朝揀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為質必非真也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真太子來質高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間道奔竄足力疲困乃假寐於崔府君廟堦砌間夢神人曰金人追兵且至必速去之康王徬徨四顧神曰已備馬門首伺候英王宜急行毋為所及也康王驚覺則馬已在其側矣王勇躍上馬南馳一日行七百里既渡河而馬不

原缺第一葉

前下視之則泥馬也始悟為神物之助入村庄謁飯開追者果至老姬始言已去追者回騎由是得歸即位於南京獲延宋祚焉南漢錄

藥見金龜

宋度宗乃理宗皇兄榮王之子也方其母之娠度宗也有飛語上聞遂密使女醫治藥毒之而榮王不知也方者藥見有金龍於上知將生貴人也懼不敢煮因傾瀉其器故得不進遂產孟劼續宗歷三封為忠王後建青宮而登大位進封榮王為福王夷堅續志

蕭王輔戰

國初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大奮天威勦除僭亂

異聞類編

卷五

一戰而取荆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而闡海峽後四戰而席卷全齊所過都邑勢如破竹不數十年奄有天下唯漢陳友諒未降上率三萬騎大戰於鄱陽湖敵入賊見軍中數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幟上書蕭王二字大敗其師授即漢鄒侯也神華鬼探玄苑青海崑崙大友交趾鐵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戊申建元洪武即皇帝位內無詳記

真武助陣

洪武末當歲壬午靖難起兵勢如破竹南方聚至四十餘萬宜莫能當然每兩陣相臨南兵遙見空中真武二字旗幟遂皆攻以北蓋聖天子與則百靈咸助非偶然也既而入正七統即建殿設像金碧輝耀祀典崇重曠古無倫端有自哉

周中今古

地湧神泉

永樂八年車駕北征轅輜駐蹕於清水源地素乏水土馬皆渴去營三里許忽平地湧泉高數尺味甘冽士馬飲之不竭上喜其神賜也因賜名為神應泉一統志

御帳紅光

正統十四年八月上用中官王振計策親征北虜十六日我師敗績於土木驛上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騎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紅光罩定御帳虜人見而駭異其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遠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

異聞類編

卷五

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虜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資治通紀

海見神光

管寧字幼安漢魏之際天下大亂居遼東三十年魏明帝即位孟觀孫菴王基交章薦之明帝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寧遂涖家屬浮海還郡海中遇暴風船自覆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晦風勢轉烈海濤山擁渺無津涯人盡駭怖寧忽望見火光輒趨之得島無居人亦無火燄投泊免難人以為神光之祐本傳

神助陣

梁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聚數十萬
攻鍾離武帝命將軍曹景宗率軍救之二將憐告於鍾山將
神求助神報許之於是遂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淮水暴漲
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中矢
焚營而去諸壘上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錄淮百餘
里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凱還之後廟
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之人並目視焉曹景宗傳

七月水合

唐王方翼討十姓阿史那七月次黃河無舟水一夕合遂得
濟師時以為神唐書

神扶出水

異聞類紀 卷五

唐蘇頌開元初為烏程尉墜於水聞有人云扶出蘇公俄有
人扶出水上倏忽不見因名此水為蘇公潭頌後拜相封許
國公唐書

神人扶舟

李吉甫自忠州除替峽漲洶恣忽有神人湧出水上為之扶
舟李問是何神曰我黃魔神也黃魔神廟記

神助出境

唐蕭遘咸通中自右史竄黔南沂三峽秘歸夢神人曰險不
足懼吾將佑助明公出境公詰之曰我紫極宮黃魔神也以
公異日當為宰相故相佑耳後遘果拜相今黃魔神廟在歸
州神助出境中紫極宮西北隅 案字記

神扶出池

唐李晤官於烏程有一池在縣泊子紳甫一歲數墮此池若
有物扶持而出蓋神祐也後為相國邑人因名為相國池統志

雷轟運閣

宋余端禮未十歲時衛婆天水端禮與里人共處一閣閣將
沉空中有聲云宰相在內可護之有頃一物如雷轟負閣達
岍眾賴以獲全端禮後宰烏程決事風生鼠輩膽落至光宗
朝拜相宋史

神將報風

宋仁宗時陳堯佐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
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綽公曰
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岍公托以事曰午天色怙然俄黑雲起
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
歎又見前叟曰其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
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
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
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
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公後果位至宰相集事淵海

神示築室

何胤字子季梁武帝時徵辟不起給白衣尚書祿又勅賜山
陰庫錢亦不受勅於山東掖學衛陽王元簡深加禮敬以差耶

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泰望山將築室忽見一人着玄冠容貌甚偉問亂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亂依言而築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長唯亂所居巋然獨存衡陽王乃命記室恭筆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南史

神昇出庭

吳崇再用為光州一日大震雷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有襦袴四人昇再用坐敗床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龍出九國志

神兵助陣

吳越王弘做遣丞相吳程督兵襲唐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圓

異聞類紀

卷五

七

練使趙仁澤送錢塘唐主恐吳越侵逼潤州以宣潤都督蘇王弘冀年少徵還金陵部將趙錘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衆心所持若自退歸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黙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瓶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請効死行陣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為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弘冀謂克宏君臣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且暮不宜中易主

將克宏引兵徑趨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效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常州有隋將陳仁果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果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吳越之陣唐兵繼之大破吳越之兵斬首萬餘級遂解常州之圍唐主嘉克宏之功擢為江州節度使冊仁果帝號謚武烈五代史

神簪救厄

鄂州都統司管官滑世昌居于南草市家貲鉅萬而醫以救人為心鄂州人稱其盛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夢有客來訪車從甚都通為城隍神既入坐談話之次云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罹非命君家亦當墮此厄以君平日用心仁慈多

異聞類紀

卷五

八

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勅我救爾一家但貨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懇禱云止獲自免若資蒼蕩然則舉家狼狽與死一矣神曰此却易辦不致凍餒恍然而覺聞譙鼓已五更亟呼其妻七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陡暗滑方食漢陽武八官招之視疾絕江往來到家已昏暮夜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生之具悉為灰燼念合門十口無計可脫忽有壯夫數十輩着紫衫突入邀上簷滑謂為州兵亟出望見簷十乘排列火邊驅家人登之徑昇至野路下去火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居趨避於中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簷皆不見顧南市首居盡瓦礫矣焚別埃煤中得碎銀三十餘兩始寤不致凍餒之說夫妻子女婢僕悉無恙旋健小

宅於城中醫道復振初滑為醫官會感危變凡傷寒有危證者自指錢葉極賴以痊安有極多故得此報吳聖志

神祐諸賢

宋劉元城貶梅州童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死人也以其得官往來京師見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則其人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浚胡銓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將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歿日而卒 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

異聞類紀

卷五

九

神護渡河

宋劉崇之建安人出使于金渡黃河先一夜河口有梢人夢見岸上有軍馬數百人有大旗書云湯太尉喚梢人曰明日有劉侍郎渡河見奉徽所首揮令我擁護你門須用小心次日劉崇之至值黃河水漲中流失楫舟人無所措幾至覆沒其舟自風浪中直抵岸下隔河望見水中有數人操舟而行舟中之人却無所見也汝州記聞

神兵守衛

廣東惠州博羅縣東莫村有姚娘廟祠漢河平間居民姚氏貞淑女常著靈異宋陳堯佐權守惠州秀朝士許中借行艤舟于听俄有介冑百輩指呼甚嚴云今夕丞相漕使會宿于此少有疎虞不宥堯佐異之明日訪其地有姚娘廟後堯佐拜相甲任本路轉運使一如其言一統志

急足擊傘

宋撫州晏宰文正處太學出市遇驟雨忽一人擊黃傘覆之曰送官人回學疑黃傘犯法欲却之其人曰勿憂也疾行回學令候于門取錢謝之其人不見矣時市人見晏冒雨而不沾體恠之至寶慶間宰長沙到一廟見一急足擊黃傘儼

異聞類紀

卷五

十

然其人也江湖紀聞

神報平安

馬殷上蔡人也唐末雁亂所在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為裨將命為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惟殷者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裝軍各殺其帥使人迎殷為主初殷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視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棒勸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殷以為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為福及至果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信宗在蜀甚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

為聖水者是也星樓賦

神示兵機

國朝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指潛兵據城下全城降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臺大廟殿神也至今祀之草木子餘錄

稅贖升空

楊公繼宗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剛正不阿愛民如子自蒞政不收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憲司官王齊者嫉公名出已右知其用餘米補夏稅也欲招拾以爲過將聞於朝命吏取公補稅舊贖閱之方展視間贖忽聯翩而起

果聞類紀

卷五

主

漸升於空有羣鳥爭噪而攫之隨風破裂飄散無遺見者無不稱異其事遂寢嗚呼公以衍餘之財而寬民力齊以剋核之心而擠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違天害人者可以知懲矣筆記

天妃救病

羅文肅公玘江西南城人爲秀才時成化乙巳由入粟至陝西還至謝埠舟中大疫公亦被病四月至青泥灣勢益熾公以錐刺其手無血自度必死時其弟經在船與之訣正冠瞑目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至巳僅餘微息耳忽聞舟中呼天妃至遂張目覺舟之第蓬壓下如輻足之垂而陪者宛然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上病在孤旅灘上

无如何無一神道救護我來送他一陣好風言畢橋足舉起遂復故頓覺渾身冷顫更顫掉不已雖舟亦爲之動經乃以篋衣數件覆之自巳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帶皆濡漸覺少甦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具俵叩謝勒其事於橋間公登成化丁未進士官至侍郎涉異志

天妃救厄

嘉靖壬辰上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齋捧詔勅前往琉球封故中山王尚真世子尚清爲中山王賜一品服一襲佩以麒麟澄以白澤俱大紅織金羅爲表綃爲裡綠羅搭護青羅摺子裡亦用綃使外國必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玉則自備又名賜家

寺聞類紀

卷五

主

人口糧四名憫茲遐役優以緝御恩至渥也八月侃等治裝戒行飛航萬里風濤巨測愛順輿情用闖人故事禱于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爲祠事之舟中之人朝夕拜禮必虔真若懸命于神者靈既果昭將至其國逆風蕩舟罅縫皆開以數十人輓輻引水水莫能禦衆曰不可支矣侃等徹夜不寐兀坐徬徨忽一家人匍匐入艙戰慄而言曰舟已壞矣速求神祐齊呼天妃而號剪髮設誓俄頃風定尋罅塞之舟乃得達及成禮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桅折舵毀衆皆譁曰舟之所恃以爲命幸挽與舵也今折毀若此决無生理矣於是舟中哭聲震天但大呼天妃求救侃等爲軍民請命亦叩首無已俄有紅光若燭籠自空來舟人皆喜曰天妃降矣吾

輩可更生矣舟果少寧又明日黑雲四起談易船未決請政於神神許易之時風恬浪靜若在沼北舵舉甚便若插籌然人心舉安允荷神助黎明遂達於闕神之精爽烜赫能捍大患如此謂非 皇上懷柔百神致茲効職我換之祭法允宜廟祀者也在宋元時已有封號廟額 國朝洪武永樂屢加崇焉今荷靈祐若此行當聞之于 朝聿新廟宇以彰神貺也 使琉球錄

前知紀

邵康節前知客候韓公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卧小室延康節至卧

奇聞類紀

卷五

十四

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是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語即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辭病強見之公疑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稱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願懷朴忠他時事則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回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葺陵墓錄夢得竟為修澤韓公傳清尊錄

董五經前知程子諸舍

世間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

董五經平日米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甚天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程子曰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所以明其靜虛而云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所以明其靜虛而知非用智術之私也 宋史及中庸或問註

丘濬前知壽數及亭榜更名

宋丘濬徽州黟縣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與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卒統志廣西昭州山水清婉郡圃有亭名曰天繪建炎中郡守李

奇聞類紀

卷五

十五

不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問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為更名清輝亭已揭榜矣徐謁李同坐亭上少焉策杖于四隅視積土中有片石斑斑若文字然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云 夷堅志

寶徽前知椅破日期

燕山寶徽善術數凡儀嘗鄙其詭恠儀有花椅一儼見之謂其一隻某月日先破儀愛護不用至期竟為從人所毀常謂弟稱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總無壽及後皆驗儀仕宋太祖意在求相嘗勸其事極其嚴刻以合上意然竟官尚書

而止豈非數欺君子於術數詭恠之事誠可鄙而不信然有理焉有命焉而數特寓之耳君子未有不順理而安命者若儀而不悟於儼之所言豈不尤可鄙哉日格類鈔

段賢前知爭避閻傷

後漢段賢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中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賢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習究要術辭歸鄉里賢為舍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藥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賢遂隱居竄迹終於

奇聞類紀
後漢書

卷五

六

隗炤前知龔使筮得藏金

晉隗炤汝陰人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至期果有龔使至妻齋板往使者惘然良久乃悟取著筮之數曰妙哉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汝漸困故藏金以待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觔盛以青甕覆以銅伴在屋東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如筮一統志

費長房前知桓景家有大災

汝南桓景隨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大災宜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山飲菊花酒

此禍可除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皆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月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續齊諧記

郭文前知臨安得全

晉郭文又寓餘杭一日忽來臨安結茅山中人莫測其意及蘇峻之亂被餘杭諸縣而臨安獨全人皆以文為前知晉書

鹿皮翁前知水至登山

鹿皮翁山東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止其旁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淄水盡漂一郡後百餘年剪藥于市不知所終一統志

奇聞類紀

卷五

七

樓惠明前知豐安可居

齊樓惠明字知遠金華人夙性貞固以篤行聞有道術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螫苦宋文帝召不至齊高帝召又不至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妖賊唐窟屠城唯豐安獨全人以為先覺南史及金華郡志

李順興前知蕭傳之敗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年十五年愚乍習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多中常冠道士冠好飲酒蕭保寅及召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有百年者百日者及保寅敗纒下日也其黨乃搥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又嘗卧于傳梁野家以

衣倒覆身上及覽通使東魏事覺被誅以衣倒覆果如願與之形一結志

武禎前知雨注

武禎宿州臨濠人深數學金正大初徵為司天臺官時父亢旱禎怒謂其友王鉉曰今日早歸恐為雨阻既而平地雨注二尺人皆嗟異一結志

李山人前知中丞子厄

李中丞文在朝日好術士時李山人寓居門館汝微之汝有子數人其長曰元允先與襄陽韋氏結婚乃自京之襄陽遠就嘉會發後山人白汝曰賢郎有厄其能相救只要少時不交人事以圖靜處汝許之山人別居良久出曰賢郎厄已過

奇聞類紀

卷五

九

然所乘馬死從者斃其一身少見血餘無大損汝疑信半之乃使人至襄州沿路偵候使回得信云中道過大橋橋壞馬死奴斃身為橫木夾破願領間少許出血尋即平復公歎異之

裴行儉前知水發移營

唐高宗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大破降之初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遂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所由知也唐書

道昭前知二客祿壽

唐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蘭州人俗姓康氏自少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皆明

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二曰張氏以資陰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之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遷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舉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償者因得疾服姬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前定錄

奇聞類紀

卷五

九

夏榮前知崔氏不祥

唐杭州刺史裴敬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無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癡狂語兒在身無病何以禳為榮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敬更娶二姬朝野僉載

馬遊泰前知仕宦處所

唐吏部令史馬游泰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廷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游泰不對固問之曰其官已知之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廷曰銓選當在我汝安得知之游泰不答亦

無懼色光廷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所說之未可言
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
於驪山鑿與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廷以舊無
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
發揀問所誌之書則如言爾前定錄

一行前知玄宗幸蜀

唐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霖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又
之上還顧憐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
行進曰陛下遠馭萬里聖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
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
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愛矣松德雜記

奇聞類紀

卷五

子

異僧前知劉公官位

唐賓客劉公之為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越之勢知一僧有
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
不得已出見之且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公累省之而意
色殊倦韋覺之乃去既而公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
欲言員外必不愜奈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
正郎然頃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
貶官韋秀才乃處厚也後三十年韋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幽開錄

鄭相如前知後亂

唐鄭相如師事鄭虔謂虔曰開元蓋二十九年當改元天寶

至十四年天下大亂賊臣僭位公當行偽官願堅守忠節可
以免禍其時果祿山叛亂元署偽官者賊平之後皆誅戮
虔念其言終不附賊故得免禍唐書

張憬藏前知張嘉貞貶台

唐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日
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若台司此意何
也後數日果台州刺史劉賓客嘉話錄

道者前知楊叔仕官有禍

唐楊叔少年廬山脩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
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叔心在
進取謝絕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夫南荒之殛自其罪

音聞類紀

卷五

主

篆文人前知石逢栲栳

唐延陵包隰因選舟於隋河時以迫限舟人寡而力殆乃
率同舟僕筆次為之挽過符離縣之西有古樹樹下有穴根
盤于上若廢井馬而一僕忽誤墮落又而方出提石一片廣
四十寸有小篆其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栲栳成
異之而莫知所謂尋問陸者乃名栲栳時元和三年九月也
日格類鈔

韓相前知文公潮陽之行

韓湘愈姪老成之子字清夫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曰吾所
學非公所知公使言其意作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

後夜流瑛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養白朱砂寶鼎
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
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曰子能奪造化乎曰
效事甚易即聚上以盆覆之良久花開花片上出金字一聯
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不曉相曰事又可
驗後公貶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乃相也詢其地
乃藍關公遂足成一詩與同宿傳舍相又詩云舉世盡為名
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乃出藥一粒曰服此可衝瘴也氏族大全

孫登前知嵇楊禍敗

音聞類紀

卷五

三

魏孫登汲郡人於北山為土窟居之好讀易常彈一絃之琴
以成音曲冬月單衣不寒髮長丈餘時或被髮覆身又雅容
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性無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
既出大笑人見之與語不應司馬昭聞之使阮籍往觀亦不
語嵇康從之三年而別曰先生終不語乎登曰子識火乎生
而有光不用其光子少年才優而識寐昧于保身其能免乎
康後果陷大辟又揚駿為大傅時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遣
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會其於駿門
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為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為其象也
駿錄之不去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于振橋後數日有人
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云一統志

二老前知晉公平茶

裴晉公未第時羈游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
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及見晉公
相視愕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當平定身僕
其語遽告公公曰彼見我羈遊不遇故相慮身後果如其
續編

太白山人前知掘谷賊敗

善巢谷在陝西金州牛山唐末黃巢作亂太白山人謁金
刺史云請掘此谷則賊自敗掘之得一石桶上有一劍中有
黃腰獸獸見劍自撲而死後巢果衰敗一統志

孫思邈前知子孫官位

音聞類紀

卷五

三

唐孫處俊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全福在執兵
後皆驗又太子詹事盧象昇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
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
而齊卿為徐州刺史續前定錄

山叟前知三人休戚

唐黃損連州人有志舉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
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相與遊五老峯遇
磐石少憩有叟長嘯而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
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
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
也何怒乎後皆然續前定錄

普滿前知朱泚叛亂始末

唐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濟意所為不拘僧戒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萬劫也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有泚字也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朱泚與弟朱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未也丑牛也歲終改元貞元元年丙火也寅虎也是歲丙寅賊平也杜陽編

誌前知祿山兵亂始末

逆胡將亂于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心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夫誌公之言也誌

音聞類記 卷五

壬酉

桑道茂前知死罪乞全

唐桑道茂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之數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乎道茂懷中取一紙大書其官銜姓名云所犯罪德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惟狀特放晟為書之後宋此反偏署道茂官職晟復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預焉臨刑大呼曰某有狀晟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乃大驚悟釋放道茂以為上客夷堅續志

羽士前知利州水發

利州南門外乃商賈交易之所一日有道士羽衣纏纒來於

箇人中賣葫蘆子種云一二年間甚有用處每一苗只生一顆盤地而成其瓢甚大兼以白土畫樣於地以示人逾時竟無買者皆云狂人不可聽道士又以兩手掩耳急走言風水之聲何太甚邪巷陌孩童競相隨而笑侮之時呼為掩耳道士至來年秋嘉陵江水一夕泛漲漂數百家水方渺瀰眾人遙見道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呼水聲風聲何太甚邪泛泛而去莫知所之野人聞語

強練前知城空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行乞於市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城隋高祖移都長安城為空矣續編

音聞類記 卷五

壬酉

呂仙前知徽欽北行

宋宣和間徽宗齋設一十道人只闕一名適有一風癩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靈素在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階下亟遣人送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抹而徃徽宗見而恠之起身觀柱上有粉筆書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果靖康丙午丁未二帝有北行之難夷堅續志

徐神翁前知高宗航海處所

宋高宗不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其禮敬之神翁臨別賦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鷲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兩宮北狩高宗匹馬南

渡即位至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避金狄之難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於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晚潮顧問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遙見山上有閣歸然問居人曰此何山曰金鰲山高宗乃登焉入閣見神翁大書徃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方信神翁能前知為神仙中人也輟耕錄

張九歌前知燕王壽數

宋張九歌慶曆中居京師雖盛冬單衣燕王奇之常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伎欲以悅王乃取羅重疊剪為蜂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為羅王曰吾壽幾何九歌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堅後浮圖災王亦薨一統志

奇聞類紀

卷五

子六

異僧前知陳公上第

宋陳公輔字國佐台州人父正為郡大吏歸老居於城中慧日巷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諷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為池賢郎當上第正曰一刹壯麗如此使其不幸為火焚則可何由為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雨梅溽所至水流不可行寺僧積苦之偶得曠地於郡倉後即徙焉而故基卒為池與僧言合政和癸巳國佐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夷堅志

風僧前知時陳魁第

金陵有僧嗜酒伴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崇市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

曰我決不可得邪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無時可得之說春渚紀聞

董正圖前知竹牀毀壞

宋嘉定州安仁人費孝先至和初嘗游青城董正圖學舍壞其竹牀欲償其直正圖曰成敗有數何償焉孝先視其側見正圖書云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大驚即師事之正圖授以易孝先遂以術名聞天下一統志

劉野夫前知火發救人

宋劉野夫青州人居東都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今夕必盡出我往見君德莊如其言至晚德莊坐待良久不至俄火自門起德莊犯烈焰而出四旁皆燼德莊舉家得全翌日野夫

奇聞類紀

卷五

子七

楊集前知破陣日時物數

來曰君家人幸出可賀也陳瑩中深重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一百四十五歲一統志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畧無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其將數千衆當勅敵不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葆光錄

羅晏前知明日虜退

羅晏四川閬州人兒時牧羊山下見二道人奕奕捨牧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之晏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煉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數日不一食稍稍預言禍福無不驗宋宣和中賜

號靜應處士時虜騎圍城其勢甚急張浚延至軍中吳曰相
公勿恐明日虜退果然加號太師冲夷先生蜀人相傳壽至
一百七十八云一統志

聖僧前知丁公之叛

聖僧宋人往來乞食海州人有疾呪之即愈事多前知安撫
使丁公守淮安城僧一日左持斧右持釘行擊于市大呼曰
釘壞我斧人無解者踰數日丁果叛僧示寂州人葬之成一
高阜水旱禱之咸應一統志

李仕寧前知復見方平之期

宋張方平慶曆中在兩制有道人李仕寧以詩別云異時復
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及出知江寧府李自茅山來謁

李開舞

卷五

天

適仲春也一統志

傳霖前知張詠將亡往報

宋傳霖青州人少與張詠同學詠官至尚書霖隱居山澤間
三十年不通問詠求之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
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知陳州忽有被褐騎驢人扣門大
呼曰語尚書青州傳霖求見聞吏如言走白詠責之曰傳先
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
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
子將亡矣故來報子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既知復何言翌
日別去後一月詠卒一統志及續編

志言前知英宗繼統

宋僧志言本姓許氏自壽春來居東京景德寺為人卜休咎
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以儲嗣未立默遣
內侍詣志言所即書十一郎字付之人皆莫測後英宗以濮
王十一子入繼衆始悟焉有具齊薦餉者則并食之臨流而
吐化小鮮群泳而去仁宗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
師一統志

姚僧前知劉朝奉得子年月

宋僧姚宥安福州人幼習儒術長乃落髮為僧熙寧中至建
陽往武夷山一百二十里朝發午歸鐘樓頽朽人莫敢登宥
安上梯解鍾如履平地劉朝奉折肱曰與爾一子某年某月
生可名姚歌至期果然人咸異之一統志

青開舞

卷五

五九

柳道者前知大魁姓名

宋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來兆或戲之曰
今歲元豐壬戌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曰
亦知其名乎乃舉衣裾以示之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齊
聞覽

異人前知東京將陷

宋東京未陷時遠郡有一士人補入太學肄習之暇常出獨
坐學前茶肆中見道人手執道扇綠化士人盡傾篋中錢與
之五六十日率以為常道人受施無厭心士人與之無吝色
一日道人曰每日受官人捨施今日還可請道人一茶否士
人飲以茶罷道人曰貧道欲說一事幸無泄官人可急歸

去前程事不必問東京不久流血成池恐禍相及士人歸治行同舍問之具以實告或笑或侮士人心亦趨趨明日復坐茶肆道人又至驚曰官人何為不去若不信貧道之言恐無及矣東京不日將陷城市往來之人半是鬼遂以布袖遮士人之目令看但見行者或無首或無足鬼形異象變幻不一士人始驚亦不告同舍明早遂行行甫兩日有來自後者報云東京已陷矣士人益驚兼程而歸焉夷堅續志

歐陽道人前知閻皂遭焚

臨江軍閻皂山乃晉朝葛仙翁道場凡五十四寮宮宇壯麗德化乙亥年有吉州歐陽道人在山搭堂一日忽造宮門曰今日三清與仙翁皆乘鸞鶴升天而去宮門恐有災宜急崇

音聞類紀

卷五

三

福修禳主者以為安逐之未幾遭焚所存十一二耳江漢紀

秀師前知寺中火起

洛都天宮寺有秀禪師者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切至荆州後移此寺深為武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滅之曰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一寺經藏焚燬殊可痛惜寺教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嘗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箇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連舉等方悟其言取箇以進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

國公張說為其碑文西京記

長髮道士側微知貴

至正間 仁祖淳皇帝一日坐東室簷下 太祖侍側有一道士長髮朱衣排闥直入趨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異之留之茶餅不顧而去及 太祖即位加進尊號適符其言於平帝王之父豈無異相又寧知道士非仙而特來前告耳七修類稿

異僧前知天命有歸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眾曰聖曆賣詩聲絕詩就 太祖因指雞卵為題僧云一塊無瑕玉中舍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滿天星豈僧為異人已先知

音聞類紀

卷五

三

真主故假以為兆耳客座新聞

劉伯溫前知敵砲碎舟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與伯溫皆在 御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 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見伯溫雙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急更舟 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及後勝負未決伯溫密言于 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剋日決勝 太祖從之遂平陳氏尊聞錄

周張二仙前知舟覆敵亡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時有周顛仙者謁道左 上命登舟一語不發 上問伐友諒何如對曰前途覆舟又曰破一

筒桶又一筒桶 上怒命推水中見其不溺而行於水面復
召之同舟無何舟果獲髮皆驚駭得周而免又有鐵道道人
張中孚字景華者時亦從 太祖在舟友諒中流矢兩軍莫
知也道人與氣語 上曰友諒死矣使 上作文遙祭陳軍遂為
奪氣敗去見空學軒二人皆仙也今人但知劉伯溫金木相
射之說而不知二仙已先從 太祖於舟天時人事已際遇
矣友諒雖勢大安能勝之七修類集

青田山靈前知劉公破石

誠意伯劉公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千一編面山而坐
目不轉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擲書趨入聞有呵之
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不顧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

奇聞類記

卷五

手三

有石室方丈壁上七大字云此石為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
推之應手拆裂得石一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纒屨
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
崇刹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憑几讀書知其隱
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
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妙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
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學後佐 高皇帝嘗對御言
及道士 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誠意伯
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為圖以進尺寸
若一 上欲留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庚巳編

劉伯溫前知子孫絕續

誠意伯劉公疾革時語其子云吾家封爵當中絕然至五世
後應得武職從茲可傳繼矣至孫薦襲爵後果被革弘治初
詔錄公後為處州指揮使正五世矣時嫡孫以罪繫獄有司
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為奇遇

異僧前知劉大師險夷極壽

洛陽劉大師徒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大師曰此兒七
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
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雪地凍
餓幾死二也會試塲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
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有死於火者而得獨
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漂蕩幾

奇聞類記

卷五

手三

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為霹靂震死因而
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 孝
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大師今尚在也
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邪七修類集

白雲和尚前知素帛有用

永樂間毘陵胡尚書濂奉使訪張仙至蜀中遇高僧白雲和
尚臨別贈胡公素帛一端曰出峽當有用公出峽果遇 皇
后哀詔始信其能前知也後 太宗召白雲至京師朝士皆
敬禮之獨歐陽主事不為禮白雲呼之曰爾非永叔之裔永
叔嘗贈我以詩探囊出之果文忠手筆也凡宋元度牒具在

馬筆記

瘋道士前知更樓改造庫樓

成化間許尚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李其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既月飲酒所也然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稟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歲致詰更樓當改為庫樓於內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了李知州喜殺了王知固許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瘋道士來馮者許已愕然及許後為天官而王生員為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為奇事今崧臯又為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七修類稿

刻石人前知府主姓名

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得也云出已中知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 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重為我復與此窩其年正乙亥府主南鄭虞廷重也虞廷康節窩遂為建祠 餘冬序錄

九仙前知莆田黃公發解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一前此有隣縣儒學一齋僕祈亭於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黃二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僕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田訪焉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於門乃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

中則有水桶在馬逐以夢告已而先生果占首選庚巳編

紫姑仙前知劉瑾誅戮

正德間江東有太守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道更携金入京師路劉瑾求速遷苞直既入矣尋慮不諧悔之乃橋紫姑仙以决疑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未幾瑾果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鐵刺落職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日格類鈔

遼陽美人前知宸濠敗亡

正德間徽州程宰拔重貨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落莫慚沮不能歸鄉遂受傭他商為之掌計以糊口一夕

奇聞類紀

卷三

五

忽聞異香氤氳俄而美人入室交接繾綣教以居積四五年間獲利數萬殆過昔所喪者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懼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真偽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曰 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為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為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就擒程初聞 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心愈疑懼美人握手曰無事無事 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預知再某 今上入繼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也 遼陽海神傳

凌波紀

趙炳張蓋渡水

後漢道士趙炳字公阿東陽人也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如弩箭之發氣禁枯樹即生花葉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絕流而渡百姓皆神服之漢方仙傳

吳猛羽扇渡江

晉吳猛字季子世居於豫章事父母以孝聞夏不驅蚊恐其去已而噬親也以道術大行於世猛居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真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後於西

奇聞類紀

卷五

三

平乘白鹿實車與弟子四人白日昇天十二真君傳

黃葛護埔草泝

巫山道士黃葛護常以符藥救人蜀主王建召之舖草薦水而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真仙通鑑

許堅凌波潤步

許堅字介石廬陵人也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性情中其性短欄至耐惟自負布囊而已性嗜酒善屬文尤好吟咏冬夏常持一大扇自號江南野人後往茅山或之九華隨意所適人不能測亦未嘗見其益爨又嘗至陽羨一日涉西津忽涉波潤步而行衆方驚以為神宋景德末卒於金陵歲餘京部員外郎陳靖藏舟素淮謂兩日前於洪井見堅來叩門刺尚

在及祭其魂無所復觀人以為尸解云真仙通鑑

萬女步行水上

葛仙公名玄字孝先瑯琊人有道術嘗從吳主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遣使求之踰宿忽見仙公步行水上既三回有酒熊乃謝曰昨伍子胥強遺留飲淹屈陛下干此上忻然曰先生常為神靈所延道德所至爾真仙通鑑

陳炳疾行水上

宋魏末太平縣主簿陳炳金華義烏人妙靖鍊師陳瓊玉之從姪也每言炳有仙骨當遇異人後有皖山徐先生來教以絕粒行之六年益覺身輕告別寒寒疾行水上而去金華志

奇聞類紀

卷五

三

昔域無舟自渡

昔域天竺人周流華戎人莫能測晉惠時至襄陽欲渡江舟人見其衣服敝陋拒而不載比舟達北岸域已渡矣有兩虎前行以手摩其頭虎弭耳而去一日求去衆送至城外域徐行追者不能及是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賈人胡隱是日將暮逢域于流沙計九千餘里云一錄志

梁師木杯渡水

晉安帝隆安五年梁杯渡師常乘木杯渡水神化莫測嘗自建康往南州依陳氏繼聞建康復有一杯渡陳氏父子五人往觀果有之乃留二人守之三人還南州驗之杯渡依然在家陳氏驚異後在彭城鳩摩羅什聞之嘆曰吾與此子戲別

三百年矣相見杳然米期遲於來世耳一經古及釋氏通鑑

達磨折蘆渡江

梁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天竺菩提達磨大師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功德聖諦師具答之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洛邑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功成壁石宛然有達磨之形梁中大通元年達磨大師於禹門千聖寺端坐而化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魏使宋雲西域回遇師于惠頓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曰西天去及雲歸朝具奏其事魏主有旨令塔壙唯空棺隻履存焉舉朝驚嘆奉祀取履供養梁武聞師顯化親製

奇聞類紀

卷五

三

碑刻之鍾山至唐代宗謚師曰圓覺大師集事淵源

真諦坐具渡江

陳文帝天嘉四年真諦初欲泛柏西歸值風飄還廣州諦遂以坐具鋪江水而過如乘大舟而坐具不濕或折荷葉而濟神異甚衆時人多畫像而奉祀之釋氏通鑑

惠初無舟渡江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釋僧惠初南陽劉虬立陟吧寺請以居之惠能分身赴人之供嘗至病人家惠隨者必死喜者必痊惠嘗欲渡江津更以舟小不容及舟過江惠已在彼岸是年示寂神異甚多僧傳

劉政步行水上

劉政者沛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惟居世榮貴須臾必頌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性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墨子五行記燕服朱英九午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為變化隱形又能以一人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人化成叢林木亦能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其衆處人不覺之又能種五果之木便華實可食坐致行厨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傾壞更指之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又作木人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噓氣與雲奮手起霧聚壤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年大乍小入水不濕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驚蛟龍

奇聞類紀

卷五

三

龜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上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神仙傳

孫博行坐水上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嘗誦經數十萬言著書百餘篇晚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耀數十里博每作火有所焚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頃博自止之乃止耳又能引數百衆步行水上不沾不沒又能布席坐於水上飲宴作樂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又能從石中來去壁間出入俱無所碍如有孔穴也後入林慮山中合神汗而仙矣神仙傳

羊安乘筮渡江

年安四川眉州人以廂兵謝仲廳如峨山陟上清坂忽遇暴者顧笑曰汝飢何不食栢子邪摘子投其口顧者不復見矣遂不火食大雪庭有大壑貯水解衣就浴往往通老莊至到語一日江水暴漲舟不可行或戲指其笠曰乘此渡可乎牟遂置笠水面跌坐其上截江以濟觀者異之人呼為牟羅漢一狀志

張志和水上鋪席

玄真子張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志和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

奇聞類紀

卷五

五

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唱和為漁父詞志和首唱真卿與諸客和之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厚素寫景夾詞頌史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色奇絕跡古今無倫真卿與諸客傳說嘆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戲水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畫在人間者人皆寶傳云真仙通鑑

徐神翁手中渡江

徐神翁雲遊至安福北真觀一日觀門前江水泛漲翁邀王道士渡江王固辭翁伸手中一條于水面以足踏手中而過

王力挽之翁但云德樓前有少文字以付汝矣王亟取之雷法一宗印一顆及告斗書王由此行法甚靈夷堅志

藍喬水中收瓜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為詩章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為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為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師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返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醜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升遺母曰真氣嗟呵所成母費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向

奇聞類紀

卷五

五

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汚瓜當與子入水中噉爾因持瓜踴身入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嚙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息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轡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不日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風雲條上躡而上昇仙鶴成群空中歷上有笙簫之聲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始知藍仙之送母云真仙通鑑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五

奇遇紀

人倫奇遇

韋侍御高祖玄孫相遇

唐代宗大曆中因晝寢嘗夢一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仙真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拜之當獲大福即日詔遣監察御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至山下州縣陳設一店具飯店中所

奇聞類紀

卷六

一

老父韋君訪老父何姓答曰姓韋韋君曰相與宗盟合有繼叙邀與同席老父因訪韋君祖父官諱又訪高曾為誰韋君曰曾祖諱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

入山老父曰吾與爾同宗韋君乃以乘馬讓之老父曰爾自

騎吾當杖策先去韋君乘馬奔馳竟不能及常在馬前三十

步至山足道路險阻馬不能進韋君遂下隨老父入谷行不

里許到一石室見三姬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二祖

姑也韋君悲涕載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

皆以木葉為衣相見甚喜謂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欣

慰久之遂與老父上山訪壇登攀峻峻韋君殆不可堪老父

行步若飛迴顧韋君而笑直至中峰西南隅果有一壇韋君

灑掃拜謁立標記而回却到老父石室辭出谷韋君曰到京

奏報畢當請假却來請觀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韋君遂下

山返到闕庭具以事奏代宗嘆異乃遣韋君齎手詔入山令

奇聞類紀

卷六

二

刺史以禮邀致韋君到山中求覓遂失舊路數日尋訪不獲

訪山中故老皆云自少年以來三二年則見此老父一到城

郭頽狀只如舊不知其所居韋君望山慟哭而返代宗悵恨

具以事跡宣付史館

呂恭七代祖孫相遇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採藥忽見三

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而乃勤苦艱險如是邪恭曰

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其有微益耳一人曰我

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

文上我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授新學

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耳此是公命當長生也若能隨

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耳此是公命當長生也若能隨

我採藥當請公以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仙但恐
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見採收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
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通因遺恭還曰可歸省鄉里恭即拜
辭仙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
野無復子孫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光輔問呂恭家何在光
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火遠之人吾聞先世傳有呂恭將一
奴一婢入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為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
恭有七代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人多奉事
之推求易得耳恭承光輔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奴出問
曰公從何來恭曰此是五家也我昔採藥隨仙人去至今二
百餘年今復歸矣習舉家驚喜徒跌而出拜曰仙人來歸沈
弟不能自勝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已年八十服
之色轉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仙去其子孫世服此藥無
復老死皆得仙也 神仙傳

杜羔母子重遇

唐杜羔正倫之孫也有至性父任河北一尉而卒經亂失母
不知所之憂號終日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
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切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詢之乃
羔母也即迎侍而歸又尋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
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
而觀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
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識其墓羔貞元初

進士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右僕射諡曰敬
敏府續編及一統志

孟軻軍夫婦重遇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曆末孟與妻弟韋生
同選韋生授楊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
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路谷口中忽然馬驚
墜於岸下數百丈視之杳無人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
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
體無所損初似悶絕少頃而甦經一日飢甚遂取木葉裹雪
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仰視處如大井焉分當死矣
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馬漸近是龍

青龍報恩

卷六

目也韋懼甚負石壁而泣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
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為龍所
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于空韋
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
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
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
矣氣力漸微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
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
漁翁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飲食之韋氏問曰此縣韋
少府到任未幾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其即韋少府之姊也倘
為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

吳韋氏至門道報孟家十三姊欲入韋生不信曰十三姊墮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其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語其述厄顏色瘁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為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原化記

李氏夫婦父子重遇

宋李宗勉幼時父以罪遭墨刑流不復歸母自教養之後成名通判某州時太守有老兵常通東帖往來母自簾後見之輒流涕李問故母以他辭對既而再三問故母遂以實對之

李氏夫婦父子重遇

李氏夫婦父子重遇

李氏夫婦父子重遇

李大驚請軒守延其父上坐迎至俸廳夫婦父子對泣且喜母見夫後置榻外館以奉之蓋避疑似之嫌也時人賢其得體李後至理宗朝拜相江湖紀聞

朱景先祖孫重遇

朱景先銓淳熙丙申主管四川茶馬其子遜買成都張氏女為妾曰福娘明年娶于范氏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嫌不肯去強遣之又明年朱被召以十月旦離成都福娘欲隨東歸不果後四十日生一子小名為寄兒朱居姑蘇吳蜀香隔彼此不相知聞庚子歲遜亡范婦無出朱又無他兒悲痛殊甚乙巳歲朱持母妻後茶馬使者王澹少知遺跡卒責善致唁于乃為服役左右者方買福娘時其卒實為子儻因從容言

福娘自得子之後甘貧守節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八歲從學讀書眉目疎秀每自稱官人非里巷群兒比也朱雖喜而未深信其與卒偕來者巡檢郭圭亦故吏呼扣之盡得其實即令圭達書上卿及制帥劉尚書所致其母子會蜀士馮震武舟東下遂附以行未至而朱遇南郊恩當延賞乃以此孫列奏朱以為得之於垂離絕望之中實天所賜名之曰天賜及其至也首問其曾命名與否母曰從師發蒙日命為天賜吁萬里之遙膺合若此何其異哉夷堅志

趙氏姑婦祖母孫重遇

信州富室趙氏子居家養母娶妻一年母偶往候親戚夜有劫賊殺趙劫其財擄其妻官捕寇不獲其母寡居二十年鄉

趙氏姑婦祖母孫重遇

趙氏姑婦祖母孫重遇

趙氏姑婦祖母孫重遇

稱曰趙安人宋咸淳甲戌建昌軍葉茂卿赴省暮至其鄉一老人曰前途店遠此有趙安人家可寄宿茂卿過其家叩關人為一宿之托安人見其面貌類亡兒納之須臾令老僕請入內廳待之以酒饌意甚勤渠但只垂淚不止茂卿意疑為鬼然不敢言食畢出宿天明安人又具早食相延苦留數日臨別安人以芝楮三十束為贈祝之曰回途千萬毋過諸僕亦皆餽贈葉喜出望外至古杭中省殿對第四甲進士出身授無州樂安主簿歸途買匹段等物於回途再訪送與安人安人甚喜留數日相與如一家因問步後園見供養甚真一軸問曰此為何人安人曰此吾兒也年十九為寇所殺媳婦為寇所擄今不知存亡不覺淚如雨葉又問媳婦何姓曰姓

親某年月日生身體之長短面貌之何似歷歷言之且言媳婦孕五月而被擄葉聞之付于心驚曰吾母即是已遂泣別而歸葉回建昌歸拜其父葉仲二開宴款客月餘葉以趙安人之事告其母魏氏母掩其口曰汝休說若此人知之汝必見殺此人殺人多矣後葉薄參州首以此事覆於太守守差都監請葉仲二筵席至即押赴司理院勘問是實斬首于市并為申朝改正姓趙以其母同歸信州趙安人家二十年間姑婦存止之別再得完聚以至祖母與孫適然相遇報復兇警人心稱快天實為之也 夷堅癩志

馬武夫婦重遇

陶節夫為定帥本州駐泊都監馬武赴官違期踰年始至既

青州類記

卷六

七

交割參府陶公退衙至屏後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帶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對云適參府都監妻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官并相失之詳公頷之明日具酒般獨酌馬將會書閣中三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為稽緩爾邪馬離席墮涕曰其去春携家京師因與家人輩至大內前觀燈稍人中忽與老妻相失求訪不獲因循踰年迫於貧乏不免單身就肆無他故也公即呼取大金厄注酒滿中揖馬而笑謂之曰能盡此厄當有好事相聞飲訖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意而適然相遇如此賢閣縣君於腰索中適某過潼川得之逆旅間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公且語其詳其道已令具饗乘歸將司矣馬始驚喜次而軍校聲語

云已送駐泊宅眷歸衙訖一郡驚嗟共嘆其異也 春浩紀聞

二人夫婦交相重遇

宋建炎三年車駕駐建康軍校徐信與妻子夜出市少就茶肆傍一人竊視其妻目不暫釋若有所囑者信怪之乃拾去其人踵相躡及門依依不忍去信問其故拱手異謝曰心有情實將吐露于君君不怒乃敢言願畧移步至前坊靜處庶可傾竭信從之始言曰君妻非某州某縣某姓氏邪信愕然曰是也其人掩泣曰此吾妻也吾家于鄭州方娶二年而值金戎之亂流離奔竄遂成乖張豈意今在君室信亦為之感愴曰信陳州人也遭亂失妻正與君等偶至淮南一村庄逢婦人故衣蓬首露坐地上自言為潰兵所掠到此不能行吾乃解衣饋食留一二月乃與之俱初不知為君婦今將奈何其人曰吾今已別娶藉其實以自給勢無由復尋舊盟倘使警會一面叙述悲苦然後訣別雖死不恨信因慷慨義士即許之約明日為期今偕新妻同至庶於隣里無嫌其人謹拜而去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則客所携乃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惋捫心號咷是日各復其故通家往來如婚姻云 夷堅志

葉丞母子重遇

宋景定庚申太平州葉氏有子八歲為北兵所掠夫死於亂兵家財蕩然沉落至福建為捆屨者妻至元庚辰有某縣丞至葉誠為已子每見輒泣不敢言有女相士問故葉曰某丞

吾兒也吾兒少病在羸疾廢下而愈有癩瘰可驗女士明日
謁丞請開處摩其臍丞疑其邪叱去之女士曰君相十全若
臍下有癩瘰則貴也丞駭示之果然女士因告以故丞驚甚
遂奉其母養之 江蘇紀聞

趙氏姑婦祖母孫重遇

宋理宗時潭州湘陰縣李屠有田數頃妻博通經史自教其
子應龍讀書李屠常加咄咄應龍年十七請舉明年赴省不
與果費妻密與少錢挑包獨行三日至某村日暮無旅店遂
橫入小路冀有人家可以止宿行未幾見一大宅問為鄭通
判家遂入求宿門人不納再三懇請有老門子曰天色已晚
果難他往但官人不在家待入覆過大安人今就門子房中

千問類記

卷一

暫宿安人曰既是赴省官人請入書齋宿且令辦飯待之應
龍甚幸既而老門子出曰大安人請喫茶應龍恠而不敢違
大安人詳問姓名盛設酒饌終坐諦視口中常作咄咄恠聲
應龍其曉酒罷出齋帷帳甚整次早送關子一千貫囑曰回
途千萬再來應龍候榜於京中第殿試在甲科授澧州教授
回途復至大安人家款延數日曰官人酷似亡兒吾兒仕至
廣州通判任滿罷歸全家為寇所殺惟老身在家免死耳吾
家薄有田產雖立宗人子為後今見官人如再見吾兒令人
不能捨若能來此當分家產一半相與應龍辭有父母曰君
父母可俱來應龍姑諾之大安人再四言之以至痛哭而別
應龍到家李屠偶出亟以告母母啣淚曰是即汝祖母也汝

父全家為寇所殺惟留我在時汝在我腹中五月餘矣今日
之父即寇也應龍大感痛往告制置胡石壁額大駭密遣人
取大安人來仍以應龍新除并請其父母會宴毋至入宅堂
見大安人相對大哭且喜以李屠付獄推勘具得其情籍其
家而戮之令其母子與大安人俱歸仍申朝為應龍改姓鄭
氏 江蘇紀聞

金山夫婦重遇

宋時有一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揚子江大
風作於金山寺下舟覆妻幸盡溺惟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
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後滿秩東還復至故處就寺設水陸
供薦禱于佛乞使妻早受生羅時已四更少焉童奴掃地逢

奇聞類記

卷一

十一

一婦人滿身流液如饑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
明僧衆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
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
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抱脚引下喫
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
中以我為妻每夜袖餽餅之屬餉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
物初猶笑不言及既曉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
我因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
可求之屢矣一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發煌花極
間列及詣香案邊聽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
在此盤旋遠寺不肯返綠衣苦見促我故遲留會龍燭滅強

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扼廊柱不放遭他毆行極困他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大所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綠衣者蓋水府判官也 夷堅志

牟仲元夫婦重遇

廣西牟仲元至元丙子冬娶游氏伉儷甚篤丁丑春其妻遭虜通行尋賄莫知踪跡遂隨其官入京以醫道資身丁亥年回至大名府其官病歿醫束手牟用藥愈之醫道大行囊橐充厚遂謀娶焉以鈔二十錠得一婦人乃其妻也遂相携以歸 江湖紀聞

袁氏姑婦夫妻父子重遇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與母借居田舍未幾城陷兄之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乘間奔至田舍避寇處適姑婦夫妻父子相會時傳以為孝行所感 輟耕錄

姜子奇夫婦重遇

國朝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過吳擾亂于奇挾妻出避舍皇間因失其妻乃為兵官勢歸京邸于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逆遷至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又以布囊裹熟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翼日此婦在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共語為

主母所偵即令人追之檢其囊中有金釵一雙書一封似其夫還以告兵官塔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當年惟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即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泣謝而去 伉儷復合 西燕野記

劉尚書父子重遇

劉尚書子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辰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子妾命僕棄之僕抱兒棄城下入就辛素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鄰人周帽兒見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給其妾曰兒死已焚之爰自

青關新記 卷六

公署歸妾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及爰致仕還涪州有鄉人某為行人出使歸過爰問曰公有子乎爰曰未也曰公有子見在已七歲何謂無子爰驚問故某具以告爰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之賜也遂遣一僕齎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已役滿去或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亟往出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已出哭而拒之行人勸諭再三乃從吏遂與僕送兒至涪親舊聞其事贈金為會往迎之爰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蓋謂其衰老之年得子于爭離絕望之中為天所賜也

王遊擊夫婦父子重遇

筆記

運東遂擊將軍王冀軀幹雄偉智力過人臨陣輒捷常獲功賞且孝于母一日帥府視事回省其母太夫人尚養侍問何故此時未與恐兒輩不能奉養而至疾也太夫人不答狂去久之太夫人乃曰我欲不言終昧其事我心不安言之則傷汝心汝今日享此官爵非汝父祖世蔭吾幼與汝父在軍中為王父掠來吾娘汝八月矣時王父為帥遼陽置吾後室已而生汝狂妾媵雖衆然無子女因以汝為己子王父亡汝長遂襲其官汝又多能得至今日富貴汝實趙某子也汝父離散幾四十年生死未可知吾昨出廳與媳婦間行見牧汝馬老卒識其形容彷彿汝父也欲呼問其來歷因不曾與汝說知此情汝又不在家故不問及汝可呼來訪其端的則是非

奇聞類記 卷六 三十一

可知也王出廳即呼老卒訪其原成姓名妻子姓氏今何居此其卒歷告正統初携妻子從本官自濟南衛來成于此妻某氏方有娠七八箇月未知男女為遼陽將官逼去至今四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其孤苦會老死亦不知身歸何所因淚下如雨王起告其母母出復詢其實乃相持慟哭什地王亦悲切不勝乃請老卒入廳令左右奉其澡洗更衣至廳上坐定夫婦子女眾拜復告於家湖眾親宴訖次日上 阮備陳其故乞辭位歸於王氏自補趙氏軍伍再獲寸進以圖報效 疏上 朝廷嘉其孝義降詔俾仍原職復姓趙氏云 張百戶父子重遇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料理別顧

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懲險從湖堤行至半途聖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煙霧中不可辨其為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肖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遲則葉魚腹矣人詫為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不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 雙槳歲抄

功名奇遇

鼠啣孝經

宋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植之祖也自幼好學名聞江南初應舉將試有大鼠啣卷于前視之乃孝經註疏也鎬怪之取以熟讀及入場果試題出其中遂登第仕至龍圖閣學士 續編及孫公談國

鬼傳關節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聖錫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與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肩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肩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惟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

指天誓日曰其適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
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
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異
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其子
中與寺僧間步廡下見室內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
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
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
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
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
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雖恠然亦不可不傳足以
社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

子用素也

卷六

五

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
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
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于冥冥之中而曰莫予能觀者又惑
之甚者也 蘇林王壽

鬼換試卷

郭侍郎承椒實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携往初應舉就雜文
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試卷而誤納所
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試卷宛在篋中遽
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園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
吏曰其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與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
酬公悅許之遂巡寶試卷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忻謝而返

明日歸家即以錢送詣與道里款門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
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辨周身之具公驚
歎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即以錢贖其家公遂於是舉發第
後官至侍郎 劉公嘉話錄

鬼携誤卷

宋紹興二十二年秀州當湖人魯璣赴省試第一場出憶賦
中第七志押官韻顧無術可改次日徬惶於案間惘然如失
忽見皂衣吏問知其故言曰我能為君成此卷然吾家甚貧
當有以報我叮嚀至三四璣許謝二百下乃去猶疑其無益
未幾果取至即塗改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為蔡十九郎居
時門裏某坊第幾家差在貢院未能即出且以批字倩璣達

青開類記

卷六

其

其家璣試罷持所許錢及字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於
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邪是年璣登第復厚卹之仍其
其子以為奴二十二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為人言之此
事與唐人所載郭承椒事相類 夷堅志

聞鬼讀尚書中第

宋端平間建昌軍有一士人赴省試宿玉山縣村落夜聞鄰
家訓童子讀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土人本
經尚書也嘉其辭氣不凡且即訪之則絕無人家惟叢篁中
有塚耳士人疑省試或出此題擬為一篇洎入省闈果然遂
中第 江湖紀聞

周邵聯魁

宋邵澤廷對日午未得一說有中貴人巡禁見澤所居京道甚佳擬求之澤與之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方便一亭命名曰定一上謂若人用此立說取為狀元邵得其實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實首選時已取周坦為狀元群臣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為榜眼克堅續志

偶竊密絨

宋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絨封一簡令其子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童子學二子曰持曰緩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

奇聞類紀

卷末

七

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草掾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為敏脩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卒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鶴林玉露

得東掖魁

國朝成化辛丑科山東劉珣在內閣其西席乃餘姚黃珣也一日劉使其子送東於黃曰漢七制唐三宗宋遠過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答曰但刻本常有之蓋劉之意欲西席詳考策策掇魁而黃則未盡領會也他日黃之鄉里王華來訪見紫閣此東意或謂廷試策問也歸即操筆成篇至日果問此策王遂大魁天下而黃居第二黃固不當漏泄此東而劉亦不意為他人所得也此與東坡送東與李方叔而為二章所得事頗相類嗚呼豈非其數邪七修類集

貧財奇遇

翁仲孺遇天兩金

奇聞類紀

卷末

八

漢時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日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於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翁世世富神異經

鄒駱駝斷地得金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業坊角有伏磚車廂之即翻塵土浣其餅駝苦之乃將鐵鋸去十餘磚下有塗羅密容五斗許開看得金數斗於是巨富朝野僉載鄒鳳熾富貴也時人稱為鄒駱駝以其偏也市南山木每株估一匹綸自云山木可盡我納有餘其嫁女也請朝士賓客數千供帳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繞綺羅珠翠香釵曳履尤艷麗者數百人不知誰是新婦氏族記

龔播解載金人

龍播者峽中雲安監鹽賈也其初甚窮以販鹽蔬果自業結草廬於江邊居之忽遇風雨之夕天地陰黑見江南有炬火夜聞人呼船求濟急時已夜深人皆息矣捕即獨擲小艇涉風而濟之至則執炬者什地視之乃金人也長四尺餘捕即載之以歸於是遂富經營販鬻動獲厚利不十餘年間積財巨萬竟為三蜀大賈河東記

章乙得銀人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爨折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忻然迎接設酒饌

奇聞類編

卷六

十九

至夜深而罷為灑掃一室令其止宿既就寢寂無聲息諸婦異之遂潛入室就榻審聽聞如無人試捫之則二人身冷如冰乃大駭怖命燭照之乃是銀人二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蓬鼓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 玉堂開話

康氏得金人

偽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為業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葉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路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路左忽有錢五千羊

半邊尊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為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及長遂為富人有李海者為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為李言如此 稽神錄

陳氏得銀人

江南陳漆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為詩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間聞二客床壞翁然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卧於壁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矣自是致富 稽神錄

村人得金兒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經會南大塚塚傍恒有一黃衣兒與之較力為戲其主遲之奴以實告覘之信然一日挾搦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兒復出即起擊之應手而踣乃金兒也因持以歸家自是富 稽神錄

奇聞類編

卷六

二十

何文掘性宅得金

魏郡張本富貴宅與陳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此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喏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吟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神也今在窻下文掘得金三百觔燒去梓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稽神錄

李統領掘宅獲金

邵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別宅三間極寬潔為邸舍就直纒
百二十錢人言中有物惟多不敢居乾道二年八月武翼郎
孫肇赴添監酒稅以無官癖欲居之先與三少年往宿相語
曰屋如是而賃價不及半豈可失吾何畏鬼哉時猶未黃昏
忽青光一道從後起揮以刃而散去俄頃婦女七八輩歌笑
而出撼堂上二空輜出沒其間擊心動捨而之他明年陝西
人李統領解鄂州軍職來自言無所怖挈家徑入坐甫定而
十婦人已出李仗劍逐之至厠入于溺堯而滅李所免咄罵
待旦命僕掘其處乃白金數百錠充塞于中李邀謝氏子弟
訪上世有無答藏曰無之賂以三百千子弟曰此非我家物
義不當受但請就鬻此第增為七百千立券李遂成富室乃
音聞類紀 卷六 三

張南仲買宅獲金

鄱陽市民李十五買屋一區於他巷移居未久每朝暮常觀
室中變怪或星光勃鬱若撒沙之狀霍辣有聲李家人畏有
奇禍別僦舍徙焉而以其居轉鬻于人張南仲待制以百千
得之自往督夫力葺治見中堂大石清徹濕潤遣僕舉之獲
白金二十錠白金器數百兩咸謂地寶自有所屬非李所當
享納也夷堅志

徐生夜寢佛閣得金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致登徐生者素不

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為信
則眾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
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生乃上梁大
呼投瓦礫擊之鬼用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中
私識之而則翌旦鬼不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
下衆驟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
閣自是無鬼矣菽園雜記

賈宣買宅獲金

都指揮賈宣自江西調福建行都指揮使司賈王指揮故第
用直銀百萬相傳夜出鬼魅人不敢居賈徙居之初夕晏然
次夕守宿戍卒群驚奔內堂上鼓聲逢逢賈怒次夕操挾弓

音聞類紀 卷六 三

矢壯健數輩各執兵械環侍候至夜半中庭月下立一人長
丈餘黃引弓射中之其人頓小東走沒于花臺賈遂捕弓矢
兵乃于上曰尋汝今遇夫明日掘之得金銀一穴蓋數千云
聞見類纂

徐仲寶隨處獲錢

徐仲寶者長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合數大抱有僕夫灑
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亦獲數百自是
每須錢即往掃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仲寶
後至揚都選授舒城令暇日與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氣其
勁烈斜飛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峽蟬
製作精妙以莫能測後為樂平令家人復往於厨側鼠穴中

得錢甚多仲寶即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止于庭
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不知所之稽神錄

南臺儒者獲飛銀

國朝洪武乙卯年南京廣積內庫鎮庫銀其重數百斤一日
忽穿庫飛出一儒者夜坐見田野間光起曰此必有寶也
因往其地標識次早標乃在秧田中去土尺許見白銀入不
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同掘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爭
不平遂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此天所以界是儒
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止與傭工內庫飛銀亦神異哉林
子餘錄

醫士遇猴致富

音韻彙編

卷六

三三

商州醫士負篋行醫一日昏黑為數人擒去如飛醫士大呼
求援鄉人群聚而不可奪醫士捫所擒之人遍身皆毛懸屋
絕險行數里到石室中見一老嫗卧于石榻之上侍立數婦
人皆有姿色一婦人謂醫士曰將軍腹痛醫士覺其傷食遂以
消食藥一服與之以服老嫗即能起坐且囑婦人以一帕與
之令數人送其回歸抵家視之盡黃白也次日持賣有人認
為其家之物欲買之官醫士直述其由盡以其物還之其事
方釋忽一夕數人又來請其去見老嫗有愧色又囑其婦人
與一帕且謂得之頗遠賣之無妨醫者持歸視之又盡黃白
也數且倍之遂至大富夷堅續志

醫人遇候復財靈驗

音韻彙編

卷六

三

政和中有醫人入山中行一十里越一嶺嶺下山川奇秀忽
一猴挽驢不可却竟與同入取道山豁中無復徑路行二十
許里見泉石清麗復有猴千百為群跳擲巖谷間至一石室
有巨猴卧其中其長如人囑醫治疾醫為視脉知其傷果遂
以常所用消化藥餌盈掬與之飲以澗水既而復令一猴送
出羊餘偶至山中一猴復來引驢遂與俱行至前石室病猴
引其類自山而下見之大喜跳躍於前眾猴爭索藥所携悉
分與之遂至空及病猴乃以白金數十星衣兩袖贈之令向
侯導以歸醫甯衣銀於市市人執以為盜醫分辦不承忿爭
至府帥鞫問之醫人力辨非盜具述遇猴之事願遣公皂同
至山中驗之帥異而許之醫至山間大呼曰猴我愈爾疾而
反禍我度爾必有靈性豈不能雪我邪俄一猴出初不畏人
從公皂俱入府中猴啣啻廳下指畫若辨理者帥大奇之即
以衣銀還醫者猴亦奔而去陶山新錄

柴醫遇猴致富

衢州江山縣長臺村山多猴千百為群臨溪飲水大如人形
凡有商旅必為所劫不害人命而利其財率眾接臂負歲高
山人莫得見習以為常忽有柴郎巾自山下過群猴復來視
其身無有也但便袋中有藥方柴曰我能醫扶之登山坐之
石洞爭進果核頃之扶老猴母來但不能言指其喉內痰嗽
與之藥一服即愈留之數日首致謝禮送白紙數沓不受又
送綉帛亦不受續盡以所有金銀來并前紙綉悉受之群猴

送下山柴氏遂至富盛東里續志

農母因猪嘴衣致富

江陵府松滋縣西村農家養一猪母數年一日在厨竈間嘴主母裙衫而拖拽之若有所往比之不去箝之復來主母遂隨以往至屋後嶺下有一窖皆是金銀其家因此人富每日以美食養飼其猪八稱為長生猪母夷堅續志

守船人夜獲明珠

松江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數十泊于廟前夜中雨過守船者忽見廟前光明如火乃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或吞或吐船人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遙擲之此物驚入草光遠在地前視之乃一珠徑寸光耀射

奇聞類記

卷六

三

目此人得之恐光明為人所見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寶物怕穢乃脫髮衣裹之光遂不出後無人知者至揚州胡店賣之獲數千緡問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原化錄

岑氏獲神異白石

臨川人岑氏嘗遊山谿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捕而獲之歸置巾箱中其夕夢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來侍左右既寤蓋知二石之異也恒結於衣帶中後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問之曰君有寶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萬為市岑雖寶之而無用得錢喜即以與之以錢為生質遂致殷贍而恨不能問其石與其所用云耳補神錄

寺僧得返魂香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厨下鍋中湯沸揭而視之見二卵者將執詢于僕言行

童於鶴巢中取者僧命還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望其生但免其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備異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以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入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叔港泊舟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所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結之曰此香是三寶太監捨供天妃宮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則與之俵曰我是入貢之人安可留以待閣成但願酬之以價因與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去後數年倭人復來入貢訪前老僧已故夫因留金作享其徒詢

奇聞類記

卷六

三

所取之香何物也倭曰此係香也焚之死人之魂復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卷座新開

無賴子竊蘭獲財

蘇郡牟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宏固相傳閣上有宗人罕得登宣德中有無賴子與人誓約夜獨窺其上及明無事則裝當出金界我衆從之其夕無賴獨處於閣夜半閣閣下有呵導聲窺之則五丈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二籠燭前引登閣無賴急伏梁上視其所為五人者危坐正面從者即奉酒饌鋪列案上設醒果核豐腴精潔飲器皆貴白錯落滿案雞鴨將散無賴因呼謀以驚之諸崇一時奔逸都無所見器物狼藉案上不服收拾無賴大喜過望置其器以下表方來踪

跡之無賴以實告衆乃駭嘆俄傳樂橋線鋪錢氏宵間失去金銀酒器若干無賴謂諸人曰此豈錢氏物乎持之詣錢錢視之果其家物也錢富而喜悉舉以歸之 志惟錄

商人陸龍窟獲寶

有一商人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前旬登岸深夜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有光見大蛇無數盤結於內始甚懼又稍與之狎蛇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啗石壁小石商效之頃忘飢渴一口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其為神龍遂掩其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啗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稱瑞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 耕新錄

奇聞類紀

卷六

三七

小商獲大蜈蚣致富

元貞年間廣中有一人為商財本消折歸至西洋海濱見雷擊大蜈蚣一條長五六尺收入擔中晚泊旅邸小房名商巨賈輻輳千彼是夕主人設宴坐上皆富商而小商亦預席末酒數行遍問所携之貨衆以實對小商不敢言恐旁者竊笑忽有回回人在謂曰小房內祥光亘天必有異寶強之開房而觀不獲已開擔止有蜈蚣一條諸商皆笑獨波斯曰此是也於是延之上坐為更敝衣而禮遇之次早問其直小商不知價索銀二千兩波斯慨酬之各立文約遂取蜈蚣出來拾頭上一寶珠皮則棄之且曰此至寶也若盡欲我五船財賦亦所不較小商歸遂致大富也 吏墨續志

婚媾奇聞

劉阮過天台偈女

劉晨阮肇剡縣人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二人往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又乏絕望山頂有桃共取食之覺步履輕捷下山取澗水飲之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間不遠矣因渡水又過一山出大溪見二女容色絕世便喚劉阮姓名喜悅如舊交道郎等來何晚也因邀至其家廳館旅餘無不鮮華東西各有床帳帷幔七寶瓊瑤非世所有左右侍女悉皆端麗酒更設甘酒山羊脯胡麻飯有仙客數人將三五桃來慶女婿歡歌作樂日既向暮僊客散去劉阮就女家笑婦駐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仙館過殊凡俗今來此

奇聞類紀

卷六

三七

是宿福所招何速求去遂住半年天氣融和常如三月時三人聞木鳥哀鳴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鼓吹送劉阮出山洞示以歸路二人隨其言而得還家鄉並無相識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說上世祖公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棲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當年所往山路迷莫知其處至晉武帝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唐元稹詩云芙蓉脂肉綠雲鬟養蠶種蠶書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問

韋助過龍女

韋助蜀人夜泊涪陵江忽遇龍女遣騎迎入宮相處久之助一日乘騎凌波而出及後登第十年知簡州龍女復遣書相

迎勅命昉充北海水仙一統志

董永遇織女

董永千乘人東漢末其父避兵居泰州家貧備耕以養其父父歿貸錢於里之富人裴氏以營葬許身為奴以償之忽道遇一女求為妻同造主人約織婦三百匹以償所貸一月而畢遂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上帝以君至孝遣我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泰州西溪鎮織絲井即織女所汲以治絲者至今猶存一統志

詰汾遇天女

後魏聖武帝拓拔氏名詰汾嘗獵山澤間見美婦人乘輜輶自天而下既至出曰我天女也受命而來與君相偶旦日謂

奇聞類紀

卷六

五九

帝曰比與君合今已有娠約以明年再會於此言終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言訖辭去帝名其子曰微即神元帝也是為魏之始祖時人為之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亦異矣哉魏史

柳毅遇龍女

唐中宗時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洞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三常有應者毅如其言有武夫揭水引入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中有一人被紫執圭毅取書進之洞庭君見書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墮

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壁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暗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擁一人回即前寄書女也乃宴毅於碧雲宮真龍洞庭君弟謂毅曰涇陽發婦欲托高義為親毅不取高辭而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也涇丁之辱君能救之茲奉園房水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述柳毅傳及一統志

張乘遇僊女

張乘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僊女詰乘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乘如期往果見前女以楸楸子歸乘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名子曰渤為祠山神一統志

奇聞類紀

卷六

手

崔生遇仙女

崔生入山遇仙女為妻父之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宮禁為衛士所知追捕甚急逃還山中追者在後隔洞見其妻告之妻擲巾成五色橋而度崔飄然凌空追者遂返韻府續編

文簫遇彩鸞

吳彩鸞吳仙若狂之女也晉太和中從丁義女脩煉於筠州崇元觀有書生文簫寓鍾陵紫極宮一日遊西山遇之乞為配偶彩鸞許之竟成婚而歸鍾陵簫貧不自給彩鸞為孫而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需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潛往新興越玉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一統志

章女遇張老

張老者唐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隣章怒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寓居園上有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訪良婿張老候媒於章門今求之媼大罵不肯曰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邪強之再三媼不得已言之章氏大怒謂媼既而謂媼曰為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告張老不移時而錢至章氏大驚曰灌園之叟何以致此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遂許焉張老既娶章氏園業不廢妻躬爨灌諸章惡而欲遠之叟遂携妻辭去臨別曰王屋山下有一小庄他日相思可公大兄來天壇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忽念其女遺長子義方訪之到天壇南

音聞類記

卷六

主

遇一崑崙奴耕田問之崑崙引與俱上一山十餘里景色漸異見一甲第朱門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屢亮崑崙曰此張家也章驚駭不測俛見一人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語義方曰賢妹畧梳頭即當奉見少頃青衣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為梁玳瑁帖門玉窻珠箔華麗莫比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有頃進饌精美芳香不可名狀食訖館章于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章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資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兄但憇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飛翔絳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

正東而去盟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幸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乳章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殷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郊賣藥主老家取一十萬持此為信遂別復令崑崙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崙拜別而去章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為神仙或以為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足信既而因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郊而王老者方當肆

音聞類記

卷六

主

陳藥章前曰叟何姓曰姓王曰張老令取錢一十萬持此帽為信王曰錢即實有席帽是乎章曰叟可驗之豈不識邪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巾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好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踪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夫亦無知張老在者悲思浩然而歸與家以為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間行北郊前忽見崑崙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今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

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嘆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續玄惟錄及六合志

程宰遇遼陽海神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其挾重貲商于遼陽數手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微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率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為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莫羞慚恹恹鄉井無與遂受傭他商為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嘆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始同白晝

奇聞類紀 卷六

三

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為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即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恠真兄聞之兄寢室緣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竊首向壁而卧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艷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真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旗或擁衾褥或執巾悅或奉

盤匱或擊如意或舉穀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牖皆倚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廡程微笑曰果孰寢邪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于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遂推枕下榻俯匍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迎誠台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于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舉而面同坐其

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日所未覩纔一舉筋珍美異常心自瑣與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為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皆然不見門亦尚高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余枕首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給警黑光可鑑殆長文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為矣已而交會纒合丹流浹籍嬌怯宛轉始弗能勝程既喜出盟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乃為可惡吾非若比即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即亦可致即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倘有患難亦可周旋但示

奇聞類紀 卷六

三

子 247-126

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多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為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堂自誓其本凡賤猥褻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為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倘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至再美人攜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即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各到各致賀詞盟洗嚴粧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寧數四云復回顧不忍暫捨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時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高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篋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美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邪然

奇聞類記

卷六

李一

念飲食笑語文合普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感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頻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嘆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邪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聞然何嘗聞有悲嘆聲邪已而商夥詳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臆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卷影恨不速移幾至日哺託言腹痛入室高扉度想以伺及街鼓所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先如昨夕俄頃發爐前導美人至美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鳴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即果

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即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昨歡譁諸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下錦綉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詎其所為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視錦相地無寸隙矣是夕綉繆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粧沐而去自後人定即來雞鳴即起率以為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適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即本自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即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日又念楊梅即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况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

奇聞類記

卷六

李一

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夏即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鸞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耀目不可正視轉瞬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嘆美人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邪雖然即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即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歡愛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筯挾食前向一齋擲程面問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為君有和君欲此物可自經持喜

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葉大黃各千餘斤不售始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備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諄罵不已數日疫癘感作二藥他肆盡缺即時歸費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絲段者途間遭濕熱蒸發班過半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為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寇濠反于江西 朝廷急調邊兵南討師期促其戎裝衣幘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十八矣尚存麓者十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

奇聞類編

卷十

三十一

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明年辛巳三月 武宗崩天下服喪遂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偽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曰 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為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為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 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手曰無事無事 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二三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

豫知再期 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也程又問輪迴果報人物變化雷神靈氣等說一一據理答之剖析詞旨明如指掌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沿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纏綿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卿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三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阻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秋歎歎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即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其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

奇聞類編

卷十

三十二

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遠棄指若是邪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即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簾部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叙往昔每吐一言必沈瀾哽咽程亦為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晉自相接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聖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迢勉之勉之丁寧頻復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

雪涕耳既而鄰雞群唱似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
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蟬聲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
隔世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嚀
而已情發于中不覺哀慟縷發一聲兄即驚呼問故不復昔
之若輩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共述合始末及所
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城之內外傳
皆逾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仇儂之不裝南歸俾兄
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
省其從父留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
矣猶盤桓邪程憶前言即長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錢抵暮出
城時已暝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催速發云

香閣類紀 卷六

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之聞砲
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之都御
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之關小入夢
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狂之可候門
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之公差吏人
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
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瘦死於獄者程入舟為元備言得脫
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
簸須臾二桅皆折舵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
風即頓息俄而黑雲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
在焉自腰以上赤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

感之極涕泗交下瑤簪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
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
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會憲某總戎自遼入
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
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
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袞容色僅如四十
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屋
山人蔡羽述

張指揮得鬼妾生子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屢求美妾弗獲弘治中出湖上見故船
板坐一女子甚麗浮波而來詢知為覆溺之餘也挾以歸與

香閣類紀 卷六

之處甚洽踰年生一子其女每且櫛沐必掩戶無從見者偶
一婢從隙中視之則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乃加於頸矧駭
異以告主母母往視之如婢言遂語於張張復覘得其實知
其為鬼物也急排戶將叱逐之女已不見唯有故船板耳時
其子已數歲後襲父職入號為鬼張至今猶存近

南昌少年得仙女為夫婦

江西南昌郡嘗有少年出遊見美女七人在洗馬池岸削脫
五絲衣浴池中少年戲藏其一諸女浴竟就衣化白鶴飛去
獨失衣女不能去隨至少年家為夫婦約以三年還其衣亦
飛去故又名浴仙池方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六

驍勇紀

羊侃

羊侃泰山梁父人膂力絕倫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弓嘗於兗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七步泗橋有數石
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為郎以
勇力聞魏帝嘗謂曰人皆以卿為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
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柱沒指魏帝壯之以功進爵鉅平侯後
歸梁為侍中高祖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
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侃執稍上馬左

奇聞類紀

卷七

右擊刺持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
果折侃性豪俊姬妾列侍儻人張靜婉能為掌上舞又有孫
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南史

沈光

沈光仕隋太子勇引習學士驍捷躡池禪定寺中櫜竿高十
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繫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
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
觀者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北史

柴紹第

唐駙馬柴紹之弟有材力輕捷迅捷躡身以上挺然若飛十
餘步乃止嘗看言莫靴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後引又足以

指綠佛殿柱至簷頭檢椽樓上越百尺樓閣了無喘發大
奇之既而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飛
朝野僉載

明恭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其力若神嘗山行見虎猪交鬪猪漸
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以一手捉虎頭一手撮
虎尾擲之山下又戲以僧衣置殿柱下僧恠之恭笑為捧柱
取衣隋大業末賊起抄掠令其寺辦數十人大猪食其恭
賊食賊讓恭先恭乃餽餅數十安猪喫之須臾食盡賊驚
伏恭召為護寺檀越羣賊計之故隋唐交軍其境絕賊往來
恭之力也神僧傳

奇聞類紀

卷七

稠禪師

北齊稠禪師鄭人也初落髮為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
力騰越為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給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
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類輕負
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
我力必死于此無還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極爾念
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
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
曰出家人斷肉故耳神因操鉢舉匕以筋視之禪師未敢食
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頃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
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

答須臾於堂中會食畢諸同列又毆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健殆非昔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為汝試因入殿中橫踞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動駭物聽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說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構精廬殿堂窮極土木諸僧從其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裝裝因領驍勇數萬騎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血汚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

奇聞類紀

卷上

三

法漏

長安懿德禪院者唐中宗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飾焉禪

院內有大石曰重五百斤隋末鄂縣沙門法通自南莊致於此寺法通自少出家初極禱劣同侶輕之乃發憤乞願壯健晝寢樹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驚遽呼覺法通云忽夢有人遺三獸筋使我噉之適噉一獸筋遂覺便壯健試舉大石曰不以為困有寺僧行戲本稱有力通於是竊其所服之袈裟舉堂柱而壓之行戲見而驚異盡力莫能取通徐舉柱而取衆大駭之通力兼百人時人咸服之以為神助焉

韋自東

唐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

奇聞類紀

卷七

四

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開元中萬迴師弟子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問樵者說其僧為夜叉所食今絕踪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夜叉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乎侵暴夜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擊夜叉首至于門下將軍止之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伏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情然曰韋生嘗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屢錫俱在余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棲寢之處四壁多挂野蔬玄熊之類或庖炙之餘亦有網罟紫薪自東乃知樵者之言不謬且度其夜叉

未至遂拔栢樹徑大如碗去枝葉為大杖倚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明如晝夜未分夜叉擊鹿而至怒其高鑄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遂以栢樹擗其腦再舉而斃之拽之入室又聞其葬項之復有夜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啣屍其扉復踣于戶闕又擗之亦斃自東知雌雄已殞鹿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夜又首擊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速近觀者如堵自東後適南嶽更有少容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尚有夜叉髑髏見在奇傳及說滿

馬超

宋寧宗慶元初宜州溪洞產一怪物狀如人長一丈許遍體

青開類紀

卷七

五

生鱗甲但以布帛纏絞獨據野廟寢處莫測所由來初惟搏食獸畜浸浸及人皆從頭至足生啖之洞丁不勝困苦屢聚黨數百往攻聞怪望人至輒遁升山嶺運巨石而下擊殺走避不暇雖操強弩傳藥箭四面亂射之莫能入始聞其所居且設穿於往來之處而為惡益甚洞丁出入湏什什伍伍持矛鳴鑼以自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倘人徒稍弱必遭追逐步既潤而行又捷或遲鈍在後立為所獲壯有膽者敵以利刃如刺堅石殊不能傷在田疇耕種少失膳顧必殺驅命閭洞千口罹戕賊者殆半皆不聊生悉徙避城郭赴訴于郡焉發兵圍捕之聞其不畏鋒鏑更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超巡檢者武警悍勇坐殺人父繫囚自獻其技曰願取此怪以贖

罪只得一大鐵椎重三十斤當獨往官守欲聽之或疑其設

詭計求脫乃質其妻子旋鍛銅鐵大椎遣之別選五十兵助詣洞迨至香無形影信步到一寺見微徑髣髴似有大足跡知必在彼將入門厲聲叱呼示威且警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丈睨旁室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土堆疊敗絮碎帛全如大窠蓋其宿臥處也馬潛伏室內以候料晚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扉獨留一扇掘穿施拐撐柱之傾耳審聽俄聞山下岩然有聲乃此物負雙囊穿林而來馬亟起發扉陷其一足痛箠以椎仆于地舉頭見人搥牙憤憤欲作敵而為鹿所壓不能興猶翻手搥馬生脚搥其股肉一大片馬連運椎搥其腦遂斃之披劍斷頭流血數斗呼

青開類紀

卷七

六

即隨行者昇尸獻于郡洞鑿踊躍謝各返故棲以事上諸朝請貸馬罪還元官時德興士人李扶為宜州司理參軍得見椎尸秩滿還鄉與人言之尚怖慄馬超之勇而有智蓋暗合唐韋自東殺二夜叉之法也夷堅志

磨勒

善大層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鮮桃而擊之沃以其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擊一甌與生食生少年振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

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命紅綃妓送出院時生回顧
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
言生歸寢一品意反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疑思日
不暇食但吟詩曰候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
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其能究其意時家中有
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
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
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
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邪生又白其隱語磨勒曰有何
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
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曾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

奇聞類紀

卷七

七

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磨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
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為郎君製束
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
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世間非老奴不能禦此犬耳今
夕當為郎君搃殺之遂宴稿以酒肉至三更携鍊推而往食
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
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姬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
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侍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掀
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
識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
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醕酌酒而

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篲逼為姬僕縱玉筋
舉鐏金爐泛漿屏列綺羅被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
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
妾永侍光容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怏然不語磨勒曰娘子
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囊
粧奩飛出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
收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家院而匿之及
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邃密扃
鑰甚嚴何物勢若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
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
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崔

奇聞類紀

卷七

八

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
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其須為天下
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
遂持匕首飛出高垣警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
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崔家亦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
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
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井延壽

漢井延壽字君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
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元帝時以材力愛幸遷為郎後為
都護與陳湯奉使西域斬鄯支單于於康居封義成侯賜黃

金百斤本傳

許褚

魏許褚字仲康勇力絕人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淮汝陳梁間聞之莫不畏憚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

宋令文

唐宋之間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謂之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後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驕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之一絕

趙雄

奇聞新紀 卷七

宋趙丞相雄成都人日能食肉數斤未遇時家貧無以為食時郡有江濱大王廟素著威嚴稍不敬者皆立見禍郡人以牲酒祭拜趙日坐于廟前有祭者就案割肉啗之以飽為度一日偶無祭者饑甚遂以袖携廟神置于倡樓倡驚懼命巫送去教人弗能舉倡遂懸趙索酒肉醉飽復神去人皆異之後至孝宗朝淳熙年間拜相

邢植

唐濟南在益華縣北二十里即宋剛應侯邢植祠侯以勇力聞宣政間至大梁與人角力于佛寺解衣無所授臂起殿柱置衣其下角力者畏而退卒為神廟食一鄉嘉定八年二月封剛應侯

辛讜

唐辛讜太原人性敢勇屢勅及攻泗州讜冒白刃獨入危城賊視不敢當務宗授監祭御史讜少時有兩牛鬪殺畏奔走讜直前以手持兩牛角不能動既縱復鬪讜持其角而擊之牛身遂兩

陳昭衷

遼陳昭衷山西雲州人勇而善射為教睦宮太保遼帝嘗射虎虎怒奮左右碎易昭衷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昭衷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帝慰勞燕賞累遷歸義軍節度使

傅永子叔偉

奇聞新紀 卷七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有氣幹涉獵經史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仕魏為平南長史時齊將魯康祚趙公政侵豫州永擊殺之又裴叔業侵楚王戊永復敗之兩月之間遂再獻捷昭成帝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官至具丘縣男子叔偉膂力過人學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

劉乳虎

嚴州烏龍山下富民劉乳虎有勇力至元間有劫盜至劉擲麪磨壓一人正渠魁也盡盜奔散嘗為頭牛所逐挽其角沉于池又嘗過渡怒捐人取竟無壓遂岸拔渡舟至陸數丈梢人集數十人拽之不能動復懸劉拽之

張浩

張浩桐鄉皂林人也身軀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萬蒲廢庵前石獅重七千斤嘗持以行有二北僧在庵相撲浩旁觀竊笑之僧遂拳浩浩應手拳僧足於空中問欲東耶西耶僧忙然稱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之使去漁人不理而浩擲石破其舟衆漁起岸欲其償舟浩奪漁人之竿一拉而數人為之墮水衆方呼號適嘉興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問之召見曰汝可與我吳將軍對乎吳蓋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巡檢之子伍取借行者也浩諾之因命各負舟上鐵鎗以試其力吳則雙手舉起而浩則挈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撲乎吳遂為浩困氣阻舌出脅為之傷伍因

青蘭類記 卷七

十一

沈江

沈江宜興人居周孝侯廟側入廟必致敬見神像剝落輒謹護之一夕夢神令其張口噓氣與之江筋力異常遂能徒搏猛獸嘗運糧至京師途中與滑卒爭道衆欲毆之江持小梳竿一揮數十人皆披靡墮水衆莫敢近江居家常牽犁墾田日可五畝雖健牛不能及

郭興

潘鏗序傳記

武定侯郭公興臨淮人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初從征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任常從征為漢陳友諒其將有陳同僉者驍捷善乘馳入中軍帳下上遽呼曰郭四為吾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隕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及大戰于鄱陽湖建火攻之策友諒遂敗北復以勁弩射之友諒中矢貫睛及顛而死又從徐達取中原克元都定隴右山後諸處總平南溪峒諸蠻累功封武定侯一統志及神道碑

尤六十

國初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逢人或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謂哥且來遂牽其襟衫至厥箬

青蘭類記 卷七

十一

以手拔起廊柱引裾壓其下人驚告之乃復舉柱出衣其他如此甚多當時稱勇者無不畏服

王昌四

成化中有王昌四者義興人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奮土去數尺或抵膝膝為之動嘗運昌有舟之桅而擔焉前後僅十鍾遠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侮我耶雖百人胡能為救患集隣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持櫓拂左右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蝮蛇紛然起叢薄間睇之有巨蛇長殆十尋昌走不危蛇蛇將尾而竄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擲空中連地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鎗戰來昌搦其具都折而置之拔巨竹削其端水以

之火以堅之方俯倭治竹未就虎至昌不及運竹便以兩
擗虎兩膊而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擗
背後樹抄斃焉昌或又虛其力輒手花撼掉不自休連奔山
中推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捉頑石行百匝雨無為則於室
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搗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
陸有倫艦最真致之水造昌廬請之昌病命女往女獨盪舟
衆至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觀此則孟
賁烏獲又風斯下矣按山前開

阮二

宜興阮二素以拳力自負弘治乙卯秋日舟行遇虎突入舟
中阮逸登岸持一大石約至數步而伏俟虎出直前騎虎虎
雖有力不能轉顧阮左手摸其毛右手擊其腦虎為跳躍阮
直不下踰時腦穿虎死西樵野記

麥鐵杖

隋麥鐵杖保昌人驍勇有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煬帝時
進位柱國轉汝南太守明習法令盜賊屏息續編

張成 山東人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奔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
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著牆抱
樹方可止耳凡有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足而
睡七條類景泰間山東有一人日能行五百里泗水至布政
司三百五十里一晝夜能往返漢書卷之

降龍紀

禹黃龍獻瑞

虞舜既即位與三公臨觀河洛有黃龍五彩負圖出水鱗甲
成字置于帝前伯禹濟于江黃龍召舟淮南子

范氏御龍而行

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有虞御龍御之
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非去神懼以
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下不死草皆生是名穿骨國地

一真君召龍行舟

晉時許真君遜吳真君猛肯得仙道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
王敦舉兵向內次於湖二君同往謁冀說止之敦不聽二君
還至金陵欲賃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其君曰爾
等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爾駕之乃召二龍挾舟而
行因以印印西岸之壁以辟水怪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
紫霄峯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低抹林稍戛戛有
聲舟人不能忍竊窺之龍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折桅於深淵
之下後皆為鐵石今懸鐵船峯其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
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殺
不死終隱於此山後相伊刺江州道人訪廬山異迹至紫霄
白馬長鬣聞數二君各乘一龍分水陸還會於北嶺之
百步溪泥湖人也

青龍類紀

卷七

十四

天寶洞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年間不以

關意惟精修至道至孝武寧康二年許真君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且有雲仗自天而下迎其君冲舉真君遂乘雲車命陳勳時荷持册前導周廣曾驃御黃仁寬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母部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亦隨逐飛騰吳真君亦於是年十月十五日乘白鹿車與子弟四人白晝冲昇宅號紫雲府宋政和二年五月俱有册封

馮伯達役龍駕船

宋馮伯達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濟物利民文帝元嘉中伯達下都後寄載鄉人還南行至中途阻風伯達語船主欲得速至家船主以風逆且暴不可行伯達曰汝但安眠我自駕船慎勿開眼其夜聞舫下刺樹抄而不危充竊有窺者見兩

齊開類紀

卷七

五

龍挾羽翼船迅若雷逝未曉到舍伯達尋入廬山仙去

法欽龍讓山居

杭州徑山在天目之東北峯有路可通天目故名徑山五峯周抱奇勝特異唐時吳郡僧法欽至此結庵有獵師告曰此神龍所據願無往欽不聽忽有素衣老人拜於前曰我能也自師至此吾類不安願讓為卓錫之所欽有靈雞常隨法會今靈雞家存焉

曇超羣龍禮拜

齊武帝永明十年釋曇超聞道弘化因止錢塘靈死山一定累日忽見一神人來禮曰弟子居在七里以富陽縣人鑿麓山下侵壞龍室羣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池枯

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日至赤亭山為龍呪願至夜羣龍化作人來禮拜起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念立誓師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晴當降雨至期其霖沾足歲獲豐稔

涉公呪龍下鉢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符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秘呪下神龍每旱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符堅歎曰涉公若在豈憂此乎

齊開類紀

卷七

十

葉法善致龍求水

唐葉法師法善家世好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劫召之術救物濟人初師居四明之下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老叟詣門號泣求救師謂有疾也引而問之曰某東海龍也天帝有勅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超靜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微績垂成有婆羅門逞其幻法住於海峯晝夜禁呪積二十年其法將成海水如雲起在半天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國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為幻僧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至期師初符飛往救東海水仍舊胡僧愧嘆赴海而死明日龍輦寶珍奇來謝報師却之不受且曰林野之中棲神之所非惟珠璣寶貨不以為意而他物皆

一無所取因謂龍曰此崖石之上去水且遠但致一清泉即為惠也是夕聞風雨之聲及明遶山齋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經冬不竭至今謂之天師渠茂堅續志

孫思邈龍捧仙方

唐孫思邈嘗隱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思邈石室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日久非由弟子胡僧為幻術欲涸池致雨以欺天子命在旦夕乞請救援思邈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傳與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但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而思邈歷試諸方皆有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散龍宮方一首在其內酉陽雜俎

奇聞類紀

卷七

七

僧聞龍入袖中

僧聞禪師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翁來謁聞曰我龍也以疲惰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俄失所在聞視坐榻旁有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夜風雷挾坐榻電碎雨射山嶽為搖而聞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僧史

方士吹氣制龍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旱災方士

聞旱處便膏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飲以內之方士受直畢乃登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玄雲四集雨大注矣抱朴子

李僧龍聽講經

雲南無言和尚姓李氏紹祖父精密教法常持一鉢入定呪誦欲晴則鉢內火光燭天遂霽欲雨則鉢中白氣上升遂雨蒙氏封為灌頂國師嘗於崇聖寺講經有老翁立聽聽畢乘風雲而去眾驚問之曰洱水龍也一統志

瞿君武繫龍於潭

繫龍潭在眉州彭山縣西後漢時邑人瞿君武入峨眉山得道乘龍還家繫龍於潭後復乘龍而去潭上有橋亦名繫龍橋云一統志

奇聞類紀

卷七

七

胡僧貯毒龍

太白胡僧居中峯絕頂不知幾百歲眉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常持楞伽經路徑迥絕人跡罕到嘗有虎聞僧杖而解之西湫毒龍久而為患僧器而貯之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山偶值此僧宿余聞而悅之常有獨往意乃為之歌以贈唐音岑參太白胡僧歌註

處士驅龍致雨

唐牛僧孺鎮襄陽父早有處士能秦龍會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黑龍難制強驅之必為災公固命之果大雨而漂流萬戶尚書故事

本淨入山馴龍

長溪僧本淨入山結茅為室室側有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
淨召而馴擾焉時猛虎橫路為害淨撫其首戒約去之神僧

金志揚召龍聽偈

元金志揚永嘉人也素蓬頭一髻世號為金蓬頭遇立其人
得道術嘗夜坐磐石蛇虎值之輒驚愕而去病患者扣之即
應無不立愈參禮者日集嘗天旱登龍井召龍出聽偈龍出
踰時漸躍入袖中乃警以偈龍騰入水少頃天大雨或有妨
者謀以藥毒之師預知命其徒鑿池儲水果服毒浴而出之
安然今名北丹井真仙通鑑

無畏召龍入鉢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三
藏善召龍致雲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云今
早數當然耳召龍與雲烈風迅雷適足暴物不可為也上強
之曰人苦暑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
詔有司為陳請雨具而惰慵像設其備無畏笑曰斯不足致
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頃更
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噴水上俄復沒于鉢水中無畏
後以刀攪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
稍引去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絕馳而
去還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西若一匹素者既而昏霾大風
震雷以雨力士纒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焉而馳至矣衛中

奇聞類紀

卷七

九

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時孟温禮為河南尹目視
其事温禮子雖嘗言於臣亡祖先臣與力士同吏部員外郎
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奉詔致雨城火返風昭昭然通於耳目
也今洛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即聖力士去請呪水祈雨迴
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此地造寺而名荷澤澤焉寺今
見存柳氏舊聞

三藏投龍曲江

唐故兵部尚書蕭昕嘗為京兆尹時京師大旱於鬱之氣蒸
為疾厲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禱祀山川凡月餘暑氣愈盛時
天竺僧不空三藏居於靜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與雲雨
昕於是請寺謂三藏曰今茲驕陽累月聖上懸憂微樂貶食

奇聞類紀

卷七

十

歲凶是念民瘼為憂幸吾師為結壇場致雨也三藏曰易與
耳然召龍以興雲雨吾恐風雷之震有害於生植又何補於
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誠不能滋百穀適足以清暑熱而少
解黔首之病也願無辭焉三藏不獲已乃命其徒取華木皮
僅尺餘績小龍於其上而以爐醜香水置於前三藏轉呪震
舌呼祝呪者食頃即以續龍投昕曰可投此於曲江中投訖
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繞尺餘掛鬣振鱗自
水出俄而身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
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承崇里衛中之水已若决
渠矣宣室志

伏虎紀

王暉乘虎豹

道士王暉者魏時人白羊公子之弟子也居華嶽能率領洞真翻常種黃精於溪側則虎為之耕豹為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鞵轡行鞭策如人乘馬無異餌黃精蒼木積有歲時其後以道術傳王法冲乃尸解而去門人葬冠徒於巖左常有黃雲覆其上具仙通鑑

董奉虎守杏

董奉字君異福建候官縣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作本縣長見奉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復為他職行經候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奉亦往顏色如昔了不少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得無有道邪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者

奇聞類紀

卷七

三

今已皓首而君猶少也奉曰偶然耳為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而山中百蟲羣獸遊戲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於是杏子大熟奉於杏林下作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唯照取杏之器易穀以置倉中每有以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頭虎啖逐之此人怖懼而走杏即傾覆虎乃還去到家量杏一如穀少之數又有人空往偷杏虎逐之到其家乃噬之至死家人知是偷杏遂送杏還扣頭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皆於林中自平量之不敢有欺者奉以其所得穀悉以賑貧後受上帝錫命位碧虛上監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

逐之如故冲昇之後人即杏林之故地置祠曰太乙宮宋宗賜額大中祥符觀徽宗宣和間勅封昇元真人一說志及

鄭思遠德馴三虎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液經洞玄五符入廬江馬跡山居仁及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伺虎父尋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具煖藥酒虎即拾柴燃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熱捕齒間得愈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通鑑

奇聞類紀

卷七

三

梅志仙虎馴其側

梅志仙檀州人戒行嚴峻修道黑山二十餘年遂能出神遠遊郡國人莫能測有無根栢一株使其徒栽之即見茂盛卧于石崑浹辰不食虎馴擾其側年九十餘端坐而化一說志

程太虛二虎聽呼

程太虛者果州西羌人幼好道節操不類於常人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凌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俄而天樂羽蓋合沓而至太虛默念未辭親友忽雷震一聲竟無所睹退而刻志修誦愈勤年十八恃怙俱失棄資產居南岷山絕粒坐忘動逾歲月有二虎侍左右備呼使因名為善言善行后乃撫背後以三歸之戒遂跪伏而聽自是呼名則至唐

憲宗元和四年太虛解化其後有人復遇之於蜀郡云麒麟

張道清兩虎踞側

張道清字得一蒲騷里中人母王氏感異夢而孕宋紹興六年丙辰五月二十日毓于青牛山合紫氣騰空遠近以為異焉及長達性命禍福或數日不食一日入山半旬不返人往視之則見卧于嵩中有兩虎踞于側里人驚而神之又一日寢覺告母曰適往復州里女兄吳家方歸大一姐約以絲履果食米獻翼日果然由是父母亦信其神異自後靈蹟累著開禧二年七月五日鳴鼓陞坐作頌論衆端坐而說紹定四年加封真牧普應真人 真仙通鑑

施存役御虎豹

施真人諱存自號胡浮先生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遞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慕衡嶽石廩峯洞門是其中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峯西石室造閣亘空中餘丈出乘白豹或步還山豹即迎之海嶽神仙時來聚會里域有景慕之者罕得親遇以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冲和見素真人 真仙通鑑

陳寶熾馴伏白虎

陳寶熾隸川人也年二十一不樂婚宦後魏孝文太和十八年隸籍樓觀事法師王道義未幾羽化遂遊華陰復遇陸景真人授秘法而歸於是端誠虛已依按修持及誦大洞經遂感球禽奇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八節投龍簡則白虎

馴遶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意惡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視使彼惡者驚畏自匿人因號曰老虎木其德感幽明無所不至年七十有六羽化詔謚正懿先生 真仙通鑑

王延馴伏猛虎

道士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也九歲即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統三年丁巳入道事正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肄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其人授三洞秘訣真經惟松餐澗飲以希真理每登仙掌陟蓮峯如履平地居常出處有猛虎馴遶若相保衛隋仁壽四年春三月九日羽化於仙都觀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真仙通鑑

莫道人二虎侍傍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洞不知其何年入山人問之亦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豐姿令其容貌鬚鬢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旁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二虎侍傍不叱遺之達口乃去貴官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遺之詩者非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真仙通鑑

聶師道馴伏虎豹

聶師道徽州歙縣人少學道得服松脂法乃登績溪百丈山採芝後詣南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乃辟穀七日獨往遇老父問所從來因折草與之師道咀之味甘自是精健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伏號問政先生一日謂其

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及歛棺有聲視之若蟬蛻然
後有自豫章來者見之於道一統志

田志亨馴伏猛獸

田志亨保定蠶吾人號通真子父母亡負土築墳一日拾妻
子為黃冠師卜居唐縣之磨巖坐栢樹下一磨石日丐食村
落暮宿石上每有猛獸巨蛇直前皆俛首而退里人異之為
創觀居焉壽八十終一統志

彭宗禁伏猛獸

彭宗字法先彭城人也年二十服業於杜冲乃棲真味道精
貫人神嘗從師採藥忽墮深谷又被蛇中曾無愠色肅恭如
初冲憫之為立壇盟誓授丹經五千文玄一之道宗寶而修

奇聞類紀

卷一

五

之洞暢幽漠嘗霄中有神燈數枚浮空映席留耀疑暉或晨
起修按則常有五色雲霞霏霏臨遠能三晝夜通為一息或
自沒水底竟日方出或僵卧一年不動塵委其上積厚如紙
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澤山中毒蛇猛虎宗每以氣
禁之潛伏盤辟人雖磨觸終不得動宗解之方去宗自周穆
王時道法已成至厲王十三年宗年一百五十歲太上道君
遣山官下迎授為大清真人治赤城宮一統志及真仙通鑑

陳搏叱虎息患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幼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
遺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
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嘗夜立庭間

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因悟曰金人云
歸成之地蓋秋為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
是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
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
虎患頓息後至一百一十八歲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
本傳

法聰馴服諸虎

釋法聰姓梅氏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
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
室方丈以為棲止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梁晉安王來都
襄雍承風來問及造禪室見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
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虎頭虎即閉目伏地召王令前方得

奇聞類紀

卷七

五

辰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授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
大虎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繩繫
諸虎頸約滿七日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聚集諸虎亦至
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王與羣吏皆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
黨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
倚立禪室執金剛杵守護凶黨驚散梁大定五年聰壽九十
是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
歇神像傳及一統志

康禪師四虎有異

信州崇溪龍虎山福地有僧康禪師築庵其下年八十九矣
尋常遊歷村落唯杖策獨往嘗赴齋供於縣市相去八十里

乃情四僕有與以行既至從主人求一密室閉僕其內備
加餼戒勿得與食齋主念僕遠來倦乏豈應使之忍飢殊不
曉其意將於餼而出之俄聞嗥吼騰擲之聲走視之皆虎也
驚悸毛竦爭來言僧但微笑不答迨罷坐自啓餼喚出依然
為人復執橋僕之役而去蓋始者以法攝制山中猛虎耳僧
至紹興末年示化壽一百二十歲云然則伏虎禪師未足異
也夷堅志

明淨抄飯食虎

唐僧明淨萊州高密人少出家後南遊天台日至村中化食
回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有機相淨乃以匙抄飯納其口中
明日化食向虎又如前入皆異之貞觀三年早召淨至京祈

香齋類記 卷七

二十七

雨大獲其霖海內有年乃度僧三千以酬之後還義勝寺莫
測其所終云一統志

智聰四虎同涉

唐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
亡思歸無計隱江菽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餓恒有四虎馴逸
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間卿可食之虎作人語曰造
立天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腹下挾一小船來曰師欲渡
江卽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卽同
四虎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竟聰領四虎止棲霞塔西徑
行禪誦誓不殺卧安衆八十餘人若有凶事虎來大吼由此
警覺唐貞觀中聰年九十九於佛生日熏爐漏禮聖像還歸

靜室端坐而化 神僧傳

德聰二虎為侍

僧德聰姓仰氏初受戒于梵天寺恭諸方客執心印宋太平
興國中結廬余山之東峯有二虎大清小清為侍掛一書梁
間見者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曰既知其義何再讀其
他問者皆默然不對天禧初跌坐而逝閱月容貌如生一統

慧思虎引跑泉

釋慧思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問甲常夢梵
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未幾豁然開悟轉復精進
後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岳又於東畔靈岳之傍建
臺為衆講般若法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有二虎

香齋類記 卷七

二十七

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俄有道士生
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約束入境與妖帝遂遣
使追師使至石橋見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
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
拜以事白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
四門關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
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
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誅之師懇帝
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勅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
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為大
所嚇而斃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參勞恭盛莫加臨終連日說

法端坐而逝 神僧傳

李長者虎引至山

李長者自滄州來孟縣日惟食十棗一栢葉小餅捲室著論無虛時後至冠蓋村逢一虎馴伏長者語虎曰吾欲釋華嚴經可與吾擇一棲止處虎遂起引至神福山得一龕居之以著論年九十六化於龕中 一統志

道舜虎蹲其側

釋道舜靜處林泉庇道自隱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日唯一食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為說法有人欲來從舜受業畏虎未敢至舜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即如舜言虎便不現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大曾莫之畏

奇聞類紀

卷七

于九二

後遊於林慮諸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所終 神僧傳

稠錫借虎至庵

稠錫和尚嚴州桐廬人唐開元間阜錫南嶽庵前稠木自開嘗下山復歸庵衆不納一日借二虎至衆僧怖走稠錫曰勿怖止欲去留耳吾果不能住此庵虎當恣啖我如可再居繞吾身三匝虎繞行如數衆懼請止衆衆五百遂為大禪刹云 一統志

善覺二虎為侍

唐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

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日格類抄

契如豺虎馴遶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契如庵主初於玄沙得旨乃隱於小界山剝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一日清豁冲照二巨來訪師頗味高論不覺及夜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遶二公尋於大章山剝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釋氏通鑑

佛調共虎宿因

東晉穆帝永和五年竺佛調父師圖澄住常山寺積年或分身他處一日山行值雪調入虎窟中宿虎還共卧後自刻亡日遠近皆至調曰人身無常能專心貞淨形數雖乖而必同

奇聞類紀

卷七

于九二

契端坐而逝後弟子入山見調在巖上衆禮曰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因忽不見衆共開棺惟衣履存焉 釋氏通鑑

曇猷羣虎聽經

東晉海西公太和二年曇猷初止剎之石城山又移始豐赤城山石室禪有羣虎蹲於前猷因誦經一虎獨聽猷以如意扣其頭云何不聽經經畢而虎皆去尋有大蛇十圍繞來環遶巖頭向猷半日復去一日神見形曰弟子夏帝之子居山二千餘年今往寒石山觀推室以相奉鳴犢吹角凌雲而去禪學者皆造焉 釋氏通鑑

僧助猛獸皆遁

晉太和四年竺僧助於太山金輿谷崑崙山別立精舍學者

聞風而至秦主符堅欽其德遣使覲遺此谷舊多虎及卯月之猛獸皆遁至今人呼為助公谷釋氏通鑑

法安致虎受戒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釋法安遠公弟子也習禪講經善能開化時新陽縣有虎災縣有社樹下築神廟安遊其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至樹下坐禪向曉虎負人至投之樹北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有頃而去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一縣宗奉虎災遂息集事淵海

曇詢解虎交爭

隋文帝開皇六年釋曇詢嘗山行遇虎鬪詢執錫分之虎安尾而散屢逢能虎交爭皆為解之而猛獸見之如偶每入禪

奇聞類紀

卷七

三十一

定七日方起化流河朔盛闡禪門隋帝重其德勅儀同三司元壽親奉香供詢開皇末卒釋氏通鑑

慧越股枕虎頭

隋開皇十二年釋慧越住羅浮山聚眾業禪性多慈愛曾有羣獸來前因為說法虎以頭枕師之股師乃將其發後晉王召入府宣化今惠羅浮伏虎窟乃其安息之所集事淵海及

胡僧杖解虎關

太白胡僧居中峯絕頂不知幾百歲眉長數寸身不製縵縞帛衣以草常持楞伽經路徑迥絕人蹟罕到嘗有虎鬪僧杖而解之本參歌註

惠忠馴伏羣虎

惠忠禪師居禪祚寺有供僧殺兩廬夜有羣盜將發而取之見虎守之而去縣令張遜至山謂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禪床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傳燈錄

傑峯手摩虎頂

衢州烏山福慧寺元時有傑峯禪師居之工人陳士宗來叩佛法天雨雲有虎行雪中來前士宗大怖師曰虎與我隣也摩其頂戒而遣之復一日有大蛇昂首戶外張舌至前而止師為具受以三飯既去復來師曰汝業性不斷墮為蟲蛇勿再迷妄蛇點首而去空輿集

惠應乘虎出入

奇聞類紀 卷七 三十一 七臺山在福建順昌縣西四十八里高峯峭壁幾至千丈山有微雲即雨土人以為候唐會昌中有惠應大師於此山乘虎出入一統志

子薰兩虎隨行

釋子薰名文德隱興化府囊山高巖下趺坐旬浹不食誦經口吐異光或臨水餞蛭或袒露施蚊行則兩虎隨之因號其菴曰伏虎兀坐正覺常指之曰辟支佛化身也故囊山有辟支文殊二巖須彌施蚊二臺又有降龍澗伏虎石皆因佛釋之靈異而得名也一統志及傳燈錄

伏虎大師靈異

伏虎大師福建汀州人汀苦旱師結壇龍潭側云七日不雨

願焚幻軀七日炬將舉其雨傾注有猛虎見師來即遠遁

一僧役虎創寺

伏虎寺在雲南蒙化府伏虎山蒙氏時有西域僧俱靈你與南國僧道葺役二虎搜木以創寺寺成乘二虎而去一統志

慧通跨虎涉水

慧通初游四川嘉定州黑水視北峯秀爽可伽藍深潭水不能涉有虎出焉跨之以涉開荒成今華藏寺為第一祖一統志

獨覺拔箭降虎

降虎峯在福州連江縣西五十里嘗有虎為人所傷至獨覺禪師菴前若有所求覺為拔箭虎馴伏相隨因名為降虎峰一統志 懷震虎隨脩行

奇聞類記

卷七

三

鍾靈峯在江西建昌府城西三十七里昔有僧懷震遇一虎蹲視震叱之且祝曰欲伴吾修行可隨我所至虎乃緩步隨之至此峯隱焉一統志

郭禪師騎虎豹

羊嶺山在江西南康縣北三十里綿亘百餘里山頂有浮屠相傳唐有郭禪師者居之山下常乘虎豹後以禱雨弗應積薪自焚火燃而雨隨至人見其烈焰中冉冉而去因立祠祀之一統志

善信虎蛇馴繞

嚴陽尊者名善信唐天祐間杖錫來遊居南昌明心寺踞坐磐石常有二虎一蛇馴繞左右及沒建塔于寺中宋淳祐間

林其塔髮垂至踵指甲過臂一統志

壇師出入騎虎

師姑壇在江西建昌府城東五十里相傳昔有師姑卓錫居此壇每出入上下必騎虎人呼為騎虎大師今壇上有像一統志 傳大士持飯餒虎

餒虎巖在金華府雲黃山上山多猛獸梁傳大士齋竟每持餘飯餒之虎豹自茲伏匿故名山多玄熊赤豹大士化之不復出也山上又有穿身巖傳大士抵此穿石壁而出故名一統志

呂志貞者廣成先生劉元靖之弟子也內繁外和居石室中十餘年其後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訪諸門人之家常荷二

奇聞類記

卷七

三

大瓢藥物服飾經錄道具皆貯之喜以藥石救人入林谷則有虎豹隨之人問其道則默然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云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刃志貞謂賊曰此行者皆吾弟子毋得干之賊棄欵徑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二谷口謂同行者曰此有害人之物遂入林中以繩繫一虎而出人由是知志貞深得廣成之道嘗云先初居石室時所處甚隘一夕致黥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一統志

唐僧虎豹羣居

唐打地和尚山西太原府人傳心要於江西馬祖退隱定襄縣往來深山與虎豹羣居踪跡神異有以佛法問者以杖打

地三下或匿其杖而問焉則開口而已大曆中脚踏入滅弟
子葬其真身今鄆村塔是也宋張商英為撰記一純志

道穆蛇虎潛亡

釋道穆初入荊州神山忽風雷震吼蛇虎交侵穆心泰然不
動七日蛇虎遂隱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受戒也自是
諸毒替亡旱則禱雨輒應居山三十年道俗欽德一統志

金蓬頭名志揚

金蓬頭名志揚永嘉人也素蓬頭一髻世因為號生而不
羣甫兵即慕道棄世屢傳長春丘真人仙訣歷遊武夷龍虎
二山攀崖履磴視以為常或夜坐磐石蛇虎值于前輒愕而
逝去真仙通鑑

齊聞雜記

卷七

三

僧稠解虎交鬪

漢宣帝時僧稠以羸弱見凌侮抱金剛足求力金剛形見與
一鉢筋食之遂多力嘗見兩虎交鬪稠以錫杖中解散去僧
傳

安期生赤刀役虎

安期生得道於之罘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揮進退如役
小兒東海人黃公少時見而慕之遂學其術因竊其赤刀佩
之亦能御虎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
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
虎所殺續編及西京雜記

崔元靖一使追虎

唐崔元靖為長子今有異政嘗有虎傷人不以強弓毒矢而

以一介之使追至而殺之人為之立碑以紀其事本傳

于子仁焚牒致虎

于子仁者湖廣武岡州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及長
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
家人傷於虎者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筮
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
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再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
至庭下伏不動子仁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
而去尋為部民告許以為妖術惑衆有 詔逮子仁下吏治
之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
問為誰答曰身是子仁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

齊聞雜記

卷七

三

未嘗死也家人驗其非鬼乃內之子仁不自晦匿日與故舊
遊宴或汎舟不用篙楫舟自逆水而上以為戲樂里人劉氏
其怨家也執而以鐵索繫之於家遂自知州伍芳請奏聞芳
異其事不許劉遂請闕告之 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一
日忽失子仁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
重譴而子仁自是不復見云庚巳編

上官果騎虎至郭

建昌人上官果能以法捕蛇虎謝士元守建昌時虎近郭傷
三人元自率獵徒往捕之從以兵弩甚盛果過見之曰捕一
虎何難張乃爾殺知其有術奔告於守守召問之果曰但令
衆人母呼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人束草燃火先

行戒毋伐金鼓既至其所虎方踞坐叢竹間目眈眈可畏其被髮策杖而進虎不敢動乃令人伐竹開道以袖拂虎虎垂首弭耳如畏然遂撫其領而乘之以行至郭外民夾道觀之將入城一人呼曰官先生騎虎來矣虎遂回嚙景足景呼獵徒曰可急刺虎救我衆遂叢稍刺虎殺之人問景何術景曰此玄壇法也蓋道家謂玄壇神能伏虎耳續齊書

禁蛙

靜蛙池在湖州安吉縣西常樂寺昔學法師厭蛙聲聒耳以法驅之至今池中不生科斗

禁蛙池在長沙善化縣獄麓書院前相傳宋張拭讀書于此厭蛙聲聒耳禁之自息至今

奇聞類紀

卷七

手七

夏無蛙聲

墨池在無為州治內西北宋米芾為守日所鑿池中蛙聲聒人芾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蛙不鳴一統志

宋季城信州取土築城為濠百畝渺若江湖名曰南池池之旁舊為里人居後入元滅徽來臨是郡遂有其地每春夏之交常苦羣蛙聒人然無計以去之會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朝京回因以告之廣微以瓦片朱書符篆使人投池中戒之曰羣蛙自此毋作聲於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續齊書

元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吉太后駐蹕懷孟特苦羣蛙亂鳴終夕無寐翼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憤憤蚌忍惱人耶今後其勿再鳴自此寂然至今此地雖有蛙而不作聲後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難答等迎武宗即位

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行在之所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已陰來相之蟲魚微物自聽令也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續耕錄

禁獼猴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兼修道法人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煮雞雞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雞犬三日不鳴不吠又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羣下大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即各還樹絕迹矣真仙通鑑及建康實錄

奇聞類紀

卷七

手八

禁鼠

唐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有道術嘗遊常州遇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甚禮重之植每請相作法皆神異驚人植嘗言此城中鼠極多相書一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蠟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墻前湘飛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室宇晝夜擾於相公吾以慈憫為心未欲殺汝宜便率衆離此大鼠乃回羣鼠皆前扣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跡仙通傳

宋末廣慶翁人杜可均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云絕粒年酒肆巡座求飲人多與之嘗大雪訪街西樂姓者求飲值典車者白樂云人以衣服換酒

收藏不謹致為鼠啣杜即令治淨室曰頃年曾記得一符誌能却鼠請以試之或有微驗當可盡此室永無鼠失樂符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絕鼠跡許適小名映有鼠啣映衣以符召鼠莫不畢至於中庭映曰啣衣者留不啣者去鼠鼠並去唯一鼠獨住伏於中庭不敢動別傳南陽趙度好藝術度有白米為鼠所啣乃被髮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至呪之曰凡非啣者去唯止者十餘乃剖其腹皆有白米在焉蛤摩事晉淳于智普厭勝劉柔夜臥為鼠啣其左手中指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父死乃以朱書柔手作田字使露手卧明旦有大鼠伏死于前合璧事類

奇聞類紀 卷七

元

東觀在四川岳池縣治西相傳呂洞賓嘗過此留宿夜多蚊蠶一蝙蝠於楹間至今此地無蚊蚋一統閬州故多蚊蠶市人家終夕不交睫晚有道人舍於容邸主家遇之頓厚時特召與小酌雖就直亦不與校留數月將別去主人愧謝再三不可留乃言曰吾久在此辱君厚待無以為報有小經一卷奉令君家永絕蚊蚋之患即取藥一粒令投井中戒曰謹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遂去果如其言每暑月蚊蚋飛喧只在窗外並不入屋張魏公宣撫川陝時開府於閬士人估客往來無不集此邸至於散宿廊下計所獲視他邸數倍焉夷堅志

禁煙

石泉碑在九江德安縣葛洪山晉時葛洪見田有煙害入乃

書符錄于石置之田畔煙遂不生碑刻具存一統志

禁蜘蛛

國朝 太祖高皇帝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曰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又至諸堂中見蜘蛛布網屋隅 上曰我纔建屋爾輒披之顧呵之出 天語方訖而蛛悉避去至今諸堂都無蛛網云綱已

禁蜈蚣

南京國子監將成 太祖乘高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恭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左首山喚為雞鳴山以雞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山上何用許多突兀兀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為

奇聞類紀 卷七

卑

雷所震突兀處悉平又嘗使毛老人為後湖土地至今無鼠蓋創業之 聖君動與天合也七修類稿

禁偽恠附錄

劉馮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于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于禁氣漢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恠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劾否馮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偽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一時皆面捨地以火焮口無氣帝大驚曰此非恠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而蘇後人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神仙傳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七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八

除妖 馱毒 物精

無錫 施 頌卿 純甫編輯

除妖紀

內多與後載毒通形

狄仁傑辟花月之妖

唐武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窈窕善歌舞天下至藝也舊主以詩寄之窈窕自沉水死三思遂族喬氏之家時相州宋媼有女善彈五言世之殊色號曰素娥左右言于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異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白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觀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上非欸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倘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下內寢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舉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春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目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與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纒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其非他惟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以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其嘗為僕妾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寂然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然三思敬事仁

佩之禮頌異平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子謙辟桂花之妖

國朝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絃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名芳華初許同里尹氏適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指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為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為相公箕帚妾耳亨絃之裁更補綴烹紅燔寡妙絕無議亨甚愛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久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寔一古桂父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夫言罷杳然

奇聞類紀

卷八

二

許旌陽斬蛟精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漢末父避地於南昌因家焉吳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金鳳啣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真君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曉與物無忤鬼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各臻其妙晉武帝太康元年朝廷

嬰加禮命不得已乃起為蜀郡旌陽令先是歲飢民無以輸租真君點瓦礫為金以資窮民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時蛟精為患旌陽欲誅之謂門弟子曰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潰郡城吾將與共戰施岑共誅之於是周覽城邑適有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捷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者非人老蛟之精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其醜類耳迹其所之乃在江許化為牛卧郡城沙磧之上真君乃剪絙化黑牛往聞之令施岑持劍往俟其閒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共左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真君遣符使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

奇聞類紀

卷八

三

賈誼井中出化為人即入潭州刺史賈玉之家先是蛟精化為美少年聰明爽雋而又富於寶貨賈公有女端麗欲求佳婿以匹之蛟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信衆口稱譽遂成婚焉自後與妻於衙署後院而居居數歲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周游江湖若營賈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珍寶財貨數萬計賈使君之親姻僮僕莫不賴之而成豪富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徒還給玉云財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玉舉族歎惋求醫療之真君乃為醫士謂上玉喜召其婿出求醫蛟精覺之懼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遁速出速出蛟精計窮乃見本形蛟蜃堂下為吏兵所

誅真君又令將其二子出以水噴之皆即化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變形其父母悲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居它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蹈禍玉舉家駭惶遷居高原俄頃之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湧宅地啣為淵潭深不可測長沙昭其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慮真君誅之心自不安乃化為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劬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劬指天裂指地地坼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又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以為誠然繼而盡化其屬為葫蘆冬瓜連枝

奇聞類紀

卷八

四

帶蔓浮汎滿江擬流出境真君晨興覺妖氛甚盛乃觀江中見妖精所化即以劬授施岑使履水斬之黨屬茹連悉無噍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役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鎖地脉吟疑真視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真君之慮後世也深有如此者真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仙伏既舉有頃墜下築曰車轂各一又墜一雞籠于宅之東南十里餘井鼠數救墜地雖拖腸而不死意其嘗得食仙藥也後人或見之者必瑞應焉仙駕凌空向遠望之不可

見惟祥雲彩霞瀟漫山谷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焉
真仙通鑑及
十二真君傳

葉靜能除靈妖

唐燉煌李聿開元中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
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為江鼉所舐俄復生一聿其形體衣
服言語與其身無異聿之本身為鼉法所制繫于水中其妻
子家人迎奉鼉就任州人亦不能覺悟為郡幾數年因天
下大旱西河可涉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玄宗詔過洞
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曰君何為者聿以狀對靜能作一
符帖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索晨衙為巨石所擊
乃復本形時張詠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聿赴郡家

奇聞類紀

卷六

五

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瀝血于波中以此故也

藥巴法斬妖塔

藥巴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
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
一奇乎巴曰唯即平生却入壁中去非非如雲氣之狀須臾失
巴所在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
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盃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介風
果帆行船相逢巴至郡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為天官
頃百姓日夕罪當治之巴遂以事付功曹自行捕逐云若不
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在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
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為書

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
捕其鬼巴到請太守曰聞君有賢塔願見之鬼已知巴來託
病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塔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神今走至
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
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
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齋符來至
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為
扣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
一兒復化為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為
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矣神仙傳

謝鯤除鹿妖

奇聞類紀

卷六

六

陳郡有一亭人宿者輒死謝鯤平素不異妖魅夜宿此亭至
四更有黃衣人呼於門外鯤不應此人遂伸臂於窓中於是
鯤即極力掣之臂脫而去明日取視乃鹿膊也尋血獲鹿除
之幽明錄

郭元振除猪妖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分夜行陰晦失道久而
兄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行八九里方至忽往投之
其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一燈燭於燈半燭羅列若
嫁女之家而怕無人公繫馬西廂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
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
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

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妻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為遊宴者到是醉妻此室共鑠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耶能相救免身身為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為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于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于前若為儼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後走出曰相公在此遂巡二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道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劔弓

齊國類記

卷六

七

矢翼引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脂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真者得之願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脂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提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啟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為僕妾公勉輸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指蹄也俄聞哭泣之

梁白遂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昇觀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殮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殺其神恐致風雨雷雹之變揮少年將執公公再三理論之鄉人方悟而善曰願從公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鐵鏃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繞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熊口公令束薪燔火投入昭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餞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為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為人託質血屬聞聞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鏢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

齊國類記

卷六

八

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為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為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葛仙除廟神之妖

葛仙公名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煉氣保形之方分身變化之術行持三年感太上老君授以仙經至道及霹靂火府雷法遂能策役雷神誅伐不道治病効鬼神應莫測或時坐薪燒火而衣冠不焦耐飲烈泉而身體不濕仙公嘗行過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不則有警廟有大樹數十株上有數禽人畏莫敢犯仙公乘車直趨俄然大風驟起

塵埃障天從者驚怖仙公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以一符令人投廟中禽鳥皆死廟屋自焚其他仙術尚多不能盡紀後九轉丹成服之再昇天而去真仙通鑑

王道士除蟒妖

均州武當山王道士行五雷法效驗彰著其師劉先生道業頗高一曰昏暮間雲霧擁門幢幡旌節相望至一仙童持上天詔召劉上昇劉大喜王道士曰言常聞昇天者多在白晝今已曠黑正恐陰魔作祟切宜審諦劉不聽叱之使去曰吾平生積功累行時節因緣至此而集無多言乃沐浴更衣跌坐蟠石上與衆別訣將即騰太空王密反室救呼雷部神將忽霹靂一聲震起仙童與幡節俱不見俄頃再震有黑氣奇聞類紀 卷八 九

道人雷火除狐妖

隆興府樵舍鎮富人周生頗能指貨財以飲酒自娛樂未絕與四年六月有經過路岐老父自言為王七公挾一女曰千一姐來展謁女容色美麗善鼓琴書大字畫梅竹命之歌詞妙各音律周悅其貌且兼技藝絕人謂其老云我自有一妻室能降意為側室乎對曰女子年二十二歲更無他屬如君家欲得備使令老身之幸也周謝其聽許誠酬以官券千緡老父曰本不較此但得吾女有所歸足矣呼牙儈立契約即留女而授券去明日告別女為妾踰歲明年八月有行

客如道人狀過門言曰是家恠氣露現吾當為去之聞僕入報周遠出將百錢與之不肯接與之酒亦不飲問曰君家有若干人口無論老少男女盡教來當前為相何人合貴周一門二十七口悉至廳上道人熟視一女引手拍訣吹氣喝曰速疾俄雷火從袖出霹靂震響煙氛蔽回頃之豁然千一姐化為白面狐狸已仆地而道人不見矣夷堅志

費長房除龍妖

汝南城歲常有妖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槌鼓升堂官吏驚怖見其來輒避之一日費長房謁府君與坐堂上此魅適來府君欲避長房止之魅見長房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言訖即成老龍奇聞類紀 卷八 十

魏鶴山除蝦蟆妖

魏鶴山宋時為參政一日會客館中史先生與焉酒三行鶴山入內忽有兩丫鬟秉二燭出云參政請史教授史君相隨而入諸客惟之少頃鶴山出問史先生安在衆曰適先生令二婢請入內矣鶴山驚曰安有此於是今左右偏去搜尋忽聞塘中人聲嚷嚷火照之則史已半身沒水矣衆扶掖上用火炙蘇問其故則曰適二丫鬟請到一大屋下入中堂有一人身着綠衣坐於中指一小女云令與汝為妻今夕成禮擬

逐逐擁入房某曰有老母在未曾報復不可不知身在
水中次日鶴山令人乾塘內有蝦蟆一隻大如斗小者四五
而已乃知史之昨夕所遇乃蝦蟆精也其堅嶺志

舟人除蟾蜍妖

沈慶檢書場中有更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裸形
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次有
一乘航船者偶駐泊門首河內枕舷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
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於篙板下聞其
女叫云何故縛我婿船者乃扣門語其主曰其善除此疾主
深喜問其所欲云祇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其惟此女偏
愛之前後醫藥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耶願倍酬之船

卷八

十一

者乃將其蟾以油熬之女翼日差葉光錄

道人飛紙劍除狐妖

景定年間衢州某士赴省近京中數里少憩林中有婦人至
前問官人何處士對以實因問婦人何處對曰所居甚近吾
夫作前未歸適因在山觀人伐薪也因邀啜茶士人至其家
林木森然處戶幽雅盛設飲饌皆海錯甚美遂與合焉食罷
辭行婦人執留不可乃贈綠羅雨衣約回途再來士人驚
而去至京試其將歸遇道人於市謂曰氣入腹不治將深士
人恍不知故道入曰試思之士人遂告以遇婦人之故道入
取藥一粒吞之吐出蛙頭盈地皆活視綠羅則蕉葉也士
人大驚道入復以紙劍授之曰回途必再遇之可以此飛去

士人拜謝而別至途婦人果來相距百步許厲聲大罵曰汝
信旁人之言負恩如此士人飛紙劍中之而斃乃一牝狐也
士人後登第 江浦知州

岳珂除誰樓夜飲之妖

岳侍郎珂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誰樓數夜更鼓不鳴責問
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器皿羅
列珠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分付謂今晚若
再來當密通報是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携府印
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
來報謂正在誰樓飲酒守令提振携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
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即為驚散守樓中坐取視器皿皆真

卷八

十一

金銀器判付公使庫公用邪魅遂息 真堅志

韋生除凶宅古島之妖

太常協律韋生有兄其兇自云平生無懼悍每聞有凶宅必
往獨宿之其弟話於同官同官有試之者且聞延康東北角
有馬鎮西宅常多怪物因領送其宅具與酒肉夜則皆去獨
留之於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韋生以飲酒且熱袒衣而寢夜
半方寤乃見一小兒長可尺餘身短脚長其色頗黑自池中
而出冉冉前來俯階而上以至生前生不為之動乃言曰
者惡物直又顧我耶乃逃牀而行頃更生迴枕仰臥乃覺其
物上牀生亦不動遂恐覺有兩箇小脚緣於生脚上冷如水
蠟上徹于心行步甚遲生不動候其漸行上及於肚生乃速

以手執之則一古鳥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帶繫之於牀此
明且衆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髑染染有血色自是人
皆信草生之兇而能絕宅之妖也異術錄

馬公亮除鬼手入窓之妖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窓櫺穿
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黃水大書花押牕外大呼速為我
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求為滌去愈急
公不之顧將曉哀鳴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
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事乎公大悟以水
徐土花押手方縮去公後官至少保

石從武除燈檠之妖

唐開成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少善射家染惡疾長幼罕有全
者每深夜見一人自外來體有光耀若此物至則疾者呻吟
加甚醫莫能効從武他夕操弓映戶以候其來俄而精物復
至從武射之一發而中焰光星散命燭視之乃家中舊使樟
木燈檠已倒矣乃劈而燔之棄灰河中於是患者皆愈羅琳
記

鄭安恭除土偶之妖

鄭安恭為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
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
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
夕又如是迷路草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會
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搜捕或告云此卒近

奇聞類紀

卷八

十一

多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為盜之端不能隱
具實言鄭意必土偶為姦乃擊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城
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
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錢數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
少差即盡毀偶像其往遂絕夷堅志

朱法師除蠶妖

舒信道中丞宅在明州負城瀕湖繞屋皆占木茂竹蕭森如
山麓間其中便坐曰懶堂背大池子弟羣處講習外客不得
至方清秋月夜一舒呼燈讀書忽見女子揭簾入素衣淡妝
舉動嫵媚而微有悲涕容緩步而前曰竊慕君子少年高志
欲冥行相奔願容駐片時使奏款曲舒迷蒙恍恍因扣其姓

奇聞類紀

卷八

十四

氏所居女云妾本丘氏父作商賈死於湖南但與繼母居繼
母殘忍猛暴不使媒灼議婚姻又無故播擊以刀相赫急走
逃命勢難復歸倘得善為婢子固所大願舒甚喜以為奇遇
俄有一小青衣携酒餽來即促膝共飲三行女歛袂起致辭作
歌一闕辭致清雅舒愈愛之女令青衣歸遂留共寢寢寢然寢
子耳將曉別去開一夕復來珍果異饌亦時時致前及懷緜
帛之屬親為舒造表上製敏妙相從月餘情好日密而意緒
常荒忽如癡或對食不舉嘗家人驗其妖性潛具狀請符於
小溪朱彥誠法師朱讀狀大駭曰是鱗介之精邪毒入肝脾
中病深矣非符水可療當躬往治之朱未及門女慘戚嗥啜為
惘惘可憐之色舒聞之不對又乃云朱法師明日未壞我好

事矣因緣竟止於是乎嗚咽告去力挽不肯留且而朱至舒
父母再拜炷香祈救子命朱曰請假僧寺一巨鏡煎油二十
斤吾當施法攝其祟令君合族見之乃卽池邊焚符被盜白
將吏聲訣噴水叱曰速驅來俄頃水面清湧一物露背突兀
如策衣浮游中央鬪首四顧乃大白鼈也若爲物所鈎致跋
曳至庭下頓足呀口猶若向人乞命態變油正沸自劑劑投
其中糜潰而死觀者駭懼流汗舒子獨號呼追惜曰烹我麗
人朱戒其家俟油冷以斧破鼈剖骨并肉暴日中須極乾入
人參茯苓龍骨末成丸託爲補藥命病者晨夕餌之勿使知
知則將不肯服如其言丸盡病愈後遇陰雨於沮如聞聞哭
聲云殺了我大姐苦事苦事蓋尚遺種類云夷堅志

奇聞類紀

卷八

五

韋子春勇殄蛇妖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突然勁拔陰
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而
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其光亦閉唐開元中有韋子春以
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
於是挈衣囊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於地
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歛衣而下忽覺有物
蟠繞其身冷如冰凍不可解迴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
卽奮身揮臂駭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開
霽草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
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事無氣

雷之患宜室志

黃金莊法殄蛛妖

建寧府人家有兩女適人因春首歸家與其妹同遊屋側花
園方入園門有一蜘蛛其紅色通其臂拂之不去女以爲怪
意殊不憚歸感疾而死次年春初其妹再遊其地因感舊事
言未竟此物復置其臂其女急回亦感病語其母曰我姊去
年見此而死今我又復見之恐不免此是一怪聞黃金莊
法甚靈可急遣人問討符水毋如其言黃金公爲遣將符
令少符於籠中燒化須臾陰雲四起雷雨交作鄰人但見門
前之山傍空中見有一真紅婦人爲雷神所擊往來數四須
臾霹靂一聲見此婦人自空中跌下坑谷須臾雨霽往視見
一婦人橫屍在焉其性方絕夷堅續志

奇聞類紀

卷八

六

天師法誅蛇妖

婺州東陽縣有郭郎中家依山而居山石險峻樹林深密常
有大蛇爲妖人所不能治郭有一女年十六歲容貌甚麗忽
尋不見父母疑爲祟所惑朝夕思慕不已遣人賣香信詣龍
虎山迎請觀妙天師救治師欲翼自啓行是夜夢祖師云汝
母住吾將自治之忽一日有道人到郭家謁水問之曰爾家
中有何愛事郭以失女事對道人道我有道法爾當遣人隨
我尋之遂遣人隨去至屋後山中令人閉目謂聞鳴聲卽
開及鳴一聲開目見山中火發焚一大蛇於中女立于前詢
之乃此蛇爲魅其性卽絕道人乃給符與女服獲安如故

續志

天師投符斬龍

大德戊戌年鹽官州南瀕古塘塘距海三十里地橫且皆斥鹵比年潮以衝齧鹽場鳴焉海勢侵逼州治州以事聞於省府復加修築塘岸二百餘丈不三日復圯皆謂水恠為怪非人力所能復者咨都省開奏欽奉玉音禮請三十八代天師馳驛請杭州時合省官僚以五月朔就佑聖觀建醮五晝夜離畢天師遣法師乘船投鐵符于江初則鐵符跳躍浪中食頃方沉風雷電霧旋迷于中明日視之沙漲日增隄岸復舊江心突起沙洲中有異物為雷殛死于上廣二丈許狀如龍有報省府聞奏于朝崇錫旌賞夷堅續志

王文卿法除病婦之妖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山遊至二美樓下觀者喧塞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倉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被人挾沮迷失伴侶今無所歸士以言誘之欣然曰我不能歸必被他人掠賣幸君子憐之士大喜即携手與還舍如是半月雙籠殊甚亦無有人踪跡之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日所見之婦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之也友曰恐不然于當實告我前日飲酒間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烏有是友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錄試謂之若是崇渠必能言不然無傷也遂同往謁王一見驚曰妖氣甚濃勢將離治此崇絕異非常鬼也應指座間他客曰異日甘富為佐証

奇聞類紀

卷八

十七

坐者盡恐士人見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具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錢極巧常佩於身不以示人王師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符置其首一寢篋中士人歸其婦大罵曰打身於君父矣乃不見信今道士書符以鬼待我士初猶設詞以對婦人曰其僕為我言一符欲實吾首一寢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應詎訪僕僕初不言益疑之迨夜僕其睡婦張燈製衣達旦不息士愈窘亟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寐第從吾戒是夜果就寐乃如戒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叫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方與沐浴見首下及腰間皆有符乃詣府投

奇聞類紀

卷八

十八

陳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言所以即道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証之皆同符免王法師建昌人夷堅志

王素除白魚之妖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眾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屬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素家因持資財以為聘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絢囊大如赤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割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比魚子不知何故江郎曰我不產產此異物素亦未悟其母心獨疑江

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
不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兒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
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詭譎尋聞有物偃蹇聲震於外家
志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尺許其鱗如素
刺之投之江中女後別嫁三異

老僧除桂林幻術之

不時樂乎向十郎者為商往來
之桂林值又雨憇僧寺中天乍晴悉出齒曝於庭俄一人儒
衣入門相揖問勞委曲如舊交良久率爾言曰君之此物能
指十之一見贈乎向笑曰鄙人不遠數千里來貿易以覬
銖之息歸養妻孥不幸困於雨進退無計君何為出此言且

青洲類記

卷六

五

素昧平生何緣損已以相餽宜故相戲耶其人卑躬下氣求
之不已向大怒極口詆之則熟視微笑而去少頃所曝者皆
變白色欲腐向驚疑真測一僧在旁密語之曰此子精於南
法非特能變幻百物亦能害人向怒極立曰為之奈何僧曰
吾知之矣矣見之熟矣彼固不敢犯我然以其狡欺欺天害
人以自利心惡之今知客友掌受禍詎宜忍不言此子技至
精儻輩莫及獨此東去十里外有老僧能制之而其居隱遯
人所不識客誠能虔心求訪盡力哀祈當轉禍為福不然無
濟也向拜謝如救巫在坊之則荒榛蔽日絕無人跡蕭然一
草舍不蔽風雨老僧骨騰獨坐向趨拜致敬跪以情白拒之
甚堅曰吾感苦世紛身跡待盡安有所謂道術哉且何人饒

舌為女道向涕泣悲鳴拜以百數乃首肯呼入室取丹書小
符一紙付之曰汝歸曝處以大釘釘之勿令盡彼若來悔伏
則取而縱之向歸用其說未瞬息問苗已如故秀才者復來
滿體腫脹氣息奄奄二僕扶持踣踣悔謝曰昨聊與客戲
爾何至是所携貨既無傷幸會我同為去釘其人漸平復如初
鄭重而出別有告者曰彼非真感君賜也業已相召僕隙既
成必謀報怨將何以待之向益懼又奔請老僧僧曰若果爾
宜重釘此符令沒地除妖以寧一方吾之志也向謹奉教歸
則重釘此符符纒沒地外間相傳秀才暴卒矣 夷堅志

道士除醜妖

青洲類記

卷六

千

常熟之福山有農家生一千名保保肢體柔弱四五歲猶不
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叩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
亦因以致饒裕一日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
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之曰若能除之乎道士
曰此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其母曰有
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兒乞命母方性之道士
已在途濟書朱沙符焚於道旁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
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醜死於水面其首大如拳高奇尋
許詢其家子亦死矣 志怪錄及西樵野記

許真君於神仙修煉之術各臻其妙起為蜀郡旌陽令時旌

許旌陽誅巨蛇

誠壽紀 丙多有與前除妖通用

昏之上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窠中者即被吸吞無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攪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登北嶺之巔驗之果見毒氣漲空真君怒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將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懇求哀懇切真君曰世運周流當斯厄會生民遭際合受其殃吾之此來正為是事當為汝曹除之吾誓不與此蛇俱生也有頃羣弟子至亦同勸請真君曰須時至乃可於是卓劍於地默禱于天良久飛泉湧出俄有赤鳥飛過真君曰可矣遂前至蛇所仗劍布氣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德天鄉民咸鼓譟相助是時真

奇聞類紀

卷八

三

君嘯命風雷指呼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真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蛇始低伏弟子施斧其戰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其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而奔行六七里鼓譟聲近猶返聽而顧其母羣弟子請追而戮之真君曰此蛇百五十年後若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為驗其枝拂壇掃地乃其時也乃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苟無害於物亦不可誅也蛇子遂得入江建縣蛇子港是其處有廟在新建縣吳城山其廟大蛇既死其宋朝封靈顯昭應安濟恩澤王俗呼曰小龍廟

骨聚而成洲嶺真君於海昏經行之所皆留壘井凡六處通候時之地為七其勢布若星斗之狀蓋以鎮邪後患也真仙通鑑及十二真君傳

周處射虎斬蛟

晉周處陽羨人鄱陽太守劬之子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人樂否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處遂入山射虎沒水斬蛟勵志為善力學好義初仕吳為東觀左丞後歸晉累遷御史中丞及沒立廟祀之晉書及一統志

湘媪法刺蠶城

唐德宗貞元中有湘媪者常以舟象救疾一日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為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將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一巨舟若山碎沒於君山島下所載數十家凡百餘人皆不至損傷然無舟楫來救各星居千島上忽有一白蠶長丈餘遊沙上數十人撾殺之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狹廣不三數丈東島上人為族囊皆為蠶粉勢極緊急焉湯人亦避趨雪城莫能曉也媪舟至岸飛劍刺之一聲如霹靂白城遂崩乃一白蠶長百餘丈蟻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命不然頃刻即拘束為血肉矣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媪命拱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

奇聞類紀

卷八

三

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你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誥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樊夫人同劉綱白日昇天女仙傳

趙昱入江斬蛟

隋趙昱字仲明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賸起昱至京師煬帝厲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沒舟船蜀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

青園雜記

卷八

三

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為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騎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水遂吞怒眉州太守奏聞唐太宗賜封神身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疾病禱之無不應明皇幸蜀加封赤城侯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球傳仙去亦封為保慈先生類鈔

道人符錄

南中有選仙道場在一巖崖石壁之下其絕頂石洞穴相傳以為神仙之窟宅時有雲氣蒙覆嘗有學道之人築室于下見一神人現前曰每集申元即宜推選有德行之人祭壇當得上昇為仙於是學道慕仙者咸萃於彼至期遠近之人

高者赴壙下過望洞門祝禱而後衆推道德高者一人簾

衣冠佇立壙上以候上昇餘皆愕然訣別而退于時有五色

祥雲油然自洞門而至壙場其高者衣冠不動躡雲而昇

將至洞門則有大紅紗燈籠引導觀者靡不涕泗俱流

作禮如禮者數年人皆以道緣德薄未得應選為恨至次年

衆又推舉一道高者方上昇間忽一道人云自武當山來掛

搭問其所以具以實對道人亦嗟美之曰上昇為仙豈容易

得但虛空之中有剛風浩氣必能遏截吾有一符能禦之請

實于懷慎勿遺失道高者懷之喜甚至時果有五色祥雲捧

足掛掛而昇踰日道人遺其髮綠崖登視洞穴見飛昇之人

形容枯槁掛于上若重病者奄奄氣息又方能言問之則

青園雜記

卷八

三

曰初至洞門見一巨蟒吐氣成雲兩眼如火方開口欲吞咱間忽風雷大震霹靂死于洞畔視之蟒大數圍長數十丈又有骸骨積于窟穴之間乃前後上昇者骨也蓋五色雲者乃蟒之毒氣也紅紗燈籠者蟒之眼光也夷堅續志

少年所刺蛇毒

天門山多峻秀巖谷逶迤有大巖壁直上數千仞草木交連雲霧擁蔽其下有逕途微細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上飛踊出林表狀如果仙遂絕踪跡年中如此者不可勝紀人遂名為仙谷有樂道好事者不遠千里而來沐浴歲時以求飛昇凡至此林下無不飛去會一夕有智能者謂衆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乃以大石自擊而擊一犬入其谷犬復飛去然

後知是妖邪之氣以喻之乃遷告鄉里募少年數百人執兵器持大杖焚草伐木至山頂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數十尺耳如鐵箕垂頭下望乃漸逼視之乃一大蟒蛇於是命少年鼓躍擊射然後斫刺而口張丈餘尚欲害人然力不加衆久卒斃之其所吞人骨與他獸之骸積在左右如阜焉於是此地遂安穩無患矣 博物志及太平廣記

獵師毒矢斃蟒

巴賈之境地多巖崖水伍木恠無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獵為生涯歛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測其所往獵師縱犬於此則多呼之不迴瞪目搖尾瞻其崖穴于時有彩雲垂下迎獵犬而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為狗仙山偶有

青園類紀

卷八

五

智者獨不信之遂縱一天挾弦孤往之至則以繩縲系其犬腰繫于拱木然後退身而觀之及彩雲下犬縲身而不能隨去嗥叫者數四旋見有物頭大如甕雙目如龜鱗甲光明令照溪谷漸垂身出洞中觀其犬獵師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復再見洎經旬日身穢滿山獵師乃自山頂絕索下觀見一大蟒腐爛于巖間狗仙山之名遂永絕矣 玉堂閒話

饒人斬除榆木精

饒州紫極觀外街其東南為天寧寺後園其西北為華趙兩家園地勢荒寂稍陰晦或日將晏則無人敢獨行紹興元年三月趙監廟者遣僕元成添茅蓋牆至晡時見一男子持荷墻而坐一人負空籃從效勇皆外相過交互擊毆皆不作聲

元成顧其爭鬪差久趨下勸解男子捨去負籃者困臥不能語成掖起之其口耳鼻悉為爛泥空囊扶至觀前人家貧湯與飲問所爭何事再求湯一杯飲畢始蘇曰我是汪有三居在雙巷早間携糞器出市變轉還穿窬營欲歸負得油酥雪糞準振與娘喫被男子不相識須要強討噴我不肯便打我一頓擗泥塞口以故做聲不得成視其籃二物皆不見汪知為鬼惑致謝而歸明日成復理茅偶望路邊大皂角樹空穴一瘤瘡頗似鬼面有眉目中猶含糞酥悟為昨恠持刀斫之四五損處汗流清血暮挾家昏昏感疾越三日妻出行卜曰西北方邪神作禍宜禱求之但令買五鐵釘起請故處至擗下以釘貫其節血迸如傾成即愈樹至今猶存 夷堅志

青園類紀

卷八

五

朱觀射中蛇精

朱觀者陳蔡遊俠之士也旅遊于汝南栖逆旅時主人鄒全賓家有女姿容端麗常為鬼魅之幻惑凡所醫藥豈能愈之觀時過友人飲夜艾方歸乃憇歇於庭至二更見一人着白衣甚鮮潔而入全賓女房中逡巡房內語笑甚歡觀遂不寢執弓矢於黑處以伺其出候至雞鳴見女送一少年而出觀射之既中而走復射之而失其跡曉乃聞之全賓遂與觀尋血跡出宅可五里許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令人伐之果見一蛇雪色長丈餘身帶一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賓遂以女妻觀 集異記

崑山民父杖殺犬恠

崑山一民家子方少年未娶夜有一美婦來與之合由是得
瘵疾醫瘵莫愈子猶秘其事一日坐肆中有道士過之謂人
曰此子妖氣甚濃言畢遂去其父聞之乃好謂子曰吾兒不
言即當死矣言之吾不責汝也子乃以實告父曰吾以剪刀
與汝伺其來但剪其衣便可驗治子受命惟謹其夜婦至子
密剪其衣承厲聲叱之婦遂去旦視之皆白毛也父見鄰家
一牝白犬有缺處共杖殺之子疾隨瘵志怪錄

天師戮溫江長蛇

宋度宗咸淳乙丑四月六日潭州書局夏應辰錄邸報從師
來內一項云成都府申溫江縣有黃花斑蛇一條長百餘丈
神光照三百餘步口吐椒梅花香薰灼二十餘里殺人首無

奇聞類紀

卷八

三七

數去年七月三日本府差甲士二千五百餘人收捕蛇用尾
掉拖軍士溺死者五百餘人餘皆驚遁上旨命天師及蜀中
有法之士治之方戮死骨如山夷堅續志

韓文公驅鱷毒

唐吏部侍郎韓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
大湫湫有鱷魚約百餘尺每一怒吼則湫水騰溢林嶺震動
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不瞬而盡為所害者莫
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中
有鱷魚食民首產且盡愈令其屬聚濟以一羊一豕投于湫
中而為文以告之是夕暴風震雷起于湫中聲動山嶽迨夜
分露焉明日里民視其秋水已竭公命使窮其跡至秋西六

十里易地為湫鱷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
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敘曰公為潮陽守洞獫狁陶然
皆化鱷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矣宣室志

陳亮佐戮鱷魚

宋真宗咸平中陳文惠公亮佐謫官潮州時潮人張氏子年
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洪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慟弗能救
洎中流則食之無餘公聞而傷之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
鱷魚遠徙今乃賊人則不可救矣乃命二吏督漁者擊舟操
網馳往捕之八皆謂鱷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所能加不可
捕也公曰不然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
天子威命晦明風雨不踰也鱷魚恃遠與險毒茲民物律殺

奇聞類紀

卷八

三七

人者死今魚之食人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亦
而避是則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遂之始行焉必有主之
者矣苟不能及當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
言告之且曰觸吾網輒止伏不能舉由是左右前後力者凡
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楹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
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
既見之則駭而喜曰生于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
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能抗今二吏捕之猶拾
芥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于
吏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豎乎大怨宜者之威刑焉
既而鳴鼓召吏告其罪戮之于市而烹之又圖其形為之齋

至今人多傳之合璧事類及我羅文

隋宮殺編驅毒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官人官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官人曰若逢但斬之其後有物如人來登床官人抽刀斬之若中枯骨其物落床而走官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涸池得一龜徑尺餘上有刀跡殺之遂絕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晉王諂媚宮掖求嗣之應云文獻通考

碎泥孩之恠

宋時臨安風俗僖遊湖上者競買泥孩兒歌等物回家分送隣里名曰湖上土且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壓被孩兒歸

奇聞類紀

卷八

无

置于床屏綵橋之上玩弄愛惜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綉被長年勞後轉香性還許暫偃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而撫之曰母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鬼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遣女金環女密置箱篋中明日啓視之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知此為恠遂碎而投諸江其恠遂絕聖蹟

趙清焚燈葉之恠

并陵巡檢宋清招故人趙當訓其子弟靜夜趙獨坐觀書忽見美人立燈下纖腰一掃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消風泣背雨怨雨遂滅燈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墮身

於彭城郎今郎觀光上國妾孤眠暗室故來相伴趙納之天明而往夜則又來諸生恠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潛往視焉因遽入以手抱之細視之乃一木燈葉焚之恠絕雲齋錄

劉玄刀斷枕恠

宋中山劉玄居越城旦暮忽見一着烏袴褶者來取火面莽黨然無耳目口鼻乃請師箠之師曰此是家先代時物久則為恠殺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劉因執縛刀斷數下乃變為一枕是祖父時枕也集異記

沙門竺僧撲殺蠶恠

沙門竺僧瑤得神呪尤能治邪廣陵王女病邪瑤治之入門真目罵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殺我夫

奇聞類紀

卷八

无

恠在其側曰吾命盡於今因歎欷又曰此神呪不可虛爭乃成老罷走出庭中瑤令撲殺之太平廣記

二生破鍋釜之恠

京師太學前柏林寺有二生從僧假寢室僧云室有恠不可居二生意僧漫語不之信笑曰我儒者不畏恠遂携行李就室至夕二生對榻一寐一寤寤者見七人貌正黑次第入室持寐者兩股反覆不已至曉問之寐者曰但見黑人搖撼我其手如冰明日謂僧曰庭中樹下必有物請發以驗之發地果得鍋釜七枚碎之其恠遂絕筆記

陳舜臣刃樓帶之恠

至元丙子新淦陳舜臣嘗宿其親戚家中夜不寐見對床一

孩長尺餘遍體皆赤髮蓬然陳懼蒙眼而寢須臾視之則高四五尺矣陳投以刃仆而沒旦視之舊樓帶也江洲紀聞

淮人奮屠飛蚊

淮五河口有潭淵深傳有龍鬻焉通年春夏之交洪流衝擊蕩民居損田禾至元間淮旱且數百里皆涸獨此潭如常龍汲之遂涸潭角有窾窺之見龍如黑犬蟠旋其間衆怒其為害競投以鐵鏡禾又龍含水一噴雲氣上騰龍乘雲冲空向西而方去一老者曰是非龍也蚊也得水止能躍一躍止能二十里再得水復然若遇陸地則不能奮矣衆競奔西南索之約二十里許果蚊蟻陸地長丈餘衆屠之昇以赴北江紀聞

奇聞類紀

卷八

三

彭澤人斬蚯蚓怪

江州彭澤縣潛子昭有女及笄未婚有婚父母詰之乃云每夜有一少年自天井中來同寢今已半年矣父母疑為祟所惑乃以絲線穿針授女令伺其至則密縫其衣可施驗治次早巡視天井中磚縫外留線二寸許掘開石板下得白蚯蚓一條長二尺許殺之作聲唧唧其怪遂息夷堅續志

馮漢除芭蕉怪

馮漢字天章為吳學生居閬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滿澤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觀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欽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熱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其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押之女性迫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

臥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僧菴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漸發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葉為性惑死數僧矣夷已編

法官除妖狐之怪

咸淳乙丑温州季公喜投充胡家僕一日胡令往宏山菴幹事路逢女子妖嬈顧盼動心遂為所惑夜宿門旁女子忽然在前相得甚歡遂于是夜回寢自後暮來朝往殆無虛日一日歸臥房則女已在彼携雞肉以餉仍取首飾釵梳花朵之類用紫帕包裹留寢床頭公喜形體黃瘦不知為妖魅所惑且自謂有奇遇胡家怪而詰問所以公喜不能隱出示手帕包袱首飾等物人聚觀之乃是紫色茄柯包野菊花枯枝敗

奇聞類紀

卷八

三

葉之屬公喜始悟為妖遂投請法官行持救治追攝祟婦乃知一狐精為怪斷治後得無事夷堅續志

向寶矢殪猛虎之毒

宋向寶陝西鎮戎軍人為涇原秦鳳鈐轄積勞歷兵定漸死副總管累遷嘉州團練使寶善騎射年十四與敵戰斬首數級及壯以驍勇聞有猛虎距五原卑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神宗備其勇以比薛仁貴云一統志及宋史

王尉計戮妖巫斷首之毒

宋時太和袁文情謂湖南憲許待次于家有蜀士來訪告之曰憲司有一疑做不能決者三年聞君將赴憲幕願獻小忠簡有妖巫李生能以術斷人之頭里有劉氏嫁女子張去之

日中迷而遇妖巫女竟失首劉氏不知也至張親戚族黨環聚及扶新人下車忽見無首之女子大駭紅袖婢約僕從求白于官劉訴張則云張殺其女張訴則云劉以無首之人欺騙係獄者數十人前後囚死者十餘人州郡皆不得其情君能平反亦是陰德袁聞之喜及任果有是獄未斷乃以是言密告之提刑劉希仁希仁委之縣尉王君尉告病假月餘不出携僕至其地算卜尉精于五行禍福如神里人皆敬之與之言曰吾里李巫有術甚奇何若更李之為佳尉欣然托其人求之於李許以厚資李喜與之飲先以其僕試之李曰請回頭一覷則其僕無首矣尉恐李曰無恐且飲又與尉言更一覷則其僕首復存蓋其法過三日則斷者不可復全矣尉辭

奇聞類紀

卷一

五

去約以其日獲錢指來盡其術及期領卒同行尉先過其家飲酒極歡中夜令羣卒圍屋就縛搜籍其家有髑髏百五十個并其妻子悉以付官獄遂解憲司將妖巫一家棄刑於市

湖海新聞

道士法誅妖巫敗酒之毒

宋時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以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事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計十餘家各與錢二十千則一歲酒平善巫藉此自給無饑乏之慮一日因他事頗窘急詣一富家有所求曰君家富贖力足以濟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半餉君一萬錢其日又安得輒增寧敢我酒一錢不可得巫笑而去出駐近店道僕買酒一升盛以小缸取糞汚撓雜糞往林麓馬步作法環繞數匝

瘞之地中而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為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俄道士亦至少憇酒家見舉肆惶惶問其故備言為巫所困今酒甕成列皆作糞真欲往哀求也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術能治之但極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臭止又言凡為此法敗五穀者必因糞穢罪甚大宜齋戒為拜章上懇其家方愈志迫切趨營離事道士伏庭下踰數刻始起曰玉帝有勅百日内加彼業疾然未令即死也自是巫日覺蹀問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芥實累日益大魏然徑尺如毬而其系播播若絲縷稍觸之則痛徹心不復可履地子孫織竹篋昇以行丐飲食便屎俱在篋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尚書幸邑時尚見之夷堅志

奇聞類紀

卷一

五

高宰刑決妖巫害人

荆南有妖巫者挾幻術為人禍福橫於鄉里郡縣莫敢問吳興高某為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泣諫請勿治治之且掇奇禍高愈怒碎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頃高覺面微腫攬鏡照之漸漸浮滿僅存眼縫如綫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借往吏以為必拜謝過乃告其處高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茅屋巫出迎高叱從卒縛之於柱命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悉焚之巫儼然自如後入其室搜出小筒內有茵褥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毆掠無完膚矣高面漸平復如初執之以還明日白於府曰妖人無狀其不惜一身為邦人

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夷堅志

潘道士焚僧人之恠

國朝永樂初吳儒王子華假讀開元寺秋夕納涼庭下久之方欲欹枕一美女緋裙綠衫韶秀特異拜曰妾本寺僻女名紅英為繼母所逐故至此欲謀一夕之歡耳子華納之由是冒晦而來昧爽而去眷戀者數日子華寢以狂羸巫覡莫諭其父母訝之子華固秘其事適有龍虎山道士潘守玄過其門覺有妖氣潘入寺見子華病在床箒書朱符三道焚於道亭覓至西廡銘器中一僧人皆書紅英二字服飾亦如之亟投諸火子華即愈西樵野記

奇聞類紀

卷八

五

寫崇裂畫女之恠

紹興上舍寫崇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屬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為人專效之景泰辛未築一亭於圃扁其亭曰風月平分且文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壁張一桃花仕女古畫崇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才日間重辱垂念茲特歌以侑觴崇累不計真偽曰吾欲一杯一詠姬乃連詠百絕詞皆清麗崇沉醉而卧曉間視畫上忽不見仕女少焉復在崇大異即碎裂之西樵野記

王賣花除掃帚恠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為業成化初行府庫西側驟雨如傾

一靜室廊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川體纖弱腰肢減瘦而衣粧亦雅淡謂王買花二枝王與之女子曰汝姑坐候我進面議之王自午至酉望之杳然王乃恚詈諸隣隣曰此室向無人止矣王弗信偕衆排扉而入杳無人踪視至廁中堅一漱帝蓋數十年物首簪二花衆皆愕然出此帝斧之呻吟有聲西樵野記

物精紀

人見物形斯謂精靈應世者也

杜預見蛇形

晉武帝時杜預為荊州刺史時有宴集大醉入齋中閉窓獨眠外人間嘔吐聲甚苦有小吏於窓隙中窺之止見一大蛇在床下垂頭而吐並不見人聞者異之其后羊祜舉預自代

奇聞類紀

卷八

五

李紳見蛇形

唐李紳字公垂無錫之梅里人父悟歷晉陵令因家焉紳讀書惠山少苦貧每有著述潛取寺中佛經竊識其後為主藏者所知致被毆辱後徙劍川天宮精舍一日熟寐舍前丹柰方結實有蛇據其上會老僧至驅之蛇入紳懷中忽不見僧異其事及查問紳答曰適夢在樹間食柰其美似為僧逼而寤老僧以故陰異之延致院中肄業數年去將赴解舉僧分索金助其行元和中果擢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歸寧本鎮江南辟為從事銜拔令紳草檄紳不從銜怒囚之後銜伏誅獲免穆宗召拜左拾遺翰林學士與元稹李德裕同在禁

中時稱三俊武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四年罷調淮南節度使拜尚書左僕射封趙郡公卒謚文肅事見唐史無錫志

魚周詢見蛇形

魚周詢雍丘人宋仁宗時舉進士第知安州時一日宴於園中園吏見大蛇垂頭欄楯上就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于毒亦嘗以周詢相法為蛇形忽見形為蛇世傳其異后累官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宋史及東齊記事一統志

蔡襄見蛇形

蔡襄字君謨宋仁宗時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恠鼓角將累夜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

奇聞類錄

卷八

三七

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為蛇精東齋記事

趙南仲見蛇形

趙南仲嘉定年間為淮閩威望表聳金人相戒不敢犯邊相貌古恠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浴湯伏事人窺見一巨蛇蟠于桶中皆不敢漏泄一夕三鼓不鳴詰朝申舉當更軍人自分必死及執覆謂有巨蛇蟠于鼓故不敢近與南仲所夢相合軍人得免罪故人皆謂南仲為蛇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威名遠播後為淮東制帥拜樞密使及召入相累辭不拜深得明哲保身之道焉夷堅續志

姚景兒蛇形

為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為兒時事濠州後劉金給使既中

金嘗卒行至廐見景方寢有示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精神錄

王佐見蜈蚣形

吉州太守王佐任內一夕譙樓第五更鼓聲不鳴喚到鼓角子詰之供云是夜五更見一大蜈蚣在於鼓上委不敢近前此時王守正夢睡於此鼓方知身是蜈蚣精夷堅續志

韓世忠見虎形

韓世忠之夫人京口娼也嘗往五靈官廟伺侯賀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訥訥然驚駭奔走出不敢言已而入至者殺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蹤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將來必至榮達母然其

奇聞類錄

卷八

三八

言乃邀韓至家具酒食終夜盡歡深相結納賀以金帛約為夫婦韓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夷堅續志

趙八大王見蝦蟆形

宋皇兄趙八大王判吉州每日餐嚼如虎飽而午睡夢在後池蓮葉上乘涼被院子打覺即喚院子來問應云偶在荷池內釣魚被一大青蝦蟆在蓮葉上用口吸釣絲未免用釣竿擊之趙方悟身是蝦蟆精精神錄

侯先生見蝦蟆形

宋慶曆間有侯先生貨葉京師年四十餘無髮眉瘡贅隱起徧肌體常半醉夜與丐者同處有焉元者盛夏隨之出閭闔門浴池中元因就視乃一蝦蟆元遽引退侯浴出着衣元前

揖之候笑曰子適見我乎乃召元飲酒肆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今子壽百歲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見其貨藥於市

一統志 王全見蝦蟆形

嘉定妻塘鎮人王全家饒於貲為人偉軀大腹飲談兼數人行則蹣跚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已妻子婢僕皆不得在傍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慌之揭視但見一蝦蟆大如十伏其中驚而復覆之已而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死辰巳編

李椿年見龜形

李椿年仲承為士人時於浮梁縣李值相者曰君容狀真龜形非直肖似而已蓋龜精也在相法得其真者極貴然有一

奇聞類紀

卷八

手九

說最忌為人窺見萬一如是則未來福祿一切消滅矣李異而志之平時不好潔靜或經歲不沐浴衣裳垢膩面目黧黑常若在泥塗中為左司郎中忽命具浴一小妾隨直令伺于外不許入室越兩時許全不聞水聲妾疑焉揭簾窺之不見主人徐入索之乃一龜蹣跚桶內妾驚走徧告家人李旋出浴怒其掩已不備又妄誣惑衆遂斥還鄉猶畏其語泄隕諸道中後為戶部侍郎得罷守宣城所用小吏方澤者本邑廩之隸李以為幹僕從徑宣及奉祠反數里過縣縣令永嘉薛季益治具延款因如廁頗久澤候之與向來小妾所見同李極不樂呼之前告以區區家務至極至悉始道相者之語未幾而卒庚堅志

王謙歸登見龜形

太守王謙每夏月澡浴必要大桶閉堂不令人見一日其妻竊窺之見一大白龜跳身躍水中遂走出久方有老院子出與人言貴人非星即精也精靈應歸登尚書每浴皆屏左右自於浴盆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此夢合壁事類僧行者見龍形

宋理宗時趙信庵萊留守建康夏旱祈禱無應夢神告曰金山寺老行者狀貌古恠多髯者有雨懇之當應且請寺令合寺僧行列迎獨巡老行者中坐拜懇求雨行者期以三日既而四郊如注合山僧行恠怒行者行者投水波濤洶湧方悟其為龍也江湖紀聞

奇聞類紀

卷八

甲

布政夫人見蝎形

國初西安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僮客以女為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閹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卧於榻間驚而出以白焉不信比為妖妾聞請曰他日願相公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輾轉間又成好女子矣言雖抵諱而意頗羞避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黃綠見公者欲有求耳公不察拒乃敢偷情布政許之乃曰某昔為鬼侍奉真道神觀音大士救免其死因假女兒為人幸獲侍左右詎公建一廟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既成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也日乃命所司建寺焉西安有蝎魔寺即大蝎於捐者吳也至今猶存庚巳編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八

新編古今異聞類紀卷之九

無錫施顯卿編

仙佛紀

仙

黃帝見廣成子 此下紀遇仙度世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蓂而雨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間居三月復往見之廣成子方北首而卧黃帝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要廣成子喲然而起曰至哉子之問也至道之精竊竊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青蘭類紀

卷九

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則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天吾道者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焉乃授之以自然神經黃帝因而得道至一百二十歲後白日騎龍昇天廣成之功大矣哉 神仙傳及仙鑑

尹喜見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之苦縣人為周柱下史得長生術欲開化西域乃駕青牛之車將西度函谷關時尹喜為康王大夫尋指為東宮賓友喜仰觀乾象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神人當度關而西乃求出為函谷關令喜至關乃執關吏

曰九十日內當有大聖人經過京邑若見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即預期齊戒使掃地四十里夾道燒香以俟天真入境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吏曰明府有教願公少留乃入白喜喜曰道今來矣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大人暫留神駕再三懇乞乃許之喜欣躍叩頭再拜就官舍設座供養進盟

櫛行弟子之禮老君為喜留關下百有餘日喜齋戒叩頭再拜跪請曰塵凡孺子幸遇聖人投身委命願聞大道老君遂授以長生之術為著道德五千言曰千日之外尋我於蜀中青羊之肆至期果見于大官李氏之家授喜玉冊金文賜以文始先生之號位為無上真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

青蘭類紀

卷九

萬仙士喜辭不獲再拜受命即致入景雲輿飛騰虛空乘侍龍駕遊行碧落焉 仙鑑及一統志

呂洞賓遇鍾離權

唐呂洞字洞賓號純陽子西京河南府蒲坂縣人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樹下少聰敏日誦萬言文宗開成二年舉進士第時年四十二歲龍姿鳳目鬚髮頭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道遊服因於長安道中酒肆憇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憇此肆遂與共炊爨者親愛洞賓因就日負暄不覺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苑秘閣諸清要無不備歷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登第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

年最後權侍從俄拜執政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切浩歎恍然夢覺髯者在旁歎尚未熟笑謂洞賓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狀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刻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往古來今皆如一夢貴即虛名富猶鮮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不顧將何物為堅固耶洞賓大悟慨歎知宦途不足戀矣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因問姓氏髯者曰吾乃漢鍾離權字雲房子若省悟可從吾去洞賓於是棄儒業而從游師事之而得道其後洞賓或遊金闕或居洞天屬以度人願重常在世間神通妙用千變萬化不

奇聞類記 卷九

三一

張真人遇老君

漢張道陵留侯之後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道入蜀居鶴鳴山山有石鶴每鳴則有得道者道陵居此煉丹服氣石鶴乃鳴漢安元年正月十五日午夜月明真人在鶴鳴山寢方熟老君駕飛雲綠聯駐山東南顧謂衆真曰道陵修行困苦吾感其志將授以治身秘錄飛騰長生之道而遇其休息神遊物外卿等勿驚今自覺也時真人夢見一人帶夜光之甲冠通天之憤執命魔三氣之幢謂真人曰咄咄道陵子何心生

疲倦聖駕久駐待于夢覺真人忽然驚起披衣俄聞鐘珮珞珞天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瞪目東瞻紫雲之上有一素車一乘駕五白龍青袖朱衣金甲執戟二十四人左右環列車前對立玉女綠衣花帔雲髮頰肩各執一幢上有玉榜金文曰命魔之幢次列二童青衣緋首垂環或裙各執一幢上左青龍右白虎金榜朱文曰召仙之榜復次二人朱袖金甲各執三氣十絕旌節上有冊榜素文曰到景之節前立一人繡衣玉冠捧三五斬邪雌雄二神劍上各有星斗日月之文車右一人霞衣金冠捧一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其餘真衛侍從莫知其數九色輕霞濛濛然須臾光景澄徹見車中一神人容儀若冰玉手執玉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

奇聞類記 卷九

四

長六丈餘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歛簡前拜不敢仰視老君告曰吾昔降蜀山立二十四治又更置福庭經今數劫仙僚不充職任廢廢近有六天鬼神血食之輩侵奪以居晝夜不分人鬼無別枉暴生民妄罹災害深可痛惜子可為吾攝邪歸正分別人鬼各守晝夜復與此治以福生民則子功無量矣吾以汝名在冊臺當為真人故委汝也真人叩頭謝曰道陵性識愚陋萬劫幸遇道會大道死魂再生枯骨重肉欽佩道旨謹當奉行不敢懈怠老君遙召三五功曹須臾西方有五色之氣勃勃而起其中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黑憤朱衣佩劍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黑憤綠衣持劍執戟侍衛進拜老君

曰卿等三五功曹速為吾開紫陽南宮玉宸內殿取正一盟
威秘錄吾欲傳授俄頃之間南方起二十四生氣祥光瑞彩
決然滿空其中各列玉童捧一玉函貯錄一品皆玉札金文
及都功版券職錄以授真人謂真人曰與卿千日為期後會
閻死老君復以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
二卷陰陽雌雄二劍都功印二儀交泰冠履邪帔褐魚鼠衣
方裙朱履等賜之令制科律佐國行化傳度已畢真人遂於
鶴鳴山研味秘文按法遵行修之千日即驅邪誅妖戰鬼於
青城山丹筆一畫鬼衆悉死惟六大魔王仆地不能起叩頭
搏頰哀乞殘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擬此山遂中分為二
摩霄徹泉鬼兵欲度不能悉往西方婆羅之國而居止焉於
奇聞類紀 卷九 五十一

前導後從大樂引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
十三歲也 真仙通鑑

張岳遇葛仙

司空張岳廣南封川人也少習儒業象所推服齊明帝用之
位至司空及東昏嗣位歎曰夫榮必辱妨我之神遂上表辭
官南歸求長生久視之方卜棲真養性之地帝留不遂文武
百僚餞送於東門之外數旬至攸縣文清驛值霖雨月餘忽
天色晴霽出驛庭四顧瞥見邑之東有一山首出於眾獨秀
標奇平生罕見再三羨嘆遂召驛吏曹遵問之對云晚生不
知今呼市老毛國華至言古老相傳名温水山又名紫麟山
司空聞而異之次日至山下語鄉人曰予在邑中見此山上
有瑞雲蓋頂紫氣凝天山中必隱神仙適予平生之志也遂
入温水源放光峯下翔草舍三十餘間居焉全家齋戒誦大
洞真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蔭田持三百大戒僅二
年忽一日見神人持藜杖從山而出來語司空曰吾葛洪
孫也上帝令授子以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密濟
貧善他時功滿相見未遲出門復語司空曰吾常與浮丘洪
崖赤松子王宋蘇耽丁令威蘇隱嚴真等九人仙侶時時相
會仙峯之上今有會以琴碁酒果用樂元和去住靡常非塵
俗所知也大藥金丹得度為神仙汝受之勿得輕泄司空
蒙教俯伏而謝忽爾神人隱形莫知所在司空是時勤行齋
戒後成火鼎之功點瓦礫為黃金密濟孤老貧病至梁天監

二年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喚名云絕早可領
家人入山惟留女履瓊在家至辰巳間女使見有一道流從
空而下身生疥癩問曰司空在否曰司空今早入山未歸問
酒庫何在女使指示之道流脫衣入酒庫篋中以酒浴身上
疥癩及出酒庫整衣冠出門而去次門首與女使曰司空歸
時可與傳語但道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司空歸女使述之
司空甚喜聞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廳上一宅良
賤悉取庫內香酒均飲悉竭唯守宅女使潛見道流浴瘡托
疾不飲司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令召鄉老
諸門徒司空乃往入山焚香升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詔予
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藹于壇上舉家八十餘

奇聞類紀 卷九

口白日輕舉而去惟守宅女使半空從雲而墜司空嘆曰汝
無仙分且住下土待吾見上帝為汝陳奏至十八日帝敕玄
武神下降鎮守山界以女使為土地守護山壇是日鄉老門
徒陳昂等遂具狀申縣縣申州備錄諸事實狀奏聞奏頒下
所司自此改號司空山焉唐天寶七年五月十二夜明皇見
慶於司空山仙壇立祠堂選道流有德行者住持焚修賜額
朱陽觀宋政和三年七月改賜額陽升封張仙為太素真人
是年八月又特封冲昇真人 真仙通鑑

李八百度唐公昉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初來卜居於均陽之五龍岡今高
安縣治是也有涪劍池七星井存焉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

以為號或隱山林或出塵市丹成道備後還蜀中至秦時知
唐公昉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為公昉作
傭客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如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後
八百偽為病因欲死公昉即為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
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潰爛
臭惡不可近公昉乃流涕曰汝為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瘡疾
吾甚欲汝得愈無所怪惜而今若此當如何八百曰吾瘡
欲愈須得人舐之公昉乃使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
使吾愈若得君舐之應愈耳公昉即自舐之八百又言君舐
亦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婦舐之即差耳公昉乃復令婦舐之
八百又告曰吾瘡欲差須得三十斛美酒浴身乃當愈耳

李聞類紀 卷九

公昉即為具酒三十斛寘宦器中八百即起出器中浴瘡即
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子有至心故
來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婦并
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顏色美悅又以丹經一
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作丹成服之拔宅昇天宅基
三畝在興元府公昉飛昇之時基陷為坑蓋連地上昇也公
昉昇天雞犬皆去唯鼠惡其不淨不將去鼠自悔一月三吐
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神仙傳

太上真人度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睿宗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盧劇郡開
元中出守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好長生之道第若

外為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爐鼎之容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殆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潤之府庫官錢亦以市藥資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門款語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見之盡禮加恭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旨若山博采方訣歌誦圖記無不研考問叟所長皆殘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饈品膳雖瘦削老劣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欽奉奉事曾無倦色一夕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貴為方伯力尚多闕一日居間何以為賒况絀感錢帛頗有侵用誠為

奇聞類紀

卷九

九

君憂之若山驚曰其泣任已久將有交代亦常為憂而計無所出若緣此獲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飲酒素少是日亦飲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是夜月甚明朗撒觴徐步庭下良久叟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鑪釜鐵器十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炭壘爐曰鼎鉗之屬為二聚熾炭加之烘然如窰不可向視叟於腰間解小瓢出丹二九各投其一闔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尚正直性無念患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耳吾當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為去世之計翌日相俟

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閱所化之物爛然照室復扁閉之即與僚吏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霧晦暝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齋詔於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市中見若山鬻魚於肆混同常人覘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策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吏與食哀其父貧命市鐵二十錠明日復與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其弟若

奇聞類紀

卷九

十

水亦屍解於南嶽仙傳若遺

武夷君宴鄉人 此下紀人遇仙宴

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設宴於幔亭峯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赴會各齋戒如期而往乃見虹橋跨溪制度精巧飛梯回級旁設欄干鄉人俱登虹橋過溪至山絕頂體輕心喜不覺其倦上有幔亭珠屋玲瓏掩映前後可數百間亭立八絲幡幢銀龍玉葆金鳳翠毛中設一虛牀謂之太極玉皇座北壁西厦設一虛牀謂之太姥真人座北壁東厦設一虛牀謂之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茵紫霞褥各一銅盃貯花水初鄉人至幔亭峯衙門外圍擊鼓聲少頃空中有告云悉呼鄉人為曾孫乃曰汝等男孫先入東序而進女孫後入西

序而進既而聞謫告曰太極玉皇大帝降臨山數曾孫可拜
謝又曰太姥魏真人至曾孫可拜又聞噓咳之聲乃武夷君
也高聲而言曰汝等曾孫若男若女皆平安好男孫東座女
孫西座中亭有青綾帳幄各設一牀陳樂具奏賓雲右仙之
曲並不見作樂之人惟見樂具空中橫堅自響精妙絕倫及
酒行食進百味珍奇並非世俗所有又命行酒乃令歌師彭
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詞曰天上人間今會合稀疎落日西
山今夕烏歸飛百年一餉今志與願違天宮咫尺今恨不相
隨歌罷復絃雲四合環珮人馬之聲亘空而至俄聞謫告云
玉靈太姥與曾孫別皆再拜又聞讚者云汝等曾孫可別乃
下山各回顧虹橋慢亭隱隱而沒山頂無復一物鄉人相謂

音聞類紀

卷九

十一

曰我等凡賤得與仙尊共宴誠古今異遇也於是立洞於下
列像祀之以報福祐焉武夷山志及仙鑑

大茅君宴鄉人

西漢時大茅君盈修仙於句曲山道成至宣帝時二弟固衷
俱貴固為執金吾衷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並當之官鄉里
送者數百人時君亦在座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
靈之職矣來年四月三日當之官諸君能如今日之集會否
衆許之明年送客如期而集君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復
寸芥皆青綠帳幄下榻數重白氈容數千人坐遠近翁赫相
語來者塞道客乃有數倍於送弟時衆賓並集君言笑延接
一如常禮不見指使之時但見金盤玉杯自至客則奇者具

果不可名字酒更香美復有技樂絲竹金石聲動天地蘭麝
之馨達於數里飲食隨用隨益客數千人莫不醉飽明日迎
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兵甲旌旗器仗曜
日君與家人親族辭別冉冉乘雲昇空望句曲山而去二弟
聞兄昇仙遂皆棄官還家渡江尋求遇兄於東山傳以妙道
並得仙去盈位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固位句曲真人定錄布
禁郎衰位三官保命司各治一峯仙鑑

羣仙聚宴於蔡氏家

蔡經小民爾而骨相當仙一日王方平往其家謂經曰汝生
命應得度世然不得上天當作尸解耳告以要言乃委而去
後十餘年忽謂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

音聞類紀

卷九

十一

數百斛飲以供從官其家依其言假借器器作酒數百斛羅
列覆置庭間以候之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但聞金
鼓蕭管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
著遠遊之冠朱衣虎頭盤囊五色綬帶劍少髮長短中人也
乘五蓋之車駕五龍七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從威儀如
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密蟻封其口鼓吹皆奏
麟從天上來下懸乘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
在惟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言
王方平報報久不行人間今來在此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
還不見所使人但聞其語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
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固當射到

而先被詔當按行遠來今暫往即還便宜親觀願未即去爾
迨兩時間麻姑來矣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則從官半
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
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采曜
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
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脩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壁
脯而行之有如拍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按待以來已見
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行者會將減半也豈將
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及宴畢
升天而去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
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

音聞類記 卷九

治在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官室王君常
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復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
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出入惟乘一黃麟導從甚肅所至
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 仙鑑又一鏡志

郡官登蘇仙虹橋 此下紀人登仙橋

蘇耽桂陽人也耽之母李氏因江中流帛觸沉木而感孕生
耽上生有雙鶴飛於庭白光貫戶孺少以志孝著稱年已十
四母謂曰吾偶思資與龍鮮患迷不可得也耽曰今往市之
乃去母以為戲言見悅耳食未竟耽來奉鮮於前曰此資與
龍鮮也母曰汝最為謹厚資與龍去此二百餘里汝不一時
往還何許也耽曰市鮮時見身云致意於母不數日亦來謂

母矣母舉鮮而食真資與龍鮮也不數日身至具言市中見
耽母亦太神其事耽一日告母道果已圓昇舉有日母曰吾
恃爾也爾去吾何依乎耽曰常聞師曰一人昇仙九族受庇
雖過去者亦不為下鬼今雖去母之動息皆可知也乃留一
櫃封鑰甚固與母曰願母毋開若有所需告之當如所言也
因謂鄉人曰更後二年擲人大疫乃植橘鑿井曰受病但食
一橘兼飲泉水一盞自愈語已有五色雲下庭中簫鼓隱隱
而至耽乃昇雲泣別母與鄉人冉冉東南而去郡官及鄉人
數百悉見之時漢文帝三年也爾後母凡有乏禱其櫃皆如
所求一日母思耽謂在其中乃發櫃了不見物惟見二鶴凌
空而去蘇仙昇之後二年擲人果大疫乃取橘泉治病即

音聞類記 卷九

時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都將與僚佐郡人悉拜祭橋泉之
下常若市焉不數年耽母有疾耽常來問疾不久耽母傾喪
壽百餘歲朝廷乃命郡守送喪葬蘇山之南於是猿鶴鶴怨
風慘烟昏愁雲不散悲雨自零山頂聞哀泣遠聽而近近聽
而遠郡守率郡僚郡人詣山慰耽雖聞仙泣而不見其形郡
守慮獻可乃曰不因慰問無由拜仙願得一見仙容以消塵
障耽曰仙凡異道升沉殊塗汝輩不能盡見吾但可見吾之
半耳耽乃出半面一臂示獻可等郡官見面若真玉艷而有
光臂亦絳毛與日氣相射郡官再拜跪慰仙耽曰山路絕險
遠勞郡官吾欲造一橋令汝等安然至家慎勿回顧也乃取
玉軸金庭經一卷對空擲之俄成巨橋若玉虹之架空欄楯

皆金寶為飾盧獻可率郡骨隱隱而陞不久到郡惟判官張言巨回顧墮墮絕澗為朽木敗葉藉地不復損三日方到郡耽母之終山上常有哭聲服除乃止後郡守以其事聞於上封其山為蘇仙山名其觀為蘇仙觀郡守以時嚴潔醮祭焉

崔偉登五色仙橋

唐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故放無僕從驢忽走自趕逐之約行三十餘里及一洞口日已昏黑驢復走入洞門畏懼兼困倦遂寢及曉竟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長樹巖壑悉非人間惟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偉阿問對曰塵埃賊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于殿中披羽衣霞帔身可長丈餘鬚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

奇聞類記

卷九

五

所執命偉亦殿共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偉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偉曰偉有血屬未免戀著願求一訣乞歸仙翁曰不得淹留謹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遇禍患可以隱形然慎不得遊官禁中隲刑又與符一道云甚急時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禁園大內會劍南進太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詭上詰治盡日無獲又計無賊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詭持朱書照之殺戶外果得偉偉言其本末上不信令告死偉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遠發之公遠與挺者皆信小良久始能起即奏玄宗曰此人已居上界殺之不得假使得殺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自汝真妄否遂令百人具兵仗送

偉至山中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終闕仙翁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相信我語幾致顛躓偉拜訖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即以杖畫成澗深澗各數丈擲一領巾遂作五色虹橋令偉登之隨步即滅既渡偉迴首瞻顧仙翁曰即於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仙鑑

元柳登百花仙橋

唐元和初有元徹柳實者居于衡山二子俱有從父為官浙右為李庶人連累各竄於驪愛二州二子共結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賊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響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子僕使咸往觀焉夜

奇聞類記

卷九

六

將半俄颶風欽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適擺擺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子愁悶而步焉見玉天尊像瑩然於嶺上案有金香爐而別無一物二子周覽次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而來至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子見之叩頭前告辭理哀酸求返人世雙鬟不答二子請益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遠至此二子具以實白之女遂告南溟夫人令二子入謁夫人遂命飛觴飲二子設二榻而坐各以未笄女配之比之劉阮謂二子曰子有道肯歸乃不難乃命侍女紫衣風冠者曰可送客去因言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

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管蔡辭
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
潛窺見千龍萬虬通相繳繞為橋在石二子遂登橋橋之已
蓋卽達昔日合浦維舟處回視已無橋矣二子詢時代已十
年也離爰二州親屬已殞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
扣玉壺遂有鴛鴦語曰若欲飲食前行自遇俄而道左有盤
饌豐備二子食之而數日不飢尋卽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
然二子妻各謝世已三日家人輩悲喜不自勝曰人云郎君
亡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經南嶽得返竟膏遂以活妻
後遇負新仙叟粒上祝融峯更不復出矣續仙傳

續仙傳 小中仙 此下 亞人入仙都

奇聞類

周時有

奇偉續

姓劉名

續如其語

數十步繼

奇獸

之真人

也飲玉

如初他

建亭扁

蓬球入具丘仙宮

仙宮

仙宮

晉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武帝太始中入具丘西玉女山中
伐木忽覓異香遂適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縹樓臺
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端妙絕世
共彈棋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
香而至言訖復彈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球立樹下翫
少飢以舌舐菓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謂羣女曰汝等
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客可令速去球
懼出門迴顧所遇仙宮景物倏然不見乃空山也及還家已
是唐德宗建中年間矣舊居廬舍皆為墟墓因復周遊名山
訪道不返仙鑑及酉陽雜俎

元藏幾入滄洲仙窟

奇聞類

隋處上

信郎大

皆不免

其從來

乃出舊

常如二

馬之屬

丹粟皆

事則歷

樂飲香

雖投之

卷九

大

方粉十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金蓮花洲人
研之如泥施之彩繪光輝煥爛與真金無異更有金蓮花如
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梳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
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又以強木造船其上多飾珠玉以
爲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牙以百斤巨石繩之終不沒藏
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與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
不旬日即達千東萊歸就故廬昔已榛蕪子孫亦無識者詢
國家年號已爲唐德宗貞元末也自隋大業元年至唐貞
元年未已二百年矣有二鳥大類黃鸝每翔者空中藏幾呼
之卽至或令啣珠或轉達言語謂之傳信鳥出滄洲也藏幾
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知之而趙

奇聞類紀

卷九

七

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上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寶武宗
會昌中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於上上令謁者齋手詔
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恐卽上疏具言其故上覽
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沉小舟于
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杜陽編

劉法師入石壁仙官

唐貞觀中華陰雲臺觀有劉法師者煉氣絕粒二十年每歲
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衣貌陋而鬚淺者來居坐末齋
畢無言而去如此凡十餘年而衣服顏色不改法師異而問
之則曰予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峯東北隅法師意欲處無人
之境試請同往公弼許之曰此中甚樂師便住亦安適無悶

法師送從公弼行約二十餘里接獲羣鳥繞有鳥徑其崖谷
皆絕雖猿狖不能過也公弼履之若坦途法師從行亦無難
苦遂至一石壁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徑濶數寸法師
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爲誰對曰
某遂劃然開一門門中有天地日月萬象森羅公弼將法師
欲入其人怒謂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乃闔門則又成石壁
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劉法師也與吾有舊故同來卽
又開門納之公弼曰法師來此君可具食其人問法師便任
否法師請以後期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
以飲法師其味甚香并飲畢而飢渴頓除矣公弼曰予昨云
山中甚樂君盍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巽束谷中俄

奇聞類紀

卷九

手

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上甚妙舟鳳彩鳥各一對歌上甚清
頃之公弼送法師回師出門行數步返顧唯見巨崖深壑向
之景物一無所覩矣將及觀公弼辭去法師至觀處置事畢
却尋公弼則步步險阻查不可階法師痛恨前者不生號天
叫地遂成疔疾公弼更不復至矣續玄怪錄

鄭爽遊太乙仙都

唐杜陵人王向生而特稟奇操日夕望終南高峯謂父母曰
兒長大必居此山以求出世鄉里異之墳典史傳過目卽成
誦年既冠與里人鄭爽業文學進士二年末中第退居南山
石門谷以坐忘返照爲事累年神仙孟君降授三一五千之
道能變化飛行分形散影開元末其友人鄭爽爲御史奏使

揚州既至於途中見向敝衣僮側立道隅鄭惻然憫之使人召至傳舍問其遊息向以旅寓困悴為答明日復來謂鄭曰吾子眷眷有故人之情能易服降賈過予敝廬乎鄭然之即更衣潛出與向偕往經歷闌闊復入陋巷及由荒徑至蔡監賢殆無人蹤者數里乃及所居入門則向請先入為席又之使侍者引鄭郎進見金樓寶臺朱鬘翠殿非人世所觀向霞冠雲衣羽衛嚴盛勢若王者鄭悚悸不敢仰視留宴一夕奇饌仙樂不可名目及曉相送于門謂鄭曰子雖名遂功成而力尚清因使左右樵僮持敝蓋引還傳舍即以此蓋於市質財百萬以贈於鄭自此不知所之復往追訪無復舊迹使回京師具以密奏時明皇棲心神仙亦詔准海節度使物色

奇聞類紀

卷九

主

訪求竟不能得蓋向與鄭話舊之時已為太乙仙人矣

張茂實遊洞府仙居

小有洞真人王君諱瓊嘗有過謫于人間五年執勞效役南陽張茂實家華山下唐代宗大曆中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因得瓊焉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于深誠苟有可為不待指使茂實器之將倍其直固辭不受其家益賢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瓊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執役以穰之今厄盡矣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深恩思有以奉報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象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可乎茂實曰可然不欲令家人知可潛與君同遊乎瓊曰甚易耳於是

截竹長數尺於上書符投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腰痛左右人悉令去取藥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依言為之瓊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鞭驅青麟一赤文虎二候於道左茂實驚欲迴避瓊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瓊乘麒麟令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瓊曰瓊謹相隨請無畏且此物人間之極駿者但試乘之遂凭其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仙掌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方到三更計數百里矣迨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人間所見將及門引者曰河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門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前引遂入中堂宴食畢令茂

奇聞類紀

卷九

三

實坐瓊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非凡實真仙之風度也其聽戶皆闔屏幃牀榻褥之盛非人世所有鸞歌鳳舞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樂之極瓊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凡路殊靜塵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後當復相見瓊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大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君修致其功則亦非遠亦時有心達清氣一言而悟者君勉之遺黃金百鎰為修身之助瓊復乘麒麟令茂實黃頭復乘赤虎行至前乘麟處令黃頭執之瓊乃步送茂實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于井中瓊抽去竹杖令茂實潛回衾中瓊曰我當至蓬萊謁大仙伯明旦蓮花峯上有綠雲東去我乘

之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約之曰初腹痛時忽若有人見召遂奄然爾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來呼之不應已七日矣惟心頭尚暖故未殮耳明日望蓮花峯上果有彩雲東去茂實遂遠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不知所在也續玄怪錄

仙兵誅縛羣盜此下經仙顯威靈

劉憑者沛人也漢武帝時以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于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于禁氣嘗到長安詣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

青蘭類紀

卷九

三

汝輩為人當作良善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亦當勤身苦體各務生業奈何相率為盜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饗烏鳶之法也汝等弓箭將何所用即宜急散否則當戮汝矣賊不聽大放弓箭射諸賈客憑乃喝箭皆反中賊身頃更之間天地陡暗大風折木飛沙走石憑怒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綁縛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畢而衆賊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元惡三人即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餘生改惡為善憑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為賊乎皆叩頭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勅天兵放之而去神仙傳

仙威怒赫雷電

劉憑有姑子與人爭地憑適在太守坐姑子直而少黨敵家曲而多親輔助而為之言者四五十人太守信之憑反覆言之不聽憑忽大怒曰汝輩敢爾違天欺寡耶應聲有雷電霹靂火毬飛滾赤光滿屋於是敵家之黨一時頓地昏迷無知太守甚怖為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為理斷終不使差於是雷電漸息迨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神仙傳

仙叱從神收夜行人

嚴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作炭忽遇一人與青語青不知其神人也臨行以一卷書與青曰汝骨相合仙吾以神方授汝令以紫器盛之置高處兼教以服石髓法青受之遂以淨器盛書置高處便見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青船載炭時

青蘭類紀

卷九

七

出山下此神便為青挽船他人但見船自行莫不駭異又治病救患但以所授之書到人家所病便愈百姓多尊奉之青嘗從弟子家夜歸都督巡夜逢青呵問何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其應對不恭因叱從兵使收錄夜行人青亦怒叱從神使收錄其夜行人言訖青徑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為在此都督說事狀如此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今不能動可報家人速往詣青叩頭謝罪說昨實不知是先生誤犯威靈乞得放遣青乃大聲曰遣放昨所錄夜行人都督乃得去其後巡夜行者每見行人皆先問非嚴公平青後斷殺不食二年而入小霍山仙去仙鑑

仙符收縛史祈父母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經以漢成帝綏和二年舉
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崢嶸峻絕高五
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
目多鬚鬚每與坐或時忽然變着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
衡府君在穎川自說其先祖與根同歲至王莽時頻使使者
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遣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
曹趙公往山達敬根惟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穎川太守高
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府君復
遣珍往求根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意根教於太歲
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以酒沃之府君依言病者

青園類紀

卷九

五十一

悉愈疫氣遂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欲殺之
遣使召根一府皆諫以為不可祈殊不肯止諸吏先達根欲
令根去根不聽祈使者至召根根曰太守欲吾來何也吾嘗
往耳若不往恐諸君得罪謂不敢來呼我也根即至府時賓
客滿座祈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立于庭下根顏色自如
祈厲聲問曰若有道耶答曰有道祈曰能召鬼乎根曰能祈
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廳前不爾即當戮汝根曰甚易耳遂借
祈前筆硯書符投塔鐸鐸然作銅鐵聲因長嘯嘯音非常
清亮達于城外聞者莫不肅然發客悉震悚須臾廳前南
壁忽開數丈見甲兵四五百人赤衣吏四人傳呼避道赤衣
兵數十人操持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到廳前既入壁

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發車上所披見下有一老
公一老姥反縛因繫大繩束頭祈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祈
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祈曰我生時汝仕宦未達不得
汝祿養我死後汝何為犯忤神仙尊官使我被收縛困辱如
此汝亦何面目立于人間祈下皆叩頭向根伏罪受死求放
赦先人根乃勅赤衣將囚出去廳前南壁復開車過壁復如
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祈惆悵恍惚若發狂妻即暴卒
良父乃蘇云見君家先被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
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祈及妻兒皆卒根後入雞
頭山仙去神仙傳及一統志

仙風演散羣盜

青園類紀

卷九

五十一

劉道秀保定安肅人少往碧谿山修煉得道人暴死者與之
符立活嘗夜行遇羣盜持刀箭攻劫道秀呼風大風欬起飛
砂揚塵盜不能開目皆服其威靈潰散而去其靈異多類此
一統志

李休光遇仙見龍虎雷電

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自言姓僕名僕其知其所由來家
於光州樂安縣黃土山凡三十餘年精思餌古川衣服飲食
如常人賣藥為業唐開元三年前無緣遇令王滔寓居黃土
山下先生過之滔命男弁為主善侍之先生因授以杏丹術
時弁舅吳明珪為光州別駕弁在珪舍頃之先生乘雲而度
人吏數萬皆觀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術未成奈何捨

我而去時先生乘雲而度已十五過矣人莫測及弁與言觀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詰之曰子之甥乃與妖者友子當執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狀白先生曰予道者不欲與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禮便當化之如妄動失節當威之使心伏於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詣休光府休光踞見且詬曰若仙當遂往矣今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經王方平孔甲二茅之屬問道於予予說之未畢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執之龍虎見於側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餘玄雲四合斯須雷電大至碎庭槐十餘株府舍皆震壞觀者無不奔潰休光懼而走失頭中直吏收頭中引妻子跳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狀聞玄宗乃詔

卷九

七

改樂安縣為仙居縣今河南舊縣是也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觀以黃土村為仙堂村縣尉嚴正誨護營築焉度王弁為觀主兼諫議大夫號通真先生弁因餌杏丹却老云異聞集及廣異記一統志

仙譴羣僧不能下牀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為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治道術一日縣宰令湘往西川湘方以為愛忽遇一道人與同入一石井中移時已到西川取訖回書不覺又從石井出矣至縣投書莫不駭異人因號為石井仙自此遍遊天下後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墜雪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為項王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以拳入鼻及出

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如此法術甚多詳見法術篇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人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單僑箕踞而食畧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乃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于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云僧衆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譴責三百僧到今不能下牀某二僧是主事不坐所以得來願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毋以輕慢人為意回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回果如其

卷九

七

言唐宣宗大中十年復歸故鄉省兄速出待兄不歸及夜還卒明日兄歸乃棺殮之其夕棺鞠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于東園明年東川奏劔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遂勅浙西道覆視之發塚開棺乃一竹杖耳續仙傳

仙威氣禁獵人

太清真人彭宗字法先彭城人也年二十服業於杜冲真人深蒙賞按周穆王好尚黃老景慕神真因詣冲遂結完珍館崇建靈壇廣延天下學道之士以紹仙風宗預列焉後穆王西遊崑崙復拜謁而去宗乃棲真味道精貫人神冲為立壇盟誓授丹經五千文玄一之道宗實而修之日臻幽妙嘗嘗

中有神燈數枚浮空映席疑暉留耀洞燭幽冥或晨起修按則常有五色雲霞霏霏臨途能三晝三夜通為一息或自沒水底竟日方出若瞑目僵卧輒一年許不動塵委其上積厚如紙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澤山中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潛伏盤辟人雖磨觸終不能動宗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遙相誘毀或及門欲加凌辱宗用氣禁之其人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立或使幽靈繫之傍門惟聞叩頭之聲莫測其所以俟其悔過宗即為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年少至厲王十年丙申正月太上道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為太清真人治赤城宮真仙通鑑

仙威驚怖門客

青閣類紀

卷九

五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既辭劉表去入東吳有徐隨者亦有道術居丹徒慈過訪之隨門下有宿客車牛六七乘客欺慈云餘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梢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牛行樹上又車轂中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搖之不動客大懼入報徐公說有一眇目老公至門意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頃吏便車牛皆如此不知何意徐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追之及慈羅列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見車牛各如故車轂中無復荆棘也神仙傳

吳真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事父母以孝聞夏不驅蚊恐

吳真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事父母以孝聞夏不驅蚊恐

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得至人丁義神方繼師南海太守鮑靖復得秘法吳黃龍中天降白雲符授之遂以道術大行於吳晉之間晉武帝時許旌陽從之傳法真君盡以秘要授之真君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真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嘶去風即止或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行遭此風者中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拯之驗之果然武寧令于慶死已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為訟之于天遂臥慶屍之旁時方盛暑屍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作郎寶感其兄還竟之異及親亡父殉妾後生因撰搜神記行於世真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與弟子四人白晝冲虛而去宅號紫雲府今

青閣類紀

卷九

五

許真君仙術上昇

分寧縣吳山村西平靖吳仙觀是也真仙通鑑及十二真君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漢末父避地於南昌因家焉吳赤烏二年已未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其君焉其君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疎與物無忤尅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頗臻其妙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秘遂訪名山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遂徙居之日以修煉為事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晉武帝太康元年朝廷褒加禮命不得已乃起為蜀郡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

之初誠史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悉開論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民間爭競之風日消久而至於無訟先是歲飢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民多流移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為金令人潛瘞於縣圍籍民之未輸納者咸造于庭使服力于後圃民饑地獲金得以輸納遂悉安堵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戶口增衍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沉痾之疾無不痊者傳聞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且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瘴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安江左之民亦來汲水于旌陽真君乃呪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

奇聞類紀 卷九 圭

竹以標其所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號蜀江歸格高安縣真君任旌陽既久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既而與吳君遊於高陽聞丹陽黃堂靜有女師誦母多道術遂同往致敬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風稟靈骨仙名在天吾當授子乃擇日登壇依科盟授闡明至道誓戒丁寧出銅符鐵券金丹寶經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諸階秘法悉以傳付之真君道術高妙著聞遠邇求為弟子者數百人却之不可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羣弟子處以試之明且聞之其不為所染汚者惟十人耳即異時上昇諸高弟也自是凡周遊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其餘多為所染汗皆自愧而

去真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仙伏既舉有頃墜下築曰車轂各一又墜一雞籠于宅之東南十里餘并鼠數枚墜地雖拖腸而不死意其嘗得竊食仙菓也後人或見之者必瑞應焉仙駕凌空向遠望之不可見惟祥雲綵霞瀟灑山谷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初真君回自旌陽奉蜀錦質信于謙母母製以為殿帷至是忽飛來周游故宅之上竟日復飛入雲霄鄉人因於其地置游帷觀焉真仙通鑑及十二真君傳

佛

觀音求畫顯像

海州朐山賀氏世畫觀音像全家不茹葷每一本之直率五

詩聞類紀 卷九 圭

六十千而又經涉歲時方可得蓋精巧費日致然傳至六待詔者於藝尤工正据按施丹青一巧者及門遍體瘡癩膿血潰出臭氣不可近携鯉魚一籃遺之求畫賀曰吾家絕畫累世矣何以相汚其人曰君所畫雖善尚不逼真我雖貧行乞却收得一好本君欲之乎賀喜酒掃淨室延之入既入即反拒戶良久呼主人入視賀入則已化為觀音真相金光繚繞百寶莊嚴質喚弟子焚香敬禮遺失所在異香芬馥歷數月不散由是畫名益彰夷堅志

泗州大聖買羅見靈

宋樂平醫士潘璋居千縣市有商客前門曰早上遇一僧買我紫羅兩疋議價已定即置諸神間使我相隨取錢到君宅

徑入移時矣願為言之璋曰吾家欲繼帛何必仗僧為市且吾未嘗與僧來往汝亟去容不肯去力言之具述其形貌及衲衣穿敝之狀璋始信是奉家所奉泗州大聖往視之兩羅正在坐側蓋常時崇奉敬信被以真衣祈禱靈應歷年久積為塵分鼠噉未暇更新是日為之駭然盡室焚香謝過以錢償容命匠製不易之夷聖志

羅漢叱金剛負榜

饒州妙果寺聚僧眾百餘人內有一風和尚終日飲酒啖肉夜則止宿於山門下醉中屢喚長老并教其過失每夜至更深方已長老雖怒又欲逐之却畏其言無忌憚恐揚醜於外姑且忍之一日風僧於五更初升堂擊鼓大眾驚起畢至乃

奇聞類紀

卷九

三

知其求去竟擔夫出外雲遊長老大怒叱風僧曰門前有二金剛汝可將取一箇去風僧高聲對云謹領法旨而退至夜半後醉罵長老却用繩穿一擔以梯掛於金剛肩上乘僧見之莫不掩口而笑風僧醉卧如前次日五更初叱起金剛曰可負榜隨行天明門子入寺報云風和尚尚與左畔金剛負榜者皆不見了長老令僧眾叫喚本處居民各執杖棒呼噪過住風僧回首與金剛取擔自負乘雲而去惟金剛立於田中里人因起殿屋數椽以蓋之後又有增修者即今為金剛寺所謂風僧者乃羅漢顯化也 夷聖志

達磨獲履西歸

天竺菩提達磨大師神慧跡跡聞皆曉悟志存大乘真心虛

寂梁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汎海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洛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形入石中拭之益顯人謂其精誠貫金石也既而從學者益眾一日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期至矣遂於梁大通元年十月五日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定林寺魏宋雲奉使西

奇聞類紀

卷九

三

域回遇師於慈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遊雲問師何在曰西天去且云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時帝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墳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驚嘆奉詔取履供養梁武聞師顯化嗟悔不已親製碑刻之鍾山至唐代宗諡師曰圓覺大師神僧傳

飛空僧往來莫測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樓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向中忽聞鐘聲尋嚮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山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靈隱寺也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顏直入門內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門房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

獨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通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石薊北嶺南五天竺寺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寺鑿禪師講會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鑿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鑿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矣寶但獨坐于磐石之上無所見唯觀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於尚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者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見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

奇聞類紀 卷九

三五

者猶聞鐘聲焉施異記
南宋文帝元嘉五年釋道問作普賢齋有二僧來禮佛出門飛空而去釋氏通鑑

釋惠寂韶州真昌人姓葉學佛有戒行唐開成中入彬州王莽山見山神告以宜往袁州之仰山寂行抵仰山遂創菴以居後有僧乘空而下相講論大有所契且示以貝多葉菴書仍騰空而去江西觀察使韋宙奏請賜號

獅子嶺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上有大石如獅子世傳有僧號禪和大師結茅其上一日雲煙翳藹人見僧凌空而去續志

鄧師振錫空中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鄧隱峰之五臺道由淮右屬吳元齊阻兵蔡州與官軍戰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振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仰觀歎異聞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焉釋氏通

文殊顯化救人

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於壽州作茶人致一馱為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復往又遇一老僧導往五臺清真等畏其勞苦五臺寺尚遠因邀清真等還蘭若宿清真等疑老僧是文殊師利菩薩乃隨僧還行數日至蘭若殿宇嚴淨悉懷敬肅僧為說法大啟方便清真等並發心出家隨其任持積二十餘年僧忽謂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輩必罹其患宜先為之防不爾則當敗人法

奇聞類紀 卷九

三六

事因令清真等長跪僧乃舍水遍噴口誦密法清真等悉覺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動須臾之間代州吏卒數十人詣臺有所收捕至清真等所居但見荒草及石乃各罷去日晚老僧又來以水噴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靈知遇菩薩悉競精進後一月餘僧云今復將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速送汝汝俱行不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閉目戒云第一無竊視敗若大事但覺至地即當開目若至山中見大樹宜共庇之樹有葉出亦宜哺之遂各與葉一九云食此便不復飢但當思惟聖道為出世津梁也言訖作禮禮畢閉目冉冉上昇身在空虛可半日許足遂至地開目見大山林或遇樵者問其地號乃廬山也行十餘里見大藤樹周廻可五六圍翠

陰蔽日清真等喜云大師所言奇樹必是此也各雜草而坐
數日後樹出百菌鮮麗光澤恒飄飄而動衆相謂曰此即大
師所云靈葉採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給而先食盡徒侶莫不
愠怒而責云違我大師之教然業已如是不能毆擊又之忽
失所在仰視在樹杪安坐清真等復云君以吞棄故能昇高
其人竟不下經七日通身生綠毛忽有鶴翔其上因謂十
九人云我誠負汝然今已得道將捨汝謁帝於此天之上宜
各自勉以成至其耳清真等遂其下樹執別仙者不顧遂乘
雲上昇又方滅清真等失葉因各散還人間中山張倫親
聞清真等說云廣異記

文殊顯見雲中

奇聞類紀

卷九

十一

唐宣宗大中九年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
山翁著揖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
未翁引入一寺引著升著升堂命坐童子進琉璃盃財物如
酥酪著飲之覺心神清朗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未
代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
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曰前三三後
三三遂談緒及暮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著悽然悟翁即
文殊也不可再見稍有童子乞一言為別童子有無垢無染
即其常之語言訖童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
毛獅子往來忽白雲覆之不見釋氏通鑑

宋貺遇定光佛於語

宋時有宋貺者黃塗人少居村野門外有湍溪嘗散步溪畔
遇野僧相語不通名字問其所來曰結庵梅州有年矣俄舉
目注視曰君他日富貴功名可談笑拾取雖中年受厄終不
為禍因留坐款語移時告別曰到梅州幸相訪老僧可當陰
助也紹興甲子以後貺果為金部右司郎官提舉贖軍諸庫
一歲得賞不勝多七八年間至戶部侍郎兼吏部尚書樞密
承旨知臨安府累階正奉大夫旋小失意謫居新安甫再歲
起家鎮江金陵復被言者論擊敗團練副使安置梅州追憶
僧言至即訪之彼人云本州未嘗有僧或曰此邦崇事定光
佛庵在城外有籤告人極靈感覲欣然往謁再拜仰視貌像
乃一化僧真身與昔溪上所觀無少異自是日往焚香致敬
奇聞類紀

卷九

十一

既而因母老故恩許自便作木像僧真與以歸到新安於宅
傍建庵名曰慈報蓋設蓮座夜置禪牀寒暑更衣嚴奉絕謹
每吉凶憂疑隨禱輒應竟盡復故官職轉敷文直學士壽逾
八十贈開府儀同三司

十光佛赴齋忽隱

興福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
天下之標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跡也蔡生隋朝以善
畫聞初建亭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
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
是長安中畫碑其名唐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
且有摧圯遂召數工及土木之資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

齋於寺院既坐有僧數十人俱白晳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觀北壁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平太廣記

彌勒佛化身募緣

宋紹興間眉州一異僧不知其名狀貌古恠長七尺好以汗穢自晦衣黃袈裟執錫持鉢蓬頭跣足行於市誦彌勒佛三字行住坐卧不絕口每至羣兒擁隨之郡人王稱獨識為非常人見而問之曰鄉里何處曰金州人不滌面不濯足今六年矣眉有楊畫師工畫普賢像鄉人目為楊普賢僧館于其

奇聞類紀

卷九

圭

家楊管往成都僧一日行化暮歸持紅紙兩幅呼楊人令具湯濯足以紙為蓮花狀寘兩足下羣兒諛觀頂更僧躍然伸兩指呼曰彌勒佛下生遂兀坐而逝明日官驗其屍頭顱若為鼠穴者穴中舍利溢出觀者異焉攝郡楊次臯命闔城僧具威儀引入茶毗于西郊之外灰爐之餘齒牙糾碧目睛輝然不變所謂舍利愈取愈無窮楊普賢還自成都見之于新津道上問何所往曰又叨君家今化緣已就且歸矣既還方知其已逝人皆以為彌勒化身云夷堅志

香閣梨口吐活物

香閣梨者真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動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

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禮越等常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須餐一頓諸人爭奉穀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汗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堆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肉出將欲滿坑魚蝦鰲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誌公寄語遠化於寺弟子營墓將殯惟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神僧傳

補陀觀音顯靈

蓮花洋在定海縣東海中補陀巖佛書所謂海岸孤絕處也又有潮音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四方沙釋春月渡海即洞中燔指參禮求現以萬計施捨亦累千金劫建梵宇極其

奇聞類紀

卷九

卑

雄麗山林田園數十頃可耕可蔬足供數百人相傳有日本倭奴貢船泊洋次見觀音靈異欲載之國臨行風浪大作清洋開蓮花船不能行倭奴懼而遂之遂名蓮花洋定海志

泗州僧伽顯像

宋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隅高五六丈久之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士忽見於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疑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為動旁侍者岸木又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于僧伽前者若受戒諭狀莫識何人也萬姓咸觀追夕而沒白衣者疑為神龍之徒為僧伽所降伏之意耳徽宗意甚不樂 鐵圍山叢談

新輯古今異聞類紀卷之九

新舊古今奇聞類紀卷之十

神鬼一

無錫旂 顯卿 純甫編輯

神鬼紀

神

禹王遇海神來朝

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士卒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披甲者以紅綃抹其首禹王問之對曰此抹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為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風伯雨師自此為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為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日格類鈔

子周類紀

卷十

秦皇與海神相見

秦始皇造石橋欲渡海觀日海神為驅石始皇求神相見神曰莫圖我形始皇從之及見左右巧者潛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乃建海神廟於文登縣南六十里又築望海臺於海濱立石標為記焉 一統志

張良遇黃石公授書

漢張良字子房少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其所墮履圯下曰孺子取履良取而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期以再會良凡三往父乃出書一編與之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也且日視書乃太公兵法後過濟北果得黃石寶祠之良死并葬其石伏臘上塚祀

之漢書

劉向遇太乙吹藪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嘗校書天祿閣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時向坐暗中誦書乃吹杖端煙焰照之曰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博學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授之自是向學日進著列女傳新序說苑諸書歷事三帝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成帝時王氏勢盛向著洪範五行論傳奏之天子雖不能用而心知向忠誠遷中壘校尉年七十一而卒 漢書

陽城遇五龍神相訪

唐陽城謫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敝城各以一奇聞類紀 卷十 一 練贈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廟其練皆在神座側今刻石載其事 日格類鈔

竇參與祠神相見

竇參為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竇至即欲除毀有日矣夢神謂曰公欲毀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當為相然幸且相存自此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入祠祭酌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頗與神交焉其神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室之內圍以簾幕竇入之後左右皆閉二人談笑語聲竇為柳州別駕官舍有空院竇因閉之俄聞有呼聲三四弄之則無人竇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兩日內有北使

到君不免矣竇依其言處置訖坐待使不數日王入遽至果
行後命 戎幕間談

裴度見廉貞星神

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
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為相機務煩冗乃致遺忘心恒不足
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之與語
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若崇敬不已亦非無益
於相公也度笑而已後為太原節度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巫彈
胡琴忽顛仆於地良久蹶然而起曰廉貞將軍遣傳語云相
公始終異致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驚懼巫曰當擇
良日紫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致敬祭之廉貞將軍亦必見

青蘭類記

卷十

三

形於相公矣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階下東向奠酒再拜
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比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
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忽也 逸史

邵敬伯為江神通書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
以一函書托敬伯言我吳江使也令吾以此書通問於濟伯
今頃過長白幸君為過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葉投
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水中敬伯懼水其
人喚伯閉目投入水中豁然官殿宏麗有人冠服如王者坐
水精床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謂劉裕也兼侍衛者皆圓眼具
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予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常無水

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袂初無沾濕其年宋武帝滅
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中夜忽大水舉村俱沒敬伯獨坐一
榻床至曉着岸敬伯下看之床乃是大龜也敬伯死刀予亦
失矣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夷堅續志

慕華遇閻宮三皇

慕華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守甘陵華
自密往省之過北州河灘見三老人皆布裘青巾並坐而語
華視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即懟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畧華
心益竦異復前致敬一老人徐顧華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
兄耶汝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將亂離汝之業儒竟無補
於事當求避世修真起脫塵累也華嘗留意於內外丹事益

青蘭類記

卷十

四

異其說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少止當再相見也華再
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
因前視其榜乃三皇閻宮也華即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
視塑像其容服儼然河難三老人也華自甘陵即屏居絕然
專以修真為務隱於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山徐福山遇事
前知人有事者每請華扣之所言輒驗云 卷十 紀聞

孫京甫遇真武見相

蓋州孫京甫攻書水墨真武世之絕筆也忽有雲遊道士五
人來見京甫云我在華山雲霧觀住聞足下名欲求真武像
一軸須候我自帶來京甫曰本家畫此功德天下傳名何
用別本道士曰爾畫得第一到了未得遇其本且留錢在此

買結後月初七日取本來靈道士從西而去至期五人復來
即無本軸却云請備筆硯就裏面無人見處看本而靈亨甫
邀入請本下筆却教亨甫背身看之不覺如火光轉運忽然
通明五人各變相於雲端內有一身紅光籠罩披頭跣足全
帶金甲械臂着昏皂袍手執條鞭騎青鬃白馬面部純秀眼
長眉豎鼻從耳前口方頰駢前有龜蛇後有貉脚皂旗認是
真武遊奕真相又一人捧旗一人掌劍皆冠服顏貌麗晒如
武士名天罡河魁又一人青衣瑯帶掌事童女一人緋服巾
帶抱籍判官此五人真相既見於空虛忽然不見亨甫記筆
紙盡得一軸裝背了畢上有金色圓光自然隱見面相不常
亨甫驚惶自以私家難留費呈州府時知州蘇易簡錄其詞

青閣類紀 卷十

五

封其畫差指使劉通同京甫赴京進奉家宣公卿看驗李實
除已留納為鎮國遇聖名畫充御殿香火家寶外其孫亨甫
特賜三班奉職聽後舉注施行 武當嘉慶圖記

李主遇仙源宮土地

南康軍廬山太清觀有隋朝張祐之奏請建真武并神父聖
母降真殿自後顯應甚多是時南唐李主會羣臣欲求福建
馬氏歸朝羣臣言福建地剛人狡湏動兵取之李主從此統
兵征伐人馬相途忽狂風黑霧有毒蛇猛獸攔截道路兵仗
不能前進李主乃焚香禱空忽於雲霧中立一神人鞠躬至
前曰臣是福州閩山仙源觀土地家本觀真武點來界首迎
技為知大王舉兵欲取福建但福建世業未終已自注定庚

午歲合徑歸儂極不當大王收取特將此意迎諫大王人馬
度山越水戈刃之下徒多死傷性命良久神人不見風霧頓
息李主因此回軍至廬山降真殿祭獻見右立一從官手擎
劍鞘者李主指問道衆奏曰是河魁也李主歎曰祇此便是
在路中見者神人相貌一同後李主歸國於上清宮依廬山
太清觀式樣蓋造真武神父聖母三真寶殿令本宮修葺香
火福建探知李主兵馬將至本界因何回轉尚慮李主設伏
遣使赴南唐審問李主於回文內俱述中路逢一神人言是
仙源宮土地蒙真武差來迎報福建世業未竭自注下庚午
年合歸儂極不當南唐取之感此神言更不進兵其馬氏已
知仙源宮委是通靈保護國界却為來書云已注庚午歲合

青閣類紀 卷十

六

歸儂極因此懷疑集諸局識議若謂歲次庚午尚有年深未
委儂極因依合屬何所之非竟不測其理擇日集百官住閩
山仙源宮禱於真武廟願降靈應欲聞庚午儂極之意果荷
神靈響應已知儂極是周後興運天水之姓一統天下列國
皆納土其龍興殿名儂極故也福王馬氏遂與南唐講和無
復相侵 武當嘉慶圖記

徽宗遇真武見靈

宋徽宗謂中和殿侍宸林靈素曰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
臣同張虛靜天師奏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
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于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
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于殿

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帛袍垂地金甲大神玉帶腕腕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又帝自能寫真更宜畫院寫成間忽不見次日安奉懽謝蔡克奏云切恐真君未易降于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不用匣御封藏于閣下羣臣皆不計見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奉聖旨宜取太宗御封尚在折展細看與公來見本一同更無差殊帝愈悅真仙通鑑

王遠知遇天神追攝祭文

道士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魯直之子外祖丁超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僧寶談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也

青園類紀 卷十

七

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羣書心明至道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及隋煬帝為晉王遣使相次召之遠知遂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選又復其舊唐武德中秦王世民與幕屬房玄齡微服以謁遠知遠知迎謂曰此中有天子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遠知曰所泄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霆迫取遠知懼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科秘於玄都汝何敢輒藏細帙遠知對曰青溪之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度期展四年二紀數也後至

年一百子大歲上帝召為少室仙伯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謚曰昇玄先生真仙通鑑及蔡笈

王勃遇水神助風

王勃字子安唐高宗時人也六歲能文詞章蓋世年十三省父舟至馬當登岸間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返回歸路遇老叟坐於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驚異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會客欲作滕王閣序子有清才盍往為之勃曰此去南昌八百餘里今日已九月八日矣安能至彼叟曰子誠往手助清風席勃欣然拜謝問叟仙耶神耶叟笑曰吾中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耳勃即登舟順風張帆舟行如飛翼日昧爽已抵南昌會都督蘭公宴僚

青園類紀 卷十

八

屬於滕王閣公婿吳子章亦頗能文乃令宿構滕王閣序欲俟賓客至出序以誇之若一時即席而成者洎客至公遂授簡諸客上皆不敢當次至勃上最年少輒受不辭公既非意色甚不怡起歸內閣密教數吏伺勃下筆即以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亦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旆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者至以報公但頷頷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三呼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于章聞之慙而退公私宴勃送行謝以五百緡勃舟回故地而叟已先坐石磯矣勃拜謝曰官具非禮以答神休更笑曰但過長蘆焚香十萬言有未償

薄債也劫過長蘆如數焚之而去唐書

張詠遇神和子

宋張詠嘗遊京師於封丘門逆旅遇一道士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異日何以相識道士曰我神和子也其見子於成都耳後詠守成都始異其言嘗以物色訪之弗得後於天慶觀院堂壁畫像一道士肖逆旅所見者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悵然自失一統志

張開遇郡神迎路

唐天寶中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晦冥不辨面目唯聞空中有殿鳴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

青門類紀 卷十

引到任謁廟後各致祭謝及建飾廟貌自此致譽尤著也天寶遺事 俞守遇江神報事

俞揆字杜澗宋景定辛酉知臨江軍因大水人病涉嘗言江東界有一渡水漲舟覆溺死十八人梢子亦沉死知府善行法差一卒持神符及官牒追江神來問卒段離責力懼于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休且去我明日自到官卒歸報至日知府坐廳等候近晚但覺冷風一陣拂人見一人龐眉皓首身著白衣去十八人死者前世曾結黨為強盜殺人聚斂投於水知府曰梢子又何辜老人曰此人正是賊首知府但知陽間事不知陰府事并註定並無差錯也夷堅續志

鄒巫遇神授鞭印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雷神為產婦穢觸墮地不能上昇時鄒巫能誦辭穢穢呪神請曰為我誦辭穢穢呪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以鞭盡空雨止盡處言訖神忽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家女留殺鴨為黍時文暉麥于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鄒曰汝自為饌有雨當無損於麥須更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盡獨展間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筍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江州紀聞

狄仁傑遇樹交雷公

唐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震雷所擊中裂數丈雷公夾於樹間吼如雷震時狄仁傑為都督廣從往觀欲至其所眾皆披靡無敢進者仁傑單騎徑進迫而問之乃云樹有垂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為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其後吉凶必先報命太平廣記

龔元之遇嶽神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於中夜聞有鞭朴之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且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親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於禱良久門啓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予陰官也事體無統攝請坐已而進亦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

筵中茶也飲之無膏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曰已
赴齋元之求觀欲神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
觀耳命昇一僧至燻焚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募
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曰猶有解乎
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惠背疽
且死告以故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即愈庚辰已編

胥教授遇閻王父子

鎮江胥教授者正德間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閻氏兄弟
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執贄甚豐每旬
餘一歸居二月治經書畧遍將還請於師曰明日家間祖父
具卮酒為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之二生辭歸且率僕從

奇聞類紀

卷十

十一

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謂師曰馬性頗野凡見人開目
則蹄啣請閉目少時如其請但聞風聲蕭蕭馬絕跡疾食頃
曰至矣扶掖下馬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笞此
咤之聲遙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揀紫視事年可四十
許侍衛森肅階下桎梏係繫者殆百餘人胥甚驚訝二生前
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盛有老翁方巾皂袍
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曰二孫人荷陶鑄無
以報德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有公事不獲奉款使老子迂
宿誠疎於禮已而即席坐僕設皆甘美異常至暮飲罷二僕
捧牙盤置金銀繡錦其中以餽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送
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更由他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棚

繫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某以罪為主人所
縛知公在賓席好為殺頭也胥指謂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
何以獲罪專公幸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丁
寧上馬而別遂巡到家心頗疑恠詰且往訪其親家者方病
篤見胥謝曰公實生我昨疾死見閻君被縛於樹垂陷圍
賴公為二子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知二子為閻公之
子而所遊者冥府也是後二生訖不復來矣庚辰已編

龔弘遇赴任城隍神

嘉定龔公弘由郎署擢兗州知府將之任舟阻北河旁近
有官艦詢之答曰兗州新知府赴任也公驚曰豈有一府除
而知府者或假冒以害人者也使人通問艦中冠袍貴人即

奇聞類紀

卷十

十一

造公舟拜謁公恠之答曰知府雖同幽明則異公曰得非城
隍之神乎曰然公曰鄙人何德獲與神遇曰以公正直故相
見也公曰到任後可許再見乎曰公入廟時第止騁從於門
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公詣廟果如故輒相見一日公
入語案牘之勞答曰吾檢勘陽間事東勞也公曰神所司可
使鄙人見之乎曰公第閉目即見矣公因閉目果見堂下囚
徒紛紛哀苦百狀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以鐵釘釘
一指望見公哀鳴乞救公謂于神且為營救神曰此婦妬悍
殺妾子三四人致推官絕嗣故受此報奉公教稍寬指釘但
死則不可免也又見府中工房某吏而手俱釘公問之神曰
此人先為刑房屈法殺人今當抵罪已而公還府會推官妻

指瘡十餘日痛不可忍公入問疾推官曰頃者指瘡少寬方
熟睡也又使人問吏吏方兩掌瘡甚公諭推官當預後具令
吏外徙甫三日推官妻與吏俱死公在郡數年有疑事輒請
於神以是人不敢欺云涉異志

張昂遇鉛山上神

張昂字仲明寧波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
薪者嗜賭得薪直以其半市歸歸烹食之一日從市歸乘餓
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隣保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
狀械繫踰年昂初渣任白晝坐堂上忽有緋袍黑幘者自門
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覺及察前長揖曰公無疑吾乃邑中某
鄉土神也卿有冤獄未白願公雪之昂問故神曰某以中饋

奇聞類紀

卷十

十一

毒死非妻殺也公試置羣鱗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二三寸者
必殺人烹以啖狗上必死矣言訖不見昂如其言試之果驗
遂釋其妻寧波志

歸叔度遇蕭公神

歸叔度崑山人洪武初避事娶妻子之蜀至某州暮抵一民
舍寓宿坐定一老翁負筮亦來翁顧叔度曰子南來良苦叔
度不答疑其為邏者蹤跡至此意頗恐翁曰子無怖吾故此
土民也叔度始以入蜀告翁曰此去蜀甚遠况道非所由子
將焉往叔度顧妻子歎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吾為子先導
吾每十步束草為識子行第視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其
遲子矣即不吾信達蜀無日也叔度後首謝詰且問翁則已

行矣遂趨妻子起就道果見束草皆不出十步外視有草處
行取道萬山中皆闐然幽絕之境然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
涉之艱至察妻子亦無倦容叔度心異之日未夕抵山下相
與憇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險崇嶺若在天上而所結草
至是亦無有矣叔度自詫曰蕭公其神乎頃之髮鬣聞雞犬
聲俯瞰石下見居民十數家趨往就之民異其語言衣服皆
驚問所自來語以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孰為蕭公家眾詰其
狀貌曰得非長身而荷笈者乎曰然眾賀曰公大有福人此
山峻絕且綿亘數百里所在皆叢篁鉤棘人莫能至縱使木
拔道通亦必旬餘乃可至此安有不信宿能達者乎是誠神
相也遂指一小丘謂曰此即蕭公家矣叔度趨進見有廟貌

奇聞類紀

卷十

十一

然入門像設儼如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首再拜眾相率具雞
黍留之數日各致餽遺而別七未三日即抵成都矣叔度居
成都二十餘年始還鄉後年九十餘尚強力善飯每與人追
敘舊事輒歎歔泣下叔度為人敦厚謹恪故得全於患難如
此戴冠筆記

陳俞二公遇陰府官從

姑蘇陳信敏公鑑俞太子太保士悅少嘗同補郡庠生甚相
得出入恒與之俱二公月朔味爽偕入學官行香路逢燭籠
百數道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云示尚書都御史
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還殊恨去之
不早比至學官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彼正統

間命位尚書陳位都御史噶大臣未遇時而致陰府故長有如
是夫 西樵野記

褚大遇神人附舟

湖州去城三十里地名毗村有舟師褚大克俊不孝鄉里惡
之母嘗墮水中坐視不救有他人援之及加詬罵而歐之淳
熙元年七月棹船載客出南門方離岸一人追呼附舟褚利
其直載與俱至釣臺下其人忽言曰我乃神非人也汝不孝
上天命我擊汝褚殊不懼猶應之曰便是天神也還錢乃可
去語繞訖震雷一聲而死神即不見同舟人驚怖告於烏程
尉木高來驗其事 夷堅志

沈一週五通神於豐樂樓

臨安市民沈一酒拍戶也居官巷自開酒壚又僕買錢塘門
外豐樂樓庫日往監沽逼暮則還家淳熙初當春夏之交來
飲者多一日不克歸就宿於庫將二鼓忽有大舫泊湖岸貴
公子五人挾姬妾十數輩徑詣樓下喚酒僕何人在此僕以
沈告客甚喜招相見多索酒沈接續侍奉之縱飲樓上歌童
舞女絲管喧沸不覺罄百樽飲罷夜已闌酒直卸重致謝
沈生貪而黠見其各頂花帽錦袍玉帶容止飄然不與世大
夫類知其為五通神即拱手前拜曰小人平生經紀逐錘刀
之末僅足糊口不謂天與之幸專神賜臨真是夙生遭際願
乞小富貴以榮終身客笑曰此殊不難但不曉汝意所欲何
事對曰市井下劣不過欲其錢帛之賜爾客笑而領首呼

缺卒至耳邊與語良久卒去少頃負一布囊來以授沈上又
拜而受摸索其中皆銀酒器也應持入城或為人詰問不暇
解囊悉投擊蹴踞使不聞聲俄爾雞鳴客領妾上馬籠燭夾
道其去如飛沈不復就枕待旦負持歸妻尚未起連聲呼
之曰速尋等秤來我獲橫財矣妻驚曰昨夜聞櫛中奇響起
視無所見心方疑之必此也啓鑰往視則空上然蓋逐日兩
處所用皆聚此中神以其貪廢故侮之耳沈喚匠再圍打費
工直數千且羞於徒輩經旬不敢出聞者傳以為笑耳 夷
志

姚宗大遇五通神肆從

弘治癸丑冬姚宗大為里役事深夜過雙林巷聞見車馬喧
闐肆從不可數計有一馬橫於道廐卒亦攬轡於側姚始行
姚意為官府會席猶訝非鄉大夫居址詰之乃民家延
五通神也其靈恠如此 西樵野記

晴場帝遇陳後主

隋文帝崩煬帝即位乃開地厓百里為西苑役民力常百萬
內為十六院聚巧石為山鑿池為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
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
十六院皆帝自製名每院有二十人皆擇官中佳麗謹厚有
容色美人實之至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
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為御道直通
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高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

晴場帝遇陳後主 此下紀人鬼相遇

隋文帝崩煬帝即位乃開地厓百里為西苑役民力常百萬
內為十六院聚巧石為山鑿池為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
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
十六院皆帝自製名每院有二十人皆擇官中佳麗謹厚有
容色美人實之至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
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為御道直通
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高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

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與官人十數
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
惚間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為十六院中美人泊至
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謂帝上亦忘其死帝幼年與陳後
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
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
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
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
作詩來奏乃採懷出詩上帝詩意譏煬帝不計死生興亡勞
民開河徒為後人之利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
也爾安知吾開河為後人之利遂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

青蘭類紀

卷十

十一

能得幾日其終始更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
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
知驚悸移時次年帝果遇弒於揚州煬帝海山記

吳本遇唐昭宗

洛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宋藝祖嘗欲荆之開寶末幸
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零祀謝見上帝而歸是後至
徽宗宣和又為年百五十五火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
不敢入入亦多有異叢或大於斗蛇率為巨蟒日夜絲竹歌
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管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
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
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續紛執紅銷金籠燭

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帝王狀肩間尚帶紅
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
入戶避之得詳駭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
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卧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
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
畫所見遍以示人洛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
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錄國山殿誌

楊素遇隋文帝

隋文帝既得疾知煬帝必破其家不可嗣位而僕射楊素已
為煬帝傾意結納許必立之迨素入問疾文帝見之起坐謂
素曰吾不諱汝立吾兒身為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

青蘭類紀

卷十

十一

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
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
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吻上有聲煬帝拜素曰
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人皆云煬帝令右庶子張衡
侍疾弒之也素遂僞受遺詔立煬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
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
百官莫不嗟嘆素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
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
語曰吾必死矣頃朝出見文帝欲殺我語不移時素死煬帝
記
朱泚遇段司農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朱泚反據長安召李忠臣源休及司

後御段秀實議稱帝秀實勃然起奔源休象笏前噴此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及耶因以笏擊此中其額踐血灑地此衆爭前殺之至興元元年六月副元帥李晟收復京城朱泚敗走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次日達荊州偽節度使田希鑿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為腹心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奔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為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為奎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矣唐書

青蘭類紀

卷十

九

富氏遇亡父還家

吳人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方悲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母庸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哀慕之極不復怖畏即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生事甚詳悉子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父竟識已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款密宛如生時妻問曰君去世許久亦思食乎鬼曰若得食甚善乃設雞肉於案雖不見形而有頃物自都盡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僕送到塚鬼囑曰吾某日且歸可預相候及時候之鬼便遂歸自是晨來暮去稍處置家事皆有條理其家每迂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易初以為怪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常為驅狗不令近一夕將去適無送者遂為浮

狗所嚙呼上樹而戒此後竟不復來庚巳編

范文遇關山鬼紳

少參陸海范公文初下第歸自抗心急抵家馳至關山時已四鼓稍憩嶺上遇隸兵進曰君何為破曉至此公曰不才落第白日無顏過此故也隸兵曰君他日登甲第仕為郡縣藩何慮也公謝曰安得有此因詰曰汝安得至此答曰我奉官差至新昌拘罪人聞其人在此山下故來此今同君下山也至山麓公曰飢甚隸兵走入田家取粥一盂食焉食訖隸兵送孟還田家囑曰君宜少候山下有虎不宜獨往也隸兵少偕行至人家門隸兵曰我入此家若聞哭聲我走君即走少頃果有猛虎咆哮而過隸兵於門內拘一人踰牆出即聞哭

青蘭類紀

卷十

十

登景泰甲戌進士官悉如所言涉異志

何植遇故老遠迎

國子生何植尤溪縣人歷事遼東未至三十餘里鄉間故老三人遠迎慰勞款洽曰請上舍先行老夫輩從容乘騎造宅植及家人不知植怒曰某鄉丈某鄉翁皆聞而遠候汝子姪伴不知何也子姪驚其鄉丈等已死敢不敢言姑謝罪植待諸老不至子姪徐言諸老皆病弗起植疑懼居月餘病在臨見類纂阮瞻遇鬼容辨論

晉阮瞻字千里性清虛自得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答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辟之

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懷帝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
論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暄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
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辯不能勝乃作色曰鬼神
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
須臾消滅既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死幽真錄

史丞相夜歸

宋丞相史彌遠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門曰丞相歸家人
驚異未信及入門升堂紗燈轎從皆具子婦羅拜畢語話一
如平生歷歷分付家事及去索筆書遺囑皆其手跡既而竟
去人莫不怪之此蓋宋室將亡陰盛陽微之兆也未幾宋果
亡草木子

青陽類紀

卷十

圭

王荆公遇故吏

宋王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
郡牧吏其死也久矣荆公驚問其故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
也王故來荆公愴然問雲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婚要兒可
於其夕幕廡下切勿驚呼惟可令一親信者在側公如其言
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如一囚
自大門入身具桎梏搜病足立庭下血汗地呻吟之聲始不
可聞乃雲也雲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
哭若有人以手指掩其口明年荆公薨日格類鈔

王武功過山童乳母

宋河北人王武功寓居鄂州乾道六年九月間在一小僕方

十餘歲名山童王於七年四月初一日生子以賈氏妻為乳
母未幾山童忽去尋訪無迹是年冬王赴調臨安忽遇之於
江上童見王至邀入茶肆致拜王好言謂之曰汝服事我十
個月備認勤謹我亦撫息何為不告而去謝曰山童今日不
敢隱也我身鬼也恰恨後來乳母亦是鬼怕山童滿世百般
摺接相掛陷所以只得避之武功到宅時千萬起居宜人自
管護小官人為上語訖辭去王深憂其子不候注操遽深家
與妻言其事即呼乳母抱兒出嫗意態自若猶以兒肥腴誇
為己功王取兒付妻撫惜之笑謂嫗曰山童說汝是鬼如何
嫗拍掌慙忿急趨入厨下連稱官人信山童說我是鬼更復
何言奄然而沒吏堅志

青陽類紀

卷十

圭

范質過廟鬼撈扇

宋范質公質未顯時坐封丘茶肆手持扇偶題大暑去酷吏
清風來故人忽有一恠陋人前揖曰世之酷吏冤抑何止如
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而去公惘然莫測後數
日過一廟見一土木短鬼狀貌酷類茶肆中者扇亦在其手
中公心異焉後至大用首建議詳定刑統吏堅續志

魏元忠遇鬼婦徙牀

唐魏元忠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嘗獨處一室夜
半有婦女數人立竹牀前公曰能徙吾牀于堂下乎婦人竟
撞昇于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乎羣女乃復移床至舊所公
曰能徙吾牀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回

常人既之哉合塵事類

刑羣遇朱瑄

唐刑部員外刑羣大中二年以前欽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羣素與御史朱瑄善時瑄自淮海從事罷居伊洛兩卒而羣未知嘗書固忽聞扣門者令視之見瑄騎而來群即延入坐先是羣聞瑄病及見來甚喜曰向聞君疾亦無足憂瑄曰某嘗病今則愈矣然君之疾亦無足憂不一二口當聞耳言笑久之方去後始知瑄訪羣之時乃瑄卒之日也宣室志

樂人遇陸判官

建昌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大宅陳設甚嚴賓客十餘人皆善酒惟飲酒而不設食酒亦

青囊雜錄

卷三

七

不及樂人向曙而散樂人困甚因臥門外牀上既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間其里人云相傳陸判官之塚不知何時人也稽神錄 僕人遇鬼召演戲

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敷演梨園藝蕭龍夜有一青衣持燈至

曰吾乃歲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隨以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厦雕梁畫棟席間單絳畢集惟飲食殊不可啖主人命去今夕宜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諸優演罷父之未曉復囑一燈乃一古廟試以白金視之宜錠也此廟蓋國初嚴尚書遊地爾西樵野記

翁媪遇鬼請收生

姑蘇聞閭子城西有薛家塚其地野曠多鬼上塘有翁老娘

老暮醫也弘治間春夕聞有人扣門云請收生翁啟視二男子邀去行過上新橋若差違至其家人物俱驚噴雜浦室

中張燈一婦人臨聲哀苦翁為治之產一嬰兒其家大喜飲食之酬以雙雞成帛復令二男子護歸四鼓矣翁就寢恍恍及旦視雙雞乃二蝦蟆段帛乃楮衣也是曉翁憶舊道求之無覓其居薛家塚者曰夜聞鬼聲笑謔鼓樂喧闐若有燕慶者然野記 士人遇鬼婢歸家

宋建炎間一士人有婢懷孕主母忍強主父稱之離返致死乃遣僕隸逐于郊外婢勿首外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復能來耶遂直造舊室視其離帳皆已撤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雜草中無異平昔主母大怒月餘憂卒婢歸專房又

青囊雜錄

卷三

七

經年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弟因語于人鬼忽來見形欲害之弟乃哀求乃云只要為肉弟先極充肥後但存皮骨黃村匠人遇冥卒

吳山之西黃村匠者王某夜歸逢一人青衣白束腰如隸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者喜曰身亦却歸黃村今相得為伴甚佳便與偕行數里至指道傍民家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於彼取之匠曰吾卒入門少饜羹一饒酒及一熟雞來共坐地上食之畢謂匠曰君姑留此我入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即取饒納著柴積中立候之俄見恣囊擲出一人手足束縛趨而卒自恣躍出有之而去其行如飛便聞門窸聲匠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打定檢之乃知其家主翁昨夜死矣

得無失物乎乃云昨祭五聖失去酒碗一緡一匠者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採柴積得骸骨猶滿地始悟其為冥卒也

揚寬過東嶽從卒

其定府咸寧縣學有釋僕揚寬者成化中嘗因公宴掌酒見墻角旋風二團迴環不已寬意旋風中多有鬼試灑酒酒醉之一風頓息又酌一瓢亦然他日竟與同輩四人詣東嶽燒香過二卒山下青衣白襪遊而揖之曰吾受君惠久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家少飲乎寬固識其人意必誤也設應之同入肆飲罷別去急不覺其姓名同輩問之實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遊觀應下至一神祠二塑卒狀貌儼如向所見者相顧大駭寬自以遇鬼怛怛不樂還故處仍見二卒謂

陸容遇見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擊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皆花綉鐵服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始盡是歲始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兵緣邊乃罷官幣為之一空容所見蓋

漁人遇見鬼網

宋淳熙元年初夏浮梁景德鎮漁者設網于鄱江天色亭午景物清和水波不興正往來收餌俄頃風大作冷如深秋漁人擊舟趨伏岸下忽見偉男子百餘輩皆文身椎髻容貌魁梧帶旋于渚中一巨人青巾純袍褐鞞玉帶持金爪坐繩床指揮羣奴分東西兩朋各執戈矛刀仗往來格鬪其猛如虎格格有聲久之東朋得勝退立少息西朋敗者悉化為牛浮鼻渡水東朋鼓譟追擊振搖太空牛既渡縱橫奔佚不知所之是歲近境疫癘自縣鎮以西比屋染疾而東鄉怡然始悟漁者所見爭鬪而勝者里社之神其奔敗化牛者癩鬼也

洛陽人遇鬼兵

唐德宗貞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東京百姓相驚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或在或自衛擊破傷其鬼兵初過於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中如數千萬騎甲兵人馬嘈嘈有聲俄而過盡每夜過至于再至于三帝惡之使巫祝禳厭每夜於洛水濱設飲食管請北齊書亦有此事天寶中晉陽云有鬼兵百姓驚擊銅鐵以畏之皆不效也

福清鬼市

宋方回之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譁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音是浙音達且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洛社鬼市

洛社市去州三十五里晉三石軍莊在焉風土記云其地隋時一夕雲氣布集喧開如市聲人潛窺之皆鬼神也乃道市人稱為鬼市云

鄧都鬼市

鄧都縣曰暮有鬼即出關中交易謂之鬼市近彼有李孫亦忽語家人曰聞帝為鄧都縣市價不公以我無私道為議斷語訖遂卒家人異之有一家人將暮入其境見李冠服處高座從者數百人刑械畢列正竊視間李數喚之曰此地惡有主人氣耶家人驚懼疾趨出亦幸無虞

鬼賣多疑

安慶府李家有僕胡百五死已數年其家王一日如京於街上見賣多疑者似之呼而問焉曰其賣鬼也本未當死竟無歸附未免混凡詰其所賣之物曰即世間物每目就舖家行販來所用之錢即世間錢也詰其止宿之地曰夜則泊于高孝肉案上巡更軍吏皆不得見

鬼賣燒雞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于臨安與友飲於昇陽官樓上有賣燒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携為獻視其人乃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曰以已死矣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吉輩不少但人不識指樓上坐者其人及街上往

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備作而未嘗為福豈持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趨避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

渠必諱拒乃探腰間一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令其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宜賣亦肯敢獻公耶良久乃去范藏其石歸家以告其妻韓氏韓曰趨出出入吾家二十年矣奈何是鬼他日趨至范戲言之曰吾聞人說汝是鬼果否趨趨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感記曰李吉言也乃示以石趨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多同蓋鬼技等耳

鬼賣燒鴨

中散大夫史志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歸橋故居獨留侯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燒鴨者甚類舊布衣王立處候亦云良是時立死已一年志在官日嘗給錢葬之疾忙物問拜于前曰舍卒逢使至不暇刺謁遂獻一鴨志曰汝已死安能

白畫行都市中對曰自離本府即來此今臨安城中十之三皆我類也或官或僧道或商販唱唱卒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來不異客大為害人亦不知志曰鴨自何來曰亦買於市中耳日五隻天未明賣諸大作坊金龜燒治成熟而饋主人柴料之費凡同業者亦如此一日所獻自足糊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既無屋可居多伏屠肆肉案之下往往為犬所驚良以為苦而無奈何鴨乃人間物可食更與錢兩千道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一來志編數曰吾人也而與鬼語吾具

不久乎立已知之前白云公無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
袖出白石兩小顆投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媼
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王立說爾是鬼
如何媼曰六十歲老婢其合作鬼雖若念愠而了無懼色適
熨帛有火斗在旁試投石火斗中少頃焰起媼顏色即索然
漸隱如水墨中微影忽無見王立亦不來矣此與李吉相類
鬼娶賣酒

咸淳庚午撫州吳宰在臨安改調嘗飲于酒肆見十數娼賣
酒中一人其故妾也死十數年矣熟視之無異妾亦矚目遂呼
之曰爾死已久安得在此妾引開處言之曰吾死後為陰司
所錄令賣酒于市今臨安之市十之二三鬼也但人不識耳

奇聞類紀

卷一

鬼

吳方駭然復曰主翁得差遣宜速去後數年此間亦非今日
矣言畢忽不見後臨安果有丙子之變江州紀聞

鬼買珠冠

咸淳癸酉年有賣冠梳者過吉水龍華寺有女子出買珠冠
一頂先酬千錢餘納次日與之賣冠者如期再往僧曰龍華
寺中豈有女子客不之信僧令遍索則郴州某人家其女權
于寺冠在其上千錢無有也江州紀聞

鬼開典庫

宋咸淳年間礎石村人有一小樓為鬼所據見形其上貌頗
怪異自稱老叔常與人交關典質衣服器皿比典所典者銅
錢人於樓下呼之曰老叔則應聲而立於樓前人將物物

去錢即擲下取典亦然習以為常如此數年忽有一道人雲
遊至彼聞其怪異乃於樓下擲以法印拋上其樓但聞雷震
一聲其樓遂滅鬼影錄

宗定伯賣鬼羊

此下紀鬼見異形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思答云惟不喜人唾
定伯便擔鬼着肩頭上急持行徑至市中下着地化為一羊
恐其變或唾之賣之得錢千五百怡異傳

王屠賣鬼羊

吉水七里市有王羊者以屠宰為活端平年間王有知識嘗
早獨行出邑未至王屠二三里稍荒涼相傳有祟其人心偶
疑畏忽有人呼之同行曰吾係爾爾更送馳為何如其人曰

奇聞類紀

卷一

羊

善我先負爾至某處爾後負我至某處及至其處天微白霧
解見其手上有毛以手摩之果毛也此人求下不許遂馳之不
置將近王屠謹執其手置于地乃一羊也其人解條繫之執
至王屠扣門語王曰吾負官錢僅有一羊欲賣四千如何王
提羊估度曰止道三千其人曰但吾欲急用幸以見錢酬我
王提三千授之其人并留條繫羊王曰羊稱踴躍謹固勿
失逐獲錢之邑及歸過王惟條存焉人遂名王為王羊云湖

鬼僕執放鬼鴨

隣人夏休於中訪烟城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
類鴨隨作鴨鳴聲響家所遺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僕方陸
委之於野踏踏於地復作鴨鳴而去西樵野記

朱二袋鬼板

平江常熟民朱二夜宿田塍守捨有女子從外來連三四夕
寢昨體冷如冰知其非人偏村落測之了無蹤跡密以布披
縱作袋欲射之於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致曰
汝設意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與汝
同臥其間無他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朱詐言內過遂起
自袋於有以行女號呼求出不應始時其重俄漸輕到家
舉火視之已化為杉板吸各碎之流血不止明夜扣門索命
又夕夫夷堅志

顧媪見紫鬼異狀

正德初鄉人顧綱本欲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于靈

奇聞類紀

卷二

圭

几間中墜以彩綺合開盡隱隣舍獨留媪守家媪下火之
見一物其狀如猿而大如犬擊綱從囊中而下據案啖牲饌
見媪連杖擗之媪肆號呼衆趨入室已失之矣西樵野記

季生藏鬼巴異形

聊川王行之爲廣東龍泉尉表弟季生郡人也來訪之泊船
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一尺餘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再
冉騰其身行于腹上季注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嗚僕共擊之
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日剖其腸胃以鹽醃之藏
篋中或與談及神怪事則出示之夷堅志

貢院地中起聲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于文皇帝朝後

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殃於此亦有生瘞其下者至今每鄉試
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而止如萬馬騰踏者
云繼已瘞鬼泣聲送葬

國初邳州潘宗者宅心慈憫大軍後有骸骨散之溝壑者
悉埋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生比潘死葬日前後左
右泣聲甚多但未觀其形人謂潘生澤及枯骨散鬼爲之送
葬云西樵野記

四鬼啾啾作聲

吳醫陳雪宥有正德間第二子忽寒熱作語陳疑其膏病
試問之對曰吾某鬼也來勾攝汝子耳陳真之子少愈明日
謹語復作陳曰昨嘗其遺疾何故復至曰吾某鬼也非昨來

奇聞類紀

卷二

圭

者陳亦真之其鬼曰昨鬼適往城隍處告汝子不埋隨往上
方矣陳方疑懼問有二鬼來向汝子被告五顯處行土地我
土地所遣錄也陳求解于錄錄曰告者在此不敢私陳問告
者何在卽應聲曰吾爲某事告耳向繼我來求食者亦在此
相勸一時四鬼各啾啾喧言不已陳之僕怒而碎于旁鬼卽
罵曰汝以其年月日竊主銀匙二柄易錢幾闔門某人家賭
于蘇衛之二門外一擲而露汝賊也何得侮我僕食真歸去
又有一道士以符叱遣之鬼亦叱曰吾與陳素有讐故告神
而來汝邪術安能遣我陳乃百方求禱而三鬼亦苦相勸辭
明日乃曰女當每自作惡數百賂我是用則止亦當歲時致
賽陳許諾及歲感禱來四鬼散去子喉中忽有聲如開門聲

卽素糜飲弄念後日以紙錢焚之仍立二鬼木上歲時祭于家數年二鬼時作聲于空中問以禍福事多驗陳嘗自述以語人云近峯聞畧

鬼聲呼華二哥

宋政和間相州每夜二鼓後有呼于街中者曰華二哥家家聞之莫測誰何有韓氏子偶宿旅舍聞其呼頃之聲稍入幽中徧歷諸舍呼過韓子乘酒感應之其聲至枕邊大呼曰華二哥韓以被蒙首不敢動凡半年乃絕竟不知何怪

鬼聲呼胡先生

胡敬齋先生居仁弘治中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

奇聞類紀 卷十

畫

渡公亦不答復笑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蓋先生乃正學君子鬼物非敢為狎侮亦愛公警公之意行乎其間云中州野語

鬼聲叫苦也苦

元成宣年間荆州分城有鬼夜叫云苦也苦鬼時泥到裏陽府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蓋古今未聞之異也草木子

鬼聲呼婦

至元丙子廬陵印湖羅其數人夜行至地名習家湖因食鹽梅以核實道旁謂羅之口問曰賊不賊前行至長坑月光燦

然見後有黑團轉旋隨逐而來呼曰賊賊諸人大懼疾行十餘里至築村渡水方不聞聲江州紀聞

鬼聲呼辣

御用監奉御來完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早肴酒為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椰瓢盛酒擣蒜汁滯肉自啖回顧一騎體在旁來夾肉需赤戲納帶體口中問之曰辣不帶體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來驚惟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來至家得疾數日而沒蓋來之將亡陽氣虧矣故陰氣得以干之况宜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吾心有不得其正矣心不正邪必乘之觀此

奇聞類紀 卷十

三十四

鬼叫吳山井中

宋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大尉董德之率眾作大方石板蓋井口止容下水桶人遂無陷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云你幾個怕壞了活人我幾個幾時能勾托生觀此不可謂無鬼也

王將軍夜引朱媽此下見鬼攝生人

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娼也有王將軍者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溫柔坊宅否朱欲許焉其女彈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將軍止此故佳將還有所傳耶不殺已王以後騎

載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日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破中遽走還白王氏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憫久之遂送還家焉唐異記

墓鬼掖轎中嫁女

國朝景泰間南京夾街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婿家疑為所贖訴于法司均昇夫及從者鞠之衆証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夫乃令編求之得之荒塚中間之婦云中途欲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月有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認林墓中耳古人有明粉靈性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皆妄也救國雜記

青園雜記 卷一 三鬼攝轎中嫁女

卑波張昇以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未到任時縣有山嫁女于乙抵乙門揭幃出婦乃空輿也乙謂甲欺已訴之縣甲又謂乙戕其女互訟無驗前令速媒從諸人訊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所亡卒不能夫昇至以鉛山稅額過盜民不堪命欲勘實秦省之行至邑界有大樹蔭二十餘畝不可田欲伐去之從者咸以神護為諫昇不聽異日命役夫戎服鼓吹執斧斤往去樹所百步許見三人衣冠伏道左乞宥狀昇叱之不見卒命斧之樹果流血衆懼昇手谷之衆始盡刀三日斷其樹樹葉有巨巢巢中有一婦人墜焉昏曠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良久始甦問其狀婦曰昔為狂風吹至一高樓處三少年俱食以美饌時時俯瞰城市居屢屢歷可指第無階下

耳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是樹巢所訪比家即甲文家乙時夫去空輿者兩家始解昇以其木修解字所墜地為官田而悉毀諸淫祠之在境者寧波志

王恠理女子寃此下鬼思新竟佳

漢王恠字少林除郟令到官過宿聚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恠曰仁勝凶刑何鬼之避即止宿夜有女子稱寃曰妾夫為洛令宿此亭被亭長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財物恠問亭長為誰曰即今門下遊微忽不見明日詰問亭長伏辜恠遂息不傳

趙師樵遇鬼媪訴寃

宋咸淳甲戌吉州趙師樵任京湖憲司檢法官一夕獨燃燈在閤室中書檄發其死者身死事方疑或聞忽聞外有似老媪聲持一紙在窓隙間而進視之寫云我兒妾被某殺死分屍作兩段一在草潭內一在草上得彭某用土掩埋至今尚在公所檢之屍生鬚者乃是趙百七屍身我兒無恙男無恙也看畢字迹即滅趙大驚次日稟使長力平反此事追行寃人蓋其姓者出官一一伏罪究刑吏坐鑊

周提點遇鬼婦訴寃

宋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以威風峭直聲震詭孽嘗乘舟排部遂見水上苦婦人長尺餘衣袂飄颻迎舟而來自相近容色懼慘類有所訴及相去咫尺忽不見疑偶然也次日所見復然其色益慘周謂必鬼鬼欲伸吐遂停棹即呼婦

一媚語言警者幾莫測所為既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娼以言吾為汝且之酒更媚酒改容我且泣聲音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人遇某人謀財殺已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遺恨告周隨錄其語寄檄彼郡捕得克氏一鞠具伏遂宣諸法夷堅志

何刺史遇鬼婦詭

漢九江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至高安縣宿于鵝亭亭夜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縣蘇氏女名娥嫁為同縣施氏妻夫死有雜繒與婢致富衛之旁縣其俱為亭長龔壽刺死合埋樓下敞掘屍捕壽且伏初發屍時有雙鵝奔其亭故名樓神說志

祝蕃遇黃氏詭

奇聞類紀

卷十

七

元至正間漳州經歷祝蕃一夕課子讀書忽旋風滅燭戶外若有人稱黃氏來訴冤者比開戶視之四無人跡詰且審獄果有黃姓者竟得其冤狀兄弟向笑人止罪止一餘皆釋之

劉令事遇鬼告狀

國朝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時有一鐵匠役罷而歸過岳王廟側遇一故識匠悟其死時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久不解忽公前驅至匠欲告鬼鬼挽之同匿河濱匠強拽出鬼力持牢不可脫曰我何敢見徐相公我且迴避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隨至匠乃大罵隨與俱出三司疑節視之匠以兩手作勢欲抱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有劉令事者問匠曰有諸半匠曰有之劉乃

謂鬼曰鐵匠既負汝錢吾為汝追還汝可急放之鬼即聽命而滅劉復諭匠匠回多其怨以酬鬼已而平安

張壽妻節婦詭

寧波張壽以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縣有傅四妻祝氏夫死壽姑欲嫁之不從先是壽與民約有婦願嫁者具牒進縣蓋字牌下願守者具牒進縣字牌下昂判牒還之聽其嫁守祝為舅姑給以判牒令守乃授以願嫁牒進縣判如其牒出舅姑謂曰張公判汝嫁吳汝更何待祝不得已伴許之期有日乃粧束哭奠夫竟潛投後園池中死舅姑怒實土填之事久不世自後不雨者三月舅受之齋戒禱雨卒不雨一夕宿城隍廟中夢一婦抱牌泣訴冤狀舅閱狀既覺悉記其

奇聞類紀

卷十

七

都里姓名徑至其家鞠之得之親父主舅乃大慟作文祭之忽雨如注平地求雷尺即具殮葬如禮罪其舅姑及同謀者上其事于朝旌而祠祀之

沈御史遇鬼詭

御史沈子公正德戊寅秋視屯田于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自識之既而失其一人問之左右漫然答曰散去矣至縣案行案訴者人求一人蓬首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人答曰全椒人問何名曰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虧半曰無有沈叱之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尋尋時獨沈見之與之言左右皆無所見沈知為妖大駭流汗

無克者平對曰往年在有願景洋者為其弟所殺并及其子事
道敗露殆為是耶蓋景字下為小字祥去示為羊字也沈執
其弟一訊服罪乃知小羊又景祥乳名也 殊異記

崔公度施食得鬼祐 此下紀鬼報恩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華勝黃幡徧插食上率夜半
為節雖寒暑不廢為節職日飲于親故家中夕方歸道沿蔡
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
學士也急解帕中暮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
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為之按摩扶掖似覺少
甦取卒亦至勉扶上馬追歸家人方知之但恠暮夜安得有
人裹首崔彷彿能道向水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縷
有血淤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
也 夷堅志

高南壽遇鬼獲寇

宋高南壽福州人淳熙年間赴省試道出衢州境憇大木下
聞有人聲嗒嗒出于後回首視之一男子方投縲氣猶未絕
為解索酌水灌救移時而甦云是開化子手尉述一妾遺跡
捕盜知其在家子家為他郡牙僧轉賣數十千欲辦收贖而
欠錢三萬家業窮空無由足其數而子姪皆充役若徒步
歸報必遭譴怒計無所出寧以身就死庶不貽家禍也高慎
然西囊實三千與之遂行是歲中科適開化尉既到官
詢問所救之人則亡已久矣邑有兇盜劫巨室州督捕甚峻

至國門不啓期以必得高太看獨步小亭旋繞百匝未有計
忽有拜于階下者驚問何人曰官人無怖某乃昔年蒙恩再生
者今雖死念無以報德偶知鬼所在故來告其人方醉回車
門外神廟中宜亟往擒之高即集部曲出門鬼導于前至一
大廟羣盜祀神飲福醺然醉寢兩輩差醉方收拾器血送
悉縛之不遺一人高用賞格改京官 夷堅志

陳婦敬鬼得報

剡溪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
輒先祀之云患之曰古塚何如徒以勞意欲掘去之母甚苦而止
其夜夢入云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卿二子何欲見毀朝相保
護又享吾佳茗雖瘞壞朽骨豈忘醫藥之報及曉於庭中獲

奇聞類記

卷一

甲

錢十萬以父理者但買新耳母告二子慙之從是薄饋念甚
異矣 馬安報主母究此下紀鬼報等

宋蜀婦常氏先嫁潭州益陽楚樵卿弟妾馬氏如寵相嫉
乘焚生出善馬殺之楚生仕至縣令死常氏更嫁郝陽程選
乾道二年二月就瘞三日而不下白晝見馬氏持杖鞭其
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治且飲以符水遂生一女即
不肯而妾恚愈甚常氏日夜呼告其夫曰鬼以其死時惟
我我勝其痛語之曰我本不欲汝乃其婢用杖過當誤盡汝
命耳鬼曰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上道士勸神將追
捕鬼謂神曰吾負冤以死法誦雖尊奈我理直向旁人皆見
常氏在床與人辯辨良苦道士度然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

多為編經呪資冥福鬼領首即捨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殞命不可免常氏曰如是吾必死雖悔無及然此妾亡時叙理衣服直百千金當悉酬之免為他生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抑紙錢耶笑曰我鬼耳安用銅錢乃買楮錢百束祝而焚之烟絕而常氏死時三月六日也東華志

高郁報馬希範冤

唐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英王馬殷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子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為

青湖類紀

卷十

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問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搆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既而廣營宮殿淫亂女色未幾死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謂宜報焉

劉君祥兄報弟讐

黃州劉君祥舊為沿江制置司幹官家力豐富其弟君啓貪而為母所愛君祥為之問舍娶妻分遺以田產三之一至元丁丑君祥死子幼君啓掌其家政每侵陵之子遂依其母家以居君啓後百計侵奪嘗有鄉人自燕京將歸遇君祥於市不知其已死問其來故君祥曰吾為弟所害今將訟于官君其為我誣數字戒之鄉人到家投信方知其已死信中歷歷

言其過其弟不悛越數日君啓白晝與賓客坐于堂忽呼曰十三兄來也口中吐血流血地兩手如懸而死十三是也

鬼婦報讐

宋寶祐丙辰有張主簿罷官歸宿鎮江某寺時天熱月明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循廊而入迤邐行至卧所張方怪之婦人直前揭帳用裙兜糞土揚其身張大呼而不見臭穢殊甚次早遍身瘰癧遂生惡瘡逾年而卒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產婦也

王純官報吏讐

東福州人王純字良成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

奇門類紀

卷十

飲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之二日衆僧在家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成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吏招承簿尉皆至無事吏亦來婢已震怒命左右攜吏下杖之百語名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為其近姓故以屬公等善果死前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躬庖人置毒前日食餅及半即覺之倉皇歸舍欲與妻言不及而絕幸故棺視之可見丞以下皆驚呼匠驗棺裏體皆爛為墨汁始詰吏吏頓首輸服并有人送府府以其死無主不可致刑密斃之獄中本邑為立祠曰玉通直祠云

新輯古今奇聞類紀卷之十

古今奇聞類紀後敘

夫博雅之士折衷六經靡以尚矣然猶參訂諸子旁採百家雖漆園之放曠柱史之荒唐郝萌鄭玄輩之恠誕君子亦以不詭於道而錄焉至於稗官小史罔不涉獵以洽聞見辟若承都官之祭者巨壘大奠秩然夙戒而芹藻之細亦必錯陳奏鈞天之樂者洪鐘賁鼓闐然奮擊而鞀管之屬亦必悉舉尚其備也

後序

矧君子窮天地人之理以為通儒而見聞可使弗備乎余從伯九峰先生少好讀書皓首不倦嘗舉於鄉敷政教於士民而學弗究於用迨解組還山猶博綜群籍上下千古探造化之變幻極生靈之遼廓洩鬼神之情狀索有無之隱蹟彙事之異常者輯而編之名曰奇聞類紀不知者曰錄奇集異毋乃滋不經之敝乎噫嘗觀孔子作春秋災異必書而刪詩特存風

雅之變者其意微矣然則茲紀也獨博雅之助乎哉

萬曆丙子七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雲南清吏

司郎中愚姪夢龍謹序



後序

古今奇聞類紀後序

天下好奇之事多負奇者為之豪雋傲儻之士挾所有而不得試齟齬以窮則憂愁悲怨憤懣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乃往往設奇而托恠或放浪山水恣幽遐詭譎之觀或作為文辭極嘲誚刺譏之巧要亦泄其盛氣而樂其心斯亦情與勢之必然也余族叔九峯先生英敏卓越名聲自少久而始舉於鄉晚得一官自顧不足以展輒棄去歸老於家益貧所謂負奇而齟齬者莫先生若矣然先生獨偃然退處於一室假書史以自娛終日忘倦遇所志奇事尤欣然會心焉一一鉤摘而書之歲久成帙題曰古今奇聞類紀不出几席之上而得幽遐詭譎之觀泄其憤懣無聊之思而絕無嘲誚刺譏之累且復梓之以公諸人其視玩物傲世而不屑與

偶者何如耶先生於是加人數等矣而曾中自有之奇固淵乎不可測也然則觀是書者可徒曰好奇足以盡先生也哉策非劣愧不足以探先生之奇而獨悲先生之遇之窮不得展於斯世而徒有斯刻也為之歎息而書其後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族姪策謹序

古今奇聞類記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施顯卿撰顯卿字純甫無錫人嘉靖壬子舉人

官新昌縣知縣是書成於萬曆丙子分天文地理

五行神祐前知凌波奇遇驍勇降龍伏虎禁蟲除

妖馘毒物精仙佛神鬼十六門兼及明代近事頗

取史傳而掇拾稗官小說者爲多

異林十六卷

〔明〕朱謀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帥廷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異林十六

卷》提要

異林序

江國宗族工詩者十室而五鬱儀先生獨以著述名海內謂六經莫深於詩與易也作詩故十卷以宣覽三百五篇之微言作易象通八卷以闡發二百八十四爻之隱義疾緯候之汨亂三五典墳也作遂古記八卷以糾正圖讖之危謬疾李斯之變壞頡誦舊文也作古文音字輯解十二卷以復還先聖王之制作以鍼砭漢世解詁之沈痾至它書禮春秋魯論大戴莫不各有箋疏以辯駁拘儒之固陋其有功聖學豈在商偃公穀下哉茲又整齊百家雜史所載千百年以來異常之事作異林十有六卷簡要詳博前無古人蓋因萍實商羊防風夔罔之有問而豫荅焉亦宣尼記錄童謠之意乎先生無書不覽無事不知上而星緯歷數次而堪輿醫卜太乙壬遁河洛諸學皆窮極微妙其精神之用如長江大河無所不灌也緝熙名理羽翼道業勤勤懇懇無往而非誨人也是故著作日富譽聞日高海內有識者無不知南州之有鬱儀先生萬曆辛卯給諫葉公初春察先生學行薦于朝繼而撫臺邊公維垣按臺陳公做文章舉先生縮通侯之章理石城國事公族有所平反無不折中先

生者始嘉隆間詩體大壞先生特用盛唐法振起之
 號豫章五君遠近慕焉逮于今三十餘年人知何方
 不復蹈瑯邪下雉之轍則先生之力居多弘獎風流
 標榜來哲豈不偉與先生淵靜端簡不慕汲援古貌
 古心嗜義如渴家庭之內儼若朝典誠孝之至通于
 神明嘗感夢祖考輔國君告以病水者三先生轉語
 諸父兄弟不信也會群從暴卒物故者十餘輩先生
 不能忍遂自發之曾妣暨太父母墓中皆水力求吉
 壤于西山改築焉諸父始遜謝自咎世之談者謂先
 生經學似楚元王才敏似陳思直諫多聞似劉向鎮
 星林 一十一
 嘗與謝曰可比部侍焦太史公談及斯語太史正色
 曰是烏能知鬱儀鬱儀制作精微博奧一依六經莫
 可簡選以言王室懿親則姬文公其人乎邢子愿太
 僕與建武王民法語江右人物謂先生志則高于泰
 山喬岳學則詣于美玉精金兩君子其知言哉鎮厚
 先生門婿不敢阿私此天下之公言也故并紀之先
 生水經注箋文心雕龍校本皆已盛行獨金海百二
 十卷尚未脫草因異林之成寄鎮桐城鎮即桐城梓
 焉以廣其傳附數語如右子婿臨川帥廷鎮頓首撰

異林目錄

第一卷	大年	仙釋	早慧
第二卷	相表	才性	多男
第三卷	貴盛	久任	使節
第四卷	先知	通會語	服食
第五卷	殊長	殊短	殊力
第六卷	再生	變化	形氣
第七卷	名勝	丘墓	名勝
第八卷	土宜	山異	地異
第九卷	水異	火部	金異

第十卷

珍怪

第十一卷

天變

第十二卷

木異

異草木

第十三卷

鳥獸

第十四卷

鱗介

物化

雜事

異林

卷之十一

十一

第十五卷

夷俗

第十六卷

夷俗

異林卷之一

南州朱謀瑋鬱儀纂

大年

周穆王一百三十四歲召公奭一百八十歲出王充論衡

一云召公百一十九歲紀年太公望百四十歲金和

老聃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

年入大秦時蓋二百餘歲高士卜子夏一百三歲容

齊隨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

皆盲出桓譚新論齊東宮得疾隱居嵩岳壽三百餘歲出

志漢霍光典衣奴還車得見北斗九星壽六百餘歲

異林

卷之一

玄門寶海經晉太康中田宣隱于高唐縣鳴石山遇異人

王仲倫自言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與宣一石如

雀卵含之百日不饑自周宣王至晉初得十九甲子

蓋一千一百有餘歲出西陽雜俎後魏正光初有隱士趙

逸來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號為

聖人不聞養生自然長壽言郭璞為吾筮壽五百今

始逾半蓋二百五十矣洛陽伽藍記魏侍中羅結一百七

歲猶摠三十六曹事百二十餘乃卒出北史梁鍾離思

遠百一十二歲凡七娶妻有子十二人出南史漢丞相

張蒼年老吃婦人乳汁得百八十歲抱朴子荆州上津

壽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遂無影元始百一

十六歲乃卒出南史梁武帝太清元年海中浮鵠山有

女人年三百歲遣使獻紅席有女道士四五百人年

並出百歲出南史唐開元東封太原人于伯龍詣闕年

已百二十八歲其子老死兩孫隨行各年七八十歲

唐書唐南昌人錢朗累官光祿卿百七十乃卒出志

唐會昌五年胡杲吉敗與白樂天于東都履道坊為

九老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杲八十九

敗八十八劉真八十七鄭據八十五盧真八十二張

渾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出白氏長慶集宋初羅浮山有陳

崇藝者年百二十自言見時見山下有船數十今去

海四里矣羅浮山記宋太宗時瓊州人楊遐舉年八十一

其父連叔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並存猶

有九代祖居雞窠中如小兒見人出頭下視不語不

食出洞微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媪兩人是其村

祖不知幾百歲各長三尺腦後一髻擁以絛衣唯露

首面兀如土木但目能運轉舌能舐酒夷堅志

國朝親郡王壽考者肅恭王貢餘東阿王泰壘俱八

十一益恭王厚炫堵陽安僖王同鈺內江莊懿王友

壻襄陵恭惠王範址樂平定肅王冲奕俱八十二襄

陵安穆王徵鈴唐山恭懿王勛激俱八十三慶成恭

裕王表樂八十七安化惠懿王秩終八十八襄垣安

惠王仕坏九十一坏子成鏗襲封年九十二見封長

曾孫克煌乃卒王余州別集

國朝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陸文定樹聲九十七于毅集

江侍郎治九十二益議公冊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

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尚書陳公

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王尚書學夔九十四

湛尚書若水應尚書大猷俱九十五南兵尚書郭宗

舉九十刑尚書錢邦彥喻茂堅俱九十一王氏別集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煥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瑤

方向書純俱八十九鄒宗伯幹啟司寇從儉李太宰

裕張太保子麟馮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瓊潘恭

定恩俱八十七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忠定文章

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嚴分宜嵩俱八十六

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焦泌陽芳俱八十五王文端

直王忠肅翺賈文靖詠朱恭襄希周呂少傅本俱八

十四黃文簡准胡賓客儼尹文和直陳太保金謝文

正遷毛文簡紀羅文莊欽順顧宮保應祥胡司空松

俱八十三俞司寇士悅雍司徒泰洪太保鐘徐少師

隋董宗伯份俱八十一王別集禮侍郎錢習禮八十九

戶侍郎萬虞愷大理卿夏時正八十八右副都御史

孫曰良八十七都督同知吳良洪武中以蕃將來降

成化中卒年九十九別集

太師洛陽劉健一百七歲太守林春澤一百四歲太

史王革一百歲出王同韓府群牧所千戶朱政言其

曾祖信百六歲而終祖全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俱

見存弘治中太倉狀元毛澄祖毛弼百歲有司為達

人瑞坊洪武中崑山耆老周壽誼百十六歲入見賜

宴及鈔幣天順中京師人茹大中百有四歲入見便

粟林 卷之一 四一

殿賜宴並冠帶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

癸卯濟寧人王士能自言百二十又三年乃卒別集

北京良鄉人孔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召見與之

飲食即仁寶內鄉李子田為池州同知時有老人百

七歲來見內丘有向指揮百十七歲浙川縣人賈大

用一百三歲順陽趙相百歲新野李老百十餘歲鄧

州郭陵母一百七歲潁州姚老百有六歲其妻亦百

歲內鄉人羅紀百歲崔舉百有二歲出李子田

仙釋

廣成子千二百歲出莊子在宿大宛山青精先生傳言千

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

日九食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

二千歲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彭祖

乃顛頊之玄孫至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喪四十九

妻失五十四子其後七十餘年猶在流沙之國馬鳴

生為地仙居人間三年輒易其處展轉經歷九州五

百餘年蜀人李八百歷世見之計其年八百餘歲因

以為號李仲甫服水丹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在民

間三百餘年蜀人李意期自漢文帝時至劉先主未

安之敗乃入瑯琊山蓋五百餘歲上黨人趙瞿服松

粟林 卷之一 五十一

栢脂走如飛鳥在人間三百餘年蜀郡李常在少治

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陰長

生得度世神丹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漢武帝

時泰山老父服朮飲水並作神枕年百八十歲駙馬

都尉巫炎年百三十八歲沛人劉憑以功封壽光侯

常服石桂英及中岳石硫黃年三百餘漢武帝召見

之後入太白山齊人薊子訓舉孝廉除郎中在鄉里

三百餘年日行二千里邯鄲人王烈常服黃精及鉛

年三百三十八歲行步如飛嘗入太行山得石髓一

丸與嵇康河東人焦先常食熟煑白石如芋年百七

十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曰恭字文敬採藥太行
 山遇三仙人得道去家二百年復歸有數世孫呂習
 僅存授以神方習老而復壯至二百歲子孫世世不
 復老死天門子王綱服珠醴得年二百八十沛人劉
 政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九年百八十能變化隱
 形日行數千里魯人孔安國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
 歲安國弟子張合妻年八十六生一男九靈子皇化
 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術在人間五百餘年翕越
 號黃廬子善氣禁之道年二百八十力舉千鈞許昌
 人李根兩目瞳子皆方年七百餘歲上黨人王真胎
 息斷穀魏武帝召見時已四百歲矣陳長在東海行
 嶼山年六百餘歲班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中
 與人相語以指刺地即成井泉噴墨皆成文字年四
 百歲入大冶山僊去俱出葛洪神仙傳晉孝武時吳猛上升
 時百二十歲許旌陽上昇之年百三十六歲出真仙通鑑
 嘉靖中尹蓬頭自南都來已一百二十八歲魏國以
 刑迫之終不漏言徒與知靜功一二而已出黃魯曾傳列仙傳序
 東方朔父曰張夷字少平年二百歲顏如童子偃佺
 生於堯時年三千歲馮勗人李克自言三百歲負五
 岳真形圖見漢武帝河清人孟岐年七百歲恒以玉

芴切桂葉食之出洞冥記道士葉法善生於隋大業丙子
 死於唐開元庚子凡一百七歲舊唐書
 法門耆宿大年者惠秀那連提黎耶舍皆滿百歲阿
 喜那單道開百一歲澄觀百二歲二祖慧可百七歲
 靈坦日照百八歲帛僧光法藏百十歲那爛陀寺戒
 賢百十一歲佛圖澄百十七歲道房趙州之從諗百
 二十歲嵩岳之慧安百二十八歲僧械僧群行遵道
 仙百三十二祖阿難百三十一廣州圓明百三十八
 東土一祖達磨百五十歲圓寂百五十五菩提流志
 百五十六三藏鉢怛羅二百七十僧景法喜三百歲
 純陀三藏六百歲殊迦國大林菩薩七百歲中天竺
 達摩樹多八百歲西竺長耳和尚千歲西竺寶掌和
 尚一千七十二歲出王命龍樹大士壽七百歲法師傳
 釋僧群蔬食居羅江縣霍山後絕粒飲泉年百三十
 乃卒出里苑僧法喜在宋元嘉十七年為鍾山寺沙門
 隋煬帝時乃化壽三百歲出釋氏通鑑唐元和中武陵開
 元寺僧惠照生于梁普通七年仕陳歷隋至元和乙
 未二百九十歲出宜至志寶掌和尚生于姬周之末至五
 代周世宗顯德二年乃化得千七十二歲出陸游會稽志

外夷日本國大臣紀武內年三百七歲宋史 毗塞王
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不死出梁書 倭生於堯時
年三千歲洞冥記

早慧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出書 顓頊十歲而

佐少昊帝王世紀 禹年十二為司空代鯀治水出傳 蒲衣

子八歲舜讓以天下尸子 皋子五歲而贊禹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列女傳 周靈王太子晉八歲辯服師曠逸

書 魯仲連十二折田巴於稷下魯連子 甘茂之孫耳羅

年十二為文信侯見張唐使之相燕羅復請躬說趙

異林

卷之一

九

王趙因獻秦以五城秦國 漢楊烏九歲與其父子雲

太玄有荷戟入榛之語劉向別錄 張霸七歲通春秋號張

曾子益部耆舊傳 張堪六歲受業長安號曰聖童死人任

賢年十二明詩易春秋號任聖童後漢書 孔融甫十歲

盛憲見而異之下車載歸結為兄弟升堂拜母會稽典錄

楊周七歲時孔君平請之設楊梅孔問楊梅是君家

果耶周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金樓子 何晏七歲

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養於宮中欲以為子世說新語 賈

逵十歲暗誦六經王嘉拾遺 夏侯淵之子榮字幼權七歲

屬文日誦千言經目輒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

人人一奏刺榮一覽即能歷舉其鄉邑名氏郭預魏

武幼子蒼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過成人孫權曾

致巨象欲知其重舒令置象大船刻其木痕稱物校

之即得輕重魏志 王弼十歲便好老莊通辯能言何

晏題曰斯人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世說 陸士龍六歲

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頂託楊烏之儔世說 何遜集初

傳入洛元文遙時年十歲一覽便誦邢邵謂此殆古

來未有後魏書 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偏

讀六經簡文帝六歲能文攬筆立就武帝以東阿目

之出梁書 顧歡六歲作黃鵠賦謝貞八歲作春日閒居

異林

卷之一

九

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為尚書王筠所賞虞劬九歲

往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劬對無遺俱出南史 王勃

六歲善文辭九歲作顏師古所注漢書指瑕以槌其

失李百藥七歲知瑯琊之稱出左傳注開元間召能

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童子員儼九歲升座詞辯注

射坐人皆屈是日儼又薦其舅子李泌泌年七歲召

入使張說試以方圓動靜說因賀帝得奇童新唐書 賈

言忠教歲諷書日萬言七歲以神童擢第唐世 聞喜

人裴敬爨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號為甘露頂舊唐書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人觀獻捷昭宗

異之曰此子有奇表可亞其父賜以鴻鵠酒卮翡翠

盤因號李亞子比夢宋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

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酬答如響宋史晏元獻

殊楊文公億皆舉神童晏年十四楊年十一真宗親

試九經不遺一字又試詩賦請至五賦乃已葉少蘊

金太宗時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

秋左傳語孟章宗時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誦

大小六經工詩賦所書行草有法孝行夙成召至內

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賜經童科出身俱出國

朝李文正東陽五歲以奇童舉楊少師廷和年十二

吳林卷之一十一

舉鄉試高等別集李文正公東陽六歲時與學士程

敏政皆以神童舉純皇召見過官門不能度上曰書

生脚短李對曰天子門高時上御羞有簷上持示二

子曰螭鱗一身鱗甲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絲綸敏政

對曰鳳凰遍體文章純皇贊曰他日一箇宰相一個

翰林卒如所言雪濤

佛言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

法增一阿舍利弗生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

義摩伽陀國嘗設大會作樂談義舍利弗便陞論牀

結跏趺坐問答之間辭理超絕智度釋道安七歲讀

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師與光明經一

卷不減萬言安覽畢即還其師覆之不差一字釋寶

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聞其啼梯樹取養

之七歲依鍾山僧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始若難曉

後皆效驗釋法聰八歲出家卓然神秀陝郡人年七

師十歲好浮圖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

俱出神曇無讖本天竺人十歲誦呪聰敏出群日萬

餘言初學小乘後得樹皮涅槃經讀之驚悟比涼

吳林卷之一十一

舉鄉試高等別集李文正公東陽六歲時與學士程

敏政皆以神童舉純皇召見過官門不能度上曰書

生脚短李對曰天子門高時上御羞有簷上持示二

子曰螭鱗一身鱗甲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絲綸敏政

對曰鳳凰遍體文章純皇贊曰他日一箇宰相一個

翰林卒如所言雪濤

佛言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

法增一阿舍利弗生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

義摩伽陀國嘗設大會作樂談義舍利弗便陞論牀

結跏趺坐問答之間辭理超絕智度釋道安七歲讀

異林卷之二

相表

古先聖賢形表異常人者堯長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堯舜參牟子禹跳湯偏臯陶之狀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鬚屨傳訖之狀身如植鱗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周公之狀身如斷楛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楚相叔孫敖突禿長左葉公子高微小短齋若將不勝其衣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俱出荀子舜目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史記後涼呂光亦重瞳隋

異林

卷之二

十一

魚俱羅五代梁康王友敬國朝未樂中楚昭王子孟其亦皆重瞳周文王四乳宋范鉉暨其子百常亦四乳國朝倪文僖謙亦四乳宛委余編老子身有九變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法輪經先聖孔子生有四十九表祖庭廣記如來為太子時淨飯王令阿私陀仙人相之陀言此童子有百善相八十隨形特殊好佛本行經佛有三十二相莊嚴佛身於世間最勝無比新論伏義女媧蛇身人面有大聖之德出列子神農氏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帝王世紀黃帝河目隆額而孔子似之出列子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史記

獨先主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蜀志耳尺

帝髮長委地垂手過膝晉書齊高帝龍顏鐘聲錄文徧

體梁武帝日角龍顏重岳虎顧古文八字身映日無

景為兒時能蹈空而行陳高祖亦長七尺五寸垂手

過膝出南史後周太祖宇文泰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

有黑子宛轉若龍蟠之形史比唐高祖體有三乳左腋

下有紫誌如龍新唐書

蒼頡四目而佐帝晉公子重耳駢脅而霸諸侯蘇秦

骨鼻為六國相張儀化脅而相秦子產日角晏平仲

異林

卷之二

十一

後漢李固足履龜紋而位至三公五代晉太常程遜足下亦有龜紋而奉使浙右墜於魚腹出玉堂閒話韓公張仁愿足下有黑子以為貴相安祿山亦有黑子在兩足下前定錄郭汾陽足掌有黑子渾成寧為郭濯足見之自言足掌亦有黑子郭令既而視之曰不迨吾也渾果中壽畫錄李嶠每寢時鼻下無氣衰天綱與居夜中察之出入之息乃自耳中驚曰此謂龜息天貴壽相也前定錄王鏐嘗從辛果擊毬馳騁既酣向天呵氣高數丈辛見之曰此極貴相也因為女妻之鏐終為將相獨異志王廷濬為戎職隸於道側有洛山人

熟視之謂溱曰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

交當王後田弘正之難軍士推為晉後唐年補錄

句奴劉淵在姓十五年乃生左手有文曰淵劉聰亦

十二月而生皆有赤文隱起狀如篆字曰草付臣又

士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慕容垂姚襄皆臂垂

過膝南燕慕容德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

文後涼呂光左肘生有肉印十六國春秋

班超燕頤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後漢書管輅目

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

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魏志袁天綱相嘗觀

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

功業武德初軌為益州行臺僕射相馬周曰侍御伏

犀貫腦燕有玉枕背如負物富貴不可言相岑文

本日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舊唐書

吳文圭道遇一叟言吳眉綠奉必入口神仙狀也不

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奉實入口乾寧中擢第九

志歐陽文忠公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

得謗孔平仲王安石知郵縣時李承之曰安石眼多

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神氏剛國朝汪見錄

伯玉司馬李干麟學憲二公髮極盛茂下侵天庭去

眉不及二寸以文名天下陳眉公聞見錄

紂將殺比干曰聖人心有七竅遂剖觀其心史元金

憲伯顏遇賊於磁不屈而死或剖其腹見心有數孔

曰聖人心有七竅果然昭代蜀大將軍姜維既死魏

人剖之膽如斗大郭頌宋世語宋之亡也張郢州世傑擁德

祐景祥於海上覆舟以死翌日獲屍焚化其膽如斗

大而焚不化蔣正子山房隨筆

才性

王莽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明達六藝魏

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而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

文說議事厭合衆心詔徵方使射蜚虫策射無不知

者天下謂之聖人王充論衡東漢陸續有識性歲大饑太

守施貧者報姓名而食之凡六百人食畢問之人人

道其姓名無一參差獨異志劉穆之與朱齡石竝便尺

牘嘗在宋武帝坐自旦至晚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

十函而穆之應對不廢穆之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

斷如流履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咨稟盈階滿室目

覽詞訟手不卷牋書耳行聽受口竝應酬不相參涉皆

悉贖舉沈約楊愔官尚書令典選二十年聰記魏

半面不忘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謙愔曰
 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趨
 郭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後魏書劉炫字光伯眸子
 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圖右畫方
 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自言周禮禮記
 詩書孝論公羊左傳孔鄭等注凡十三家義有精粗
 竝堪講授天文律曆窮微妙隋書杜正玄兄弟數人
 俱未弱冠竝以文章才辯籍甚開皇末舉秀才尚書
 試方畧正玄應對如響會林邑獻白鸚鵡僕射楊素
 促召正玄令作賦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因令更擬諸
 異林
 卷之二
 五
 雜文十餘條又皆立成其弟正藏亦舉秀才兄弟三
 人一時詣闕所著文章為後進所寶海外高麗百濟
 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俱隋書隋開皇十五年舉秀
 才唯杜正玄一人楊素試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
 至未時竝就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弟正藏次年亦舉
 秀才蘇威試擬賈誼過秦論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
 樹賦几賦弓銘亦應時竝就隋世舉秀才天下不十
 人而正玄正藏與其弟正倫皆高第隋書崔善為在
 隋時官文林郎文帝營仁壽宮崔領丁匠五百人僕

射楊素索簿點人崔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
 失素大驚自是四方疑獄多使推按無不妙盡其理
舊唐書盧莊道年十三歲造高士廉會有獻書者盧籍
 視一過便謂高曰此莊道所作因諷誦之良久乃云
 非已所作竊記之耳高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便
 能倒諷士廉薦于太宗授長安尉將錄繫囚四百餘
 了不經意太宗召問莊道徐狀以進評其輕重及留
 繫日月即日拜監察御史唐世說開元中柳芳有記性
 李幼奇嘗以百韻詩對芳誦之芳便題于壁不差一
 字更誦它文章一遍皆能寫錄尚書元嘉少聰雋左
 異林
 卷之二
 六
 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群羊燕成四十字
 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絕六事齊舉世號神仙童子
朝野僉載尹少稷每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陸務觀
 多男
 田常專齊國之政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為後
 官有子七十餘人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
 妾有子名文是為孟嘗君出史記陳成子有數十婦生
 男百餘人史記中山靖王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八
漢書晉末嘉之亂吐谷渾始友隴西止於袍罕有子六
 十人春秋姚弋仲有子一十二人後秦左衛率胡

潘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坐罪徙遠州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杜子微服

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抱朴李遷哲少仕

江南後入周官都督信州刺史進爵安康公妾滕百

教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里第宅相次子孫參見或

忘其名出北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其封

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逆誅岳陽死隋難餘皆令終

又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封

主者三十八人陳尚書僕射王冲歷仕二梁年七十

八卒有子三十人竝至通官俱南趙宋時侍中張着

異林卷之二 家多姬媵開牕直廢舍先使馬合牝牡縱內人窺之

從而幸御罔不成孕有男子四十二人張行已每五

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有子二十二人張舜民

本朝晉府慶成王鍾鎰有子七十人皆封一品錄

王元美言慶成王有子百人自長子外俱封鎮國將

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

皇明盛事 吳回之子陸終娶于鬼方氏曰女嬪孕而不粥三年

啓其左脅而產六子一爲昆吾二爲參胡三爲彭祖

四爲云郇人五爲曹姓六爲莘姓大漢末寧元年

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唐檀以爲京師有兵氣後書

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孿生一十六子獨異宋

郊城民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胎陳師道周哀王

八年鄭有婦人一產四十子成人者二十搜神方國

珍之婦一產一男二女古今景泰三年宛平縣民楊

福祥妻一產二男詔人子月米三年實錄天順中揚州

民婦一產五兒體貌相似無天者野記嘉靖六年河

間民李公裔妻陳一產七女五祿萬曆戊申仲冬乙

巳福州軍蘇九郎妻鄧一產兩男兩女報有孿生而

顯者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龍曰良許僖公一產二

異林卷之二 女曰缺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而雙男曰貞夫女曰

瓊華西京南齊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孿生後以

四月二日同刑死獨異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

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爲人瑞皆授封將軍其後蕃

行號千秋康氏出歐陽恭宋會川尹氏伯仲以嘉熙

三年正月朔日孿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聰

明強健虞伯生國朝成化中曲阜人孟麟孟鳳皆孿

生麟官陝西布政使鳳官刑部尚書德州人王楠王

楊亦孿生楠官南鴻臚卿楊官右布政使嘉靖戊午

舉人顧谷璧顧聯璧其父四舉胎而八子王余州古

永牢國之先有婦人曰沙壹觸沈木而孕一產十子

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諸兄共推以為王其時

哀牢山下復有夫婦產十女者因而妻之水經注波後漢書

羅奈國有一雌鹿舐仙人梵志遺精而孕生一女子

端正殊妙梵志取養之梵豫國王聞而索之立為夫

人一產千子是為賢劫千佛雜寶藏經舍衛城長者黎耆

彌有七兒皆娶最小兒婦名毘舍離懷妊月滿便生

三十二那那中各出一兒勇健非凡佛說賢愚經

黎陽桑虞十四喪父毀瘠過禮諸兄咸仕於石勒之

世虞恥臣非類靖居海石五世同居閨門雖穆符朗

為青州刺史堂請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榮之晉北書

海密人王閻數世同居百口共爨蒲陰人石文德五

世同居天水白石縣趙令安孟蘭檀泰山劉興業俱

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後魏書博陵

李几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

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後作卑幼競集出後太原魏書

郭世儁七世同居犬豕共乳烏鵲通巢隋高祖遣平

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隋書南齊時義興陳玄子四

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

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楊黑頭疎從四

世同居並共衣食詔表其間南齊書鄆州壽張人張公

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末樂請宅旌表之隋

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表門貞觀中特

勅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親幸其宅又青州北

海人呂元簡四世同居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

詔加旌表舊唐書阜城李早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

改其鄉里名以旌之江州德化人許祚八世同居長

幼七百八十一口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

食詔歲貸米千斛具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

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

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溫

州陳侶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

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江州陳昉十三世同居長幼

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

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

群犬亦皆不食俱宋史南康建昌人洪文撫曾祖諤唐

慶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弟著稱六世義居室

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遣

內侍裴俞齋御書百軸賜其家池州青陽人方綱八

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堂
 出稻五千算根貧貧民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恭
 州黃美解州董孝章竝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未定軍
 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祚八世全居麟州楊榮隰
 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
 諒竝七世同居邢州正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交州
 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
 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霍肅四世同居
 家口一百五十長幼孝弟鄉人化之河中未樂人姚
 宗明以農爲業十世同居歷二百餘年經唐末五代

輿林

卷之二

十一

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相聚婺州浦江鄭
 綺以肅睦治家九世共爨河陽故大理丞陳芳一門
 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俱宋史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爨
 宋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者自齊梁以來至趙
 宋嘉泰七百餘年無異爨子弟或士或農大中祥符
 四年越州奏旌其閭時已十九世矣閭門三百口其
 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聚族亦加於昔游
 案而飯者三百年其稱尊者三人孟曰伯陽年七十
 二叔曰仲德年六十八季曰仲舒年六十三宋景濂

太史爲之作三老圖頌宋學士集

輿林

卷之二

十一

異林卷之三

貴盛

漢金日磾同霍光受遺詔輔昭帝封程侯子賞建俱侍中建孫當嗣封礪弟倫子安上封都成侯安上四子常敞岑明敞三子汝參饒涉二子湯融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張安世昭帝時封富平侯其小男彭祖繼其兄賀後封陽都侯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前漢書

東林

卷之三

十一

累遷司徒太尉湯子逢官司空掌為三老逢弟隗獻帝初為太傅湯子成成子袁紹逢子袁術袁氏始敗楊震由司徒為太尉震子秉延熹五年拜太尉秉子賜熹平二年為司空進司徒至太尉賜子彪歷官司空司徒至太尉後漢書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華陽漢書鄧禹之後累世寵貴凡疾者二十九人大尉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東京莫盛于此後漢書劉向上疏言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蓋者二十二入青紫貂蟬充盈握內魚鱗左右前漢書

宋何尚之子儼孫戢戢子昌寓孫敬容五世為吏部

謝莊子肫肫子淪淪子覽孫溫四世六人為吏部俱宋書

唐蕭瑀蕭高蕭華蕭復蕭悅蕭儼蕭遘贊曰梁蕭

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字

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新書

唐高祖時崔義玄以功封清丘縣公官御史大夫子

神慶則天時錫爵魏縣子歷司刑司禮卿神慶子琳

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闈每當家宴組佩

輝映以一榻置笏重疊其上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

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榮戟時號三戟崔家出唐書

東林 卷之三 二

宋呂文穆公蒙正正從子文靖公夷簡夷簡子惠穆

公公弼正獻公公著二世四人更執國政古所未有

者宋史論

國朝翰林瀚林庭機林煥父子孫二代俱由翰林官大

司成翰次子庭楊官右叅政楊子炫官禮部主政

仁和江玘子瀾孫曉曾孫圻玄孫鐸巴縣劉規子春

孫彭年曾孫起宗玄孫世賞皆五世甲科 成化中

大學士眉州萬安子翼南禮部侍郎孫弘璧庶吉士

正德中大學士楊廷和父春以提學僉事致仕子慎

狀元官修撰嘉靖中烏程董份官禮部尚書子道醇

南京工科給事中孫嗣成禮部郎俱三代無恙 父

子三公者三家英國公張輔輔子張懋俱大師保國

公朱未為大師末子暉為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為太

傳其孫銘為太保嘉靖中太倉王倬倬子忬萬曆中

忬子世貞俱官歷都御史至兵部侍郎 萬曆庚辰

科狀元張懋修二甲張敬修榜眼蕭良有二甲蕭良

譽探花王庭選三甲王庭諭皆同父兄弟也 王氏皇明盛事

兄弟同科進士者萬曆癸未科臨海王士崧王士琦

麻城梅國楨梅國棧已丑科安福周懋卿周懋相壬

辰科烏程沈沈演餘姚陳治本陳治則安丘馬應

龍馬從龍乙未科桐城何如申何如寵南昌劉一煜

劉一燦辛丑科益都曹璉曹珍韓城解經雅解經傳

丁未科蒲州張廣張庭庚戌科新野馬之騏馬之駿

進士同郡占一甲進士者建文庚辰科胡靖王良李

貫皆吉安府人未樂甲申科會榮周述周孟簡俱吉

安府人正統丙辰科陳文劉定之皆吉安人景泰甲

戌科徐溥徐鎔俱常州人天順甲申科彭教羅璟俱

吉安人成化戊戌科會彥會追俱吉安泰和縣人成

化辛丑科王華黃珣俱紹興餘姚縣人弘治癸丑科

徐穆羅欽順俱吉安人弘治乙丑科董玘謝不俱紹

興人嘉靖乙未科韓應龍孫陞俱紹興餘姚人 第考

父子一甲進士者大學士謝遷以解元會魁中成化

乙未狀元其子不復以解元會魁中弘治己未探花

諭德倫文叙以會元中弘治己未狀元其子以訓又

以會元中正德丁丑榜眼官至祭酒 出皇明盛事

又任

自古久在相位莫如伊尹尹以桀二十年歸商相湯

十有二年乃滅夏又相湯十二年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太甲七年伊尹乃卒通共三十七年 竹書紀年在周則

周公旦相武王成王者二十七年出居豐者十一年

召公奭相成康者六十一年 竹書紀年管夷吾相齊桓公

四十年晏嬰相齊莊公景公五十四年 出史令尹子

文相楚成王四十年縉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

一日之積 左傳子產相鄭簡定獻釐四公凡五十六年

乃卒鄭人皆哭泣如亡親戚 史記一云子產相鄭三十

三年 左傳諸葛武侯相蜀先後主各十四年 蜀志後魏崔

浩自元明初年賜爵歷官至司徒至真君十一年以

史事誅凡四十餘年高允自魏太武時官侍郎歷事

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 後魏書北齊唐邑

爰從霸府歷事文宣武成以終末路四十餘歲典綜

兵機識用閑明甚為朝臣所服史隋高穎有文武大

畧明達政務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

議時致昇平頌之力也唐書郭子儀當肅代兩朝以

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八

十五乃卒新唐書宋張齊賢事太宗真宗二十五年六

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

比向敏中端厚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居大任三十

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宋史

國朝李韓公善長掌中書省十年為太師二十二年

蹇忠定義在吏部胡忠安澗在禮部楊文敏榮在內

閣俱三十餘年黃忠宣福為尚書者四十年楊文貞

士奇在內閣四十二年夏忠靖原吉郭忠襄資在戶

部金文靖幼孜在內閣俱二十五年于肅愍謙巡撫

山西河南十八年周文襄忱巡撫江南二十一年扈

遯知鳳翔府二十五年九年滿加從二品俸級劉綱

知寧州三十三年三以九年滿加至從二品俸級

國朝勲臣徐中山達為將相湯東甌和馮宋公勝為

大將沐定遠晟以國公佩將印守雲南俱三十年張

寧陽懋統五軍及十二營務四十餘年為太師者二

十年朱宣平末總十二團營兵馬為首帥三十五年

新寧祐天順元年襲爵累加保傳典禁兵嘉靖四年始卒

凡六十九年郭翊公勛自加官保至太師凡三十餘

千總十二團營兵亦二十餘年朱成國輔守備南京

十四年其孫恭靖王希忠自太保至太師已三十

入直亦三十年主瓊林宴者十代郊祀大禮三十

次古今罕有陳瑞安德襲父爵加少保掌府事為

帥五十八年徐魏國備再提督守備五十四年備孫

鵬舉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顧鎮遠襲總兩廣再督

漕一守備南京一為戎政大帥三掌府事踰四十年

張英公溶加官保至少傅掌府三十年鄭武安亨謹

未寧廣任寧遠禮周太保尚文為邊將垂四十年出皇

明盛

使節

漢中郎將蘇武持節使匈奴匈奴欲降之徙武北海

無人處使牧羝留匈奴十九年乃得歸始以強壯

出及還鬚髮盡白武年八十餘乃卒漢書後魏于什門

太宗時為謁者使喻北燕馮跋于和龍見跋不拜既

見拘畱隨身衣裳敗壞畧盡蟻蜂被體歷二十四年

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之歸世祖賜羊千口帛千

匹進為上大夫後魏書宋高宗建炎三年擢洪皓為徽

猷閣待制倣禮部尚書使于金全人迫使仕於劉豫
不可將殺之流遞冷山者十有五年金主生子大赦
乃許還南忠義之聲聞于天下宋史

國朝兵科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

滯者十二年未樂五年始歸未樂十四年封別失別

里納里失罕為王為北虜羈留者復九年宣德改元

始歸詔給勅命賜老留虜中前後共二十一年皇明盛事

嘉靖三十年安南都統使福海卒其子宏翼請襲會

其國兵爭者五六年有貢使某甲至京朝廷謂其偽

官未許獻所進貢使不敢歸隆慶二年大學士李春

芳憫其久處野中敬守主命為之奏達遣歸留中國

者二十餘年鬚髮盡白時人比之蘇武殊域周咨

貞烈

國朝宣德四年羅山悼恭王有 慶年二十一妃張

氏祥符人傷王無子自殺以殉詔諡貞烈正統四年

正月寧府信豐悼惠王盤燒亮無子妃劉氏自殺以

殉其年六月周憲王有燬亮無子妃韓氏暨牛戴韓

歐陳李六夫人同日自經以殉詔諡妃皆曰貞烈六

夫人皆曰貞順俱出實錄

元集賢侍講學士閔本河內人天兵至北平本與其

妻程氏自經有兩女一真真二安安見父母死悲號

亦自經其傍固始人高希鳳在遼東死於亂軍其妻

劉氏被虜不屈亦被殺希鳳弟樂師奴妻李氏早寡

避難高麗國初挈子姪來歸居夫墓側不再適鳳季

弟伯顏不花死于虜其妻郭氏自經于馬樞鳳從子

高塔失丁為父讐誣陷死其妻金與姑邢俱自經于

室一門五節婦 詔旌表之出河南通志 元江浙行省左

丞潘元紹有七姬曰程曰翟曰徐曰羅曰下曰彭曰

段至正丁未兵興抵城下潘臨戰將敗七姬一時自

經潘歛而焚之合塋一塚張羽作七姬權厝志姑蘇志

異林 卷之三 八十一

邢臺諸生高九州病且困妻要氏每夜焚香祝天求

代高之死也妻抱幼女願與同死閉門自經家人救

解服滿三年不肯除姑憐其少而無子勸適人固不

從富人趙源強委禽焉要見勢窮夜乃自經年二十

八是夜天大霜草木萎死水結成冰咸謂烈婦所感

云高唐縣志 東漢潁川荀采荀爽之女也適南陽陰瑜

年十九生一女而瑜卒爽欲其改適詐稱病篤召采

已而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奪刀扶抱載適郭奕家采

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相見共談至曙奕不敢逼奕

出而采入室粉書戶扉曰尸還陰遂以衣帶自經漢書

宋江東轉運使趙淮與元兵戰死瓜州淮有二妾曰翠曰綠元將欲納之妾曰必焚骨乃可既而同抱土骨投急流中死 桐城陶鏞客死大寧妻鍾年二十五有子繼方在襁抱鍾負鏞骸歸葬斷髮孀居五十七年乃卒繼娶方氏未久亦亡方年二十七有子亮纔二歲矢死教子亮領景泰癸酉鄉薦方守節四十年乃卒亮又早卒妻王年二十八妾吳二十二皆無子共處一室紡績自給踰二十六年縣令陳勉表其門曰陶氏三世四節南畿志 莆田柳惟豫妻林孟貞豫姪廷茂妻陳淑慧茂弟廷新妻林玉清先後喪夫林

年二十六陳年二十五玉清二十四俱守節無玷人稱柳氏三節朱洪妻官氏年三十喪夫洪子興宗早孤官撫之成立娶吳淑婉生子定慶一歲而孤已長娶王一靜二十一而慶死遺腹生子文望三世守節郡守王弼旌其門興化志 城武高位死妻陳姜王豈自經以殉弘治十一年旌曰雙烈又城武人王俊妻高妾蔣天順三年夫卒妻妾皆自經三人同穴而葬亦旌雙烈嘉靖中山東章丘人楊烈婦以死殉其夫妾盛亦自經死縣令茅國縉言於御史奏旌之少餘山小鈔

蘇州崑山邑南有村名西湓濱洪武中邵吏妻薛不

異林

卷之三

九

受通卒之汚自經死其地後為彭餘璋宅正統中璋病卒妻鄭宜君赴水死後又為王鴻羽宅嘉靖中鴻羽子士病卒妻陸氏又自經死人皆異之因名其里曰三烈崑山縣志

招遠孝廉吳禎繼室孫氏年十有九而禎疾困以孫少寡為憂已而禎卒孫遂整衣堅卧絕口不食如熟寢然都無呻吟疾苦之狀凡四十三日而絕嘉靖丙寅歲之十月也招遠縣志 南城胡世亨女胡全嫁為商人李華妻華從父出外華母易淫恣與隣璉炳輩姦通欲強胡同璉炳宿執不可絕其飲食苦奉之致胡透井隣里共救得無死因逮之獄以不孝告隣里為白其故得釋出會胡夫商歸促其出妻胡以死執不二夫嘉靖己亥正月易置火胡牀焚其卧具誣以放火加以鐵椎幾死者數矣如是刑酷者八年胡卒不言姑之汚行其年五月七日卒與璉炳輩粹胡東其手足囊沙壓焉死干毒手邑令曹達上其事撫院王暉以聞詔賜祭建祠名曰哀烈歲令縣尹祀之哀烈錄

異林

卷之三

十一

異林卷之四

先知

殷湯陵在汾陰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陵求物先有石弩矢發斃三人墓中多是鍾磬諸樂器得一銘

曰吾死後二千年終困于思寰宇記孔子將卒遺書曰

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飲

吾酒唾吾漿顛倒我衣裳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

當滅亡劉敬叔異苑

孔子牀首有懸甕背有冊書人莫敢發後漢明帝時

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文修孔子廟男子張

伯除堂下土中得玉璧七枚以六枚上意意至廟發

甕中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杖吾履

發吾筓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熾其一漢晉春秋

秦惠王弟樛里子滑稽多智以功封嚴君秦昭王時

入遺命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

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

庫正直其墓故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史記

漢武帝行幸河東中流飲讌作秋風辭語群臣曰漢

有六七之厄法應在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

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自古不聞一姓長王天

下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漢書故事

巴蜀周舒學術於廣漢楊厚有人問春秋識曰代漢

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

私傳其語後譙周以其語問杜瓊瓊曰魏闕名也當

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蜀志

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有

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大守起

學舍策闕於此 魏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

年當有天子居此宮及晉惠帝止鄴宮治屋者更測

泥土始見刻字計其年正合王隱晉書

諸葛亮南征勅碑紀功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

過此及隋遺史萬歲征南寧夷至南中行數百里見

其碑令仆之而進破三十餘部諸夷請降隋書

譙周將亡戒諸子曰吾後嗣當有黃頭黑齒幾亡吾

族及周孫縱之生也頭黃而齒黑普末刺史毛璩使

縱領白徒七百人由涪水討桓玄西人不樂遠征乃

逼縱為主攻陷巴蜀遂居益州既嘗毛璩自號成都

王義熙九年朱齡石討平之一如周言元和地志

汝陰馮亭人隗炤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

荒窮慎勿賣宅後五年當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此

人負吾金以此版責之已而一如所言使者沈吟良

久問賢夫何能答曰善易使者曰此可知矣遂為筮

之卦成歎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

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五百觔在堂東頭去壁一丈

入地九尺覆以銅盤知吾善易故書版寄意耳晉書

後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

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

遷吾上高原流之乃為造棺舍而改葬之朝野僉載

貞觀中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陸使

人遷之平處得銘棺下口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

果林卷之四

江欲墮不墜逢王果隋書

太原温彬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番拱

可即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及中宗嗣位武后改元番

拱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孔平仲僧一行將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之玄宗發

視乃蜀當歸也帝初不悟及幸蜀回乃歎異之開元

天祐中太原僧惠昭夢鎮州廢相國寺中埋鐵塔

特往訪之元帥王中令銘延在衙署供養知其尋塔

令人訪求果於寺基前掘得一塔上刻三千人姓名

悉是見在常山將校親軍北夢瑣言

宋建隆二年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謂左右曰孔明愛

蜀之軍民不能恢復中原萬一何祠宇之雄觀乎

將折毀其積敗者俄而中殿推場有石碑出土尺許

其刻文曰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

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新其祠而去蜀古蹟記

通禽語

大費輔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為相翳生子大

廉實為俗氏史記蔡邕言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

於牛鳴後漢書佛言書有六十四種彌伽遮迦書乃獸

音也迦迦婁多書乃鳥音也佛本行經和菟有鳥鳴書一

果林卷之四

卷王喬有解鳥語經一卷隋書曾信公時介葛盧

來朝禮之加燕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

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左傳公治長解禽語故有縲綬之

繫論語公治長辨鳥雀語云啗啗噴噴白連水邊有

車覆乘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咏人

往驗之果然陳雜文孔子在衛晨聞哭聲甚哀顏回

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

鳴有似於此乃使問之果以夫死家貧孺子而哭與

之訣也家廣漢陽翁偉知鳥獸語身乘蹇馬之野而

出問有馬鳴聲相聞翁偉曰彼狀馬罵此蹇馬此馬

齊馬其眇王充論衡楊宜為河內太守聞群鶴語知前直

覆粟在數里外益部耆舊傳漢人李南通六畜語知白馬

黑馬之相嘗抱朴子後漢桂陽成武丁明照萬物獸聲

鳥鳴悉能解之神仙傳後漢公昉遇其人服神藥後移

意萬里即到又知鳥獸語洪适釋魏尚宇文仲為太史

曉鳥語謝承後漢書雒陽沙門安清字世高尅意好學外

國典籍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

達高僧傳管公明聞閣上鶴聲知東北有婦殺其夫牽

引西家人魏志梁山陰令沈僧紹嘗出校獵聞南山

虎嘯語左右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後官廷尉卿

異林卷之四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存一南史

北齊張子信在武衛奚末洛所聞鶴鳴勸末洛曰鶴

言不善有喚可勿往是夜琅邪王召洛洛以疾辭得

免于禍北史白龜年於嵩山東岩下遇李白授一軸素

書曰讀此可辨九天會語九地獸言龜年一日過潞

州太守二雀方語守問何事各曰城西民家有粟可

共食耳後又見羣十餘羊一羊不行而鳴甚哀龜年

曰羊言腹有羔將產願少待產就死也出翰府名談孫守

榮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聞鶴語曰嗚時當有寶

物至已而李全以玉柱谷為貢宋史遼宗室神速姑者

知蛇語遼西海有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凶劉劭

元時麗江通安州人麥宗七歲能識文字偶入王龍

山中見石盎中有水取飲之遂知禽鳥之語長而百

蠻諸夷之書無不通曉雲南通志

服食

漢末議郎李暉學都儉辟穀服茯苓飲寒水中泄利

殆至隕命軍謀祭酒董芬學并始鴟視狼顧呼吸吐

納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魏文帝論

魏晉間人好服寒食散其方載千金方中皇甫謐服

之遂為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違錯節慶隆冬裸袒食

異林卷之四冰當暑甚至悲恚欲自殺可不慎哉魏書

宋劉亮合仙丹須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死唐

人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鴉食之一夕大瀉死續博物志

洪州胡僧超隱白鶴山自云數百歲為武則天合長

生藥所費鉅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

之以為神妙望與彭祖等壽改元久視放超還山服

藥之後二年而崩翰野

南唐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合還丹於牛頭山煩

年未就會表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日命

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蛇涎其間若為

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瘡痂而終謝文實南唐近事

大平興國初薛居正進位司空因進丹砂遇毒方奏

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

已不能言但指庭間儲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

卧閣中吐氣如煙談輿歸私第卒宋史宣和間王侂偽

殿中監甚見寵渥一日召入禁中曰朕近得異人製

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如紫金卿為試之

侂欣躍拜命服之下咽覺胃中煩燥俄頃烟從口出

扶歸而卒既歛聞柩中剥啄聲莫測所以少焉火自

柩出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燎十數家某實筆衛

天台金鵝洞前有巨松夜靜遠望則火毳飛走者積

年陳德公與尤煇往察之見松根脂膏融液于外剖

得松丹如琥珀然挈歸分服即覺狂躁不可禁急以

水沃胸前熱益甚遂寢身于缶中凡數易水水皆如

湯亟飲豆汁稍定至冬疽發幾死尤亦服寸七兩目

赤腫如桃兩月方愈又朱巨容以松丹進史衛王彌

遠服之發狂躁而死吳景淵刑部平生服碎黃人罕

知之其後二十年長子橐為華亭市易官疽發于背

而死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子可不戒哉其真

張中書慈壯歲日服丹砂不後形體充膺飲啖加人

十倍久之髮際忽生瘍浸淫及頂魏若高阜旬余爛

裂而死表堅志蘇子由嘗為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

置大罏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

以為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子非其

人也遂不復講孫升談圃宋仁宗時會稽陸軫以集賢院

學士謝政辟穀煉丹法雲寺者十餘年丹已八轉忽

變化飛去軫乃洗爐鉢水飲之數日不疾而逝諸孫

分飲餘水者中大夫似年八十六祠部傳年至九十

承奉倚年八十三陸游會稽志

宋治平末蘇子由沂峽還蜀泊仙都山下遇一道士

言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疑四支百

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

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死矣外丹成然後可以點

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內丹未成而服外丹者多死

昔人有服金丹不達赴井死既而五臟皆化為黃金

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屍不敗壞皆無內丹以主

之也龍川志程明道嘗憇一寺夜聞鼠齧棉臍中起視

於內得丹書一卷用其法煉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

為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即成金或識

先生服之答曰吾腹中安可著此續錄

唐太中初陶太白尹子虛採藥嵩華於芙蓉峰遇秦

時役夫於松林中乞道訣荅曰余本凡人但能絕其

世慮初餌栢子後食松脂遍躡瘡瘍腸中痛楚不及

旬朔肌膚瑩滑毛髮潤澤未經數年凌虛步險混合

虛無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太平廣記

宋嘉祐孺子幼而事道居大箬巖一日就溪濯蔬見

岸側二小犬相趣入枸杞叢下遂掘得枸杞根狀如

犬堅若石煮之二日乃爛孺子食之飛昇續神仙傳

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有一道士曰陳師恒往

來其家梅厚待之一日陳言設齋借梅新篋盈二十

事竝邀梅往云可天寶洞前相訪明往造之延食一

蒸嬰兒頃又進一蒸犬子梅皆懼而不食道士自啖

之歎曰此千歲人參枸杞也公分不得仙耳取昨篋

還之悉變為金益道士遂不復見續神錄

異產

古今圻疆而產者禹岳皆逆生聞母背而出后稷順

生故曰不圻不副王充論衡重黎之後曰陸終娶鬼方氏

女曰女嬃孕而不毓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昆吾

參胡彭祖鄒曹平是也大戴禮佛從地率天下託淨飯

王妃摩耶夫人懷孕十月於藍毗尼園夫人手牽無

憂樹從右脅而生法苑珠林李老君在母腹八十一年從

左脅而生齊書黃初五年黎陽椽屈雍妻王生男從

右腋生水腹下出瘡亦尋愈魏志晉義熙中魏興李宣

妻樊產子從額上瘡中出長名胡兒為大將長山趙

宣母妊身而解上奇瘻搔之成瘡兒從瘡出魏書後魏

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祈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脅而

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陸勳集國朝成化辛丑宿

州奏有一婦自脇下生一男弘治戊申文林按宿石

視之年八歲矣名佛兒鼻上一誌黑而大齊書成化

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

異林卷之四十一

大皮益瑩薄滿月兒從瘤出項綴錄

姪過常期而生者黃帝在姪二十月乃生王充論衡唐堯

在姪十四月而生漢武鉤弋夫人姪昭帝亦有四

月乃生命夫人門曰堯母門漢書劉淵母夢服日精十

三月而生淵劉聰母張夫人姪十五月而生聰十六國春秋

太原溫磐石在母懷終年乃生墮地便坐而笑垂

髮覆面齒牙皆具魏書宋仁宗時鳳翔一婦與黃冠通

而有姪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英宗發極乃赦出生子

齒滿口矣書地錄供奉官郭坦在母腹二十二月乃生

路史萬曆庚戌中翰馬呈德內人自癸卯得孕凡八

罕而生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謝在杭親見之

三歲矣能誦詩書如流對客揖讓不異成人五歲王

子年言庖犧娠歷十二年乃生顓頊在姪十年契在

姪十四月瀨鄉記言老子在母胞中七十二年乃生

是皆讖說附此以廣異聞麟記

有竝產異類者後漢大將軍竇武母初產武時竝產

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

喪所以頭擊柩涕血而去後漢書晉末嘉五年抱罕令

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莫

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便言曰兒是

異林

卷之四

十一

早疫鬼不得住母可急作絳帽故當免早疫之禍唐

武后神功元年來俊臣婢產一肉塊如三斤器剖之

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晉愍帝建興二年十

一月抱罕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

光少得就視集異丹陽縣慶氏婦生男一虎一狸一

牙爪皆備即殺之兒經六日死異嘉靖丙戌五月丙

申金壇農婦產一物方首四角青面六目獠牙鳥喙

手足一節而一爪墮地作鬼聲欬然起走擊之乃斃

劉侍郎趙鸞奴之母孕數月產一虎棄之復孕數月

王文集後又產一夜叉錄異

唐殷僧辨周僧達牛僧孺同母異父兄弟也南齊書

朝末樂壬辰狀元馬鐸戊戌狀元李騏亦同母異父

兄弟也皇明奇事

素問言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絕故無子內唐張

啓事郭汾陽甚見任用啓死其妻孟僞丈夫冠履稱

是啓弟請事汾陽寡居十五年及汾陽薨忽思執獨

遂嫁潘老為婦年已七十二矣復生二子曰滔曰渠

滔渠皆五十以上而母百歲乃卒乾曆金始祖居完

頰部部人有相讐殺者不能解其人謂始祖曰部有

賢女年六十未嫁汝若能解此怨當以相配始祖解

之部人遂以此女歸焉生二男一女長男曰烏魯次

曰幹魯女曰注思板金史本紀

古有木石中產人者漢武帝時夜郎王生于竹節中

有女子浣於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不去中有

啼號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

稱夜郎侯以竹為姓唐蒙開牂牁斬之華陽志昔武洛

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一黑而五姓出焉出於

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樊氏

驛氏栢氏鄭氏五姓迭爭後推務相為廩君十六國

隋時黎陽王德祖家林檎樹生瘰漸大如斗三年瘰

朽中得一嬰兒因收養之名曰志梵宋熙寧中
交州峒中檳榔生瘰割而得一女子養之有殊色交
人求之不與遂滅峒取女而去號檳榔女新錄畏吾
兒之先樹瘰所產也和林一樹生瘰九月而潰五兒
出焉最稚者曰卜吉可罕既長遂有其地傳三十餘
世為王倫的斤元史

西國有一商人將鶴入海採寶與鶴戲寢共彼合會

遂生二卵卵各出兒後學道出家一名尸婆羅一名

優鉢尸婆羅宋建炎中李奉太尉於海島獲一

牝猩猩携歸為妾生子紹興間金陵巨商泛海覆舟

果林卷之四十一

抱一木漂至島邊悉是猩猩見人携歸與為夫婦生

一子性極馴謹後附海船携子還鄉號為猩猩八郎

夷堅志本朝嘉靖中蕭山木工丘本往海造船而道病

舟人棄之荒山有頃一牝虎至本告之故虎乃銜入

其穴日取生獸與食遂擊石出火燬生肉以療饑又

之強健虎忽以後體就焉因與合而生子居三四年

虎死其子幼而多方名曰虎孫十四歲為胡梅林督

府親兵陳氏梁武帝時江陰石後山中有樵人見鹿

產一女子因收養之長令出家為道士時人謂之鹿

孃洽記突厥之先嘗為隣國所滅遺一兒十歲刑之

葉草間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逃至
高昌北山洞穴遂生十男長大娶妻其後各為一姓
阿史那其一也後周書

果林卷之四十四

異林卷之五

殊長

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防風氏者汪芒之君也守封隅之山於周為長翟春秋之季為大人其長三丈出國語宋武公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綠斯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椿其喉以戈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初魯桓十六年齊王子成父獲長狄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比門衛人獲其李弟簡如魯宣十五年晉人滅路獲僑如之弟焚如長狄之種遂絕出瓦傳長狄

異林

卷之五

之死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梁毅傳長狄

蓋長五丈洪範五行傳秦始皇二十六年大人見臨洮身

長五丈脚迹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魏咸熙

二年有大人見襄武長二丈餘脚迹長三尺二寸白

髮黃巾黃單衣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魏志本紀

夏默乞活人符堅時為左鎮郎護磨那胡人符堅以

為右鎮郎申香為拂蓋郎三人皆長一丈八尺多力

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十六國春秋符健皇始四年

有長人見其長五丈語張靖曰今當太平是月霖雨

河渭泛溢蒲坂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屨一長

七尺二寸祖冲之述異記秦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宓

渠秦史胡母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為大人

者後李雄之祖出自宕渠華陽國志

宋淳熙中姑蘇有唐氏兄妹兩人各長一丈二尺日

啗斗餘詔用為殿前司岳珂程史佛長一丈六尺調達難

陀俱長一丈五尺四寸阿難長一丈五尺三寸國種

貴姓舍夷長一丈四尺其餘皆長一丈三尺佛本行經

日東北極人長九丈博物志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

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

知天下鳥獸言語凡人見而拜者令人神智西北海

異林

卷之五

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

日飲天酒五斗不犯百姓不干萬物名曰無路之人

神異經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其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

又東十萬里得洮國人長三丈五尺又東得中秦國

人長一丈河圖文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洞冥王莽時

連率韓博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自謂巨母霸出於

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輜車不能載三馬不

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漢書國朝成化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南京大雪有人往金水河旁見雪中大

人足跡長三尺其一步濶一丈三尺沈石田無記成化辛

且蘇州數軍赴崇明還遇風飄至一島有巨人長三四丈從林中出以藤繫之樹下而復入極力走脫入舟得免漢向野記

殊短

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國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廣延之國人長二尺王于年拾遺漢建武中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

論衡曰周饒國人短小冠帶注云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為機巧一曰焦僥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小人國名曰靖人一曰靖人山海經東北極有人長九寸詩合西

異林卷之五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吋朱衣玄冠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唯畏海

鷓遇則吞之壽三百歲人在鷓中不死神異經漢武帝時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漢武故事勒舉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常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洞窟記合州趙鸞奴長二尺餘身如斷

瓠手足各長數寸善入水性好殺戮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庭前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飄至此五雜俎

殊力

夏築之力別路伸鈎索鐵欵金推移大機水殺鼉

陸搏熊羆湯以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商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以勇力聞天下帝王紂之臣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中黃伯左執太

行之猱而右搏彫虎俱出夏之衰也有推移大機廢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虎兕晏子勇士

孟賁木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劉向衛人夏育力舉千鈞之鼎故東方朔對武

帝云使夏育為陛下出官漢書衛之臣石蕃背負千二百斗沙而行博物志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

異林卷之五獲孟說皆至太官王與孟說舉門絕膺而死秦人族

孟說史記東海勇士菑丘訢過神泉之水而馬死菑丘生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

隨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吳越荆有飲飛得寶劍涉江中流有兩蛟夾統其船飲飛攘臂袂衣拔劍赴

江刺蛟殺之復躍上船荆王聞之仕以執主品氏蓋延祭形俱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後漢書魏武帝于任

城王曹彰擊曳虎尾以統臂虎弭耳無聲文帝鑄萬鈞之鍾置崇華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

負之而趨王嘉拾遺記秦符生力舉千斤手格猛獸走及

奔馬晉載宋之問父曰令文有神力禪定寺兩牛牝

鬪不解令文往接兩牛角而拔之牛頸骨皆折又嘗

戲舉講堂柱起竿太學生衣袂於柱下責之酒而舉

柱出之朝野僉載績溪太微村汪節儉窳金剛下感得神

力入長安渭橋邊有一石獅子重千斤節提而校之

丈餘又嘗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置

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後下都無壓重

之色唐德宗甚寵惜之歙州劉陽少驍猛甚有勇力

嘗手曳牛尾却行百步春秋國朝末樂中金山衛

指揮同知侯瑞以膂力聞嘗見府治石後猊大夫許

異林卷之五以腕挈之行十里餘還挈置本處又嘗馳馬過枋交

抱楸上以兩股挾馬腹而懸之陳簡公太原民程十

四其先徽州人也身長八尺勇冠一時筋骨皮肉殆

非人類嘗搏得一虎生挾以歸又一虎突至倉卒中

以所挾虎擊之兩碎其首五義興有王昌六者身

長七尺膂力絕人每東作時躬背犁以耕遇休耕力

無所用必連拔數樹使其力稍定而後已山有巨蛇

長數丈素為人害一日出樵見此蛇伏草間即提其

尾向空擲之蛇墮地而死蘇公

奇疾

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

婦盛瓠中覆之以盤俄頃化為犬子其文五色因名

盤瓠搜神吳孫休時烏程有人因重病愈後而能嘗

言聞十數里外所聞之處如在坐間古今宋元嘉

末長廣人病差而善飯一飯輒長如此數日頭遂出

屋段究為刺史度之長三丈已復漸縮如舊經日而

亡異唐時太原少尹之子皇甫及年十四其身暴長

逾時至七尺帶無數圍飲食三倍逾年而死小續大

曆中邛州州將魏淑膚體洪壯年方四十忽飲食日

損支體日銷未周年縮小如嬰兒不復能行母妻更

異林卷之五相提抱已復漸進飲食體亦漸長半歲乃復其初

宋呂縉叔知潁州忽得縮小疾身無痛痒但日見

縮小臨終僅如小兒松滋令姜愚無它疾忽不識字

數年方稍稍復舊沈括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雖

日月兒女都不能辨劉敞祕書丞張鍔嗜酒病身

中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著機袴而紗綿相半陳後

張晁文元公晚年常自見其形在前既又漸小八十

後每在扃睫間書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驗

年而卒就歛通身透明藏府筋骨歷歷可數瑩微如

水晶趙清夏文莊公稟賦絕異獲麟即身冷而僵一

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運動陸行則以

兩車載綿帳用數十兩綿為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

莫知紀極沈氏筆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

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宜其

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

無不倒錯者子列關中有一妾婦得病視直物皆曲于

弦界尺之顛視之皆如鉤也筆談

唐末徽中絳州一僧病噎數年不能下食臨終令弟

子剖視胃中得一物似魚有兩頭徧體肉鱗跳躍不

止投諸毒藥皆不畏偶以酸汁灑之乃縮遂浸以酸

異林卷之五須臾化為水矣廣五晉時一人與奴俱病心寂奴既

死剖腹視之得一白鼈試以諸藥無所損繫之牀脚

有客乘白馬來滿灑驚驚疾走知畏溺也因灌之遂

消滅病者乃頰飲白馬溺升餘豁然病去續搜漢末

有病瘕者腹晝夜切痛臨絕勅其子剖視得一銅酒

鎗容數合華陀聞之往視出藥投之鎗化為酒志怪

陳子直主簿妻病腹脹每疾作則腹中有聲如擊鼓

遠聞于外腹消則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志怪末州

軍員毛景得應聲病每語輒有物自喉中應醫者歷

試百藥名一一應之至藍草則寂然遂換藍汁飲之

嘔出一肉長二寸人形悉具夷堅志

天寶中隴西李甲調選桂州參軍熱病旬餘覺左乳

奇痛隆若癰腫一日癰潰有一雉自左乳突出飛去

是夕李卒宣室志建陽陳樸母年六十餘得饑疾每疾

作時如蠱齧心積二四年後因嚼鹿脯未嚼覺一物

觸喉探而出之如拇指大陸地頭銳而匾類塌沙魚

身如蝦長八寸夷堅志鎮陽一士人嗜酒常至數斗一

日大醉嘔出一物如舌蟲然而起家人以酒沃之數

升立消乃投火中忽爆裂為十數片由是惡酒漸齋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左目作瘤漸大如

異林卷之五鴨卵根蒂如莖一日大醉剖去之中有黃雀鳴噪而

去聞奇處士刺亮言一至戚頓角患瘤剖之得一黑

石基子堅如鐵石又一客足脛生瘤為獐犬所齧瘤

中出鐵鍼百餘枚續神伶人刁俊朝妻巴姬病癯如

數斛囊時作琴瑟聲聲聲欲以刀決之癯忽自圻

一狻躍出而去續怪錄國朝末樂中吳城一老父偶治

耳中得五穀金銀綺羅諸物甚多最後耳中得一小

校椅椅上二人長數分彫琢極精後無它異弘正間

封門一媪年逾五十令人剔耳於耳中得少絹帛屑

每治耳必得物少許絲花粟稻之屬為多七十八歲

乃卒 祝枝山志性

奇夢

河東賈掾有姿貌義熙中為瑯琊府參軍夢一人求與易頭因許之晨起見者悉走取鏡自照則面杳醜大鼻矐目而多鬚乃還家家人莫不驚避遂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手足口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

錄竟陵劉誕在廣陵左右直眠夢人告曰官須髮為稍旄覺而失髮如此者數十人 續異隋大業初兖州

秀才張審通為太山府君召為錄事草奏甚善府君曰與君三耳相謝既覺數日額痒遂踊出一耳用聽

異林

卷之五

九

尤聰時人語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 玄怪錄

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籃人鼻來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遂擇籃中一鼻安之曰好一正即鼻也 異

夔州道士王法朗生而舌長呼字不正一日夢人為之剪其舌端覺而語正矣 錄異陶穀少時夢數吏

云奉符換眼君子我十萬為安第一眼又末五萬安第二眼穀俱不答吏乃安第三眼覺而臨鏡眼色深

碧相者言好貴人骨法奈何一雙鬼眼 蜀遂寧人

岳甲與閻中李某所夢七曲山梓潼祠兩不相識也夜夢神語之曰汝兩人皆可貴但身首各不稱耳遂

為易之明各還家妻子驚異後皆登科李代岳為江

源傳其妻窺識是岳之故面也始叙所夢之事 埤雅

宋乾道三年末州文氏女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攝

至官府云此間錯却公案二十年今乃得正有人持

湯一瓮令飲之極腥穢寤則化為男子形體矣 埤雅

再生

斃靈死於楚尸乃泝流上至汝山下忽復更生入見望帝立以為相乃鑿巫山開三峽口號曰西州皇帝

蜀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既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開棺出之遂復活 集異漢陳留考城

異林

卷之五

十

史娟字威明年少時病死埋之七日瘞上竹杖忽折

掘出遂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能一宿往迤千里考城令江夏郵賈和欲急知家中消息請娟往省

之路三千里再宿還報 搜神漢末有發度遼將軍范朋友冢者其奴猶活朋友是霍光女婿說瘞立之際

多與漢書相應 博物志并州刺史畢軌送范朋友鮮卑奴年三十五歲 郭綱漢人杜錫家產有婢誤不得

出後十餘年開塚耐葬此婢猶生婢年十六姿質如故嫁之生子 搜神漢末關中大亂有發漢時宮人家

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之錄置宮中

關漢時宮內事語有次第郭后崩哭泣過禮遂死

博 漢末武陵婦人李娥年六十病死埋已半月鄰人

蔡仲竊發其塚意在求金而李娥已復活遂出之

神 晉廣州太守北海徐玄方一女年十八九病死埋

官署中去官後馮老將代之馮有兒名馬子夢見此

女云合再生與君為妻乃掘地得之女果復活遣人

報徐聘女為婦後生二男法苑珠林晉武帝時河間有男

女相悅許為配者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

尋病死成者還問女所在具知其事往哭不勝情遂

發冢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平復後夫爭之

異林 至獻廷尉斷還開棺者搜神 臨苗縣吏蔡支妻死三

年一日支經岱宗神遊太微宮殿得見天帝賜還故

妻覺而發塚妻果復活列異 于寶父瑩為丹陽丞有

一寵婢寶母妬之及瑩亡生持此婢納墓中後十餘

年母喪開墓婢伏棺如生言其父恩情如舊載還嫁

之生子五行 後魏孝明帝時菩提寺僧發墓取博得

一人自言博陵人崔涵住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

今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明帝召問訪其

家還之家人疑其鬼拒而不納性畏日不仰視天又

畏水火及兵刀之屬塔寺 梁承聖二年司徒府主簿

柳長卒塋於九江三年因大雨塚壞移塋易棺子襄

見父目開心有暖氣良久更活扶出復三十年乃卒

神 實建德嘗發鄴中一墓開棺見一女婦顏色如

生收養三日乃言是魏文帝宮人隨甄后在鄴死命

當更生年可二十建德甚寵愛之及建德敗唐太宗

將納于宮此婦哭之飲恨而卒神異錄 唐貞觀二年陳

雷尉劉全素家于宋州父凱死已三十年因母死啓

塚附塋見父復活言曰速取東流水為湯浴我已易

衣飲以糜粥神氣漸屬曰吾在幽途蒙署為北鄴主

者三十年考治幽滯以功業得再生也通幽記 開元中

異林 鄆陵縣令李仲通一婢死埋園中經三年當去官家

人掃地見髮出土中類掃不去因手拔之此婢隨手

而出昏昏如醉家人謂為鬼也以桃湯灌洗經月配

與奴為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乃卒驚駭錄 元和間

博陵崔甲婚蕭氏生一兒蕭卒娶鄭氏有賢德育其

子如已出蕭死後十二年託夢于子云當却生可語

汝母發吾丘如是者再有一老奴亦夢如是遂試開

墳果活說在幽途知鄭撫育之恩蕭鄭因為姊妹共

居更十年而終芝田錄 唐汝穎人韋諷治地園中見人

髮掘深尺餘得一婦云是諷祖女奴名麗容為主母

見姬生理于此冥司遣還再活在地下已九十年五

行國朝新塗張堯文舉嘉靖辛酉孝廉隆慶元年北

上泊舟淮安患病行抵清河舟幾覆因病悸死胸中

尚有熱氣魂飛入神廟中見夢於其兄水部克文令

勿欽相守旬餘漸漸蘇醒言氣纒屬醫人營救累月

乃活施篤臣
回生傳

變化

夏築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復為婦人甚麗

而食人桀命之為蛟妾任昉述異記商紂四十二年有女

子化為丈夫周宣王三十二年有馬化為人三十七

年有馬化為狐竹書紀年周顯王時武都一丈夫化為女

子美而豔蜀王開明納之為妃無何物故蜀王遣五

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高七丈上有石鏡華陽周

顯王四十七年平周有女子化為丈夫史記漢哀帝

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子適人生一子前漢書建安

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子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

宣嘗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鼈躍入潭中陸勳集晉惠

帝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

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畜妻而無子搜神記閩

中徐登者本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炳並差居越方

聘師事之水經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

鶴小人為蟲為沙抱朴子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

啓戶而入虎搏而殺之淮南子東晉時李勢僭號于蜀

官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蛇長丈餘

送入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逐殺之又有鄭美人

亦為勢所寵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姬三人未幾勢為

桓溫所殺獨異志交州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為虎數

月還作吏水經唐貞觀中豫章馬孝恭年七十餘織

薄為業一日入南山取白芒花插後為尾化作大虎

旬日又歸為人尋復入山為虎貞觀末年復為人身

而終豫章今古記宋慶元三年袁州銀鐵人黃念四有女

年十六入市買鹽逢一道人乞錢女解衣帶上兩錢

與之夜夢此道人來謝與藥一丸云令爾化為男子

女服之覺小腹痛甚未久遂具男子形體夷堅紹寧

元年石工采石于馬鞍山山摧而工閉穴中者三年

後采石者發出之喜曰久閉乍風肌膚如裂俄頃不

語化為石人矣太平清話隆慶二年戊辰山西平陽民李

良甫已娶妻不相能患腹漏久之賜道隱而月事行

化為女婦王元美有詩紀其事宛委編萬曆十年河南

浙川田官山有兩狼為人所格殺其一狼作人語曰

卷之五

十三

卷之五

十四

我陝西人化為狼苦饑至此奈何殺我時杜有華莊

人啖其肉撫其皮者率皆病死至三十餘人李于田於填注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

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

民死食民述異記長沙有民檻捕虎巨而見一亭長在

檻中云昨被縣召誤入于此於是出之化為虎而去

搜神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母化為烏

斑虎夜去數為民患衆共格之負傷還家不能復人

形伏牀而死齊諧記晉太元元年安陸縣師道宣忽發

狂變為虎食人甚衆經年還復為人遂出仕為殿中

異林卷之五十一

今史夜共人語自云寧化為虎啗人言其姓名同坐

者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號哭執宣送建康獄餓死

齊諧記

異林卷之六

名勝

嵩山最是栖神之靈巖東北出雲有自然五穀神芝

仙藥上有石室石柱似承露盤石脂滴下食之一合

與天地相畢嵩山記中岳上有仙人貝多之樹玉女織

錦之室石髓瓊環玉人金像洞淵記泰山多芝草玉石

下有洞天周迴二千里鬼神之府也福地記泰山比諸

山為最高苑囿神奇故無螫虫猛獸伍緝之記衡山有二

石困一開一閉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平野書華岳山頂

生千葉蓮花東北有雲臺峰上冠景雲下通地脉臺

異林卷之六十一

下有穴昔有人自穴出東方山行云經黃河底上聞

流水之聲華山記恒山上方二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

十九種服之可以度世五岳圖峨眉山去南安縣八十里

孔子地圖言有仙藥漢武遣使祭而求之不得華陽志

峨眉山有洞宮玉戶諸得道真仙之名刊列此宮洞

經王峨眉山去地不下百里上至雷洞平下有七十二洞

地羅綿雲多出於此自雷洞八十四盤得安羅平草

木禽虫悉非世間所有季夏之前雪猶大降有泉煮

未不成飯俱碎如砂粒萬古冰雪之汁也光成記

終南山石室中常有一道士不食五穀自言大乙之

相齋潔乃得見之所居地地肺可避洪水李氏三

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晉

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盃承其

露與猛又見數人爲猛設玉膏山南有上霄石太禹

刻石誌其丈尺里數尋陽天台山有石橋路徑不盈

尺長數十丈上有瓊樓玉閣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

具東晉天台山有金樓玉牕高百丈瑤階玉陛列

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萬人太上一年三

降此宮校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品第仙傳

羅浮山本蓬萊山一峰在海中與羅山合山有洞通

異林宋之六羅浮山有大小

石棧纒頂有聚霞峰高三百丈洞中常有五百花首

真人游會有龍公竹大徑七尺鳳凰栖宿有碧鷄群

飛於絕巘通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邃洞之

中別開天地瓊膏滴乳靈草秀芝非凡骨凡屣可履

也仙傳五臺山有五巒西北阪有一泉木不流謂之

太華泉其比冬夏常冰雪不可居文殊師利鎮毒龍

之所木經五臺山有風穴或接以物則大風震發五

峰之上皆有四海奇寶以鎮其顛東峰則有離岳火

球西峰則有麗農瑤室南峰有洞光珠樹比峰有玉

澗纒芝中峰有自明之金環光之壁每積陰將散又

暑將雨即象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

氣屬天光輝燦平雲表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寬崙一

徑出此巖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

守之仙傳會稽山本名茅山禹治水至此宿衝嶺宛

委之神奏玉匱之書十二卷道甲開會稽山上有草

莖赤而葉青人死佩此草便活鄒國黟山舊名黃山

諸峰悉是積石煙嵐無際雷雨在下其霞城洞室符

寶瀑泉無峰不有歙縣吳興天目山上有霜木是數

百年物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

異林宋之六老僧言天目山至秋八九月霧氣上升

蛟龍池水經下望諸山茫茫如海至冬雲嚴寒滴溜凝結圍可尺

許長一丈餘名曰銀柱經月不消嶺南老子說欲

度難及避水災天目海陵山最爲第一寰宇温州雁

蕩山有東西內外谷諸峰險峻皆包在諸谷之中嶺

外望都無所見東外谷之峰五東內谷之峰四十八

西內谷之峰與西外谷之峰各二十有四建寺十有

八嶺南雁蕩山無土田桑棗兩山東澗水人行盡日

曲折在水中春夏十日九霧雨又多馬蜩蝻人諺言

春遊天台秋遊雁蕩李孝光桐栢山在嶧縣高萬五

千丈是金庭不死之鄉上有黃雲覆之樹則蘇紆珠

碧泉則石髓金精道經言上有桐栢合生下有丹池

赤水真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具

皆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岳是海中三山之流謝靈運

運山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山乃第一峰也

山有八大洞七十二小洞杜光庭青城山有赤石城羊

馬臺瀑布水石梯石筍東北有二石室名龍宮可容

百餘人李膺青城山有上清宮在最高峰頂以版閣

插石作堂殿下視岷山數百峰悉在欄檻下勢如翠

浪東傾又上六十里曰芙蓉平望見西域雪山瞭然

異林吳船太白山在武功縣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

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雨至水經句曲

山秦時名華陽之天三茅君居之有金陵之地四十

八頃是金壇之地肺也居其地必得度世茅君茅山

有龍池養小黑龍十數長僅三十腹有丹書又有喜

客泉鼓掌即洞沸玉晨觀門三清殿前各有左紐古

檜十餘株法堂東有陰陽井井二穴而共一水氣分

寒煥飲之愈疾都穆玉笥山在新淦縣南有三十

三峰六洞二十五壇而亭臺各十一梅福郭杜輪彭

真一袁其立梁杜曼蕭子雲學道于此游覽

武當山跨中原之春廣八百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

巖二十四澗上有軒轅時所植柳梅漢時仙李歷世

弗凋鄭溘武夷山岩石悉紅紫二色望之若朝霞

有石壁峭拔數百仞於煙嵐之中石間有水確巖數

箕籬著竹器等物顧野王所謂地仙之宅也蕭子開

武夷山東南有大王石一名天柱峰方圓十里高五

千尺上有仙橋仙李仙栢仙荔支異卉嘉木多不能

名魏王子蹇得道此山遂化開是石與眾仙居之別

有天地日月星辰五岳四瀆與世無異劉斧

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歷郡城峰頂中裂豁為關

異林卷之六州人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謂之雲雨

山乃神仙之窟宅隋開皇四年北海李清以糜干丈

自縊于此唐高宗末徽元年始出於洞中得書一卷

乃小兒方以授其玄孫藥人無不立愈集異

未嘉臨海東數千里有鏡湖山是慈心仙人修道處

其精舍以瑇瑁為牆瑠璃為瓦又有金城一所器物

悉黃金為之有胡狻子二十餘枚乃龍也廣異

蜀之什邡縣西五十里有蒼華山嶢峴際天山上無

泉春秋暨冬三時皆雪岩下有銀船聖燈之異由山

麓至蒼華名九重天自蒼華而上可四十里為願海

名十二重天視峨巒峻幾五倍天順中有異僧明本

蟬蛻此山諸僧乏木則群禱明本前各諷經咒擊鐸

三聲甫即隨注朱秉器綿州昌明縣有天倉洞廣容

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自然飲食名品極多皆

若新熟軟美其香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齋出洞

門形狀宛然化為石矣洞中左右散麩澆麵堆蓋積

豉不知紀極神仙感雲南臨安去郡數十里有洞曰

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開也兩山夾峙水從

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放舟燃火而入乃

後得洞三層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

人下洞初得石龍鱗甲爪牙皆具中洞則獅象峙於

洞口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舉鐘鼓二石叩之

有聲內有觀音大士半身面如傅粉左軍持右白石

鸚鵡又有石牀一張上洞則僧道各一躡踏相視極

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師仁寶

天台山東有洞入深十里多居人市肆唐乾符中有

兩遊僧經其市間飲食芳香買蒸噉之一僧服氣不

食行出洞門已在青州牟平縣食飯之僧俄變為石

繩自繩下百丈餘有光可行路竊水阻隔岸有花木

一道士對奕使童子刺船至問欲渡否答言當還童

子迴舟鄭復攀繩而出明日石筍塞其穴口括異

形氣

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天子氣埋金玉雜寶於

鍾山乃斷鑿其地更名秣陵金陵鍾山一名蔣山晉

元帝未渡江時望氣者云蔣山上有紫雲時時晨見

都賦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無美孫權令赴

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竅多脚而愈

今餘于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

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饑遂止浴聞

異林

戴洋言於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

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宮

城至巳酉遷下秣陵閻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

人心去就有期公宜更擇佳處不可久住善杭城之

水皆東北向而輪委于臨平湖地勢然也晉武帝時

臨平湖塞而復開占者知吳之將亡自後復塞及陳

主將亡臨平湖復開西廣縣西北四里有廣固城

四周絕澗咀水深陸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中劉

武王伐慕容超不下河間人玄文說祿曰昔趙攻曹

疑望氣者以為繩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

當必陷石虎從之疑遂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
開裕從其言超及城內男女皆病脚弱者大半起遂
出奔爲晉所擒水經注吳興記云豫章土闕高則長沙
虎食人今豫章子城門亦不開嘗一開之虎輒入城
後復開復塞者數矣雷次宗豫章記江陵有九十九洲楚諺
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漕一洲
以充百數僭號數旬而滅洲亦消毀宋文帝初封宜
都王在西忽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未幾龍
飛江漢矣盛弘之荆州記宋文帝在藩一洲自立遂入纂統
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遂沒梁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
異香 卷之六 八

華者必朝此三山陳氏杜杜正倫與城南諸杜系遠求
同譜不許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有壯氣故世世
衣冠正倫建言鑿杜固通水利既鑿川流如血自是
南杜稍不振唐書黃巢之亂有太白山人王甲謁金州
刺史崔堯封曰本州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
寇帥黃巢盜據上京僞號金統恐稟此王氣而生請
掘其山月餘崖崩十丈中有石桶桶中一頭黃腰獸
桶上有劍一口獸見人喞然數聲自撲而死至其秋
巢寇果平續皇王寶運錄成都人徐耕生二女國色而甚貧
相者謂耕曰公非久富大富貴及相二女曰青城山
異林 卷之六 九

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元帝卽位承聖末其
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洲宗懔所謂渚宮已滿自
是也南史梁武帝時謚曰王氣在三餘帝乃於餘干餘
杭餘姚二縣爲厭勝法又有謚曰鳥山出天子故以
鳥名山者皆被鑿而不知長興有餘干山餘畧溪餘
魚浦又有雉山而陳武帝實生於其間西吳野語

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蓮
此二女當作妃后及王建稱號于蜀果納此二女姊
生彭王妹生衍以耕爲驃騎大將軍蜀書安吉縣東
二里有四龍湖在龍清觀左吳越王錢鏐以望氣者
言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鶴飛出化爲四龍西吳里語
閩中興化語曰壺公山若斷莆田朱紫半水遠壺公
山此時方好看蔡君謨興水利引水遠壺公山自後
登第者滿朝搜神記宋崇寧間望氣者言景州阜城縣
有天子氣甚明徽宗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
猶云氣故在特稍悔將爲偏閩之象至靖康之變金

入立張邦昌為楚帝踰月而釋位劉豫僭號齊帝遂

改元阜昌二僭皆阜城人奇河宋時湖州一老僧云

道場山在州南離方文筆峰也低於它州故未有魁

天下者乃建浮屠於山顛云三十年當出狀元大觀

中賈安宅政和中莫儔相繼冠廷試西吳臨川語曰

金石臺高丞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

水中之洲也慶曆六年臨川人裴煜為省魁紹聖四

年汪華復禮部第一未有狀元者能改齋天目山有

東西兩脉東天目之脉萃於餘杭結局於徑山西天

目之脉萃於錢唐結局於西湖度宗時天目山崩識

者云天目崩地脉絕潮不應水脉絕國事去矣西湖

江南之地以得潮為貴松江謠曰潮到湧出閣老嘉

靖壬子湧湖有潮而徐文貞入相嘉靖戊戌太倉至

儀亭而顧鼎臣入閣萬曆戊寅潮至婁門而申時行

入閣未五六年而王錫爵又大拜陳氏徽州府西有

五鬼山尖削主軍民病疫又多火災乃置弓張局於

府右塑三甲士握弓矢以射之又鑿丁字塘於南門

外城中鑿三眼井設通津利澤等坊開水字街以厭

之關莊陰記

異林卷之七

第宅

張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

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忽生一洲年年漸大

及興世為方伯而此洲遂十餘頃商長流縣城西有

梁儀同章獻宅獻少時有南陽人蔡那善望氣云獻

宅應出三公刺史然僅草屋數間而已那宅在城南

悉是瓦屋求獻換宅疑而不許襄沔

隋大將軍史萬歲宅在長安待賢坊初有鬼怪居者

輒死萬歲不信因居之夜有衣冠人來自通云是漢

將軍樊噲墓在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宅所因記其

殺人之故荅云各自怖死非我殺也史為改葬後又

謝曰君當為將吾必助君兩京

張燕公說買末樂東南第一宅泓師戒之曰此宅西

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見宅氣

索然曰必有取土者已而果掘坑數處深丈餘大驚

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而已諸即君皆不終天年燕

公欲填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相連無益也公

卒後子均均皆為祿山委任皆坐死太唐

李林甫宅即李衛公宅也泓師嘗言居此宅者貴不

可言十有九年宰相天下一人耳然吾懼其易製中
門而高之則禍及矣後林甫得良馬甚高以門卑不
便乘遂毀其簷忽有蛇千萬在屋瓦中未幾而林甫
罷相尋藉沒之在位果十九年宣室志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
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從昆仲二人曰石曰程皆登
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晋朝趙令公
家庭有樛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望氣者云此家
合有登宰輔者其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
相北夢瑣言梓人厭鎮出於巫蠱多至亂人家室羣橋

異林

卷之七

韓氏營造之後四十餘年喪服不絕後於積垣中得
一孝巾以輓弁之意謂專戴孝也常熟一家生女多
不貞三世如之後於椽間得一木女子雜數男子中
戲嫌家始清白疾旬野記顧全武廣搜榿栴建宅甚宏壯
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漏漬濕識者以為宅泣竟
未人居而卒葆光錄

建業大江西空地東吳右司馬丁奉宅也奉為孫皓
所殺晋元帝時為僕射周顛宅顛為王敦所害又為
冠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後為袁悅宅悅以事誅司馬
秀又居之亦以凶終宋孝武時為雍州刺史臧燾宅

質反被殺故世稱凶地尚書王僧綽謂宅無吉凶請
以為第始造未及居為元兇所殺南史

揚州青溪有一宅吳將步闡所居闡被誅後人以爲
凶宅不復居之宋檀道濟始復居焉夜中次兒忽被
鬼縛至曉乃解道濟亦為宋文帝所殺異苑

宋襄城索願官湘東太守其父不信妖邪有一凶宅
便買居之多年安吉為二千石當徙家之官大會親
戚酒食既行父言此宅向來言凶吾居多年鬼為何
在語訖如廁便見怪物如卷席索刀斫之便化為兩
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奪刀斫索遂上堂斫殺子弟

異林

卷之七

王

凡姓索者必死願方幼小乳母抱出走藏僅免法苑珠林
唐時末平里宣化寺傍一宅郭汾陽別業也此宅郭
後經一十七主皆以喪去元和中日者冠鄰買居之
夜聞哭聲鄰為作齋設道場七日而宅前崇屏忽圯
有一女子在屏下為改葬之夜夢來謝云是汾陽王
夫人青衣為夫人所怒生瘞其處而置屏云乾歷子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人所居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
氏一人必殞北夢瑣言熙寧中以印經宅更造三司使宅
日官周琮曰此前河而後直太社不利居者始焉元
厚之拜三司使人居之不久謫去繼而曾子宣曾子

厚相次謫之沈存中為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之及謫去後三司官廢宅以之沈氏筆談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宅所子孫輒殘折世人

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宅所為也疑井水赤乃掘

左右地得古人埋卅砂數十斛卅汁入井是以飲水

而得壽神說餘姚縣西有靈緒山昔虞翻登此山望

四郭誠子孫曰可留江北居後世祿位當過於我聲

名不及爾然相繼代興居江南必不昌由此虞氏悉

居江北會稽古志

丘墓

東林 卷之七

四

漢司徒袁安徵時父亡詣卜工問葬地道逢二書生

問欲得好塋地平安以雞酒禮之遂告以善地處云

葬此世為貴公便別去安後果四世五公焉陶明錄

孫鍾富春人孫堅父也事母至孝種瓜為業有二少

年詣鍾乞瓜鍾為設食臨去語曰我等司命即感君

接見之厚欲連世封侯乎欲數世天子乎鍾願天子

因為鍾定墓地出門悉化白鶴宋高祖父墓在卅

徒侯山秦史所謂曲阿卅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孔

恭妙善占墓語高帝曰此誰家墓帝欺之曰何如答

曰非常地也齊高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

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帝時已官

領軍宋明帝甚惡之遣圖墓者高靈文往視詭云但

出方伯耳密白高帝云貴不可言俱南史

管輅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語人曰林木雖

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

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

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魏志

梁武帝丁貴嬪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地將斬草矣有

賣地者因闍人俞三副求粥其地許賂之百萬錢二

副密啓武帝云太子所得地不如此人地於帝吉帝

末年多忌便命市之產貴嬪有善圖墓者言地不利

長子可為蠟鵝諸物埋墓厠厭伏之或可申延太子

後游後池姬人蕩舟覆溺得出遂病卒葬後五年事

也南史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其處

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位減半而

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其子孫

遂昌 荀伯玉徵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

出暴貴者但不得久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

闕道夕死可矣玉姊當嫁前一夕隨人逃去後出家

為尼伯玉以未明元年見誅 杜疑為西荊州刺史

東林

卷之七

五

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瞻天子元帝以疑一目即其人

也會疑改葬父祖帝救圖墓者惡為之逾年疑卒史冊

裴俠年十二喪父哀毀過人將瘞地空中人語之

曰童子何悲瘞於桑東封公侯矣俠宅旁有大桑林

母令瘞焉周文帝時以功進爵為侯官工部中大夫

子祥官長安令史北

王智興微時嘗為一道士掃門每旦為之及母終道

士曰感子厚意吾善審墓地引之出視以竹策表一

處曰窆此君當壽而兩世方伯唐年補錄唐峰本負販者

閩州有墳塋在茂賢草市一術人經過謂峰曰此墳

子孫合至公相若是君家恐不勝福子孫合為盜賊

耳後蜀主開國峰見遇典郡二子道襲皆至節將

鮮于仲通兄弟閩州新井人崛起登將壇望氣者以

其祖墳有異氣降敕塹斷之爾後子孫遂微俱北夢瑣言

吉墓之應年有遠近宋向文簡之父為母求葬開封

城外得識記云縣縣之岡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

之祥術者謂穴在一小民蔬圃中重價得而葬之次

年遂生文簡而欽聖后則文簡公孫女也能收會稽

山周迴六十里北出龍龍葬者甚置唯趙陸兩祖墳

得其正脉二墳下瞰鑑湖湖外有山橫抱案外有峰

為梅里尖乃文筆峰也陸葬後六十年生孫陸佃

尚書左丞趙葬後八十年始生趙抃為太子太師

泊宅越新昌石氏祖塋前後五峰如蓮花溪流平過

其下回環抱揖韶國師所定也葬後數十年孫曾登

甲科者以百數宣和以後頽然衰歇五科無一第者

而里中一民家產寢豐生四子容質如玉或告石氏

是民竊以父骨埋若祖塋上密牲發視果得木桶藏

枯骸其中棄去之民家自此遂微四子亦相繼天逝

陸游會稽志石弼墓在會稽新昌之黃壇墓前有柘樹生

而內向覆墓如蓋每有登科者則柘生特枝一人則

一或三四枝則三四人登科會稽志

吳伯舉舍人知蘇州日謁告歸龍泉遷葬母夫人已

營墳矣及啓堂殯見白氣氤氳紫藤繞棺急復掩之

然頗悔焉舍人竟卒于姑蘇泊宅上舍魯異舊葬巷

山後忽卜兆於下邳遂遷葬焉其中紫藤纏固棺上

或言穴有紫藤吉徵也異斫藤遷之葬後其家浸衰

括異閩越黃孫砂善視墓娶人有世患左目者黃曰

此祖墳有木根傷葬者左目發視果然陳眉公

中書舍人周惠疇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方盛

則出中書一少衰敝則其人死謂之文筆樹自其祖

用珍父養浩至惠疇凡三盛而三中書矣成化下末

此樹特茂而惠疇之兄亮采登進士亦官行人王符

有相羊祐先墓者曰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

斷之相者云墓勢雖壞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墮

馬折臂果至三公幽明錄東陽人舒綽善相冢但視遠

方致來之士便知其地形勢嘗為吏部侍郎楊恭仁

定改葬之地恭仁遣人馳往京師取所擬之地土一

斗示之操筆歷言無尺寸之差又言此處深五尺外

應有五穀若得一穀即是福地世世公侯恭仁將綽

往京掘至七尺得一穴有粟七八斗此地經為粟田

異林卷之七 八

蟻運粟下入此穴也朝野僉載郝處俊為侍中死葬訖有

一書生過其墓嘆曰塋壓龍角其棺必斲後其孫象

賢坐不道斲俊棺焚其屍 英公徐勣既葬至張景藏

視其墓曰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其孫敬業反則天

斲英公棺焚之朝野僉載神龍中泓師善相地語韋安石

曰鳳樓原有一地如龍起伏形勢葬此必累世台座

韋將往視其妻止之曰公為天子大臣潛買葬地恐

禍不測韋語泓曰舍弟紹有中殤男未葬而實此地

泓曰如賢弟得此地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紹

葬其殤男後官止太常戎幕

泓師返自東洛言於張說曰缺門道左有地甚善百

僚中有人貴與公等者乃可稱此否則反以為禍俄

而此地為源乾曜葬其先人後泓師復經缺門見源

氏塋處迴語張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

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十

塋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

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源後果拜相近二十年戎幕

開福州龍平人陳思膺本名聿修開元中遇一客厚

待之客將去語之曰此州上里地形貴不可言乃指

一處曰用此可一世為都督數載喪親遂葬其地他

異林卷之七 九

日拜墓忽見地生金笋甚眾遂採而歸其後數往金

笋又生及服闕所獲多矣因攜金入京值宗人思膺

者以前任誥牒與之因易名賂執政久之遂除桂州

都督桂林風

廬陵人彭氏葬其父塋師言此當世為藩牧郡守但

掘坎深無過九尺而後者掘至丈餘歎有白鶴自地

飛入雲中術士歎恨而去稽神錄蔡端明言地理家說

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坡地深三丈六尺梯而

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

行營高燥者高則遠人燥則避風魏公之塋無乃太

卑濕乎劉後夏英公好術數於洛中得善地迫其塋

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顯富開營域不自督促委之

幹者其地乃古一侍中塋穴也故柳碑刻具在諱不

以白取棺於旁近埋之塋未幾而龍圖死其婦挈貲

財數萬改適次弟又得罪廢焉能改齋漫錄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一冢傳是魯肅墓伯陽婦郝

鑿兄之女也婦喪王平墓以塋後數日伯陽豈見一

貴人輿從遙來謂曰身是魯子敬君何故毀吾冢因

目左右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因發疽死搜神記

宋開寶五年蘇州節度使錢元鏐從子文炳妻丘物

異林卷之七 十一

故訪吉兆于報恩寺側古松區中發得古墓惟一骸

長丈許東一銅鎗西有寶劍而玉環文炳自下取劍

忽一黑蜂螫之悶絕其子知玄號辨昏冥久之始蘇

言一丈夫稱是帝堯之臣繇余氏佐禹理水以功封

吳獲塋於茲尔父奈何發吾版石奪吾玉欄今雖擊

死方隸吾籍宜勿悼念是知宅墓吉凶始諸太古而

冢訟之說不可誣矣羅泌路史注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徙之者嘉靖

中太守袁光翰徙之尔後縣中頗見緋衣貴人出入

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徙他所避之隆慶戊辰南城

吳鑑以進士任縣令下車之日妻張暴卒未幾母張

又為姪所殺疑是其子管而斃之遂被劾去朱秉器

衛靈公死卜塋於故墓不吉卜塋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仍得石柳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

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沈彬有詩名保

大中以尚書即致仕間居高安堂荷杖郊原手植一

樹於平野間戒諸子曰異日塋吾此地違之者非吾

子也若數年卒伐樹掘土文餘得一石柳工用精妙

光潔可鑑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梓一所乃

舉棺就梓而塋之南唐近事

異林卷之七 十一

德清縣有金鵝山古有金鵝出沒其間樵牧或聞其

聲後漢述善侯沈戎塋其下金鵝飛集三鳴而去厥

後沈族通顯故里謠曰金鵝鳴沈氏興今山陽三村

號上初鳴中初鳴下初鳴表鵝異也清志

宋張十五者園中有古窠張因貧發取其物夜聞語

云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諸物遂病

瘡毒日號呼曰殺人竟以死謂枯骸無知可乎樂善錄

異林卷之八

土宜

河西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植之終不活及李嵩居酒泉宮西北隅有槐生焉嵩乃作槐樹賦十六國春秋許洛壤地相接許州宜栢不宜松洛中宜

松不宜栢睢陽近亭僅有兩楹百餘年物也至於杉

則三州皆無之葉少蘊蜀中數十郡所產果木有荔

支橄欖餘其但無龍目樵實楊梅張世南獨石苦寒

不產藤竹家戶編束木器取綿柳條用之沙陀無塊

石寸壤所宜之木唯榆柳而已木東寧夏花馬池興

異林

卷之八

武二營地方沙漠無草止生蒿草通年採積不堪養

馬天順黃河迤西之地產芟箕草彼人用以蓋屋可

以耐久成化十四年令迤西倉場無蘆席處收此草

苦蓋實錄陝西地產苦苔土積香荏烏龍鹿耳韭石芥

黃精榛蕪野蔥木耳樹菽等野菜榛子榛子銀杏仁

棗水桃山剪子山瓜瓢子山秋等野果葛根炭菽子

榆皮薄根百合根等類俱可充饑成化實錄

四川蘇州諸邑各有所產巴西之紗子每匹僅重二

兩宜為暑服魏城繭綳子以一繭造一扇甚輕便

以及羅江犬子石泉猴子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龍安

杏子鹽泉絲子謂之八子龍肉齋宣城士人言吾鄉

產四名物曰漆栗筆蜜陝西鳳州人亦詫其鄉三物

妙絕曰柳酒手謂州境內柳獨青翠公庫酒多美醞

妓人手皆纖白也通齋會稽諸暨有三如之目謂如

錦之桑如絲之布如拳之栗陸游會稽志長沙人詫吾州

有三絕天下不可及貓頭筍一頭重秤斂黑潭取魚

一網千魴巨艦漕米一船萬石倦遊錄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四川無鴿風氣使然

也即仁實北方多蝎而無蜈蚣南方多蜈蚣而無蝎

惟汝寧鳳陽二物俱產此南北之交也紫荆山百鳥

異林

卷之八

俱產獨無翡翠或自它所移置山中輒飛去汴梁城

內無螢火無蟬聲太湖洞庭山無虎無蛇無蝎通

并州無大蒜雖取他州子種之一歲後還成百子蒜

而其蔓菁根絕大如盈口雖取他州子種之還復變

大又并州豌豆度并陘以東山東穀子入壺關上黨

皆苗而不實江南以東羊白而豕黑江南以西羊黑

而豕白凡蛇之死目皆閉惟產蘄州者目開若生而

舒斷兩界所產之蛇死則一開一閉兩雅

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多樹

川蜀多藥又廣西多瘴而未州寶慶正據五嶺皆獨

無瘴高廉諸郡山嵐蔚蒼氣成瘴如坐甕中唯霜降乃可無恙通信州七陽縣偏饒海棠村民伐以

為薪廣南以橙飼豕處州龍泉以葡萄飼豕温州四時

有蘭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說杭州西湖多雜魚而鱖魚最美獨無鰻魚西湖游覽志嶺南無牡

丹即移植者亦不作花或一作花輒不利其主新州產變柑苞大於升移植數百里形味俱變閩中有紅

茉莉蜀有紫繡毬楚有紅梨花燕有黃石榴天台有黃海棠白海棠白紫碧桂花白玫瑰洛陽有黃芍藥

昌州有香每棠儋州有四季荷花陳眉公秘笈

異林卷之八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木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

江水然後紋彩煥發鄭人以榮木釀酒近邑木比遠郊木觴兩重數倍國史補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

蜀多竹炭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煙而耐久邛州出鐵烹煉利於竹炭也陸游筆記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廣吉

州以西則豬白而羊黑蘇秀間鴉皆白或有斑褐者則呼為雁鴉異而畜之宋末高樓異錄

山異

勾踐自吳歸越范蠡乃築小城法紫宮城既成而惟山自至惟山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吳越春秋

羅浮山是二山合體浮山從會稽來今其上猶有東方草木羅浮山記山陰縣西門外百餘步有惟山本自東

武飛來從此壓殺數百家水經注夏桀之時厲山亡去秦始皇時三山亾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山徙者人

君不用有道之士也搜神記杭州飛來峰界手靈隱天竺之間晉咸和元年西德慧理登而嘆曰此中天竺

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仙靈隱窟今復尔否因樹錫結菴名曰靈隱西湖志熊溪南帶移山其山

本在水北一夕中風雨且而山移水南矣又始興縣有靈石高三十丈廣員五百丈本在桂陽武城縣因

異林卷之八一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一名迷石水經注武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涌

出高三百尺有池周迴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則天以為休禱命曰慶山唐世說寶曆元年資州

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石可兩楹屋大從此山忽吼湧下山越澗却上坡可百步其石高二丈又未昌年

於太州敷木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麥瓏依然仍舊輞野會載大中初年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一夕風雨且而忽有一山三峰皆十餘丈

有神自言商於之女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山乃吾所

持來者名曰女靈二水小續宋淳熙庚子三月中吳縣等

隆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石所經草木皆壓藉宛然

行跡可驗識云西山石移狀元南歸明年平江人黃

由果魁天下成續慶元二年六月台州黃巖縣大雨

水有山自徙五十里聲如雷草木塚墓如初而故址

為淵時臨海縣清潭山亦自移宋史元至正十五年陝

西大風雨一縣有大山西飛者十五里舊基決為深

潭草木廬州有浮槎山自海上浮來一梵僧過而指

之曰此耆闍一峰也又紹興城西有獨婦山自蜀飛

來帶兒婦二十餘人善織美錦蒙守熙寧癸丑華山

異林 卷之八 五十一

阜頭峰崩降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

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

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

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

廬舍比水退皆不壞此山殆空行而過也陸務觀

正統己巳陝西山鳴三日移數里崩壓民家數十戶

成化庚子雲南巨津州白石雲山裂而中分半走金

沙江中王文祿吳城西四十里有蝦蟆山弘治乙卯

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民驚呼曰山走矣老種譁然

山亦隨聲而止去舊基數畝矣明年丙辰崑山朱希

周狀元及第後旬弘治十八年六月丙子陝西臨洮

府河州沙子溝夜大雷雨山岩崩約移八九里崩處

裂為溝壓居民三戶男婦二十一人以暨田廬牲畜

俱陷國朝實錄嘉靖丁未西安澄城縣界頭嶺晝夜吼聲

如風數日四裂東西各去五里南北各去十里基淪

為河海沂嘉靖乙卯十二月山陝河南同時地震陝

西尤甚有聲如雷山移數里地裂水溢西安鳳翔慶

陽城皆陷覆壓人民數十萬尚書韓邦奇光祿卿馬

理祭酒王維楨同日壓死震數月乃定江盈科雪嘉

靖中關西地夜震渭南平野中舊無山處忽有一山

問之居民竝云地震時大水湧至浙江通志

地異

由權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謹曰城門有血城當

陷沒為湖有一姬數往窺之門將知其故適以犬血

塗門姬見血走去俄而大水其縣果淪為湖搜神

武強縣有人於道上見一小蛇持歸養之名曰擔生

長而吞噬牲口里中患之遂捕此人繫獄擔生負之

而奔邑淪為湖今謂之即君湖水經注武強縣有崔和

者養擔生蛇而陷其地弘治間鄉人由氏鑿井數丈

猶見磚甃垣墻甬道依然可識則當日城陷之事情

矣真定府志歷陽屬九江郡中有老嫗常行仁義一日有

兩諸生語之曰此國當沒但視東城門闔有血便走

上山勿顧也嫗如言察之一旦見血便走上山國沒

為湖淮南子注武原鄉淪為柘湖後於其處置海鹽縣水經

漢安帝末初元年六月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

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後漢書宋宣和七年七

月蘭州地震陷數百家倉庫俱沒宋史唐開元八年

六月京師興道坊一夕陷為池居民五百餘家悉沒

不見集異志百家灣在香河縣北其水無源四時不竭

昔有居人百餘家俱淪沒於此至今風雨昏晦常聞

異林卷之八七

雞犬之聲一統志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羊問於仲尼曰吾獲狗

何邪荅曰木石之性變蝸蝻水之性龍罔象土中之

性曰羶羊非狗也晉書元康中吳郡委縣懷瑾家聞

地中大聲掘入數尺得太子雌雄各一猶未開目哺

之而食長老言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瑾置故處覆

以磨礬宿昔而失之又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懸聞牀

下犬聲既而地坼得二犬子養之尋死搜神記掘地得

狗名曰賈掘地得狗名曰邪掘地得人名曰聚夏地志

晉末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鴉飛出蒼者冲

天白者止陳留孝廉董養知其為五胡之兆曰蒼者

胡象也晉書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甕長尺

許屋棟間乃自漏秫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止後

忽有一青蛇在梁上糞金陽遂為富兒異苑

五代時劉知俊鎮同州掘得一物重八十觔狀若油

囊雷源曰此冤氣所結也昔王世充據洛修河南府

獄亦獲此物乃冤死囚人精糞入地聚為此耳請以

酒澆之或可消釋黎城錄元豐中修城浚濠掘得一物

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它所荷鋪昇之者皆死孫承

宋治平丁未漳州地震裂數十丈濶丈餘有狗自地

異林卷之八八

中出視其底皆林木蔚然睽車志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以問東方

朔朔曰可試問西域胡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

洛或以此灰問之荅曰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

此劫灰之餘也曹毗志韶州岑水場掘地二十餘丈即

得銅其後銅漸少掘地至七八十丈後夫言地中發

惟至多有冷煙氣中人即死又有地火自地中出一

出數百丈能燒人後夫亟以面合地火自背過乃免

有臭氣至腥惡人間所無者忽有異香芬馥其運出

地中沙土為風所吹即火起燁燁楊公談苑萬曆丁酉年

河南採鑛泌陽縣南三十里諸洞得鑛甚微四月

礱俱化為青泥又有白泥疊出如腦髓洞中忽作猪

吼黑白二氣熏蒸而出觸人鼻極其臭穢陳智公聞見錄

元至正丁未太原地大震凡四十餘日又震裂壤民

居舍火從裂地中出燒殺數萬人草木

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墜子掘地二尺來忽陷丈

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以之醞酒其味濃厚葆光潭錄

州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

不可食色黑如炭能改錄

水品

其林 卷之八 九

漢水與蜀江之水性各不同漢水鈍弱不任淬劍唯

蜀江猛烈是大金之元精也潘元濟水性重伏流地

中今歷下發地皆是流水乃濟所伏也范括解州鹽

澤方百二十里又雨不溢久旱不涸瀟水正赤俗謂

之蚩尤血中間有一甘泉其北有一水謂之巫咸河

大瀟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之

則鹽不復結故人築大堤以防之華高奴縣有瀟水

肥可以難可接取用之水經注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

其水有脂如煮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燃之極明

但不可食北方謂之石漆博物志四川嘉定犍為出泉

如油人取燃之以代燈燭本朝正德中方出世錄

庭州有霸水金鐵皆漏唯瓠葉承之則不漏博物志西

海有悉唐之岳出水如脂能滲透金鐵唯牛角可貯

之南人以塗木上象至輒不去又婆羅門有畔茶怯

水出山石坎中而七色能消金石草木以手探之亦

腐取者以駝骨乃得餘論西域苟夷國山上有石駱

駝腸下出水以手暨金鐵承取即便透過唯葫蘆盛

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遇仙異苑揚子江心中

冷泉以錫器盛之則漏草木信州鉛山縣有苦泉流

而為澗挹其水熬成膽礬可以浸鐵為銅沈氏銅陵

其林 卷之八 十

縣南十里有銅官山山有泉冬夏不竭可以浸鐵烹

銅一統志南劍州天階山乳泉服之登山嶺如飛嶺表

員丘之山上有赤泉飲之不死括地廬陵城中一井

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者作粥金色因名金井異物

江乘東南三十五里有半湯泉半冷半温共同一壑

地記漳州界有烏脚谿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

不可飲飲輒病瘴疔有一羸病人誤墜沒頂拯而出

之舉體墨黑而宿疾並除頓覺康健筆談西南夷蒲窩

之外有毒泉鳥獸飲之立死緬甸有江名曰粘利其

水鹹黑人馬皆不敢飲朱乘器

潮州長興有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

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乃出事訖便涸宋季屢加

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

溉千畝蘇軾詩冊陽練湖上觀音寺中一小井其潔如

玉名玉乳泉紹興初有宗人攢壘祖母於井左泉遂

壞黑如墨汁及改遷旬日泉復如故張世南紀聞

齊桓公家東有女水甚神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上

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絕西陽水在陽

城此水有時窮通宋世嘗絕而復流劉晔賦通津焉

異林 卷之八 十一

魏太和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即任未暮是水復通

澄瑛盈川海岱之士咸頌焉先公者道元之父鄴範

也水經注岐山縣周公廟側有靈泉出岩石門相傳世

亂則竭世治則出唐世久竭矣大中二年十一月朔

泉忽五處併涌守臣崔珙以聞王子充集貴州有紫泉在

江北去城百步相傳天下治則紫泉出洪武元年仲

冬已未泉流溢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州守鄒天

琦為紫泉頌宋景濂橫州學宮西北江邊有一穴每鄉

舉之歲春分前後有紫水自穴涌出流繞賢宮則中

式之士居多嘗一科之春紫水直至州城門外其年

卷六人 王濟曰 詩手鏡

澱水縣南有朝夕塘水從山下注塘一日再增再減

盈縮以時同於潮水桂楊有斟水出東崑下穴口若

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而注漚水水經注雞

籠山下澗中有涌泉溢出如潮水時刻不差朔望尤

大號為潮泉常如沸湯張僧鑒濟陽記婺州浦江縣有泉名

日月泉晦日則涸月生明則漸瀉既望則滿林泉隨筆雲

南安寧州有海眼泉一日三潮隨涌隨涸雲南志桂林

城東三十里有潮水巖夜半則潮上巖日中則潮下

巖每日如常略不愆期號聖水巖廣西通志貴州城外有

泉林 卷之八 十一

漏洩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不差魏林伐山

魯國卞縣有姚墟墟有一澤方十五里渌水激渟澤

西際阜卓側有三石穴廣員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

盈漏數夕之中傾陂竭澤居民識其將漏豫為水曲

郭其穴口魚鼈不勝載矣水經注姚墟漏澤各有區別

所謂車箱漏鼓漏土漏雞漏豬漏春積水秋多漏

竭在今兗州泗水縣又兗州東南接沂州界有陂周

百里深可袤丈春雨生魚秋晴則一夕陷下而無餘

名曰漏陂將漏即有聲如風雨率一二歲一陷莫知

趨向深淺玉堂巴東火烽舖東西二溪水皆流入山

下洞中不知所往堪輿家言地有此水者土人多竊盜渝州龍洞舖亦有之酉陽有相思洞其木稍大每罪當死者輒從洞口投之竟無出者朱秉器精談

湘陂村有圓木廣員二百七邊水煖而濁一邊清

可見底玄素既殊涼暖亦異名曰除泉石陽縣有井

其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皆金色而

其芬香木益注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發源相去數尺

熟泉可淪雞豚冷泉常若含冰幽明錄管谿周員丈餘

水極沸涌如猛火煎油聲裴氏廣州記句容延陵李子廟

前有井及瀆恒自涌沸故名沸井苑始興靈水原有

泉泉溫泉涌溜如沸時有細赤魚出遊始興東萊郡有溫

泉恒沸鳥陸輒爛述征記太山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

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洗心跪挹則泉出如流多少

足用若或汚慢則泉縮法苑珠林夔峽灑灑堆左岩上有

大石謂之洞石題曰聖泉初無水也欲飲者擊石大

呼曰龍王萬姓渴矣則泉木自石下涌出冬月其熱

如湯夏月涼如冰雪王聖開見錄鷄足山岩畔有金鷄泉

僅容一盃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

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雲南通志貴縣西北有司

命井潛通大江汲飲者多者年若水竭則人疫歲歉

廣西通志天竺國有聖水能止風濤蕃商以琉璃瓶盛之

遇風濤時以水灑之立止坤雅瓜哇國海水鹹苦唯

一村曰杜版在海灘上有水一泓其淡可飲稱曰聖

水昔元世祖遣史弼高興伐瓜哇舟中乏水乃祝天

插鈴于此其泉隨涌兵威遂振殊域周咨

出陽關至于甸路經陷河伐檉置中乃得度又川廣

之界惟一小河淖蒞而深今古不得度蓋弱水也史

注無定河有活沙人馬履之百步外皆湏湏然動如

人行幕上遇其一陷則人馬應時皆沒沈氏筆談

異林

卷之八

十四

異林卷之九

水異

吳孫權太元元年辛未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搜神記江海大約六十年而有變唐高宗顯慶元年丙辰九月温州海水溢壞安固未嘉二縣文宗開元丙辰七月洛水溢沈舟數百艘代宗大曆丙辰七月杭州海溢昭宗乾寧丙辰四月河圯滑州宋真宗大中祥符丙辰九月雄霸州河汎溢神宗熙寧九年潮州海潮漲溢皆六十年一變也文獻通考本朝天順六年壬午八月海溢

異林 **卷之九**

嘉靖元年七月海嘯萬曆十年七月江海嘯皆壬午歲也王余州別集元至正初年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閣於塗露有錢貨無數人爭取之潮輒至走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謂之江嘯亦壬午歲也草木子杭州謂之關潮宋末元兵入杭海潮三日不至宋以之亡至正壬辰浙江潮亦不波未幾而張九四據浙又至正戊子末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高坡上三二十里死者千數時人謂之海嘯草木子錢唐江日有子午潮識謂潮過夷亭則當出狀元宋末潮過夷亭而衛溼狀元國朝自嘉靖甲午而後非唯不能過夷亭而錢

唐江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湖侯野記

慕容晃征平郭遠海為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問

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王隱晉書元至正間杭州西

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異西湖志至元癸巳

七月泉州海水日三潮丙申正月汴河冰五色如繪

三日方解昭代典則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

遂成冰柱高五丈周圍如其高中空而傍有穴數日

流賊過文安鄉民人冰穴中避賊得全土人謂之河

僵楊州修志嘉靖十八年通州海門各塩場海溢高二

丈餘溺死民窳男婦二萬九千餘名口江一山通志正德

異林 卷之九

十年蒙化府地大震池中水立雲南通志萬曆十年壬午

七月戊辰大風雨拔木江海及湖水俱嘯涌漂沒太

倉常熟崇明嘉定吳江人畜以萬計考之嘉靖元年

壬午七月戊辰亦大風雨江海嘯漂沒人畜廬舍亦

如之是日俱有龍火之異皇明奇事

五代清泰元年甲午百川水淺人言比舊十無二三

滄州父老言海水縮狹四百餘尺潭沲乾涸絕流者

數月是年大熱深室鐵器如燒溺死者無數說郭耳

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汎溢為害墨樓錄

夏桀十年地震伊洛竭商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蕭紂之世河洛竭周幽王二年涇渭洛三川竭岐山

崩敬王二十六年洪絕于舊衛二十八年洛絕于周

元王六年晉滄絕于梁丹水三日絕不流貞定王六

年晉河絕于扈竹書紀年唐貞元二十一年夏越州鏡湖

竭唐志

周靈王二十一年殺洛二水關將毀王宮王壅殺水

使北出國語唐德宗貞元乙酉朗州熊武五溪水關倍

宗中和癸卯秋汴水入于淮水關壞船數艘唐志宋紹

興甲子五月饒州樂平縣何衝里田水西行高於平

地數尺里南程氏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有

異林卷之九

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閉于杉墩十刻乃解各反故

壑文獻通考成化時貴州普定衛滾塘與閑搨池二水相

關敵面波濤不可逼視明且其水一涸一溢侯向野記

周景王十四年河水赤於龍門三里貞定王十二年

河水赤三日顯王二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竹書紀年

漢安帝元初二年潁川襄城臨水化為血晉安帝元

興二年錢唐臨平湖水赤齊東昏末元元年七月淮

水變赤如血陳後主至德元年江水赤如血自建康

至荊州禎明元年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唐長慶元

年七月河水赤三日咸通七年鄭州永福湖水赤如

凝血者三日光啓元年正月潤州江水赤凡數日蘇志

通正統丙子秋杭州貓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即蘇志

隆慶六年五月杭州龍目井水化為酒昭代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後漢書

元至正壬寅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河魚歷歷可

數草木子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二門磧下至

孟津清五百里凡七日順帝憐然曰黃河清聖人生

當有代朕者既而太祖實應之正德七年正月黃河

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凡五日蓋世廟受命之

符也雪清小書

異林卷之九

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括地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

之東加榮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火生十二

月火滅唯正月二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

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行人

以正二月取柴為薪燒之無盡取其樹皮績為火浣

布玄中南海之中蕭丘山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

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

正著此木木但小焦黑或以為薪但不成炭炊熟則

灌滅之後可更用抱朴子武周縣有火山上有火井南

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測炎勢上升常若微

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亦名榮臺小經南方

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

夜火燃得風雨不滅中有火鼠重百觔毛長二尺細

如絲縷以水沃之則死結其毛為火浣布神異蜀郡

臨邛縣有火井夜時火映上昭民以家火投之頃許

如雷聲火猷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

搜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

斗塩家火煮之得無幾也華陽國志

遼東西北有大宗烽火臺去臺五里有火穴彼謂為

異林卷之九

煙煨池夜望光明如晝或有物去池三十步無巨細

入池中莫知記數深淺物類相覆龍山有火井土

人卽地掘坎深尺許便有水泉涌出如沸少選漸盛

火燁燁浮水面以木引之卽燃蓬溪志火山軍人言火

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鑿所及烈燄應手涌出陸游

潼川州雲臺山東五里有火井常時覆之若投火少

許卽騰燄數丈井之四旁有塩竈數十環之各以大

竹刺其中引火至竈而竹不燃朱乘器

帆殷國南界有火山山旁石皆燦流下數十里乃

凝堅人取以為藥卽石流黃也白氏斯伽里野國有

山山上有深穴四季出火國人取大石重千斤者擲

穴中須臾爆出皆碎每五年一火從穴出流轉至海

邊復迴所過林木皆不燒遇石則焚之如炭埤雅

泥婆羅國西南至頗羅度來村東坎下有一水火池

將家火照之卽有火焰從水中出以水沃之其焰轉

熾漢使曾於池架釜炊飯得熟彼人云曾經以杖刺

著一金匱令人挽出不可得相傳是彌勒佛富來成

道天冠金火龍防守之此池火是火龍火也王玄策

岱山東有員淵千里孟夏之月水騰沸以金石投之

則爛如土孟冬之月稍燠澗中有黃色烟從地中出

異林卷之九

山人掘之入地數尺得燠石如炭或有碎火有草名

養蝗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灸人衣則燠鳥獸不敢近

也以枝相歷磨則火出又宛渠之國有燠山其土石

皆自光明鑽斬皆火出大如栗暉曜一室昔炎帝時

國人獻此石又申彌國有火樹名燠木屈盤萬丈雲

霧出於中間折枝相鑽則火出有鳥若鷄以口啄樹

燠然火出聖人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燠人氏王嘉拾

漢宣帝地節元年上郡沙中夜有火出如粟而不熱

伏侯古積油萬石自然生火晉泰始中武庫火積油

所致也博物志陳師道云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

皆能出火後山余在京師見馬草中火發在陳留縣

見油篋火發在秦州見乾蝗堆中火發在劔州見積

聚油紙中火發皆濕熱道蒸於內所致也吳綾

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出矣晉

晉惠帝納羊氏為后將入宮衣中忽火光生後劉

曜入洛以羊為嬪嘉靖甲申餘姚胡東皇官四川

憲副累平劇賊每夕衣上有火星爆炸聲揚州

嘉靖中祠部郎寧波陳紉之解衣有火星出衣中及

梳髮火星又自髮中出西湖遊

洪武丁卯湯信公持節城沿海諸鎮夜雨水暴至死

者甚衆水上有火萬炬習海事者言鹹水夜動則有

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霏雪 洱海水

面火高十餘丈五嶽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有物大如甕

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發民咸謂之火殃開元

五年洪潭二州有火精燉燉而赤書行人間至處火

發考之晉世王弘為吳郡守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

幡飛向人家尋即火起朝野弘治九年六月宣府鎮

南口墩天雨降火光明發刀鞘中龍起煉化刀尖燒

傷墩軍二名陳氏正德七年三月餘干仙居寒夜大

雷電以西北風有火箭陸旗竿上如籠燭戍卒撼動

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發火鉸衝之其火四散闔寨

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長語正德七年三月山

東秦始皇廟鐘鼓自鳴火發桑樹上樹皮燔而枝葉

無損廟宇蕩毀而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庚巳

金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畷震劉向傳曰周室衰微宗

廟寶器將遷也 漢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

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

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

吳林卷之九 去漢哀帝元壽元年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

鳴漢書魏時殿前大鐘無故自鳴張華以為蜀郡銅

山崩故鍾鳴應之已而蜀山果崩晉中朝有人畜銅

深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擊張華云此盤與洛鍾宮商

相應耳錯之令輕鳴遂止魏繁昌縣有魏文帝受禪

碑碑上六字生金水經魏明帝青龍中取長安金狄

承露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下因留霸城異晉

惠帝元康二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乃止

晉懷帝末嘉元年項縣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

可採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集異 庚冰令郭璞筮

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

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

妾房得一白狗子身至長而弱將出示人忽失所在

又墓碑生金俄為桓温所滅晉書符堅時西河有鍾在

水中晦朔輒鳴聲悲激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

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著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晉陵湯既財數十萬三吳商賈資以治生者輒得倍

直既死後所埋金皆移去鄰人陳氏家異苑

魏節閔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鬚悉具左丞

魏季景曰張天錫時有此事其國遂滅洛陽伽會稽

靈嘉寺鍾本于闐國寺鍾也因風雨飛來有天竺僧

過此識而知之會稽志廣西太平州有一鍾自交趾思

琅州飛來夜常入水與龍關天明復舊所正德已卯

盜斷其紐及唇靈惟遂滅太平府志

雲安龔播販蔬果自業結廬江邊一夕風雨晦冥見

江南有炬火呼渡船濟急播獨棹而往至則執炬者

什地視之金人也長四尺餘播即載歸經營販鬻不

十餘年遂為三蜀大賈河東記宜春郡民章乙以孝義

聞數世同變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賓客方外皆

延納之一日晚際有兩少婦端麗請門求寄宿章氏

諸婦忻然延接就寢一小子弟潛升榻就之其婦身

冷如冰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觔其家

五百餘口富盛無比玉堂閒話巴巫間民多積黃金每有

聚會即於席上羅列三品以相誇蜀將張彥典忠州

競於貪虐因而作叛攫其金銀莫知紀極後於私第

別構一堂以貯其金忽一日屋外有火煙頻起而無

延燕之處開篋視之金悉空矣北夢瑣言江南陳濬尚書

言其叔父某性踈簡喜客嘗有兩道士詣陳求宿舍

之廳事夜中聞二客牀壞有聲若無人者秉燭視之

其一亡去其一白衣卧壁下乃銀人也稽神錄

哈密有礪石謂之喫鐵石剖之得鑲鐵殊域唐天寶

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其

地為平陸縣又夏侯攷開貞陵于堅石中得金釵半

股其長如掌陳眉公秘笈

唐武后垂拱三年七月魏州地出鐵如船數十丈唐書

宋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晉州神山縣谷水泛出鐵方

圓二丈三尺重七千觔宋史政和間長沙益陽縣山溪

流出生金重十餘觔又出一塊重四十九觔宋史

分宜縣昔有漁者釣得一金鎖長數百尺又得一鐘

如鐸狀舉之聲如霹靂山川震動漁人恐沈於水中

或言此秦始皇帝驅山鑿也志

西方日官之外有山長十餘里廣二三百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不雜土石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

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其銅似金可鍛以作錯

塗之器也神異元延祐間佛林國來朝言其城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取水銀者先

於近海十里掘坎穿數十然後使駿馬健兒皆飾以金箔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沸涌如潮而來

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逐至若行稍緩人馬皆

為水銀所沒矣人馬既遠水銀勢力漸微遇坎井則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以香草同煎便成花銀陳寔

金一也產於金沙江者紫色光瑩產於麗江者色赤而沾垢膩銀一也產於梁山者白瑩而有茶花黃

點撲之有聲琤琤然產於細花明光諸場者微有鉛色撲之其聲黯麗江府產金尤多每雨後其金散於

如豆如粟大者如拳破之中空有水亦有包石子者銀則穴地數十丈取礦石鍊之其所產最盛者莫如磨乃場博物志

異林卷之十

南州朱謀瑋鬱儀纂

珍怪

常山張顛為梁州牧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為圓石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

印顛以上助藏之秘府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飛入其懷探之失鳩而得一金鈎遂實

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搜神江嚴於富春縣清泉山遙見一紫衣美女就之數十步遂隱石下如此

數四乃得一紫玉廣一尺又邠浪于九田山見鳥狀如鷄色赤鳴如吹笙射之即入穴遂鑿石得一赤玉

如鳥形列異荆州刺史沈攸之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夜輒脫置枕邊有時失去曉則

復還蹠下每有泥宜室唐太宗於普陽宮得一玉龍子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藏之內府玄

宗時每京師憊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巖洞元中三輔大旱玄宗復禱涉旬無雨乃

密投南內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明皇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鑲之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杜陽

德宗常幸興慶宮於樓壁間得寶匣中獲玉鞭文曰
軟玉鞭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難以斧
鑿鍛研終不傷缺世陽執金吾陸大鈞從子之妻常
夜寢中聞啾啾聲於枕邊攬得二物燭之皆白玉
豬子也其六數寸狀甚精妙自此財貨日增有求必
遂名位遷騰如此二十年一夕失之紀異

則天時西國獻毗婁博義天王下頷骨及辟支佛舌
并青泥珠一枚頷骨大如胡牀舌青色大如牛舌珠
類姆指微青后以珠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有胡
人見珠以十萬貫買之后聞之追取問貴價市此何

異本

卷之十

一

用胡言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
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而寶可得矣又扶風逆
旅有一方石在門外一波斯胡人見之盤桓數日以
錢二千求買之剖得徑寸珠一枚破臂腋藏其內汎
海行十餘日船忽欲沒舟人知是海神求寶欲取胡
人投海胡人俱而出珠海神便出一手捧珠而去又咸
陽岳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珠大如瑞梅歷代不
以為寶天后時有士人戲取去以示賈胡求價千緡
群胡大笑云何辱此珠乃與錢五萬緡又邀士人同
往東海上以銀鑪煎醞酬又以金瓶盛珠於醞酬中

重熙七日有二老人暨徒衆數百齋持寶物來至胡
所求贖此珠故執不與後數日復持諸寶山積又不
與至三十日有二龍女投入珠瓶中珠女合而成膏
士人問故答曰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群龍
惜女故以諸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願世間之富邪
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廣異大食國有一
水珠狀如片石色赤夜有微光高數寸每軍行休
時掘地二尺埋珠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紀

開元中蜀賓國貢一上清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
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四方忽

異本

卷之十

三

有水旱兵革之災虔懇祝之無不應驗西陽雜俎
晉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屍已朽爛烏
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如此非一潛
乃就着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遂拔取之既而衆烏
爭集無得驅者續齊諧記杜陵韋弁開元中舉進士寓遊
於蜀宴鄭氏亭遇仙姬十數自稱玉清之女贈以三
寶曰碧瑤盃曰紅粧枕曰紫玉函後至廣陵市有胡
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
遂以數千萬為直而易之宣室志乾元中江淮間一波
斯胡人腋下有小瓶大如合拳云瓶中是紫珠羯人

待之者為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廣異記

唐安史定後魏生者避亂嶺南還經虔州因暴雨後登岸肆目忽於砂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見石間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取致書篋以示胡賈胡言此寶母也每月望國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皆自聚原化開元中鞏縣孝義橋有尼名真如其行高

潔肅宗元年十一月中忽為天帝所召謂之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今以神寶壓之授以小囊有寶五段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

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能辟人間兵疫邪癘二曰玉鷄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教瑩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又出八寶一如意寶珠圓大如雞卵置之堂中明如滿月三曰紅韎鞞大如巨栗赤爛如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不可破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五曰皇后採桑鈎二枚長

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是金銀又類熟銅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濶寸許膩如青玉而無孔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之陰室則燭耀如月翌日真如諸縣以狀聞州杜陽編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褰夜明犀盆可容十斛裹以五絲絲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仍以九色真珠綴之犀類通天犀夜則光照百步杜陽編海外一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類水精中有樓臺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廣德神異錄

會昌元年扶余國貢二寶一曰火玉色赤長半寸上銳下圓光照數十步可以燃鼎二曰澄明酒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三曰風松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一樹形若古松盛夏置之殿內颯颯如有涼飈生其間宣室志長慶中進士張無頗遊番禺遇一善易者曰袁大孃授以玉龍膏一合子云可起死還魂仍予一暖金合盛之云寒時出此合則一室脂熱久之南海廣利王召無頗治其女病飲以玉龍膏女病立愈遂抽翠玉雙鸞篋貽之王出駭鷄犀翡翠玳瑁玉明瑰以謝焉既歸番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太平廣記

唐內庫有青酒盃紋如亂髮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溫

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曰自爇盆孔平仲談苑

宋政和間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為瑪瑙動以千百伊

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斤癸辛別怯赤山出石絨

織以為布火不能燃阿合馬請遣官採取即古所謂

火浣布也元時瑩人入海取珠得珠子樹數擔其

樹如極枝珠生於蚌蚌生於樹樹生於石瑩人鑿石

得樹以采珠真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

礮而後成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

所不能傷者乃真玉也蘇子瞻梁惠舉禪師隱會稽

山陰縣華寺梁昭明太子遺以金縷木蘭袈裟紅

銀澡瓶紅瑠璃鉢齊惠卿家有軟玻璃盃通天

犀火浣布三物得之廣船火齊狀如雲母紫色

而有光照之如蠅翼積之則如紗縠或稱為紫辣凡玉

凡玉入火皆拆裂變色唯諸色鴉鶻石入火色愈精

明葉文莊鴉鶻者西域寶石也彼俗謂為亞姑宋禁

宋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中有翡翠盃一隻似玉而

碧以金磨之則其屑紛紛而落歐陽文忠家有碧玉

罍一件即翡翠也神龍所伏之窟多異珍寶石

鴉鶻之類饑則舐石絕不飲啗昔有海商遇風飄至

一島墜入龍窟極苦饑渴見龍時時舐壁間小石商

人試取小石含之頓不饑渴一日聞雷聲群龍相繼

騰升此人挽龍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含寶石貨之

致富致富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於其國中鑿井得

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即貢上

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潤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

可致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絕無比理宗時張循王獻白

玉簫管長二尺中空而瑩薄韓蕲王獻白玉笙一摺

其薄如鴉管其聲清越云在北方軍中日得之錢

武肅王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命許彥方繫帶試水

水開七尺許西瀾遊西蕃紫荊謂之灑海刺以之作

履履霜應時霜解海中有珠名普集眾寶此珠若在一

切眾寶常不散失有寶珠名種種色在大海中雖有無量眾多

駛流入於大海以珠火力令水銷滅而不盈溢真

真金得迦私藥著於火中轉增淨羅姿藥變千兩銅以

為真金藥分無減所唯帝釋青寶及大青寶其價最大

金置凡金中令彼凡金猶如墨聚失於明照海採寶者

言海外有醉果氣味絕香食之珍美一醉

七日始解其樹名爲樹寶搗而燒之以薰瓦石悉成
 珍寶一枝之值可二萬金警諭梵天宮殿微妙可愛
 皆七寶間成七寶謂金銀琉璃頗梨赤珠磲碼磲
 也起世鬱單越國常有自然釜鑊有摩尼珠名曰焰
 光置於鑊下飯熟光滅不假樵火長阿含經明月摩尼珠
 多在龍腦中有福衆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
 一切寶物飲食衣服隨意皆得此珠者毒不能害
智度論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若無此
 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唯娑
 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盡
 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中有四
 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能變海水爲酪
 二名離潤光明大寶能變海酪爲蘇三名火珠光明
 大寶能燃海蘇究竟無餘四光明大寶能令海蘇末
 盡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皆漂沒華嚴
 大林邑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澤中遇離車捕一
 龍女欲殺食之此商以八牛與賈此龍女放池中龍
 變爲人要商入龍宮云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
 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贈商人八餅金云此龍金截
 已更生用之不可盡備祇如來甚深妙法其堅牢如

摩尼寶無人能破如天德瓶能與安樂如吉祥寶布
 看難得如如意寶能破貧窮如轉輪王所有輪寶能
 伏諸怨如摩尼珠隨心所求能雨衆寶如天妙寶取
 爲微妙如真金入火不變地現經
 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其
 時則碁子明朗如月循環不休又李雁山宋宗眉見
 一鑪幕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太平清話滇南寶井中出
 一寶石中有玉蒼蠅二頭置之几上能辟蠅中官以
 三百金購得之工部郎董夏鎮河工濬河得魚腸劍
 一枚柔可繞腰如帶圍翁中丞得之陳眉公書宋時有
 人發太原高柴古墓中得古瑠玉盤螭一螭角上有
 一小鼠或名太虛鼠又云虛木相符皆不可曉陳氏
 新安有人得一石子水濱狀如鵝子青瑩可愛揚不
 棄以千錢易之攜入京師一外國人數來看之曰此
 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貲隆價頓重兩殿供事者
 以千金易去遂爲禁中重寶胡應麟
 漢高祖戚姬有百鍊金瓠環照見指骨 戾太子敗
 宣帝方幼被收繫獄臂上帶史良娣寶鏡一枚大如
 八銖錢身毒國物也能照見妖魅 文帝時南越王
 佗獻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

二條置積草池中號烽火樹至夜光景欲燃 高祀

初入咸陽宮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

口銜燈燈然則鱗甲皆動又有玉管長二尺三寸二

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滅有

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皆明人直來照之影

則例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俱西京雜記

唐玄宗時交趾國進辟寒犀一株色黃如金冬至日

以金盤置殿中温温有暖氣 張說為宰相得一珠

緝色有光名記事珠或有遺忘手持弄之便覺開悟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温如玉枕之而卧則十洲

異林 卷之十 十一

三島盡在夢中名為遊仙枕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

尺餘青堅如鐵名曰瑞炭燒之無燄而有光經旬始

燼甕國夫人有夜明枕設之幃中光照一室開元天寶遺事

李潛所記物之異聞有雷公鎖辟塵犀簪煖金魚袋

青龍皮鄱陽王墓中自動墨研日中軟杖子龍腦香

崑崙子元先生贈常舟尚書鮫綃鏤白玉香囊并玉

鎖子長二尺餘異竹篴長二百餘尺黃楊枕文有仙

人乘龍形桃源洞中仙人碁子不生澄鐵腰帶韋寂

尚書夢中所得軟羅額巾西蜀織成蘭亭罽國黃

金衣筆管上鏤盧思道燕歌行白玉劍長二尺松窗雜錄

隋僕射蘇威有一鏡晝日蝕既鏡亦昏黑無見他時

日食半鏡亦半昏半明後藏篋內有聲如磬而子變

死再鳴而威以敗隋唐嘉話廣漢龍潭寺僧嘗釋螺蛤數

百于潭後數日潭畔獲一小盆非錫非銅持歸貯禹

餘糧數粒明日餘糧盈滿試貯菽麥白金少許無不

皆然及僧老且死以為神物還擲於潭化為金雁飛

去埤雅巴東下岩院僧水際得青磁盃以金錢米貝

貯其中物物盈盃開元雜錄

李後主有青石硯池中一黃石彈丸水常不耗後為

陶穀觸碎丸中有小魚躍地上而死分寧陳志甫莊

異林 卷之十 十一

有方石二尺許田父以椎槩久之夜聞鷄鳴即之則

沒陳子公允剖石中有二雞一雌一雄文彩燦然又

穆陵宮中有靈鵠石石中有鵠每天將旦咸聞其噪

聲宋南度前得之晉州 又廣漢雷公橋有巨杠石躡

橋側一夕為雷所剖石中分在地各有半瓠形 又有

一貧士謁周益公公於齋中探兩函物贈之士既別

發函一為茗甌一為湯盞怒而碎之其僮救得湯盞

歸以點茗纔注其中輒有瓊鶴飛舞啜盡始沒埤雅

郴州支邑村落有小池達官故宅也池中嘗有雙鯽

出游而不可捕一日池涸民於泥中獲一銅盆鑄兩

魚形注水滿而魚即撥刺上游又桂陽軍書吏温恭

於轉運主管所見一青石高六七寸廣半之注水滿

盆寘石其中俄有一小龜從石腹緩行而上趨視即

隱伏不見又徐州護戎陳臯得瑪瑙硯盃以之貯水

注硯輒有一鯽長三寸游沫水中取魚寘他缶中魚

不復見夷堅志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一賈胡許

錢百萬未決農語妻子此有何異而償至是庭中有

石以劍指之立碎明旦胡來視劍嘆曰此破山劍唯

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今劍光已盡棄不復買

廣異記安南土產有玉龍膏商人用之能化銀液齊往

異林卷之十比者必犯奇禍補錄韓約傳

柴世宗時大食國貢玻璃母質若鐵滓小大不等猶

兒拳然諸瑣以意燉作珂子狀青黃赤白隨其自成

不可得必恭條叢談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有軍

人於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拳內有小

龜長寸許往來旋轉其夕舟忽偏重視之則眾龜層

疊就船而上舟人懼覆遂以瓶投海眾龜亦散後問

賈胡嘆曰此名龜寶苟或藏之何慮寶藏之不豐哉

方回虛谷開抄晉東瀛公司馬騰鎮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數

十步獨融液不積騰令掘之得玉馬高尺許異苑

三佛齊國南海水中有山五色聳峙其石有小嵌每

船過其下水流如湧人或以刀斫擊之有石迸入船

中燒之有硫黃氣名摩落石置五金伏二黃而制鉛

汞寰宇記道書言消石出鳥場國能消金石為水服之

畫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

或單服從之過則身中諸蟲悉化為水而得長生矣

形若鵝管者佳姚寬西溪叢語江南徐諤得畫牛一副畫則

在外齧草夜則歸卧欄中後主以獻太宗問其故無

知者唯僧贊寧對曰南倭海水或減灘積微露倭人

拾方諸腊中余淚數滴以之和色著物畫隱而夜顯

異林卷之十沃焦山時有風飄石落海岬滴之磨色著物畫顯而

夜晦事載張騫海外異經清波澗志

宋呂文穆為相有朝士藏一古鑑能照二百里以獻

公不受孔平仲談苑費縣三十里有費城湖湖內一古鏡

人取以照皆成異形或牛馬或羊鹿之類偶為採菱

者得之既見已形而厭惡之復投于水今尚在王元

話軒轅鏡形如毛毬懸之可以辟邪蓋山精木魅皆

能變形為人不能逃鏡中之形真形見則走矣考槃錄

猛火油出高麗東數千里日初出處烘石所融之液

也佗物遇之即為火唯真琉璃器可貯之昨夢錄

異林卷之十一

天變

周懿王元年正月天再旦于鄭紀年魯莊公七年四月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曰恒星不見

夜明也傳漢武帝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漢書晉愍帝

建興二年正月辛未庚時日隕于地又有二日相承

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

天晉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

有赤青珥太興三年五日並見通志梁元帝承聖元

年十一月丙子有兩日俱見唐書唐貞觀之初突厥中

五日並照乾符六年十一月朔有兩日並出而關三

日乃不見唐書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

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久之是日周恭帝遜位于宋

祖宋史李後主煜三年有二日相觸野史元至正戊戌

十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草木唐堯時十日並出

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中其九鳥淮南子夏帝履八年

十日並出其年帝陟書周昭王時九月並出貫紫微

之府無何昭王濟江溺死出謝在杭

漢惠帝二年天開東北廣十丈長二十餘丈漢書晉惠

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南大裂大安二年八月庚午

天中裂為二有聲如雷者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已

那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晉書梁武帝

太清二年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廣二丈光出如

電有聲如雷其年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

隋書元至正己丑十一月天裂天漢之傍至正己亥

九月晦日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至正己

酉十二月朔天裂西南草木本朝弘治戊申陝西人

咸見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王文祿正德十一

年七月初晨巴陵天裂東南長三丈余紅光刺人

世廟晏駕之年八月華容縣西天裂一日在中一日

在傍若相闕駱公磯下人見湖中兩日搖映湖廣通志

宋寧崇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出團圓如

望夕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之太史奏為上

瑞其冬不雪明春無雨史慶元三年月食者五

在二月望一在七月望皆入食限十月二十日二十

一日連夜食十一月十八夜復食無術可求容齋元

至正七年正月既望月夜出無光草木

黃帝之世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夏禹八年

六月雨金于夏邑者三日周成王三十四年雨金于

咸陽周顯王五年雨碧于郢六年雨黍于齊竹書秦

公十七年櫟陽雨金自四月至于八月史記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俄化為石周時成陽雨錢終日而

絕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呂后三年天雨粟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宣帝時江淮大饑天雨穀於

時秦魏間地亡穀二十頃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

錢既至地悉為龜兒述異記光武建武三十一年陳留

雨穀形如稗實漢書漢末吳桓王時金陵雨穀于貧民

家魏世河內冬雨麥魏文帝時安陽殿前天降朱李

八啖一枚輒數日不饑述異記晉張駿九年天雨五穀

於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名曰天麥苑隋仁壽二年宮

中再雨水銀花至四年陝州又雨水銀花通志唐武

氏垂拱三年廣州雨金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

余乃止唐志宋仁宗天聖五年中秋餘杭靈隱寺雨桂

子僧式公種之得二十五株玉潤雜書慶曆元年二月丙

午京師雨藥神宗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三年六

月巳未饒州長山雨水子數畝狀類山半子味香而

辛哲宗元祐二年六月忠州臨江縣雨白黍又雨黑

黍徽宗大觀元年廬州雨大豆至道二年四月福州

福清雨黃黑豆長樂太平二鄉雨黑豆堅實異常高

宗紹興十六年正月瀘州雨豆二十六年七月辛酉

大雨水銀宋史元至正庚寅久衛饒處諸州雨黑黍

大如小麥破之有白粉草木子

漢成帝時宮中雨一蒼鹿魯文公三年秋雨螽子朱

漢武帝天漢元年三月雨白毛三年八月雨白

髮惠帝四年雨血于宜陽一頃成帝鴻嘉四年秋雨

魚長五寸以下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

桓帝建和三年七月北地廉縣雨肉如羊肋或大如

手晉泰始八年蜀地雨白毛末康元年三月尉氏雨

血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雨肉劉聰時平陽雨肉長

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旁有哭聲晝夜不絕臭聞百里

北齊河清二年十二月雨血于太原隋開皇六年

七月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通志金哀宗天

興三年正月巳酉京索間雨血十餘里金史唐乾符二

年洛陽隕穀年集異

漢武帝征和四年二月隕石于雍二聲聞四百里桓

帝延熹七年三月隕石右扶風鄠皆有聲如雷魏武

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後魏宣武帝景明四年涼州

雨土如霧通志唐德宗貞元四年正月雨木于陳留

十里許大如指長寸立如植木宣宗咸通八年七月

泗州雨湯沸如火殺鳥雀唐志宋光宗紹熙五年十一

月行都雨木如唐貞元所雨宋史至正壬辰雨粉鐵于湖廣民家戶壁間草木子至正元年雲南碑嘉縣雨鐵

民舍山石皆穿至正二十一年昆明縣雨鐵雲南志本朝正德三年雨紅水于杭州都御史錢鉞家嘉靖八年夏杭州城內雨黑水郎瑛七修類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王乃吹笛雨遂止述異記漢文帝初年霖雨百日西京雜記漢獻帝末年秋大霖雨積

五十餘日曹丕改元黃初乃霽晉書晉成帝咸和四年陰霖五十餘日蘇峻滅乃霽晉書唐武后甲辰歲霖

雨并雪積百五十餘日明年正月誅張易之廢武后集林卷之十一

乃晴霽玄宗開元二年四月陰至于六月百餘日誅竇懷貞等十七家乃晴順宗時王叔文用事連日霖

雨及立憲宗為太子天乃大晴唐書周桓王六年三月庚辰大雨雪深七尺春秋考漢元

封二年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漢書漢章帝時耿恭在疏勒為虜所困燉煌守遣兵二千人迎之遇大

雪深丈餘續漢書晉武帝時以尚書令賈充領隴右諸軍事未發道大雪平地深二丈王隱

晉太康七年十二月河陰雨赤雪二頃晉朝梁簡文帝時襄陽雨黃雪唯邵陵王蕭綸塚上無雪南唐貞

元二十一年正月京師雨赤雪唐書元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草木子本朝正德七年二月廬州雨紅雪又

雨豆類槐子廬州志五代時天復十年夏隕石于洪州越王山下有聲如雷光彩五色其濶十丈表吉江洪四州之境咸見其

光石長七八尺圍三丈餘青碧如玉七日內石漸縮減又數日僅長一寸錄異元至正甲午河北山東多

隕石大者如屋陷入地丈餘洛陽有大星隕地滾行數十丈土石皆融液而流須臾望西飛去草木子弘治

庚戌二月陝西慶陽縣隕石如雨大者四五觔小者半之擊殺人以萬數石又能言王銜萬曆壬子李

冬廿五日順慶府安州無雲而雷隕石六其一重十七斤一重十五斤一重八觔小者重一斤以下出謝

五觔組周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竹漢武元封三年十二

月雨雹大如馬頭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谷飛鳥皆死漢書安帝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如斗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右扶風雨雹如斗殺人漢書石勒時雹起西河界山大如鷄子平地三

尺行人鳥獸死者萬數十六國春秋唐天祐初年六月鼓

城大雨電有一雷墮佛寺前高與寺樓等入地可丈

餘經月乃消稽神錄元世祖至元六年興國雨雹大如

馬首殺禽獸無笑通志至正庚子太原雨雹大如數

斗器牛馬多死草木金熙宗天眷元年五月汴都太

康縣大雷雨冰龜巨數十里松漢紀聞

魯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又明年八月成公薨春秋

唐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師寒甚凝霜封樹時論以為

木冰亦名樹介寧王憲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怕

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諡曰讓帝舊唐書

宋熙寧二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冰厚數寸既

而華山震阜頭谷圯數百丈未五年而司徒侍中韓

魏公薨涪宅編本朝成化丙辰仲冬自西華至扶溝雨

木冰巧若雕鏤次月少保大學士李賢卒劉昌項探萬曆

戊寅仲冬江以南木冰旬日不解地面冰厚數寸未

五年而張江陵卒附記

凡五星所出羸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為人歲星為貴

臣熒惑為小兒歌謠嬉戲鎮星為老人婦女太白為

壯夫處於林麓辰星為婦人晉天志漢武帝時東方朔

將卒曰知我者唯太王公耳帝召王公問焉公言天

上諸星具在獨歲星不見者十八年今復見耳帝歎

曰朔在辰傍不知是歲星也方朔別傳漢世並言東方朔

是太白星精變化無常風俗通吳孫休時有群兒嬉戲

中有一兒眼絕光芒語曰我熒惑也將示爾三公歸

于司馬言畢聳身而躍仰視唯一匹練沈約宋書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斗

與三台復見獨異志唐太宗時北斗化為胡僧七人飲

西京酒肆飲過二石李淳風密聞于帝帝召之七僧

笑曰必淳風小兒言我也遂不見國史纂異唐玄宗時北

斗七星化為七豕僧張一行令人捕實大甕中詰朝

大史奏昨夜北斗不見以問一行因大肆赦而出之

斗悉復見酉陽雜俎唐侍御史太原郭翰為士人時織女

星化為少女降其家翰問辰象之事答曰人間觀之

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群仙皆遊觀焉靈樞集

唐時織女婺女須女三星初降蒲州姚氏以語泄俱

去遂降張嘉貞宅其後將相三代神仙感傳唐壽州刺

史張士平中年夫婦並患警疾禱請甚至一旦太白

星化作書生示以福地浚井之方井成而疾愈感遇傳

平原趙顏貌主天亡管輅令齋酒脯邪日刈麥地南

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汝但酌酒置脯拜之果見兩

人南北相對坐奕顏進酒脯數巡北坐者叱顏何故

在此南坐曰適來飲其酒脯寧無情乎因借文書看
之取筆挑十九字為九十語顏曰救汝至九十回以
語輟輟曰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是南斗汝得增壽
矣搜神記宋章聖二年有人長三尺許身首幾相半遊
卜于京師飲酒無筭帝聞召見之賜酒一石飲及七
斗明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忽失所在灌德亭記
秦始皇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又者八十日長或竟
天其後秦併六國外攘四夷死者如亂麻漢天漢獻
文志
帝初平四年有流星八九丈西北行有聲如雷望之
如火照地是曰天狗後漢書司馬宣王圍公孫淵夜有
彗林卷之十一九
大流星長數十丈墜襄平已而淵敗吳志晉懷帝末嘉
元年九月有大星如日小星如斗自西南流于東北
有聲如雷天盡赤晉元帝末昌元年七月有流星大
如甕長百餘丈從西方來尾分爲百餘岐方散梁太
清三年正月有流星長三十丈墮武庫漢武帝建
元六年八月長星出東方長竟天三十日乃去占曰
蚩尤旗也唐至德二載十二月有流星如斗大東北
流長數丈蛇行屈曲有碎光迸出是謂枉矢元和十
二年九月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長
十餘丈聲如群鴨飛明若火炬過月下西流墜地有

大聲聾聾陸陳蔡間開成四年二月己亥夜四方中
天星流大小凡二百餘竝西流有尾迹長二丈至五
丈文獻通考宋徽宗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
萬里陸游筆記
五星聚房武王伐殷五星聚東井漢高帝入秦宋書
五星聚冀方而魏文帝受禪晉書秦二世時五星會
於南斗而尉佗王于越南越志五星聚箕尾而安祿山
反于燕唐志五星聚奎而宋太祖啓國及太宗即位而
五星又聚于奎宋史
南斗爲吳越分野熒惑入斗有兵戈之事漢武元鼎
中熒惑守南斗後數年南越反漢遣三將軍滅之順
帝永和四年七月熒惑入南斗後二年九江丹陽賊
周生等攻沒郡縣靈帝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
時會稽賊許昭等僭號越王攻破郡縣後二年揚州
刺史臧旻破賊苴康漢書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熒惑
入南斗後十三年侯景破臺城本朝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熒惑入南斗却後十四年而靖難之師入南都
嘉靖庚子九月壬子熒惑入南斗却後十三年倭奴
寇蘇松北薄通泰附記
恨山有風穴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風靜每

四月中去穴數丈令人寒慄至六月中尤不可當

宜都龍山四麓下各一大穴如車輪春則風出其東

夏出其南秋出其西冬出於北補記武周縣火并

北百餘步有風穴其深不測穴中常有風出雖三伏

盛暑寒吹凌人水經汝南多大風云自城北風穴中

出今風穴已夷而風自若諺云汝州風許州蕙補記

廣濟縣東十五里有風洞以石接之風即起黃州納

樓長官司東二十里有風洞四時風自洞出人不可

近雲南恒山風井口如甕春分後風出秋分後風入

宗炳入褒谷內有風出去此三四里內無復草木梁

詩序旄山之尾有谷曰育遺多惟鳥凱風自是出令丘

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曰中谷條風自是出山

經西海有山周迴千里中有大石鼓可百丈海行者

聞石鼓聲如雷則鯨魚便起而風扶南

晉太康六年風暴怒百川倒流太山崩裂又七年狂

風大作魏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

來望之挿天如牛角大木盡拔卷入雲霄中既而縣

城官舍民居人口婦女盡卷入雲已復墜下縣治悉

為丘墟漢氏元正戊子米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

二三十里草木本朝成化九年四月丁卯山東大風

空中有紅光燭地頃之晝晦移時漸復嘉靖辛亥

九月二十六日巳時海鹽大風海上泛筏者溺死三

十六人徐州洪上同日丑時大風壞運船八百隻海

衛六隻民船數百北京風尤大每二千里風之行差

三時海沂萬曆巳卯正月晦京師大風拔木西城門

鎖夜中為風所搏遂厥狹不可啓附

晉安帝義熙三年六月雷震太廟鷓尾徹壁柱若有

文字晉中宋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為天火所焚

唯存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仙人何姑言

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色如玉掌行火

於世間宋宋治平中秀州華亭縣雷震天王寺柱

上有倒書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筆

又德清覺海寺宋時為雷所震殿柱上有雷書十二

字曰酉侯李約火攸利火謝均思通字大盈尺入木

三分倒書于柱德清鮑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一行

云石牀侯十三人火下有緒月字魏

夏桀無道夏隕霜冬下露秦穆公卽位仲夏霜殺草

月中不消春秋命 邠行事燕惠王被譖繫獄仰天而

哭五月下霜淮南北齊武成時晝霜下其年傳位於

太子魏唐 后證聖元年六月陸州隕霜殺草元

和十四年四月淄青隕霜殺惡草及荆棘而不害嘉

穀唐書湘潭鵝管山霜可染紫為天下冠常奉真

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暴風拔木地震

天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太史

扈多曰西方有聖人度滅衰相見耳周書孔子作春

秋制孝經既成告備于天乃決鬱起白霧摩地赤虹

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有刻文搜神漢昭帝時

上官桀謀為廢立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井水竭

漢書晉義熙初有虹飲于晉陵薛願釜澳喻響便竭願

罄酒灌之隨投隨咽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弊日祛豐

異林 卷之十一 十三

富敦臻吳宋劉義慶在廣陵卧疾食粥忽有白虹入

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于階遂作風雨聲獨異後魏

明帝時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于溪泉良久化為女

子樵人陽萬見之告蒲津戍將宇文顯以聞帝召入

問曰我天女也帝欲逼幸之遂復化為虹而去入朝

歸仙人周子良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青赤色

首尾等大狀似虹蜺張理陶隱居禁言名玄霞之獸或呼水

母比九六之災顯矣陶隱居唐韋臯鎮蜀嘗宴客于

郡西亭直暴風雨俄頃晴霽有虹自空而下垂首于

筵吸飲食且盡五色似霞其首似驢四視左右久之

乃去尋有詔拜臯中書令宣室

異林 卷之十一 十四

異林卷之十一

木異

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然至末
 其下數十畝地皆焦黃人後往視其間得龍骨一具
 鮫骨二具西京雜記元帝建昭五年交州山陽蒙茅鄉社
 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成帝末始元
 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眉須目皆具亡
 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什地
 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額髮稍長大凡六
 寸一分漢五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
 異林卷之十一
 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
 人狀頭目鬚髮備具五年十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
 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後漢書建安二十五年正月
 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黎
 根傷而血出魏志桂陽太守張遼江夏人田中有大樹
 十圍命伐之六七血出斫其枝上有空處白頭公可
 長四五尺突出赴人張逆格之凡殺四頭審視之非
 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張辟侍御史風俗通晉末康二
 年壯武國有桑化為栢已而張華遇害壯武華所封
 之國也懷帝末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村人

謂之桑樹哭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
 生華如蓮花六日而萎晉書洪州使廳前有皂莢樹一
 株歲月頗久俗傳此樹有花則地主大憂元和八年
 韋丹在洪州一旦忽花韋遂去官中路而卒河東開

元二年終南山竹花而實其年竹竝枯死按襄楷言
 國中竹栢枯者不出三年主國者當之一家枯者家
 主當之開元四年太上皇崩朝野僉載桂州境有林木數
 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林中父老云已數十
 年宋慶曆中尚書余靖知桂州遣人伺之聲從大栢
 中出伐取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凡數年公弟命工解

異林卷之十一
 視木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形通齊元至正丙申
 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前柳樹若牛鳴者二遂斬其
 樹又海塩州趙初心塚上松楸忽作老鸛聲憂不
 絕經兩時方止俄而戴趙兩家俱為苦軍所殘破魏

宋廬寧元年七月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兩生
 龍腦京師龍腦為之驟賤每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
 而香酷烈又左班殿直張樞為父作周身之具一杉

木內文理有泗州普照化王之像眉目衣座皆具郭
 功甫為文以紀之能改齋方勺言紹聖間迎侍先子
 西湖園居五年春園桃千株結實皆雙明年先子捐

子 247-284

韓李龍圖云頃為婺州錄事參軍廡中櫻桃一株

結雙實亦丁外艱滄宅國朝末樂中雲南晉寧州大

風折一古樹軍陳福海解以為版內具神像者冠執

笏容貌如畫彼中神而祀之有禱輒應正統二年學

正楊茂請加封詔不允國史實錄萬曆中渝之巴縣詹貞

吉侍御家柏枝上忽有疑雨如珠而甘民俗相傳為

甘露競取食之是月侍御毋卒殆雀館也甘露色微

紅而味甘雀館色白而稍濁朱氏楮談

齊末明九年秣陵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為薪木理自

然有法天德二字唐大曆中成都民郭遠伐薪得一

菓林卷之十一枝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秘閣酉陽雜俎五代梁開平

二年李思玄攻潞州營于壺口伐木為柵破一大木

中有朱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乃表上之司天監

徐鴻曰丙申之年有石氏王此地也後石敬瑭起立

州果在丙申歲精神錄宋太祖建隆五年合州漢初縣

上青穆木中有文曰大連宋三字太平興國六年温

州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宋史英

宗治平元年杭州南新縣民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

四字挺出半指如支節書法似顏真卿沈氏筆談神宗熙

寧十年八月連州言抽木有文曰王帝萬天下太平

政和二年十月安州武義縣木根有文曰萬宋年

紹興十四年慶州民毀歌屋柱木理有五字曰天下

太平時宋史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縣民析薪中有四

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既而明年改元紹熙果五

年而光宗崩鬼神豫定之奇如此文獻通考元天曆已巳

平江萬戶府構正衡解一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

王六字其大如斗平江紀事元已屬宋矣真州樵人析一

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趙其木丈二尺圍其字青半解

揚州半留真州山集本朝洪武元年臨川獻瑞木木

中析有文曰天下平質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

書順成無錯迕者宋景集補羅迦樹隨解之處中表皆

有吉祥之文大寶積經低彌羅樹隨分斷處皆有爪字之

文寶積經

漢光武時開陽門始成宿昔有一柱飛來樓上琅琊

開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使按視遂以開

陽名其門水經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徑二丈

名為聖木秦時伐此木為鼓額類成忽奔逸北至桂

陽盛弘之代城始築立版榦一旦亡西南四五十版

於澤中自立結草為外門因就營築焉博物志吳起建

業宮使匠伐材至明塘豁口梅下俄見樹長堪為梁

僕取至都則梁已足此木一夜飛還會稽土人異之

號曰梅君今在溪中十道志

異草木

隋縣末陽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名神農窟窟前

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別有異物藤花形似菱葉朝紫

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耀異苑施州施南縣慢水

寨有普舍樹單氏之祖所植也四時開百種花單氏

子孫歌舞其下花乃落而簪之他姓往歌花不墮也

晉舍華言風流湖廣通志本朝留都大內丞相府有五穀

樹質如鐵石相傳樹中能生物如五穀朱秉器格談大食

勿斯離國有天生樹其果名曰蒲盧次年復生名麻

茶澤二年再生名沒石子廣虫錄元氏熊耳山有丹青

樹其葉一青一黃望之如錦得而服之者成仙真定府志

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無風自搖有風不偃鄆縣

南八里有淨土樹昔鳩摩羅什西來憇此履其履土

遂生茲樹二月開花如楊花八月結實狀如小栗剖

之其中皆是黃土陝西通志桂林東五十里駁鹿山廣四

十里山之顛有二池水色紺碧水中生蓮其花五色

交煥初非人種謂之飛來蓮廣西通志武當石階山有救

窮草冬夏不枯食三十許可代穀氣一月唐摭異王越通

屋山有異草制百毒能救垂死者山中人謂之墓頭

回草蘇東坡外集會稽縣東二十四里有橫山山有神草

青葉赤莖以覆死人可更生會稽志蕪州蕪產十二時

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安福周俊叔

得此植之家庭十餘年筍而竹者十之三青箱雜記漠北

有草名鴨不蘆食其汁立死以它藥解之即蘇華佗

洗腸胃攻痰疾疑先服此輟耕錄東海祖洲之上有不

死之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此草

覆之即活十洲記曼陀羅草其葉如茄葉花有大毒末

之置飲食中令人昏醉取一枝掛酒庫內飲其酒者

易醉何子元錄靖州綏寧有夢花其莖如藤其花黃白

叢條如線有疇昔得夢而遺忘者紐之即寤又有草

名八角蓮可以伏蛇諺云識得八角蓮可與蛇共眠

湖廣通志廣西有都管草一莖六葉能辟蜈蚣又有蛆草

能辟蚊蝇廣西通志紅草產廣西太平府亦名草禁彼人

用以漬木作紅飯或以染帛又有胡蔓草葉似柿而

大蔓生著黃花一葉下咽立能殺人亦名斷腸草又

名香菌唯其草汁解之太平府志無風獨搖草男女帶之

則相媚又有槎子草蔓生取其子中仁帶於衣令人

有媚多迷人北錄鶴子草形如飛鶴當夏作花有雙

蟲生蔓間食其葉久則蝟而為蝶女子佩之號為細
蝶南人用為媚草南方草木狀牧靡縣山中生草可以解
毒諸鳥誤食烏喙而中毒者必急飛往此山啄此草
以自救名牧靡草木經注牧靡草有大毒此草值風吹
其氣所至則數里內稻皆死李淳風云牧麻之汁本
清得水即濃見日則濕入陰即乾在夏欲涼在冬欲
溫感應蕉毒草如芋巨狀如雀頭置燥地則潤置濕
地則乾飯時種於竈上比飯熟即著花結子人食之
立死感應桂林有睡草見之者令人睡一名醉草亦
名嬾婦箴述異記吉利草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
芎藥交廣俚俗多蓄蠶唯此草及良耀草解之良耀
枝葉如麻黃或名吉財南方草木狀吉祥草蒼翠如建蘭
而無花不藉土而能活涉冬不枯或云花似素馨而
色紫遇大吉事則花西湖遊覽志隔火草火不能燒若江
河之隔火也一名火河埤雅高粱出岡國有毒百虫
不近蛇虺過其下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
者唯生薑汁解之墨客揮犀廣州府膏藤津汁軟滑土人
入山伐木為船去水動有數里用此藤導地牽之如
流五六丈船數人便運廣州志漢陽縣產毒菌號茹間
每歲供進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從下風過采

之日以竹竿支倒遷捨其竿於地毒氣中竹一時爆
裂直候毒歇仍以樺柳皮蒙手以取用種包之亦樺
柳皮重裹縣宰封印而進北夢瑣言千歲子有藤蔓出土
子在根下綠鬚交加若織其子一包恒二百餘顆皮
青黃肉味如栗 甘儲皮紫而肉白其實如拳大者
如甌南人種此以代糧名曰儲糧大抵南方鮮二毛
者唯海中人壽百餘由食甘儲故爾南方草木狀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可用為杖溱州產通竹直上
無節而空洞高潘州有踈節竹五六尺而一節北戶錄
成都有竹青黃相間謂之黃金間碧玉辰州有龍孫
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桃源山有方竹湖
湘間有徑尺之竹可以甕羅浮山有龍公竹其大徑
七尺一節長丈二尺葉若蕉張謨雲剡山有人面竹
節促而凸頗類人面會稽志交廣有思摩竹筍自節生
筍既成竹至春節中還復生筍草木狀嘉定州產月竹
每月生筍陸子淵黑竹如藤長丈八尺色黑如鐵每
節長二三寸名觀音竹產占城國殊域
太極之山西有采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語玄中記
千歲之栝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血塗
足可步行水上以塗人鼻入水水為之開又刮以雜

巨勝爲燭能辨地中金玉寶藏其光變青而下爭者

藏也地村肅慎國產雜裳木其木無皮中國有聖帝

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彼中人始衣山海經注

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其美異吐谷渾有桃大

如石甕洽閩蜀主昇平常理園苑有青城山叟申迅

進紅梔子花爛紅六出芬香襲人結實甚大用以染

素則成赭紅景煥菴羅果產交州彼中謂之香蓋似

比梨四五月間熟乃果中之極品也殊域虜蘇割刺

在荅魯之右石皆赭色無他草木唯產天仙椒椒大

如彈丸然之香徹數里每筭此椒輒有五色鳥翩翔

雲際名楮爾鳥蓋鳳種也漢武帝逐匈奴至此得其

種而東方朔名之檉羅望果自外皮剥至見膚凡

九層廣東人呼爲九皮果太平嵩岳有二花樹一年

二花其花色白而香樹極高大是外國道士將來種

者卽貝多樹也嵩山拾檀木一名無患神巫珙眊用

此爲棒以殺百鬼崔豹西海聚窟洲有山作人鳥

形山多太樹與楓相類而花葉香聞百里名返魂樹

伐其根煮以玉釜煎爲黑餒名驚魂香死者聞此香

氣却活十洲大食國西大海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

榦赤而葉青枝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

子足摘取其枝則小兒死述異尸陀林果如男女狀

然則顏色美豔亦名男女林未幾卽墮地腐穢楞伽

海中寶洲有醉果氣味絕香食之珍美一醉七日始

解其樹名爲樹寶燒之以薰瓦石皆成殊珍大寶海

中寶洲有果名摩檀那入海采寶者不得取食此果

食之便不能采致珍寶出曜旃檀那樹芽葉皆能除

衆生疾疾將此木入宅舍內諸怖悉除無有寒熱饑

渴之患諸法牛頭旃檀在地下時芽莖枝葉如閻

浮提竹筍不能發香仲秋月滿卒從地出成旃檀樹

爲上妙之香三昧伊蘭之花紅色可愛臭薰四十由

旬若有食者發狂而死三昧天末香莫若牛頭旃檀

天華香莫若檠蒲伊蘭華嚴徐州蕭縣綏輿山有天

棗樹在天門寺春時吐華結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

七日其實借熟次日遂空徐州回紇野馬川有木曰

鎖鎖燒之爲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 成都江濱廟

前有樹六株高五六十丈圍三四尋無它柯榦其顛

纔生枝葉皮似龍鱗葉如鳳尾結實如棗而加大自

漢以來卽有之每歲仲冬守令具牲祭之乃采其實

浸以蜂蜜封而入貢名曰金果泉州亦有萬年棗三

株識者謂卽蜀之金果也輟耕宋南渡時高麗進陰

陽栢二株初僅二尺種之未懷寺殿左右庭久之

與殿等每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唐時四

忠州有木蓮二株其高數丈在白鶴山佛殿前其葉

堅厚如桂仲夏作花狀似芙蓉香亦如之每花坼時

有聲如破竹白葉天長慶集宋淳熙間秦中有雙株海棠其

高數十尺修然在衆花之上與江淮所產絕不類荆

南官舍亦有兩株略如之姿豔柔婉豐富之極仲

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未榮

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視之取花以回蜀志萬曆

中豐城南鄉民家有牡丹一本高近丈餘每春花時

至數百朵附蜀西雪山有佛果樹高數丈葉如芙蓉

花白兩出若蓮瓣大如掌參差相掩陽則展敷陰則

脞合果在其中至冬殼紅大類陝州所謂紅消梨

東陽果幹若杉松葉如馬鬣種至十年乃實實如橄

欖而無核俗名肉果以灰煨熟而食之埤雅陝西有

歐蒲果狀如柿瓣有稜味酢而其置篋笥中香經月

不散廣周公墓上有模木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

碧夏紅秋白冬紫枝葉如桂未宜凋落辰州嵩溪有

丹青樹枝葉直上有五色圓如華蓋下無別幹亦謂

之五采樹述異晉華林園有仙人棗核細如針西

蜀中產斷木其材堅剛其性委曲高者不至二丈華

國琉仇國產一種木曰金荊榴色如真金密緻而文

綵盤蹙有如美錦細膩而香隋煬帝時朱寬征南得

此木數十片用以作枕及案面沈檀所不及朝野

雲南太平諸郡有木肌柔膩而色白如銀名曰銀木

用以製器絕佳太平松蘿木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間

裴休建宣州廣教寺黃蘗禪師募得此材以神通力

皆自井中踊出寺成尚餘八株植之殿前輒敷榮長

茂遇僧有異行者即開異花數色宜州南海島上有

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又有烏文吐陀諸

奇木沈氏橫州產鐵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

類石南而質細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

如瑞香一開累月不凋日東海滄浪洲生強木洲

人用作舟楫此木方一寸可載百許斤縱石鎮之不

能沒神異孔林有楷木可爲杖橫文如蛇腹節節可

觀宋景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以止饑渴其

實如棗鐵刀剖之則苦木刀剖之則酸蘆刀則辛竹

刀則甘一名四味果西陽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

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茶實其大如蓋名曰聖奈以

為常冷關南海祠前波羅蜜樹其實大者重至三十

斤皮青黃色多角似刺蝟子味似茨菰肉甚豐厚漬

之以蜜可致遠云木東蜀地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

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間作紫花散落滿地冬

月望之榮枯各異陸子淵

東方大荒中有樹名曰粗椽樅三千歲作花九千歲

作實實長九尺色赤無瓢核竹刀剖之如凝蜜南方

有樹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實長五尺

金刀剖之則酸釐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又有大

梨樹高百丈葉長一丈子徑二尺東南有邪木高三

千丈葉如甘瓜三百歲晝落而生花復二百歲落而

生蔓蔓下生子三歲而成熟長七八寸徑四五寸取

子留蔓蔓復生子食之令人冥醉一名綺編樹神異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葉

百年而開一華已開不謝陰卷晴舒狀似芭蕉名曰

經切草茶陵

州志

異林卷之十三

鳥獸

第一大鳥不過金翅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菩薩處

金翅鳥初生時其目明利有大勢力華嚴金翅鳥投

龍宮中搏諸龍而食噉之本緣崑崙有銅柱其高入

天圍三千里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

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神異

經注楚文王時有人獻一鷹載以出獵俄而雲際一

物疑翔鮮白鷹便竦翮而升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

雨有大鳥墮地廣數十里博物者以為鵬雛也幽明

光武時辛繕隱居華陰屢徵不至有大鳥高五尺鷄

頭燕領蛇頸魚尾五色備舉縹緗槐樹旬時不去弘

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對以鳳太史令蔡衡曰凡

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鷩

雛多紫色者鸞鸞多白色者鷩也決疑

華陰縣有鳳居山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

地化為泉二道風忿而死其一龍為鳳爪所傷流血

泉色遂赤僧以石函瘞鳳于山顛景泰中州官發其

函視之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尺五寸其

潔如玉陳貞父金章宗泰和二年八月磁州武安縣

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臺上其羽五色多赤黃又
緒冠鷄項尾潤而修若鯉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
小侍其傍禽鳥萬數首皆正向如朝拱然蓋鳳凰也
留二日向西北去視其處糞迹數頃所食皆巨鯉大
者丈餘魚骨蔽地金史

未樂已亥忽魯謨斯貢駝鷄其狀駝首鳳喙鶴頸鳧

臆修尾蒼距鷲武而有力高可八尺三佛齊國有火

鷄頸足似鶴而大紅冠銳喙毛如青羊爪甚鈔利傷

人腹致死能食炭殊域唐末徽中西夷吐火羅國獻

駝鳥高七尺性好食鐵人有中鐵鏃入肉者食其糞

立消羅子憲成化中滿刺加進火鷄軀大如鶴羽毛

雜生好食火炭駕部即張汝弼嘗目試之菽園

波斯國有鷲鳥啜羊土人極以為患梁書

唐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間其

聲若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相食集異隆萬間絕旬

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鴉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

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

殺之必見不祥朱乘器海西富浪國有大鳥駝蹄蒼

色能食火鼓翅而行其高丈餘又黑契卅國孔雀如

中國所產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劉師西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雕高三尺許自呼其名能食
鐵石郡守筭宴賓出示之或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
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是石已如泥矣墨客

博白有遠村曰錄舍皆高山大木人跡罕及斗米一

二錢山多鳳凰其大如鴉五色有冠穴大木之顛而

為巢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飲翼俯首不敢鳴者久

之蓋古所謂卅山也蔡條宋時淄青一民家燕巢

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飛忽一旦野禽來集屢除

甚眾驅之不去已而燕巢破決有白鳳雛長三尺餘

望西南飛去諸禽遂散其家亦壞方回

異林卷之十五

崑崙層期國常有大鵬飛則遮日能食囊駝其翼本

截之可作汲水具埤雅虎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能

飛捕虎豹李石續禿鷲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鬪

尤好啖蛇萬曆壬辰春武寧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

似鶴而蒼頂禿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

無物不啖魚鳥為之一空蓋禿鷲也緯

宋淳熙初李壽翁守長沙募人捕九頭鳥有射得一

枚以獻身圓如箕十脰環簇九脰有頭其一頭獨缺

唯滴鮮血脰有兩翼飛時十八翼霍霍然動更相爭

翅折傷者夷堅景定間周漢公主有疾一日方晝

忽有九頭鳥集其宅擣衣石上其狀類鳧大如箕

鳴啾啾畧不畏人射之不中俄爾飛去是夕主薨西

游覽 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其一一名迦婁啾鳥

其一一名憂波迦嘍茶鳥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本

行魯僖公時海鳥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

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

今茲海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國漢元帝

時琅琊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爾雅孟泉廣

政十六年九月有鷄居集端陽明蜀橋

北方有慈烏狀似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者間有

異林 卷之十三 四

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

焉虜人呼為活羅全史 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

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虺

無尾沙州 涼州之地有兀兒鼠形狀似鼠尾若贅疣

有鳥曰本周兒其形似雀而色灰白兩物同穴而處

禹貢所謂鳥鼠山也其肅

薛嵩鎮魏時得一鷹甚神俊有東夷人言此海鷁也

善辟蚊蠅先是鄴城南陂蚊常為害乃持鷁往忽投

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且盡宜室 會稽南二千里

有狗國產飛涎鳥似鼠而兩翼每日曙前各占一樹

吐涎如膠沾灑枝葉宿鳥起飛則為所粘乃食之蓋

記廣西有山鳳凰狀如鵝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

伏那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僅留一竅取食子

成即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桂海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為犬子灰色短毛隨母景

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西使 陶九成云北方凡皂

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必

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而已

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皆

狗魏耕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末樂中常貢此金文

異林 卷之十三 五

靖有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沈

啓南見而圖焉珠城 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

雀荆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

泉交流中白蝙蝠大如鷄連異 隴州出紅蝙蝠皆深

紅色多雙伏紅蕉花間北平 唐玄宗時有五色鸚鵡

張燕公有表賀稱為時樂鳥西陽

越王鳥出新州似鳶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以

為酒卮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啜百草蟲魚唯啜

木葉糞似薰陸香可治雜瘡羅浮 汴洛深山中

麻鳥其聲絕類人言云兒回來孃家炒麻誰知來水

日晉惠帝時有得一鳥毛長數丈張華見而嘆曰此所謂海鳧毛也此毛出天下土崩矣異山經言鷓鴣鳥如梟人面四日而有耳見則大旱萬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永寧寺屋上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群噪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異常附海島中有瑣遜國其俗人死歌舞送諸野則有紅鳥如鷓鴣群飛來食之肉盡乃去密神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而不能飛當盛夏時文采絢爛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若鼓雜然徹夜哀鳴日出乃止蓋月令所謂鷓旦不鳴者也較辨

異林

卷之十三

木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蓄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百舌也往往矜鬪至死不解益州方桂林有鳥鳳如鷓而紺碧鬚頭有冠尾垂二羽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桂海澤州產石英處有雞如雉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陳敷越地深山有鳥大如鳩而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窠如五六升器口徑數寸周飾以罽赤白相分狀如射候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若有穢惡及犯其所止

青則虎害之白日見之鳥也聽其鳴亦鳥也時作人形長三尺入澗中取蟹就人間炙食之搜神東方有鳥名為端琦憎鳥而愛狐劉向姑獲鳥鬼神類也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喜取人子養為己子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荆州最多一名夜行遊女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匍匐往就其解毛衣一領藏稻積下諸鳥各就毛衣飛去其一失毛衣獨番此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後竟得其毛衣遂飛去玄中橐也如梟人面而一足冬見夏執服之不畏雷畢方之鳥如鶴而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

異林

卷之十三

七

見則邑有譌火山海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殿前舒翅而跳齊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童謠云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以是知之齊新寧縣有獨足鳥其大如鷓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齊州東垂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豸不害稻梁其鳴如人嚼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群鳥譟之俗名獨足或曰山譟疑即商羊也臨海異物志千秋鳥人面詩如其名抱朴木容鳥大如鷓千百為群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為君長居前正赤者為五伯正黑者為鈴下細色禱赤者為功曹左脇有白帶者為

土簿各有章色廬陵郡東多有之異物飛廉龍雀也

馬身而鹿頭上林廣西太平府產大頭鳳飛則羽聲

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太平府志

大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

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

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周印者神獸之

名也星宿之變化王者德盛則至飛苑者神馬也日

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

至黃帝巡狩至于東濱白澤獸出而能言達知萬物

之精以戒於民為時除害騷裹者神馬也與飛苑同

異林卷之十一

跌蹠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禹治水時來至宋書符瑞志

元太祖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

牛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

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不

可犯帝即回馭魏錄騷裹金喙赤色一日萬里上林賦注

十彙駝力不如一凡象力倍凡象力不如一迦羅勒

象力倍迦羅勒象力不如一鳩陀延象力倍鳩陀延

象力不如一娑摩那象力倍娑摩那象力不如一迦

泥留象力以至迦泥留象不如優鉢象力優鉢象不

如鉢頭摩象力鉢頭摩象不如拘牟陀象力拘牟陀

象不如分陀利象力分陀利象不如雪象力雪象之

力不如香象之力阿含百牝牛力當一水牛力百水

牛力當一青牛力百青牛力當一犛牛力百犛牛力

當一竹牛力百竹牛力當一草象力百草象當一凡

象力百凡象當一黑象力百黑象當一白象力百白

象當一龍力鳥獸

師子王處深谷中隨所住處諸小蟲獸不能得近以

不堪受其氣響故也若有近者聞其氣響即時躡地

是師子吼時諸小師子尚皆怖畏况餘鳥獸華手

用師子筋以為琴絃音聲既奏餘弦斷絕取牛馬羊

異林卷之十一

乳合在一器以師子乳投彼器中餘乳消盡華嚴

西域烏弋有桃板師子犀牛孟康注云桃板一名符

板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漢書

漢章帝章和元年月氏獻扶拔師子明年和帝即位

安息國又獻師子扶拔西域傳云扶拔似麟而無角

與孟康所說異後漢書

漢武帝時月氏國獻猛獸一頭大如大子狸形而色

黃聲如雷霆百獸聞之莫不懼服帝以付上林苑猛

獸徑上虎頭虎閉目不敢動已而失去十洲記魏武帝

伐踰頓經白狼山逢一獅子格之傷人忽有一物從

林中出狀如狸起上王車師子將至此獸便跳據其頭師子伏不敢動遂殺之博物志弘治已酉西番貢獅

子一頭一番人守之又畜二小獸其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師子作威時即牽吼示之師輒伏

不敢動蓋吼溺著師子體即潰爛疑是猛獸也沈周雜記

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上林賦注

唐開元中安南獵者為一白象所負入遂谷兩崖間象倚大樹獵者因攀援登其巔明日見一巨黑獸高

十餘丈俄而巨象頷凡象百餘頭至伏其前此獸攫兩象食之獵者悟象意因發二藥矢中入其口吼擲

異林卷之十三十一

久之方死頃之群象數百蹂躪之以鼻招人負之以出且示所斃象牙之處令取牙得數萬枚廣異記

唐高宗時伽毗葉國獻天鐵熊能擒白象師子又黃腰一名唐已人見之不祥俗傳能食虎雜記周成王

時央林之國貢酋耳身若虎豹尾長三其身食虎豹周書林氏國有珍獸其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

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山海經武后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檢瑞應圖

乃齒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朝野僉載

于闐國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而生子謂之風脚

隨日行七百里冷開記駝卧腹不貼地屈足漏明謂之

明駝則行千里西陽雜俎燉煌西度流沙千里無木時有

伏流唯駝駝知之過水脉處輒以足踏地者久之掘其地必得水博物志滄恒國治烏許河南本大月氏地

出兩脚駝駝梁典哥舒翰鎮青海每遣人秦事乘白駝駝日馳五百里明皇雜錄

南方有獸名曰無損似鹿而豕頭善依人求五穀以食人割取其肉作餅其肉尋復神異經大月支暨西胡

有牛名曰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瘡即愈日可取三四斤玄中大食勿斯離國有胡羊高二尺餘每春時

必割取其脂二十餘斤已復縫合仍生如故不取則脂脹而死埤雅拂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臍與地連

割之則死唯須著甲走馬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臍臍絕便逐草矣比戶錄漠北種羊角于地而產羊其大

如兔食之肥美輟耕錄大漠迤西俗能種羊比屠羊用其皮肉唯存骨以初冬未日著地中當春陽季月上

未日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種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頭蓋四生胎外之化也姚桐壽樂郊語莊浪有養羊土

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耳日記堆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

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便行嚼草至秋

可食臍內復有種可種也劉師西使記西漢有羯尾大於

身之半非車載不可行輟耕錄康居產大尾羊尾上旁

廣重十斤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

羊其大如驢酉陽雜俎忽魯謨斯國末樂中入貢馳鷄其

國產靈羊尾大者重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其尾殊

駝牛高六尺尾環繞其身多力善走脩彌國產駿騾

高十尺毛色赤斑翕韓國有飛骸狀如鹿青色死

而其骸飛去洞冥記吐蕃有大驢高者可五丈廣袤各

異林 卷之十 二十七步唐書元至正壬午佛昇國獻黑馬高九尺餘

雙尾垂地七尺其國距中州凡八年方至僊曝談余

騰冲有地名緬管甞有二獸出見大如囊駝毛色碧

綠獅首象蹠牛尾有齒而無牙頂戴肉角見人則伏

地而鳴土人誤殺其一暴露數日都無臭腐氣父老

言此獸見則有兵朱秉器精談

蜀南高山上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行走名曰

猓獲伺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十年之後形

皆類之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博物志

封溪縣有猩猩體似豬而人面作小兒噉聲既能言

語又知人姓名人以酒取之猩猩亦覺初嘗之而去

其其味遂飲至醉終見羈縛蜀地志狒狒如獼猴力負

千斤亦能人言知人生死笑則上吻揜其額血可染

緋酉陽雜俎邕宜以西南州山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

曰野睡黃髮椎髻跣足裸形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

已下有皮繫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遇男子必

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方

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蔡字雜識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如虎而人面能言常好欺人

言東而西言西而善其肉善西荒中有獸如虎豪長

異林 卷之十 三尺人面虎足牙一丈八尺荒中人張捕之復能逆

知一名倒壽神異經狻猊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

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為食述異記雪山中有一惡獸名

曰能害變詐百千以取諸獸殺而食之若見牝鹿有

子者便為子聲悲鳴相呼若見牡鹿便現有角與其

相似往親附彼因而殺之見牛馬等種種悉同彼形

而肆其惡大業密嚴經尹喜故宅在寶雞縣虎豹能罷常

出伺人有獨角獸搏虎而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

得殘虎以飽陳貞父錄狻猊似猿猴而長尾尾色紅去來

林間如飛能食猿猴猿猴每出采山核狻猊至莫不俯

首帖服狨擇其肥者噉之寶錄蝸斗獸其大如犬狀

亦類之能食火而糞火原化貊澤大如犬其膏宣利

以手及銅鐵瓦器承之悉透以骨盛乃不漏徼外

勃樊州有狨狨獸似獺而無毛唯從鼻上竟脊至尾

有青毛廣一寸長三四分大者重十斤獵者得之斫

刺不傷薪焚不死以大杖擊其骨碎之乃斃西陽

唐長慶二年有目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

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其色青力猛而迅見蕃人即

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集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識

有罪者以角觸之論唐開元二十年有一角神羊產

異林卷之十三十四

于京兆之富平縣肉角當頂白毛上捧即獬豸也唐

雲南貴州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

高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

出覓果物傳致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曰宗彘

尚書傳所謂虎雖也許浩復雲南有神鹿生而兩頭

能食毒草後漢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秦茂是兩頭鹿

也其腹中胎可治蛇虺毒彼人常以四月中取之博

志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猿而色青白

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其毛柔細滑澤集十餘

皮可得一褥麗好溫厚南方異倮然群行老者在

少者在後得果實輒與老者山海劔南人采倮然者

得一倮然則自傷其類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國史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誤墮一坎乃熊穴也內有

熊子數頭須臾熊母至瞪視此人良久出藏果分其

子未作一分著此人前既轉相狎每曰覓果還輒予

之後熊子既大其母一一負出已又入坐人邊人解

熊意便抱熊足得出續搜

漢築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日南郡出果下牛亦高

三尺述異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

間用以製弓尤健勁康樂遼東有驪鹿重三百觔

異林卷之十三十五

彼人能效其聲致而取之癸辛涼州大狗如驢異物

商紂時大龜生毛兔生角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

生兩角角三寸文帝後元年中齊雍城門有狗生角

成帝綏和二年大鹿馬生角搜神周成王時東夷送

六角牛漢中山有虎生角酉陽晉太康七年四角獸

見于河間集異秦孝文王時胸衍獻五足牛漢哀帝

時定襄有牡馬生駒而三足帝延熹五年臨沅縣

有牛生雞兩頭四足晉武帝太原六年南陽檻得兩

足虎惠帝大安初江夏功曹張聘所乘牛作人言云

天下方亂甚極永嘉五年嘉興張林家狗忽人言云

天下人俱餓死後神記

異林

卷之十三

十一

異林卷之十四

鱗介

龍有十六等得免金翅鳥食一娑竭龍王二難陀二

跋難陀四伊那婆羅五提頭賴吒六善見七阿虛八

伽句羅九伽毗羅十阿波羅十一伽菟十二瞿伽菟

十三阿耨達十四善住十五曼睺伽十六得叉伽長

舍娑竭龍王住須彌山北大海底宮宅縱廣八萬由

旬據炭華嚴經難陀跋難陀二龍之形最大繞須彌山七

市頭猶山頂尾在海中阿舍畜生道中壽極長者不

過一劫如持地龍王及伊羅鉢龍是也毗曇論

異林 卷之十四 一

後漢建武中曹鳳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見於

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二丈大十圍稍至十餘丈水經注

春秋魯昭公五年鄭大水龍闔于時門外有淵國人

請崇焉子產不許左傳後周大象中榮州有黑龍與赤

龍闔于汴水之側黑龍死後周書漢惠帝二年正月兩

龍見蘭陵人家井中漢書公孫述時有龍見府殿中夜

有光耀東觀漢記梁武帝大同十年夏夜因雷雨有龍墮

延陵人家井中明日視之大如驢將戟殺之俄見庭

中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梁元帝時

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彩分明有故

老編相泣曰昔年龍出建業秦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陸勳集

唐長安有秦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懿宗朝龍

戶上言龍池中走失兩龍尋訪數十日于東都魏王

池中得之華州刺史李訥命取視則於小瓶中出諸

盆盞乃兩小鰕魚耳問何由而驗乃請中庭鑿一小

穴徑尺注水其間內魚水中相趨觸穴四隅隨觸而

陷穴遂數尺其人云恐穴更廣即難制也復竊入餅

中而去對遲傳中五臺山北臺下有龍池約二畝餘

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亭午昏霧暫開比丘

輿林卷之十四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覩尼及女子近之即雷電風雨

大作如近池必為毒氣所喻遂巡而沒廣記

使者其宗言西域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

即浮出初長數十丈方士吹之龍輒縮小吹至長數

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旱方士齋龍

往賣一龍直金數十觔舉國會飲與金發壺出龍置

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抱朴子

西域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五百商人止宿池

側值龍忿怒汎殺商人果施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

塲國學婆羅門呪四年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

龍化為人悔過向王王即從之洛陽伽藍記

唐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

移湫自遠而至其先崖岸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間

數十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錄

大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蟄龍唐天復中澧州

葉源村民鄧氏子燒畚柴草積於山穴中火勢既盛

龍突出騰在半空縈帶為火所燎風力益壯狂飈彌

熾振之不落竟以什地而斃長百數百步北齊書

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

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佛國記北庭西北沙州

輿林卷之十四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蕩室廬壞禾稼人

多遠徙開元中南陽張嵩為都護召吏訊其事云黑

河中有巨龍嗜羔特大疑故漂浪騰水望祀河滸乃

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俟其側及至河上有龍

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然昇岸漸近漸縮至於几筵

纔長數尺嵩發一矢衆矢並集龍遂死焉上壯其果

斷詔斷龍否函以賜嵩子孫且承襲沙州刺史宣室志

本朝隆慶壬申睢寧大雨河溢有五龍見雲中雷火

霹靂鄉人言是日有龍為蛛網所罣不得脫須臾火

龍焚其網龍乃脫去蛛死山中絲網尚彌山谷或截

取為馬鞭牛乘器

海中衆魚巨軀巍巍第一魚身長四千里第二魚身長八千里第三魚身長萬二千里第四魚身長萬六千里第五魚身長二萬里第六魚身長二萬四千里第七魚長二萬八千里海人摩竭大魚長三百由旬或四百由旬極大者長七百由旬眼如日月鼻如人山口如赤谷四分海鱗長者百餘里牡蠣聚族其背巖之積崇十許丈鱗負之以遊鱗背平水即牡蠣岬如山海船遇之輒震以鏡砲鮓徐徐而沒猶旋渦數里海江湖中老蚌大者如船龍來取珠蚌能與

異林

卷之十四

四

龍關唐開元中台州臨海有大蛇與鯉魚鬪其蛇

大如屋長繞孤島數市引頭向水其魚如小山鱗目

皆赤往來五六里作勢交擊魚用鱗鬚上觸蛇蛇以

口下咋魚如是鬪三日蛇竟為魚觸死廣異

東方海多大魚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

產子則百里水為血玄中唐嶺南節度使何履光朱

崖人也親見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遠望青翠

如近開元末海中大雷雨泥狀如吹沫天地晦冥

者七日人從山邊來者云有大魚乘流入二山進退

不得久之其鯉挂一崖上七日而山圻魚乃得去雷

是魚聲雨泥是口中吹沫天地黑者是吐氣也又開

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開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

中上下或縱火或詭擊七日方罷但見海水正赤

有波斯入大海島遇一胡人是覆舟憑木得生者言

此島悉是車瑠瑪瑙玻黎諸寶遂括取滿船胡云山

神若至必當惜寶可便速發行四十里遙見峰上有

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曰此山神來逐我也俄見兩

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此

蟹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今無憂矣蛇蟹鬪良

久蟹夾蛇頭死於水上廣異

異林

卷之十四

五

海鱗魚最偉小者亦千餘尺每歲廣州常發銅船

南安貨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復一年便成斑白云

路經調黎深濶處乃海心地名也又見十餘山出

或沒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山也鱗魚之背也口中忽

雨霖霖曰此鱗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

及近魚即鼓船而噪倏爾而沒嶺表

南海有鼉魚斬其首乾之椽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二

乃已廣州人說鱗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值

網則不敢觸其孕卵一生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

有虵有龜有鼈有魚有鼉有凡十數類及為人捕

殺其靈能為雷電風雨殆神物也感應鱈魚身作土

黃色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舉止趨疾口森鋸齒往往

害人南中鹿多走崖岸之上此物嗥叫其下鹿必怖

懼落崖多為鱈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嶺表扶南

國出鱈魚大者二三丈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

魚置壘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者鱈乃食之無罪者

嗅而不食此魚別號忽雷能制之握其喙裂孽以

食又名骨雷秋化為虎而三爪洽聞

東海有人魚長五六尺狀如美麗女子眉目口鼻手

爪無不具皮白如玉無鱗唯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

異林卷之十四六

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臨海鰥寡多取養池中交

合之際與人無異洽聞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

深五丈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

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可食

能止邪病神異齊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去長

三十餘丈黑色無鱗其聲如牛土人呼為海鶯廣五

奔鯨非魚非蛟其大如船長二三天有兩乳在腹下

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著岸上聲如嬰兒啼項上有

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酉陽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

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歲李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

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

卽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三秦又

安南嘉興州有艾山上產仙艾每春作花雨後漂水

群魚吞之便過龍門江化為龍矣龍門江亦在嘉興

州飛湍聲聞百里傍有穴多出鸚鵡魚其色青綠喙

曲而紅相傳此魚亦能化龍殊域

開元七年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禽鳥

飛鳴舉郡驚異裴佖時都督廣州遽出召參佐詢之

問測其倪良久天色昏暗如初數月後有商舶自遠

還因言八月十一夜忽遇巨鼉出海舉首北向雙目

若日照耀千里久之復沒夜色依然集異

孔子尼於陳中夜有人長九尺皂衣高冠咤聲動左

右子路與戰於庭什之地乃大鯢魚也孔子嘆曰吾

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

厄絕糧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

能為祇恠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

也物老則為恠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搜神

廣西左州模邨有岩淋入岩二十步卽幽暗中有野

龍潛伏邨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動之

龍乃出蟠村婦懷中良久乃去士人遊觀則龍伏不出也太平府志

吳郡漁者張胡於太湖釣得一巨魚腹上有冊書云

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

靈柩宋嘉祐末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能作人言號

曰海多銜耀市井間亦嘗召入禁中自誦云海多風

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

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底思量爾千回萬度後經李

氏園中躍入池中不可復獲是歲黃河大決玉照新志

成化中大倉民從漁者買得鼈而三足令婦包之呼

異林 卷之十四 婦共食婦出門外久之不聞夫聲入視已失之唯衣

冠在地存髮一縷知州莆田黃庭宣鞠問召漁者仍

捕三足鼈烹調以食重囚引入獄門已化盡矣續巴

滿刺加海中有龜龍高四尺身負鱗甲四足長牙遇

人即齧齧之即死殊域周咨

屈支國東境城比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

牝馬遂生龍駒英法師西域傳吐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里中

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山上言得龍種蓋龍

喜與馬交故也隋諸龍初生時睡時噴時行欲時不

能變形餘時皆能變形四分陰雨晦冥牛馬在野龍

偶與交則感而生麟牛之所產則牛驢馬之所產則

馬驢其首則龍也其麟甲就膚斷界成文不能鼓而

張也高中文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

生象即婦人遇之亦有為其所汚者萬曆戊戌之夏

句容有二龍交其一困而墮地天矯田間數百里人

競觀之越三日風雷挾之而升謝在杭五嶽組

峽江水中物頭似狻猊而無足自項以下扁滿如

匹練粘涎如膠喜食馬謂之馬皮波有浴馬于江者

輒舉尾覆馬背腹曳之入水庚錄

黃臘魚即江湖之橫魚頭背長鱗皆金色鬻之為炙

異林 卷之十四 九 美而毒或煎燂乾貯夜即有光如籠燭嶺表錄異興州有

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木塞穴流魚隨流出

居民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或漁子聚鼓擊

於穴口魚亦輒出但得半獲於雷時耳酉陽雜俎

鯨魚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子至數萬嘗以

五六月就岸邊生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鼓浪

成雷噴沫成雨其雌曰鯢大亦如鯨眼為明月珠古今注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

流波數十里西京雜記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鳳皇

鷓鴣之類也菽園雜記引倪村雜錄云鳳皇似龜性

好負重故用以載碑螭吻似獸好望故立屋角上徒
牢似龍而小性好吼故懸於鍾上憲章似獸有威故
立獄門上饗於好水故橋所蟻蛸似獸而鬼頭用飾
刀柄蟻蛸似龍性好風雨故飾殿脊螭虎似龍好文
彩以立碑上金猊好煙故飾香爐椒圖似麤好閉故
立門上蚶蚶似龍好險故飾護朽上又有鼈魚獸物
金吾等物稅林 依山

番禺有書生經山中見有氣高丈餘如煙鄉人言此
岡子蛇吞象也遂集眾振鼓叫噪而蛇退入一巖谷
中經宵鄉里人各持竿食往見一象尚立而肌膚皆
異林

化爲水遂針破取水云過海置此於舟中辟去蛟龍

開奇嶺南蜈蚣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取其肉曝爲脯
美於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遇則鳴鼓燃火
以驅之南越志

杭州每歲孟夏有石首魚自海洋來綿亘數里其聲
如雷有若神物驅策者漁人以竹筒採水底聞其聲
乃下網截流而取之有一網而舉千頭者西湖志 通州

每當閏年輒有巨魚自海東來謂之閩魚人取其骨
作橋通州志
海中所產異物多類人支體而人魚其全者也妖青

類人首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戚車類男陰文齧類
女陰卽今所謂淡某也至于貴鈴類鳳鸞鐘類鹿鳩
賊類象木藻類鳧更奇矣聊齋誌異蕭注從狄青破蠻洞
收其珍貨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人所奉也藉以
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箸搗龍飲之每鱗中出盃則
收用酒送一七專輿陽道何遜春雲南百夷中有小
孟貢江產鮑魚彼夷食之日御百婦故夷性極淫貴
賤俱有數夷山中亦產鱗鼈餌一刀圭終其世斷絕
人道上人以飼牡馬不之宦也漁程記

物化

異林 卷之十四 十一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而爲蛤至春復爲黃雀五百年
化爲蜃蛤述異記海魚千歲爲魴魚形似琵琶而喜鳴

又名琵琶魚虎魚老則爲蛟江中小魚化爲蝗而食
五穀者百歲爲鼠酉陽雜俎羅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時

鹿子魚躍出洲上化而爲鹿嶺表海中黃魚化爲鸚鵡
泡魚大者如斗其身有刺化而爲豪豬沙魚之班者
化爲鹿德遊錄鱈魚四足常吞人秋化爲虎洽開記

臨淮漣水民家中和四年鷹化爲鴉而弗能游孔氏
千寶曰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海爲蛤春
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

羣為螢朽葦為菴稻之為蟹也麥之為胡蝶也自

知而化為有知也鶴之為鷹也蚕之為蛾也不失其

血氣而形性變也神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則

變黑猿五百歲化為獲古今月令雉入大水為蜃然

亦能為蛟張啓昭言鄉民逐一雉入山穴中因塞以

土久之過其處見穴內有木流出未久山崩其下成

渠有蛟自穴出菽園蛤有二胥生於海蛤蠣千歲烏

所化也海蛤百鸞所化也魁蛤老服翼所化也異

黃州有兩頭蛇土人云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明道

鼯蟲魚因風入空木而化為蝙蝠異物江陵有龜人

異林 卷之十四 十一

能化為虎又云虎化為人好著紫葛人足無踵博物

石首魚至秋化為冠冕頭中有石張勃猿初生皆黑

而雄至老毛色轉黃潰去其勢即轉為雌遂與黑猿

交而孕其自黑而黃蓋百歲矣又數百年方變黃為

白橫州山中蚯蚓化為百合而壞麥變為飛蛾方蚯

蚓在土中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而麥蛾

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鄭景堂

晉中朝武庫內有蛇化為雉太元中司馬軌將雉媒

下翳此媒屢雉野雉亦應尋覓所應之雉頭翅已成

雉半身故是蛇又死人髮入水變為鱷一說生以穠

沐頭死則髮變為鱷又蝴蝶能變作黃異晉太康

年會稽蟻螟及蟹皆化為鼠甚眾復食稻為災陸勳

雲南諸山澗中多潛龍去昆明二十里有烏龍潭其

龍尤為靈應元時有阿查利僧能降之龍化為青衣

童子隨僧住坐呼為龍奴農負樵牧無不聽命數年

龍苦之竊僧數珠逃去不可復制又雲南山谷中有

擺夷唯啖菽麵少嘗塩味年至百歲尾間漸長如獸

尾秃根遍體生毛據地而行久則化為熊猿之類趨

捷勇勁登木卧草數百歲不死朱秉器

廣東八月魚化為鶉北方則鼠化為鶉異越江浙之

異林 卷之十四 十三

閏八月而後歸化為鶉西湖陵得鬱栖則為鳥足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蝴蝶蝴蝶骨也化而為蟲

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于日化而為鳥

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

酪食醯願酪生乎食醯黃軼食醯黃軼生乎九猷九

猷生乎脊芮脊芮生乎腐蠶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

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鷓鴣之為布穀

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爪

之為魚也老非之為覓也老翰之為後也厥昭生乎

濕醯鷄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

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列子蜻蜓帖水飛時以尾點水則生子也既已

遺子青鮪魚食之魚孕而腹脹久之噬魚腹而出身

似蟬而小名曰蝦蟇蝦蟇而為蜻蛚郎仁寶

蟬之為蛻娘也子之為蚊也盲鼠之為蝙蝠也黑

蜂有化為促織者蠹魚有化為豚望者水蠶化為蜻

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為水蠶水蠶

還復為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五雜九月寒鳥入

水化為烏賊魚唐月仲夏鱮鳥變為鱮魚異物

雜事

異林 卷之十四 十四

齊竟陵王子良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

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頭向城

門尋而王薨南史王莽遣眾十萬人掘平共王母丁姬

故冢周棘其處時有群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漢書

周廣順二年汝南旬日內無鳥既而聚山谷中集于

林壓樹枝皆折汝南志宋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

會寺供僧致獼猴無數滿山谷林木皆折李諫議譯

知鳳儀卒有蝴蝶自殯所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

官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

扇喪行逾日始散張舜民本朝天順二年夏日脯瓊

州郡西九龍見下攬瓊山縣儀門盡毀殺一婦人烈

其支體時蜻蜓隨龍飛者以萬萬計通志漢景帝二

年仲冬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鬪于楚國呂縣白頸烏

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漢志靈帝中平三年八月懷

陵上有雀萬餘先極悲鳴已而亂鬪相殺皆斷頭懸

著樹枝枳棘搜神記

燕避戊巳蝠伏庚申續博物志捕蛤蚧者必於月之上寅

日乃可得古志瑋瑋每值甲子庚申日輒閉口不食

除海扇文如瓦屋三月三日潮盡乃出雜錄

驢父馬母而生羸馬父羸母而生駃騠許氏說文驢父牛

母而生駃騠玉篇馬父驢母而生騰騰崔豹古今羸父牛

母而生犏牛水東鹿父駝母而生風脚駝洽聞

虎及鹿兎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而毛色白能變化狐

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能變為人形鼠壽三

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

及千里外事攫千歲獼猴八百歲蟾蜍壽二千歲駢

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二千歲千歲之

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如其名抱朴子

蜈蚣能食蛇腹然遇蝸牛之涎輒不能行海東青鷹

鷲鳥也而獨畏燕象巨獸也而畏鼠雜記刺猓能躍

入虎耳虎或吞噬之不能死則穴虎腹而出然猶見

鵲則自仰腹受鵲之啄王忠文公集 鵲畏鵲者畏其矢也

鵲矢著蝟則爛鵲鳴木上蝟聞之輒伏不能行爾雅

鷹畏青蒿以其糞沾身則肉爛毛脫五雜俎 筠州大樹

木上多趨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著虎

身則生蟲徧身瘡爛以死龍元英 楚蜀閩粵多畜金

蠶蠶以為左道金蚕畏蝟蝟入其家金蚕則不敢動

雖匿榻下牆罅必檢出之蔡條 玄龜食蟻鷃隼擊鷓

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蝻啣魚狼狽齧鶴餘其柔金

雄黃變鐵此皆能以小制大也陰符經注

異林 卷之十 十一

春秋時李邕有鬪鷄之戲左前漢持江都楊華李姑

畜鬪鴨水池上苦懶齧鴨飛燕外傳 魏文帝遣使至吳求

鬪鴨建昌侯孫慮作鬪鴨闌而陸遜譏之三國志 晉世

又尚鬪鵝桓南郡小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不

如夜往鵝欄間悉殺諸兄弟鵝是也世說 唐僖宗好鬪

鵝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直五千萬錢

唐書田令孜傳 唐玄宗時雋州獲鬪羊右丞相張說以國家

久事征討其涼河部徵發不息因上鬪羊表以諷劉

唐新 宋張道甫孫師韓皆好養鷄鷄及青師姑以鬪

鬪而不勝則折其兩足晚年俱病兩脚以死李昌齡

二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宋時里中兒養之

角勝負為博戲張世南 唐時京國戲場中又有以二

刺蝟對打者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尚書

故實

異林 卷之十 十一

異林卷之十五

夷俗

朝鮮在東北海濱昔周封箕子於此以商人五千從之衣冠禮樂詩書卜筮醫巫百工悉具王之族人皆稱君國人見君則引領長跽見尊官則蹲身俛首不敢仰視王居開州依山為宮名曰神窩有郡百八十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二千西接契丹以鴨綠江為固東南至明州海水絕碧千餘里至洋中則黑海人謂無底之谷也異域志道路驛館多用婦人應變鴨綠江每年冬冰堅厚往來人馬皆由葦橋以渡漢州朝使

異林 卷之十五 一

民間不許儲分文金銀以積粟布之多者為富買遷交易以一粟布三品以下官皆服紬布不得紵絲枳用松木俗耻再嫁民間子弟不得習碁博諸戲其獸多麋鹿麀麀而無麂其紙四幅而為一張或八幅而一張通謂之油帝其闈人非由宮刑取幼時傷疾者為之董越使朝鮮賦

日本在新羅之東南大海中居依山島地勢東高西下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其人髡首裸程無木棉唯用布為常服冬月賴中國絲綿以煖諸藥皆產惟無川芎其艸交易用中國古錢每千文值

銀四兩唯不用開元末樂錢凡倭船之來人挈水四

百斤約八百盆日用水六盆極其愛惜以海水鹹不

可食食即洞泄故彼國開洋必于五島取水焉日本

倭奴自天御中土至神武天皇傳二十二世速唐咸

亨初賀平高麗稍習夏音乃更號曰日本日本倭船

之來恒在清明節後前此風候不常至是方有東北

風多日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

後亦有東北風過十月風自西北來非倭所利矣故

防春風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月十月為小汛等語海國編

大琉球國居海島中土多山洞洞有小王往往有邨

異林 卷之十五 一

邨有鳥了師立善戰者為之理其人深目長鼻頗類

胡人雖年老而髮多不白織關縷樹條以為衣其畜

多豬雞而無牛羊驢馬異域志男子蟠髮作髻于頂右

漢人之裔髻則居中俱以布纏首貴者黃布而紅布

次之青綠又次之最下者用白布王首則纏錦帕足

無貴賤皆草屨入室則脫之蓋以徒跣為敬也婦人

黥手作花鳥形大族婦女出入則戴笠坐馬每歲中

元前後日浴死者于溪滌去腐肉以布帛裹其遺骸

而殯之俗畏神神以婦人為尸名曰女君國王以下

皆敬事焉蕭崇素使琉球錄

交趾在秦爲象郡漢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元憲宗時爲安南國其人育目昂喙足趾相交椎髻翦髮好浴善水性獷悍姦偷而尚賊盜婦女淫亂無常夫與它男子通卽休其先夫令別娶異域好食檳榔一年再稻一歲八蠶有雜田隨潮上下墾其田者爲雜民有飛頭獠子赤種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地少寒冬猶衣袂而不絛殊域

占城在越南之南真臘之比其王在位三十年卽入山茹蔬受戒令子姪攝國自顧于天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居一年無恙則復位此前代事也今

異林

卷之十五

四

則襲封有常矣國無霜雪氣候常熱林木常青隨花隨實禾稻甚薄國人粒食者鮮日惟啖檳榔不絕于口婦人拜揖與男子同其畜多黃牛水牛而無驢有山牛不任耕作惟殺以祭鬼酋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共飲王當賀日則沐人膽汁以仲冬十五日爲長至人皆相賀國無筆札椎羊皮令薄薰之使黑削竹爲筆蘸白灰作字委曲如蚯蚓狀有山在林邑浦外名不勞山國人犯罪送此山令自死而不殺殊域占城不解正朔但視月生爲初月晦爲盡如此十次盈虧爲一歲晝夜善提鼓十更爲法酋長暨

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出魚不腐爛不食醜不浮蛆不爲美有尸頭蠻者本楚婦人也第月中無瞳夜深卽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若封固其項或移體它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亦不常有民間有而不聞諸官者罪及一家星槎

真臘國地廣七千里王城周二十里石塚廣二十丈城中金塔一金橋一金後狻二金佛八王宮正寢以鉛瓦葺事之所金爲牕櫺列鏡四五十面宮中又有金塔夕則王卧其所有九頭蛇精來就與交事已乃

異林

卷之十五

四

出與妻妾居若此精一夜不至則蕃王死期至矣交易皆婦人見唐人則呼之爲佛海島村僻人物醜惡號爲崑侖婦女多有潔白者一布經腰之外男女體悉露矣文書以鹿鹿皮染黑用粉爲校畫以成宇建亥之月爲正月有燈毬煙火之設四月則拋毬五月則迎佛水以浴玉七月則燒稻八月則揆藍謂伎樂舞也聞豬鬪象以爲樂九月則壓獵謂聚衆教閱也大逆重罪無絞斬之刑第于城西門外掘坎瘞之實以土石堅築而罷父母死別無服制丈夫則髡髮女子則於顛剪髮如錢以爲孝民間飯用瓦釜羹用瓦

饒富家貴宇暨國之慶賀多用金銀器皿地上鋪虎
 豹鹿鹿等皮土人好紫男女合後即浴往往患滯下
 死四時常如五月不識霜雪歲中稼穡可三四收自
 四月至九月有雨十月而後無雨查南之蠟重一斤
 真蒲龜脚可長八九寸鱈魚大者如船有四足類龍
 特無角耳真蒲巴澗山間有石可食味勝于鹽珠之
 成器有成平樹莢葉味酸用以代醯邗落朽樹間有
 細腰蜂如蟻作黃蠟番人取之一船可得二三千塊
 塊之大者三四十斤有朋牙樹葉可釀以為酒最重
 中國菽麥及青筴水銀硝黃檀周建觀上真國朝末
 異林卷之十五 五
 樂中大監鄭和頒詔海外自占城三晝夜至真蠟國
 有城池周七十餘里石河廣一十餘丈殿宇三十餘
 所此其都會也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猴孔雀白象
 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風俗富饒法有剽刑刺配犯
 盜則斷手足番人殺唐人則償抵唐人殺番人則罰
 金無金則自賣贖罪呈樣
 暹羅去占城順風十晝夜其國山形如白石峭礪周
 千里外山崎嶇內嶺深遂稼穡豐熟氣候常熱俗尚
 勁悍豪強侵掠鄰境削檳榔木為標鎗水牛皮為旁
 排慣習水賊其上下謀議大小事悉決於婦人其男

夫一聽苟合無岸能重喪禮人死氣絕必用水銀灌
 之擇高旱地設佛事葬之以海肥代錢每萬枚准中
 統鈔二十貫呈樣民樓居密聯檳榔片而藤繫之甚
 固藉以藤席竹簟寢處其中殊城暹羅港水有長洲
 隱隆如壩海船出入如中國之車壩然其地沮洳無
 城郭王據大嶼以居殿宇覆以錫版治內分十二塘
 壩酋長主焉華人流寓者為一所名曰乃街上夷散
 處水棚板閣蔭以茭草而無陶瓦人皆髻首無姓氏
 耻為盜竊穴地為獄重樓三級謂之天牢罪重者居
 其下其禾之稈長丈有三尺其穗八寸稻三粒而盈
 異林卷之十五 六
 寸黃氏地產六足之龜有匙箸木其花須可用酌飲
 食得茶汁則消蘇錄
 蒲刺加在占城極南舊名五嶼田地瘠鹵有山泉流
 為溪淘其沙取錫冶之成塊名曰斗錫以通市織芭
 蕉心為篋更無它產氣候朝熱暮寒民屋如樓閣而
 不版覆第用木高低層布之寢食其上呈樣成化中
 進火雞其大如鶴好食火炭海中有所謂龜龍者高
 四尺身負鱗甲而四足鋸牙齧人即死山有黑虎能
 變人形白晝群入于市殊城
 瓜哇古名閩婆地廣人稠甲兵為東洋諸番之雄舊

侑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合而生于百

飲啖人血肉一旦雷震石裂人出石中衆推爲主驅

罔象而除其害居民環接編茨椳葉覆屋舖店連行

爲市其國富饒珍珠鴉鵲石貓睛青紅寶石璣渠瑪

瑙無所不有男子裸頭裸體腰圍單布酌酒重財而

輕命凡主翁病死妻妾暨諸婢子簪花被綵送屍於

野俾衆犬食盡而歸如其不盡則衆婦悲號自焚以

殉星槎王宮甃墻高二丈方二十里土人顏色黝黑

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蛆與犬同寢老

幼貧富出皆佩刀若有爭鬻卽拔刀相刺凡殺人者

梟林卷之十五 七十一

逃三日不出卽無事矣碎城

三佛齊古于陀利也在占城之南海賈欲往三佛齊

者法當南行二日而東否則值焦土船必糜碎洪武

中爲瓜哇所併廢其國爲舊港民庶爲筏結屋而居

覆以椰葉隨木高下土沃倍于他壤古諺云一年種

穀三年生金言米穀盛而貿金多也產鶴頂鳥火雞

神鹿鶴頂鳥大于鴨腦骨厚寸餘內赤外黃以爲帶

火鷄如鶴銳喙利爪傷人致死神鹿大如巨豕高可

三尺豕喙而短毛碎城

淳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地炎熱多風雨樹木柵以爲

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氏舍覆以草王坐繩牀出

卽張大布單坐其上而衆昇之名曰翫囊其國鄰底

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兵刃所傷皆不死

國俗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五月十三日國人競作

佛事產巴尾樹加蒙樹其心皆可爲酒碎城

蘇門答刺國古大食國也在占城西南其俗男女髻

繫紅布國王軀幹修長一日之間其色三變或黑或

赤每歲殺十人取其血以浴謂能厭邪民以網罟爲

生釀艾葶子以爲酒其貢石青回青硫黃香子星槎

錫蘭山國在大海中其王尚釋重象與牛煨牛糞灰

梟林卷之十五 八十一

塗身飲牛乳且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飲食不令人

見山之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邪鳩鳩人穴居男女

皆裸若野獸不粒食唯啖芭蕉子魚蝦之屬碎城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土宜耕種以傍海故地無草

木牛羊駝馬皆以海魚乾爲飼山連五色皆鹽也鑿

爲盤盂用盛食物不復加鹽矣星槎地產獅子駝雞雞

高八尺有馬哈獸狀如麋鹿用長于身碎城

雲南百夷在唐宋時爲蒙氏段氏所據至元始以爲

雲南等路如內地設官而土酋所轄不可以漢法治

若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地統謂之百夷碎城

方萬里有大百夷小百夷之名俗稱其君長曰昭其
屬曰叨孟以總政事曰昭錄領萬餘人曰昭綱領千
餘人昭伯領百人皆屬於叨孟上下奢僭一切紫銀
花金銀帶貴賤皆著繡帽飾以金寶珠翠相見必合
掌而拜叨孟以下見其主則膝行而前二步一拜國
無文字小事刻竹木大事作緬書男女同川而浴樂
翁婦叔嬭不避也死則親鄰咸饋酒食環尸歌舞春
夏多雨秋多煙瘴其樹木有三四株結為連理者又
有斗大之樹畜之類或黃牛而水牛首者或山羊而
綿羊首者雄雞多有能生卵者錢古訓
百夷傳

異林

卷之十五

九

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俗呼西番其君號曰贊普
與其臣一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其君臣自為友者
五六人號曰共命君死則自殺以殉吏治無文字刻
木結繩為約刑罪雖小必抉目刑梟以麥熟為歲首
俗重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為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
首以示辱病不醫藥唯召巫巫焚柴登鼓以逐鬼周
俗
默德那者回回祖國也地接天方其教專以事天為
本而無象設其經有二十藏凡二千六百餘卷其書
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又有陰
陽壁曆醫藥音樂之類隋時始傳其教人中國周
俗

天方國古筠冲之地西洋極盡處也其地四時皆春
日中最熱必日落時聚為夜市男女衣白男髡而女
編髮見月初生皆拜呼稱揚以為禮食以馬乳和飯
故人肥美有佛寺分為四方每方九十間皆白玉為
柱黃甘玉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相傳漢初時
天所降也馬有高八尺者名為天馬周
俗

哈密古伊吾廬地在漢燉煌郡北大磧外去今肅州
一千五百里為西北諸胡要路末樂初封忠順王凡
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至彼譯表以上管轄三種夷
人一回回一畏兀兒一哈刺灰俗性獷悍城北有天

異林

卷之十五

十

山一名雪山匈奴過之必下拜周
俗哈密若平川城周
三四里地極幽間有楸杏所種唯豌豆一麥陳誠西
城記
火洲本漢車師地唐初置庭州有回鶻雜處亦稱回
鶻元時號畏吾兒地產五谷唯無蕎麥貴人食馬餘
人食羊及鳧雁用唐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
食婦人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有祁連山蒲類海瀚
海交河地皆砂磧大風則行人馬相失有沙鼠其
大如兔鷲鳥捕食之有羊刺草生密謂之刺密周
俗
哈烈在撒馬兒罕西南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
壘石為屋不用棟梁陶瓦雕刻總靡會以金碧男女

相聚席地跌坐無君臣上下禮與人初相見屈一足而三跪男女皆然不置斗斛惟用權衡居常衣白有喪則易以青墨壑不用棺布囊而裸瘞俗無甲子但以七日為一周晝則不飲食至暮乃食陳誠西

北虜韃靼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其後女真滅契丹蒙古滅女真滅宋入主中國稱號曰元虜之

舊俗逐水草畜牧行則以車為室止則以氈為廬自君長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毛殊域今北虜嫁娶皆

入婦家必俟產育男女始歸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娶其妻虜王與公古死畧有棺具併其生平服物

異林 卷之十五 十一

埋之深僻莽蒼之野死之日盡殺其所愛僕妾良馬以殉都無喪服唯於七日內自妻子及所部諸夷皆

去其姑姑帽頂而已款貢以來頗尚佛教所最忌者無過痘瘡若或夫妻患痘各自避匿必俟聞雷聲後

乃始相聚以桑榆為弓柳矢鐵蘇皮條為弦所射僅五十步以內便於馬戰一人恒備三馬多者至八九

馬取馬乳為酒胡兒五六歲時即教之乘馬矣婦女乳長垂至腋下首長無所事又惟耽樂酒色拍胡笳

以諠雜荒淫沈酒而已肅大亭 建州諸夷數種其腦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謂

之生女直樺皮為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畜馬

七獵為生其阿迷江至散魯江頗類河西乘五版船疾行江中乞列迷有四種捕魚為食暑衣魚皮寒衣

狗皮不識五谷以狗為糧死者剝腹焚之以灰燼夾於木木植乞里迷去奴兒干二千里一種曰女直野

人文面椎髻帽綴紅纓衣綠絲組射山為食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種住平土屋脊開孔以梯

出入鋪草而寢一苦兀在奴兒干海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死則剝去臟腑曝乾而負之飲食必

祭三年後弃之土產夫刺孫即土豹也好刺即各色

異林 卷之十五 十二

鹿也殊角即海象牙也牛魚大者長丈五尺重三百斤無鱗無骨脂肉相間又產石砮一名水花石堅利

入鐵殊域

周咨

異林卷之十六

夷俗

扶桑國在日本東南民作版屋以居養鹿取乳為酪以食宋武帝時始通佛教地多扶桑其實似梨而色赤其葉似桐其皮可績為布亦以為錦有牛長角載物其上可至二十斛無鐵而有銅異域志

烏衣國在韃靼黑海之北鎮撫爬刺嘗至其地其人衣黑衣著大黑巾垂至膝腕不令它國人見其面行常帶刀有見其面者輒殺之結草為市蓬懸物其上與人交易不相授受欲與市者以物相直挂市蓬而

異林

卷之十六

後取其貨如價不及則追殺其人

後取國結束似韃靼項後復有一目兀良河韃靼時見之性狼戾嗜殺雞韃靼亦畏其暴

骨利幹國在西北瀚海之濱乃天地極際處也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方熟天已曙矣草多百合產良馬日馳數百里唐貞觀中入朝

老撾國在安南西北古越裳氏國也其人狼戾口嚼食物鼻飲水漿與人有怨則下穹弓毒藥以殺之

大食訶羅國有四州土豪更互王之聘妻以人尾為禮女家以牛尾報之人尾者男子陽道也地產路

駝鶴高六七尺有翼能飛能食火炭銅鐵

木直夷在牂牁之西北以鹿角為器皿其人耳後有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培沙自擁

西柳國與真臘相鄰而風俗不同國中望見天隅有一竅極明稱為天門云女媧氏所不至處也

近佛國在東南海上多野島蠻賊居之號麻囉奴商舶至其國則群起執取夾以巨竹炙食之

三佛馱國在西南海中有山插環流其廣千里名大鐵圍山中皆良田唯一竅可出入國人守之交阨屢欲侵取之險隘不可躋攀而止

異林

卷之十六

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體攫人與禽獸皆生噬之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

鐵圍號曰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防之

沙彌茶國在西極日沒之地每日落時聲若雷霆王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金鼓以亂其聲否則小兒多

驚死古有聖人祖葛尼堂至其處乃載記之

崑侖層期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極熱有大鵬鳥飛則蔽日能食駱駝有野人身黑如漆而拳髮

聶耳之國耳垂至腰兩手捧耳而行交脛之國其人脚脛曲戾而相交長臂之國其人臂長丈餘身如中

人晉時海東之民於海中得其一衣

女人國在東南海上其國無男遇南風至則裸形受感而有孕寔有海船飄至其處群女攜歸遁求配合無不死者一人夜中盜船得去遂傳其事

柔利國其人曲膝向前一手一足

羽民國在海東南崖巖間其人長頰鳥喙赤目白首身有羽毛不能遠飛

頓遜國在海島地方千里比去扶南三千里多產珍寶人死則送之野外有鳥如鴉飛來以萬數食其肉乃去遂焚其骸骨沈諸水命曰鳥葬

異林

卷之十六

二十一

繳濮國在未昌郡南千五百里國人有尾必先穿穴容尾乃可坐尾折便死亦名尾濮其俗識母而不識父有賓客燕會輒殺一老者以供厨

斯伽里野國山上有穴四季出火國人昇大石千百斤納穴中須臾爆出皆碎五歲而一火出其火流轉海邊復回遇林木不燒遇石即然

木蘭皮國在大食國西產麥一粒長三寸一桃之重至二斤一榴重五斤瓜圍四五尺葉長三四尺鑿井百丈方得泉水有胡羊高四尺尾大如扇春則脂膏滿腹剖腹割脂數十斤用藥線縫合羊復活

奉應國氣候常煖冬不凋零畜宜羊馬而無駝牛地

宜五穀出金鐵水泉鹹鹵不中食飲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潮落之後平地為池收魚作食俗事妖祠有祠至三千所

訶條國近女真金遼山廟有石鷲能具飲食如人飲食將盡向此鷲作禮則飲食悉具

故臨國與廣州相近其人純黑如漆好事弓弩中國往大食者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去異域志

大食國在海西南千里在波斯國西其人長癭大鼻黑而多鬚婦女端麗皎白土多砂石不宜五穀唯食

異林

卷之十六

四

駝象等肉後破波斯拂林始有米麵民俗侈麗甲於諸番其居以瑪瑙為柱綠其為壁水晶為瓦碌石為甍帷幕之屬悉用百花錦唐宋之世屢歲入貢

二蠻國人不知耕種唯以土為食死則瘞之心與肺肝皆不朽百年之後復化為人

不死國在穿宵國東其人黑而長壽地有不死之樹又有赤泉以供飲食一云在交脛國東

訶陵國在真臘國南海中豎木為城大屋重閣覆以椽皮國最殷富其女人含毒涎液著草木上草木立枯丈夫與之合者輒苦瘡瘍其國一名閻婆

烏長國在黃嶺之南土多林果稻麥佛塔極其華麗人多方術有爭訟者服之以藥曲者發狂愈者無恙其法不殺犯死罪者唯徒於靈山

懸度國在烏耗之西山谿不通引繩絕壑之間貫大竹筒緣之以渡其民墜石而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有白羊有小步馬有驢而無牛

務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唯啖禽獸之肉以羊皮蔽其腰腹亦取牛血和乳生飲之異域志

波斯國在達葛水西去中國萬里其人短小純黑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以衫婦女服大衫帔髮以五

異林

卷之十末

五十一

色珠絡以六月為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有大鳥形如鸞馳食草與肉亦能啖人

晏陀蠻國周圍七千里人黑如漆能食生人地不產鐵磨蚌甲以為刀有一聖人死而不朽承以金牀不知年代常有巨蛇護衛之其蛇毛長二尺人不敢近有一井歲中再溢其泉徑流入海所經砂石浸成黃金

默伽國其先無人煙大食國有祖師滿羅呼行遊至其地娶妻生子子名司麻煙始生之時以足履地俄不清泉涌出遂成大井旱澇如常泛海遇風波者以

此水灑之無不頓止

龜茲國漢武時始通中夏其俗多淫置女市收男子之鐵以入官每歲元日闔牛馬橐駝為戲七日觀其勝負占知其物之繁息衰耗國西北大山中有泉如膏流出成川狀如餽餽其臭服之齒髮已落者能令更生癩人服之皆愈異域志

烏孫國西有三仄蠻身生長毛丁靈國人拳髮馬蹄自膝以下生毛善走日可三百里軒渠國西南千里有三瞳四舌之民其人目有三瞳珠其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皆用蕉越犀象丁靈之比有馬腦

異林

卷之十末

六十一

國其人聲如雁鶩從膝以下生毛而馬蹏

蜺蠻之人以舟為室一為魚蜺善垂綸舉網二為蠓蜺善浚海取蠓三為木蜺善伐木取材三蜺各相統率生理極貧求得物米與妻共之

西海之北存半體之國其人一目一乳一手一足兩人相得乃行北海之外有一目之民其目居中女真東北有琴耳干國其地極寒雪深丈餘民以捕魚為生衣狗皮食狗肉不知種莠

天際國多產珍寶異香其地極富城池宮室皆如中夏橋梁石柱用玉為之華表則用瑪瑙每歲天旋到

此天光一返照焉是四極之際也

烏濟國在南海之西南俗生首于輒殺而食之謂之
宜弟味其則厭諸其君凡親老則與鄰人使食之收
其遺骨而歸葬亦謂為噉人之國

點曼斯國古堅昆國也去回紇西北二千里人皆赤
髮青回綠睛軀幹偉大男少女多隨水草畜牧

驅度寐國在室韋之比其人甚長一躍三丈走及奔
馬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異

禪國之人善幻能口中吐火解易牛馬之首跳九揮
霍變化莫測漢和帝時始通中夏

異林

卷之十六

七

滑國乃車師之別種後魏時征其旁國波斯龜茲踈
勒姑墨于闐始稱強大毡屋為居東向開戶以木為
契羊皮為紙親死則其子截一耳其產黃狻猊白貂
鼠兩脚橐駝野驢有角

上俱
異域志

塞蘭之夷去撒馬兒罕于三百里居人稠密五穀蕃
殖夏秋之間草中生黑蜘蛛甚小齧人徧體皆痛法

用薄荷枝掃痛處羊肝概一晝夜良已然而
陳誠西
城記

徧體皮膚皆蛇六畜被傷者多死
黑契丹國名乞里羅其產獅子鬚尾如縷拂傷人馬
聞其吼則怖而滿血其狼有變其孔雀尾在翅內鸚

鵝家五色香猫似土豹糞滿皆香如麝風馳急使乘

日可千里鶉鴿傳日亦千里 蘭赤生西南海山石
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
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西使
記

麻逸凍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山峻地平其田膏
腴國尚節義婦喪夫則削髮務面絕食七日夫死同

寢多有竝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若得甦
終身不再嫁矣至焚夫日多赴火死臣生詳
勝覽

龍牙加貌去麻逸凍順風三晝夜程俗尚敦厚以親
戚尊長為重一日不見則攜酒設問安

異林

卷之十六

八

九州山與滿刺加相近產沈香末樂七年鄭和令兵
入山採香得徑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
黑花細紋山人吐舌言我天朝兵力若神

花面國與蘇門答刺鄰境男子鰥面為花獸形猿頭
裸體單布圍腰婦女椎髻腦後地多牛羊雞鴨羅布

上下自耕而食富不驕貧不盜產香味青蓮花近布
那姑兒一山產硫黃

翠藍嶼在龍涎之西北柯枝國與錫蘭山對峙其民
男女皆裸體初結樹葉或結草以自蔽

榜葛刺國即西印度之地乃釋迦得道之所風俗甚

厚印度之人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
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邨人遞養之不吝別
邨求食田沃豐足每歲再收俱呈樣

曷刺比亞產乳香又產一藥名也刺以塗死者其
尸不朽南有二海島男居一島女居一島每歲男女
會合二二三而已利瑪竇
輿圖志

應帝亞產諸寶石中夏所呼小西洋也樹葉為紙織
錐為筆椰子為之酒其國王以姊妹之子為其嗣
鬼國之人夜遊晝隱剥鹿皮以衣耳目鼻與人同唯
口耳在頂上噉鹿與蛇

對林 卷之十木 九

突浪國有大松林巨數百里松子之數其重數斤墜
時中人首上則能殺人行者必戴兜鍪以備之

卧蘭的亞國在大海中冬三月夜而不晝夏二月晝
而不夜作壺漏之物以辨晝夜六時興而六時寢當
三冬時燃魚油為燈以代日光

鐵島之地無水泉惟一大樹葉恒不落每日薄暮即
有雲氣縈抱降而為水人畜資焉 亞大臘山天下
至高之山也四時晴霽無雲風雲雨雪皆在山半以
下其人寐而無夢 巴尔加有一大江其國終歲無
雨故其人精于占象其江每年泛漲故地偏肥澤

呀麻蠟地近日下故國人身體黎黑不服衣裳其土
產金銀而無鐵 井巴之國近大浪山人衆十萬性
野而猛居無定土每至一國則掠其人獸虫蛇生食
之 伯西兒國穴地以居好食男子不食婦人

昆麻刺有獸類狸而人足腹下有皮可張可翁所生
之子休息其中俱利瑪竇
輿圖志

女直有山其顛有水白色草木皆白所產虎豹亦白
古所謂長白山也去遼東可千餘里 小甘泉有海
子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名曰鴛鴦海子前此
十餘里為大甘泉掘穴中有跳兔其大如鼠頭目毛

對林 卷之十木 十

色似兔尾長而鼠爪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
甚犬不能獲 古梵場東北數十里有山甚高廣峰
巒奇秀止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有泉甚清永樂
八年親征至此南望北斗矣未樂北
征錄

東海近高麗國有屯羅島所產麻子大如蓮荷宋嘉
祐中其島有船為風飄至蘇州上海船中三十餘人
衣冠如唐人皆慟哭語不可曉久之出一書示人乃
唐天祐中告授屯羅首領陪戎副尉制也又一書乃
上高麗表亦稱屯羅皆用漢字蘇人取其麻子種之
初亦大如蓮荷次年漸小矣沈括
筆談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窟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本否則凍死 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塵揚咫尺莫辨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 盲骨子一曰豚骨國唐書所謂蒙兀部也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而食之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也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皆不毛之地松漠紀聞

奇肱之民善爲機巧以殺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

湯時西風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去玉

異林

卷之十六

十一

門關四萬里 魏晉之間海上得一破船有一人項

中復有一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博物志

大觀中廣南海賈爲逆風飄至海外惟洋至日將沒

天水黃濁有獨山峙水中大石崩激黑雲巨起隱隱

兩朱塔出老於海道者見之曰此龍帷也令衆持弓

矢鳴鉦鼓叫噪而行又有巨人長丈餘出水而持杵

遍舟舟之人齊聲誦觀音授經文乃沒頃之泊入恠

港老者令搏飯數百以待需索二更時有大舟戕然

來竝亟擲飯與之且唾且詈彼人爭食頃之舟益多

或出或沒擲飯如前四更始散老者言是皆獲舟鬼

也若無以充其饑害人必矣天曉進帆水氣腥穢大

蟻千百出沒波間又浮至一高岸令數人問途行四

五里見長城橫亘有兩巨人坐門下各持衆人髻掛

大木杪入城取火取一人炙殺分食之已復入城衆

悉駭懼斷髮沿水疾馳赴舟乘風數月得歸夷堅志

羅夷居雲南深山窟谷中種蕎麥以食不知滋味至

九十餘或百歲尾間有骨漸長如獸尾徧體毛生據

地而行漸食生物其子孫豫於深林營窟置諸食物

其中以氈擁其首昇而置之彼亦忘歸久則變爲熊

後之類趨矯勇勁數百歲不死朱乘器

異林

卷之十六

十二

建昌有熨夷善幻術彼人塋尸未朽者燹至墳所步

罡誦呪尸即自穴透出變爲牛馬用以充饌或曳婁

而賣之客有遠來投宿者亦能詛呪令之變化以故

遠客必慎擇所寓如遇面生而目睛紅者必此種矣

西南夷古六詔地也今爲車里老撾木邦等宣慰四

時皆熱五六月間水如沸湯石若爍金暮霧晨靄夏

秋多雨深冬雷電不收山澗多蝮蛟孔雀其水多毒

鳥獸飲之無不立斃楮

三宣慰中有妖術曰卜思鬼婦人習之夜化爲猫犬

行竊人家遇有病者舐其手足嗅其口鼻則攝其肉

唾于水化為水蛟取而貨之變莫之外有曰地羊鬼者鬣首黃目黑面而猙醜能以泥土沙石換人及牛馬五臟忤之者必被其害死後如蟬蛻然卜思鬼之術唯狗可以敗之地羊鬼唯相服皆青則無害麻陽上著之民皆槃瓠遺種與苗同祖有一石在其村名槃瓠石民共祀焉犯之者輒向石詛之未有能生者有犵狁尤善用弩兩目皆豎每九月九日皆閉戶不出出即有蛇虎之害朱氏精談
 羅羅之夷亦曰烏蠻其夫婦晝不相見夜則同寢子生未十歲不得見其父其人間有生尾長三寸者年

異林

卷之十六

十三

老往往化而為虎 金齒百夷力農以婦人勤苦不輟及產子已即抱子浴於江歸付其夫勤如故其所產雞亦雌卵而雄伏之李景雲南志

異林卷之十六終



異林十六卷

河南巡撫探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此乃摘諸家雜史中所載異事分為四十二目頗為雜糅如防風僬僥之類世所習聞不足稱異而他書稍僻者仍不無掛漏惟詳注所出書名在明末說家中體例差善耳

快雪堂漫錄一卷

〔明〕馮夢禎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平湖陸氏刻

奇晉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快雪堂漫

錄一卷》提要

快雪堂漫錄

明馮夢禎開之撰

陸烜子章訂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
十三日赴法席甚盛聽衆二千餘某日有客比丘
慶安宣城人自言明日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
莫捏怪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薪

快雪堂漫錄

奇晉齋

火我次日衆守至日中咸散去將昃忽起禮一老
佛約數十拜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
鼻注尺餘火浴無屍氣虞長孺兄弟與大衆所共
目擊

書王文旦事

王文旦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尙書流寓
長興欲與土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婚文旦之長子
可賢尙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恩

禮頓衰婦不能堪文且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辱因詈數婦婦性故悍怨忿日積一日文且方笞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迹太甚宜絕於王而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後文且竟奪之田劉氏訟之謂文且以翁奸婦不從而文且報以通奸家人王劉交惡文且謀之訟師謂長與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

快雪堂漫錄

二

奇習齋

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腹心深結之因盛譽文且於八人八人心歸之一日酒間文且忽從外闌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驚喜謂王公冠蓋交傾一時奈何肯齒錄吾等折節如是無不爭願爲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且文且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裝若尙書孫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視此老囚蒲伏泥土中不足快與劉婦信之於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

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及控守道前不得直遂呼天自刎死時范屏麓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者先寵眩耀而文且故與范往來競疑其居間謗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守道郡守俱坐謫官李令文且遣戍而海內咸稱長興劉氏真烈婦矣後文且卒得赦歸年八十餘見其次子可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孫某又登科趨勢故通情文且特甚然非大惡卒破家蒙惡名以終借

快雪堂漫錄

三

奇習齋

呼聚應爲扒灰長興人盛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其家然得禍太過乃爲上天所憐反亨其子孫亦理也李令後亦得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時有威斷雖不無所寄耳目然莫敢欺八人者蓋入文且之術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偏信不察遂與禍偕可不戒哉獨范公之寃終不能明後爲奸民所持偏迫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寃報卽其子孫亦不知也豈其謫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

抑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令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諸隸令不預行杖遂不及禍見幾知大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過茗溪朱君采御史見招於蓮花莊新宅酒中因悉其顛末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菴召復官吳親兄爲

快雪堂漫錄

四

奇賢齋

吳復菴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已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云嘉靖間想無此例對家兄言及輒不信嘗云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公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公亦不爲異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又新進者於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余爲庶吉士數月信陽何公以官諭改讀學掌院時請教閣師申公換晚生帖吳

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老以宮允掌院未加學士申瑤老不肯受晚生帖又途中相遇諸公避馬瑤老亦下馬請作揖形迹甚不愛後請教江陵公用晚侍生帖不避亦權宜也

敗龜板記事

王節齋先生素工醫撫蜀時患蟲病訪知青城山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脉之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

快雪堂漫錄

五

奇賢齋

服補陰丸曰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爲蟲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尙三年也猶及生子公遂歸三年生子而卒龜板良藥製法一乖取禍如此以節齋之善醫尙有此失醫可輕言哉庚寅八月廿一日聞之姜子幹

楊髡像

孫太守遊飛來峰見楊璉真伽像怒命石工截其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滾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反其頭於冷泉亭傍遊人踐踏輒病寺僧乃函供他處而楊髡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髡文亦不知其誤楊髡像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內置一杓上刻楊璉真伽云云等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於地藏可笑也周申父說

快雪堂漫錄

六

奇晉齋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益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金澤利濟侯

于來峰先生云友人楊某者往移居青浦金澤寺

傍二月廿八日宿於寺與余同夢一老翁指楊曰渠榮我榮渠辱我辱既寤不知所謂明日偶至寺傍利濟侯廟見廟貌損壞相與歎息楊曰我曾拜許神後稍勝今當獨力任脩營之費始悟夢中老翁乃利濟侯也

王回子

海鹽王回子者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屠已至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崩角抵王就壁踰時而放且復抵幸乘間得脫竟以傷重死牛奔渡水至秦駐山爲人所獲竟與王俱斃

快雪堂漫錄

七

奇晉齋

尼化猪

海鹽城隍廟西有小巷比丘尼所居一尼年少好容冶盥面水常再三易後死見夢於他尼曰我多洗面水罰爲某家作黃膘猪明早就屠某處爾幸救我如不能亦來一看他尼如言赴之已就屠矣賣其肉果黃膘不堪食尼作踐面水似亦細過

而獲猪報況甚於此者可畏哉黃臆者肉腥臊世傳皆人所爲蓋人肉腥臊故也一事朱武原先生說

平政碑坊

嘉善縣平政碑坊陸蕢齋先生諱邦祖某實王其役備極堅固人曰奈何不憚煩費耶曰我恐以此累役人也後蕢齋先生仕爲都憲上司爲立碑坊縣令于業遂以都憲易平政是祖父爲乃孫計耳

快事堂漫錄

八

奇賢齋

爲善之報不可測故若此此事于來峰先生久爲余說今始記之

甲戌狀元

蕢齋先生第二子某年十六七甚有才隨先生居京師對門一處女甚美某與其師丘某屢窺之心動師曰都城隍最感應汝試往禱此緣或當成就遂如言禱之某夜與先生同寢忽驚呼啼泣不止曰夢與師俱爲都城隍所追大如訶責曰何物小

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鬼使持簿至檢之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所有曰陸某素聞上帝削其祿籍令貧賤終身丘某抽腸某且言且哭而直書房童子敲門報丘先生病絞腸痧死矣絞腸痧俗語急腹痛也後某竟清狂貧賤如神言方被譴時爲庚戌前孫栢潭先生尙未生也此事哀了凡于來峰俱爲余說記之以爲好色瀆神者之戒

快事堂漫錄

九

奇賢齋

佃寺復還

鄉縣周夢秀號剡山乃祖佃一寺基築室居之問空中言曰且讓他三十年後生夢秀篤實信佛必欲以產還寺業已聚族族人皆不可竟奪還之大受挫辱遂至破家一身無餘者人以爲夢秀必寺僧轉世而逆數至始佃時正三十年亦異矣自來占三寶地者必履奇禍而昧者復相踵不已如周君甘貧辱以補祖父之過真賢子孫哉此事于先

生爲余說久矣已上十二日記

葉耀蛇

林顥杭州諸生其父家富租戶葉耀負其租訟之錢塘令顥以情謁之葉受笞三十至家死乙酉六月初三日也次年五月顥從外歸至中門有大蛇墮其頭上忽不見大驚汗夜夢一蛇蟠據枕邊作人語曰子識我乎我葉耀也子殺我當償我命早對父言之爲作佛事疾愈重顥知不起乃召父母

快雪堂漫錄

十

奇晉齋

殺生報

趙慶叔母好食小牲晚歲得脾疾夢至陰司與鴛鴨無數俱就縛次第殺已且當見及乃號呼乞命至者曰汝專好食生命今殺汝亦畏疼否乃發誓不食生命而甦半歲遂絕小牲而疾亦少愈後遇唐醫復勸食鴨食鴨十餘日不起矣慶叔因此遂斷小牲

屠牛惡報

何大經父鸞世爲屠牛業生一子常作牛鳴以竹

快雪堂漫錄

十一

奇晉齋

自鞭食草及鸞毛不嗜五穀其家常縛之十八歲而沒大經因此改業

七燒鷺

七燒鷺者脇下忽生水窠一帶癢甚搔破水流不止臟腑潰出而死蓋屠鷺必破其脇此其報也

天竺僧犬報

靈隱寺僧如勝渾名勝吒吒夢天竺僧三人見訪皆已死者明日產三犬此三僧者平日行業可卜

矣

沉香觀音

海鹽福業禪院有沉香觀音像每歲六月十九夜男女頂香步拜幾至傾城一年有葉漆者盜去一臂及其靈聖其人竟踣踞殿檻達旦不去為僧所獲像幸保全

假天帝

有二商遊天壇圓邱一曰我戲作天帝爾作人主快雪堂漫錄 十二 奇晉齋

拜我其一從之二人同出作天帝者竟不能行曰有金甲神執我作人主者強挽之出既歸扶臥帳中見帳中皆蚊不能臥索火視之火忽騰起其人與床帳頃刻為灰而屋如故萬曆某年九月事也金柳泉封君對陳季象說

大米飯

大同大米銀二兩一石淮南斗一石五斗彼中百姓有終年不得嘗者季象云一日偶賞老兵一椀

老兵荒忙納之懷怪問之泣曰家有母年七十餘而未嘗大米請以遺之大為愴然五事俱陳季象說以上八事三月十一日宿雲棲寺記

栽蘭法二

陳季象傳栽蘭法取山土火煨細羅過種蘭訖以清水旋澆之以透為度蓋濕土難至根下乾土得水則漲而抱根無不活矣蘭根甘易生螳去之法置盆水中俟水及根即取起次用便溺澆之復置快雪堂漫錄 十三 奇晉齋

藏銀徒處

水中俟螳浮水為度恐未盡再行前法一次 忠清里南地名醬園有陳紅花者延一蒙師某十餘年歲得館資必藏其半於瓶埋牀下約三十一年得上半年歲館資發覆藏之但有空穴而無瓶憂怖甚切而不敢言俟夜秉燭照之見牀側一隙旁穿甚深不可物色不得已吐實王翁發牀破壁尋迹鋤索之遍三室不得外為鄰家不肯發而止

蒙師竟憂死此事亦季象說一事記於排山先塋
小樓

魚簾

捕魚舊用網十年間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
無一免者矣簾成而一家數口俱以疫死

常熟維摩寺報應

陳琴溪祭酒信堪輿說欲占虞山維摩寺為墳懸
厚價誘僧堅不可忽一日令家僮數百移其寺

快事堂漫錄

十四

奇晉齋

於平岡數十丈老僧率徒方顯等至京師揭奏聞
邑楊午川時為部屬與陳厚聞其事語所親巡城
御史某杖係老僧至死而逼顯立賣券歸陳顯等
歸途中復死一人人以為陳氏所毒顯竟與老僧
甥陳某再至京師奏聞其事下巡按御史屬府
按治府撻顯陳俱四十擬遣解院呼二人俱傷重
不能前御史廉知其冤狀亦撻陳僕四十二人罪
得末減寺斷還僧陳作一聯貼寺門曰善人作事

天知道和尚欺心佛有靈不逾年陳竟遍體發腫
塊潰爛流血叫號不止日見老僧登其牀陳呼曰
師太外邊請坐旦夕如是又見老僧持杖擊之求
哀不得遂死其夫人不久亦死其病狀略相似顯
之徒無淨寄住虎邱賣茶為活頗能言其事

花橋牛

龍泉葉叅將家一牛賣屠者牽過花橋花橋上有
十四亭亭旁成市或曰此牛有孕奈何殺之牛即

快事堂漫錄

十五

奇晉齋

墮淚狂走市人辟易牛竟入縣門跪署印某丞前
淚出不止牽之不動丞命吏胥醮銀贖付主家養
湯文學易說

朝房牛

乙酉歲京師有一牛狂奔至某大僚朝房跪下出
淚其蹄甲已去知為就屠而逸者曰爾欲免死可
隨我行隨至途中下車拜客又至廳事跪下乃隨
至家遂捐貲贖之朱其角付某寺給養

永富化犬

虞長孺家一僕名永富持齋數年乙酉歲從入京將至宿遷忽想開葷謂同寢僕曰吾聞比丘有病許食石首魚四兩吾令病欲得比例可乎僕畏因果再三語之終不應其明日買蔬菜飽食謂諸人曰辭素忽出官倉蓬轉腳墮水諸僕聞其語曰我不識水又曰我是喫素的水急竟不救船至張家灣前同寢僕忽病夢永富索葷食遂甚欲死買肉

快雪堂漫錄

十六

奇晉齋

設祭勿藥而愈丙戌春長孺聞艱歸過其墮水處四顧無人忽有犬赴水欲上船家人以板接之搖尾相向甚熟同寢僕呼永富我與爾同寢遂夜夜就之惟食肉與骨至家月餘死食案下二事虞長孺說宿雲棲寺記

把把賽

把把賽回回國人以貢玉至京自言從彼國經兩夏至此私賚玉若干賣銀三百餘兩館鄰某心動

與通事謀以聲妓賺之遂雷連不欲去其同使已

受宴賞即日就道而把把賽自匿囊金亦盡竟流落賴善騎射遂投邊將馬坊兒作家丁後大同府同知巡邊素保結衆以把把賽夷人難之乃自索紙作詞文橫書從左至右復從右至左人不識通事曰此渠本國鄉貫及所習武藝耳陳季象在邊親見之哀訴流落之故且曰我在中國惟添得三弦子一藝蓋在伎家所學也

快雪堂漫錄

十七

奇晉齋

馬鹿盤羊

陳季象云初疑趙高指鹿為馬事二物不類奈何可指大同時見彼中有盤羊馬鹿馬鹿其大如馬趙高所指當是此物

埋火殃

陳季象云因趁船往直鳴舟子云村民某家夏月見火殃如斗大墮其庭中滾入室內某急以石白掩之擁以土如覆金形秘其故戒子孫無開某死

後有物如螳而黃從擁土處出甚多家人頗以爲苦發曰焚螳火忽騰上其家焚焉

仙都山白衣人

處州縉雲仙都山高峰拔地千尺如瘦木無逕可登上頂湖三年前有見白衣人在焉俄化爲雲氣而滅徐茂吳說

鬼影

虞長孺舍後有一空樓夏月臥簟看書時正停午

快雪堂漫錄

十八

奇晉齋

見梯壁間有一婦人影短髮婆娑佇立不動初疑爲家婢往梯上探之寂然無人復臥影如故始悟爲鬼物執卷擊之影應聲滅自後登樓不復見矣

長河頭黑氣

長孺舊任城東近長河頭一日莫行從河邊過相去數十步有黑氣從地滾長孺適有一急事赴友人期見此不敢前進須臾黑氣從下而上湧入一樓屋角方得達友人家因畱宿不歸明日過之其

家夜喪一婦二事季象說

神燈

徐茂吳乃弟讀書處去□□數十步一日夜偶見田中有一燈籠火色□□不類常火忽高一二丈許疑爲鬼燐而復有焰其神燈耶任餘杭時事茂吳親說樂子晉云此是神燈蘇州楞伽山最多神燈村民常見多至數百彌滿湖上黃履吉乃郎號龍岡者居石湖邊亦常見之了不爲怪茂吳弟所

快雪堂漫錄

十九

奇晉齋

見必鬼燈也

蛟化木

虞長孺尊翁門生朱時茂徽之某縣人世爲木客備知蛟化木狀夏月從溪中浴見一木浮水欲跨之滑不可上疑其爲蛟取銀簪插其上呼同浴者共牽挽之將就岸復滑去者三四所插簪欲墮拔欲更插應手而沒風濤大作衆驚竄未及家雨雹交下果蛟也蛟木類畏五金

細瓦廠婦人

虞長孺登甲後寓細瓦廠夜忽有婦人至臥室以爲王家婢語曰汝誤行耶其婦轉入佛堂口頌懺偈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踪跡之遂不見次日王小田道長來云此居多怪最不堪任遂他徙

磨漢印

虞長孺畜一漢印上刻長孺私印欸甚奇古一日快雪堂漫錄 二十 奇晉齋 有舉人某者乞長孺文謄真說索印記長孺以漢印付之某怪其文模糊磨而後用封還長孺後復用大損古意怪詢得其故大爲鼓掌此當與削圓方竹杖同案者也陳季象說

昆山香雲

虞長孺辛巳歲就潘公子聘讀書湖州昆山長孺持齋禮梁皇懺衆感其誠皆來共禮至夜懺本不收但闔戶而散比明長公子啟戶先入見五色香

雲四合驚呼諸弟共視長孺後入猶見一角未散在棟露積如凝珠衆共嘗之其味各別長孺所嘗獨淡長孺親說

月中人

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親語陳季象爲余述之

快雪堂漫錄

二十一

奇晉齋

月華

初時澄澈無雲少時雲一點忽起漸漸斑斑滿空滿已忽散散已忽合如是者三四後復澄澈良久週遭皆作五色光如彩虹攢簇在再聚散彩色既盡月旁獨餘清氣寒沁肌膚已而雲忽布空便不復前觀矣季象說如此益泰所見至作五色光而止渠聞之王沂陽云月華古老相傳種種不同一種如前一種月正午四面無雲月明倍常不減白

畫彩光遙落如雨以盤盛之凝結類甘露又一種有雲月甚明雲氣雜出妙色爲暈重重掩映想月華變幻不止此三當再叩見者

天開眼

仇益泰云己酉二月中旬從兄讀書其邑天寧秀碧峰房粥後倚北窻了夜課忽聞寺僧聚喧急出南軒見四壁照耀流動衆曰天開眼仰見東南偶一竅首尾狹而中濶如萬斛舟亦如人目內光明

快事堂漫錄

二十二

奇書齋

閃閃不定似有物而目眩不能辨黠淡無色須臾乃滅

李于鱗啣茶

李于鱗爲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啣茶最精者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啣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粲

季象說

藏茶法二

徐茂吳云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當倒放有益缸內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宜見日見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不宜驟用過黃梅其味始足

品茶

昨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山民十數家各出茶茂吳以次點試皆以爲贗曰真者甘香而不冽稍

快事堂漫錄

二十三

奇書齋

冽便爲諸山贗品得一二兩以爲真物試之果甘香若蘭而山人及寺僧反以茂吳爲非吾亦不能置辨僞物亂真如此茂吳品茶以虎丘爲第一常用銀一兩餘構其斤許寺僧以茂吳精鑒不敢相欺他人所得雖厚價亦庸物也子晉云本山茶葉微帶黑不甚清翠點之色白如玉而作寒荳香宋人呼爲白雪茶稍綠便爲天池物天池茶中雜數莖虎丘則香味迥別虎丘其茶中王種耶啣茶精

者庶幾如后天池龍井便爲臣種餘則民種矣

炒茶并藏法

鍋令極淨茶要少火要猛以手拌炒令軟淨取出攤匾中畧用手揉之揉去焦梗冷定復炒極燥而止不得便入瓶置淨處不可近濕一二日再入鍋炒令極燥攤冷先以瓶用湯煮過烘燥燒栗炭透紅投瓶中覆之令黑去炭及灰入茶少分投入冷炭將滿實宿箬葉封固厚用紙包以燥淨無氣味

快雪堂漫錄

二十四

奇晉齋

取宜用小瓶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

造印色法

凡印色在紙上高起分許手摸可辨字數百年後紙敝黑而鮮明如初者爲上其法用芝麻搗去殼

浸羊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黃不得令焦磨碎入水澄之油自浮出與水不和取油貯磁罐內切新白芨片子浸油內明年有新白芨時取起舊片用新片代之愈換愈妙其舊片須曬乾不耗油爲佳朱砂用舊坑芙蓉砂非此不佳研極細水飛過其黃水切不可棄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尙可入用

快雪堂漫錄

二十五

奇晉齋

鑄鏡法

凡鑄鏡煉銅最難先將銅燒紅打碎成屑鹽醋搗壹齊拌銅埋地中一七日取出入爐中化清每一兩投磁石末一錢次下火硝一錢次投羊骨髓一

錢將銅傾太湖沙上別沙不用如前法六七次愈多愈妙待銅極清加椀錫每紅銅一斤加錫五兩白銅一斤加六兩五錢所用水梅水及楊子江心水為佳白銅煉淨一斤止得六兩紅銅得十兩白銅為精鑄成後開鏡藥好錫一錢六分好水銀一錢先銕錫次投水銀取起入上好明礬一錢六分研細聽用若欲水銀古用膽礬水銀等分入新鐵鍋燒成豆腐查樣少許塗鏡上火燒之若欲黑漆

快雪堂漫錄

二十六

奇晉齋

古開面後上水銀完入皂礬水中浸一日取起諸顏色須梅天製造上色後置濕地一月外方可移動則諸顏色與秦漢物無二百計不能落矣二法樂子晉得黃桂峰先生者

造糊法二

用麵拈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水煮俟麵浮起為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即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

受徽濕季象傳一法又白芨為末勻入白麵潔淨水漫漫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水入器內蓋好一日一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實如麻腐取出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子晉傳

造色紙

快雪堂漫錄

二十七

奇晉齋

用椽子殼大黃梔傘店所用者二味量濃淡合用次用上白荆川連厚而少路者尤淨長几上鋪開用排筆上色次疊上務令色遍勿使有白點約一刀分二疊置透風處候乾極燥揭開裱用季象傳王東津義僕

常熟老儒王東津者貧老無子僕某謂其妻曰王老矣當養之妻曰諾後王年益高夜臥多醒醒輒索食夫婦盡力營甘旨互為出入無頃刻離側二十年如一日王以壽終某僕今尚在

瞿氏節婦

常熟瞿氏女太虛近族嫁同邑鄉宦陳燁齋第四弟容容甚都十九而寡子在襁褓又無翁姑瞿誓不二圖夫像室中日索食對食苦身教子今十七年子且成立矣慷慨殺身此一時意氣所激余甚以守節為難此當與吾鄰姚氏婦同傳者也二事繆仲淳說

張伯雨墓

快雪堂漫錄

二十八

奇晉齋

元高道張伯雨墓在南高峰左麓張號句曲外史吾郡姚公綬為營脩其墓穹碑在焉余昨到龍井過其處讀姚文欲尋張埋骨處草樹蒼鬱竟不可得徘徊太息久之陳季象云曾見李洙山封翁說正德年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其人驚懼急掩之墓中有書二冊携其一出至粟菴公諱環家鄭願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至墓

中再取其一而至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向以張風流詩翰欽之不知其有道術也

詹肉家母猪

沈望雲欲至上四鄉失曉三更起至肉市巷詹肉門首坐定待明忽見二人帶五犯人至一婦人上青下白至廟邊婦人曰我曾在此聽經過合掌稱南無阿彌陀佛遂入詹肉家次日沈見詹備述三更事詹云無有人但小兒買猪五口回內母猪一

快雪堂漫錄

二十九

奇晉齋

死耳問其色果四蹄俱白詹肉以此回心改業舉家持齋李洙山封翁對張龍墩說

文五峰

五峰文伯仁工詩畫文待詔徵明從子也一日詣吳縣訴一逃僕少憇署前民家夢一青衣逮之意吾邑令所使殊憤憤須臾至一公府殿宇弘殿似非人間始懼上有王者呵曰訟汝者衆奈何文訴平生乃學究無罪王者笑曰忘之矣即令一人若

所謂冥司判官者以一青丸摩其頂寒沁徹心恍然悟前身爲正統間管長陵宦者冬鑿一池得蟄蛇百餘殺之俄而有蛇百餘攢螫焉王者曰爾等毋草草姑退蛇忽不見王者又顧一判官曰此人欲償如許命卽百生不能奈何奈何且一人多生豈無一善試覓之判官因出數帙書檢之良久曰有之矣此人於永樂中曾隨吳某畫鷄鳴山廊畫得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者曰可矣因囑快雪堂漫錄 三十 奇晉齋

陸儼山 陸儼山先生自辰臥至晚不醒其弟候見不得渡黃浦歸矣已而先生寤呼其子某曰事甚奇言之涉怪不言事若實有者初至一司見某同年問曰兄已死奈何在此云此非陽間陰府也弟居此掌善惡簿先生曰可得見乎曰此亦秘事不當相示以年兄故當出示也檢至先生姓名生平事具在紀錄獨三事自謂無之同年云兄心上曾轉念不沈思曰有之同年曰心上旣轉便當紀錄何論行不行哉次及其弟有三大事最惡旣出見其弟鈎掛其背懸於廊下大呼兄救我遂甦問汝叔生平果有如此三事不無令汝嬌聞也旣至見其嬌問叔何在云自城中歸大發熱臥牀上嬌同入房辭之令出私問其叔叔大驚起云此三事汝嬌尙不知汝父何由知也遂歸報先生先生曰汝叔當不起矣後果以疽發背死

周相

周某郵人官南贛都御史指揮某者解官銀六千兩至周匿之勿予庫收指揮一家十七口坐累死周臨終見指揮率家口奪門入咋舌死郵人俱悉其事

虞生

虞生亦郵人少年美丰姿而善淫所淫婦女不下五六十一夕忽夢為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擬之

快雪堂漫錄

三十一

奇事類

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潰病歲餘死二事俱

王後泉先生所傳可以垂戒故錄之

蛇妖

善鄉盛南橋先生為閩中某府推官時其衙齋素扁前任諸公俱避不居先生不聽見庭前雙栢甚鉅疑其為妖伐之夫人患異疾舌忽岐痛不可忍其栢材甚夥散各衙為薪薪盡病良已外人夜聞空中言曰欲甘心盛君奈其當為御史何後先生

果為御史蓋蛇妖也

馮司成夢我即名宿也生平耽慕禪悅後於任途晚年攝真孤山希風和靖其為政可以仰慕雪堂集後數十年而遊錫三未久即遊於火皇劫古幻化固不暇留此技替耶余舊愛其孤山結廬記一者今復梓漫錄亦卷一滴水不足為大海味也
楊杏陸題後

快雪堂漫錄

三十三

奇事類

快雪堂漫錄終

快雪堂漫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馮夢禎撰夢禎有歷代貢舉志已著錄是編爲陸烜奇晉齋所刻皆記見聞異事語怪者十之三語因果者十之六記翰林舊例大同米價回回人義僕節婦虞長孺漢印吳茂昭品龍井茶李于麟棄芥茶以及栽蘭藏茶炒茶茉莉酒造印色鑄鏡造糊造信紙諸法爲雜家言者十之一故從其多者入之小說家焉

孝經集靈一卷

〔明〕虞淳熙輯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集靈

一卷》提要

孝經集靈

明 武林虞淳熙 輯

孝經緯曰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因著作既成乃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先聖跪而受之

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罄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曾子受孝經事親孝嘗鋤瓜三足烏萃其冠母齧指在

學海類編 孝經集靈 經翼

楚心動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孔子九代孫鮒當秦焚書藏孝經於祖堂舊壁中後魯共王壞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孝經又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顏芝河間人藏孝經

平帝元始三年令序庠置孝經師一人五年令天下通知孝經教授者在所以開遺詒京師風俗使者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

女異路

劉向以顏芝本校古文孝經除其繁或定一十八章

明帝時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當時甘露

降於甘陵仍降附樹枝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

京師西南夷哀牢僮耳焦僂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

後慕義貢獻匈奴亦遣子入學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遠近肅服戶口滋植焉

張角作亂向詔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

北向讀孝經則賊當自消滅

鄭元註孝經以為五經之總會嘗還高密道遇黃巾賊

數萬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境元病夢孔子告之曰

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既卒

自郡守以下受業者千餘皆緘經赴會孔融為特立

一鄉曰鄭公鄉廣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邴原一冬之閒讀孝經卒業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在遠

始一年凡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

不絕地故多虎其居邴落獨無

王立說孝經隱事能消卻姦邪

晉元帝太興初置孝經鄭氏博士一人愍帝崩斬衰居

學海類編 一 孝經集靈 二 經翼

廬太陽陵毀素服哭三日時玉冊見於臨安朱玉麒

麟神聖出於江甯日有重暈竟全吳楚中興晉室

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帝講孝經升平元年三月又講

孝經親釋奠于中堂時鳳凰將九雛見於豐城後復

見眾鳥隨之

皇甫謐死舉牀就坑惟齋孝經一卷曰使魂爽與元氣

合靈

許孜年二十帥事豫章太守孔冲受孝經還鄉聞冲亡

奔走蔬食執役心喪三年俄而二親歿建墓東山負

土列植松柏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忽有鹿犯其栽松

輒悲歎不止明日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犯松下邑

人號其居為孝順里

張融至孝父母歿皆負土成墳將死遺令手執孝經以

為凌雲一笑

顧懽有病邪者問懽懽令取孝經置病者枕邊恭敬之

病者遂瘥後人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所以瘥也

庾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

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後奉父喪至巴

學海類編 一 孝經集靈 三 經翼

東淫預石秋水猶壯撫心長叫水忽減退及度水壯如舊

徐陵子份性至孝陵嘗疾篤醫禱百方不能愈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

後魏孝文皇帝四歲時獻文患癰親自吮膿既立遷洛命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太和元年詔曰朕夙承寶業天賜具臻地瑞竝應風和氣晚天人交協實賴神祇七廟降福之助

學海類編

孝經集靈

四

經翼

馮亮臨終遺戒左手執板右執孝經去人居數里外置尸磐石上積十餘日初無侵毀唯有素霧蒼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

虛操每旦具冠帶誦孝經一遍然後視事佐政寬仁惡少感化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帝詣國子監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自屯營飛騎亦授以經是年野蠶繭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八千三百石二十年命趙宏智攝司業為終獻既而就講宏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許敬

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是年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又有黃雲閣一丈東西際天

徐孝克通孝經至德中太子入學命發孝經題詔太子北面尚書省第多鬼怪孝克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

王漸作孝經義成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人為慚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常州刺史獨孤及七歲誦孝經非法之言不出諸口後為刺史年穀屢熟災害不作甘露降於庭樹二十七

學海類編

孝經集靈

五

經翼

夕乃止

仁宗命王洙書孝經四章楊安國請書後屏帝不欲背聖人之言令列置左右天聖景祐至和嘉祐年間壽星凡十五見主人君壽昌天下安甯賢士進用

馮元遇祭日與門生講說孝經嘗夢異人與紺蓮花使吞之曰善讀此必大顯後為翰林學士

尹夢龍事親以孝聞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其經千餘本散鄉人讀之有羣烏集其墓樹



孝經集靈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虞淳熙撰淳熙字長孺錢塘人萬厯癸未進士
官至吏部稽勲司郎中經義考載淳熙有孝經通
言九卷今文孝經說一卷今皆未見此書專輯孝
經靈異之事如赤虹化玉之類故曰集靈夫釋氏
好講福田尚非上乘況於闡揚經義而純用神怪
因果之說乎其言既不詁經未可附於經解退居
小說庶肖其真至於採錄顛舛如張角作亂向詡
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
經則賊當自消滅一條乃喧鄙之事古來傳以爲
笑者亦收爲靈蹟殆信爲賊果消滅乎

仙佛奇踪八卷

〔明〕洪應明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仙佛奇踪

四卷》提要

消搖墟日

消搖

列仙姓氏

老子卷一

西王母

廣成子

彭祖

王子喬

李八百

鬼谷子

白石生

安期生

鍾離權

馬成子

劉晨

魏伯陽

還初道人自誠甫次

東王公

赤松子

青鳥公

鐵拐先生

尹喜

丁令威

劉越

東方朔

張道陵

卷二

李昇弟	馬自然	陳希夷	玄真子	譚峭	裴航	陶弘景	王質	何仙姑	許真君	韓湘子	孫登	麻姑	藍采和	費長房	梅福
歸元子	張紫陽	雷隱翁	軒轅集	許宣平	孫思邈	司馬真人	黃野人	張果老	葛仙翁	曹國舅	左慈	呂純陽	麻衣子	黃初平	蕭史

							目畢										
							目							莫月皓	白玉蟾	陳泥丸	馬丹陽



老君

老子者太上老君也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
 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於
 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從母左腋而生於李樹
 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向黃長耳矩目
 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頰疎齒方口
 足踏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老

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為西伯召為守藏史武
 王時遷為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
 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歸于周復為柱下
 史昭王二十三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度關令
 尹喜知之求得其道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
 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城王穆王時復還中夏敬
 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聃退而有猶龍之嘆
 赧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涇河之
 濱號河上公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廣成子
 文帝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
 即命駕詣之帝曰域中右四大王居一也子雖
 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
 富貴公乃拊掌坐躍再由左虛空中如雲之昇
 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宮良久俛答曰今上不
 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
 令富貴貧賤乎帝悟方下輦禮謝授帝道德二

經云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
 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莫可具述云

仙

東卷



東王公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民物時鍾化而
 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道性凝寂湛體無爲
 心玄功育化萬物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
 東王公凡上天下地男子登仙得道者悉所
 主焉嘗以丁卯日登臺觀望轉劫昇天之仙凡
 九品然始昇之時先拜太公後謁金母受事
 五華方得昇九天入三清禮太上而觀元始漢

初有羣兒戲謔於道曰着青襪上天門揖金母
拜木公時人莫之知唯子房往拜焉乃語人曰
此東王公玉童

仙

卷

五

西王母卽龜臺金母也。得西華至妙之氣。化生
於伊川。姓緱。諱回。字婉妗。配位西方。與東王公
共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萬品。凡上天下地。女
子之登仙者。咸所隸焉。居崑崙之圃。闔風之苑。
玉樓玄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女五。華林
媚蘭。青娥。瑤姬。玉卮。周穆王八駿西巡。乃執白
圭。玄璧。謁見王母。復觴母于瑤池之上。母爲王

西王母

仙

卷

六



西王母

謹曰白雲在天山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
 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後漢元封元年降武帝賜
 進蟠桃七枚於帝帝欲留核母曰此桃非世間
 所有三千年一實耳偶東方朔於幄間窺之母
 指曰此兒二三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雙成
 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許飛瓊鼓靈
 虛之簧安法興歌玄靈之曲為武帝壽焉

仙

卷一

七



赤松子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煉神服氣能入水不濡入
 火不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
 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為雨
 師聞遊人間



廣成子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
 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竊窈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
 營營。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智多敗。我守其一
 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卷一

九



青烏公

青烏公彭祖弟子也。受明師指示。審真仙妙理。
 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後服金
 液而昇天。

德

卷一

十



彭祖

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晶雲母麋角常有少容穆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采芝藥輶軒往問道於彭祖具受諸要因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



鐵拐先生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南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芋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原缺第十三葉



尹喜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陸地自生蓮花及長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增素隱德行仁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周康王時為大夫仰觀亂象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為函谷關令預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

常者勿聽過時昭王二十三年七月老君果乘白輿駕青牛欲度關關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邀之曰願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叟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新何故見留喜復稽首曰久知大聖當來西游暴露有日願少憇神駕老君曰門開道三軌有古先生是以身就道經歷子關何過留耶喜曰觀大聖神姿超絕乃天上至尊邊夷何足往觀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昂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言氣狀如龍蛇而西變此大聖人之徵老君乃怡然咲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喜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盡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行弟子禮老君乃為喜留關下百餘日盡時以內外修煉之法時老

君之御者徐甲少價於老君約日顧百錢至關時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諸國還當以黃金付直償爾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能以言戲甲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備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何不念此而乃訟吾言訖符自口中飛出甲自成一白骨喜乃爲甲叩頭請赦其罪以賜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卽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遣之

老君謂喜曰古先生者卽吾之身嘗化耳

今將返神還乎無名吾今遊矣喜叩首竝

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

嬉乎玄冥之間

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

赴淵下地上天灰身沒命

焉可得焉喜曰

願隨大仙老君曰汝雖骨相合道然受道日變安得行化諸國也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日千日之外可尋吾於屬青羊之肆也言訖身坐雲華冉冉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破喜目斷雲冉冉涕泣板戀名之曰西昇經喜乃屏絕人事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卽往西屬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官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於青龍化生爲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之側愛玩無數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青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欲尋得欲還家喜卽囑曰願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入告兒卽賑衣而起曰今喜前來喜旣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湧出隨

花之座兒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
 光坐於蓮花座上舉家驚怪兒曰吾老君也太
 微是宅真一為身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將慰
 無量稽首言曰不謂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
 子者以子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
 今子保形煉色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
 金名表於玄圃玉扎繫於紫房也即命五老上
 帝四極鑑真投喜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為
 無上真人居一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
 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得龍駕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名真居筠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
 八百歲動行則八百里時人因號為李八百或
 隱山林或居廛市又修煉於華林山石室丹成
 還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號
 紫陽真君



丁令威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集
 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
 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繫繫。



鬼谷子

鬼谷子。春秋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
 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往問
 道。三年辭去。子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
 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
 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鱗。夫女愛
 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
 後。不知所之。有陰符鬼谷子二書行於世。



劉越

劉越周時有匡先生名績修于南嶂山時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觀子風猷有日矣僭問鄉邦姓字答曰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叩之即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草木殊異

真人冠玉冠朱綬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人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未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斝而出先生返顧所叩之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

仙

卷一

三至五



白石生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愛飛昇。但以長生爲貴而已。以金液爲上藥。家貧不能得養猪。牧羊十數年。致富萬金。乃買藥服之。嘗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遂號白石生。亦時食脯。亦時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顏色如三十許人。或問何以不愛飛昇。答曰。天上未必樂於人間也。



安期生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并赤玉鳥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輩入海求之。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乃立祠阜鄉亭并海邊下處。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嘗出經年兄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對曰朔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乃過虞淵澗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漢武帝時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今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口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臣矣臣朔冒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偉之令待詔公車又遷待詔金馬門賜之食於前食盡懷其餘肉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嘗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一歲即棄去更取所賜物盡填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時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宮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朔將死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召大伍公問之

仙

卷一

二九

答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度否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四十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為歲星因慘然不樂



鍾離權

鍾離權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為列侯宦雲中誕生真人時異光敷又侍衛皆驚真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及壯仕漢為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迷路夜入深林遇一胡僧蓬頭拂額體

掛草衣引行數里見一村庄曰此東華先生成道廢將軍可以歇息矣揖別而去真人未敢驚動庄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汝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知為異人是時方脫虎狼之穴適有鷺鶴之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長生真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真人辭去回顧莊居不見其處後再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雲遊至魯居鄒城入陸峒於紫金四皓峰居之得玉匣秘訣遂仙去

馬成子秦扶風人性喜恬退不樂紛榮嘗自嘆曰人生若流電爾柰何久戀塵寰中於是棄家訪道入蜀之鶴鳴山石室中修煉二十餘年後遇異人授以神丹曰氣為內丹藥為外丹子得此服之常列為上仙矣言訖而去成子遵其術行之遂白日昇天

馬成子



劉晨剡縣人漢永平中與阮肇入天台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渴甚望山上有桃實共取食之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馬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顧笑曰劉阮二郎提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懼然如舊曰來何晚耶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命侍文具饌有

劉晨



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
 桃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一帳宿
 既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
 似春百鳥啼响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
 君等至此遂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
 矣再往女家尋覓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
 在

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乃入山作神
 丹時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
 金丹雖成當先試之大大無患方可服若大死
 不可服也伯陽即以丹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
 曰作丹未成無乃未得神明意耶服之恐復如
 犬柰何弟子曰先生服之伯陽曰吾嘗違世
 路奈家于此不得仙吾亦耻歸歟與生同吾當

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即效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效得無有意于亦服之入口亦效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效不如不服乃共出山為伯陽及效弟子求殯具伯陽即起將煉成妙丹納於弟子之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姓虞者同犬仙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寄謝二弟子書作參同契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之象以寓作丹之旨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額朱頂綠睛隆準方頤自有三角伏犀貫頂垂于過膝龍蹲虎步望之儼然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以薔薇香授之既覺滿室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七歲通道德經河洛圖緯之書皆極

其與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入蜀愛
蜀中溪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弟子有王長者
習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三年丹成真
人年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與王長入北嵩
山遇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
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待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
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是然有聲掘地取之果
得丹書精思修煉能分形散影每泛舟池中誦
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起人皆莫
測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
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大
蛇時吐毒霧行人中毒輒必真人以法禁之不
復為害順帝壬午歲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
山夢覺惟聞鑾佩珊珊天樂隱隱瞪目東瞻見
紫雲中素車一乘車中一神人容若冰玉神光
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驚怖

卽太上老君也真人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
大鬼神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為吾治之以
福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
一盟威秘籙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
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劍二把都功印一枚且
與千日為期後會闍苑真人乃叩頭領詔
味秘文按法遵修時有八部鬼神各領鬼兵動
億萬數周行人間暴殺萬民枉天無數真人奉
老君誥命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
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
絕靈幡周匝法席鳴鐘扣磬布龍虎神兵衆鬼
卽挾兵刃矢石來害真人真人舉手一指化為
一大蓮花拒之鬼衆復持火千餘炬來真人舉
手一指鬼反自燒遙謂真人曰師自住峨嵋山
何為來侵奪我居處真人曰汝等殘害衆生所
以來伐汝損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自

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卽當誅戮無
留種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
萬環攻真人乃以丹筆一畫衆鬼盡歿惟六魔
王什地不能起扣頭求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
一裁此山遂分爲二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
哀求願往西方娑羅國居止焉真人乃許之倒
筆再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長肩一大石
爲橋度之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

卷三

畫法力六魔曰惟命真人投身入火卽足履青
蓮而出鬼帥投火爲火所燒真人入水乘黃龍
而出鬼帥入水爲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
而出鬼帥投石纜入一寸真人呪神符一道左
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左右指無生
無歿鬼帥化八大虎奔攫而來真人化一獅子
逐之鬼帥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化金翅鳥
水龍目睛鬼神
色雲昏暗天地真人化五

色日炎光輝灼雲卽流散鬼帥變化技窮真人
乃化一大石可重萬餘斤以藕絲懸之鬼帥營
上令二鼠爭齧其絲欲墮鬼帥同聲哀告再不
虐害生民真人遂命六大鬼王歸於北鄆八部
鬼帥竄於西域鬼衆猶躊躇不去真人乃口勅
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風雨雷電刀兵畢至
群鬼滅影而遁真人至蒼溪縣雲臺山謂王長
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也遂下居修九還

卷三

七返之功一日復聆鑾珮天樂之音真人整衣
叩伏見老君千乘萬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真
人再拜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
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區別人鬼以布清淨
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陰
孽翳畫殺氣穢空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
責子過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修
謝吾待子於無何有鄉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

駕昇去真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遷鶴鳴山謂弟
子趙昇曰彼處有妖當往除之及至值十二神
女笑迎於山前因問曰此地有鹹泉何在神女
曰前大湫是毒龍處之真人遂書一符化為金
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舍湫而去遂得鹹泉
後居民煮之有鹽十二神女各出一玉環來獻
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受其環以手緝之十二
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
應吾夙命也神女競解衣入井爭取王環真人
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無得復出彼方之民至
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真人重修二
十年乃復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
見一人黑幘縮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奉上清
真符召真人遊園苑須臾有黑龍駕一紫輦王
女二人引真人登車旋踵至闕辭仙禮謁良久
忽一青童朱衣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乃相與

仙

卷三

六

騰空而上至一殿金堦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
太上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殿上移時殿
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世宣
布為人間天師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期真
人受命乃復還鶴鳴山桓帝永壽元年正月十
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老君駕龍輿命真人乘
白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
斗經畢老君復去真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
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
山因成二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
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真人正一真人之號諭
以行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
斬邪二劍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且謂長昇
曰尚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日當隨吾上昇
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天樂擁導於雲臺峰白
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

卷三

七



蕭史

蕭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
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
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其昇天去



梅福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為南昌尉見王莽專
政嘆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知為我毒身為我
桎梏遂棄家求仙遍遊雁蕩南閩諸山至仙霞
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謂福曰汝緣在
飛鴻山福遂往結庵修煉丹成復還壽春一日
紫霧浮空金童玉女捧詔控鸞下福拜詔辭家
乘鸞而去人見福於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



黃初平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卜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磊磊初平叱之石皆成羊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殿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青公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

以酒與卿爲別長房使十人扛之猶不能舉翁
笑而以一指提上視器如有一升許而二人飲
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念家人爲憂翁
知乃斷一青竹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長房也
以爲繼歿大小驚號遂殯殮之長房立其傍而
衆莫之見於是隨翁入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
留使獨處長房亦不忍又臥長房於空室以朽
索懸萬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
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
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
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
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葛陂中長房
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
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然又
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
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又嘗食

客而使使至宋市解馭吏還以飯桓景嘗學于
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火可作
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
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
焉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銖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臥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失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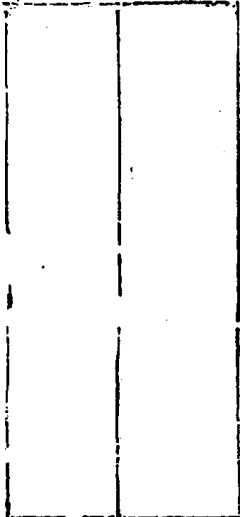
班白見之頗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忽然乘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麻衣子

麻衣子姓李名和生而紺髮美姿稍長獸世穢
 腐遂入終南山忽遇一道者授以道秘戒之曰
 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岩洞其旁神開
 汝鄉汝則往之可以翕神于蒼茫麻衣往求之
 遇樵者導其處居洞中十有九年晉義熙間大
 旱居民悲壘率眾請雨麻衣以無術答之請者
 不輟是夕有少年十二人謂麻衣曰若再請但

許之麻衣恠而啜之翌日果大雨十二人復來
 拜曰吾為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令輔師行化
 耳劉宋大明初年百有一歲儼坐而尸解





麻姑

麻姑仙人王方平之妹漢桓帝時方平降蔡經之家曰汝當得度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即上天當作尸解乃告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立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後十餘年忽還家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復來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著遠游冠乘五

龍車前後麾節旌旗導衛如大將軍侍從既至從官皆隱經父兄叅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之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彩耀目坐定自進行厨擗麟脯噐皆金玉時經婦新產麻姑見之乃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猶作少年戲也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為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言海中將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私為首痒時得此瓜搔之佳方平即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皆痒耶方平去麻姑亦辭去



仙

卷二

子

呂洞賓

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號純陽方初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鶴頂龜背鳳眼入雙眉入鬢少聰明日記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物外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

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絕句於壁曰坐臥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星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士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爲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子然立馬風雪中方興浩嘆恍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悲世有大覺而後知

人世一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
雲房試之曰子骨節尙未完欲求度世須更數
十試洞賓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
病歿洞賓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歿
者皆起無恙第二試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值
市者翻然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委貨而
去第三試洞賓元日出門遇丐者倚門求施洞
賓卽與錢物而丐者索取不厭且加許置洞賓
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
奔逐羣羊洞賓獨以身當之虎迺釋去第五試
洞賓居山中草舍讀書一女容華絕世光艷照
人自言歸寧迷路借此少憩旣而調弄百端洞
賓竟不爲動第六試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
皆爲盜劫盡洞賓了無愠色躬耕自給忽鋤下
見金數十片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洞賓遇

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卽訪賣主還之第
八試有風狂道士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歿再
世得道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簡德爭可也輒
服無恙第九試春潦泛溢洞賓與衆其涉至中
流風濤掀湧衆皆危懼洞賓端坐不動第十試
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無數有欲
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絕無所懼忽聞空中一叱
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卽雲房
也曰吾十試子皆無所動得道必矣吾今授子
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
來度子洞賓曰所作與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
後還本質耳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
爲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
矣乃携洞賓至鶴嶺悉傳以上真秘訣又以靈
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一仙捧
金簡寶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爲九天金闕選

仙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召汝好住人間修功
 立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於
 先生必須度盡天下眾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
 房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得雲房之道兼火龍
 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遂除蛟害隱
 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汴譙
 間人莫知識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宮中有崇
 白晝見形盜金寶妃嬪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
 傳
 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
 髦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巨奉上帝命來治此
 崇即召一金甲丈夫捉崇劈而暗之且畫上問
 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
 羽也上勉勞再四關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為
 臣累劫世作男身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
 吾家矣上問道士姓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
 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為洞賓也自是宮禁帖

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通真人之
 號其神通妙用不能盡述後岳穆武父果夢張
 飛託世故以飛命名云

傳

卷二

五



孫登

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夏則編草
 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
 性無喜怒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
 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
 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
 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康

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爲子今
 之世矣後康東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
 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閉一室斷穀養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日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乃擲盆空中化鶴而去須臾袖

中出薑後買錦者曰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從者百許慈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收慈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奔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竝人立云遽如許亦莫知取焉



韓湘子

卷二

三十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因從游登桃樹墮坎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與公異因作詩見志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冷瓊液雷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

覽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即為開樽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一朵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相也曰公能憶花間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方信湘之不誣也相辭去出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瘴公愴然湘曰公不久即西不惟無恙且當復用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



曹國舅

曹國舅宋太后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深以爲耻遂隱跡山巖精思玄理野服葛巾經旬不食一日遇鍾離純陽二仙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何在舅指天曰天何在舅指心二仙笑謂曰心即天即道子親見本來面目矣遂授以還真秘術引入仙班



許真君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啣珠墜於掌上翫而吞之因是有娠而生真君少小疎通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鹿中之而斃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尅意爲學博通經史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日以脩煉爲事時買一鐵燈檠因夜燃燈見漆剝處有光

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
舉孝廉辟爲旌陽縣令吏民悅服歲饑民無以
輸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瘞於縣
圃一日藉民之未輸者使服力於圃民鋤地得
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
真君以所得神方極治之他郡病民相繼而至
於是標竹於郭外置符水於其中使就竹下飲
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弃官東歸嘗憇於
楫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異而受
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真君知
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與吳君遊於丹
陽黃堂聞譙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
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後晉代
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留下金丹寶經銅符
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
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傳之真君方心期

傳

卷二

世四

每歲必來謁姆姆卽覺之曰子勿來吾卽還帝
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
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
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朝謁焉初真君
往訪飛茅偶憇真靖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
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祟敢爾
乃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
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
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
千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
家因之得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
壁不壞真君往西安縣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
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至
鄂渚路逢二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
仗劍叱之妖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
兵驅出遂誅之時海昏之上縉有巨蛟據山爲

傳

卷二

世五

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遂前至蛇所仗劔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蛇始入穴舉手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真君嚙命風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乃飛步踏其首以劔劈其額弟子施岑其戟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其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為驗其枝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識二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乃與其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真君謂弟

子曰適來者非人即老蛟故來見試也迹其所之乃在郡城江澣化黃牛臥沙磧之上真君剪紙化黑牛往鬪之令施岑潛持劔往俟其鬪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直至長沙化為人人賈玉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暮玉之美文化為一美少年謁之玉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至秋則乘白艦重載而歸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給玉云財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玉求醫療之真君即為醫士謁玉玉喜召婿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蜿蜒堂下為吏兵所誅真君以法水噴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真君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玉乃遷高原其地果陷為淵真君

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皆化
爲人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
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指
天天裂指地地折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
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
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爲誠然盡化爲葫蘆冬瓜
浮泛滿江真君知爲蛟黨所化以劍投施岑履
水斬之悉無唯類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明

德

卷一

八

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慈湖真
君與吳君同往謁敦異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
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子夢一木破
天君等以爲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
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
之璞曰無成敦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乃舉
杯擲地化爲白鶴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
君所在後敦見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

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
切勿覘視吾自爲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
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舟人
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歎
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
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孝武寧康二年
真君一百二十六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
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
大使之職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是
月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
官兵衛仙童玉女前後導從乃揖真君昇龍車
真君與其家族侍從軒列與其母部侍從仙眷
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百里
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德

卷二

三九

葛仙公

卷二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與容食言及變化之事容曰願先生作一事為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集容身有間玄張口蜂皆飛入嚼之是舊飯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久設生瓜康夏致冰雪無人傳杯

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玄曰易耳乃書符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否則有警仙公乃命車直趨輒太風驟起塵埃蔽天仙公怒曰小邪敢爾乃書一符令從者投廟中廟屋自焚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飲而妖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拽妖邪頭附柱鞭持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過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仙公化作一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婦蛇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古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密窺其跡士人乃窺之果蛇也仙公禁而斬之即以一符與士人服即瀉下蚯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嘗在荆門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襪

縷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夤夜促成雙履次
日獻之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温二女撥灰得
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饑不
渴時人咸謂得仙矣嘗從吳主各船行至三江
口遇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主嘆
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踰宿忽見仙公水
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
飲是以淹屈陛下嘗于西峯石壁上石曰之中
搗藥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灰
至今月白風清之夜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
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
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臥白雲間酒
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
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
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一符投水中逐
水而下客曰常人投之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

之。水而上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即
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良久收之
又于水濱見鬻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
河伯魚者曰已矣矣曰亦可以丹書祗納魚口
中投于水躍然而去如此神異不能盡述後仙
去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
 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
 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朝
 出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武后遣使
 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
 年見于麻姑壇立五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
 廣州小石樓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
 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
 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噉之復成驢唐
 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歿於姑
 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
 其歿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
 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

果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問神仙
不答善息氣果亦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
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喜
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
六美姿容步趣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
立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曰不可更
賜過度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
落地忽化爲金盃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
士矣但金盃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盃也盃僅
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而無苦者
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梁三進頽然曰非佳
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
藏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
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
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
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

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
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
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
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
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果
絕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
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
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嚙其面法善
即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連玄英
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明皇遣使徵
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後發棺但空棺而已帝
立棲霞觀祀之



像

卷二

四八

黃野人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
 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
 服之為地行仙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巖間中夜
 見一人無衣而絀毛覆体意必仙也乃再拜問
 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
 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
 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即野人也



像

卷二

一

司馬真人

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
 遍遊名山唐睿宗迎至京帝問其術對曰為道
 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帝曰治身則甬治
 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
 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
 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指終南山
 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是

任臣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
 慚色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
 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微聞若小
 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天師乃褰裳躡步聽之
 見承禎額上有一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視
 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
 經云泥丸直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先生
 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今為東華君所召必
 須往俄頃化去如蠅脫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
 八十有九有修真秘旨坐忘論等書行於世



王質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
 有數老人圍棋質置斧觀之老人以物如棗核
 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且告云汝來已
 久可還質取斧柯已盡爛矣質亟歸家已數百
 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徃徃見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耳各

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禮以披閱為務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沈約為東陽守高其志節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永元初架三層樓弘景處其上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為雅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為仙人及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識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恩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亦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就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

豈可復致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時謂山中
 宰相年逾八十無異壯容後簡文帝臨南徐州
 欽其風素退居後堂召之弘景葛巾進見與談
 數日而去帝甚為敬異其弟子桓闔得道將昇
 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
 尚淹延在世乎乃托闔探之闔昇天後還謂弘
 景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虫重水
 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命物以此一紀後方解
 形拂世為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
 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
 無疾自知應逝逆冠亡日仍作告逝詩大同二
 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
 日氤氳滿山



裴航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囚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
 崔相國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
 舟載於襄漢聞同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
 覩因因侍婢裊烟而達詩一章曰向為胡越猶
 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
 鸞鶴入青冥數日後夫人亦使裊烟答詩一章
 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搥盡見雲英藍橋便

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
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意及抵襄漢夫人使
婢挈粧奩不辭而去航遍求訪竟無蹤兆後經
藍橋驛因渴甚下道求飲見茅屋三四間有老
嫗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咄曰雲英携一甌
將來郎君飲航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正訝之
俄蒼簿之下雙手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
啻玉液也因還甌遽揭簿見一女子光彩照人
航愛慕不已因白嫗曰其僕馬甚乏願少憇於
此嫗曰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
子艷麗驚人姿容耀世所以躊躇而不能去願
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老病口有此孫女昨
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曰擣之百日
方可就吞若欲娶此女者須得玉杵曰其餘金
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携
杵曰至幸無復許人嫗曰如約航至京遍訪玉

杵曰忽過一貨玉翁曰近有一玉杵曰非二百
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賣犍馬方及其值輒步
驟獨携而抵藍橋嫗見大笑曰世間有如此信
士乎遂許以為婚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擣藥
百日方議婚好嫗於襟帶間解藥付航航即擣
之每夜猶聞搗藥聲航窺之見玉兔持杵而舂
百日足嫗持藥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
為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
逾巡車馬隸人迎航見一大第連雲朱扉晃日
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不任感荷
及引見諸姻戚皆神仙中人一女仙鬢髻霓衣
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意鄂渚同
舟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
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為玉皇
之女史嫗遂將航夫妻入玉峯洞中瓊樓珠室
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醴漸清虛毛髮絀

緣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
 之於藍橋驛之西備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
 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顥稽顙請曰兄旣得道
 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顥猶
 懵然復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
 也言訖忽不見

卷三

十

孫思邈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
 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好談老莊隱於
 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
 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
 邈脫衣噴而救之旬餘出遊見一白衣少年下
 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復邀思邈至家易
 以已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開金碧炳

耀儼若王者居見一人袷帽絳衣侍從甚眾忻
喜翹接謝曰深蒙厚恩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
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爲牧豎所傷賴道
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拜謝思
邈始省昔日收蛇事潛問左右此爲何所對曰
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宴思
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
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
龍宮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
世救人思邈歸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千金
方中隋文帝徵爲國子博士不就至唐太宗召
始詣京師永徽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
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矣俄
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及入棺唯空衣焉後皇
幸蜀夢思邈乞武都椎黃卽命中使齎十斤送
於峨眉頂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指大

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錄使視石上
大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須臾白氣漫起
因忽不見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其尊忽一日
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岷中入一
山居先生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出聽誦經
遂供僧以藤盤竹箸林飯一盃杞菊數甌僧食
之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
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
邈二字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珎曰金錢也
僧自此身輕無疾後莫知所之



譚峭

卷三

十四

譚峭字景升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遺獨好黃
老仙傳一旦告父母出遊終南山師嵩山道士
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鳥裘
冬則衣布衫或臥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
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靴
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
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後遂仙去



許宣平

卷三

十七

許宣平新安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
山南塢結庵以居不修服餌顏若四十許人時
負薪賣於市檐上常掛一花瓢携曲竹杖每醉
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
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
危急或救人疾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
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

月開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
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天寶中李白知宣平爲仙
於是遊新安訪之亦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
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迹雲林隔
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
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乃自題曰一池荷葉
衣無盡兩畝苗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樹移庵
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爲野火所燒莫知踪跡後

傳

卷三

十六

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入山採
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問婢
曰汝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卽明恕之祖
宣平也汝歸爲我何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
一桃卽食之不得將出山山神惜此桃且虎狼
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盡乃遺婢隨樵人
歸婢覺推擔甚輕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
明恕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不

知所逝後有人入山見婢復童顏遍身衣樹皮
行疾如飛入深林不見

仙

卷三

三



儒

玄真子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毋夢楓生腹上而生
 肅宗擢明經賜名志和命待詔翰林後親喪不
 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烟霞釣徒又號玄真子垂
 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飲酒三斗不醉守直養
 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每酒酣鋪席水上獨坐
 而酌席來去如舟俄有雲鶴旋後其上遂跨鶴
 而昇



儒

軒轅集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相傳數百歲顏色不老坐
 室目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
 隨之若為衛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雖百處皆分
 身而至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二升賓客
 滿座傾之彌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遇病者以
 布巾拂之應手而愈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不
 答曰道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

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况長生久視乎及退上
 以金盆覆白鵲令中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
 令老夫射覆乎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
 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
 而布素官人有笑之者元鬢髮朱唇年方二八
 頃更變為老姬鬢髮皓然因涕泣不已上令謝
 之即須故步京師素無萱蕙荔枝花上因語及
 頃刻二花並至枝葉如新時坐有相子集曰臣
 山中亦有味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
 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幾滿上食
 之嘆曰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
 書四十年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
 年乎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
 囊內探錢施人比至江陵已施數千萬取之不
 竭未及至山忽亡所在不日南海秦先生已歸
 維浮及宴駕只四十年也



陳希夷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初生不能
 言至四五歲戲澗水水濱有青衣媪引置懷中
 乳之即能言敏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先
 生曰向所學但足記姓名而已吾將遊泰山與
 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安能與世脂韋汨沒出
 入生歟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一石鐘而
 去梁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得識真面如觀景星

慶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親為手詔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二人賜先生。先生賦詩謝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與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遂逝去隱武當山九石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良久起曰：睡酣奚為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曰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嘶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召，惟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觀，扁戶懸窠。月餘方起，辭去賜號希夷先生。一日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遂以左手支頤而終。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尚

溫，有五色雲封谷口，弥月不散。年一百一十八歲。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於籃以避亂。先生遇之，即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晉遊長安市，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輒處上，次可乎？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放晚年竟喪清節。皆如其言。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遣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巖，寢止何室？先生且笑且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值其睡，見傍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

莫辨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
 譜也先生嘗過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
 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太
 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
 問其故曰廝役皆將相也何必凡王於是建儲
 之議遂定先生以易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
 李授邵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
 授范諤至今糟粕猶存也

佛

卷三

佛



雷隱翁

卷三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羣既長業進士再試即
 棄去默坐終日或謂其癡翁咲曰終不以吾癡
 易汝黠一日以術授其子遂出遊不返宋元祐
 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翁坐於樹下自吟一絕
 云往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落人間功成行
 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侶徧游
 方外至湖州醉墮雲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言
 為項羽相召飲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水
 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一切小術無所不為人
 或有疾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拄杖打患處或
 以拄指之口吹杖頭作雷鳴便愈有以財帛謝
 者固讓不取強與之輒散與貧人登杭州秦望

山作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
 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
 吞遠徼雨添颯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
 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待歸
 與兄分此宅我惟愛東園耳待兄三日不歸遽
 卒明日兄歸感慟曰弟學道多年是歸託化以
 絕望耳乃棺斂遂窆之東園明年東川秦梓潼
 縣道士馬自然曰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
 一竹杖而已

儂

卷三

廿七



德

張紫陽

卷三

張栢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
 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
 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叙
 號紫陽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能入定出神數百
 里間頃刻即到與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
 禪師今日能與遠遊乎僧曰可願同往揚州觀
 瓊花紫陽於是與僧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跌坐

出神紫陽至時僧以先至遠花三匝紫陽曰可
 折一花為記少頃入神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
 何在禪師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僧把
 翫弟子因問紫陽曰同一神遊何以有有無之
 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
 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
 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
 之地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

德

卷三

二九

宗治平中訪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乃以所著
 悟真篇授處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
 布此書富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跌坐
 而化住世九十九歲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
 百大者如芙蓉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
 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
 屋出留詩一張而去



李臯涕

李臯涕宋紹聖初劉延仲寓秀州嘗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臯涕和垢膩為丸與之病立効因自號李臯涕延仲延之坐曰今日適無酒為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

中無涓滴矣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歸元子

洞字微通少遇異人傳還元抱一之道因
 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蜀潼間行動如飛
 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聲因窺之見其身自
 下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
 問洞洞曰繇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剥
 無陽與俱他就丹田成此耳唐末王建圍成
 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陷日誅夷無

唯類洞乃施席作法籠攝建與三軍皆見神人
 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民者徧即反汝建等
 怖伏後入成都戒兵勿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
 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其太守欲買之曰太
 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為移言惑
 眾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二漁人
 乘舟而漁舉網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
 定乎扣銅缶竊之少頃洞開目問漁人曰此去
 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
 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豐都縣平都山仙都
 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
 始此地耶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子類有道
 者亦有所傳乎二漁人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三
 一之旨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酒與
 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上

附人



陳

卷三

廿五

白玉蟾

葛長庚宋瓊州人母以白玉蟾名之應夢也年十二應童子科後隱居于武夷山號東瓊子事陳翠虛九年始得其道蓬頭跣足一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出言成章管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食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雷印常佩肘間祈禳則有異應時言休咎驚省聾俗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

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玉蟾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刀追脅者玉蟾叱其人刀向墮而委玉蟾招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稱玉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玉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

卷三

廿五



傳

陳泥丸

卷三

廿六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龍籬桶爲生
 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於毘陵禪師得景霄大
 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能以符水捨土愈病時
 人呼之爲陳泥丸時披髮日行四五百里鷄衣
 百結塵垢滿身善食大肉終日爛醉嘗之倉梧
 遇郡禱旱翠虛執鐵鞭下潭驅龍須臾雷雨交
 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

濟行欽管道中遇羣盜拉殺之瘞三日盜散復
 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回長
 沙矣中夜坐或倉水銀越宿成白金以冊法授
 白玉蟾寧宗嘉定間於漳入水而解去



莫月鼎

莫月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於是月鼎自名雷師驅使鬼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元主爲之改容復命請雨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繒月鼎碎

截之以濟寒窶者性愛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飈條條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而頃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遇觀中道士知其所爲急請赴筵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賣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日鼎召雷轟雲中斬胡孫首于市一人娶婦半路爲白猿精所攝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峯何以忽然至此七三歲一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風雲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顏面如丹



馬鈺陽

卷三

四十一

馬鈺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啣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

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既食瓜從蒔食起鈺問其故曰其困苦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鈺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遂師事焉重陽欲挽西遊鈺未能輒棄家業重陽多方點化鈺念始決遂以貨產付三子從居崑崙之煙霞洞孫仙姑在家結庵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鈺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之喜輒歌舞自娛俄聞空中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鈺曰先歸蓬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二鼓風雷大雨震動遂東首枕肱而逝是夜鈺扣酒監郭復中門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

長生註小引

嗚呼養生之理。隨化俱盡。其蘭與蕭。芝齋蓋瓊珠。占破殊共指。願仰經途。晴為長季。豈易言哉。陰符洞古。其叔者。因悟真。諸篇衍其流。或置。或或如靜。或固。煉之。變或服。初九。還。或採。取。為。秘。術。或導。引。為。奇。功。此。其。

長生引

我五子書者。吾人之。錄。強。之。不。難。無。為。近。是。蓋。大。道。之。精。而。實。其。難。取。玄。智。歸。於。自。然。其。為。也。不。以。為。之。而。以。不。為。也。恢。恢。矣。而。道。石。福。難。逢。日。抽。古。丹。經。讀。之。一。切。男。女。黃。白。之。法。悉。皆。屏。去。唯。是。靜。意。無。為。者。錄。于。後。係。觀。一。類。未。是。全。竟。願。披。沙。見。金。所。

猶讀得一弟子畢者非即為其薰脩

得是後而存之希願之生息效基之

喪何回光內視漸入希夷全母大業

具足是緣年行必步和丹臺秘錄之

枕藉之迺新大還趣

焉勝之玄季冬彩置福道人洪志明

書於朱惟心所



汪會刊



長生詮

還物道人自誠氏輯

清淨經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亦無湛然

長生詮
常寂

陰符經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洞古經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衆妙之門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生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

大通經

靜為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為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象湛然圓滿

長生詮

卷一

大道無相故內不攝於有真性無為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廣無邊際

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

定觀經

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唯一制而不着故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

定。

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求
就喧以無事為真。宅有為為應迹。若水鏡之為
鑒則隨物而現形。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為之
生神去離形為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
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

生神氣相注。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為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
亦爾。行立坦然。戒於喧雜。忌以腥膻。假名胎息
實曰內丹。非止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
上仙。

太上日用經

日用飲食。禁口端坐。莫起一念。萬慮俱忘。精神

定意。眼不視物。耳不聽聲。一心內守。調息綿綿。

漸漸呼出。真教間斷。似有若無。自然心火下降。
腎水上升。口裏津生。靈真附體。得至長生。
十二時中。常要清淨。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
如鷄抱卵。存神養氣。能無離乎。

心印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
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上帝。

一紀飛昇。

水火真經

欲從心起。息從心定。心息相依。息調心靜。

文始經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
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

目視瑠球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

玄妙者。心愈傷。

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氣於氣所以隱形

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

洞靈經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玉樞經

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

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謹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謹則聖知全能知止則泰安定

冲虛經

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眠

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晝想夜夢神形所交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南華經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三茅真經

谷虛應聲心虛應神神虛應氣氣虛應精虛極則明明極則瑩超乎精神而無死生

精從內守氣自外生以氣取精可以長生

衛生經

精氣神為內三寶耳目口為外三寶當使內三寶不逐物而流外三寶不誘中而擾

洞神真經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肝金自全。恬靜無慾。腎水自足。

元道真經

草木根生。去土則死。魚鱉沉生。去水則死。人以形生。去氣則死。是故聖人知氣之所在。以為身寶。

漢天師語

虛無大道。清淨希夷。不染曰清。不動曰淨。不視曰希。不聽曰夷。勤此四者。可免輪迴。

純陽真人

一日清閑。一日僊。六神和合。自安然。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

養氣忘言。守降心為不為。動靜知宗祖。無事更尋誰。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不迷性自住。性

住氣自回。氣回丹自結。壺中配坎離。陰陽生返。復。普化一聲雷。白雲朝頂上。甘露酒須彌。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坐聽無絃曲。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虛靜天師

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有定主。無常應。心欲死。機欲活。

大道不遠在。身中萬物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

和氣住。氣歸元海。壽無窮。

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真精。損筋骨。

元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迴。如此朝朝。併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

李真人

一吸便提。氣氣歸臍。一提便咽。水火相見。

一吸便提。氣氣歸臍。一提便咽。水火相見。

靈臺湛湛似水壺只許元神在裡居若向此中
留一物豈能證道合清虛

寒山子

冬則朝勿饑夏則夜勿飽早起不在鷄鳴前晚
起不過日出後心內澄則真人守其位氣內定
則邪穢去其身

玉虛子

物物元無物心非形亦非三般觀曉悟悟者不
知誰長生註 卷一 九

無無藏妙有有有現真空湛然俱不立常寂性
融融

中黃真人

天門常開地戶須閉息息綿綿勿令暫廢吸至
于根呼至于蒂于謂之神母謂之氣如鷄抱卵
似魚在水結就聖胎自然蟬蛻

馬丹陽

道性雖無修無證塵心要日損日消消到忘心

忘性方契無修無證

煉氣作生涯怡神為日用常教龍虎調不使馬

猿弄

性定則情忘形虛則氣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

陰衰

修心要作長生客煉性當為活死人

玄關秘論

心牽于事火動于中心火既動真精必搖故當

死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

無心于事則無事于心故心靜生慧心動生昏

郝太古

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

靜處煉氣鬧處煉神

王棲雲

心隨境轉境逐心生若要心定世人愛的我不

愛世人做的我不做。紅塵萬緣勾引不動。自然
心清意靜。陰陽不能陶鑄。

遣慾澄心亦是心。將心擒慾慾應深。爭如不起
群迷念。方現無中百煉金。

白玉蟾

大道以無心為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淨為
基。

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德。
守清淨以養道。

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蓋神既火。氣即藥。以
火煉藥而成丹。即以神馭氣而成道也。使神馭
氣。使氣歸神。不過回光返照。收拾念頭之一法
耳。

夫金丹者。採二八兩之藥。結三百日之胎。心上
工夫。不在吞津嚥氣。先天造化。要須聚氣凝神。
若要行持。須憑口訣。至簡至易。非繁非難。無中

養就嬰兒。陰內煉成陽氣。使金公生為活虎。令
姤女獨駕赤龍。乾夫坤婦。而媒假黃婆。離女坎
男。而結成赤子。一爐火。煅煉虛空。化作微塵。萬
頃水壺。照世界大如黍米。神歸四大。即龜蛇交
合之時。氣入四肢。是烏兔躡羅之處。玉葫蘆。迸
出黃金之液。金葢。替開成白玉之花。正當風冷
月明時。誰會山青水綠意。

快活快活真快活。虛空粉碎秋毫末。輪迴生死
幾千遭。這回大成。今方活。舊時窠。舊發生涯。于
今淨盡都掉脫。元來爹爹。只是爺。懵懵懂懂。自
瓜葛。近來彷彿。辨西東。七七依前。四十八。如龍
養珠心。不忘。如雞抱卵。氣不絕。又似寒蟬。吸曉
風。又似老蚌。含秋月。一箇閑人。天地間。大笑一
聲。天地潤。

我有明珠光。燦燦照破三千大千國。觀音菩薩
正定心。釋迦如來大圓覺。或如春色媚山河。或

似秋光爽巖壑亦名九轉大還丹又謂長生不
灰藥。瑤壁瓦礫相渾融。水鳥樹林共寥廓。缺唇
石女駕土牛。跛脚木人騎紙鶴。三業三毒雲去
來。六根六塵月綽約。此珠價大實難酬。不許巧
錐妄穿鑿。若嬰秘密大總持。寂滅之中閑摸索。
幾多袖子聽蟄雷。幾個道人藏尺蠖。茫茫盡向
珠外求。不識先天那一着。那一着何須重註脚。
杜宇聲隨曉雨啼。海棠夜聽東風落。

長生論

卷一

七

烏兔乾坤鼎。龜蛇復姤壇。世間無事客。心內大
還丹。白虎水中吼。青龍火裏蟠。永鉛泥藥艷。金
木雪花寒。離坎非心腎。東西不肺肝。三旬窮七
返。九轉出泥丸。

司馬真人

夫欲修真。先除邪行。外事都絕。無以于心。然後
內觀正覺。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務令
安靜。雖非的有。貪着浮游。亂想亦盡。滅除盡矣。

勤行須更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真虛心。
不冥有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此法玄妙。利益
甚深。

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
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誚無驕。不執可圖可方。
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惧君王。味絕靈泉自降。
氣定真息自長。觸則形斃神游。想則夢離屍僵。
氣漏形歸后土。念漏神趨外鄉。心去方得神活。
魄滅然後魂強。轉物難窮妙理。應化不離真常。
至精潛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造化不知規準。
鬼神莫測行藏。不飲不食不寐。是謂真人坐忘。

孫真人

天地之間人為貴。頭象天。今足象地。父母遺體
能寶之。洪範九疇。壽為最。衛生切要。知三戒。大
怒大慾并大醉。三者若還有一焉。須防損失真。

欲求長生須戒性火不出。今心自定木還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貪慾無窮忘却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勞形散盡中和氣。更仗何因保此身。

怒甚偏傷氣。思多大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索。勿使悲歡極。常令酒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嘔。亥寢鳴雲鼓。寅晨嗽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真。若要無諸病。常常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持本在人。君能尊此理。平地可朝真。

文逸曹仙姑

神是性兮性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本來一物互相親。失却將何為本柄。

重陽祖師

棄了惺惺學得癡。到無為處無不為。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雷迥不知。兩脚任從行處去。一

靈常與氣相隨。有時四大薰薰醉。借問青天我是誰。

理性如調琴。緊則有斷。慢則不應。緊慢得中。則琴和矣。又如鑄劍。鋼則折。錫多則卷。鋼錫得中。則劍成矣。

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三界也。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緣境。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離此三界。神居仙聖之鄉。性在清虛之境矣。

李靖菴

心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兩忘。內外合一。到這裡。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

無心真人

心田清靜。性地平。端念正身。不離當處。神歸氣復。性定精凝。魂魄混融。陰陽交媾。丹田有寶。對鏡無心。一氣歸根。萬神朝祖。沉沉默默。捧捧存存。元元騰騰。綿綿相續。方是修行底活計。辦

道底家風

石杏林

萬物生皆死元神久復生以神足氣內丹道自然成

心天無點翳性地絕塵飛夜靜月明處一聲春鳥啼

施肩吾

氣本延年藥心為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可作

真人

張紫陽

含眼光疑耳韻調鼻息緘舌氣是謂和合四象
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聽而精在腎舌不聲而
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
是謂五氣朝元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化為虛
是謂三化聚頂

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玉爐火温温剪上飛

紫霞

華池蓮花開神水金波淨夜深月正明天地

輪鏡

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

地髓

大道元來一也無若能守一我神居此心莹若

潭心月不滯絲毫真自如

水火從來一處居看時覺有覓時無細心調燮

文兼武片餉教君結玉酥

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

故內煉之法以目視鼻以鼻對臍降心火入于

氣海功夫只在片餉而已

海上道人

但向起時作還于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

須休要會無窮火常觀禾盡油夜深人散後唯

有一燈留

朱紫陽

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蟄春魚得氣而動其動極微寒蟲含氣而蟄其蟄無朕調息者須似之綿綿密密幽幽微微呼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出吸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入調之不廢真氣從生藥物之老嫩浮沉火候之文武進退皆于真氣中求之嗚呼盡矣

譚景昇

長生論 卷一 九
悲則兩淚辛則兩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為此正必為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顯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為珠玉之房

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只此忘之一字便是無物境界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其謂是歟

魏伯陽

耳乃精竅目乃神竅口乃氣竅若耳逐于聲使精從聲耗而不固目蕩于色使神從色散而不凝口多言語便氣從言走而不聚安得打成一片以為丹塞修行之人若不于此三寶關鍵收拾向裏無有是處

長生論 卷一 二十
今人精從下流炁從上散水火相背不得疑結皆是此心使然心苟愛念不生此精必不下流心苟忿念不生此炁必不上炎一念不生萬慮澄徹則水火自然交媾矣

陳虛白

混沌生前混沌圓個中消息不容傳譬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斗柄逆旋方有象台光透照始成仙一朝撈得潭心月覷破胡僧面壁禪

夫神與氣精三品上藥煉精成氣煉氣化神煉

神合道。此七返九還之妙藥也。然產藥有州源。採藥有時節。制藥有法度。入藥有造化。煉藥有火功。西南有鄉土名黃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分明一味水中金。但向華池仔細尋。此產藥之川源也。垂簾塞兌。窒慾調息。離形去智。幾于坐忘。勸君終日默如愚。煉成一顆如意珠。此採藥之時節也。天地之先。無根靈草。一意製度。產成至寶。大道不離方寸地。功夫細密要行持。此製藥之法度也。心中無心。念中無念。注意規中。一炁還祖。息息綿綿無間斷。行行坐坐轉分明。此入藥之造化也。清淨藥材。密意為先。十二時中。炁煉火煎。金鼎常教湯用煖。玉爐不使火少寒。此煉藥之火功也。

詳此其義也。必以神馭氣。以氣定息。呼吸出入。任其自然。專炁致柔。含光默然。行住坐臥。綿綿若存。如婦人之懷子。如小龍之養珠。漸採漸煉。漸凝漸結。工夫純粹。打成一片。動靜之間。更宜消息。念不可起。起則火炎。意不可散。散則火冷。但使操舍得中。神炁相抱。斯謂之火種相續。丹鼎相溫。煉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煉之一日一日之周天也。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朔弦望之期。聖人傳藥不傳火之旨。盡于此矣。

丘長春

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旺。我初開闢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寧。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虛空體自真。自然現出家。家家月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振華夷。驚起東方王。童子倒騎白鹿。

如星馳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閑
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我家此曲皆
自然。管無孔。今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
清音滿洞天。

無無升降。息定謂之真鉛。念無生滅。神凝謂之
真汞。息有一毫之不定。形非我有。散而歸陰。非
真鉛也。念有一毫之不澄。神不純陽。散入鬼趣。
非真汞也。

長生論 卷一
二十一
翠玄真人

煉氣徒施力。存神枉用功。豈知丹訣妙。鎮日甃
真空。

玉液滋神室。金胎結氣樞。只尋身內藥。不用檢
丹書。

火藥元無核。交梨豈有香。然朝行火候。神水灌
金花。

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這般真孔竅。料得少

大知

萬籟風初起。千山月正圓。急須行正令。便可運

周天

雲散海棠月。春深揚柳風。阿誰知此意。舉目問

虛空

紫霞山人

卅卅筌蹄道。卽卽魚忘筌。得道證空虛。莫堅守抱
無為。一撲碎虛空。一也無。妙有靈光常赫赫。含

容法界自如如。隨緣應感常清淨。九載金剛不

壞軀

抱一子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營。口不
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閉。則真人遊戲其中。

陳泥丸

修仙有三等。煉丹有三成。上品丹法。以身為鉛。
以心為汞。以定為水。以慧為火。在片餉之間。可

以凝結成胎。中品丹法以氣為鉛以神為汞以
午為火以子為水在百日之間可以混合成象
下品丹法以精為鉛以血為汞以腎為水以心
為火在一羊之間可以融結成功

李道純

真鉛真汞大丹頭採取當平固象求有作有為
終有累無求無執便無憂常清常淨心珠現忘
物忘機命實周動靜兩途無窒礙不離常處是

瀛洲

三元大槩意心身着意心身便係塵調息要調
真息息煉神須煉不神神頓忘物我三花聚猛
棄機緣五氣臻八達四通無罣礙隨時隨處闡
全真

性天大家長根塵理路多通增業識聰明智慧
不如愚雄辯高譚爭似嘿絕慮忘機無是非隱
耀含華遠聲色一念融通萬慮澄三心剔透諸

緣息諦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簡
息上做工夫為佛為仙不勞力息緣返照禪之
機息心明理儒之極息氣凝神道之玄三息相
須無不克

天來子

欲撈北海波心月先縛南山嶺上雲若也有人
知此意便堪飛鳥見元君

半輪月照西江上一箇鳥飛北海頭月落鳥飛

尋不見廣寒宮內倒騎牛

玄牝之門鎮日開中間一竅混靈臺無關無鎖

無人守日月東西自往來

採藥要明天上月修行須識水中金月無真氣

金無水縱有真鉛枉用心

無夢子

身為車今心為軛車動軛隨無計息交梨火棗
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

身為客。今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處。若還玉愛
不安寧。精神管是辭君去。

龍眉子

溟滓無光。太極先風。輪激動產。真鉛都因。靜極
還生動。便自無涯。作有邊。一氣本從虛裏。兆兩
儀須信定中。旋生生化。化無窮盡。幻作壺中一
洞天。

紫虛子真子

長生論 卷一 二七
乾坤橐籥鼓有數。離坎刀圭採有時。鉛龍升兮
汞虎降。龜蛇上下兩相持。天上日頭地下轉。海
底蟬娟天上飛。乾坤日月本不運。皆因斗柄轉
其機。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虎龍
戰罷三田靜。拾取玄珠種在泥。黃婆媒合入中
宮。嬰兒媿女相追隨。年中用日日用時。刻裏工
夫更奇暗。會斗牛共歡會。天機深遠少人知。

瑩瞻子

抱元守一通玄竅。惟精惟一明聖教。太玄真一
復命關。是知一乃真常道。休言得一萬事畢。得
一持一保勿失。一徹萬融。天理明。萬法歸。一非
奇特。始者一無生。萬有無有相資。可長久。誠能
萬有歸一無。方會向南觀北斗。至此得一復忘
一。可與造化同出。效設若執一不能忘。大似癡
猶守空窩。三五混一一返虛。返虛之後。虛亦無。
無無既無。湛然寂。西天鬍子沒髭鬚。今人以無
喚作茫然。蕩頑空。涉畏途。今人以一喚作一偏。
枯苦執空。費力不無之。無若能會。便于守一。知
無一一無兩字。盡掀翻。無一先生大事畢。
日用總玄玄。時人識未全。常推心上好。放却日
頭禪。法法非空法。傳傳是妄傳。不曾修福始。焉
得有禍先。不益便無損。不變豈能遷。莫看嗔和
喜。何愁逆與違。不作善因果。那得惡姻緣。打開
八我網。跳出是非圈。休思今世後。放下未生前。

既無塵俗累何憂業火煎有無俱不立虛實任
相連來去渾忘却生必何預焉饑來一椀飯渴
則半甌泉興來自消遣因去且打眠達者明此
義休尋天外天見前赤灑灑末後亮娟娟

導引法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叩齒三十六兩手抱
崑崙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微擺撼天柱赤
龍攪水津漱津三十六神水滿口勻一口分三

燕龍行虎自奔開氣搖手執指摩後精門盡此
一口氣想火燒睛輪左右轉轆轉兩脚放舒伸

叉手雙虛托低頭扳足頰以候逆水上再嗽再
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嚥下汨汨響自

脉自調勻河車搬運訖發火遍燒身邪魔不敢
近寢寐不能昏寒暑不能入灾病不能進子孫

午前作造化合乾坤循環次第轉八卦是良因

杜道堅

至道不遠今恒在目前竊天地之機今修成胎

仙妙莫妙今疑吾之神安以待之今若存而綿

綿黃帝求玄珠今象罔乃得此理可心會今非

言所傳虛極靜篤今恍惚變化網緼蟠媁今如

烟雲之回旋龍吟虎嘯今鉛汞交結依時採取

今進火烹煎劍挂南宮閉固神室煉成五色石

今補自己之青天結胎片髓今運火一年如靈

鷄之抱卵今萬慮俱捐轉天根月窟之關鍵今

往來上下融融液液今真氣周匝乎三回勤而

行之勿計得喪累土成層臺今積涓流而成川

機緣難偶今時不待人下手速今慎毋待霜雪

之滿巔

許真人

未開關空打坐無有麥子推甚磨枉勞神空錯

過生从輪迴躲不過開得關透得鎖三車搬運

真水火湧泉直至泥丸宮縱橫自在都由我關

未嘗鎖未動休胡扭捏莫胡美。自己性命固不
得。卻去人問說鉛汞人人本有三關路。來來雙
關透頂門。修行正路此為根。華池神水頻吞嚥。
紫府元君逆上搬。常使氣冲關節透。自然精滿
谷神存。只願谷神長不死。世間都是壽長人。

薛真人

修養工夫顛倒顛。行持造化坎離先。池中玉液
頻頻嚥。肘後金精轉轉還。玄中妙妙中玄。得此

長生論

卷一

二十七

神丹益壽年。谷關緊鎖真消息。便是人間不老
仙。

逍遙子

父母未生前。與母共相連。十月胎在腹。能動不
能言。晝夜母呼吸。往來通我玄。無情生有情。虛
靈徹洞天。剪斷臍帶子。一點落根源。性命歸真
主。此處覓真鉛。時時防意馬。刻刻鎖心猿。迷失
當來路。輪迴苦萬千。若遇明師指。說破妙中玄。

都來二十句。端的上青天。

丹田完固氣歸根。氣聚神凝道合真。夕視定須

從此始。莫教虛度好光陰。

卻老扶衰別有方。不須身外覓陰陽。玉關謹守

嘗淵默。氣固神完壽自康。

攝生要旨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
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多嗜慾則精竭。務須閉

長生論

卷一

三十二

目以養神。調息以養氣。堅閉下元以養精。精充

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家三寶。

覺與陽合。寐與陰併。覺多則魂強。寐久則魄壯。

魂強者生之人。魄壯者死之徒也。故善養生者。

必餐元和。減滋味。使神清氣爽。晝夜常醒。是乃

長生之道。

去暴怒。以養性。少思慮。以養神。省言語。以養氣。

絕嗜慾。以養精。

玄關雜紀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
禾莠往并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
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
詞暮臥不覆首旨哉三叟言所以壽長久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夜間睡少依此
四少神仙可了

內養真詮

養生論

卷一

五三

老子曰綿綿若存謂之存則常在矣謂之若則
非存矣故道家宗旨以空洞無涯為元竅以知
而不守為法則以一念不起為功夫檢盡丹經
總不出此

氣欲柔不欲強欲順不欲逆欲定不欲亂欲聚
不欲散故道家最忌嗔心嗔心一發則氣強而
不柔逆而不順亂而不定散而不聚矣修道者
須如光風霽月景星慶雲無一毫乖戾之氣而

後可行功用加

修真秘錄

人心久任之則浩蕩而忘返瑣棲之又超躍而
無垠任之則蔽乎我性棲之則勞乎我神致
者奚方而靜蓋心本至寧感物而動既習動而
播遷亦習靜而恬曩故善習靜者將躁而制之
以寧將邪而閑之以正將來而却之以恬將濁
而澄之以清優哉游哉不欲不營行于是止于

養生論

卷一

三四

是造次於是逍遙於是久之則物宜於外神鑒
於內不思靜而自靜矣

修真之士先要降心君不降心焉能見性既不
見性何以立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真故降得一
分欲心便存得一分道心

心為五陽之主腎為五陰之主五陰升而為水
五陽降而為火膈在人身之中名曰中宮命
府包藏精髓貫通氣脉善養者自離逆坎填離

心息相依。使二氣相交。水火既濟。自然一氣純陽。身輕體健。

嬰兒之在母胎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唯以臍通焉。及其生也。剪去臍帶。則一點真元之氣。聚於臍下。故臍者生之根。氣之蒂也。人能虛心凝神。回光內照。於真人呼吸處。隨其上下。順其自然。而存之。心與息相依。神與氣相守。念念相續。打成一片。自然神氣歸根。性命合

一
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以養魚。而魚不知氣。以養人。而人不覺。養氣者。須自調息始。調息之法。先靜坐澄心。宛若禪寂。以目視鼻。以鼻對臍。調勻呼吸。勿令喘急。吸時氣自下而上。呼時氣自上而下。一上一下。若存若亡。母令間斷。亦毋令矜持。但隨其出入。少加調停爾。
人身元神。常在於目。五藏精華。亦聚於目。攷陰

符經曰。機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內養之法。常要兩目垂簾。迴光自照。降心火於丹田。使神藏於淵。不致外馳。自然神氣相抱。長生可期。

冬至小叅文

身中一竇。隱在丹田。輕如密霧。澹似飛煙。上至泥丸。下及湧泉。乍聚乍散。或方或圓。表裏瑩徹。左右回旋。遇陰入地。逢陽升天。金翁採汞。姪女擒鉛。依時運用。就內烹煎。冬至之後。夏至之前。金鼎湯沸。玉爐火燃。龍吟東岳。虎嘯西川。黃婆無爲。丁公默然。身中夫婦。雲雨交歡。天一生水。在乎清源。離已坎戊。以土爲先。土中有火。妙在心傳。如龍養珠。波涵玉淵。如鷄抱卵。暖氣綿綿。磁石吸鐵。自然通連。花蒂含實。核中氣全。不守之守。如一物存。始由乎坎。終至乎乾。卯酉沐浴。進退抽添。有文有武。可陶可甄。聖胎既就。一鏡

三關外使河車運水登山。三尸六賊膽碎心寒。
銀盃成雪。一色同觀。玉壺涵水。即成大還。一聲
雷電。人在頂門。青霄萬里。蟾光一輪。

冬至詞

因看一柄運周天。頓悟神仙妙訣。一點真陽生
坎位。點卻離宮之缺。造化無聲。水中起火。妙在
虛危穴。今年冬至。梅花衣舊凝雪。

先聖此日閉關。不通來往。都為羣生設物。物舍
生意。正在子初亥末。自古乾坤這些離坎。日日
無休歇。如今識破。金鳥飛入蟾闕。

玄牝歌

華池神水天地根。煉之命長生。自古神仙
無別說。皆因玄牝入真門。借問如何是玄牝。嬰
兒未生先兩腎。兩腎中間一點明。逆則丹成順
成人。一陽起處便下手。黑中取白無中有一時。
身內長黃芽。九載二年。從自守。世人若識真玄。

牝不在
機輕洩

修真

修真之要在性命。離了性命便是。世人不知何
為養性。洞窟以煉心。曉之何者。為立命。所以伏氣。喻之
真如此。養性。氣之身。氣歸。道家以精氣神三寶。命一頭。
身身不動則無欲。煉氣之要在乎心。心
不動則無念。而氣之神。神之要在乎意。意不動
則身心合而。虛故神全。是故精氣神為三元。
藥物身心意。三元至要。

長生詮卷之一終

寂光境引

慨自識浪障空迷雲鎖月茫，苦海渺
無津唯世尊羅漢諸菩薩放大光明普
照河沙世界用是興慈護願首建止觀
二法為羣生祛迷剔障令各自矚本來
古稱慈航寶筏語不虛已洪生自誠氏
幼慕紛華晚棲禪寂緣是遡諸佛菩薩
而為之傳其神紀其事因以寂光境標
焉蓋從心得寂緣照生光祖竺乾氏宗
風為世人開一方便法門於三乘教中
亦庶幾哉真實行慈者迺譚者又謂於
所有中妄立名相是謂平地生波從何
得入淨樂國土是不然機有淺深教有
頓漸大善知識悟般若真空不落聲聞

不墮色相洵無藉此贅疣彼初機小乘
觀善相而皈依聽法輪而悟入不假以
舟楫誰為出迷途而登覺岸哉雖然有
不障無色不異空言一無言也相一非
相也具摩醯眼者願無生事理障

真實居士馮益步禎題



寂光境目

還初道人自誠甫次

西竺佛祖

釋迦牟尼佛

摩訶迦葉尊者

商那和修尊者

優波鞠多尊者

婆須密尊者

佛陀難提尊者

伏馱密多尊者

脇尊者

馬鳴大士

迦毘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羅睺羅多尊者

僧迦難提尊者

伽那含多尊者

鳩摩羅多尊者

闍夜多尊者

鶴勒那尊者

師子比丘尊者

般若多羅尊者

中華祖師

菩提達摩尊者

慧可大師

普琛大師

道信大師

弘忍大師

慧能大師

法融禪師

神讚禪師

從諗禪師

懷讓禪師

道一禪師

惠藏禪師

智威禪師

元珪禪師

智閑禪師

慧寂禪師

俱胝和尚

天然禪師

惟儼禪師

崇信禪師

破竈墮和尚

曇晟禪師

良价禪師

無住禪師

自在禪師

慧海禪師

道通禪師

豐干禪

寒山子

拾得子

布袋和尚

鳥窠和尚

誌公和尚

杯渡和尚

慧遠禪師

竺道生

佛圖澄

普化和尚

降魔禪師

道吾和尚

法明和尚

舡子和尚

目畢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佛姓刹利初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卽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年十九出家於極嶺特山中修道至穆王三年明星出時成佛號八人師時年三十矣既而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而論道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以清淨正法付弟子摩訶迦葉授以偈言云法本法

無法無法亦法。今付無法。特法法何曾法。爾
 時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冥
 寂。時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卷一

二

佛

摩訶迦葉尊者

尊者姓婆羅門。嘗為鍛銀師。善明金性。使其柔
 伏。先是四眾為毗婆尸佛起塔。塔中像面金色
 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為飾佛面。因
 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
 一切身皆金色。後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
 名曰迦葉。彼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
 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受清淨法。眼於世尊。



嘗結集於耆闍崛山賓鉢羅國因阿那比丘多
 聞總持有大智慧乃以偈授之。法本來法無
 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
 持僧伽裂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時周孝王
 五年

佛

卷一

四

佛

商那和修尊者

五

尊者姓毗舍多在胎六年而生先是如來行化
 至摩空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
 地百年後常有比丘善人於此轉妙法輪後百
 年果誕和修出家證道一日遊吒利國得優婆
 塞多以爲給侍因問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
 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
 髮白耶爲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答



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師知是法器遂以偈授云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後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見翹多五百徒衆皆依教奉行俱證無漏乃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時宣王二十三年也

佛

卷一

六

佛

優波鞠多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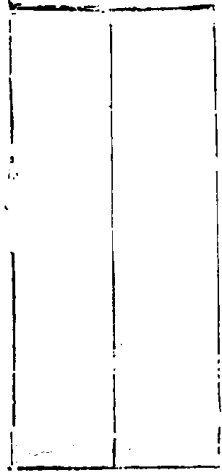
卷一

七



尊者姓首陀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度者甚衆由是摩宮震動波旬恐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一日伺尊者入定密持瓔絡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花鬘輒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絡吾以花鬘相酌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爲三種臭屍虫蛆穢爛波旬大生憂惱竭已神力不能繫

脫乃氣露懺悔誓不燒害佛道尊者乃曰若然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花鬘悉除乃踊躍作禮而去尊者在世化導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于石室其室盡皆充滿最后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尊者喜即以偈授之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說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後跏趺而逝時平王三十一年



婆須密尊者
尊者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游行里閭或行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律誌遂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遇一智者自稱我名佛佗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欽伏即曰我願求道沾甘露味師遂授以如來正法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

虛空時無是非無法說已卽入慈心三昧示涅槃相時定王十九年

佛

卷一

十

佛

佛陀難提尊者

卷一

十一



尊者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行化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遇一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駝蜜多年已五十口未能言足未能履尊者曰此子昔曾遇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其子聞言遽起禮拜長者乃令受戒出家師因以如來正法囑令行持且授偈云虛空無內

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說已。卽現神變却復本坐。儼然冥寂。卽景王十二年。

佛

卷一

生



伏馱蜜多尊者

尊者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囑。遂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携一子來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曾會一仙者。謂此兒當爲法器。今遇尊者。欲令出家。尊者卽與落髮。又戒羯磨之際。祥光滿座。仍感舍利三五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師乃付以如來正法眼藏。且授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

無與亦無偽付法畢卽入滅盡三昧衆以香油
旃檀闍維真體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卽敬
王三十五年也

佛

卷

十四



脇尊者

尊者本名難生後值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
睡眠謂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將誕時父夢
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
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受法行化至華氏國憇一
樹下時有長者一子名富那夜奢合掌前立尊
者問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
伴答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

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乃曰如
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謹護之授偈曰真體
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法無行亦無止
付法訖卽入涅槃化火自焚時貞王二十二年

佛

卷一

十六

佛

馬鳴尊者

卷一

十七



尊者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卽至華氏國轉妙法
輪忽有老人仆地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
復又化爲女子而去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
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空中忽現一大金龍
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
七日有一小虫潛形坐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
此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且告

之曰汝飯

懺悔師曰

摩羅能化

師曰山河

羅聞言悟

且示偈云

法非取亦

後示滅卽

佛

已千載適聞尊者法戒故來謝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棲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龍衆其樹王名曰龍樹嘗爲龍衆說法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見尊者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憂不聖龍樹悔謝與五百龍衆俱受戒焉尊者因授以偈云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佛

卷一

三

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時赧王四十一年

尊者受法於毗羅尊者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說法私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見之尊者乃於地上湧出白蓮座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法相唯衆中有一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益以無

龍樹尊者

卷一

世



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
 相卽隱彼衆感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卽
 爲剃髮授戒最後乃告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
 大法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
 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法已卽入月
 輪三昧疑然圓寂時始皇三十五年也

佛

卷一

世



佛

卷一

世

羅睺羅多尊者

尊者授法於迦那提婆尊者行化至室羅筏城
 有河名曰金水中流忽見五佛影尊者告衆曰
 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僧伽難提居於波處
 語已卽領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
 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
 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
 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

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謂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仁者師於何聖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

佛

卷一

四

即付法眼偈云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說偈後冥坐歸寂即漢武帝二十八年也



僧迦難提尊者

卷一

五

尊者室羅筏城國王子也生而能言七歲即厭樂事懇求出家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父母乃命禪利多為之師一夕天光下屬尊者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一大岩前有石窟焉遂燕寂於中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遂行化至摩提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尊者曰童子何言

百歲曰我不理會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
 曰佛言人生百歲不會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
 決了之尊者曰汝手中鑑當何所表曰諸佛大
 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尊
 者曰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云心地本
 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菓亦復爾說
 偈已即攀樹而化時漢昭帝十三年

佛

卷一

七

佛

卷一

七



伽那舍多尊者

尊者姓鬱頭藍初其母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
 凡七日而誕肌體瑩若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
 潔幼好清淨嘗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
 徒至大月氏國見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直入
 舍主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尊者曰是佛弟子
 羅多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自扣其
 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羅多知

是異人遂開關延接尊者因授法說偈云有種
 有心地因緣能發明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付法已躡身虛空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時漢
 成帝二十年

佛

卷一

共

佛

鳩摩羅多尊者

卷一

共



尊者生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得道行化至中
 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素信三寶
 而嘗蒙瘵疾鄰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
 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
 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夜多聞語乃釋所疑
 尊者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緣
 有識從心起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

寂寂然靈靈然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
 夜多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尊者曰吾今寂
 滅汝當紹行化迹乃授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
 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言訖即以指
 爪面如蓮花放出大光明而入寂滅時新室十
 四年也

佛

卷一

三



闇夜多尊者

尊者比天竺國人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
 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辯論為之首者
 名婆修盤頭尊者將欲度之乃問彼眾曰此徧
 行頭陀可得佛道乎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
 本耳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
 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知
 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言

歡喜讚嘆尊者復告之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
 得無恨乎徧行日如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
 耶唯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導諸汝久植衆德當
 繼吾宗聽吾偈言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
 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付法已卽奄然歸寂時
 後漢明帝十七年

卷一

三

尊者姓婆羅門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祠
 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斯民傷害實
 多言訖廟貌忽然頽壞由是鄉里稱爲聖子行
 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
 次忽見二人緋衣來拜王問曰此何人也尊者
 曰此是日月天子吾首曾爲說法故來謝耳良
 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意欣然時有師子歸依尊

鶴勒那尊者



卷一

三

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無所用
 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
 非汝心汝若無作即是佛事師子聞言領悟尊
 者乃以法眼付囑護持且授偈云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言訖現
 十八變而歸寂

佛
 卷一

卅四



師子比丘尊者

尊者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
 者本習禪定來謁尊者尊者曰仁者習定胡當
 來此既至於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
 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既來其習
 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
 定我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
 人故自來時其定誰習波迦利聞言屈服尊

者方求法嗣有長者引一子來問曰此子名斯
 多當生便奉左手迄長未舒願尊者示其宿因
 尊者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遂開手奉珠
 衆皆驚異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
 且示偈云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
 見知見即在今說偈畢乃以僧伽袈衣密付斯
 多宴然而寂時魏齊王二十七年

佛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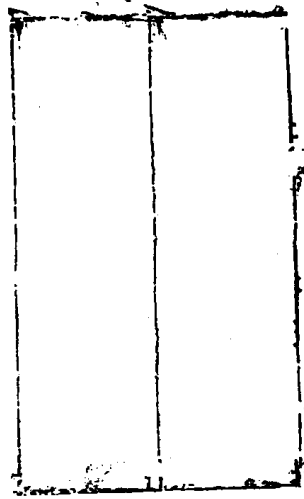
廿八

般若多羅尊者

尊者東印度人既得法行化至南印度彼國王
 崇奉佛乘施以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尊者欲
 試其所得乃以施珠問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
 其長子二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獨
 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
 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
 智光爲上若明是寶寶不自寶若辯是珠珠不



白珠與有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
 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尊者知是法嗣乃
 以如來正法眼囑付且示一偈云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付法已
 即於座上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化火
 自焚空中舍利如兩時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也



菩提達磨尊者

尊者姓刹利帝本名菩提多那後遇般若多羅
 尊者改號達磨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
 年未嘗廢缺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遠近學
 者靡然向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時值異見
 王輕毀三寶師知歎息彼德薄當何救之因命
 其徒波羅提往彼說法異見王怒而問曰何者
 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

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波羅提卽說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譚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領悟乃悔前非因問曰仁者智辨當師何人答曰卽大王叔菩提達磨也王聞驚駭遽赦近臣特加迎請師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前非王因泣謝師訓欽崇三

佛

卷三

二

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合潛回江北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時有僧神光者博覽群書善談玄理聞師住止少林乃躬往參承師終面壁無語一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慰問之然終無誨言光乃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師居少林九年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試各言所得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

佛

卷三

三

百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
 汝得吾髓乃以如來正法眼囑授慧可示以偈
 云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
 自然成說已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大和十
 九年其徒爲之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二
 年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携隻
 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雲茫然
 別師追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擴視之
 佛
 惟見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驚異奉詔取遺
 履供養於少林寺後爲人竊往五臺華嚴寺今
 不知所在矣



慧可大師

師姓姬氏其母一夕感異光照室因而懷妊及
 生遂名曰光自幼博覽三乘遺書好遊山水受
 戒於香山寶靜禪師終日宴坐一日忽於寂默
 中見一神人謂曰將欲證果何滯此耶大道匪
 遙汝其南矣翊日光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
 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師視其頂果如五峰秀
 出因謂曰神命汝南者其少林達磨大師乎光

遂造少室內而得法受衣講法於少林寺大女
 爲之散花自是繼闡玄風博求法嗣有一居士
 年踰四十不言名氏來問師曰弟子身纏夙恙
 敢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懺居士良久云覓
 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僧曰今見和尚
 已知是僧未審何爲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
 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居士領悟師遂深器
 之曰是吾寶也空名僧璨因以正法授之師付
 佛

佛
卷三

六

法已因念達磨舊記當有宿累遂藉光混迹變
 易姓名或隱入酒肆或寄寓屠門人問之曰師
 是道人何故乃爾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後
 果爲同類誣於堯城邑宰加以非法師遂恬然
 委順時年一百七歲卽隋文帝十三年也



僧璨大師

佛
卷三

七

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遂隱於舒
 州皖公山積十餘載時人無有知者至隋開皇
 間有沙彌道信者年方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
 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
 曰既無人縛何更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服勞
 九載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以法衣且
 授高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入下種

華地盡無生。授偈畢復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
 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洪師為四眾魔
 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而終即隋煬帝
 大業二年也

信

房卷三

大師姓司馬氏生而超異幼慕空宗既嗣祖法
 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住破頭山學侶
 雲臻一日往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師異
 之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
 姓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師知是
 法器即詣其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
 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師乃以衣法授之後貞

道信大師



觀中太宗嚮師道味詔付京師上表遜謝前後
 三返竟以疾辭上復命使至曰如果不起卽取
 首來師乃引頸就刃顏色不變使異之回以狀
 聞帝乃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時一日忽謂
 門人曰汝等各自護念流化將來言訖端坐而
 逝

佛

卷三

弘忍大師

佛

卷三

士



師姓周氏生而岐嶷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
 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來叅謁師曰
 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來求何事曰求作佛師
 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有南北佛性
 豈異師知其異故訶曰入槽廠去能禮足而退
 入碓坊服勞八月晝夜不息一日師知付授時
 衆各自隨意述偈時有上座神秀者

衆所宗仰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見偈乃
 讚嘆曰依此修行亦得勝果能在碓坊忽聆誦
 偈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咸以狂訶
 之能曰子不信耶願和一偈同學相視而笑能
 至夜秉燭密托一童書一偈於榜云菩提本非
 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
 見偈至夜乃令人潛召慧能入室告曰諸佛出
 世爲一大事無上正法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
 尊者始來此土吾今傳授於汝汝善護持聽吾
 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
 性亦無生能跪而受之師曰汝當遠隱俟時行
 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
 師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能禮足而出是夜南
 邁大眾懸知彼得衣法卽共奔遂師經四載入
 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



慧能大師

師姓盧其先范陽人家甚貧窶師樵采自給
 日負薪入市中聞客讀金剛經遂悚然感悟矢
 志尋師至韶州西女尼無盡藏者誦涅槃經師
 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
 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安能會義師
 曰諸佛妙理非離文字尼大異之通告居人競
 來瞻禮一日師曰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

止明日遂行至昌樂西山石室遇智遠禪師指
示參謁黃梅師竟往焉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
授以衣法令隱於懷至儀鳳元年屆南海遇印
宗禪師講經於法性寺師止廊廡聽受入夜風
颺刹幡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時
答未曾契理師不覺言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
印宗悚然異之邀師入室執弟子禮乃告四眾
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因請出所傳
佛
信衣悉令瞻拜明年二月韶州刺史韋據請於
大梵寺轉妙法輪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
世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
龍元年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師上表辭謝薛
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慈悲指示心要如
何明道師曰道無明暗明暗亦是代謝之義明
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簡曰明喻智慧暗
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

出離師曰以智慧照煩惱此是二乘小兒羊鹿
等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
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
性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
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
在中間不在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
遷名之曰道簡豁然大悟歸闕表奏師語加賜
摩納袈裟絹鉢等物師說法利生經四十餘載
佛
一日謂門人曰吾欲返新州宜速理舟楫大眾
塚請乞師少住師曰諸佛出世猶示涅槃有來
必去理亦自然言訖往新州國恩沐浴跏趺而
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時先天二年也



法融禪師

師姓韋氏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典曉達真空
 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
 舟航遂投師落髮入牛頭山北岩石室中止焉
 時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星氣
 知此山有奇異之人遂往尋訪見師端坐石上
 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何為師曰觀心祖曰觀
 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祖亦因止

山後一小庵中朝夕以法要授之後祖復返雙
 峰山終老師自此法席日盛徒眾乏糧師親詣
 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出
 暮還供僧三百一日講般若經於建初寺聽者
 雲集山岳為之震動後終於寺中百鳥哀號不
 止寺前四大桐樹仲夏忽爾凋落時顯慶二年
 也



佛

卷二

九

古靈神讚禪師

師本姓陳生而狀貌奇偉頂骨山立聲若洪鐘
幼入大中寺聽習律乘嘗念徒自勤苦而未聞
玄秘乃孤錫遠遊行脚四方後遇百丈開悟始
回本寺受業師問曰汝行脚數年得何事業曰
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其師澡浴命師去垢
師乃拊背曰好座佛殿而佛不靈其師回首視
之師曰佛雖不靈却會放光又日其師窻下看

經蠅子投窻鑽紙求出師曰世界如許空濶却
不肯出乃鑽故紙其師置經問曰汝遇何人發
言屢異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
舉報慈德耳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
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如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
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佛其師言下感悟師
後住古靈聚徒數載遷化聲鐘告衆曰汝等
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但靜
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耳師乃儼然順寂

卷二

九



趙州從諗禪師

師姓郝氏童時即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便
 抵池陽參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麼處師曰
 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
 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
 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曰仲冬嚴寒惟和尚
 珍重南泉器之師復問曰如何是道泉曰平當
 心是道師曰還可趨向否泉曰擬向即垂跡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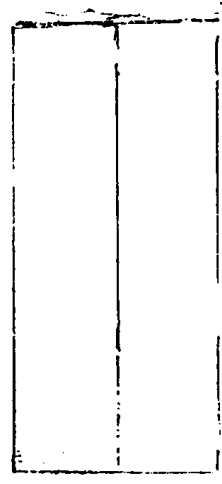
不擬如何知是道泉曰道無知不知知是妄覺
 不知是無記若是真悟猶如太虛廓然何得強
 名是非師言下開悟乃往嵩岳納戒却返南泉
 一日將遊五臺有僧作偈留之云何處青山不
 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
 觀時非吉祥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僧無對一日
 師掃地次有僧問云善知識為甚麼有塵師曰
 塵從外來又僧問云清淨伽藍為甚麼要掃師
 曰又加一點也院中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
 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佛去師曰也不作凡亦
 不作佛僧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有僧
 問云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喫粥了也未僧
 云喫粥也師曰洗鉢去僧忽然大悟又僧問云
 又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狗師曰汝只見掠
 狗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
 其僧亦豁然師壽一百二十終於乾寧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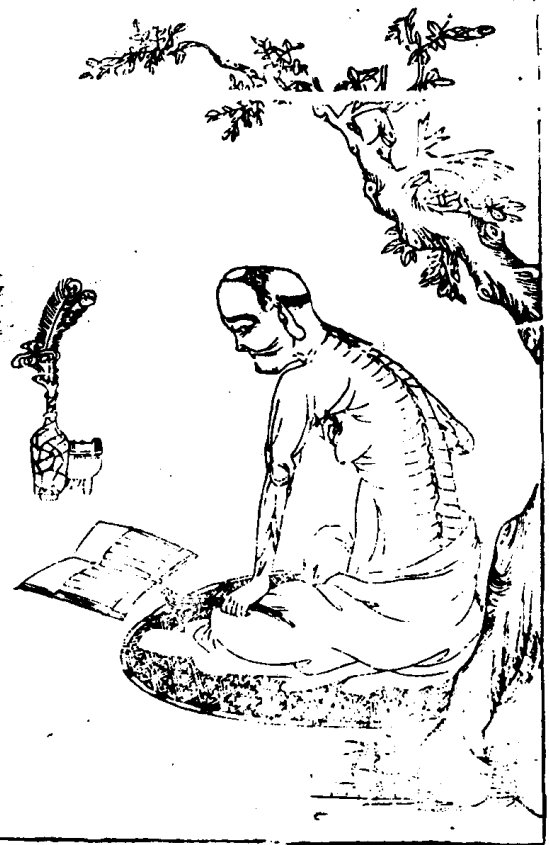


南岳懷讓禪師

師姓杜氏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
 出家受具習毘尼藏一日慨然直詣曹谿叅六
 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將甚麼物來
 曰說是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
 卽不無污染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污染諸佛所
 護念汝能如是吾亦如是師豁然契會執侍一
 十五載開元中往衡岳般若寺居焉有沙門道

一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往問曰大德坐禪圖
 箇甚麼一日圖作佛師乃取一磚磨於庵前石
 上一日磨磚作甚師曰作鏡一日磨磚豈得成
 鏡師曰磨磚旣不成鏡坐禪安能成佛耶一日
 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卽是打
 牛卽是一因禮拜請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
 三昧師示一偈云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
 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有入室弟子六人一
 一印可之天寶三年圓寂於衡岳





佛 江西道一禪師

師姓馬氏容貌奇偉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
 有二輪文幼歲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
 禪定於衡岳遇讓和尚傳法密受心印講法於
 開元精舍四方學者雲集座下師乃謂眾曰汝
 等各信自心是佛無事他求有僧問和尚為何
 說師曰非佛師曰為止小兒啼僧曰啼止時如
 何師曰非心非佛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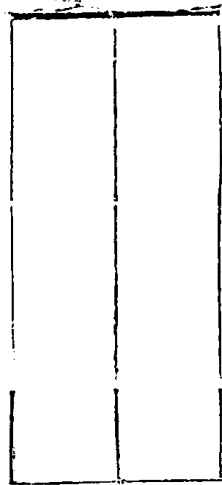
萬斛舟此理何如師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
 甚麼筋骨洪州廉使問曰弟子喫酒肉即是不
 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
 入室弟子凡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傳
 化無窮貞元四年登建昌石門山見洞壑平坦
 忽謂侍者曰吾得歸所矣言訖而回即伽趺入
 滅



石鞏惠藏禪師

師生而膂力過人以弋獵為事一日逐群鹿過馬祖庵前祖因逆之藏問祖見鹿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我却一箭射一群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既知此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即

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作務回祖曰作什麼來曰牧牛來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拽來祖曰子真牧牛者後遊洛陽回至唐州見一山殊勝詢及土人乃云此紫玉山也師因陟其巔見一方石瑩然紫色嘆曰真紫玉也遂緝茅構舍而棲焉





智威禪師

師姓韋氏身長七尺六寸智勇過人爲隋中郎將唐武德中乃乞身出家入舒州鰲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一日宴坐谷中忽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山水自退師平生惟用一衲一鐺終老不易有供僧殺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時縣令張遜詣山謁師問師曰徒從幾何師曰二三人遜曰何在師以拂子擊禪牀三聲二虎咆

哮而出遜作驚怖狀師遂指之便去又有昔同從軍一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訪之既見因謂曰卽將狂耶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歿何由自出一人感嘆而去儀鳳二年遷住石頭城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散



嵩嶽元珪禪師

師姓李氏幼歲出家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禪師印以具宗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者我冠袴褶而至從衛甚多師觀其形貌非常乃問之曰仁者胡來答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如衆生等豈生分別耶曰我乃衆神也能生死人師安能以一目視之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

汝能壞空與汝乎神大感悟乃曰今欲効我所能奉報慈德不知師果何欲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更欲何事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佛耶師不得已而言曰北岫多樹然非彛擁汝能移植東嶺乎神曰敬聞命矣卽作禮騰空而去入夜果暴風吼雷奔雲震電山嶽搖動及旦和霽則北巖松枯蓋移植東嶺矣師謂衆曰吾沒後無令外知使人謂我爲妖以開元四年示滅若委蛇焉



香巖智閑禪師

卷二

世

師自幼厭俗慕道喜誦諸經依偽山禪會祐和尚知是法器乃激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卷册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憫然無對沉吟久之進數語祐皆不許師曰請和尚為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何益師歸堂徧檢所集諸經無一語可將耐對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

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辭偽山而去抵南陽見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失笑忽爾省悟遂歸沐浴焚香遙禮偽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安有今日乃述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一日謂眾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

卷三

世



佛
卷二
卅五
仰山慧寂禪師

師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師斷二指
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遂依南華寺
通禪師落髮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偽
山漸入堂奧嘗見桃花有會一日述偈云三十
年來尋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
後直至如今求不疑祐師覽畢詰其所悟與之
符契乃謂曰從緣悟道善自護持一日隨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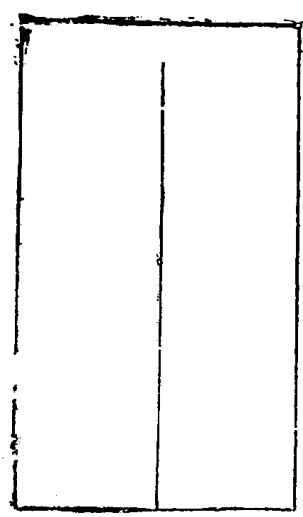
開田師問曰這頭恁的低那頭恁的高祐曰水
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亦無憑但高處高平
低處低平耳祐然之師問香嚴弟近日見處何
如曰某甲卒說不得乃呈偈云去年貧未是貧
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草錐之地今年錐也無
師曰汝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師盤桓偽山前
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徒無不嘆服後遷止仰
山徒眾益盛接機利物為禪宗標準年七十七
佛
卷二
卅五
抱膝而逝於韶州東平山臨終有偈云我年七
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抱雙膝



丹霞天然禪師

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宿遊
 旅間遇一禪客問云仁者何往曰選官去客云
 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客云今江西
 馬大師是選佛場也師因直抵江西謁馬師師
 顧視良久云南岳石頭是汝師也師遽遊南岳
 以前意投之石頭石頭云看槽廠去師禮謝入
 行者房隨六執役三年忽一日石頭示衆云來

日刻佛殿前草次日大衆各備鋏鑿草獨師
 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
 復與落髮又爲授戒師乃掩耳而出復往江西
 謁馬師馬師因爲更名曰天然乃杖錫觀方
 時至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本佛焚之人或謂
 師師曰吾燒取舍利以長慶四年告門人云吾
 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授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





俱胝和尚

師不知姓氏嘗宴坐一庵有尼名實際者到庵
 戴笠執錫逶師三匝云道得卽拈下笠子三問
 師皆無對尼便去師自嘆曰我雖丈夫之形而
 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叅訪其夜山神告
 曰不須去此將有大菩薩來說法也旬日果天
 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
 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舉示師亦唯舉一

指別無提唱有一童子於外或人問曰和尚說
 何法要童子亦豎起指頭歸而舉似於師師以
 刀割斷其指童子叫號出走師召一聲童子廻
 首師復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一日謂衆曰
 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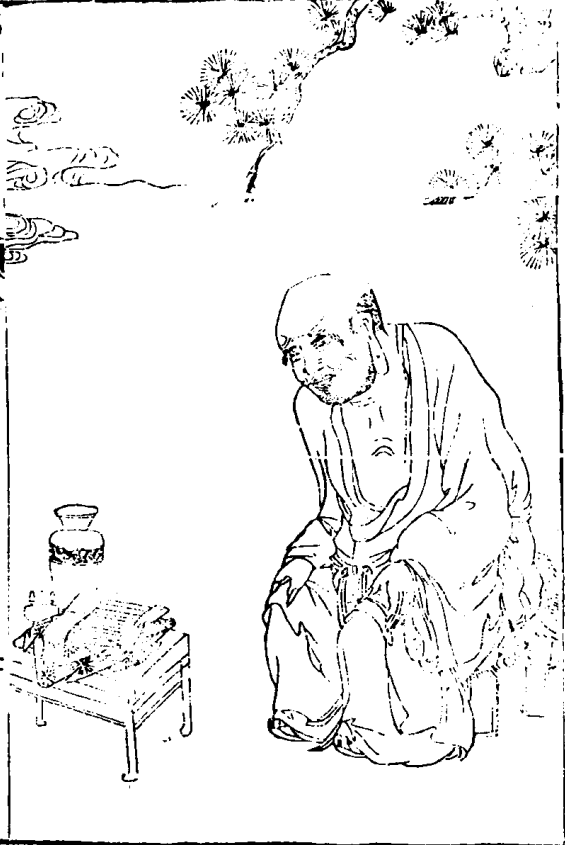


佛

藥山惟儼禪師

卷三

十一



師姓韓年十七依慧昭禪師出家納戒於衡岳
 希操律師乃自嘆云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
 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卽謁石頭密領宗旨一
 日師坐次石頭問曰作甚麼曰一切不爲石曰
 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石曰汝道不
 爲却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有時爭
 語云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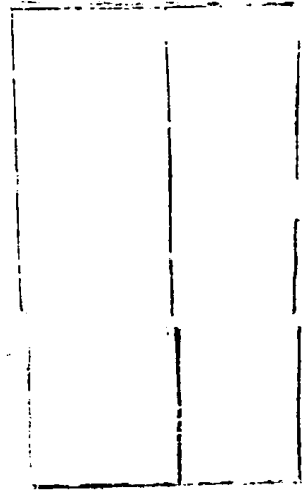
交涉石曰這裏針剗不入師曰這裏石上栽花
 石頭然之朗州刺史李翱向師乞化乃躬入山
 謁之師執經不顧翱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
 聞名師呼太守翱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翱
 因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云
 會麼翱云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乃欣慳
 作禮呈一偈云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
 兩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翱又
 佛
 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
 翱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
 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闍閣中物捨不得使
 爲滲漏師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
 聲響聞九十許里居民迭相訝問不知何聲李
 翱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
 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大和八年師忽叫云
 法堂倒矣僧衆各持柱撐之師乃寂然順世



龍潭崇信禪師

師未詳姓氏本渚宮賈餅家子也時道悟和尚居天皇寺人無識者師家居寺側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必留一餅云吾惠汝以陰子孫師一日自念云餅是我何復遺我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還汝持去又何疑焉師聞言頓悟遂受戒出家悟因賜名崇信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云自

汝到來吾何者不指示心要汝擎茶吾為汝接汝行食吾為汝受汝合掌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領會乃復問如何保任悟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師後詣龍潭棲止德山來謁師曰久慕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見龍潭矣德山即休師後佛教廣宣徒學日眾壽八十有六而化





破竈墮和尚

師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高獄山塢有廟甚
 靈中唯一竈遠邇祭祀享綬甚多師一日領侍
 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
 成聖從何起靈從何來恁麼享綬物命言訖又
 擊三下竈乃傾墮故遂稱破竈墮和尚須更有
 一人戴冠大帶忽然拜師前師曰伊是何人
 曰我見此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得

脫此處生在天中故特來謝師曰汝本性何
 謝之有神再作禮而沒侍眾問曰等久侍左
 右未蒙明訓竈得何旨便爾生天師曰我只道
 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甚道理侍眾曰不會師曰
 本有之性為甚不會侍眾遂禮拜師曰破也破
 也墮也墮也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檢
 鎗帶甲又問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
 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
 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思良久又曰會麼曰會師
 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
 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一日持鏡自
 照頰曰鏡口令人瘦鏡凸令人肥不如打破鏡
 還我舊面皮後竟不知所終



雲巖曇晟禪師

師姓王少出家初叅百丈慧海禪師未悟乞食
 後詣藥山會下乃始契悟大法一日藥山問云
 聞汝解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
 弄得六出藥云我亦解弄師曰和尚弄得幾出
 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偽山
 偽山問曰聞長老在藥山會弄獅子是否師曰
 是曰長弄麼置時麼師曰要弄卽弄要置

卽置曰置時獅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有
 僧來謁師問從甚處來僧云石上語話來師云
 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唐
 會昌元年師示寂壽六十茶毗得舍利一百餘
 粒瘞於石墳內



洞山良价禪師

師姓俞幼歲從師因念般若以無根塵義問其
 師師駭異命往高山落髮受戒初叅偽山後又
 訪道雲岩雲岩留止焉師問曰無情說法甚麼
 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
 否岩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也師曰若恁
 麼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岩曰我說汝尚不聞
 何無情說法也師因呈一偈云也大奇也大

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裏聞
 聲始得知師又問曰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
 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即這個便
 是師猶涉疑似後因對水見身影而大悟前旨
 乃作偈云功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
 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
 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師後在新豐山接引學徒
 甚衆咸通十三年師將示滅乃謂衆曰吾閑名
 在世誰能為吾除之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
 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矣言訖寂然長往



佛

益州無住禪師

卷三

五

師得法於無相大師居南陽曰崖山專務冥寂
垂誨雖廣而唯以無念為宗唐相國杜鴻漸聞
師名思一瞻禮乃遣使敬請師至公問曰弟子
聞師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
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
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
後曰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

曰有據否曰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
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疑釋然於時庭樹鴉
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鴉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
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曰聞無
聞有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自有滅有聲之時
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
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所轉
自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大眾作禮而退

佛

卷三

六

師度化無量後居保唐寺壽終



伏牛山自在禪師

師姓李形貌短小智慧越人初依徑山國一禪
 師受具後叅大寂發明心地因為大寂送書與
 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衆師對曰卽
 心卽佛國師曰此外更有何言師對曰非心非
 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此
 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國師曰
 三點如流水一曲似禾鎌師後隱居伏牛山一

日謂衆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
 是藥病對治句僧問曰如何是脫洒句師曰伏
 牛山下古今傳又嘗自吟一絕云宇內爲閑客
 人中作野僧任從他咲我有處自騰騰

佛

卷三



大珠慧海禪師

師姓朱依越州道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
 曰從何處來曰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何事曰
 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我這
 裡一物也無來甚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
 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卽今問者是汝寶藏一
 切具足何假向外馳求師於言下大悟承事六
 載後以受業師老還歸奉養乃晦跡韜光外示

癡訥一日有法師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
 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曰如何是佛師曰清
 譚對面非佛而誰又僧問和尚如何用功師曰
 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曰一切人總如是用功否
 師曰不同曰爲甚不同師曰他喫時不肯喫百
 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量所以不同僧杜
 口無語師時閑居補衲忽僧謂曰將敗壞補敗
 壞師曰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其僧作禮而去

卷三



紫玉山道通禪師

師姓何本廬江人幼隨父守官泉州一日誦楞
伽經有悟遂落髮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
陽師往隨之一日馬祖將歸寂謂師曰紫玉潤
麗增汝道業汝可居之師初不悟後偕自在禪
師同遊洛陽回至唐州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
峻聳山麓水濱有石壁狀如因詢鄉人云見紫玉
山遂笑曰此吾師所云紫玉也因緝茅而居焉

嘗坐石上吟曰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
有塵時于頓相公往謂之問如何是黑風吹舡
舡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小子問此何為公
勃然怒形於色師徐謂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
吹舡舡飄墮入鬼國矣公始怡然作禮悔謝元
和八年師無疾而終壽八十有四



佛
豐子禪

卷三

七

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山西清寺剪髮齊眉衣
一布裹人問佛理止答以隨時二字當誦唱道
歌乘虎入院衆僧驚畏本寺厨中有二苦行曰
寒山拾得二人終日晤語聽者不解時以風狂
目之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時如
何燭照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
不照燭也請師更道師曰革德不將來教我道

佛
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入五臺山巡禮路逢一
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
禮未起忽然不見至五臺經數年後回天台山
示滅

佛

卷五

十四



寒山子

師本無氏族嘗居始豐縣寒巖中遂名寒山子
 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
 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時
 徐行廊下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
 附掌大笑而去一日豐于謂之曰汝與我遊五
 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
 豐于曰不是我同流寒山因問曰汝去作甚麼

豐于曰我去禮文殊曰汝却不是我同流初問
 丘公出牧丹丘來謁豐于乞示安危之兆豐于
 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
 國清寺執爨者寒山拾得是也問丘拜辭乃行
 尋至山寺訪之見二人圍爐語笑問丘不覺致
 拜二人連聲咄叱復執問丘手笑而言曰豐于
 饒舌遂相携出松門更不復入寺問丘又至寒
 巖禮謁二人高聲喝之曰賊便縮身入巖石縫
 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香
 無踪跡問丘哀慕不已令其徒道翹檢其遺物
 唯有木葉書詞數十首而已



拾得子

師不知名氏因豐于經行山中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遂名拾得携至國清寺付與座僧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對盤而食典座僧忿然罷其堂任令厨内滌器洗濯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曰汝名拾得畢竟姓箇甚麼住在何處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植胸

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一
 家人歿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大笑而出一日因
 厨下食為鳥所食拾得以杖杖護伽藍曰汝食
 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是夕神見夢合寺僧曰
 拾得打我詰且眾僧說夢符同一寺駭異牒申
 州縣云菩薩應身宜用旌之時號拾得為賢士
 後遂隱名而逝



佛

布袋和尚

十九

師未詳氏族形裁臃脰感額瞠腹出語無定寢
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
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臥雪中雪不沾衣
示人吉凶應期無忒天將雨即着濕草屨遇亢
陽即曳木屐居屨以此驗知有一僧過師前師
拊其背僧回顧師曰乞我一文僧曰道得即與
一文師乃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始

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又問莫更有
向上事否師乃負之而去嘗有偈云一鉢千家
飯孤身萬里遊青目無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
明三年三月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
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
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逝

佛

卷三

七

烏窠禪師



師姓潘母朱氏熹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
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受戒於荆
州果願寺一日遊至孤山末福寺有辟支佛塔
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韜光法師問
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
見翠巖山有松蘿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
故時人謂烏窠禪師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荊郡

入山禮請乃問曰禪師注處甚險師曰太守住
處尤險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
相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曰曰三歲孩子也
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子道得八十老翁行不
得白遂作禮師于長慶四年忽告眾曰吾今報
盡言訖坐亡壽八十有四



誌公和尚

師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居止無常飲食不定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撮剪刀銅鑑或掛帛數尺旬日不食亦無飢容時或歌吟詢如識記士庶皆敬事之建元中武帝謂師感眾收付建康獄中人或見其在市及檢獄如故及梁高帝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府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害豈以俗士

帝情空相拘制自今不得復禁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譴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時舒州瀟山景色最稱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高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命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錫卓處為記已而鶴先飛至將止於麓忽聞空中錫聲驚止他所而錫遂卓於山麓二人乃各以所識築室焉後至十三年冬忽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端坐而化通體香爽



杯渡和尚

杯渡者未詳名氏常乘杯渡水故因名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飲酒啖肉與俗無異或着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嘗寄宿一民家座有金像一尊渡竊而去其家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追之不及至於孟津浮杯而渡不假風棹其疾如飛東遊吳郡路見釣翁因就乞魚翁以一饒者施之渡手弄反復投入

水中魚復悠然而逝又遇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詈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入其網網既碎敗牛不復見渡亦隱去後至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乃直入齋堂而坐以蘆圖置於中庭李視其中唯一敗衲及一木柄而已數人舉之不勝李知其異敬請在家眷侍百日一日或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忽見渡在北岩下敷一敗袈裟於地晏然而寂前後皆生蓮華鮮香逼人一夕而萎李因殯之數日後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啟棺檢僅存鞵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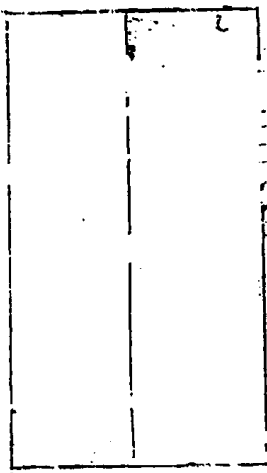
慧遠禪師

師本姓賈氏弱而好書尤喜莊老性度弘偉風
 鑒明拔年二十一聞沙門釋道安講法於大恒
 山遂往從之一日聽講般若經豁然有悟乃與
 弟慧特投簪落髮慨然以大法為己任晝夜行
 特一時宿儒老衲咸推服焉後欲往羅浮山及
 屆潯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遂住龍泉精舍
 時廬山去水甚遠師乃以錫扣地曰若此中果

得栖息當使稿地泉湧言畢清流突出倏忽成
 溪其後潯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巨
 蛇自下騰上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為龍泉
 寺焉自師卜居廬實二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
 入俗每送客率以虎溪為界過則虎輒鳴號故
 名虎溪後與陶淵明陸修靜語道契合不覺過
 之因大發笑世遂傳為虎溪三笑遠適僧眾無
 不欽服年八十有三圓寂於晉義熙十二年

廬山志

卷三





竺道生

道生姓魏氏生而穎悟不喜塵囂過沙門竺法汰遂落髮受戒初入廬山幽栖七年鑽研諸經不辭疲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器鑒日深問辨精敏關中僧眾欽服若神後遊虎丘山冷然若有會心處遂棲跡焉嘗獨坐長松之下別無所接唯堅石為徒而已一日講誦涅槃至闡提亦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果契佛心否堅石亦

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忽見一龍飛躍昇天光影西壁遂改寺名曰龍光時人嘆曰龍既去生必行矣數日生果復還廬山留一遺影落於虎丘巖岫間時往來僧眾無不瞻禮宋元嘉十一年升廬山法座宣講涅槃將畢忽見塵尾紛然墜地正容端坐宴然而寂



佛圖澄

師本姓白氏爲人弘雅有識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其左脅乳旁有一孔約大四寸通徹腹內時以絮塞之夜欲讀書輒拔出其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滌之已而復納於中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持經呪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現掌中如對面焉又聽鈴音以

言吉凶無不符驗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事殺戮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策杖詣軍門謁大將黑略略素崇奉佛法遂以澄薦勒勒召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思勒不達深理止可術動因取盆水燒香呪之頃刻青蓮鬱起光色動人勒由此信伏澄因遇事進諫凡應被殘殺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建平四年四月一日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歿太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亦傾心事澄留奉鄴城寺中一日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忽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遙護救之旣而市香者還云某月某日爲賊所劫將見誅殺忽聞香氣自空而下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澄嘗與虎共坐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有火災隨取

酒酒之且笑曰火已解矣虎遣驗幽州云邇日
 火從四起西南忽有黑雲飛來驟雨滅之雨中
 皆有酒氣虎因事澄若神至虎建武十四年忽
 謂弟子法祚曰戊申禍亂將萌巳酉石氏當滅
 吾及未亂當先化矣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
 春秋一百一十有七時晉穆帝永和四年也

佛

佛

佛

普化和尚



師不知何許人氏佯狂無度手持一鐸凡見人
 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嘗振鐸云
 明頭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曰臨濟令僧捉住云
 不明不暗時如何師曰來日大悲院有齋或暮
 入臨濟院手持生菜啖之臨濟曰這漢大似一
 頭驢師便作驢鳴數聲臨濟乃休一日與河陽
 禾塔長老在僧堂閑云普化每日在街市中掣

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未了師適入來濟便問之師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之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又嘗於闐闐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問曰汝擬向什麼處去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咸通間師將示滅乃振鐸入市謂眾曰乞一箇直裰或與披襖或與

佛

卷五

五

布裘並不受後臨濟令人以一棺送之師笑曰臨濟小兒饒舌遂受之明日自擎棺出城北門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往揭棺視之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佛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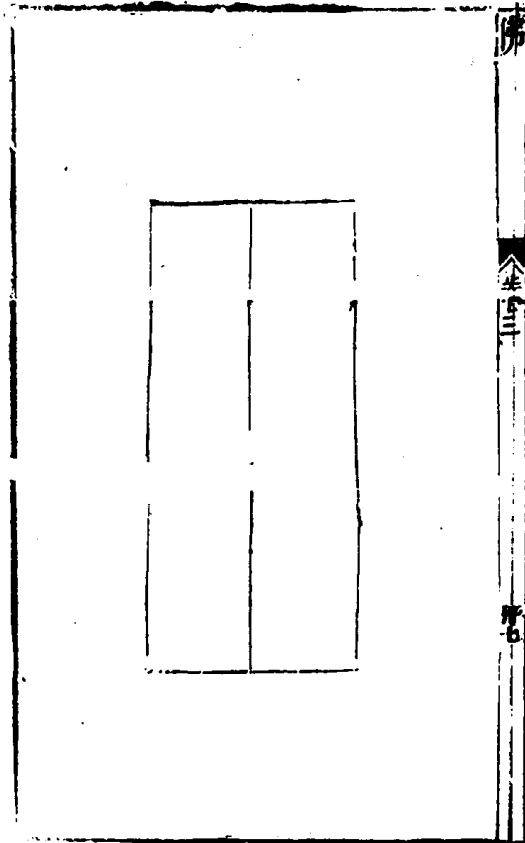
五

降魔禪師

師不知姓氏初在歸宗會下一夜巡堂大叫云我大悟我大悟眾駭之明日歸宗問曰汝見甚麼道理敢言大悟試舉似我師對曰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然師便辭去歸宗拈一笠子送之師接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直詣五臺山見文殊普賢皆叱之曰是何物魅手持一木劍自號降魔禪師見有僧來禮拜便云魔來



也魔來也即以劍亂揮云那個魔魅教汝出家
 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劍下死道不得也
 劍下死速道速道僧皆無對如是十二年後置
 劍無言有僧問云今却為甚不降魔師曰賊不
 打貧兒家臨終有偈云舉手攀南斗廻身倚北
 辰出頭天外望誰是我般人



道吾和尚

師氣度風洒脫盡塵凡嘗頂一蓮花笠子披襴
 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嘗自云打動關南
 鼓唱起德山歌先叅道常禪師印其所解後遊
 德山門下法味益精或時執一竹如意橫在肩
 上作舞僧問手中如意從甚處得來師擲於地
 僧因拾起復置師手中
 對師自拈起復橫肩上
 淨來僧無



佛
卷三
九
法明和尚

師不知何許人落魄嗜酒徃不羈終日大醉
善唱柳詞人以醉和尚稱之師曰我醉且醒君
醉奈何混俗和光然實不染一塵一日居靈隱
寺中忽謂眾曰吾當行矣乃述一偈云平生醉
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朝酒醒歸何處楊柳
岸曉風殘月



佛
卷二
甲
船子和尚

師名德鉞在藥山會下受戒習法嘗於吳江上
泛一小舟借釣適情浪跡烟水去留無定嘗作
偈云千尺絲編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
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又云三十年來
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
計功程便得休後棄舟而逝不知所終

無生訣

還初道人自誠氏輯

釋迦牟尼佛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會法。

摩訶迦葉尊者

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無生訣

卷

商那和修尊者

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優波毘多尊者

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鶴勒那尊者

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

說知

菩提達磨大師

在胎為身。在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譚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賢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

無生訣

卷

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妄。若識取心本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

僧璨大師

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圓同

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莫逐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動。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遺有沒。有從空背空。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無生。法界。卷一
同兩齊。含萬象。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用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着。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

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會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

弘忍大師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慧能大師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仇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

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不殊。

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

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

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憊邪。佛是眾生。我心

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心。佛何處求真佛。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

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法融禪師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偏知。

慧忠禪師

念想由來幻。真性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

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意。菩提道場。

神秀禪師

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南岳思大師

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

天皇悟公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本淨禪師

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

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

見聞知覺。無障礙。馨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

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

得名為觀自在。

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

所有。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美傀儡。線

斷一齊休。

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

假名。

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存。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

南陽忠國禪師

青夢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破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

衆生迷時。結性成心。猶寒則水凝為冰。衆生悟

時。釋心成性。猶暖則冰渙為水。

法法元無法。空空亦不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裡何勞說。夢有用中無用。無功功裡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盤山積公

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大珠海公

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能無事去。

去。

般若經云。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欲起煩惱為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以念念心心為衆生。若了念體俱空。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善慧大士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鑒貞禪師

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昨日與今朝。

夾山密公

心本是佛。因念起而漂沉。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駭。

玄沙備公

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無生訣

卷一

傅大士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

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疑心生暗鬼。病眼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御白牛車。

法雲白公

離朱有意白浪徒爾滔天象罔無心明珠忽然

在掌

永明壽公

如隨色之摩尼。眼相現而本體不動。似應聲之山谷。羣響發而起處無心。

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得。白雲深處坐禪僧。

真心自體非言所詮。湛如無際之虛空。莹若圓明之淨鏡。毀贊不及。義理難通。不可以有無處所窮其幽迹。不可以識智言詮。譚其妙體。唯有

無生訣

卷一

入者。只在心知。如擣萬種而為香。焚一塵而已。具足衆氣。似入大海而澡浴。掬微滴而已。用百川。

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

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方了色聲。正性若隨聲色之門。即墮凡夫。若壞色聲之相。即入小乘。是以如來正眼。普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

二乘眇目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龐蘊居士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水明壽公

真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因明起照。隨照立塵。如鏡現像。頓起根身。從此遺真失性。執相徇名。積滯着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鑷真覺於夢夜。沉迷

無生訣

卷一

三界之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向不

遷境上。虛受輪回。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如春

鷲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聚

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復有

邪根外種。小智權機。不了生死之病源。罔知人

我之見本。唯欲厭喧斥動。破相析塵。雖云味靜

冥空。不知埋真拒覺。如不辨眼中之赤青。猶如

燈上之重光。罔窮識內之幻身。空避日中之

影斯則勞形役思。喪力捐功。不異足水助水。投

薪益火。豈知重光在背。虛影隨身。除病眼而重

光自消息。幻質而虛影當滅。若能回光就己。反

境觀心。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迹絕。以

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

斬斷塵中之見網。此誠窮心之旨。達識之詮。

慈雲慧禪師

片月浸寒潭。微雲映碧空。若於達道人。好個真

消息

卷一

黃山輪公

投赤水以尋珠。入荆山而覓玉。從門入者不是

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

天衣懷公

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

之心。

圭峯禪師

月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鑑明水靜。眾隨緣而會寂。

心無自相託境。方生境性本空。由心故現。

智真禪師

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

李長公

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刹境。自他不

無生法

卷一

十一

隔於毫端。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眾形。彼此無妨。若干燈而共一室。

天臺觀公

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

雲門侃公

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真常。今古兩忘。聖凡雙絕。到甚裏始

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

大靜禪師

夜間閒坐。心念紛飛。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無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無生法

卷一

十一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十分通塞中。真心無不通。若生知識解。卻成顛倒見。覩境能無心。始見菩提面。

永嘉禪師

心與空相應。則譏毀替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及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

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

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亦墮非。

絕學無爲聞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

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惺。

無生訣

卷一

十五

凡人多於事礙。理境礙心。常欲逃境以安心。遺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

此法卽心。心外無法。此心卽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若將心無心。心卻反成有。

爲有貪嗔癡。故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用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我無一切。

心何用一切法。

實持禪師

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陵郁山主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劫。

佛日才公

無生訣

卷一

十六

城市喧繁山林寂靜。雖然如此動靜。一如生死不二。四時輪轉。物理自然。夏不去而秋自去。風不涼而人自爽。

廣慧禪師

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圓悟禪師

鳥飛空境鳥過而空中還留影否。魚遊浮境魚

逝而浮內尚遺跡否。聖心應物亦復如是。

善勝禪師

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無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

龍濟禪師

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卻本來人。

無生訣

卷一

十一

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身。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

無着禪師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都拋卻。贏得莊周一夢長。

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不知妄想之雲自飛。真月何動。翠綠之舟常汎。覺岸靡移。

王巖禪師

一擊在目。千華亂空。一妄在心。恒沙生滅。

華盡妄滅。真存病差。藥除冰融。冰在。

颶谷投響。則毀譽共銷。月池浸色。則物我俱。

在欲渾無欲。居塵不染塵。百花叢內過。一葉不黏身。

景岑禪師

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

無生訣

卷一

十一

晦堂禪師

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常鎮定。

南臺和尚

南臺靜坐一爐香。白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息。都緣無事可思量。

宗一禪師

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即是。

提

曰空祇為破有。曰有亦以除空。亦復以有息有。以空消空。乃至言語道斷。心思路絕。尚不名空。何曾號有。

仲宣禪師

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生死之可厭。但能一了悟。不起坐而印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通過沙界。

佛生訣

卷一

十九

感而遂通。猶蟾光之映水。靜而善應。若空谷之隨聲。

論佛性則空。論佛心則實。有此實心。斯佛性不為頑空。有此空性。斯佛心不為着象。

紹悟禪師

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子細看。雲捲霧收山岳靜。楚天空濶一輪寒。

智問禪師

月之輝。離喧始見。寒泉之響。入定乃聞。故動念失覺。息念冥真。

種福果於身根。開覺花於心地。

有為雖偽。棄之則佛道難成。無為雖真。執之則慧性不朗。

孤峯長老

日用無非道。心安即是禪。幽棲雲壑底。夢寐雪蓬邊。

佛生訣

卷一

二十

性寬禪師

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着。忘即落無明。

萬漚起而復破。水性常存。千澌明而復滅。火性原在忘情之心。不住於相。如湯消冰。冰湯俱盡。無可分別。觸境之心。不能不動。如谷應聲。即應即止。無復有餘。

宗一禪師

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
不散。

開先照禪師

諸人心心不停。念念無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
無念。自合無生之理。

以一散萬。月墜萬川。卽萬影。收萬歸一。水歸一

壺。惟一月。展則彌輪法界。收來毫髮無端。

玉泉遠禪師

無生訣

卷一

二十一

一印印空。萬象收歸古鑑中。一印印水。秋蟾影

落千江裏。一印印泥。細觀文彩未生時。

保寧禪師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前雨滴。澗水

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

來問彌勒。

佛鑑禪師

至道無難。唯嫌採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

只一色。紫燕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

明鏡當臺。豈分靜躁。孤雲出岫。寧係去留。

因妄說真。真無自相。從真起妄。妄體本虛。妄既

歸空。真亦不立。

智達禪師

境立心便有。心無境不生。境虛心寂寂。心照境

冷冷。

於水鏡中見自己像。於燈月中見自己影。於山

無生訣

卷一

二十一

谷中見自己聲。

白圭兆禪師

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遊魚。忘却水爲

性命。諸人請各立地。定着精神。一念迴光。豁然

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內明珠。不撥

自轉。

琳公

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

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
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之前。
用在功。默不犯之處。

昭覺白師

添一絲毫如眼中着。屑減一絲毫似肉上刺。
磨

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經
義不依不了經義。

無生談

卷一

二

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饑時吃飯。困來打眠。所以
道趙州庭前栢。香巖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為
引清風。

雲峰濟師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疎月度微涼。不知誰住
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

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烟島雲林咸提妙旨。

寶誌和尚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
不知身亦本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
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真理相踈。更若愛聖憎凡。
生死海裏沈浮。煩惱因心故有。無心煩惱何居。
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

龍牙和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
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無生談

卷一

二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
易尋。

文益禪師

一朵茵苜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
高格。

同安禪師

枯木岩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鷺鷥立雪
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了了時無所了。玄

玄玄處亦須呵。慙慙爲唱玄中曲。空裏蟾光
得麼。

雲頂山僧

閒坐真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板
雲中拍。水文含笙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
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仍須和。休問宮商竹
與絲。

丹霞和尚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
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
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
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滄。盤泊
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
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解語非關舌。能言不
是聲。絕邊弭汗漫。無際等空平。見月非觀指。還
家莫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通智禪師

真我本有迷之而無。妄我本無執之而有。
若耍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心。
真妄交徹。卽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
而求佛智。

崇化贊師

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
終是靈龜曳尾。

僧澹交題像

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
外身。木花疑幻質。墨彩聚空塵。堪笑余兼爾。俱
爲未了人。

遊庵珠師

玉露雨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過。喚越未
醒人。
如日發焰。帶微塵而共紅。非實紅也。如水澄清。

舍輕雲而俱綠。非實綠也。

山谷公

衲僧命脉古佛心宗如淨月輪出則萬波分影。如吹毛劍用則千里無人。

慾火而以戒沃之。嗔火而以定沃之。無明火而以慧沃之。靈泉混混消除煩躁之衷。智水涓涓灌溉清涼之俯。千江有水一輪寶月映寒潭。萬井無烟遍地金風吹冷面。

無生訣

卷一

二十七

山堂浮師

堪抵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着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

覺海禪師

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雖然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閒來石上觀流。

水欲洗禪衣。未有塵。

臨濟禪師

一念心疑。被地來碍。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焚。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便處處用境。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直饒透脫。猶在沉淪。終日吃飯。未曾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挂着一絲頭。纔能變大地為黃金。攪長河為酥酪。

無生訣

卷一

二十八

法為禪師

法身無相。不可以聲音求。妙道無言。不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譚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廩。轉身異類。卻不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埃臥寒沙。

從諗禪師

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

智明禪師題像

雨洗澹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裡。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

牧正禪師

華開壠上。柳綻堤邊。黃鳥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見色明心。聞聲悟道。非惟水上。

無生訣

卷一

二九

覓遍已是眼中着屑。

迷時須假三乘教。悟後方知一字無。

墮甕和尚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斷際禪師

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忘塵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

夫妄非愚出。真不智生。達妄名真。迷真曰妄。且有妄隨愚變。真逐智迴。真妄不差。智愚自異耳。故觀師云。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即止。

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故天臺云。口欲言而辭喪。心欲思而慮忘。

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何必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空谷。

無生訣

卷一

三十

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猒檻欣籠也。

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寂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

前際無煩惱。可除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無佛。可成是謂三際斷絕。是謂三業清涼。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即過去心。現在之心。復在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即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

慧日禪師

無生說

卷一

三十一

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

留不住。又吹魚笛泊羅灣。

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太師。雖然迴避金鈎。

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且不然。不用求真。併息

見。倒騎牛。今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

曇真個黃面。

布袋和尚

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過十方。入時

自在。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

雲頭。

白楊順師

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

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

鐘纔動我山搖。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

元灰。

無生說

卷一

三十一

僧潤

了妄歸真。萬累空。河沙凡。聖本來同。迷來盡是

蛾。投焰悟去。方如鶴去籠。片月影分千澗水。孤

松聲任四時風。直須密契心心地。始悟生平睡

裏中。

黃龍和尚

古人一切方便。與諸人開。個入路。既得個入路。

又須尋個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

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海之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趨趨翻四大海。一擱擱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

安丕師

孤峯迴秀不挂爐。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

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

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像。對耳根

無生訣

卷

三三

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

湯釋冰雪。如冶銷金鐵。

自在禪師

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

治句。

除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着。空行之有常。自得

真見。

不着色。剛着空。何以能非色。非空。不住有。則住

無安足道。不有不無。

無念禪師

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念。如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不轉。無明迷故。謂心為念。心實不動。

無牽纏者。即為解脫。除煩惱者。便獲清涼。見五蘊皆空。為深般若。得一心寂滅。是大涅槃。

大茅和尚

無生訣

卷一

三

欲識諸佛性。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不凋性。

向萬物變遷時識取。

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即眾

妙門。

從悅禪師

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裡。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真。兩個猢猻垂四尾。

自性無所。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

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返照。本地風光。瞥爾現前。一可忘。六可消矣。

性空庵主

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

真俗雙泯。二諦恒存。空有兩忘。一味常顯。良以

真空未嘗不有。卽有以辨於空。幻有未始不空。

卽空以明於有。不空之空。空而非斷。不有之有。

有而不常。四執旣亡。百非斯遣。

水庵一禪師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

還自照。澹烟和霧濕秋光。

證空便爲實。執我乃成虛。到病應施藥。無病藥

還除。

長慶和尚

入道之門。須用止觀二法。入理障礙。正知見事。

障續諸生。死非大觀之法。安能除理障。非大止之法。安能險事障。

因心悟道。道本非心。因目成明。明原非目。絕妄想而離執着。原其所無。見德性而證如來。本其所有。以其所無之理解脫。一切諸纏縛。以其所有之明。照破一切諸昏暗。則是大明一慧日矣。

圓覺禪師

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

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兩忘。又作

麼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黃蘗禪師

日昇之時。明遍天下。虛空未曾明。日沒之時。暗

遍天下。虛空未曾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

之性。廓然自如。佛及衆生。心亦如是。若觀佛作

清淨光明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相。歷河沙劫。

終不得菩提。

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見善來相迎。亦無喜心。見惡相種種。亦無怖念。但自忘心。同於法界。方得自在。

心無不存之謂照。欲無不泯之謂忘。忘與照。一而二。二而一。當忘之時。其心湛然。未嘗不照。當照之時。纖塵不立。未嘗不忘。此真忘真照也。

張拙秀才

無生訣

卷一

三七

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總是邪。隨順眾緣無罣碍。涅槃生死是空華。

南華禺師

求生本自無生。畏滅何曾暫滅。眼見不如耳見。口說爭似鼻說。

水中捉月。鏡裡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覓牛。空華

燒夢幻浮漚。一筆勾下。要休便休。巴歌社清。村田樂。不風流處。自風流。

佛與眾生。原無分別。悟者心能轉物。物歸心。即是諸佛。迷者皆心向物。妄隨物轉。即是眾生。

無垢子

三世諸佛。盡在自己身中。因氣習所昧。境物所轉。便自迷了。若於心無心。便是過去佛。寂然不動。便是未來佛。隨機應物。便是現在佛。清淨無染。便是離垢佛。出入無碍。便是神通佛。到處優游。便是自在佛。一心不昧。便是光明佛。道念堅固。便是不壞佛。變化多方。唯一真爾。

法常禪師

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更勿生疑慮。

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會有
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
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
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論。

報恩逸公

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正迷之時
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
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乎人。何關於動靜。

無生訣

三九

清涼國師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性相
寂然。非有非空。不生不滅。求之而不得。棄之而
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
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
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
惟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
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直去。妄猶棄影。勞

形若體妄卽真。似處陰息影。若無心妄照。則妄
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是以悟寂無
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
之妙理。無住無着。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
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心心作佛。無一心而
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
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
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
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
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冲融。其猶透水
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像。照而常空矣。

法真禪師

柳色含烟春光迴秀。一峯孤峻萬卉爭妍。白雲
澹汙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
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除煩惱而趣涅槃。如去形

希明禪師

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人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行住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是誰非。誰迷誰悟。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靈根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

堯率禪師

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堯率官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咲傲烟夢。誰管坐消歲月。雖然如是。且道還有向上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蓋日雲。

道英禪師

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

亦沒交涉。何故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反。或時含融混合。了無所覩。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端。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睹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趨大方。那蹈小徑。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怎麼即易。明歷歷處。怎麼還難。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絕踪。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覺不渾。通身撲不碎。畢竟是個甚麼。得怎麼靈。迴得怎麼奇特。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在所。何故渠無在所。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是一念。

追求便隔十生五生。不如放教自由。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摩自達摩。

天宮徽師

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日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慧林受師

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個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

仙佛竒踪四卷 內府藏本

明洪應明撰。應明字自誠。號還初道人。其里貫未詳。是編成於萬曆壬寅前。二卷記仙事後。二卷記佛事。首載老子。至張三丰。六十三人名。曰消搖墟。末附長生詮一卷。次載西竺佛祖。自釋迦牟尼至般若多羅十九人。中華佛祖。自菩提達摩。至船子和尚四十二人。曰寂光境。末附無生訣一卷。仙佛皆有繪像。始如兒戲。考釋道自古分門。其著錄之書亦各分部。此編兼采二氏。不可偏屬。以多荒怪之談。姑附之小說家焉。

獐園十六卷

〔明〕錢希言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獐園十六

卷》提要

獐園自叙

錢子虞之賤公子也

儀古人十一

一

人十九能家貧口吃如馬御而不能着犢
 糞與保備雜作滌器市中能見一世龍
 門李司隸如聶季室而不能墜砌下牛衣
 稱國士能任達不拘耽酒浮虛如阮仲容
 而不能大盆盛酒圓坐相向直接群豕來
 共飲能文章諧謔言不涉如陳暄而不
 能俳優自居為南朝狎客又能失財敗事
 如陰子春而終不能脚數年一洗之人也
 之行也不曰天送則曰天放世儒動尊絕
 墨而賤龍蛇斯其漏而亡當者歎竊自笑
 學不媚世犯詛朝那然所遺豈盡秦嗣王
 卻鑿其所傳聞久湫亞馳之辭未必皆
 合海內賢士大夫及我二三兄弟必或有
 一人焉飲酒酌地祝延之者何至三夢芻

狗並遺隨車折脚一歲之中數遇五角六
張姓：若此彼未嘗牧而群生于奧未嘗
田而鵝生于突者操何術乎噫嘻是寧非
造化小兒與之為狡獪哉夫造化小兒之
狡獪我也巧矣我安得不妄與之為狡獪
也于是署其平居所著之書曰獪國獪國
者何松樞十九山中稗家一種志怪傳奇
之類是也則何嘗獪也漢人以為狡獪也
又謂夬亡嚙尿神禹理水駐巫山下雲華
夫人授以策召鬼神之書禎時之際化而
為石為輕雲為夕雨為游龍為翔雀千態
萬狀不可觀也禹疑其狡獪怪誕問諸童
律按集仙錄所載如此狡獪之名所由始
狹神仙列則載王遠麻姑共至蔡經家時
經弟婦新產數日姑求少許米來擲之墮
地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

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列異
傳小女折荻作嵐以狡獪李延壽南史宗
廢帝欲醜害太后令太醫煎藥左右止之
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
齊武帝以蕭坦之世祖舊人得入內見皇
后于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皆得在側
是狡獪二字直當作戲弄義解矣余取為
稗家目者雖亦竊比于滑稽漫戲劇秦美
新者流因是求容于側媚之世乎夫稗
胡可盡廢也仲尼不語神怪而玉羊萍寔
聞抽緒餘以至肅慎之矢防風氏之骨靈
威夫人之落簡沾、辨對不已非以奇小
而勿言何嘗弗為隱哉山海荏列備作屬
階神異洞冥觸舟始濫浸淫及於飛燕列
仙拾遺博物搜神述異下道百陽宣室北
夢杜陽無不窮幽瓊極玄虛怪樹與妖稌

奇聞艷家黃車而戶青史矣乃漢班氏獨
然小說家而不列於九流之中將厭其迂
誕不雅馴欤然則天已堯問削方墨筆燕
丹宋王之談雖千不存共一言彼皆非耶
可勝去乎兩京以還作者雲蔚若魏文之
列異沙仲稜之野史李隱之大唐奇事記
諸家即不盡傳于今然而各有其書豈唐
以後人所龍辨者裨其類可畫廢也且夫
裨至唐而都乎盛矣譽以絕焉唐以後非
無裨也人而能為裨也唐以前皆文人
才子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為之率多謬
思雅致雋句英談唐以後悉出老生鄙儒
之手隨事輒記于桑榆中而已故其為裨
均而其所由裨異也何也唐人善用虛采
人善用寔唐人情深趣勝為能沿汎波瀾
宋人執理局方惟事穿鑿議論唐人以文

為裨妙在不與不經宋人以裨為文病在
亦趨六步由斯以觀非其才之罪也文章
與時高下大抵然耳蓋余自標觚時習聞
往君子之持論如必安之太史公絕代奇
才第稱自成一家言人殊期于成家
而此不唐與宋則不成家如是而為唐與
宋也亦不成家必有所以信今傳後者此
豈易言乎宋人之心為可也余尚不能
窺宋藩籬萬一安能治唐而遠為唐夫以
昭代諸公名能文章者所述野史燦然具
備皆不敢蔑棄典型而創其好于三尺之
外何論言不佞我來道獻食舊聞核是非
談出顯大小必識雅俗並陳叅往考采品
分臚列而成是書堅哲之友間出神仙分
身隱形變化萬千少見多怪世遂不傳爰
徵窮瓌煙、斯篇園約仙第一維彼上人

利根法器得大自在神通遊戲我佛如來
不可思議一切顯跡希有奇麗園釋異第
二受者為果作者為因形狂影未聲出響
絲崔浩被戮度信受自現生他世無環不
循園影響第三既語報應何疑輪迴王公
卿相從僧中求平等閣就伽藍甕開俄頃
及受囑去靈胎園報緣第四崇山幽都強
名有此地穢菜捐悉有祀極王者為設
官分職一如世間賞罰不咸因冥跡第五
山川社稷間氣鍾竊明神是馮姐豆惟馨
穆：上帝赫：雷霆儼臨如降格思冥：
園是祇第六何彼蕞妖跳梁跋扈祝史巫
俵式歌且舞時無犬沉啼煙嘯雨李核甌
琴亦爾簧鼓園溢祀第七九經百家侈言
鬼事躡戶控枝沉履煇警公孫應教伯有
作厲怪媚紛：不廢鄭衛園奇鬼第八機

祥氛禮何國不北無忌為妖怪我當道蛇
淫狐媚精由物老旌異研神是稽是討園
妖孽第九殺色夢想安灼倏忽亦石虫魚
紛擊奇特魚贈難殘雞肋可惜後有作者
彌厥漏逸園環開第十園之目雖止于十
而其卷十六其文已二十萬言園成新
野馬使君仲良見而異之嘆曰昔賢集衆
家四座書編瀚鱗排何是幽今則以一
人乏手獨剝捕無所資承之餘亦流不波
斯誠難矣是安可無傳遂任剝削因跋水
衡羨餘從事余亦減產佐為後先經營雖
畧執頭角而力已不勝其詘將天之所以
益余疾歎雖然余數歲之中嘗見池平臺
傾笑堂見陵夷谷貨笑堂見浮石沈木矣
嘗見豕負塗而車載鬼矣又嘗見夏雨雪
而冬造雷矣紛綸藏疑怪：而奇：者莫

可勝數也夫孰非猶我且也草名萍魚亦
 名萍鳥名鵲犬亦名鵲壁名璞腐鼠亦名
 璞席名蘧篠偃人亦名蘧篠人叩頭蟲亦
 叩頭蕩舟之姬曰蔡孺子容之兆龜亦曰
 蔡漢家椒威謂之五侯山魃木魁亦謂之
 五侯劉凝之荅臨川稱僕惺：向人亦稱
 僕噫嘻天地間物理至不齊也誰賢乎誰
 愚乎誰媿乎誰醜乎豈必西山之是而東
 陵之非乎甚矣造化小兒之巧與人為役
 猶也吾庸知造化小兒不以狡獪我者錄
 于丁寧替其千秋俾斯園無為鞠草推之
 挽之皆使君力敢忘所自耶其又沾：沈
 耳於巷思闌入猶事未已足積斂于生熟
 不盡之秋三于朝而暮于四余且自為狡
 獪于造化小兒乎何尤余之罪淫矣余之
 罪淫矣癸丑冬錢希言記事

猶園總目

- 第一 仙幻
- 第二 仙幻
- 第三 仙幻
- 第四 仙幻
- 第五 釋異
- 第六 釋異
- 第七 影響
- 第八 報緣
- 第九 冥跡
- 第十 靈祇
- 第十一 靈祇
- 第十二 淫祀
- 第十三 奇鬼
- 第十四 妖孽
- 第十五 妖孽
- 第十六 環聞紀事物
二環也

海虞錢氏翠性草堂錄

繪圖第一目錄

仙幻

畫鶴史

仙夢

壁上船

仙唾

枯樹遇仙

酒井

讀仙賣卜

醉仙人

柳露道人

一味丹

牡丹十三方

頂缸和尚

華仲達遇女仙

張叟遇仙

紫衣白馬人

雀飛火中

仙藥

赤肚道士

韓秀才

画扇仙人

白玉塔

張三丰

尹蓬頭

高神觀道士

關蓬頭

潘尚書遇仙

王省幹遇仙丹

火中仙像

賣筆人遇仙

落瘦道人

葵素

桃花道士

擣衣石

神仙臭服

絳箋帖

賭雷

卜藥長春山

影城川樓船鼓吹

大牙君張燕

繪圖第一目錄終

猶園第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畫鶴雙

虎丘山後長蕩村屬長洲縣錢氏居焉其家頗行善
嘉靖中有號湧峰子者少病目兩眸赤如火燼一日
探親過許墅閣凌晨整棹行未半里見岸上白衣老
叟呼求附載僮奴譁然謂此地有盜不知何所人未
便輕諾錢君啟其衣亟命延之入舟于時晚霧半褰
林峯微露促席相對吟談豁然錢君見老叟言論風

音異于常流心益敬之問先生欲飲乎曰可共飲耳
酒至則變為紅泉問先生欲飯乎曰可共飯耳及飯
將則又氣蒸如丹砂舟中之人相顧驚愕因測所以
老叟因問錢君曰何以病目至是對曰疾痼矣不能
愈也老叟乃索篋箱中片紙用指頭蘸桃花露畫一
宦其上投錢君云還家即供之家神堂內無失也遂
登岸別去忽見隔林中湧出五色練雲捧老叟足於
地漸遠凌空上升久之方滅錢君大駭出舟作禮遂
命返棹供養仙跡于神堂晨夕炷香爐中躬自奉禮
自此積歲之日昔一朝頓除家亦驟富五十年間起
至鉅萬錢君竟以壽終忽一日神堂火起屋廬蕩然

徧村人咸見其家火中飛出朱雀一隻冲天而去王
徽君祥登松下說此

仙事

吳縣東洞庭席生晚年頗好道獨行于莫釐峰下過
道士行如飄風忽頓見生駐足而言曰此子骨清可
度也因出懷中一小卷授之曰食此可不飢席生再
拜佛取來吞下還家遂不思飲食俗饌都不進日覺
身輕步履容顏悅澤鬚髮如漆家人多怪異之如此
者二十年一日市上行與人爭忿道士從旁見而怒
曰將謂汝可食由來嘆心未除捫其頸一下小卷自
口中出旋墮地老道士拾去賦詩一首而行託其末
二句云後來凡骨難輕度吹落蓬萊一陣沙席生還
家三人悉訝其皓首始大悔恨旬日之間不食而死
趙明府一宦所說

壁上船

會稽毛公某成弘間進士性尚奇好黃白吐燕導引
之術雖居外臺羽流道侶日與周旋廣東按察使特
偶檢司中舊文書有一公案是方士以煉丹失火延
燒民居誣服論死屈指歲月將二十年矣訊其人尚
在獄亟召出與語大悅立破其械延入內衙出袖中
枯管一小船于壁上一人作張帆狀莫喻其旨也
公見其在獄久曾無老色心異之每加敬禮時叩

以大逆固不肯言，所談者皆玉清紫宸及瀛州玄圃
炎異之事。一：皆若經游，嘗從布袍角巾出，乘一裹
贈公，先以器盛水銀，投葉少許煎之，酒更發，視爛然
成銀矣。公心益神之，諾受方安，亦終不能得。曰：相公
無仙骨也。適之不已，乃詣畫船，處呼船中人曰：開船
開船，使登鷁首，揚帆而去。聽之，但聞壁間波濤崩湃
聲，漸見帆角及檣杪，隱隱漸滅，良久都止，而見壁色
如舊矣。越數日，走舍差人往南昌采，見此人在滕王
閣上，使哥語謝毛公曰：宦味如此，可以歸矣。識者謂
此人非不能遁去，故示其变幻之跡于世耳。毛公惆
悵恍惚，狀若發狂，恆事仙人不勤也。急為洗獄棄官
而歸，試其藥，行之歲餘，廣營菟菜，藥不給，竟以鬱
致死。

仙唾

萬曆中，姑蘇城東馮秀才之母舅陸君，背駝而僱僕
以行，無不呼為駝子。一日遇青巾道人于市，手撫其
背，唾痰在地而去。陸回首不見，曰：莫非仙乎？嗅其痰
芳異，香常，即掘地吞之，起而背已直矣。市人見之，驚
駭，知為遇仙，馮生名特中，趙明府說。

枯樹遇仙

嘉靖中，山東曹州一破寺，有老樹空腹，其大七八圍，
不知幾百年物矣。一日有雲水道人來，守中乞齋，僧

報飯。云：道人謂曰：酒費香積，無以為報，可索水一
盂，為和尚活此枯樹可乎？僧亟取水捧進，道人含一
口，嚙之，樹中而去。繞出寺門，敏忽不見。明晨起視此
樹，則枝葉叢生其上矣。後遂成美蔭。至今在焉。計野
臣訪陳州牧，親過其地，說此。

酒井

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過此地，詣一酒
肆中，每取酒大嚼。肆使去，曾不顧謝。醉家亦不言
錢，禮而接之，雖數亦敬。如是且久。一日道人告別，湧
出漁鼓中，葉二九，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之井中，謂
蓋人翁，掘曰：勞君家數置美酒，無以報款洽之勤。留

此葉井中，可日得美酒供客，無煩釀造矣。言訖而去。
明日井泉騰沸，都爰作澄醪，甘醴香味醇美，能醉人。
踰于造者，俗呼為神仙酒。其家坐獲厚利，積累不貲。
凡三十年，驟致巨富。而道人復來，闔門競拜，延入閣
中，殷不敬禮。道人從容問曰：君家自有此井以來，所
入于錢幾何？主人媼應曰：酒則美矣，奈乏糟粕餉狗。
小一欠事，道人嘆息曰：人心之不平，至是乎？乃踞掌
於井中，澆出舊葉一葉，顏色與三十年前投者無異，
仍藏澳鼓中，酒氣稍。而息井汲如故。媼察悔其失
言，慚愧無已。自此生計蕭條，其井甚至今尚在。此聞
諸故老，不知其何年也。

志載名耶豁傍沈縣川山陰有句踐投醪河而獨

無酒并

一 誦仙曹卜

正德末年間有卜者雙鬢忘其姓名寓江西南昌門外善九天玄女課古人災祥無不神中後因衣襟之亂移妻子適嶺南溪寓廣州府前鋪張卜肆日止一卦遂下簾貧者亦不責其直所居甚窘庀突無烟而每夜與妻子共食陳列餽饌時有怪珍三人飲噉自若鄰家窺見疑其作賊不敢叩而問也廣東布政司庫失金大索窮追游徼偵得之意此人所為及往搜覈舍壁立如故逮于官官命解身搜之解腰篋中得

小錢重一金古價雖然檢其字乃是至元國號衆益怪異拷掠具倫莫得其情強收付獄不決歲餘卜者双目忽然復明初無纖翳獄中人咸神之一日置酒獄中召妻子至因呼游徼與獄卒同飲語之曰我至京仙人也有小過謫人間潛于曹卜限滿當還矣失金乃守藏吏某所盜今在某方某處大樹下吾金豈汝藏中物耶言訖持所飲酒杯與其妻子從獄牕中飛去過舟皆醉相視莫能牽挽衆望見卜者端然安坐與妻子俱騰五色雲瑞香而上移時方滅遂瞻禮者數百人凡惡肉眼自是信有神仙矣官後驗得吏所盜金果如其言

醉仙人

萬曆中浙東郡落一酒家善于釀酒寒暑無間方熟時香聞數里一天暮忽有醉道士羽衣藍縷狂歌而入息索壺頭酒飲主人曰公醉矣吾酒方成未流還明來可清飲也道士曰汝家有重災須酒祿之故見索耳言訖即見酒房火起內外奔探泣汲水灌之煙焰愈極終不可滅道士箕踞而笑曰不信吾言今番費却大事也舉家叩頭求助道士叱之令出乃呼數十小鬼命各持器具挽缸中酒汝之酒史火此見羣鬼皆流汗喘乏額焦額爛次第揭甌盃作牛飲狀酒盡才散主人翁極狼狽頓足而已及明起視屋舍中物儼然如故不見虧損但所釀之酒盡耳餘雖在器色如絳笑人遂傳醉仙人夜過酒家酒家翁極大悔不啻飲諸市廢物色之莫知所向

柳冠道人

萬曆中蘄州城東陸氏子年十四時與客遊石湖之沿平寺遇一柳冠道人于大樹下結趺而坐見陸氏子相視而笑宛如舊識于肘後解小葫蘆取葉一丸赤色如黍米大擲其口中便吞下客皆詫以為怪不離寺門閃然不見人始疑其仙也陸氏子既歸遂不思火食滋味惟啜果核飲淨水而已身康無疾神氣益清三年後有丐者販而過其門遂首垢面患瘡遍

體、膿血臭惡不可忍。陸氏子呵之出，弓者微笑曰：尚記大樹下相會時否？不竟三寒暑矣。陸驚認之際，恍若有悟，即避識之，揖而入，預視甕中黃菜，都作盤。桃花色，香氣殊常。遂奉弓者共食之。弓者曰：吾不須食，酒浴瘡也。陸氏子趣捧深盃，具湯請浴。既出體如凝脂，無復痕點。視其風儀，實狀儼是前時。柳烈道人也。謂陸氏子少年何不從我游乎？其家懇求，慨然別去。家人有病疥者，以此水洗之，無不立愈矣。後十年，陸實于燕京，後遇道人于酒肆中，追述而去，遂不復還。沈類見其事，亦列有記。

一味丹

吳郡某先輩六七歲時，有道人過其家，謂先輩云：適來望氣，知君家當出福人。余有一味丹，不輕授。今將以既君家矣。先輩父子延坐於堂，道人就地為大鏡，指席上所有銅錫器具及雜鐵，執釜瓷陶，執合杯，棧棧樹，鑿勺之屬，以次堆積於中，傾一小葫蘆，取藥類，象散其上，迺巡色赤，頃之去火，都成赤金。奉家驚駭，降階再拜，叩頭陳謝。道人語先輩曰：觀君禱梓骨相，皆不足以當此，非吾所能知也。於是盡出其家人男女，羅拜堂下。道人因指先輩之母夫人某氏，語曰：是矣。乃盡檢其術，數年積貲累萬。富甲吳中。後以壽終。術遂無傳。妻江社，君善談星，號龍海山人。親述

此事

牡丹十三方

杭州府崇德縣，去城二十餘里，地名趙郭，即古語兒溪上也。郭氏始祖，宋理宗朝御醫，得方于上一門之內，衍金曳紫，沐恩稱異，數為其家曾遇一道人詣門乞食，畢合其碗于桌上，眾莫能奪，郭翁啟視，有紫牡丹花一朵，共十三瓣，每瓣中藏一方，依法療病，遠近赴之如市。傳於子孫，今數十世，皆曰仙傳牡丹十三方矣。雲仍中近有學憲子五父子，班長者與余善。

頂紅和尚

讀此和尚名異，顯不知其所止，亦不知其何自。昔擊

刺海身隱隱之術，或云僧徒，或云劍仙，二十年前雲游過山陰縣，聞祝秀才良柱好道，喜延方外士，由止其家一月，出入往來，爰幻莫測。前後左右，跡跡無定，日嗽牛肉數斤，及酒麴，亡笑頭上常戴一大五斗缸，且行且走，折旋如蠅，觀者無不異之。每當月明之夜，集于樹頭，作曼聲長嘯，尤善超越，攀垣直上，捷若猿猴，然多坐臥于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復在傍人莫測其地也。將去之前，一夕命置酒，至，連奉數大白，謂祝生曰：吾為若設戲，若為我秉燭，生素有膽氣，使携燭立屏風下，忽見杖頭一掣，剗然聲裂，有白燕長數十丈，狀如素霓，環繞其身，左盤右旋，遂轉數週。

但睹衣色成規倏忽失處時門戶皆鑄求之不得矣
少時則依然坐于堂上為五吏酒盡明月西行重門
深鎖竟不知其所之

華仲遠遇女仙

余友華善述無錫縣人住蕩口少有靈質喜談黃庭
內景之事弱冠時嘗遇一仙姝夜降容服端麗世無
儔也自云與華生有夙緣經宿而去情好甚篤題詩
贈華云冷蕊珠簾二十秋今宵重脫翠雲裘仙郎漫
著紅羅酒花蕊年三血淚流臨別投華辟穀鍊氣諸
方華遂脫粒閉閣獨處空中時聞異香又致有笙
雅往來自賦懷仙雅詩數章華錄以寄余一摘其佳

句有云鏡裏舞鸞空有恨鈿頭飛燕已無蹤永夜夢
魂千里月隔年書信數行星至今別家依然在
明河湧枕邊丹霞有跡身難列青鳥能言信易通織
造雲衣如可寄願添玳脫在其中皆有感而作也那
邪狂世貞沛國劉鳳兩前輩常過其家並見辟宮舞
于空中如迎送然相與說為奇事

張叟遇仙

張叟名易號觀復子見時即慕神仙之術閉門絕務
浪志長生積十餘年未臻玄化一夕夢中有神語曰
子好道若此明日詣府學前當遇異人矣張奇其夢
凌晨而起趨至府學遙望學門內有雲氣蔚鬱隱

有人趨至其所見一衲衣老父跌坐地上神色毛骨
非常人也張遽下拜申弟子禮叩其術老父曰吾無
術可以授子比去明日復來凡三度乃指授其兩修
之要張具領受之再拜請至其家中奉齋供遂同步
而姓從行百餘步警不復見方悟仙也明日更往跡
之無復雲氣矣後寂無聞張親話所遇之事於余云

紫衣白馬人

正德年間夏九月天旱不雨常熟大和鎮田間庫水
者七人白晝見綠雲從西來有一紫衣白馬少年揚
鞭在雲中行次第過張某橋轉西山角漸餘馬足鞭
數丈之鄰張某嘆呼從之少年亦于馬上回首疑其
神仙故示異于凡目矣

鶴飛火中

成化初山陰祝瀚跡會魁為江西南昌郡守博採奇
術精思服食嘗從異人授得黃紙古書一卷名曰靈
臺秘籙其本殘缺糜爛十數紙是太上鍊金丹隱訣
以為黃白變化咳嗽可效也乃辭病杜門于郡衙造
一葉煆高數尺依法燒鍊晝夜精勤不離灶側剋期
而成功矣一日失守爐敗鍊穿屋上火煙四合鄰舍
俱焚家人驚驚走而煉之物爛然流散于地居民見
火中有白雀一隻冲天而去時會魁至境內太守移
病還山其書至今子孫收蘇猶在

仙藥

袁君一縣女木嫁，忽得翻胃病，歷求方藥不能效。眾
匠拱手，骨立如削，感待盡。一日有全真道人詣
門請謁云：吾能療不起之疾。君家閨中得無有病者
乎？聞者曰：主公有愛女抱疾，不接賓客久矣。疾亦非
若所能愈也。請速出去，厭斥久之，被開于內。袁氏內
眷因命延入，初云：吾寓一方救汝，及書方畢，皆人間
所不見之藥。內眷云：吾家何往買此奇藥？道人既憐
憫，願出諸囊中，請以雜物酬焉。既而云：龍涎有處可
買，余衆答無有。道人於是取囊中雜藥煉為膏液，和
作一小黑罐子，封固云：不須食，只日：喫之足矣。初
喫之日，隔間竟有一物漸：吐出皆老痰也。明日復
吐一塊，第三日漸思飲食，至七日而七著大進，肌肉
盡生，安好如常人矣。始知遇仙，望空瞻禮，其女未幾
出塚，至今尚存。亦趙明府說。

赤壯道士

閩中福州城內，昔年有一道士，常被髮伴狂，衣裳垢
澤，游行市中，人視其軀腹如碧瑤瑤，五臟畢露，洞然
照見，兒童蜂聚而隨之，每捧其腹大叫曰：撞我肚，撞
我肚，旬日間莫之有應，時因呼為赤壯道士。一日歎
曰：我欲度人，不來度，無如之何，深可悲哉。遂去，後
莫有遇之者。閩南陳司農評謨，聞時說此。

韓秀才

韓清者，洛陽縣人也，幼好道，不修邊幅，常服氣鍊神。
遊遊雲水，自以為樂。十歲操筆，便成文章，有女冠自
華陰山來，過其家，密授道要，因閉室精思，遂了深玄
之理。漸能分身隱形，若在元放矣。雖游學宮，傲然礼
法之外，時：微露奇跡，人莫之測，以其褊率不拘，又
好凌侮，多不與交。惟趙府君重方術，見清風骨明秀，
知非凡汎，深加禮遇。府君嘗畏妻悲哀，燕居獨坐，思
與韓生飲博消遣，清忽拱手于側，府君驚曰：生從何
來？對曰：蒙公見懷，故不趨侍。府君大笑，命酒數行，相
與博戲。時春月度中，卷開清以手捺之，和入酒樽，預

覺酒味殊常甘美，外忽報吏解失火，衆奔救，府君登
樓共觀，清持杯酒，向吏解嘆之火，即滅。府君益益
敬異之，留宿談讌，預日累夕不倦矣。時清父某為縣
藏吏，偶引親故入藏，失金若干，縣令捉吏夫婦並繫
獄中。府君心知其無辜，欲釋之，令固不從。一日鞠訊
其事，吏夫婦囚首跪階下，令教門者無容秀才闖入，
清忽立案傍，令踏見大詭，叱伍伯執之，左右素聞其
神，共諫令：乃烈教問清曰：若多妖術，能代父償藏
金乎？不爾當併受拷掠。清曰：唯：請借丹壺及空清
取令案上錫現筆，保承水瓷甌之屬一：鉅釘于火
處，其不給，命拾階下瓦，斲聚積其上，出袖中汗巾角

解小囊得藥而投火中良久紫煙鬱蒸充滿廳事
啟視鼎釜卻成上金矣謂全曰此神仙金敵世間幾
倍償藏之外可羅粟賑飢無妄費也令大駭然以方
士妒火之術不足異也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
引其袖一呼須臾之間傾出二女子自階登拜窈窕
無雙嬌歌妙舞莫可形容杖轉身逼向全全止之清因
取女子還納袖中全又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
探其襟內引出一籠一虎風生雲起哮吼擊攫而爭
前作搏噬狀跳躍向全全急止之清復取龍虎還納
襟內全神色惶怖曰止矣吾見子之奇矣無煩更設
也清曰就未也公無懼聊以劇戲耳從左右索水投
水一盃清持慧嘆之俄有塵起煙霧晦冥胥吏皆無
人色頃之塵歛視其庭已成大河波濤洶湧清乃捨
地上樹葉作舟浮之身登其上父母亦共載焉揮手
別全曰為我謝趙府君異日洞天相見也刺舟再
入雲俄而漸滅眾皆仰視羅拜倏忽天霧辟堂如舊
全具以聞府君府君棄官而歸

畫扇仙人

相傳有吳人許生慙者袖心玄門勤求燒鍊積十餘
年無成一日游洞庭山中遇羽衣道士飄若仙人許
心訝其非凡也跪而祈請丹術道人出其袖中聚頭
畫扇倒挂石壁之下畫中有大樹：下盤石：上安

一丹鼎：邊貯缸承水及薪炭之屬傍有雙丫髻童
子立焉道人叱之此童子即跪于鼎口益薪添火忽
見紫燄上炎鼎中如沸斯頃之間報藥成矣童子呈
藥于道士滅火立如故道士取一小錢賜許生因告
之曰此爐中造化也盜天地役鬼神非有積功累行
不可妄求子仙骨未成浮慕何益乎五十年後尋我
于華陽洞中矣言訖袖其扇扇隱去許生大駭遂終
身不談黃白之事矣此積古所說不知何年代也

白玉蟾

吳城中街踏徐生藥家頗好道初流雲水多造其門
手是玉蟾老仙着藍縷敝衣拄藜杖而適之其家
誠敬接奉略無倦色一日同游石湖之西為亡親營
求墓地吳兇行舟慣新石為鼓以壓于舟首相沿如
此徐與玉蟾偕行至黃山下所側過遺石鼓在地玉
蟾折葦一枝戲擊此鼓聲聞遠近數十里外村民皆
驚審知其為仙人也徐拜請不已玉蟾遂為覓地點
穴而去石鼓至今存焉相傳大街劉氏墓在虎丘之
西其穴亦玉蟾所點未詳何年事也

張三丰

張三丰國初異跡甚著正德中尚在多游雲貴之間
貴州有平越衛地多深巖密箐高神觀踞萬峯之巔
中袖羽流真侶三丰居觀三年每夕礼斗常飛神周

蘇五岳名山到處皆有竊驗。陰平侯王揮使並點中
人一日借入觀中相談。三半方被破袖。結跏趺于佛
座之下。二人不敢驚。屏息以俟。既起。延二人坐定。袖
中出不托。四枚熱氣如蒸。裝于磁盤。置二人前。二人
問從何來。答曰。今日杭州西湖昭慶寺設齋講會。不
覺歸還。常州顧山百姓周慶誦成漢南人。呼之雲南
八老。親見其異。歸而說焉。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名氏。相傳是明初人。與張三丰同
時。游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亦莫測其年壽。至正德嘉
靖年間。尚在梁溪秦太學某院。柳臺子。拜習商癩拜

為師弟。約來年七月七日過其家如期而至。囊中將
有碎金一十七鏰。秦與其妻俱延禮之。晚而上食。呼
為大仙。隔日與秦談。譏嘯傲。頗相狎昵。俄恙遍身。患
瘡。膿血淋漓。臭不可耐。舉家細心。無不厭惡。而秦廣
求醫藥。治療殷勤。湯沐之具。必親承之。瘡日益甚。秦
泣而告曰。大仙病勢至此。將有不起之憂。其若之何。
蓬頭曰。汝家有美妾。令其侍寢一宵。吾疾瘳矣。秦不
敢悞。退而語其姐。侍曰。此真神仙。非如世人。但作姪
事。卿為我。遣一赴之。妾聞言。怖而却走。秦俟夜半。強
負其妾而出。蓬頭從帳中語曰。且負去。今夕不吉。俟
吾更選日耳。蓋試秦意。矣無他也。久之。瘡勢轉殆。呼

秦語之曰。疾不可為矣。莫信世上有神仙也。但吾死
後。不免以喪事相累。汝可奉靈柩于堂中。設几筵。成
服三年。乃盡。盡師弟之情。秦泣唯。而退。且行。且
誦。師未傳道。遽為溢死。吾家豈可停棺。終常寄于宅。
後三茅宮中安置耳。繞舉此念。蓬頭已知。明晨謂曰。
幸吾此疾尚可起。不至歸骨于三茅宮中。也。今但得
香煎湯數斛。為吾洗瘡。自愈。無煩以他藥相療。
矣。從帳中起。坐將身抖擻。瘡癩下六七升。及入澡盤
中。移時方出。膚若凝脂。髮皆變黑。容色如梨花。秦夫
妻視而驚異。閨門羅入。奔稱肉眼不識神仙。明日便
去。數之。總十七日也。下午復在金陵王揮使家。為揮

使有女病瘵。危然待盡。出叩蓬頭。蓬頭曰。與我寢處
一宵。尚何病。執揮使大怒。欲擗其面。細君屏後。趨出
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為事。倘能起
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夜蓬頭命送壯健婦女四人。
抱病者而寢。自運真陽。遍熱病體。眾見瘡虫無數。飛
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痼疾頓除。一家驚
喜。媿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石窠而去。先是觀前。舊
有兩石窠。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其雌
者。終夜悲啼。土人驚。收身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
窠一隻存焉。

高神觀道士

高神觀在貴州平越衛山中。有道士居之。道士棋品最高。人莫與敵。一日有異人來請對局。凡三日夕不次勝負。道士計言後出。潛待于觀中。所供西王母像前。其匣局未終。道士據案假寐。夢西王母傳示矣。肯醒而默記其下子。急呼異人共了殘局。道士隨手而應。下至第三着。笑曰。尊師無活路矣。不免輸却一局。棋也。異人怒推去。博局離席而起。曰。靈山禿母多言。言已下階。躡身凌雲而逝。高承先傳頌山周慶說。

閻蓬頭

閻道人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襤粗布夾衫。有裙襦。無和服。履而不襪。為人疎眉目。豐輔重頰。色正紫。肌肉充臑。腰腹十圍。叩之如鉄。彭彭然。潯如未之一相。曰。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捷。迅雖少壯不帶也。感暑輒裸而曝。日中不浴。窮冬間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在中。浴之出。使自乾。嘆之殊不覺癢。睡而至驚。異目為道人。又日之閻蓬頭。訛為閻頭陀。或坐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客。食能兼人。不擇葷素。但嗜蔬而安粥。人奉之。情則憤。奉之衣。則衣與之金錢。則不置袖中。轉肘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手甘果。

為餉。故從者益衆。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為某路總管。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為。曰。是誰尔也。言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絕不為人道其所以得。即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陽。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頗好作有為功德。于太和之均。以建鎮武宮。弘麗甚。又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故乾元觀。左右皆植堯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粟可三四千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乃薄游金。

陵諸公。若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問。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欲得湯浴。湯室凡三浴。而後晏。然命移枕蓆地坐。曰。道人不嘗臥床也。已覺氣息微。始驚。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元何問。遂瞑。跌坐。不僵。決旬。攝煖氣色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不移。至乾元觀時。啟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若敬者。垂四十年。出無恒。嚮語無恒。言宿無恒。以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為主。無忘為本。無相為宗。其真有道者耶。翁山人曰。道人以甲甲之冬。過我。翁中酒間。

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敗燕市足自給有
妻室矣而淫性：房室過度成瘵且死。遇我師誨之
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母問。時有一女
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問度其時。蓋在
嘉靖乙未丙申間也。按此傳出琅琊王長公世貞所
撰。希言節其文。以著於說。後希言與邵武守嚴澂語
頗相符。邵武云。曾見其暑天裸曝。兩目視日。移時不
瞬。嚴冬叩凌而浴。起用巾拭汗。出如蒸。每言東去。則
望西行。初無定準。歲三日。其徒自金陵來。問何時發。
廷答曰。元旦。慨然曰。出家人五百里外步行三日。到
此拜年。有何惠報。即遣去不留。其平易如此。後希言

又問中翰徐汝良對云。昔肆習南雍時。春官侍郎趙
公用賢為諸生。祭酒。良隨侍郎問送閩。遂頭拜。從其
篋中檢得羊皮度牒一張。上載勝國年號。官御歲月
花押并三可據。侍郎推驗非磨造者。因知送頭寔二
百歲已上人也。

潘尚書遇仙

新城縣春官尚書潘公晟。少為諸生。家甚寒。婚娶之
外。未嘗二女色也。當浙場鄉薦時。未榜之前五日。過
一道人。容儀俊偉。飄然若仙。公拜而問功名事。道人
曰。功名不須問。管取做到尚書。然于今科中後。便當
過佳釀矣。覓一苦茶。我乞汝藥。公遂取案上瓷甌。與

云。道人出藥中紅粒如芥子大。甚堅。撮與滿甌。公問
藥名。道人答曰。此房中藥也。一生受用不盡矣。公拜
收藏其藥。忽失道人所在。未幾揭榜獲雋。其夕主人
之子婦貌極美。即出為公更衣留侍。公遂取藥試
之。輒能經宿不敗。公自夫人而下。妾媵最感。而新城
伎女以至乞婦。亡聞斯蠶。並召入薦枕。俾盡是夜。極
人間之欲矣。年八十餘。一日藥盡。遂病不起。

王省幹遇仙丹

已下十一條
回道人遺事

中街路王省幹。不知何代人。家近福濟觀。俗謂之神
仙廟矣。歲以四月十四日齋供。雲水作麵數斛。皆悉
歸省幹。方出忽有道人詣門。從其婦乞水。凍浴曰。但

果湯沐不燂。飲食也。婦不能拒。乃從門旁空室與澡
盆。投水浴之。浴畢。復食以麵。道人用碗置案上。倒合
而去。家人取之不能拿。蓋至數十人。亦如故。其在省
幹。婦述以語之。乃一舉而得。得藥丸。并治風癩。亦
省幹以所由藥試服之。未半。身醉。輕壯。各膚光澤。遂
依方治病。無久近。治之即瘥。榜于門曰。遇仙丹。乞
者不遠千里。及省幹化去。將二十世。子弟行其方。不
甚驗矣。近重修福濟觀。太原徵君題疏有云。壺中傳
得一丸丹。海內爭求。千歲藥。即此事也。

火中仙像

歙縣烏石山下萬聖觀。有仙蹟。畫祀陽像于廊廡間。

先年回棹，四壁蕩然，而仙像出火，都不焦灼。明日道士舉帚拂出，轉覓丹青點綴，歎以為奇。辛丑年親過其地見此。

賣筆人遇仙

華亭縣靈官廟東楮某，賣筆為業。萬曆戊子年間，楮病瘵已深，匠藥罔效，危羸骨立，僅存餘喘，皆目為必死之徵，勢不可採矣。時南昌喻邦相為松江太守，鹵簿威儀嚴盛，瘵者曝背于門，妻嫂翼之不能起。喻公遙望而憫之，禁前驅使勿呵辟，聽其自便。一日遇藍袍青巾道人，見瘵者狀貌，頗有矜憐之色，謂曰：汝解二十錢齋戒，活及其妻嫂減粟之，遂依言付錢。道人持錢分施與靈官廟前乞者，使從指甲中剔出紅

藥七粒，小于芥子，謂曰：搗二粒水吞之，自當有驗。未愈，更服二粒，神可。王矣，便以餘藥乞人，妻嫂隨延道人入坐，以新汲水浸藥滴其口。少頃，即躍然起，索飲食杖杖而行，已而更進其二粒，步履如常。無復困憊。于是合家羅拜，叩其居止，曰：吾向住姚麻寮家，無他寓也。明日，筆工妻子並詣姚宅，中物色之，麻寮大驚，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緝不詳。忽夫人從屏後曰：得非後樓所供呂先生朱引之登樓，儼然藍袍青巾，與所遇各飾無異。閨門驚歎，傳為美談。後猶家餘蒸轉乞與許御史去，聞于宋孝廉。

落癩道人

道人暹經靈官廟，見廟中道士垂癩如猴，試以手撫癩蒂者，再應手而落，領下平復如舊。曾無癩痕，市人競呼為落癩道人矣。是時觀者如堵，徘徊之間，忽失道人所在。

獲藥

越東有善其召召仙者，一人患眼疾，經年不愈，請于仙。仙立投一方，令詣市取藥五六種，杆細焚之，鈞州磁罐中，少頃撥其灰，得紅丸子一袋，遂如法服下。應手清涼，双目豁然如初。曾無纖翳，更數年，其疾復發。此人亟請善藥者告之，檢方獲藥，無異前度，而紅丸不可得矣。炉灰傾出，淨盡，卒無以覓。再三哀禱，只云藥在炉中，後乃碎其爐足，宛然九子在焉。神仙固無所不戲也。

飛花道士

蘇州東城敗僧家有兒年十餘歲，近患腹脹，楚挫，醫藥不效，身漸黃瘦。一日早起，有道士髻插桃花一枝，負藥囊過其門，向西行甚急。兒甚異之，跡之俱至福濟觀中，見僧其狀跪乞靈藥。道士曰：汝病不瀆藥也，命兒張其口，從囊中掣出錢，刺其喉，探入腹下，鉗出一雷肉，兒心悟然無苦。道士謂曰：牛肉適傷成此痞積，今便可終身飯食矣。腹平如故，言訖不見。後乃

知為呂仙降神也人謂天與其疾而仙顯其異矣

搗衣石

吳人以四月十四日祀呂仙年：如此呂仙亦教：米人間其年福濟觀前人家拖麵有一乞者食麵畢覆其器于中庭搗衣石上眾不能奪三日後始開仙跡幻設信有之焉

神仙魚服

直塘一道觀中有道錄周靜清法術著異一日龍虎山張真人來訪周出新之偶一道人持酒囊以隨將詣市沽酒真人見道人驚禮云此純陽老師也何緣至此降階長跪弟願而去周異之曰此吾侍者執役

觀中半年矣方悟神仙魚服也命徒輩速延之入則已出門不遠見之在前提酒囊徐：而行二三道士各跣足追之無及如此移時常相去十餘步竟莫能及俄而風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雲際笙簧之聲遂各罷還

降箋帖

黃九鼎為北京監博時在夢人送降箋帖子有品崑拜三大字黃訝其仙亟整衣冠出迎倉忙中恍然驚奮明日語其所知所知謂曰汝第於一七日內齋沐虔誠候之必有異人至慎勿怠事黃是日齋戒凡經七日杳然無跡齋禁亦闕又將踰旬矣一日忽有道士

人戴髮玉圈中走入臥內黃亦相忘前事急命驅逐道人怒曰我尚書閣老家性來出入無所避忌汝乃驅逐我乎黃趨出追之不知其所在詳味尚書閣老四字中有雙口在焉始信真神仙而不惜也其夕即夢一人來索前降箋帖子黃驚悟遽檢還之而覺悔無及矣親語于余

賭雷

有雷公方行雷過一道人至扶而登酒樓戲與賭雷為樂雷公曰雷吾所役使也斯何雜事而汝能賭道人曰某亦習五雷之法于是下籌于案五角勝負雷公每為道人所禁行十得五終莫能敵道人引滿盃歡雷公不得消滴而罷既去雷公請其名曰回去回去雷公作禮問曰莫非呂先生乎道人大笑騰雲而上雷公怒命使者推霹靂車相隨追之不及乃止管可成說

卜筮長春山

歎何浩少隨父賈于杭遂世為杭人萬曆中兒吳疾篤請妣江徐永名仙：至乃純陽子也題詩云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腔香肉濕輕紗詳其句知畏不可為矣後六日果死洪悍鬼使承再致純陽子純陽子曰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不當修福乎吾儕厭居壺嶺思總人間西湖之

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坟墓在焉，其為我卜築于斯可
于洪稽首聽命。於是購材鳩匠，相地墓傍，而清江、火
翠岷，造成高閣，其上亭為壘，石飛梁穿池，種樹層廊，
翼翥，雕闌繡錯，綠雲多駐，紫氣時迴，宛然欲界之灵
都也。署額顏楹，並出仙筆，落成之後，肖像如生，凡刻
仙籍者十餘人，而洪祖及祖母仙姑與焉。徐渭有記。

景城川樓船鼓吹

景城川在常熟縣城中，虞山之麓，路由清樞里而入，
淺水一窪，不通舟楫，相傳琴汎于此，結京所謂焦尾
溪，即其地也。萬曆丙子正月十五日，月色甚皎，秀才
馮鳳翔同細君女郎輩踏燈往來，過此川，共驚見川

中，忽湧樓船，鼓吹簾內，隱映貴人，皆曳雲霞，日月之
衣，雙鬟侍女，倚闌吟望，俄有青褶童子，數輩推蓬而
起，手携絳紗灯，上岸，鳳舉家驚異，急呼從人，尾之以
行，象童子杖甚校，猶紫迴數步，使趨入舡內，不顧，酒
史烟霧四起，咫尺晦冥，轉時之間，都無所見矣。龔氏
松龍快筆略記其事。

大茅君張燕

常熟城中虞山西北隅一帶，相傳其地為三茅峰，舊
建華陽觀，不甚崇敞，萬曆年間，火居道士李甲偕鄰
人夜登虞山，看月，憩于三茅峰側，倏見有張燕于峰
之顛者，上不見天，皆五綵帳，帳覆之下，鋪紅錦地衣。

數十重羅列，綺筵丹碧，交燦金石，號奏絲竹，且諧管
隱，出半空中，李初意是大偉筵會，徐引遊樹下，
俄望見席上列坐數人，神狀秀異，並玄裳縞衣，雲冠
鞞，手執碧玉觥，笑傲自若，而傍行酒，皆凡髻小兒，
黛鬟女子，侍衛百數，各有所執，乃大駭異，方知張燕
者，即大茅君也。莫知坐上何人，是茅君也。拉鄰人趨
高徑而上，其行迅疾，漸竟稱遠，未至數十步，俄然驚
散，衆真皆隱，但見流雲采霞，香風瑞霧，彌漫崖谷之
間，白雀數聲，迴翔其地而已，向之管絃羅綺，一無所
覩矣。及晚，直上峰頭，尋求餘糧，棄核尚有存者，絕無
影響，悵悵而還。

繪園卷之一終

繪圖第二目錄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卸足道人

金水橋幻戲

掌心雷

吹雨

一莖草

字誤書單

玄壇神

夜遊滇南

劍痕

盜獻黃絹囊

魚戲

画屏女

排雲見月

擲杯

飛劍斬湖蛟

移樹

稅完

岩關

分廚

送別揚子

宦背翁

林道人指石

太乙星君授法

江長老

端和尚

紫霞碧洞

天醫

折翮鶴兒

護鬼樣

額亭

伏草解頭文字

金鼎

萬家牧牛兒

帝索紫金梁

世廟宮中仙戲

偷批小兒

僧中幻

劉刑部兒

吳叟遇仙

蒞任青城山

雲中画舫

繪圖第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山陰墟。生號衡陽山人。名自恣。居闔閭中。乃凡民也。目不知書。少年販茶入天姥山中。遇神仙傳受變化隱形之術。在雷請雨之法。試之奇驗。五符五呪。兩立注如傾矣。又通曉搬運之法。果穀蔬饌。所至無不畢效。分杯結霧。化竹釣鐵。無所不有。無所不曉。杖頭挂三葫蘆。火如杯。一日醉後。謂眾客曰。某有奇術。自昔

無者。今日請為諸君設之。不足闕于外也。眾欣然應。殺曰。敢不如命。生遂解下三葫蘆。用五色線繩三尺許繫之。絙于席端。按亥卯未三方安置。既定。指南邊者曰。此第一天界。指左曰。此第二地界。指右曰。此第三人界。于是揭三葫蘆蓋。使眾聚觀之。洞然無一物在。然後復掩却。塚生口中喃喃。誦胡僧呪一遍。次第絙起繩蓋。頃之。第三葫蘆中。陡然震動。見人馬無數。皆長二三寸。官察將吏士女老稚。隊仗音樂。提携負戴。遽逐從繩上行。至農賈漁樵之具。踵接肩摩。毛髮分明。細若刺錢。雜然趨赴于第二葫蘆中。生口中仍復誦呪如前。呪畢。但聞其中錯。然作銅鈸之聲。聞

于外又鬼嘯非常須臾推出一隊牛頭馬面獄卒
又奇貌鬼神引罪人皆披枷帶鎖現種種地獄變相
齊趨入南邊第一葫蘆中左又復誦咒如初忽見滂
出天人玉女珠璣寶蓋玉皇香案在前其後擁諸佛
菩薩帝釋龍神及所乘馬駝獅象四足之屬一現
形莊嚴具足其來如風其去如兩却走進第三葫蘆
中諸頂各一時悉下寂然無聲抖擻葫蘆漫收拄杖
頭視之都止有矣據生後棄茶葉辭家入四明山去
不知所終張君去非親遇其真說云然耳按原化記
載嵩山潘老人懷中一葫蘆子林席幕凡是用度悉
納其中無所不備夜則于空室內陳列時有見者又

酉陽雜俎載劍門負笈老翁盡取侯適收安下餘人
投之書笈負之而趨走若飛鳥又遂州村民于世尊
前能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
念佛而已詳據生位何豈嵩山劍門遂州之流乎不
然其理莫曉非所云不可思議者耶

郇足道人已二條皆
金箱張事

國初金箱張者山西平陽府人也世造金箱為業人
呼之為金箱張其子二郎聰儻不凡少過仙流授以
度虛籙經一卷遂得乘籙之術閭里駭其所為一日
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狹小奇術二郎不棄
明日道騎相迎到敝莊觀之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

一龍自雲中下來復牽一龍來迎三龍繫在一處有
有頃請二郎乘龍：御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
玉鞭：之二郎乃騰身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花
木繡紉殿院連接泉石幽邃洞壑杳冥倏忽眺望之
際俄連芬庵矣二童子先入庵啓報羽衣人亦已在
門傳呼延入見一道人履履古服坐匡牀之上雙足
却拄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郎欲拜道人曰且止勿
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自便倚足于壁不踏世上紅
塵矣今日不免為郎君一下林也於是揮手招壁間
雙龍自行前者膝上幅輪如常人遂下牀具宿主禮
時雲中童子覆新茶供茶茶系剛一無首童子也道

人畫只對侍者乃爾率若此亦可速戴頭來童子舉
手捫其頭遞入室取頭戴之使出供茶如初教席于
地坐談良久命治具款郎君贈青龍肝為膳二郎媿
謝再三道人曰屠龍是家僮常伎耳郎君莫怪酒史
見童子奉一青龍于階引短劍斫龍首龍心蜿蜒
就屠先剖其腹次取其肝切肉作膾聚肝其上燂之
瓜牙鱗角俱垂于地少焉登俎五采爛然二郎疑不
敢食道人連啗數器擊龍肝食之都盡二郎觀其風
貌聽其語言莫可測識自謂世之所無也因留侍數
月盡其術然後告歸送門庵門忽風起塵揚天地晝
晦俄而清霽道人与菲庵都不見矣四顧皆黃沙白

草之鄉無渡花木陵陀泉石洞壑訊之乃在大同澤
源州北嶽恒山下步行自日始得還家

金水橋幻戲

平陽張二郎嘗與客同詣水邊見羣魚游泳客問此
魚可作羹乎二郎曰可第君所須幾頭耳客限其數
二郎便凡泥投水中頃之有魚長尺許者鱗：躍岬
果符前數二郎嘗聞濟源靈湫之奇親詣觀之知其
伏机所為歸而致為穿一池亦能出物人以為巧
高皇帝聞其術神召見便殿問曰爾有何道術也二
郎奏曰臣能開噴刺蓮花時方二月春陽媚和乃出
池中一葉翻餅子強以淨瓶須臾見五朵琳瑯亦亦

戲關公是請

上御金水橋觀之二郎解領巾內一

小玉合例出右蓮子七枚柄撒水中俄見荷葉田田
漸大如蓋條為莖莖挺生芙蓉葉交映花香遠襲芳
風暮川過而晴者咸謂神仙幻出矣久之二郎翦雲
藍練作小舟吹落水面其奏曰此株蓮船也上曰卿
能駕以行乎曰能曰使婢身登舟而發復具奏曰
臣少習于吳能為吳歌請為陛下奉清燕之娛曼曼
初引林容颯飛韻溢陽春玩深綠水朝音相與聳聽
宮傭為之駐愁歌竟往來蕩漾花叢之間象中遙見
二郎妻子僮僕悉在此舟共載更唱迷和嬉游水央
是時 聖情大悅龍顏和暢趣命出金帛賞賚忽有

飄風從東南來煙波騰湧雲霧晦霾舟荷花都無
所見

掌心雷

已下五條皆
張皮在道中

張皮在既得胡風子術日賣掌心雷里中群兒每持
一錢與之便以朱書雷字於其掌心兒趨鬧市中揚
言曰雷朱朱雷朱朱舒掌即作般：之聲騰于空中
市人仰視者天無不駭異久之漸：而止

吹雨

一日張皮在行去妙觀門外見洗白家曝衣帛在市
吹之白衣衣來噴美人不應使書一符吹去西北角
驟雨如瀉淋漓衣帛使某家明日雲洗

一盤草

張皮在嘗與諸少年戲賭同看市行女子足之大以
就地拾一盤稻草橫置之女子行者誤視為藻競奔
裳而跨之又戲謂諸少年曰吾欲此女涕肩而行何
如復擲草于地女便舉手涕之人問女何故而並
道士肩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見大溝：傍有枯樹
逆並之而過矣

字誤書草

張皮在好飲酒食肉通民家建醮眾道士飛章告
玄向空上焚只候皮在登壇皮在大醉而未語眾道
士曰速收醮籙雷火且至練所止之棄有茅尖體後

草書上帝大怒威被棄擲且命火部譴其不敬若衆道士云未嘗誤也皮雀忽于袖中出所焚之章示之宛然淨奈封題印署如故字誤書草一符其言有頃雷電駭空自北而至飛火環其廬焚燒盡矣

玄壇神

張皮雀常畜一雞于玄壇祠下皮雀出門謂玄壇神曰鷄子照管家畜莫被人攘去也鎖其門以鑰挂門上而出里中無賴少年闖之使窺啟視揀雞在抱欲出不能但于庭際旋繞左衝右突而已伺皮雀歸哀鳴求之笑而釋去人問少年汝既揀雞何以不志答曰身如被繫欲逃不得後遂真欲犯焉

夜游漢南

已下十三條皆李福遠事
王微君拜登竹聖廟上談

嘉靖初有李福遠者扶溝縣人也故為千侯能分身散數役使山魃坐致行風與騰雲雨飛砂走石反奇幻設之事不可勝紀世莫知其授也是時大獄始定閣臣張桂二公秉朝政以其狀妄惡之械繫甚堅使獄卒共守而報京城內外戲場聚處皆有福遠又驚傳玉河橋酒館中有一福遠常與道士對談共飲看驗無差二公不信命悉縛采力士縛得兩人至餘皆遁去擁至廳事前伏于階憲起而細視其貌乃是兩政府中充蒼頭也二公大驚將加拷掠都督如醉夢中不知身所由出及使人視械繫繫其福遠故在

也命祕其策不以上聞世宗皇帝方好神仙親召福遠至道中官破其械于五鳳門外欲由供奉內庭二公容奏不可乃止福遠僅獲免死誦成雲南邊衛矣故東道成必有兩步健守押以防逸去李謂步健曰向某所以不遠遁者為此業報未償今償罪矣汝曹相違意欲何為步健曰公神人也何敢他阻但無以復命亦當獲謹欲得雲南文信為憑耳李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還旅舍主人家求靜室一所周遭局鑄封護無隙告主人曰吾中夜入靜慎勿喧動因勸兩步健宿戶外守之誠曰無妄窺禍及汝曹矣步健受教屏息而寢不敢聲款中夜但聞人馬馳驟之聲

若衝濤破浪然莫測所趨凌晨啟扇李于袖中出雲南都司又憑收管一具倫符備宛然緘封猶濕授之兩人各一拜謝而去後客有從漢中販藥回者見一酒樓壁上詩後署云李福遠後軍至此

劍瓶

先是李千侯福遠為家奴上書告變遂構成大獄上不之誅遣戍徼外李因隱身之江南後陰以六丁驅役之術縛歸叛奴從蘇州玄妙觀所寓道房內穿一坎深尺許有甲士率叛奴立于坎中釘如手足李身衣黃袍戴金釵南坐極圓樞兩旁此其奴曰遠死無他言奴乞命號呼甚慘李往袖中拂出白燕一道

如匹練然旋繞其收髮除瀆史於漸縮滅如火湯膏
食頃頭顱俱沒坎中悉化為水毛髮不存李徐起滅
燭就寢觀中道士六壁窺之愕幾死

盜賊黃絹囊

初李福遠過蕪州寄託楓橋金氏金氏有賣古器人
耳不甚禮重李殊快三即赴常州武進縣住于錢巷
楊七即家李善縮地術心欲有詣身即輒至不俟整
檝駕舟常全兇擔以具而行曾前控黃絹囊中貯
素書二卷雖感暑丹脫臥起常不離身一日楊家六
郎向其浴于河竊而藏之李登岸見囊失去發曰當
盜盜者自賊乃白塵客某不免對諸君昨逢次矣因

整衣冠兩手搔面而坐頃之六郎雙睛垂于腹外長
尺餘叱曰捉阿郎下階六郎自投階下頭面搶地求
哀問絕其弟代為叩頭謝過曰肉人無知幸見矜釋
出其囊呈還李却使六郎自細其睛經時復故因責
其歸致酒果贈前罪前後咫尺至暮不遠度所行已
逾數里六郎亟返拜懇求恕乃釋之明日携酒果極
備珍饈敬教如弟子禮矣

魚戲

楊六郎七郎爭屏池水取魚三日而水涸李福遠謂
曰明日將羨鮮與餘客乎二人匿謝曰並無有也李
知其欺之夜召奇形異狀小鬼百數去其梁筍擲走

拋磚風雨作大池中有魚千頭悉跳出外塘一無獲
黎明起視漲平如故矣楊氏舉家羅布祈哀李竟解
仍遣詣池上及至諸魚紛紜湧躍還入如故由是禮
待殊常朝夕奉禮焉

画屏女

昆陵某衣冠家堂邊李福遠飲中夜設画屏于堂屏
上有美女一十七人李一一呼之下地全其歌舞于
前獨留一人守屏上歌舞畢次第比之登屏衣冠驚
駭不測深加敬禮按仙傳拾遺載廣陵人張定從道
士授變化之術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者祭者以手
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今據李君

嚮為神仙戲術不可學誣矣

拂雲見月

千辰李福遠客常州楊家時方中秋會有數客同在
六郎家飲其夕霽月澄瑩雲無纖翳主人謂客曰今
如何夕月出皎矣李起溯階下潛于簷角探出一瓦
可三寸許復就座飲忽有黑風暴雨霑濕籃筵數客
不樂道散而去李却與客還詣七郎家索飲月明如
故明日七郎過六郎家六郎謂曰昨宵與客共飲方
羨月色大佳忽風雨驟至客與主人皆不樂為之罷
席七郎大驚曰昨宵月明如畫吾輩竟夕談笑安得
風雨事乎六郎因知李之所為矣乃曰今宵須從李

先生乞月賞也李曰有是矣座客皆喜其夜方設席于庭陰霾不散李向空以袖拂之少頃雲收霧霽清光洞然主客再拜而謝此則拈取紙刻之車自陽宣室所並載者信而有高

柳杯

李福遠游太湖王文恪公子松飲于舟由湖口經明月灣下公子出金玉酒器以備觴李每飲果輒取杯柳水中擲之殆盡舉座皆失色公子知其術異獨不為動而李亦談笑自若及濟中流忽有赤金鯉魚數十躍躍入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則所擲玉杯金餅一在焉夜視百不失一

飛劍斬湖蛟

李福遠過太湖蛟投其舟風大作李怒飛劍湖中斬蛟少頃見一蛟死浮出水面湖水尽赤李命庖人取而解之

移樹

上海朱尚書恩家前門有大槐樹二株下可陰數牛尚書患之問李先生曰樹可徙乎李曰何為不可其夜風雨晦冥雷震震吼凌晨起視則二樹已在後門矣舉家怪怪福遠去後此樹依然在前門舊處如此速近日視詭異不測其然董翰林其昌聞諸故老向希言說

稅宅

李福遠一日到蘇州城中稅宅偏閱教處報憎湫隘僧人怪之李曰卿莫管我所挈細心什器頗多必須寬敬姑浮僧人以為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堂洞房連閨意甚樂之與稅賃畢李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小白石函縱橫不輒數寸凡衣服飲食床褥取其屏障几席釜執一切資生之物尽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余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綵僧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悉翻函函底粉粉而去此石函有人相試從之重不

龍騰福遠啓閉飄然若持毛利江南豪貴贈遺數千或受之以濟貧乏或封而留之所至懷一函一袋行止自隨而已於是悉悟福遠為通仙異神矣希言常疑陽羨書生太元道人嵩山潘老劍門負笈請說以為文人愛奇保虛鑿空而成文頃萬曆甲寅六月五日在華亭董翰林坐過豫章企石玄黃之先人嘗為福遠弟子數歲時隨其父入吳門親觀異迹而語于人即知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以斯奉驗更何效疑固無書不可盡信也

器閣

最後福遠客黃浦上朱恩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為上

容或厨傳稍有不餽李知是內人慢之。呪其室中器
皿。暇玩使開繫庭下所曝蓴菜。一歷階而上。內人
悔過乃止。

分厨

福遠居來家月餘。尚書戲令李君作主人。應曰唯。
然一無所辦。第邀尚書至園亭登席。咄嗟之間。雖盤
玉俎。從空下采。已而尚書歸策。推求其故。家人云。今
日內眷釀飲。擊鮮在釜。以次失去。尚書笑問所失之
饌。一皆庭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惡。相與大詬。李
聞之。每日供釜中饌。必分取其半。閨人愈忿。詎尚
書送之去。

送別揚子

尚書置酒舟中宴別。舟行果日。還復在門。後直送至
京口。渡揚子而去矣。朱公歸快。不樂。恨留李君不
駕也。諸女郎共喜李君之去。約伴同游後園賞花。方
樂。驚見福遠復在山亭外徐。而來且吟且詠。未嘗
去也。大駭而散。終無奈何。朱公愈加尊敬。未幾竟別
朱公。遁去。稱不更還。亦不言所適。後遂無聞。或傳其
劍仙上升于天矣。

鶴背翁

弘正間。西川王維賢刑部。過青城山下。親見峰頂有
兩老人。皆跨白鶴。一自東來。一自西至。相逐下。背

而撰。從各談笑久之。復上。背揮手告別。各昇雲
而去。是時紅霞覆地。異香馥空。蜀人皆言真仙所降
矣。余邑前輩楊儀禮部。素不信玄怪之談。聽王君言
始遂傾心。著有高坡異纂行于世。

林道人指石

萬曆中。福建延平府有林道人者。不察所從來。亦莫
知姓字。俗呼為林仙人。後訛陽祖師。受指石成金之
法。能令頑石瓦礫。草木諸藥。人聞所有之物。應手而
變。不事鍊合。然其術以救濟貧乏為主。未嘗自潤也。
沙縣王別駕某。罷管嶺。頗染方術。延之于家。禮待甚
優。常預會。夫求其術不得。每爭辯。處恐禍。備至。時

延平守下車旬月。深嫉此輩。貪夫陳狀。許之。守恐急
道分捕。而林已在門矣。遽令召入。林秀眉美鬚。姿出
格外。守望見。心異之。詞色稍和。謂曰。若有何術。能立
就手。林語曰。有道非爐火術。亦不幻惑貴人。但以取
之絕而已。公既欲試。惟所命耳。守即戒左右取水。銀
一大錠。計重二鎰。與之。林因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
用手揉之。少頃。澄水已成好銀。守大驚。亟呼銀工。就
地為爐。依法燒煉。果竟不變。乃厚禮而遣焉。雲間董
翰林其昌。母郊嚴為送。其座師田侍郎一僑。畏還闕
中。偶會林于別駕席上。知其術神。告主人曰。林尊師
真有道者。聞其指石之術。可試以為樂乎。別駕為請

于林曰：此小事耳。惟學士取一物為驗。時七月十三日，炎海新格秋桐落子，董遂取籃中梧子一粒投林。方茶次，林便投入茶盃，隨手所指，立變為銀。徐以足行，盆批銀梧子出，舉座驗之，無不駭愕。董曰：梧子化為銀矣，銀獨不可復化為梧子乎？林接取再舂，茶盃良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真銀。我五百年後，不復愛也。董乃藏之袖中。因爾致敬，于是咸平宦僚咸敬就林傳術，卒不肯授。從容謂翰林曰：某之術，通天地，役鬼神，非其人，不妄授者，觀學士神骨非凡，有少道分，當不靳指示，但某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願藉學士高文，流傳閩中，請從此他遊矣。

董慨然詳議，中夜思維，吾為此人，五傳萬一事，敢豈非名節玷乎？且天生其昌，寧能藉黃白之術以濟世哉！明日遣家監進得，持輕吹二編，織成履子一鞞，送林留別。而林已逆知其心事矣，乃迎而語之曰：而主昨許為我作傳，夜半生疑，然仍遣幣致敬，終不失為長者。卒受其禮，謂曰：某亦欲附簿儀報謝之，望少待。忽于脚下破一新丸，約重十二錢，急取紙包裹，以授家監曰：聊用奉酌學士，然慎勿于途中開視也。家監唯唯謝辭而去。及抵行館，董發其所裹，上金燦然，宛是斷瓦之狀矣。林所居深山邃谷，無人跡處，往來城市，每各別駕家，別駕平生好燒水銀，寂無驗，見林

神異自摸洗中禮拜殿，動董不為動也。林每從山中出入，日費數金，並以濟乏，皆成于俄頃。點化亦不過多。忽一日，駕柴車運山，役大跪而請曰：仙官濟人之功廣矣，如某輩貧入膏肓，忍不援手一拯耶？林為之動容，全求一片石，役天就地，選取大者，秤之重七斤八兩。林嘆曰：嗟乎，福薄之人，何以當此！役夫叩頭再四，林不得已，強舉一指之，即脫其腰纏，束固縛，戒不得妄動。到家後，方可開也。役夫行至半途，覺腰中極冷，疑其有異，因報開視，乃是七斤半白鹽餅，身詣市，幣之得錢八十文。僅時一日之勞而已。董嘗從容謂其太聖，曾鍊一神，不委何名，敬呼之，用右掌食指

書神姓名于掌中，指背誦二家神立至矣。自言讀黃庚丙景，別有指端，每于靜夜，密呼五臟神姓名，其神自出，宛若人形，並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采，其分明者，各髮皆具，是神無疵，如或一臟受病，則此臟之神，誠萎不振，急召使入，忙用點檢工夫，迨巡再呼之，出使不復爾。又善回精法，秘不傳人，大抵皆沂流還嬰之術，與世俗所談小異。董亦不欲傳也。又言呂翁蹤跡，近多在幔亭峰下，常混僕夫，熱于之中，故時人莫之識也。今當往送寒衣，旦夕且去。董瀕行，再使人物色之，林已飄然不知其所適矣。銀梧子，上有屋簷，類梧子形，里人范爾，手請以救母，遂留不歸。其所贈

小餅金，朱氏太夫人亦請去煎湯，所救多愈，吳見感言神仙點金可以療疾矣。甲寅六月五日，在董氏戲鴻堂聞說。

太一星君授法 馮月潭道事

玄妙觀馮月潭，學太一月字，請兩法，未得妙理，積志累年，精奧未格。一日有漁婦為星君所馮，裸形走入觀中，授以秘術。遂神建壇依法為之，斯須雷雨四集矣。按月字，即星君也。其神裸形，赤脚，右手持劍，左手握一人頭，相傳法官用月字法禱雨，令侍者持鮮花幣于市，市中婦人有買花者，月字即附之，而衣裸而歸。法寶用左脚踏其地，被髮持劍，誦咒。未

畢，兩大法，其人邪心一起，此星君即用劍倒斫之，致手中提人首者，即法官首也。西天王堂有唐年塑像。

春秋時有星字于大辰特禱占火在朱而泰始皇時，星星再見。

江長老

桃源江盈科為西川副使，其族人有江長老者，受良常山上真秘法，靈異著于楚西。沅湘之間，目為散聖。長老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白中杆之，雞卵紛然躍起，復入白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嘗以符術行里中，時有孕婦難產，長老摺一小符，先焚為灰，和湯水與患者吞之，立時即產。其符黏于兒顛門上，而出死然不燒，衣冠家有失物者，乞問所在，輒被用術禽獲。

田是賊党志恨長老，跡于蛇兒堰口，共執而捶殺之。隔日賊詣屍所，但見芻蕘一京，擗如敗絮而已。急覘之，長老高臥舟中，無恙也。賊相率奔竄，至今桃源城中不敢為竊盜之事。

瑞和尚

同時有瑞和尚者，亦善道術，而伎倆終不及江長老。一日于通衢廣眾之中，兩人較術，瑞取袖中手巾擲地，化為白蝶，蛺蝶如雪，江使擲僧帽于地，化為玄龜，伸頸吐氣，口中生火，立殺其蛇。每共試法事，之不勝。瑞慚恨，乃潛遁，覩開江副使說之也。按唐人崔進士妻，擲一領巾，遂作五色絲，縶劉綱，嗟籃中成鯉魚。

樊差人唾盤中成鰻食魚，向疑其不終，今傳說飛源。

二僧如此，聽者皆以為希有之事矣。

紫霞碧洞 真仙通鑑載李白為東華上清監。

正觀間，善善姚綬，字公綬，別署丹丘子，栖心山澤，想像雲煙，中年始成進士，既選入為監察御史，絕不留意名宦，便託疾告歸。一夕夢有大窟過其門，御史履履出迎，望之，則崔靈雲冠，道貌秀異，真神仙中人也。既坐，定請其姓名，對曰：我即唐朝李白，今為紫霞碧洞主矣。覺而驚異，凌晨與客汎舟溪上，見有兩農夫澆取河泥，溉田，同舟相問，一人堅握其掌，不肯開。一人欲探其掌中物，不涼，以此爭競，御史遽命使者執

田初解索其所極之物視之乃一銷金圖書上為博
山爐形識其文皆鐘鼎古篆極精且工是紫霞碧洞
四字也復刻李白二小字于左方時御史話其夢于
座客遂獲斯異李座傳玩歎以為奇于是學出粟銀
分償其值御史賦夢游仙吟以紀盛事優游林下者
又十餘年而終恒常見一書載白樂天于龜年一日
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軸
素書授之曰讀此可禪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試之
委驗又死委餘編載杜少陵與李青蓮輩並優游江
湖稱散仙其說不知何據近華亭縣西門外謝家有
孫慶生者善為仙時請書太白名題云憶當年沉

香夢下玉妃嬌態至今穉漢懷高力士在傍不得一
摸其面耳今觀姚先生事固知供奉真為地仙不死
矣宋在斯鯨之說信有之矣

天醫

吳人張曼究奇門六壬陰陽辨候選真練氣之要無
不精徹家奉斗母閣為親戚祈禱疾病俊斗母許救
約以某日集時命天匠至寓或見形往來或空中授
藥或示夢夢中或附耳而告凡童男童女見之尤靈
不獨病者獲痊而已一日齊門王氏女得疾沉重龜
延張史請于斗母期是日酉時天匠下降至晚坐客
六七人同登小閣子飲酒咸望見殿外一少年總長

二尺許戴金絛冠著古色帔背負藥葫蘆眉目鬚髮
歷歷分明自樓簷飛下若趨赴中堂直抵患者所既
試刀去使失所在疾亦漸瘳又嘗降于閣外傾家則
綠衣古貌容飾不同親戚咸共睹焉服其藥者異香
滿口或用針使覺患處通快然斗母不許終莫能致
天醫矣近數年來張術亦不復驗也張云天匠有十
三科今在天曹屬陶許兩真人職掌余于西湖之上
曾見天匠祠果祀陶許于中為按黃氏遊軒別記載
景泰中豐成度李公之母目盲命術士袁生召天匠
行治時高傑于李之靈閣前置玉器其類每夜分李
自登視視得藥不數日復明又續陸氏庚己編記云

岩中神像傳錄家所悉云金冠綠袍室中懸藥葫
芦累瓦自稱曰天醫今吳興善鍼灸者凌漢章尚傳
其術然則感格之理未可云無

折翮鶴見

林酒仙遺事

林酒仙嗜食鶴見出作佛事命侍者燭鶴以待侍者
分其一翻而食及暮酒仙醉歸責之曰汝何為竊食
吾鶴不畏戒物命乎侍者曰和尚食數百不慮傷生
乃慮某以一翻傷也酒仙張其口飛出一折翮鶴見
在地能行至今繪折翮鶴見于祠下

鞭見樣

酒仙出坐東禪寺門前看人迎新婦鼓樂導引甚喧

酒仙跡之至塔家伺其婦出東旋而噬其頸者再衆
大噪群手格止之酒仙曰惜也更噬一口亡恙矣其
家推求其故酒仙曰此女子剪華嚴經為鞋兒樣罪
不可逃命合嫁夫一年後雖經死矣歲餘果無故竊
索自縊而索結皆斷如人噬狀復紅第三結不可解
乃死

顧亭

居民有顧亭糖磨為業敬事酒仙每見其醉倒街頭
便掖以還寺連年如此一日酒仙呼亭謂曰汝某日
當有重厄可早至我為汝禳之至期結壇中庭蒼衣
繡鄣而立于上金索伏案下無纒障之感使勿動少

魂震雷飛電崩騰駭空如有搜索之狀忽聞雲中神
語云辟及佛臨護此人不得不救寔火運散陰翳廓
然酒仙起謂亭曰免矣然汝得不死歸當棄驢磨業
造橋寺前以功滅罪也後橋成因名顧亭

代草解頭文字

萬曆初年雙塔寺前毛翁者東浙人也子鳳起為
秀才毛翁每日清晨入酒仙祠炷香虔拜默而祝曰
他日祐兒成名當重新像宇後辛卯科鳳起應浙江
鄉薦主司命才難一節為題鳳起見題生疎惜然若
睡恍惚間有青衣少年連聲呼之曰速起速起某奉
上真命為卿代草文字題成無誤今科立作解頭

矣誦聲如流七篇立就鳳起寫畢遂絕聲影不敢增
插一字放榜之日果領解符青衣少年言矣捷至吳
下同社友朋皆相顧以古以為怪異蓋每常結社分
題毛先輩時名遠遜諸君故也其年浙場主文柄者
乃溫陵李季士一覽取納稱賞再三目為神助鹿鳴
宴畢命撤所揮黃金花賜之於是監臨提調諸公競
剖以通解題傳為盛事不知其果是神人降筆歟成
謂酒仙擊雜之力故吳人語曰欲作解元先拜酒仙
顧別駕徐光祿共說

金瓶

常熱熱熱會雜檄在縣西北二十餘里世傳佛周渡
江北死權殯于此然說雖為難因妄言金玉之氣化
而為難時一夜鳴其上矣按金瓶本山東李氏子名
金兒明敏妙麗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李
素得張明遠之秘傳精于卜筮悉以其術授之遂臻
玄妙父不及也士誠之有江南多其怪美功高既自
立為王拿賜推加號丹王相坐舟中屏去威裝啟其
政箱出辦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私視衆環視莫測
其意須臾閉目奄然無語父母驚赴北起呼之已絕
息矣士誠哀慟不已乃厚葬之虞山下後士謀誠取
江陰久不下因感金瓶先見之言加封為護國洞玄
仙妃命饒介之謨文周伯琦書篆刻石其夜相示夢

于北劉氏極言士誠運數之符終果符其言歲月未幾亂軍發掘塚屍已脫去矣棺中惟銀泥黃粉紫紫鮮絲復存焉世傳如本劍仙之流尸解上嶺未嘗死也

萬家牧牛兒

牧牛兒者鄞縣萬都督家客傭僕也都督名表別署鹿園居士明嘉靖中歷官至南京後府第好方書頗臻玄教羽流道侶時常往來偶因官轍所經假僕于市得一人为其名曰小張雜供傭作手神朗然性態落落其家不甚憐之亦不知其所能也後都督被論別歸鄞縣以服餌吐瀉為事莊居近四明山中一日

遇政所善將某忘其名指莊相訪都督欣然延禮言談杯酌極相投契居月餘營將偶出見小張在牛背上了警布衣有輕薄之態心異之試問知道否曰君初未嘗知道問我何為近日與主公所談某竊聽之皆非道也營將因伺聞與語參微入報相顧驚莫測及叩以至要曰能相師則可授以一二君無仙骨豈宜妄傳營將遂設拜執弟子禮甚恭於是略授其術營將別去極都督手謂曰公家有異人而不識乃後方士問道味可悲乎都督曰何人曰牧牛兒小張非常人也都督大笑終不之信其夕小張逆稱疾從都督乞一棺都督復大笑諾之曰能化去則真異人

矣何難一棺明日晨起台小張則以五更忽然暴卒須臾與敗左右其白都督都督嗟異悔謝不及遂全人市棺殮而瘞之莊北上岡下將半耳矣都督遺幹力入都門路出東奈天陰晦漸失路不田今道心甚怪之乃詣一處崖谷深遠花木秀異徘徊窮望忽聞經聲遂循聲而往有茅庵在深塢中排戶入看見懸香案上雲冠紫帔而誦黃庭內景篇者即牧牛兒小張也幹力師走謂過死人小張曰吾得道人也豈肯死將軍之家適有誦事須保備雜作乃可以蘇今限已滿故來此隱居耳因問都督動定謂幹力曰主公命汝詣都督書四函諸貴人並已不在某官出補外

任某官病故某官已乞骸骨歸里今日出都門矣某官奉差走審下總不須往徒勞無益耳幹力不可便辭出門信足行數十里得得上海大路問樵人云約其處乃是東海旁山蒼地仙也此至都諸貴人果皆不在一如小張之言結果行李而還具白其事于都督言小張現在不處都督大驚立命左右開其墓棺中只有牛鞭一根在焉餘更無別物始信小張尸解去不死矣後都督手勒封題羨效信物復遣此幹力入東海旁山却尋舊路都亡而見矣吳人章藻少遊都督之門親述非謬

帝索紫金梁

高皇帝嘗燕坐樓中忽見一人冉冉自雲端下近視則羽衣道士駕雀而至金冠星帽駐于欄楯之外拱手而奏曰天帝建白玉殿成缺一條金梁遣臣詣陛下乞取其長丈餘刻日來領言訖翩然飛去上心異之然未之信也越旬日上坐使使道士復來曰陛下不信臣言天帝已勅雷部將于某日下擊殿角以驚陛下得無驚聖躬乎言訖又去無何果有雷擊殿角上甚驚遽初上帥範紫金為梁瑛之梁成道士仍從雲中下來上謂曰已成金梁矣汝何計能移之去乎道士笑曰臣受帝命何難歸木于天哉乃取其梁橫置所乘雀背比雀一載其

雀騰起道士乘之而去遂飛入雲中酒史不見

世廟宮中仙戲

世宗皇帝方屬意神仙之事是時方士羽流咸陳禍福廣說妖祥有楚人胡大順獻萬壽全書一卷稱呂祖所撰得之蒿萊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大丹用黑鉛取其中心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不充一日上移仗于西內夜坐庭中御陸後忽獲一桃子鮮艷殊常左右咸見桃從空中墜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一苑隨焉因是宮中皆喧傳西王母所降瑤池席上蟠桃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上諭春官尚書

玄吉 顧旬日之間中外官僚無不止壽稱賀專臣賦詩紀瑞章奏紛飛于御前矣天顏大悅觀然有駭驚控謁之思手詔裁報賞賜不可枚數或云祥符瑞應悉是人造宮中戲劇多為此狀也

偷桃小兒

弘正中杭州雙溪公為廣東左布政生辰讌客大會官寮于廣州藩司散樂畢陳歌舞遜出忽有幻人詣門擊一數歲小兒求見口稱來獻蟠桃時冬月凝寒索一大青磁盤捧出仙菓二顆為壽鮮艷異于人間項公曰桃何來曰此西王母桃也適命小兒詣瑤池取之公曰我今日會客最感凡十有二席能為我更

取十枚各嘗之可矣對曰上清北斗門下有忠犬獠獠可畏狂欲殺此兒甚不易得也公強之再三乞重賞乃許之命小兒抱木棍長二尺許者十數根一根之上信手遍撲兒緣木直上登絕頂冉冉動搖觀者怖恐幻人吹氣一口酒史木頂生雲小兒躑躅身乘之而上已而身漸入雲中倏忽不見頃之柳下簪子鞋扇等物幻人高叫速取仙菓來為相公上壽又頃之見蟠桃墜下正得十顆在地連枝帶葉顏色鮮美公得而分遺攝席寮寮無不驚嘆幻人仰望雲端良久小兒不下忽聞犬吠雲中結之之聲若淋幻人頓足大慟曰吾兒能天狗之腹笑言未果果見小兒手

足零星自空而下，斷肢殘骸，血淋漓，最後落小兒首于地上。其人復大慟。二果強舉肢骸，釘鞍提其首。安之初無痕跡，復乞重賞，諸寮且愕且嘆，拿出金帛以酬之。各贈已逾百金。幻人得金，便取兒屍，急收掩入布囊中，負于背而去。明日有人于市，更見此偷桃小兒，還在知其術所為矣。

僧中幻

廣州城外村寺有少年僧，甚富，多私民間婦女幽房。雜處無不羅致，幻人聞之，即取所携偷桃小兒，呪為化作美女，容貌可十四五歲，衣雖藍縷，色艷動人。一日兩後天向暮，携入寺中，叩富僧之門，特求寄

宿。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老妻又病于旅店，欲急往相看，暫將此女寄置一宿。明日便來迎取。言訖，負襍疾走。富僧見女子驚喜若狂，乃藏于密室，唱以酒饌誘之。淫亂食畢，先置女子幃中，然後閉門滅燭，解衣就寢。捫其體如冰，亟取火視，則蹙然死矣。五更後，幻人掖其病妻同來，取女看見，女死，立竅皆流鮮血，群聚慟哭。鄰伍業驗其事，甚真，共欲縛之于官。僧再三乞命，至償三百緡，乃止。其夜，幻人忽遁去，眾不能待。即以棺盛女屍，瘞後園中芙蓉樹下。及舉棺，甚輕，發視之，唯有簪帚一枝而已。覓幻人夫婦，已不知所往。後復有人見之都門。

劉刑部兒

閩人比部員外郎劉庭蕙，在燕京郎中時，其兒可三四歲，日侍母夫人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百結懸鞵，同兩乞者坐地，駭問之。兩乞者逸去，奴遂抱兒歸，聞家驚，故母曰：兒終共食，何遽作此狀？采父亦曰：我適從內采，見兒與母共食，安得至此？即令婢僕于內覓之，不見，是牛共食鬼，雖跡杳，然都亡所有，第以衣鞵擲僻處，身大駭，詰其故，兒曰：兩日前立于門首，被兩乞者持去，堅留不放，兒憶家，賜斷菜，方知在家共食，有養其神魂也。此數年前事。

吳叟遇仙

蘇州山塘吳梅柳，生時龜背雞胸，不能俯仰。一日有全真過門，出囊中大膏藥二片與貼，不取一錢，自是臂背俱平，至今不老。

蒞任青城山

世廟時，顧文康與臣扈謁出狩，途中夢游西山，聞呵殿聲，見所具威儀多寬，旌羽蓋不顯大案，既至，則仙官衣彩雲帳，乘蒼鹿以行，視之乃徐禎卿也。問何往，云蒞任青城山，問何職，掌云典仙班，祿籍，會州公亦稱頌太保三夢，迪功為第二殿帝君也。

雲中畫紡

陰萬年間，常熟縣百姓張山，採石虞山之顛，俄望紫

雲一片自西南隅氤氳而至，鼓樂之聲殷然駭空，見彩画花舫數座，次第蕩漾于雲端，中有仙姝數十人，列坐珠簾下，綃帽寬裳，容華絕世，兩傍持篙往來者，並黃帽長鬚人也。江濤之聲渺在銀漢，久之，其雲度城而東，舫亦漸隱沒，張仰視，移時日，所未覩，不覺鷓鴣下，食頃乃甦。

繪圖卷之二終

繪圖第三目錄

仙幻

青丘子

花籃道者

荷鬚人

玄符先生

飛神武當山

首溪道人

夢召散水珠

魏左二公

幽蘭讀劇戲

南屏寺幻戲

玉峰老人

赤松子遺藥

羅浮隱者

馮西風

白屋老祖

范了馨

金竹

紫溪先生

石梅道人

聶道士攝李月華魂

繪圖第三

楊太真

桂花仙子

魏朝後主化墓

沈休文女墓

紫霄宮道人

孔道人神筭會禪師立命

北京神相

繪圖第三目錄終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青丘子

青丘子寂不知何所人也俗或呼之為青丘先生隱于武當山遊行天下已久見者終莫測其年代嘉靖間有丹谿生姓王名生好尋名山博採方術有高蹈遐舉之想偶因秋晴游繼誤入一山谷僻處見林壑深秀隴徑幽委不覺愛玩忘歸遂窮其跡躋丹危履翠隄或下或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洞在斷崖

絕欄中水流花開風氣如春似非人跡所至徘徊良久忽聞洞中酣睡之聲披榛竊視一白髯老父枕石而臥鼻息如雷狀貌奇古而衣冠杖屨孰囊並仙家裝束生察非非凡也屏息竦其伺其寤急趨下拜老父驚問曰此之由具告所以賜胡麻飯與之食謂曰世人不信神仙汝能冒險至此真可敬矣然兒之先不聞有七世祖王重陽者乎生曰父母早喪親族凋殘莫知祖先踪跡矣老父曰吾即王重陽也兒好道以明年八月十五為期待我于西蜀琵琶峯下今日方與南宮列真期會此境騎術瀟史即來汝乃凡夫穢濁未除必遭仙譴可速尋歸路出去遲則虎狼

至無類矣。生便叩謝而出。踉蹌下山。微聞蕭管
寒亮雲端。疑是羣仙赴會。洞中奔馳不及。逾五日始
得達家。詰之于人。其先代果有重陽尊師。道成仙去。
生則其雲孫也。生自飯洞中。胡麻腹常不飢。顏色益
少。轉盼間。明年中秋。近矣。遂與家絕。結行李而渡江。
然不悉琵琶峰在蜀中何地。憂惶靡寧。莫知所屆。一
日。忽聞舟中同伴。誦吟七言詩。中却有此峰名在。
亟問其處。吟者曰。此即巫山十二峯之一也。生喜不
自勝。旅懷頓放。有頃。舟過巫山下。因告舟人。脫帆登
岸。與同伴各。謝別而去。求尋其峰。積日始到。至中
秋前一日晚。露宿峰頭。以候仙駕。遂明。望見夜空跨

徑而來者。白髯老父也。就地瞻仰。作禮。父見生已先
在。笑曰。此兒大佳。真有心之士也。但汝骨格未就。因
緣尚隔一塵。今生止可李劍仙之術。游戲人間。吾非
汝師。汝師是青丘子。見住武當山中。却歸往尋。必得
其真傳矣。生臨別拜辭曰。不審青丘先生居于武當
何峰。願先垂告。老父曰。六株松下一茅庵。即其居也。
乃辭出山。復附他舟入楚。總經信宿。已達江陵。尋復
抵于襄陽之武當山下。自囊獨上。緣磴躋攀。日向晚
矣。忽見岩前蒼松六株。果有茅屋數間。在焉。煙蘿四
合。仄徑微通。叩其門。良久始過。童子出而延入。仰視
青丘先生。秀髮龐眉。倚樹而嘯。謂曰。爾祖王重陽使

汝來也。拜罷。趨遣沐浴。果令住。卷後淨堂中。給使堂
中有藥。萬高數尺餘。周遭封固。紫錠火騰。照耀林壑。
生至。弟教以守。看火。添縮薪炭。不待擅離。安視而
已。每晝。則有玉女持桐膏一笈。投與中。攪和之。與中
聲。麝麝塵。庭。未則有青童復持桐膏。依前次入。其散
滿。滿如舊。此堂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
日以為常。生偶問及。問中何物。皆笑而不對。先生已
具知之。愠怒詬責。使欲驅逐出門。衆相跪請。乃止。後
遂不敢發問。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計可六百餘
斤。分而為二。又析之。至七八斤而止。移貯大磐石上。
極之。畫作夜息。漸。而薄。因成鏡片。擇甲午丙午諸

日。鑄成六劍。懸于絕壁之下。以飛瀑激其上。日月
之光華。燭之。歷經旬朔。劍質始柔。此六劍各有名目。
先生舉其一。昇生。金童子聞其聲。後臂間藏之。亦無
所苦。却全齋心七日。盡傳擊刺之秘。命生往青城山
中。結茅棲止。誠無輕用其劍。第一不得作世間非為
事。自好天誅。又以其四分。授二青童。二玉女。其一自
佩。於是使生下山。生住青城山。一年後。大却來尋。至
則室虛如故。門戶緘鎖。寂無人在。問山中道士。道士
曰。青丘先生去。且一年矣。生慟哭而還。忽行過荆南。
見先生混迹乞者之中。乃相隨同去。不知其所之也。
世傳丹鉛生鑄劍經。僅二十五版。即是青丘所傳古

今亦有人曾見此書。

花籃道者

陰曆年間常熟縣西北區缸底橋徐家其地施有耕天徐四郎晨起負鋤出門見一道者秀眉長髯持四竹杖頭挂藤絲水火籃中盛帶露百花詣門從四郎乞施新履四郎曰某田家止有草履敢則棄之將何奉乞特四郎有女未嫁年可十七八矣病黃善食茶葉草紙面浮腫若金色方映門而窺忽聞四郎拒道者言遽止之曰父生辰將近兒松製綠布履子一雙為壽夜采燈下方成今當撤以施道者須再製無難耳四郎見履新好不肯施其妻傳玩亦有難色獨

此女在房內因請施與四郎強持出以贈道者道者曰聞君有女病黃當為治之因脫下花籃摸出一小青餅子內有膏色碧而瑩批兩匙于瓷甌中教其所服之法謂曰服此不但萎黃可祛便當一生無恙矣其女出拜謝之道者竟留履子于門不受而去女全其父急持履子追送之四郎投履奔馳見道者徐而行常在面前二十步追不能及預盼之間心失道者所在徧訪前村鋤田人並云不見方知仙也四郎罷還舉家懊嘆女急取涕湯調葉飲之奇香滿室俄而下赤頭虫如指大者百餘其虫並有鱗鬣爪甲積歲之病頓除明日於鏡照之容色美好非舊矣此女

嫁于人尚在商承先記其事為人說之

符籙人

王吏部較祥之曾祖電目異人也精于相術早起行過張王府基上遇見一全真真語大樹下王翁訝其道貌殊凡數矚目看之全真語曰汝看我何等人耶王翁曰清神骨清好像仙人全真起而將其鬚皓白子莫胡說欲去遂失所在時翁年近七十鬚眉皓白及過此人而歸見女皆失笑亟取鏡視之其上寸餘手捻處已變為漆黑矣後亦竟不改色以壽終據太原徵君云是國初王仲光事非電目也煙霞小說記誤未詳孰是近見一書載善相遇仙人符籙者孩極精王姓許後入終南山

玄符先生

玄符先生別署寒陽子自幼出家雲水受谷神子之真傳發明內要凡修身延命之術無不研討窮年累月坐破蒲團乃得氣凝脉住神明洞然後遇習虛子傳授淨明忠孝性宗派頭因此悟泰知識當應代補元之任游行人間以度志士然人莫窮其年壽亦不測其住處也嘉靖中有婺人胡清虛者家于樊池號樊池子少為縣小吏政少保績溪公宗憲權旌浙石權震天下清虛給事著厥傳呼使會頗稱敏捷是時鯨波清海宇識少保願與群肉之歎一夕沉醉倚胡牀而大言曰世界承平將高為畫而良子截矣回顧

左右獨清虛立于後，驚訝曰：汝在此耶？明日審獄手，北半幅物，清虛往投錢唐金，乃是校意于金，使其杖殺清虛金，精察人也，發緘覽畢，納諸袖中，瞪視清虛，為人端雅，憫然顧之，遂屏兩傍人，吏曰：即訊曰：汝得何罪于幕府，令使我杖殺汝？清虛應對從容，顏色不變，告金曰：矣，未嘗有毫髮忤犯也，豈昨宵醉後之失言，我惟其得聞，獲譴死矣，因共述以告金，金曰：是矣，汝可速更姓名遠遁，不得復還家，恐妻子也，清虛涕泣拜謝，而去，明日金入見少保，少保問其人在，金全曰：棄之杖下矣，清虛既脫斯難，狼狽出杭城，易姓游江淮間，思尋訪名山，遇異人，凡數載，一無所遇。

流離顛沛，苦不可堪，後聞少保已薨，事遂人亡，乃復還浙之婺州，問其家骨肉淪喪都盡，故居已再易主，驚顧之際，不勝悲涼，因訪親近之居，鄉者暫依棲止，偶于觀星臺下見一老人，赤脚蓬頭，布衣瓢飲，視其鬚髮皆皓，而貌如桃花，知是仙流，傾心諦向，叩之，乃即玄符先生矣，老人曰：我故寒陽子也，汝度世間有心人耳，汝端卿志，俗情未除，豈可求長生之道哉？清虛叩頭誠祈，願終身為隸于左右，老人知其志篤，許而留之，遂挈入湖平山中，草衣精舍，不數月間，又携之浮蘭江，登爛柯山，直至閩中，尋金粟洞，復經廬陵之玉笥山，南度庾嶺，迤邐陽武當山上，止于紫

雲，因入還虛山火爐，游歷數年，諮受道要，晝夜精思，無所不到，始得發明性命根源之奧，所得皆清淨工夫也，數年間有人見玄符先生與樊池子於蜀中，兩人如孤雲野鶴，容色不改，皆云未嘗死也。

飛神武當山 乘慶道中

世知 肅皇之代，宜降神仙，蘇州裴慶者，織机為業，因婦有外行棄之行乞，夜宿于懸橋巷中，一日乞食而還時，吳城大雪數尺，忽見路傍一處，蓬席之上，輒無分寸，其氣如蒸，怪而疑之，竊啓視，則六七乞者在焉，慶便入拜，稱曰：下界愚民，稽首大仙，眾乞握手笑曰：子知我者，當乞見也，何知神仙事？慶再拜叩頭，

不已，伏地如故，撞乞破甌中，殘瀼瀼之，以舌舐之，歸而身輕如飛，攀牆援樹，幾欲凌虛直上，鄰里聚觀，叩以方來禍福休咎，言無不驗，合郡肅敬，如事神明，有親故入楚登武當山，禮玄君，路過慶下山，輒附信物將歸，此人後還，訊其家，云寄至已久，驗其日，即此人上山日也，鄰里咸謂慶終日行乞，在吳市中，又嘗到人家，何曾遠出走視儼然，方知武當山中相遇，是其飛神所立矣，又張真人嘗遇之武當山上，問姓名，答曰：我姑蘇裴慶也，真人視其足躡虛而行，異之，至姑蘇，求覓不得，慶已在驛夫中笑，真人跪請不已，乃踞上坐，劇談至夜分，隱去，後夏閩老言，再應台北上，來

耶處：曰陛下賜汝一車斤，夏誤斤為金，時以為效。後乃知夏公當斬，故拆其字示之也。世宗皇帝一詔訪求，慶一日，擔街頭破草鞋，置成小洞，方廣丈許，端坐其內，扁塞洞門，吐火自焚其身。吳城居民共見，烈燄中裝仙人騎白雀一伎昇天而去。

青路道人

嘉靖初，有青路道人，諱智，失其姓，書中稱私鬼疑姓楊也。善九轉還丹之術，自云得南海王神仙斗蓬祖師之真傳，後又受旨于衡山清風子，皆不知何時人矣。山陰祝生長柱，少年嗜黃白之事，棄家隱於安石鏡山下，依其母舅高氏，以辰羽流道者過其門，無不

留連款語，嘗從方士李鍊丹，遂鑄鑪內爨新穀，以為黃金，咳唾可致積數年，而終無制伏工夫，下手妙理，丹卒不成，其後母舅自楚中罷官還，祝往謁之，偶見敗篋中一鈔，方書廢爛殘缺，不滿三十紙，其理深玄，炉中造化之真机，燦然大備，即之平日所得，略相符合，祝生自幸，見所未見也。嘗因會客，談及獲書之部，座人驚曰：願聞其說。生曰：某母舅高公名尚柱，嘗為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尉，時京師布令天下，縣圖購募妖僧曾廣，高公職掌巡捕，都御史委之緝獲，責期必得。一日過遠鄉市鎮，上見有全真道人醉倒路傍，遂命停車，遣人推求，廣形面上眉心有黑痣一點，

今驗之，非是全津通偏身瘦模，曾無寸資，問之酒家云：此道人常日以銀一小錢，止重七分，來買酒肉湯餅，恰殺一日之費，其明日亦如之。今早誤付兩錢，某倍與之飲食，以此大醉，其軒如雷，高公命左右共呼之，而不寤，有人于其胸前檢此符，乃是虫蝕文字，中多眼科方，兼画人眼形于上，方不計其數。高公不知何書，收貯行李，因語酒家主人云：此全真酒醒便可留住店中，往還以半月為期，主人唯唯而退。高公既去，道人亦醒，不問亡書之由，酒家以官人有命，固留之。道人云：若然，則汝出酒餽供我，已無金矣。酒家不得已，款待如故。忽見梁上失去燕肩一肘，疑是道

人所竊，主人翁媪交詢于內，道人聞而大怒，詬責主人，惶恐無地。隔一日，道人忽腹痛而死，尋即臭爛，蛆流，主人翁媪恨不自勝，而措餽舉，聚鄰里瘞于鎮南之平岡頭。半月後，高公奉差運縣，道經市鎮，召酒家至，烈聲罵曰：命汝留全真，何為縱之？全真使酒亡狀，辱我于道上，予主人泣曰：飲食湯沐檢養之費，並出明府所賜，若不敢言，高公曰：昨過大洪山下，全真向吾馬前大罵而去，遣伍伯收之，追不能及，奈何以死相誣？主人云：現埋此地，高公遂召鄰里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羸肩，已腐，莫不可近矣。即是酒家前所失者，方知其託形而去也。按其書末云：世廟

十年劍柱市西私裏青谿道人智謨有彭祖蒸騎方
呂仙助容丹造透巡酒方神仙延壽丹還少丹打老
九諸方不可尽述其金丹妙訣及散文多不錄其
詩一首詩曰一粒金丹透碧天黃公婉女結因緣五
行刑伏分天地八卦昆侖列聖賢造化一團炉内雪
乾坤个奈海中蓮世人識得如斯語隨我來朝玉帝
前

夢名散冰珠

萬曆丙申年間有越中士人不記姓名蓋落魄不羈
少年也嘗讀書山中一夕夢黃衣使者來召云是天
帝前直隨其行爲風煙擁而去道巡使刺帝城乃在

最高山絕頂正宮殿鬱鬱如雲氣中采繡離鏡不可
名狀屏風壁帶悉繪鳳鸞旁有數百仙童玉女皆九
碧綃衣執禮節而環侍階前花樹並琅玕珊瑚之屬
丹枝翠葉交燦于庭見金案上有大碧玉盤十副其
中悉盛冰珠瑩徹有光帝坐紫綵帳中傳呼甚肅召
玉女兩人捧玉盤出命士人立殿前盤石上取水珠
撒于下方士人視其汁可數斗許心計無奈何急用
右手捏而撒之夢中自覺凜凜珠常肌膚生粟手指
欲隨帝勅左右垂火精簾于殿門以障其後簾既下
則衣裳中漸有暖氣而寒威解嚴久之撒未半聞天
鷄鳴俄而下界之鷄亦亂鳴士人求歸甚哀甲士怒

叱板柱仆懸崖之下陡然驚覺右手五指凍落如斬
楚不自勝時天向曙童子開門出視則積霰盈庭矣
其年冬江南吳越間大雪數百里河江膠結舟楫不
通士人既廢其右手飄然有棄家雲水之思不復以
世事挂念竊慕西蜀山川適有親故宦游其地因探
而往爲舟行至蜀日晚維梢士人見春光韶媚山氣
幽怪躍而登岸微窺鳥徑誤入其中真仙境也於時
澗花襲馥風籟瀉空煙雲濯鮮泉石互激徘徊愛玩
之際不覺攀踏深矣舉頭忽見大樹下有女郎二人
對坐石上神姿端妙絕世少双解后士人如舊識相
謂曰即君非紫皇殿前散冰珠者乎士人曰唯之惜

然未晚何人追憶夢事慘傷之極因出其右掌示之
二女郎曰無苦也兒有軟玉請爲即君續成遂出五
采囊中白玉一片質甚柔兩人斜巾角小刀子弄手
切玉勺作五條短長類指大削空其中倉忙琢之見
下刀如沈俄而指就合士人合眼須臾以五穴孔續
入新指撥上傳以神膏滑如脂有頃連接都無所苦
屈之成韻按之有聲遂堅固不脫也二女郎令士人
開眼笑而語曰將不弄假成真耶然吾玉不可與尋
是上清希世之宝價倍世間溫涼指子勤修道庶幾
以當之也士人再拜謝別二女郎各械所到玉屑一
裹餉之作糧殷勤送出谷口士人迴顧如夢但見荒

屋新壁向之靈境都無所覩過一行脚僧到問地何
所僧曰此岷山之第一峰青城山下道書所謂第五
洞天也問何處汗流若此僧曰六月不汗待何時流
乎士人驚異其述登岸歲月已逾二年又問親故官
跡離任且久狼狽附他舟而還時方盛夏日含裏中
玉屑味極清涼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士人遂次無聊
尋思二女郎容貌死是當年夢中所見玉女捧水盤
者始悟神仙蹟指非凡人也夢于彼而遇于此莫不
自尔右手之屈信舒卷無異左手但漠然不聞痾瘵
茲後乘舟道流共入天柱山去不復出方外芥舟道
人真陳其事

魏公

萬曆初年間有河南人魏公失其名號廓庵道人年
可七十餘矣其徒左公名兼號荆山隱者北直隸真
定人也年少于魏教嚴兩人特游京城皆莫知其
甲子通于變幻奇怪恍惚不詳何來山陰視秀才父
號鳳亭子素好步虛隱形長生洞視之術入京訪舊
過見二公私奇之然未信也一日三人相約出遊西
山絕勝處而行道非所曾經半途二公盡發其行
李還城時日向暝矣但聞鳥聲不道人跡祝願上高
中轉為旋風吹去惶惑殊甚二公相詰亟行莫慮而
公換之疾走忽轉而北又轉而西指野之聞不竟隱

隱有人家燈火指謂祝曰此非絕勝處矣既至則石
梁跨欄屋宇森沈叩門良久僮子始開見一少年紫
衣公子下階延三人升堂坐定叙話頗加敬焉其茶
畢邀入中堂則欄欄繡箔紅亭碧榭水出洞口雲生樹
中蒼昊境也詢知魏屋洛中左燕人祝越人即戒行
願設三大都會飲食水陸珍奇無不畢陳天命出女
仗奏樂音皆清雅祝諦視向所失烏巾宛然挂于胡
床魚心大驚祝公子命侍兒送巾還容酒罷備湯沐
浴陳設衾褥亦極煥燦祝中夜眠不敢交明日天未
曙促裝出門不告主人而去方行十餘步二公引祝
登高風全其回視笑曰夜來驚酌之地安在祝遂望

周禮惟見丹崖繡幃灌莽荒煙向之樓閣臺榭一亡
觀矣祝念昨宵之夢不知何者依徊良久默然而行
魏公懷中出一小卷長寸許與祝啗之覺了不飢復
令閉目兩人各于衣袖中共摸出三墨衛形如紙剪
取水嚥之遂化成真驪馳于路側兩人跨之使祝開
目亦乘其一行甚迅疾忽如睡醒不竟已及順成門
矣二公于是呼騎至前復取水嚥之其形漸縮小
次第走入袖中祝目擊其術始大駭異雖深加勸重
不測靈怪之理為左又善鑄鑿術試之神奇鳳亭子
別去數年後有人見之華陰山中兩人常先後同行
或云尚在世間不死矣

四角頭幻戲 已下二條

萬曆初年懸圖購募妖僧曾廣後聞曾廣是道非僧
室有奇術世之隱道仙人也初未嘗聚眾舉事乃左
道淫邪之徒聚眾舉事而敗傷託其名以惑愚瞶耳
及取事曾廣至訊驗不服司法官強伏其辜詔下
官吏衛士與位伯持兵伏者數百人將廣詣西角頭
就戮看者圍繞數千人徘徊之間漫起青氣數十丈
橫亘天米眾奔仰望隱影而去惟繩縛存焉不知廣
之所之京師震驚忽刑部守門吏奔告尚書堂上有
曾廣倚柱而嘔手作反按狀眾聞惶頓于是禁衛與
徽轉擁而入果得廣衣飾狀觀無異尚書大怒促左

右百騎押赴市曹不待時而決及出部門蹶然倒地
據起細認乃即守門吏之父也守門吏詰問之父自
唾其面云本在室中炕上假寐不知何由到此尔何
故領爾許人來縛我象祭其精神猶疑：如睡中時
江陵當袖聞其事趨之密令出地因論死者戮于市
取首以獻朝廷秘而不宣三日後有人更見廣在順
成門外看戲劇且頻上酒樓吟咏自若見者終不敢
言之厥後稍：弛于宮禁 天子冲聖亦悵然知廣
化去不死矣

南屏寺幻戲

杭州西湖之淨慈寺一名南屏七八年前有書生四

人肄業僧舍忽一日見遠方道士荷杖而來道貌奇
古鬚長尺餘黑如漆與之語古今舊事無不通曉共
相驚嘆留于僧舍食之與一空自啓閉書出夜還凡
經兩月來去因語四書生曰貧道久寓于此昔諸郎
君薪水不贖今方告歸悽眷如何明日請張蓮作別
簾有薄贈眾皆笑心計道士不持寸費何由設識召
客認許之至明日天色且晚視道士猶未返寺也共
以詢安頃之至矣然了無作主眉意四書生謂道士
曰某等擇腹以待師之盛筵不下晝當卜夜乎道士
曰毋憂也乞即君盡教將某書檢束虛其室鑰以珠
之時謂善戲之言益不復具如所教句密就俄而道

士與四書生携手開步不竟行至雷峰塔下徙倚半
晌忽謂四書生曰計此時薄設將畢矣盍及乎眾應
聲而退入寺隱：聞笙歌鼓吹之聲不知何等漸近
則即其室也啓戶視之綺羅羅列水陸畢登器物金
銀屏玉之屬目所未窺敬重舞女通退于前幙帝茵
鼎華燠無比四書生大怪之竟席不安因取下窺道
士飲嗽如故夜半方散道士乃撤其銀器分遺四書
生曰用酬向來雅意不足謝也四書生即便下拜啓
曰不審尊師復何姓名猶垂告示道士曰即君輩不
聞世上有曾廣乎曰聞之道士曰我即廣也四書生
曰江陵購廣戮于京師廣則死矣何至今日尊師復

稱為曾廣耶。道士曰：牧民為亂，誣及某耳。某不出，世人不知曾廣矣。夫得仙道者，後天地，彰三光，劫數災厄，所不能害。况兵刃之屬，爾將某既隱形而去，江陵知不可得，遂出一獄中，死囚斬之，以立威嚴。歎天下耳。某則曾廣之本身也。憶長安市中游戲，不意五六年來，真如夢境矣。詰果四書生，復下拜曰：不知尊師是神仙也。事有變化之術，指示吾曾一二。道士曰：唯三，即下階負櫛而立，却逸入壁中，去莫知所向。眾相聚看壁，移時，迴視壁中，向之盤蓮歌舞，寂士見矣。視所撤器皆燦然，真金益大駭愕。明日，報抗城傳金吾家，謙妾位女無故仆地，滿中痰，怪風驟起，塞皆逆散。迨至，但公位女方寢，席上失去銀器多矣。懸賞捕賊，四書生急渡江，變易其器，無從踪跡。有人親見書生，祝說之也。

玉峰老人

玉峰老人，姓王，失其名，不知何來。嘗傲居京師，象房側。楚人兵部王員外止之官邸中，叩其秘，黃白之術最高。惟以交接補導，取精玄妙，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數娶小妻，並好女，報棄之。經歷四五年，多人皆奇其不死。諸少年嘗構之以禍，長吏械收，繫諸請室。時比部嚴郎中知其有術，力為之庇，得從輕釋。流海外官，繫其妻，嚴郎中陰令補值，領去。其後郎中為閩南太

守，挂冠歸吳門。曾道人推求蹤跡，老人直坐吳下，郎中益奇待之。諸公書幣相屬，略無所受。旋亦告別，視其禮中，不畜一錢也。而曾奔未嘗因之，有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然老人多變怪之術，能撮土掌中，捻之即成銀。居京師時，遇相識人，多向地拾小泥塊，為丸用紙裹好，送之曰：無他，相贈將意而已。其人還自邸舍，解出裹泥，已爰上金光燭一盞。人家或請老人會同飲酒，見盤中所釘椀子，榛松之屬，戲裹糞，以貽親知。隨核大小，悉化銀珠矣。若遺財于盤中，復如故。噫！自古神仙煎泥成金，未聞有靈幻如此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也。玉霞子語余云：老人無出，不持資糧，還居京師，則飲食屠處，妻妾僕從，皆事豪華，與富人無異。不出三年，教易其處，人以道叩之，則曰：我無道也。世傳其二百五十歲矣。長安諸貴人，甚尊禮之，而不持一言。楚人祝石，草受其傳，嘗曰：玉峰老人，豈止二百五十歲乎。是周秦以上人也。玉霞子又云：此人忽老忽少，顏色一日三變。早起則枯瘠若窮餓人，少頃則龐髮秀眉，常如童子。顏色午後則轉為美少年，可二十左右。許人皆以為得老彭補腦還元之術。以此見駭于世矣。

赤松子遺藥

相傳福建將樂縣玉華洞中一石函內有五色石丸

光瑩圓潔大如梧桐子不可算數俗傳是仙人所遺
藥丸也有道者得入而取之旋取旋有相沿至今未
嘗聞之肉人往取多不能出按玉華洞在天階山下
亦松子採藥處也豈即松子所遺藥乎

羅浮隱者

萬曆近年間有一道人云自嶺南來號羅浮隱者數
往來江南諸貴人家飲酒啜麪肉如常人而獨無溺
矢諸貴人使從者潛守規之竟日不見其溺亦未嘗
如廁也無不驚異後將西歸羅浮至京口宿于食店
店人惟供設諸商賈人而不顧隱者隱者戰于大罵
遂出杖頭錢別買散膳取酒一酌連啜忘噎凡數

器而以此店人忽稱腹漲如廁洩下不共展轉告急
幾不自持諸商賈人共驚異之登樓見隱者方枕一
酒壺眠熟疑其呪術所為再三呼之乃起坐衆曰主
人腹疾先生豈有藥治之乎隱者大笑曰吾能食故
道無賴代起溺矢與作小劇耳令他日更莫慢客也
于是諸商賈人為之謝過酒更店人腹中平復如故

馬西風

馬西風者不詳何自或云得道仙人也永新彭明府
少好道不樂為縣解官歸雲水羽流居常滿座一日
有花籃魚鼓道士闖入其室彭遽起延坐徵姓名道
士曰我馬西風也籍甚道名顧承眉宇故來觀耳彭

傾左右進茶道士曰自過程武夷山來攜得祈禱數
葉烹方熟請出奉餉取懷中葫蘆瀉之者茗二盃日
別錄常兩人飲罷彭顧左右置酒道士又曰酒亦百
道所有是酒水造成醇酒也別注一壺如直股傾
之不竭撤出葫蘆中有核種三並珍怪之食彭大驚
至著告別固留之不可曰子所交者非吾侶也能從
我游請以明晨會于某坊可乎彭許諾道士忽擲杯
梁上化為雙燕飛鳴啾啾三衆咸駭視回顧座中已失
道士所在矣彭自以得遇真仙大喜過望通夕不寐
解邑而與如書訪諸道士已先在坊下預而謂曰子
果有心哉應與俱探可敬十里橋外一斷橋處

香石翠花欄葉蕊驚龍繡幃丹崖萬出天半彭心訝
其非世間也忽起家念告道士曰某來時未與妻子
言別師能容我暫歸乎道士長息而語曰信哉凡夫
之難度也子歸則歸耳何云暫耶彭叩頭謝道士
出囊中紅霞米二升賜之誠曰煮三粒作湯可療百
病勤行施捨慎勿秘惜米盡則子遷化之期也言既
瞥然隱去彭乃悵惘還家以此米施人最多矣驗者
至百餘歲米將盡矣呼家人治具邀親既與海燕食
數日沐浴衣冠與衆辭別俄聞堂中起異香風著
越遂端坐而化楚人王兆雲記其事甚核

白崖老祖

白崖老祖者，雲南尋定府人，故軍民司土官也。能取水銀吞服之，運自己真鉛真汞，內鍊成丹，經三日吐出，每兩加赤銅三錢銷之，燦然上金矣。此丹銀與外丹假借藥物火候工夫者不同，第未知五百年後變否耳。聞人陳履吉，或稱是故尚書嘗棄家從白崖游，隱于雁飛三預嶺。即開索嶺至今尚存，萬曆年間，楊里朱九成特在彼，因詣白崖問道，白崖憫其游薄，思以拯濟，令致水銀一兩，九成既市水銀，三度進之一，燥而吐還，時已成小餅，甚堅如石，若于許大，果好銀也。後所求太多，怒其貪，比而遁去，是時老祖受沐浴供養，計年八十餘矣。

金竹

金竹者，常熟縣西湖南人也。常夢游一處，沿溪數里，堯花爛開，風景幽奇，異人也。溪行盡處，有高山，峰巒秀拔，儼然畫圖。山之曲，石洞在焉，其中嘉禾交蔭，美箭成林，掩映樓臺，都隔流水，視其所陌路，又皆宛若舊識。竹心怪之，俄入一茅廬，房櫬甚潔，堂中有春帖子一聯，題曰：流水桃花仙路香，白雲紅日洞門長。細玩之，恍是竹前身手跡，既寤，便大慟，與家人及鄉里別而去，不知所之。萬曆間，曾玄中有為諸生者，特往踪跡，見之于終南山，張秀才應遂說。

紫溪先生

紫溪先生，在崑山人，大京兆紫黼仲兒也。生四子，其年四十三歲，一日之間，三子相續而亡，獨存幼者，尚在襁中，因茲痛憤不勝，使棄妻子出家，竟入終南山，家人每歲餽餉不絕，後盡却之，誠云：此中但少沙糖二三百歲，老人多嗜之，相為致少許，餘無所需也。其家載餽果數車，給為空，則分遺山中道侶，後以為嫌，亦併却絕。停數年，襁中兒已長大，為諸生，特詣終南山，先生見即謝去，明日，人與庵皆不知所在，兒無以尋求，為自爾絕跡。余師者，宿章程說之。

石梅道人

石梅道人，常熟有陸大奉公，潤者為溫州守，南大御史。為之豎五馬坊于門，少時，開行至廬山下，遇一道人，坐青荷葉上，傍故有枯梅一株，此道人立，况之開花，滿樹湖大，驚拜之，遂折一枝，以還，有頃，失道人所在。明日，與朋游，共往看花，亦亡所見矣。其地遂名石梅，在初平石之西，亦章程先生說。

聲道士攝李月華現

萬曆庚辰，北直隸順德府理刑署中書記王治，家居鄉野，落魄花柳之間，有角妓李月華者，京師教坊色藝，及絕，因避仇，潛居野上，與治往來，情深，治常服役府城，多歡道觀，遇雲水聲道士，姿狀高古，姓名不究，亦在觀中，旅泊一日，天暮，月光皎然，治貰酒與道士。

微飲，迨夜分矣。思月華欲詣其家，暫與道士取別。道士曰：夜已央，君不能去也。且李娘此時，赴側近貴人家陪宴，其為君邀至可乎？但不得與酒飲。則敗吾事矣。約東殿執酒，許諾道士，乃以手按酒頭。着壁，閉其兩目，口喃：讀呪文呪已。方使開目，起炳炬照屏風外，見月華冉冉，自樹影中來，形貌裝束宛如平生，手携琵琶而至，使命位席並坐，弄絃成曲，彈出湘妃怨，淒然竹枝，猿之聲。道士起而哀嘆，引以相和，其音清越，如黃雀啾空，漸遠而沒。月華于座上教目，王郎不已，沼亦發聯久之，私視其懷中琵琶，乃紫檀精，運背刻詩陽秋三字，疑是李家故物也。訝不

散言，禪竟已是四鼓。月華告歸，既行至步廊下，酒強持一危往灌之道士，怒曰：若病狂耶？頓息前，誠乎連催月華下階，推仆于地，化為烟氣而滅。沼快：益怪其事，目睫未交際曉，還訪月華，不辭道士而去。及門月華尚未起也，視琵琶歷然在壁間，其晏眠之故曰：夜來夢中見天使，追去玉虛宮仙官命錄奏樂，驚不自持，卿何為亦在座，得無以人命戲乎？方知所攝者李娘之魂也。沼恍然移時，重訪道士，杳不知所跡矣。海寧陳太常與邱時為順德理話于座人。

楊太厚

昆陵胡郡丞澄自言家中書舍，夜數有奇香異光，仍

聞管絃歌舞聲，就視都無所有，但見花陰月影而已。如此者，經旬其後，家人于隔牆引梯而望，隱見堂內銀屏珠箔之下，坐一神女，容姿曠世，倚術者二十餘人，皆麗色，乃大駭，足戰而下。明日開戶，寂然，舉頭見七尺絹素屏風上，有畫楊太厚唐宮夜宴圖，問之張平山，畫也。衆僉謂曰：是矣。撤去，收篋，其畫遂絕跡。青瑣高議載宋人蔡子履所誤，溫泉記以今微之，似非荒唐。

桂花仙子

錢塘一士人，少年狂蕩，其妻早亡，獨居，廓處偶于市中，購得唐解元絹畫桂花仙子圖一軸，聽之書齋，日

夕倚案，燈自注，視念欲得嘉耦，如圖中人，凡園有花，采必採，樹以薦。一夕有女郎，年可十六七，容顏淑麗，紫衣輕裙，從月色中來，士人詢其居止，笑而應曰：家在播東，士人心意，東鄰無是子也，但貪慕艷色，狂不自制，擁之入帷，妝態橫生，曲盡歡，曉曉趨辭去，空昏之後，復來自是夕，無間，每至則空中起焚香，枕席皆芬，時說蓬萊闌苑之事，士人頗訝異之。經數旬，而內外親表及戚，獲策竊：倚聽穴壁而窺，乃絕代姿首，世所無也。驚為狐魅之屬，乘士人他出，陰引南昌道士來治之，道士以匣中青蛇過案，因指此圖謂曰：非爾為祟耶？可嘗吾劍，忽應曰：身是蕊蕊仙，女與

此郎有累世姻緣，是以誓諧繼踵，耳鄉有何禁術，而欲制我乎？復詰其滅葦，獲曰：君家如此行徑，不可留矣。其聲若出畫中也。詰未畢，道士裂睛上視，持劍自抵其胸，及走出門，家人忙怖號叫，急謀焚毀此畫，俄頃畫墮，忽有怪風暴起，雲埃四合，彷彿一空，移時朗然，聞其像神如洗矣。隱：漸失所在，久之空輒而已。里中數歲小兒，並見緇衣神女，羅襪行空而去，士人喘驚，訊其東方怡神，仙之遊臂，粒不查，氤氳不散者，經月，悽恻宛轉，凝望無聊，廣延畫師，好手數十家，重寫其真，莫能髣髴，於是乃止。終身不復琴瑟，煮好，事者賦無題，數章，紀之余，記其一詩曰：玉京仙路杳冥

冥風折萬飛去，不係波，空軒何日，遂教人道恨尖。丹青此于唐小說中真：避劍及黃花守壁，寧王畫馬化去之輩，千載合轍，美豈解元之畫，神妙通靈一室，是乎張文煥秀才親見其事，說之。

陳朝後主妃墓

萬曆中，江南大旱之戲，丹陽縣開茶湖水洞，居民刈藁其中，錫下，鏗然有聲，深之三尺，掘得一古石函，中有沉香棺木，懼不敢發，仍覆而封。其家五子，延姚江先生為師，密謀于先生，發之既剖，見棺中一美婦人，開目却淚，肌膚容貌儼然如生，物形製都非近世有，而指甲與髮，纏繞編棺矣。惟衣服觸風成灰，取自

稱是陳朝後主妃，葬于此，鍊形千年，命合更生，不知今何代也。談說亡國時歷，可聽，欲振衣而起，眾以為鬼，乃推刃戕之，數息而絕，推尋其墓之側，有古碑在，先生驗之，果然。後為隣仇所發，縣令取丹陽志考，求其地，垂有陳後主妃墓為鬼，以叔賊論，空抵死，卒先生碎其碑，事遂覆，而沉香棺沒入庫中，至今尚存，蓋修太陰鍊形之術，而功滿當昇者也。

沈休文女墓

萬曆庚寅年間，吳興西塞山中一大古墓，山民發之，十餘日乃開，中有石誌，識是梁昭明太子妃沈休文女之墓。既得，棺槨遂破，窺見一好女子，顏面如畫，被髮長一丈，旋繞其體，金冠繡裳，如玉妃服，製博髻，有大白簪，長可徑尺，紫磨跳脫，宛在臂間，急呼曰：某得大陰鍊形之術，數千年已滿，今旦暮活矣，慎勿傷某體，將重報汝，盜不聽，急攘其臂，則跳脫不滑，因斫數及臂，斷遂絕，得其中寶玩可萬緡，是夕感夢于縣令，祈求理寃，全即余友袁君光宇也。道更往驗而已，竟不收問，其事遂寢，盜發棺者，熱疾而死，袁君旋擢為尚書，即治河張秋，以河從悞罪，一夕暴死，人咸以為陰譴云。吳人王徵君梓登，嘗賦吳興竹枝詞，以紀其事，詩曰：沈休文女昭明妃，陵谷千年事已非，盜發墓門取室玉，生時花貌葬時衣，有工字研，為哀令取

去玉簪今在嘉禾沈司馬思孝家王先生曾見之白如脂膩云是道簪非婦人飾也相傳西塞山脈所縮最高處有娘之窟莫知所始祀墓在為娘之即祀是矣

紫霄宮道人

萬曆初年有一雲水過吳門自稱紫霄宮道人膚革如鍊足跣不着履每袒露其項危坐中庭時方積雪凝寒了不為異其遁行弟子海雨善行草說是焚諸生或云道人即玉虛子也姓李能於掌握起風雷造集仙樓于武當山中昔游長安春官侍郎韓世能師事之後隱去莫測所終陳旂說

孔道人神笑會禪師立命

滇南孔道人不得名修鍊偉貌飄若仙者得邵子皇極教正傳雲游江南至嘉興縣舍于慈雲寺時秀水東黃儀鄉因早喪父母失奈將桑李業為匠途遇道人于市中敬而禮之道人語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補邑諸生矣何不肄業哀告之談引之歸家試其教每言小事無不必驗遂起名場之思謀于表兄沈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家設帳送汝寄學甚便表遂禮郁為師道人為袁起數躑童子試當十四名郡試七十一名督學試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興之下終身否泰言某年考第九名某年當補

康某年當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縣令在任二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袁偉其言拜而受教是日改號了凡子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耳明年秋官考太學科舉道人笑定弟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後行善事如故竟生子登策授寶坻縣令五十三歲時安然無恙後官至禮部郎而歸平生休咎毫無驗有表因著省身錄示其家兒竟以壽終于家

北京神相數

武宗朝江陰大豪周機字安卿家財百萬廣結朝貴入贊太學因赴舉詣京師聞西山真空寺禿僧神相

與駙馬陸平度三人一等在末聯騎而行既久老僧迎門三人拱揖而入僧相駙馬曰金枝玉葉帝子姻親相陸平度曰昨土分榮勳臣之眾後相至機數曰富長者可惜可惜好臣大紅羅只是尺頭短君可至四十二矣時年三十有六機聞斯役輒急理歸鞍部署家軍以待此期至是歲果無病而亡恨失老僧姓名也世廟中京師有神數馮晤子開肆長安街上初不知名特新鄭相公高拱方居首樞掃門無客馮忽詣相府前踐湖其下虞候數十人蜂擁而至詢是何人共相責問馮奔首云莫攔阻我相公三日後且去位也眾以為狂新鄭偶在堂上聞此說默然不言

戒左右善遣之，果三日而聖怒不測，下罷相之命。其
 新鄭既出順成門，急使人四出追覓馮晤子，特馮已
 來行李，使立道傍，曰：相公無憂，不出三年家居，尋當
 召還政府。某送相公至家，仍伴來京也。新鄭抵家，終
 三年，果有復命馮與俱入長安，廣蒙薦引，致數萬金
 而歸。此太原徵君說。

繪圖卷之三終

繪圖第四目錄

仙幻

亂仙

降雪子下壇詩

羅襪仙子即事

鶴咏使自題

知幾子下壇詩

羅襪仙子印余出交梨火枣題賦

又題梅月小景

鄧玄岳詠寶劍贈錢子

蜂雪子還蓬萊山

又題虞山七繪

虎觀使解壇詩

安期門下鶴咏仙班別署霍上先生自題其

乘鶴像

周岐鳳下壇詩

黃石公畫黃石圖因題贊于石上以贈錢子

又題北橋隨履圖贈錢子

後至一仙云道從蓬萊山醉而至也著曰醉

仙題酒酣放歌首四句

白雲頌

雲門山人

孫侍郎

神仙酒

甄仙

廣仙

蒲仙

垢仙

夫子李

斗篷張

菜頭張

銅款張

白尊師

李大款

李半仙

草慈

剪頭仙人

樵陽子

玄洲子

席生一

衡陽山人

周真

衣繡人

郭道士

周明經降乩記

許生

白雲先生

孫道人

祝老師

彭幼翔

慧虛子

利瑪竇

瞿道人

女生

神巫

蝠批會

葛枝少年

費善翁

席生二

葛承奉

玉龍山傘戲

繪圖第四日錄終

摺圖第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此仙已下凡二十事

世之言此仙者多矣如余少時目擊則近信而有徵
者然或以為紫姑神或以為詩鬼余時與名賢達士
各窮其奧即非上清高真必皆南宮仙客筆端韻語
靈氣燁然錄之以廣井魚之聽矣三十年前與沈廉
訪之子椿年秀才肄業茶陵山中秀才余材文也極
好扶鸞其談人雪阮子所傳校卷後而沈生皆少年

天死道有符呪書本一箱並是虫跡鳥篆文字黃素
書古漆軸余悉取而焚棄之今所記降此之詩僅十
有七首此仙嘗為余寫薦花仙冊卷子題百字全長
句及五七言短歌或誇一生祿命後竟不憾亦不能
盡記憶矣所降仙人皆有別號一曰降雪洞天使一
曰黃石公一曰安期門下崔喙仙班一曰虎現使一
曰知幾子一曰醉仙一曰鄭玄岳一曰周岐鳳女仙
曰羅襪仙子

降雪子下壇詩已下皆七言絕句

醉雪紛：點翠苔忽傳青鳥信音未蒼星已送玉關
口接餉踏桃齒類開

降燭糾羅吐焰奇蹟仙奔賦下壇詩明晨奉草玄元
殿奪得東方宮錦帳

羅襪仙子即事

隔簾燒燭爛如銀隱映絲星出絳瀛獨韻三山鶴背
笛吹殘人世幾紅塵

崔喙使白題已下皆五言絕句

洞裏日修真紅泉綠世氣酒醒棋一局不遺世人聞

東方朔告漢武帝云臣往取東
北地芝草乃隔紅泉不得渡

知幾子下壇詩

春光到百卉余方醉瀛洲一闌香篆結跨崔洞庭秋

羅襪仙子命余出交梨火枣題賦

仙家愛梨棗之餉群真絕勝金母桃結奕空千春

又題梅月小景

月色何佳哉乘烟駕崔來梅花香雪裏百鳥韻齊開

鄭玄岳詠室劍贈錢子

豐城有靈劍飛入廬山阿劍上星斗文向子胸前羅

降雪子還蓬萊山

五雲擁蓬萊難唱玉樓開缺蓬一散晚珠花落滿臺

又題廬山七檜

廬山冷柴烟屋檜七株傳龍蛇影落地冷然吸丹泉

七檜之傍有蒼
洪煉丹井故云

虎觀使辭壇詩

史著已報四、雜唱又過三、鶯軒在前路、跨在啼烟嵐

安期門下鶴、啄仙班、別署宦上先生、自題其

桑鶴像、已下皆四言絕句

散振沈寒、羽擊三清、乘之一去、九見酒流

周岐鳳下壇詩

久墜人道、總登仙跡、俯仰塵世、已成今昔

黃石公畫黃石圖、因題贊于石中、以贈錢子

毅城之類、下有黃石、天地不朽、坎石不泐、欲鑿吾照

爰徵茲筆

又題北橋、隨履園贈錢子

欲樹奇蹟、先死覲心、北橋故事、永為良歲

座中後至一仙云、過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

曰醉仙、索筆題酒酣、故歌一首、但記其首四

句

我居白玉十二之金城、而：群峰拱而立、下有萬頃

飛花、波點作醪、醉供一吸、餘不能記、凡此皆信筆而

成、運札如飛、味其玄韻、研其妙旨、自非凡下陋才所

能、構合也、夫詩鬼故自有之、如周岐鳳、自云成化間

人、姓：署名曰江湖散人、庚巳編志、怪錄並載其降

札語、不獨余所目見矣

白雲頌

發源滿室、卿士藻、號雪松居士、成進士後、有乩仙白

雲頌者、常隨之器室、嘯詠相屬、潘自謂與御風者游

矣、記其題嚴州、連德縣、唐寡婦詩二絕云、枯竹不成

眠、嚴寒午夜天、衣我無婿、著課子、當金錢、比肩難作

雙、並蒂空留核、欲識媚、閉心嚴、淮一片月

雲門山人

陸雲門、太原徵君、婦翁也、曾為秀才、能詩、貌清癯、余

嘗識之、太原齋頭、後以壽終、近里中有扶乩、致仙者

題詩、畢請問姓名、遂署曰雲門山人、而其詩亦清逸

有韻致、彷彿平昔之作矣

孫侍郎

天官侍郎孫公、繼稟、謝世一年矣、近梁溪某大家、以

他事召乩、似降壇、則死然、侍郎筆也、書云、吾與諸神

共游龍泉、菴、偶過此、寄語寒家、京師消息、將至、吾已

有陰、有贈矣、不十日而北信至、果下陰、贈之、典矣、侍

郎平生、不談性命之學、而神清韻雅、玩采游玄、真世

上、道遙仙官也、宜乎、是矣、不昧、遂凌紫霞、吳司教親

見其事、為余說之

周明經降乩記

萬曆甲寅秋七月二十日、南濠王一統秀才、于家設

壇、召乩：至、則女仙劉采春也、乩題云、余在蓬萊山

飲九醞酒、焚蘭荃香、與李郎圓、茶、適白雀雙：鼓翼

而來、稱有能詩者在座、欲聲歌耳、問李郎為誰、則采

石江頭捉月人也。問在歷能詩則得君鉉字伯玉其人。也。問劉采春非唐朝閨秀乎。則題奴燕不知賜欲新之作。已又題不喜秦淮水絕句。題罷各問功名事。答語類古識文。迴環讀之。義不可解。因自叙其家世。履歷頗詳。云。兒本浙西錢唐人。劉元之第四女。阿母陸媪。善音律。好讀書。且能詩賦。感有文彩。揚箏鼓琴。執無不絕。在唐時。有劉內子。草憲集行世。枚留在山。子生氏。至元初。兵起。帖不兒。百花率其眾。來攻鹿林。而此草遂燬于烽火。不復得矣。兒十歲時。即能于阿母。鄰上口占成詠。年十八。已著詩名。唐匡世者。京都富豪也。聞兒名。奪遣金饋。因緣。後狼強納。聘于家。子

與家慈。後屏後。獲之。直銅。身以死。謝之而去。後二年。乃歸。狄即風。傲才調。並神仙中人也。偶于路傍。彼此日法。遂往。其同心焉。兒年二十五。而阿母長逝。權傾無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便委家。于弟大德。而身與狄。即逃入深山中。遇異人。授性鍊形之術。食松柏。安身。雖漸乾。時亦能乘虛御風。最後遇赤松子。王子喬。諸神人。隨與俱去矣。其說詳委甚繁。茲不曲載。此又忽。歎降書云。錯教婢子。上簾鉤。此非將生詩。承問仙姑。何以知之。答周汝宗道。一統笑曰。汝宗。吾良友也。上賓之事。有之乎。曰。汝宗已任玉清宮掌記矣。一統問汝宗。可致乎。曰。可。于是更焚符。以頂之。

亂運如飛。云弟周胤昌。白。往與二三兄弟。結欣賞社。相愛相親。情踰骨肉。方欲周旋左右。奈生不逢辰。過此長別。上有高年兩尊。中有良友。各親。下有孤兒寒婦。一生事業。了無究竟。可悲可痛。弟今在玉清宮掌文書。近聞劉母病甚。寄声昌伯。且托致謝。陳允清已又言。申相國。今得生。天曹矣。一統問汝宗。天上有酒飲乎。答言。上帝一日。賜三杯。然勝人間三升矣。疾書有夢。欲去言已寂然。劉母則同社劉昌伯母也。今方篤疾。負床。允清上舍。為周君。宮。葵。事。贈。孤。孀。教。義。甚高。而申少師。公。果。以十九夜。寢。疾。而。終。既。殮。捐。指。滿。撒。者。知其生。天。無疑。始。懸。孔。書。之。不。謬。為。王。子。將。子。

並別有記。采其異者著于篇。

神仙酒

七祖駕都府君。風暴至。道別署宗。陽子。每歲。過四月。十四仙誕日。必就家。展回仙像。以名花。美酒。薦為。常。半月之前。先釀白醪。于床頭。俟其熟。壓以成。飲。戊子年。缸。中。嚙。二。作。桃。花。乳。命。余。侍。飲。余。敬。問。其。故。府君。教。云。神。仙。過。門。則。酒。亦。也。余。從。沈。生。扶。鸞。請。仙。夜。既。半。席。間。所。薦。之。酒。悉。變。為。丹。霞。後。余。移。萬。郡。城。種。花。池。上。亦。常。造。酒。祭。呂。翁。啟。視。缸。而。竟。成。珍。珠。紅。矣。家人。以為。仙。過。不。祥。後。竟。無。他。又。壬。寅。年。冬。浙。東。丁。望。雲。家。蒸。秫。釀。酒。忽。作。絳。色。異。之。已。視。甕。中。則。一。層。

朱一層白相問至底尤可怪

許生

許生不詳名實善召仙能于此上點茶化石為金煎
燈花煎出黃金白銀種：甚奇

魏仙

武夷山接筍峰下慢亭場中有歷朝以來魏仙共十
有四人居氏供養藏諸石龕中每歲大早迎歸其家
待兩立應審謝畢明日將其蕭鼓送還故處則魏仙
夜半自歸場中石龕不失位次其異異性：如此

廣仙

戴氏北山有水瀑四十里行至山麓攀援而上如在
筆架連連又通水瀟道院遙見一龕石榜中訊之道
士曰此嘉靖十年廣信府魏仙也俗呼廣仙其貌清
癯肌如脂目如電皮毛爪髮宛若生者有御史某采
訪其處題曰昇仙高君承先自閩中歸述其事

蒲仙

蒲仙者不詳何許人或云即上海高橋朱乞兒也少
為人傭係俄辭主人行乞里中冬夏無衣露處人家
籬下雨雪不侵取蒲囊五六領連綴而裹其體因呼
之為蒲仙堂在嘉興城東六里街上出入往來不擇
淨垢每天將雨輒臨水自洗其蒲囊以是徵驗里中
有疾病摘蒲地之煮湯服下立愈或有母患癩瘰性

叩蒲仙乞藥便撒溺于地全其利溺泥煎湯進母如
言心愈眾以為神一日過湖州村落入人家乞食其

人已入山取茶蒲仙在其家食畢因熟卧于簷下氣
息如蒸紙卷索筆題蒲仙臥此一日六字于壁間而
去及取茶人端云今日入山遇二虎幾不免跟蹤而
還見蒲仙于場口挾兩狸置于肩而出安得以此地
乎後乃悟山中見者是其飛神所挾之狸即二虎矣
歲餘竟不知所之

垢仙

垢仙者姓劉名黑三東齊人也萬曆三十年間由奉
州渡江泰游樓山山泊無所衣服穢狀若風飄號
為垢仙每行市中群犬競來微逐俗又呼之為狗仙
與路遇也必導從其語相視承怒命左右執而答之
眾驅逐果遂入姑蘇城坐于北寺前香華橋下晝暝
夜露蓬首穢形見者咸笑為每風雪連旬市人慮其
已死就視無恙氣蒸汗流然未之深信也太原相
聞而來訪禮貌甚恭時公方有家事憂不能決詣請
問忽高聲叱曰何不速了却會上方特旨君公再
入政麻兼教撫臣勸駕公屢辭不許因從容習之忽
又高聲唱吳歌兩句云朝裏官多壞子法姐為多即
亂子心自是吳中知有垢仙跡之者眾矣歲餘忽不
復見尋求在齊門外陽澄橋後住太倉最後到松江

黃浦老幼圍繞之，便走入蘆花叢裡穴地而坐，委曲
隱蔽，不火食者經月，時取生魚蝦之村民共以為
神，華亭朱進士國華方舉于鄉，造而請為，始仙曰：汝
是庚戌進士，慎勿多言，朱叩其道不已，曰：吾有弟子
方接頭，在蘇州城東，可就而問也，忽一日，無病而卒，
村民火其屍棺，鬻骸燒赤，大如火，越停數日，有人見
其坐洲灘上，折蘆一枝，掠水而去，方接頭者，城東織
机人曹出錢施始仙，始仙授以道要，因委妻子出家，
相從俱去，亦能書，曝赤日，夜没于水，尽滑始仙之術，
與其徒潘酒保周文秀等七八人，往來雲間，俱循風
露中，餐霞吸瀨，朱進士妻孝廉諸君共為買地，寄女

閩內，道老君廟居之，事在四十二年間也。

一說始仙常自稱張明珠，談人間事無弗中者，惟刈
北禪寺前麥，不信，旬日間，雨澇爛麥，不及收割，麥江
王夫人卜女，娠何祥，舉其陽而之，左右毆擊，後果生
男，迎歸園亭，供養，重門深鎖，忽失所在，推求野外，復
載而還，趙祖美問，謁還何官，叱曰：當先做壽官，趙
三月病，朵方驗壽棺之言，渡劉河，自沈于水，以為死
矣，停數日，復在黃浦灘上，後忽稱病暴亡，村民以蘆
蓆裹尸，棄之河濱，風雨漂溺，不知所之，停數日，又復
存，岳王廟前，王小選士，駢相從，問道，多通宗旨，竟莫
能測，嘗呼方接頭為亮夫，而不名，方居吳中柳林寺

一日，殿廊下見空中葉墜，拾視之，師手筆也，悟當行
矣，急詣上海，奉謁，撫其肌膚，滑如脂，誤以爪傷，血出
皆白乳，化後，有人見之，洲上凌波而去。

夫子李

夫子李名西，年數人，傳是故衍聖公也，禱封爵于其
子，遂變姓名，入武當山，草廬于玉虛宮，穆宗皇帝
嘗遣人物色之，詔藏給廩，命，中貴人供養于山中，
今上登極，至今恩典不廢，一日，李忽詣中貴人曰：吾
久留此山，糜費國家資糧，無益于事，明日往雲南
去，山中貴人曰：師今老年，舍此而遠遊，不以奉聞于
朝，可矣，回，要行，便行，安能待王命下耶，中貴人陰使

道士守之，其夕，傷病死，深相怪，嘆明日，始棺，感穢，葬
之于樺木岡，岡形長，後三日，有人見李在山下，酒家
持杯，倒飲，自云，符往雲南，怪之，問曰：師是夫子李耶，
猶在，未，昨傳山中，送葬，若何，神人也，李大笑，掌其頰
曰：少年莫浪說，于是潛遁而去，眾詣中貴人，具言之，
不信，陟岡，發棺，惟一輜，單履，手存焉。

斗蓬張六稱蒲團，張負一蒲團，重數十斤，上下領，如飛，故得名。

斗蓬張者，隱武當山，燭湖，修行山中，猿猴常采名
花果，果釀成美酒，獻于斗蓬，名曰猴酒，蘇州山塘吳
梅鄉，入山求道，斗蓬賜之一杯，醉三日，其後斗蓬
過吳昌門，從梅鄉乞齋，梅鄉出家釀一罌，重七十斤

為戲斗蓬曰某今獨飲不故累諸君相陪也於是裂去樽沈餐裳而踏其上少頃口呵出氣三口遽起還視其甕空無滴矣

菜頭張

菜頭張者山東人也故世曾後為裨將棄官雲水吾噉生菜頭俗呼之為菜頭張矣

銅瓢張

銅瓢張者陝西人也未詳氏族故堂為右方伯雲游湖海以大銅瓢自隨因而得號

白尊師

白尊師者相傳是白香山後裔以其勝國時人或呼

白元人訛為白猿神矣結廬天台白玉庵神名道行

高古閣頭陀師事之

李大瓢

李大瓢者住茅山授變幻術百三十歲矣

李手仙

李手仙者徽州人也由太李為質郎後棄家隨閩頭陀雲水出無執業亦不見其所常携帶藥物性善採人胸中元陽應手成藥粘鬚觸類立能返黑還童人以是異其神變呼之為手仙矣住茅山年九十三歲

草悠

草悠者雲南人也有道術後不知所之或傳武嘗

山瓊臺觀側有悠二道人東眺何自雲見而問邇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翦頭仙人

陝西延安府葭州深山中有一翦頭仙人新粒不食日飲淨水三碗以為常矢溺俱絕間用法水療民間疾苦甚有靈驗其水止取一滴入淨瓷罇中携歸則盈罇矣煎服之應手而愈由此遠近稱神有司工其事于延綏開府鄭汝璧榆關大即李如權數遣官吏入山致請率騎旁午于途不與最後以裨將往強之出山既遠榆林城時萬曆甲辰冬十月西北極邊地丑瘴氣象見仙入氣如蒸而微汗視其貌可十六

也歲少年身披百結神頭首戴七星帽以七金鈴綴于帽簷故曰七星又用金圈束其額金環貫其耳髮皆鬢黑髻起一如頭陀之狀俗因呼為翦頭仙人仙人見甲丞元戎抗手長揖叙世間賓主禮而已揖罷不登席坐便結跏趺于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二公大驚幕下層僚無應對者時有東瀾四明人吳一鯨頗辯博洽方客中丞幕下中丞命往質難之仙人與吳生酬論遠古以還六合而外之事吐納如流傾漱倒歡一鯨聞所未聞中懷悅服口屈不能置對衣纓跏趺咸謂仙人周游八垓淹貫千古言非孟浪皆為誕章誕大也雖張茂先之博物梁杰公之談

奇獲以尚矣。偶論宋史及咸陽宛死岳家父子輩，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座人或徵時事，不吐一語。國家運數，僅答尚縣連三字。餘不肯言。是日中丞移仙人于城西玉皇閣住，外雖深加敬，使人守之，日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也。軍民求法水者，絡繹喧填，門如霧布。俄而法水不給，仙人索紅朱代之。開府大帥各送卷二石至，遵命置于閣下。不須算六，乃召病者登閣取卷。仙人出卷于袖中，次第給散。其下八筐之內，空無有矣。中丞益奇待之，常奉茶私，因屏左右，私質其姓名年紀。仙人默然，不得已，隱隱自姓，問晝夜環衛于閣上下者百餘人。

是夕，逸去。不知所之。象皆惶悚。三公相顧失色。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墮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因知三畏是宋朝賢臣，相傳秦檜先曾命其勒鞠武穆之獄。三畏棄官入山，後乃使万供高羅織而成。仙人即三畏之本身也。夷考正史，不見其說。豈五百六十餘年未嘗死乎？後榆林人服其水者，終身無病。爭給小像，寵于家。初，仙人乘白驪而來，遂画乘驪之像焉。

樵陽子

樵陽子，姓雷氏，名化緣，或云孔文進士之孫。西川大足縣人也。初生時，有僧乞食于母門，遂名之為化緣。

生二歲，父母相繼死。育于安縣民陳和家。十餘歲，陳夫婦亦相繼死。展轉寄養于灌縣之青城山下童老家。童老家亦貧，無以自食。化緣衣破腹空，寒色可掬。日入山採薪，以給灌縣人。人見化緣負薪下山，輒持一升半升粟來易。化緣盡所負，薪與之，便去。亦不爭較。往來出入，艱苦不辭。連年如此。一日，天大雪，誤迷失道，陷絕壑中。積雪可六七尺，許望見蒼崖古木，若在雲霄。忽有白鬚老人，荷拂而來，引之起，同行亂石間。至一大樹下，相與盤桓。少頃，又一紫衣老人，修眉，便腹，策杖于前，亦來共坐。三人常齎黃精生餌之，漸覺不飢耐寒。輕捷如是者累月。二老人忽指大樹

下而告之曰：此是子前身脫化處也。出囊中一神枕，若履子大，授化緣枕之。化緣既覺，憬然而寤。遂起坐于石上，嘆曰：大奇大奇。子是二老人下地作禮而拜。甚恭，尊之曰：樵陽子，而不名。後灌縣人驚傳其事，皆呼為樵陽子矣。徘徊之間，忽失二老人所在。化緣自此誓不出山。終日結跏趺，危坐大樹下。耳中隱聞隔谷鳴琴之聲。或時聞人語，窮而孤之寂。止有也。又數月，人有運伴入山採樵，遇見化緣，敝衣蓬首，形如枯木。頗然識是童家負薪兒，相與大怪異之事。稍聞于灌縣，灌縣令某君，愛奇之士也。暇日屏車騎，與二三賓客左右，徒行入此山中，涉溪登嶺，攀樹忘疲。乃

在大樹下，其問所由，化緣曰：某前身託此樹中，今乃
得復形為人耳。今遂命伐樹，棟斧未下，忽樹中聲震
如霹靂，火生其腹，剽然洞開，見道流高，身著布衲，髻
頂鐵冠，腰繫黃絲織，枕未爛，頭枕一劍，二赤可繞指，
髮垂覆額，已長丈餘，指爪盤旋環，其足尖，舉復于炕
傍，得石匣，中有券，其文字皆古篆，丹砂所書，循環
反覆，竟不脫，其義理景君與眉客左右各一驚嘆而
還，遂下令製龕以奉，樹中道流築菴居，焦陽子濯縣
百姓，翕然敬事之，以為師，數年前來游江南，自滌溪
至姑蘇，扁于武林之西湖，俗流多不識，梁溪士大夫
稍有一二接遇之者，然其見衣冠大僚士，拱手策而

不為禮，所酬對甚簡，只教人于心地上領悟宗旨而已，
已也，莫能窺其詣也，未一歲而還，諱中丞東鉞，西川
時常為想，陽子建大通觀于青城山下，至今尚存。

玄洲子

玄洲子，姓衛氏，莫知其名，洛中人也，貌奇偉，身著破
衲頭，又自稱一衲道人，嘉靖中，山陰朱生啟賢，為太
學生徒，家饒貲財，廣延方術之士，道人常過其家，時
請學士大綬林居，其長即癸癸積年，眾醫治之，皆云
不及活，道人謂朱生曰：吾能起之，但惜囊中藥盡，止
存六分，可延六年耳，然吾與語見漢上一角，妓往
還情屬，謀欲擅之，非百金莫辦，子為我居其間，朱生

曰：藥能活人，足矣，慎勿言六年事也，遂往告學士，
學士曰：出百金以延吾兒，旦夕之命，尚安惜哉，趣送道
人至，深加接遇，道人入臥內，審其幃而視之，驚曰：氣
息奄奄，元神散矣，明日五更且死，奈何，急索婦人稠
乳，半杯置案上，即于肘後摸一小銀壺，傾出神藥
兩方寸匕，色紫而細，研其末，投其乳中，曰：服此三分，
當蹶然而起，若下床足不著地，再進其末，行如飛矣，
急者鼻端聞此奇香，唯然作聲曰：莫不有仙人相救
乎，左右應之曰：果仙人藥也，急命進，強灌入喉，以舌
舐而盡之，有頃，見其醉在衾中，漸能蜿蜒，俄而求食，
與之薄糜，獲痊，良久遽起坐，便欲下床，而兩足蹻然

果不能下，于是左右奔告道人，更求其半進之，方設
酒食之具于西廳，前長郎忽馮侍者肩，直詣廳東，
謝受更生之恩，道人遂留坐中同飲，一畢，其家出金
八十兩，繒綵十匹，再拜酬贈而去，朱生于途中私訊
其藥何名，道人曰：此即仙家九轉大還丹也，李少君
所謂鉛錫投和而黃金成，成刀圭入喉，而濁氣立反，
藥方猶然，况其上者，朱生曰：六年之說，然矣，曰：載耳，
此藥果能長生也，還家懇請其方，道人曰：知子好道，
奈何新之，乃脫下破衲頭，折其背，縫中丹書一卷，標
有金字一行，曰：許旌陽尊師石函記，付朱生，令于淨
室，齋心三日，寫其要訣，寫畢，收藏如故，明日將之，詣

兒溪上，因告別，朱生復贈道人三十金，生雖受其真
秘，然不能修用，復以其書授之玉霞子，此道人娶妓
為小妻，俱入羅浮山中云。

席生

席生者，號小紫散人，不記名字，廣平之曲周縣人也。
少為肥鄉張金吾家狎客，聖標之先將軍卒，之常金
侍飲，不離左右，忽委妻子出邊關外，雲水數年，一日
挾兩翦頭胡錐歸，張氏不知其奇也，家有誼會，童子
攜銀壺溫酒，席生遽奪其壺，投諸井中，童子泣訴于
主人，舉家詬罵，以為病狂，席生曰：無草，請于樊下
索之，衆共走樊，下布覓，無有，忽聽釜中有湯沸聲，徐

舉其釜，則銀壺宛然，湯中酒已溫矣，渴之不少，涓滴
旋復命左右取酒，盛滿壺中，用紙九塞其壺口，去壺
蓋，倒合席間，亦無涓滴出，于是遠近驚傳，無不大怪
異之，行厨諸物，水陸畢終，以空衣承之，而得，惟金銀
不可取，然一著其手，雖鎖鍊櫃中，已在其懷袖間矣。
每當月明之夜，輒呼酒大嚼，召羣兒，昇輿擔簾而出，
周游名山，不止一處，既歸，取兒所擔簾發之，出其地
土產之物，以徵于座人，咸莫測其理也。久之，復走塞
下，遇虜至軍中大戰，賴席生陰遣神兵驅虜，潰而
退，大司馬嘉其功，署為京營小將，中貴人聞之，日夜
誘說，逼之傳術，生固不肯告，中貴人怒，因其昔年有

杖胡錐，乃使人上書誣告，構以交通外夷之罪，有
司驗無實跡，止于遣戍邊陽而已，身遇赦還北平，告
親故言，當入衡山，祝融峰下，合軒轅九鼎丹成，然後
出，目眇杳然，無聞。

衡陽山人

衡陽山人，瑤玉，善五雷請雨法，不用設壇禹步，但拈
片紙，立書五符，口中誦五呪，雨大注矣，叩其術，乃從
北方真武借來，初非自天而降也。瑤生坐致行厨，亦
不用符呪，以衣袂席下受之，或索椀椽下，承珍果美
饌，羅列滿前，座客無不醉飽得意而去。

周箕

周箕，南風，風志學道，樂誦道德黃庭陰符諸經，精勤
不怠，而未獲窮其指歸，但能焚香炷下，日誦千遍而
已，曾遇異人，授希夷睡法，自云：睡中常作游仙夢，名
山洞府，無不歷為，曾飛神至青城山中，遇懸崖絕澗，
凡十餘處，烟雲鮮媚，花木繁榮，異獸珍禽，能歌善舞，
訊其地，曰：此太上老君說經處也。周生親過，老君叩
頭陳乞，老君為解谷神二字，義奧言深，周生跪而受
之，且誠以早來此間，見石案上置古經一軸，字如鳥
跡，若曰玉清秘籍，不及考問，而返服膺玄教，至今不
忘，當其睡也，每五六日，或七八日，方覺，家人莫敢呼
也，如此數年，漸能絕粒，咽氣經月不食矣，丙申中秋

余遇周生于西湖片石居，生布席新橋之上，以酒為
勸，劇談痛飲，至夜分，月向西行，余醉倦，思寢，遂入寺。
黎明，遣問周生，尚以石枕其首，單衣新臥，風露中氣
如蒸，莫測所自。

不備人

楚西荆澗之間，有一異人，著七染冠，身衣綿繡，容狀
甚奇，衣履如斗大，鬚長尺餘，若五十許人，皆呼之為
醉。其隨行，唯一弟子，手携黃竹籃，中盡貯乾蜈蚣
蜘蛛癩蝦蟇，及一切蟲蟻之屬，人或窺之，無不駭走。
問其所以，諸毒何故，答曰：天寒，賴以佐酒，此物亦不
可測。察也。市中塵兒，身覓蟲，出數寸種，見異人飲時，

悉以乞與，皆嚼而生嗜之。如得未嘗，噉其蟲之極細
小者，輒投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
夾雜以松柏枝葉去其鉗，生置口中，亦爪掙，攪蟻
鬚之際，觀者股慄，咸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異人
恣意飲，似有盈味，嘗曰：竭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
蚣亦佳，味又次于蠍。蜘蛛則以小者為貴。諸虫中，惟
蠍不可多食，多食悶人。一日之間，嘗過十餘家，飲吏
不殺，食盡日，沉酣而已。或于古廟中，醉臥三日五日，
或宿人家，屋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歸何處，入
家，行住坐臥，斯頭不忘。言人往來，率多奇中，人以奇
禮相告，便欲出門，及置酒，又復依然，乞一醉，然後去。

也。小還家中，即赴官，曾見異人于沙市，自後莫知所
之，中即為作醉叟傳。

郭道士

北京神鶴觀道士郭蓬素，好道，積功累行，年勤有年
六十歲時，遇一異人，蓬素欲乞衣生之訣，曰：未也。
更二十年後，吾當點化汝。今且先奪外護，時當平穩
尚書方在臺中，郭聞名，使往詣之。尚書許而未之奇
也。其後蓬素八十歲，異人復來，曰：吾度汝，先死其術
皆房中補導，名為撥命，後入西山，芥火半載，出居觀
中，鬚髮返黑，面如二十少年。京師人無不驚異。尚書
使作札函，殊探如敬，系得其術一二，為郭今尚存。

白雲先生

辛卯年，于燕市酒樓，遇一異人，麗眉美鬚，神姿清古，
方所憤揮扇，望見余，在偏坐，亞呼同席，對飲。視余，啣
杯感額，使曰：此酒，豈中江人飲，莫思蓮香，白雲否。
余曰：蓮香白，即吳下小，火那得到此。中異人曰：易耳。
俟少間，客散，為于設之。趣呼酒傭，汲潔淨井水，一大
壺，來復更水，至異人，使于肘下，囊中取出，粒葉，狀若
枸杞，手擲壺中，用綿帛封固，謂余曰：少頃頃之，座人
皆星散矣。余便問先生從何處來，異人曰：適從終南
山來，偶携得白雲一縷，請出贈君。復于囊中，掣小葫
蘆，周道紙，緝封，裝呼余，鏡其接，意用手次，算揭開，葫

盛有雲如篆煙，裊裊上騰，遂巡漸作紫色，氤氳旋逆，布滿空中，會頃，其雲穿隙隙而出，急命余開牖，曰：酒熟矣，啟視壺中之水，盡為芳醪，不覺答人齒頰連呼，大白浮，又曰：莫學俗子飲，唾酒不飲也。袖中出木刻婦人置席上，長可五寸，詠眉目分明，手足能動，服飾窮窳，宛如生人，令其持杯至，余前勸飲，便以使跪求，盡杯如不盡，不起，少為急，收入袖中，曰：恐客中春心蕩也。余時偶携得李蓬頭星書在袖中，因出，甲子呈異人，看第稱曰：即君好踪跡，固叩之，則曰：他日聲彩極振，但目前尚有重厄，余謂蓬頭笑中焦狀元，名赫鄰下，先生曾識其人，余異人笑曰：那得識，此輩是噴

語，漢不足聽也。酒盡別去，請其姓名，不言，第書一雲字于余掌中，余笑曰：名號豈止一字乎，使當呼公為白雲先生也。不離店門，倏忽相失，明曉重詣其地，消息之不可得矣。余由此遂訣師計，不半載，母死，身遂危疾幾殆，一如異人之言。

孫道人

孫道人不知何所人也，常被髮佯狂，游行市里，形體怡穢，未嘗櫛沐，叩其術，明于補導之要，能飛沙撒土，吹入人家屋宇中，無不以手掩目，閉盤中器，物數：有聲，又能噴墨噴人，忽粘肢臂上，難重表之內，班：悉成點誌，又能搬運市肆中物于袖，引出，鮮細經諸

魚數十頭，貯厨中烹以共食，一日裾下忽作羊鳴，乃出一牡羊，遂欲走，遂牽于市賣之，乙已春，董學士入楚督奉，柳上諸君送之，共餉酌，昌門外范家樓上，道人來眾求試法，乃振出福橋十四枚于袖中，分而嘗之，余亦在坐，後一日過余里門，為小奴所侮，孫視賣挑人擔云：借汝一龜，遂拾以擲其面，奴者右頰立時赤腫如龜，大為楚不可忍，還復衣積，乃索杯水呪之，三嚙，其腫漸消，都亡所患。

祝老師

祝右軍有異術，楚人尊之曰祝老師，而不名，蓋高道者也。應城楊給事，連少讀書，大洪山中，寢瘖經年，首

消肉盡，自分不起矣，過師出，乃圭之藥，起之後，疾再發，師不得已，復昇藥，如初，訓誨誠切，皆至言要道，給事病由此漸得瘳，師覺其神，玉趣使復修公事之業，擔登赴奉，既獲長，又勉之計，偕識云：汝功名在三口，莫測所謂，後師會主司是孫如游，董復亨劉文琦三人，果符三口之兆，給事自進士擢策，後于世味泊然，選校常熟縣令，政績大著，暇日與賓游，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或云彭幼朔，即右軍也，庚戌仲春，邀燕署中，說此，此與柳齋所誌不同。

彭幼朔

近雲陽有百歲仙人彭幼朔，一號江航，航一署祝石

草昔年所稱視老師者，或云即其人也。又常改姓為
鄒時：交易，無有定名。彭于黃白之草，已得手，有年
所至，妻妾子女，輒重隨，甚感。所傳者云：是先世彭
祖之術，由是遠近，衣冠貴介，無不傾動，奔走其門，拜
而叩之。如真仙矣。及問其術，是服氣之法，功夫甚
不容間斷。只在七日間，打成一片。而其法主于自然
汗吐下以為驗。汗以去骨節中病，以去胸膈中病
下以去腸胃中病，真氣勝則邪氣自除，依而行之，其
人無病而汗吐下，不知所由也。然大抵皆養性交接
之術。嚴武言。

慧虛子亦稱宜其淨

虞山龍城山人姓孫氏，住塘市，挾致鬼之術，逆說民
間禍福休咎，無不有驗。遠近傳為真仙，初練鬼得章
生日間，云是閻中解元，少年夭死，立朝相隨。孫氏奔
家事，之呼曰：慧虛子，其術使人先書姓名，及意內事
于紙上，另置一空紙于案，密封淨室中，三日後啟視
則空紙上報如所稱，龍文鳥篆，無所不工。又或擲龍
眼荔枝之類于地，俾其人自拾，論視之，一果安耳，臂
間則所報之夢在高，或設鐘鼓于仙壇上，無故自鳴。
如有人持筵以擊狀，見者大怪，因是人赴之如市，數
百里外皆來嘗報。王小選士，騷科名，云直至牛無頭
然後羊生角，後果以壬午科發解，鑿之如見，言皆神

吳夢石老人，是孫桐家，居止相接，拋云小樓與孫宅
並，每夜穴壁孔窺視，見孫被髮裸體，嚼刀跳擲，用五
色繩子數百，大圍于壇外，演史戶樞拉然，暴鬼颯至
作吻之聲，因知其所練果是靈鬼，不獨一慧虛子
也。

利瑪竇

利瑪竇，大西國人，游于中華十五年矣。衣服語言，飲
食禮祭，無不中華，但不娶耳。彼國無佛法，亦不通儒
教，第奉天主為尊，其像是一婦人，手中所抱者即天
主也。婦人像若西王母，而給彩之色，絢爛非常。望若
七寶莊嚴者，然既以其像進，聖母，張壁深心，使教

叔藏于庫，其所進自鳴琴，自鳴鐘，皆按刻漏而鳴。若
吾中華有自鳴更鼓之屬，天子甚異之，賜香無數，
日給錢，因養之京師。瑪竇他所製自鳴鼓，吹未進
上者，九奇一撥，閱換衆衆皆鳴。今京師市中有製成
出賣者，所構經籍皆梵字，其印裝之巧，紙墨之精，中
華所不及也。瑪竇慧性絕倫，雖教萬億言，一覽而得
人謂其胃有成案，故能然。拋云學識字如造屋然，疑
即吾儒以一貫萬之義矣。往常刺廣輿地圖于金陵，
用五色以別五方。中華幅員大如彈丸，黑子，庚戌年
夏中疫，卧病服參而死，始知其無他道術，是外夷中
一異人也。

瞿道人

戊申年間，寧輔委東王公薦一方士于族姪侍御家。瞿籍金華府，共稱為瞿道人，常持花瓢于肘後，及持天白藤杖嬉游山水間。道人有一利刃，中以素紙封縛，一條于內，械題其圓象，苦請開之，不肯。後竊取以視，乃是庚戌狀元韓敬六字，其時求仲尚名，敬求未有改也。觀者咸笑其狂誕，不知韓敬為何人。至庚戌春，報會元是韓敬，見其方以為奇，有頃求仲果發狀頭，乃始驗其術之神，真如芙蓉鏡下矣。

江生

壬子年臘月，中有楚人江生過吳門，林某貴人畫，往謁吳淞帥府，弁繼新門，遇相識借某衛尉過其舟，持一縑為贈，求看年命，略批行止。江曰：不待暇矣，強之出甲子置案上覽焉。江大驚曰：幾誤公事，不出今日，當有大災，衛尉怏怏而去。是夜所掌運糧艘，過吳江城，下失火，焚燒畧盡，賠費不貲。

神巫

東浙金衢之間，俗爭鬼信巫，多點者，開化縣太末山中有一神巫，降神能手持利刃，自屠其腹，巨斧斫胸，既足行火軌上，口含涕泗，哭人者人辭，膚立見糜爛，而其口都無所傷。或時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標作繞指柔，以自纏縛其辭，其異如此。屠隆禮部少時讀

香山果日報云

蟠龍會

嘉靖初年，有優伶十人，不知何處來，嘗過楚之常德，寓鄧溪市鎮上，搬演戲，妙絕時，市人競相稱賞，傲逐聚觀，遂無虛日。其後忽告歸，市人學以金帛酬之，強留搬演，其夕至四鼓，重點蟠龍慶壽雜劇，群伶命市人置一大甕于劇場中央，八人裝為八仙，次走入甕中，曰：請了眾兄弟們，同下海赴蟠桃會去也。良久不出，止存司鼓板者二人，故起而揚言曰：你們應是醉倒瓊池，去而不返，耶須往視之，持其鼓板，亦走入甕中，不出。市人取甕視之，空無所有，竟不知何往。

荔枝少年

矣。江大理與袁吏部同在吳中，為全席上親說之也。有方士設帳賣藥于河南開封府前，常見一烏巾少年，以賣鮮荔枝為事，稱自閩中來，時方暑月，眾訝其南北路遙，何由至此。少年云：得善藏之法，取樹頭輕紅，滴入新瓷罌中，用火酒沃之，投以他藥封固，雖經萬里外，色不敗也。市人競集其處，競出高價買之。中州人生不識此異味，朱門白屋，無不徇索。如是者數日，方士疑少年非市販人，祭其神狀，頗有道者。且荔枝顏色日益美，好常滿罌中，如纏折下，益大，可怪。因蹤跡其客舍，在一酒肆，方士遂賃隔壁，年間宿焉。中

夜聞有聲穴壁竊窺見少年取大瓷甌藏去出銅筋一雙持之甚熟種荔枝核于內頻用此夾手控搦其上口噴之作胡吶語既畢使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懸有頃睡意自梁而下見梁中之核森然挺生轉復滋長少頃開花俄而結實天向曙則已熟：以熟可餐矣連枝帶葉一：翦下到其樹焚之及明攜之而出方士大驚伺其休暇市美醇膠進高祈求傳示少年曰君不聞能開頃刻花乃神仙事乎若無仙骨學之何益指方士帳中藥問何名答曰烏鬚葉也少年因解襟中取青葉一袋細如巨勝子其色翠綠投之曰吾葉一換可和君一罐獲此足了一生無煩白

土画地也請自此別遂去不復見方士投葉中試之一點如漆能令黑者不再白周王聞其術異延入府中以金帛賞賚之徇游朱邸無不資給此人終身用藥不盡矣或云少年仙術得之則隨葉可種不必荔枝梁中之土皆大丹也神仙變幻信而有焉按列仙傳載宋人寇先好種荔枝食飽突馬自然種瓜席上引蔓生花若少年者果得仙之道乎抑善戲耶

曹董翁

相傳衡州有曹董翁莫詳姓氏常荷董擔賣于衡湘間三十年來顏如花鬢如漆未嘗改色人多怪之未之奇也一日遇道士于市上却謂翁曰果有黃白秘

術非其人勿妄授豈有心者乎翁嘿然不應但取擔中董一塊含口中少頃吐出變成黃金道士驚遁去爾後翁亦不知所之聞之積古併忘其年代也

席生二

席小棠堂客僕司馬錫爵家一日邀襲飲把杯並入書齋中破壁而進襲自身不覺已在火空宅于高樓上飲：果下樓回顧乃是長安酒肆馬上人物色得之謠莫知其所以然也董翰林其昌說

葛承奉

楚府黃門葛承奉失其名得道者也能燒水銀為黃金凡武昌境中古刹佛圖仙宮道觀之屬無不捐貲修補所到村邑見有偷婆坊寺靈團神儀無問金木土石若染若碧並即布捨粧飾塗治後先費以數萬悉出于炉火中楚王聞而怪之欲從受方備加榜掠神色如常終不能得曰奴婢自竭身資願與衆生共成福緣何知黃白事矣逼之不已蹙然端坐而化楚人競相哀嘆曰葛黃門願力已大正當生天上耳或又疑其尸解矣王稗庸客武昌親親傳說

玉龍山傘戲

常熟縣湖南金竹秀才字子虛少有拔俗之韻嘗館于季氏其所居枕虞山下時：聞館之後扉登眺徘徊每當月朗風清曼聲長嘯委于雲表而平生絕不

吾談人間事，眾呼之為痴秀才。天偶過福山劉神廟，
中道士徐壺隱，新構雲房。乞其歌詠，壺墨滿以待。滿
壺亟命唱題，壺隱遂以壺中日月長，五字次第命之。
金手不停揮，立綴五絕。語多玄曠，誇賞瓶林。嘉靖三
十年間，倭亂初平，金悵然不樂塵世。一夕夢見其前
身之所處，恍惚舊蘇，便捨妻子出家雲水。稱不更還，
後數年，金有相識人居相去里許，適解軍之雲南，夢
畢將歸，道經玉龍山下，傍有草庵，際暮投宿。望見庵
主，繪巾羽，髻拋繩，床盤膝而坐，細視之，乃里中金秀
才也。顏已轉少鬚髻，如青然，攝衣而拜，通鄉里姓名。
且告其家中消息，云：「即君少時邑諸生矣。」金笑曰：「不
才之子，何足道哉！」給典錢數十文，令詣村店進少酒。
噉，仍未安宿，解人既獲醉飽，共夜寢于庵內繩床之
側。初就寢時，見金取其襪中傘張之，用內手搖轉不
停。如此竟久，似夢非夢。耳中但聞海潮洶湧之聲，凌
晨寤而起，視身却臥于揚子江岸西津渡口。推問所
上搭夫，已是鎮江府東郭外門矣。自著及朝，瞬息萬
里，怪莫測其所以。尋憶昨宵所經，雲烟瘴雨之鄉，真
落夢境，乃嘆息絕思也。視傘室中有附書數行，寄語
家人云：「浮踪浪跡，絕無處身，勿更以為念也。自是人
知金已得仙矣。」又寂絕數年，有人見之于終南山，稱
太學胤伽，記其詩句甚詳，茲不備載。

增圖第五目錄

釋吳

隆菩薩

西域聖僧

慧廣大師

夜臺和尚

大智禪師

深湖寺病僧

南山和尚

桐融國師

蘇李觀音

淡薄若松

幻空法師

峨眉山異僧

響佛和尚

西天竺比丘

紫栢禪師

雲棲大師

有門法師

震澤尊宿

心光長老

僧如榮



僧如清

僧廣槐

僧廣如

三塔青漢翁夫婦

永倉錢氏子

京師婦人

際道氏

李倪兩木匠

錢貞奴

台州營卒

弁善菩薩

西裏僧

雙宗

繆居士

菘花庵長老

張織工

增圖第五目錄終

繪圖第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釋異

隆菩薩

隆菩薩者即永隆禪師也。洪武中出家長洲尹山之
崇福禪寺。初為寺僧。道遙放縱。似癡似痴。不為同流
所重。一日火焚其殿。禪師忽謂眾曰。早晚錢唐江上
當有大木客過。將往暮為眾皆笑之。詎其負禪而去
至則果有江石大商王友諒。巨木千章蔽江而下。參
禪師遂往之。乞木。眾諒不取。俄備之聞。颶風暴作。楸

筏縱橫。諸木起雲中。自相闐擊。墮折江濱。漂流四散。
友諒懼無所出。急向空中叩頭請止。因懸賞格以募
能購木者。禪師立江岸呼曰。汝肯悔過發歡喜心。我
當歸之。友諒乃許。揭其半以助修寺。語訖。而江濤頓
息。木亦漸運舊處。鈎連如故。觀者始知禪師是非常
人。頂禮而拜。友諒語禪師曰。吾木甚鉅。易捨而難致。
奈何。禪師曰。莫憂。但許捨足矣。木自安穩至也。友諒
遂分所捨之木。置臥一處。但見其木次第沒于江心。
若有鬼神摩滅之者。不脫所謂。禪師還寺。垂命集僧。
奔來昇木。乃用巨繩汲向井中。先後逐根挽出。通符
其半之數。遠近神之爭共施捨。寺遂重興。其後洪武

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南京者三千餘人。禪
師與焉。中有冒請度牒者。忤犯龍顏。上怒。悉命加
戮。禪師乞焚身以救免。眾僧上允其議。勅中官武
士衛其窀而。既至兩華臺下。禪師出窀。望闕拜。蘇
仍入窀中。題偈一首。又拈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
投之中。官告曰。煩語陛下。過早請以此香禱雨。于是
端坐瞑目。口吐三昧火。出自焚其身。一時士女作禮
悲哀。見白宦教羣舞于窀。上乃赦三千僧不誅。
時方大旱。即命以禪師所遺。解香送天禧寺中。禱雨。
兩大降。上歎曰。此真永隆雨也。因製落魄僧詩以
嘉之。至今吳人稱禪師為隆菩薩。取木之井。猶在方
丈內。二廟御碑。巍然尚存。而王友諒之闕孫。世為
木商。住天寧州上。不替其業。

西域聖僧

飯的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來朝闕下。馬足所踐。
地湧金蓮。高皇帝奇待之。時的達與陳人張宗皆
侍從焉。帝令二人較術。謂字曰。朕聞西域某國有
玉龍。可取。試為朕設壇。召將取之。真人遂受詔作法。
的達止求盂水置前。結跏趺坐而已。約以三時。遂命
的達。六日不至。帝心已懈。命罷之。字皇恐無地。于
是奏言的達破其術。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
能禁之。亦能解之。余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盂

水瀉于地，有噴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派沙，忽見洪濤漲至，遂迷失道。六日後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于沙中。樊所在矣。帝不悅，的達便從懷內探出玉龍以獻。帝駭以為神，賞賚無算。

慧廣大師

慧廣，大師俗姓毗氏，名讓，義常州無錫人也。年三十，從師披剃出家，法名真緣。遍參名山老宿，歷一十六年，得念佛三昧。萬曆戊戌夏四月，師東游渡江，卓錫明州之阿育王寺，親觀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遂誓焚身以報佛恩。即後寺中，普請眾僧，求施新薰人與一束，誓功為柩。告眾僧曰：二十五日，是吾捨身之期也。至日，師取香油塗身，結跏趺坐于紫榻之上。端然不動，合掌而誦佛號。足下火然，俄成灰炆。大眾咸見有五色祥光自師頂門上起，光中現出菩薩金身，其長可二尺許，晃然四照。燭炬地，巨天頃之映雲而滅。于是道俗士庶填滿路，各雨淚悲啼，讚歎頂禮。屠小儀陸親見其事，作傳示余。至不及遇勝緣矣。

夜臺和尚

夜臺和尚，不知氏族，鄉土何出。嘗居五臺山獅子窟，帶索藍縷，幾不蔽身。每夜赤脚踏木魚誦佛號，通東西南北中央諸臺山虎，羣擁而至。五色龍伏于鉢中，號夜臺和尚。為六嘗游吳越間，始蘇華亭，跡跡殆徧。

常以錢珠璫，鑽其項，或之于市上行，重數百斤，蜿蜒里許，共去如飛。人以其落拓無恭敬之心，或有施一錢兩錢者，或有施餅與之食。一單人家，收其食器，竟有異香，疑之為神。忽去，思來不知夜臺所在。萬曆辛亥年，乘船經孟河口，于時秋濤甚壯，晚霧初消，夜臺忽謂同舟客伴曰：吾將歸矣。大眾聽取，遂翻身撲入江心。瑞坐浪花中，數十里，俾手謝眾，久之與海潮俱沒。客伴大驚，踴躍悲號，合掌作禮。比及舉頭，又見夜臺履空而去。有慶雲承其足，冉冉向西。移時乃滅，即知聖賢之混俗，龍蛇難躡。豈所謂阿羅漢游戲神通，清大自在者乎。

大智禪師

禪師名真融，法號大智，湖廣麻城人也。貌黑而發頽，類叢衣真人。自伏牛五臺峨眉九華諸大道場，咸稱飯僧之所。至萬曆八年，復過南海，卓錫于補陀之後。茶山鳩中峰，名光熙，地名千步波。初時止結小草庵，不甚廣。壘土為兩禪床，一以坐臥，一以棲挂。裕僧雙閣供觀，佛画像一軸，長明灯一椽而已。遠近道俗，共相瞻仰。風飄露益，至者如雲。常見禪師著破衲頭，荷鋤刈草，慕其苦行，無不傾心。朝野聞之，爭共喜捨。航粟銀而至者，絡繹海上。五六年間，遂建成大叢林。淨室殿堂，窮極土木。莊嚴燦爛，金碧琳琅。郡守吳安國

改庵額曰海潮寺。三十四年。今上遣御馬太監覺禮賜所建寺額。以護國鎮海為名。香火之盛。與補陀前後爭勝矣。吳中大姓某氏。初就華嚴樓于家。將木九匠工。一併載去。建之。康時萬等。又捐貲造印妙法蓮華經二十四部。進寺中供養。聊邪王公世說。獨一首護持。共為善信。欽奉如法。禪師時有所言。靡不奇驗。由是道俗咸敬之。常在禪床上。入定。忽呼諸弟子曰。大眾今日齋供。如到岸邊也。速出迎取。弟子輩往海。以果見。江南大家載送米幾百石。銀幾百兩。施主見僧徒來。莫不駭以為神。臨化之日。囑付其弟子曰。汝等後十年。當供養。不修功。行報答。禮越。最難消。免。

忽酒一心。辨通。無有異志。得極果一錢。必同堂合爨。庶不負吾輩。藉開林之恩。從此不出十年。此寺尚當火災。其不免乎。若天然化去。茶毘果汝等。便拜吾道像。供其庵中。令此庵不寂寞也。須熟記。取至萬曆四十年冬。天然化去矣。擇以十一月十八日。眾共送窆于山側。茶毘弟子記。禪師臨化之言。其德即與群僧。拜師。厥像供養于天然庵。明日十九。寺即延燒。樓殿山門。悉成灰燼。禪師先覺之明。至是大驗。無不向空作禮。謂為聖人云。相傳禪師是普賢再來。故神通如此。廣大初游杭州之雲棲。時蓮池宏大師出家未久。徒輩崇奉。乃設上中下三等齋供。以上等供師。其

餘侍者。接眾。並得中下食。禪師見而怒曰。如此作事。爾後只可閉門喫飯。何用開法席乎。拂衣而出。宏大師聞而慙愧。追之不及。遂戒弟子罷設三等齋供。至今雲棲不開止門。為肉身菩薩說破也。

海潮寺病僧

萬曆壬子冬十一月十九日。海潮寺中火起。佛樣須臾。偏滿宮殿。時有一病僧。臥草庵。尊天像下。此像是大智禪師。粒塑高可數尺。忽作人語。叱病僧起曰。火來也。尚不速走乎。病僧不覺躍然而起。答尊天曰。我臥先奔出去。草庵倚之而行。其去如飛。病僧初不覺。動俄而移。置山門外。待不火。明日七八人昇之。不能

舉。病僧沉困之苦。遊巡頓蘇。筋骨強健。道于平昔。古德相傳。尊天。以十二童身。梵行不交。天欲成就。止果現將軍身。而為世間弘護佛法。所謂南方天王。尊將軍是矣。宜其神通不可思議者歟。大智禪師存日。每過庫房。齋糧缺。少便搗一撮米于掌中。擊一淨水碗。向尊天像前。啟請曰。十方大眾。在寺修行。今齋糧不給。願菩薩感供。呪果。即擲糝米數粒于口。次第取水含。下之。如是一晝夜。不啻飲食。不出三日。便有齋供。到嗟矣。非禪師道行之高。何以致人天感應。若斯之異者乎。顯神病僧。尤為奇特。蓋與金剛之假力于北齊。稠公。古今合轍矣。

南山和尚

南山和尚者，法名真金，形軀短小，傳是北地人，不詳其族。卿士所出，神力超越，世莫測其由。蓋萬迴杯渡之流也。嘉靖末年，東游入吳郡，見北寺佛圖火廢，所在荒蕪，慨高與昂新之志，於是大顯神通，震驚道俗。常以騰踔為戲，使工木從墻頂挿木，塔架上造盤車，凡諸磚瓦土石轉盤而上，捧繩一團，長計百餘尺，施閱振以貫之，木首將一繩頭拋下，啣入口中，咬定繩結，次第徐行，後起，身足離地，望空而升，直達第九級鈴簷之上，自西至東，自南至北，上下馳走如飛，少年齋食，驟馳墻下，喘促汗流，熱莫及也。又于其年舞輪

舞美九白打無兩，不為捷若猿猴，疾同鷹隼，常用一脚倒挂于簷甬，良久，起行如故，有時挿一不出簷外，數尺許，騰身立于木杪，以手障目，作望海夜叉形，相宛然無二，又能入佛殿中，踰壁橫行，蜿蜒數百步，而止。看人逾萬，毛豎股栗，歎希奇，羨發歡喜心，爭先踴躍，咸共布捨金銀錢帛指環釵釧之屬，出而施者不可稱量。後因臣食不給，出募奇糧，製一大鉢盂，中可容數石米，造雙輪車，盤出街上，婦女雲集，小兒塵擁，聞戶外推車，教使知南山鉢空矣，每日滿載而歸，不數年間，眾緣既委，佛圖重建，金腹煥麗，窮極一時。和尚以後便留住僧坊，將所餘木石構立精舍于寺

後今之退居是也。經積三十多年，壽七十餘，化去。臨化之日，囑其徒以二缸盛尺埋于寺後土崗之下，弟子依言而殮，後尋遺骸，莫知所在，奇哉。雖詭狀，頗難記錄，故尤無述其道行，報爾然，起敬焉。

徧融國師

徧融者，陝西人，或訛為下谷，以俗姓名呼之，長面，額下垂額，有肉墳，起如珠，兩身覆其肩，身長九尺三寸，昔以如鐘往廬山，修行六十二年，有猿獻果，鳥傳松之葉，隆慶元年，出山，行脚到西川峨眉，一年游于金陵，在水西門沿家院而跑，銜魏國公迎，芥于家，又一集，遊諸北京，燕龍橋茶亭，程棧，又三年，仁聖太后

迎芥于千佛寺，自是多出入禁中，京城內外無不尊之，為下谷國師矣。主上幼冲，江陵秉政，敗存佛教，恐其惑眾，收之付獄，在獄七日，大類神通，凡獄中所用銅鐵杖械，程棧之屬，並是。高皇帝時，所鑄舊物，無故摧裂。天子心異，師竟有詔救出，仍留寺中供芥，時萬曆九年事也。其徒朱受異，莫可備紀，每入窆，僅立四十九日不化，凡西方安養園，六清淨者，海無不神游，徧歷及出定，則高聲誦佛，而來還向宮中，其說蓮華境界，有如臨見。聖母闈而改容，嘗入宮講經，留賜茶供，外傳寺中，復有一下客，登座說法，人莫測其游戲也。至萬曆十一年秋八月，師欲辭世，乃自

吐三昧火焚其鼻端坐五色雲中舉手謝鄉里而化
化時一百七歲矣

花子觀音

花子觀音者北京人也不知姓名常帶紫藍綵靴行乞食因而為號嘉隆間千佛寺金剛脚下修行人初不肯信之 皇上登極 仁孝太后奉饗教召而見為顯加禮敬善知人間未來事發言多中朝貴因詣之以決豫命為每將行每入市仙藍神先為感夢由是都門士女甚見信崇其教如洪鐘自巷坊達于宮禁散施金錢常得滿手忽一日詣 闕謝恩仰天以犬自獲平朝門林立成灰燼眾咸駭異 上歎曰花

子觀音今日駕祥雲去也萬曆九年事

淡溥苦松

苦松頭陀者不詳鄉土隆慶中草棲于五臺山側善驅龍呪虎之術嘗控一大銅瓢自隨有五色神龍游泳其中不知者觸之輒風作浪走石飛沙師呪之至子鎮樹下五臺山鎮樹多以然後寧息京城內外常飛神出入往來萬曆九年六月十九日忽詣皇極殿前叩頭謝恩傳聞禁內有詔宣入歛失所在 上初不信敕遣使往五臺推驗之使還具奏報云苦松師以六月十九日化矣 上大驚時年九十有三歲人以其一生操行精苦呼之為淡溥苦松云

幻空法師

法師名圓果號松園弟子稱為幻空法師鳳陽衛守陵指揮使也少即棄官學道出家于五臺山從秀禪師披削淹貫經論頗悟真如東游至于蘇杭登座說法者二十餘年天花蓋下繒紛如雨講席之盛所未嘗有安自師而始也嘉靖三十三年浙中倭亂杭城被圍績溪胡宮保公宗憲聞師道高命監司延請出山領兵退賊將師車錫于杭州古湧之佛慧寺使者發其迷開胸監司仰望之意甚殷師驚愕中從容語使者曰我不持兵器過此三日賊自當退無慮也使者不覺驚懼而跪倏忽不見遂下惟師又端坐語者雖疎麻履視寂無影迹矣于是大駭不敢強而去還報監司監司以其事聞于開府相與歎以為神果三日而報賊退矣軍士咸見雲中有神兵數千人奔走倭奴皆踉蹌奔竄圍遂解杭城生聚獲免于兵火者皆師力也佛慧舊有虎患有一斑斕白類騎于香積廚邊搗上沙弥百餘人咸怖而散走師提繩林坐隔牆竹林中呪之虎不能下急作叩頭狀師叱曰業畜爾後再來嚇小沙弥不放汝還也復呪如初虎便翻身撲地而去明日遂絕虎跡師道貌奇偉面相滿月大于斗聲如洪鐘每拈花微笑則宛然與弥勒無異然化之日囑付弟子曰藏吾棺于寺後

後十年後茶花果示寂十年而麗御史下車杭城不
容寺中停棺慈命焚棄僧徒聚薪于野昇棺至忍自
起火灰燼主道道俗來觀者千人或見白雲中現出
西方景象果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宝池
金沙地樓閣宮殿並是金銀琉璃玻璃珠赤珠瑪
瑙之所嚴飾池中開出青黃赤白蓮花白鶴孔雀鸚
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種種奇妙與佛說陀
經所載無有差別俄而天杳震空移時方滅始知師
之神異有不可思量者焉

峨眉山異僧

漢僧蜀人也不知其姓氏家峨眉山道行高潔

宗律兼通開其名者莫不深清風流仰玄味薄曆
中東游渡江止于吳下見李橋張承祖好善受供養
於其家承祖其年病熱而死去時急奔出閣門外
下塘見一微高宅與黑衣者四人同入門通有一
器在地其家置養潘子中以飼犬者見四人取嗽承
祖竟喉中渴甚取嗽之復更而蓋不知其身已投
犬胎託生矣是日異僧中夜入室觀承祖託生因緣
趣披衣起待天明携禪杖徐出閣門物色儼商家善
直走入中堂果見牝犬乳五子毛色皆黑膝未視
獨其一徘徊嚙喘遠于僧足如有祈求異僧此而謂
曰業畜業畜何故隨落此中遂隨我還家天運杖力

擊其首犬踏地而驚及異僧返承租已起其說身墜
大腹中賴師拯救浮出津送命妻子設禮望僧拜焉
于是個家追福閣門練行以終其負僧後忽去不知
所適

響佛和尚

南海有一方僧每夜登補陀山巔高聲誦佛響佛岩
谷雖風雨雪霰之久端坐誦之如故人遂呼為響佛
和尚矣嘗游吳中止于報國寺許久方去莫知其名
號鄉國也

羅漢僧

蘇州南報國寺僧年長月元建武廣德

帝時有羅漢僧某是西域于闐國人名尊住鎮南
道行甚高寺僧便相款請登座放焰口法食此番僧
能燃一鉢鍋置炭火中燒赤用左手三指擊之更
令取沸湯貯滿其中却舍其湯于口嚙衆人頭面上
其水清涼沁肌曾不焦灼衆莫測其神通也人問師
有術乎曰有問可學乎曰可學但汝無信心

紫柏禪師

禪師名真可號達觀和尚蘇州吳江人也聰穎出類
才辯不凡少為虎丘山寺行童後居嘉興結菴郊外
始落髮為沙弥俗未之奇也一日行過城南書舍有
先生朗誦毛詩中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章即作礼

未解其義老生具告之故是時沈侍郎思孝以比部
建言朝野推重家方有表師便取稿卓東而奔之詣
門行平衆相驚異稍：物色其廬初不識文字後借
人經論觀之悉曉義理博通旨趣率爾酬對皆造禪
宗曰此縉紳士庶無不翕然歸信之矣師遂以傳佛
心印為任相袒捧喝瞬日揚眉應机馳辭深微鋒出
兼提念佛法門以榜鈍漢雖經行至常廣所生知名
細俗供事者不可勝數余游荆南過一村坊小菴中
有聖閣老衲念佛之声甚高因與問訊不答同游者
謂余亦深念佛忙無不天答客余微致答云此僧是
善哉遊自雙觀律此者一非臨去僧求指示現便此

弟子將此僧及背起正南而與觀因立膝投地談四
拜禮無下一拜高聲稱南無阿彌陀佛拜畢乃告之
曰我去後汝當作如是念佛受吾四拜不違懺悔永
堅無間中無出頭日矣此僧悖法不知所出遂發精
進勇猛心悉以衣鉢之資買大豆十五石置前為記晝
夜不敢輟食常恐豆之不盡也據一事觀之師之老
婆心熱若此豈得以俗見凡情窺測其道行耶 慈
聖皇后深加恭敬賜以金襴紫袈裟師自是出入禁
中未幾遂及于難臨行高聲稱念般若觀世音者三
端坐而去兩翼下垂肉柱長徑尺餘 皇后製錦繡
寶幡百幅送其蘇幡上並織南無紫栢禪師六字余

從孫谷見師画像其如滿月疑是佛果中來而師平
居所著詩文率多了悟語絕無稟句自石門文字禪
也承斯為玄妙也語錄行世惜未見焉

聖樓大師

大師俗性沈氏名殊宏字佛慧號蓮池和尚杭州仁
和人也弱冠舉邑茂不乘佛業立願出家然其屬
行甚苦經論宗旨多所得通無不研至洞微兼總條
貫隆慶末年行脚至五雲山下得宋伏虎遺刹愛其
地幽寂絕塵无餘燕坐顏牆敗壁之間時場多虎患
山下人家環村四十里歲傷于虎者不下二十人羊
豕之屬亡筭師乃大發悲懇臥經千卷設教瑜珈法
食津濟之自此虎不為暴居者行者悉賴以安歲大
旱師禱于山中甘雨四集村民晏而飽之梁輸財力
助興廢址雲棲故先吳越王香火至是百耳榛莽之
區一朝煥然還舊觀矣四十年來簪纓繼踵圓頂方
袍梁高風而食理味者恭禮供奉半傾東南衣冠代
族至有遺家背室結廬場中熏蒸大師之教非德行
之高潔何以效此師道貌清古語音朗暢平生不設
講席不處高座死以道德驕人卓然名聞利養之外
末年蓋德並高與人酬對只以念佛法門為善護而
閑居著述兼明性宗所著有弥陀經疏鈔鑰門崇行
錄禪閣策進等書數十種發行于世信和弘興佛法

為古德再來也

有門法師

有門法師號傳燈一號無蓋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高明寺少精練戒行學識高出道流常撰天台志甚有裨益發心造楞嚴壇于山中用諸品香和共泥搗成塗壁經費浩繁又給十二大菩薩像所坐講席如雲萬曆己亥新昌縣石佛庵請師講大弥陀經天樂迎空者凡七晝夜而散開其教者千人其時石佛住持守菴道人坐化而去沙弥空相聽講還吳其述希有

震溟尊宿

尊宿其姓名法號震溟北地人也辯慧絕倫精持戒律曾游迦毘羅國此國是釋迦文無誕生之地有緇無俗與中華相去十萬八千尊宿往三年畫傳其國梵音多言歸而流化東土新學後進多所依皈持呪者皆受其教焉

心光長老

長老法名如瑞號心光常熟人也幼失怙恃行脚補陀五臺鷄足峨眉九華地水火風四處歸于吳門夜大雪向楓橋人家投宿疑其為賊厲聲拒之毆擊相繼復投一家然後止焉如瑞啟問主人此地側近有叢林系主人曰有一止覺菴已廢久矣菴基尚存無

人與蓮如瑞乃顯天而誓曰當我重歸此菴接供十方無忘今夜雪中之誓于是瑞坐持呪追魂即起而得跡其故處所有衣裳悉變易之先編蘆篠作棚立其中供佛誦經晝夜不輟人稍有取觀之者其夕吳縣袁明府宏道夢與長洲江明府盈科並駕出楓橋迎接御史忽見岸上有一白髮老父身著綠衣揖袁明府而告之曰我吳中枝指道人祝允明是也帝命為止覺菴伽藍神助心光和尚重興道場公有文名頃作一記既覺要其草明日詣于江三日後報新御史按臨二公果出楓橋迎接袁明府召里止而問之因以此地有止覺菴來對曰有之但廢人與今有一外

方僧來結棚募化尚無人作緣也袁復問曰其僧待非名心光者乎又對曰不知何名心光乃其法號也二公相與驚嘆果契夢中之言因推江明府撰文共捐羨銀捨施由是道俗奔湊遠近爭輸助造殿堂兼築精舍竭資財窮土木不逾三載遂成大叢林矣袁後擢為天官員外郎具奏其事于闕下詔改菴額曰敕賜慈惠護國禪寺施經一藏遣中書護送至寺中別取藏經閣貯之易荆榛灌莽之區而為金碧琳琅之境皆長老力也先是袁明府移病還公安時擇日飯僧其夕復夢祝京兆謂曰願逢一日設齋明晚尚有一僧來也屆期果心光長老自吳門至遂改

設同殿京北之兩感異夢斯亦甚奇今為寺中伽藍神奉香火之薦焉

僧如榮 已下五人並雲棲座下法衆

如榮俗姓金氏法號大賢杭州海寧人也壯業屠酤為承所嗤遂感悟出家縣之北寺後歸雲棲時年六十矣晝作夜持精勤不怠萬曆九年生日設齋飯僧長跪如未覩前厲毅願生西方者眾環繞念佛合掌吉祥而逝

僧如清

如清俗姓陸氏法號法源紹興上虞人也初出家于西潮龍井寺繼入雲棲鏡念佛誦法華經六時禮

拜萬曆十一年得疾流蘇者數月既革忽聞堂中念佛聲鑿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金容奮迅袒仰而逝

僧廣槐

廣槐俗姓陳氏法號東林衢州浦江人也少從事行伍間後遂委妻子落髮于清水菴為僧慕雲棲發大誓入山修行既受具進菩薩戒信力堅貞至心持金剛經中夜誦誦寒暑不輟臨終誦：以及時念佛為囑蓋散衣鉢齋供眾僧歛容而逝

僧廣如

廣如俗姓朱氏法號本真紹興蕭山之世族也二十九歲出家雲棲聞蓮池師並贊伏牛鏡然向往遂受

具進菩薩戒砥礪苦行端莊自持破碎衲頭形同上而不性至孝母年八十到山中來看廣如病不能去師為縛小節于寺側俾終養之廣如私減已膳奉母不令師知也母既亡年月而疾作亦逝之日呼大眾檢取衣裝買名香異果以供其餽後床躍起安坐竹繩床中脫去撫其首猶挺然直也

僧大冥

大冥俗姓朱氏法號照空嘉興人也自幼日失明兄欲教之篆術照空不棄為術士願事空玉兄為送之出家即歸雲棲習練行以終身高師以其盲遂命名曰大冥而字之照空冀其音于目不盲于心也為人

醇謹奉道精勤後又為家人以事通歸遂留不還大冥思：不棄遂成疾已又住大聖寺將一年疾日益篤蓮池師偶過朱浮訪船子和尚遺跡踏經大聖寺大冥病中色喜求附載還雲棲練入寺門合掌向佛及諸比丘歸涅槃堂遊化去

三壩寺漁翁夫婦

嘉興府南門三壩寺前舊有漁船十餘隻停泊其下近年間有一漁翁與其媪並八十多歲人捕魚為業忽于嚴除之夜沽酒烹魚召諸子孫列坐船頭共飲為樂飲罷漁翁忽謂其媪曰阿婆我今但好歸去也言訖泊然而化老媪隨應之曰元漢漫走待我同行

泊史曠目亦坐亡矣明日子孫盡鬻其漁具得錢數百貫付三壩寺僧建梁皇道場設放瑜伽甘露法食凡七晝夜懺除積愆于是折竿裂網棄業改行寺僧來王徵君座上說之忘其歲月矣

錢氏子

萬曆中長洲永倉錢氏子次其名弱冠為秀才忽一日闕行過村坊僧舍見案上有圓覺經一卷展閱其末嘆曰西方聖人之高精妙一至此乎儒門所不及也我當棄儒業歸向其遺還家便取衣巾焚訖辭別父母妻子復投僧舍研尋經義頓悟上乘一日無病坐而化

京師婦人

京師有婦人夫婦持齋並為人念佛得齋觀錢度曰自鄉徙于京城歲餘忽患病半月思得一新淨白衣送終天既貧窘無力裁製適有女冠過門持白衣施之甚新淨婦人得衣頗有喜色便坐而亡隣里募木造龕茶毘之此萬曆壬子秋事也王太學家齊至京親見其事不記姓名

陳道氏

道氏姓陳氏法名明覺吳江人也自幼持齋嘉靖二十六年投祇園法師為弟子許其在家出家不與落髮明覺六時功課口不離佛為里人誦經禱災頗有

徵驗人多敬信之四十二年杭州昭慶律寺開戒壇任受高至萬曆十五年九月中安然無病預知七期詣諸道友門告別至十七夜其婦方篝火絡繹覺向婦拱手作別婦頗以為訝覺始之曰睡去也婦使相隨入處見其坐牀前上脫兩鞋與襪以帶併縛之笑曰今宵與汝作別明朝者不戒矣婦亟呼其兒女移燈看守中夜念佛聲絕便化去至三七之中其子夢覺中猛將神下來急索明竟文憑子未之悟明日起視箱中則受戒之牒宛然在高禮懺焚牒是夜復夢其父來列囑以戒衣挂樹頭風化不得火焚勿束裝物等

李倪西木匠

數年前蘇州閶門內有不匠姓李氏難為工人自小慕念佛法門後亦竟持長齋人與工值不問多寡暮年自製一龕子無病詣其女家告別云某日某時當去至期坐龕中雇人舁之而出索火不得乞一杖縱香吹氣三口其上火光繞龕頃更成爐其時又有南城倪木匠者住五龍堂前念佛持齋為人施造佛宇亦製一龕子無病詣諸道侶作別還坐龕中儼然而化鄰里驚嘆為之茶毘

錢貞奴

吳興有農家婦人錢貞奴性好潔不與人殊既嫁于

農家，凡蚕桑織紉之事，悉不肯為，少不識文字，往往
談人休咎，頗多靈異。里中呼之為聰明娘。一夕無病
吟家人具沐浴，既訖，使對鏡收梳，告其姑曰：兒乃并
山土地神妾也。昔因忤主獲罪，請諸人問，今限已滿，
渡來相召，不可留矣。語畢，端然長逝。又十年，其夫亦
卒。姑乃延寺僧禮懺，以資二人冥福。道場初起，其在
姑夢，貞奴着淺黃衫子而來，謝曰：兒喜見滿地蓮花，
寶香繞室，承姑禮懺功德，非久當脫鬼神趣，證生善
地。去也。姑覺而異之。明夕，又夢貞奴謂曰：昨所見蓮
花，為皆化為青蛇，此功德無用矣。姑竟而復異之。微
僕致坐中一僧，是酒肉沙門，泥觸道場，故也。聞于沈

顯

台州營卒

嘉靖甲寅年間，東齊戚將軍繼光，錄副將分部台州
時，有營卒病死，感夢于婦，曰：冥中功果，惟持金剛經
福力最大。御試為我告于主將，親為誦之。經光難居
戎幕，願好道，平居常受持金剛經，既聞卒妻所陳之
牒，信其靈譔，遂為焚香佛室，至心持誦。至半，忽有
童子自外行茶，主將微示不用意，麾去其茶。是夜
卒婦復夢其夫曰：主將為吾經，極其精誠，茶經半增
出，不用二字，政功德未免唐捐。卿再詣之乞靈，其婦
明日又具牒，白見其夢如初。經光始悟茶至之言，即

復虔誠改誦，畢就佛前，回向，恍見此營卒跪謝于
底，須臾聞指額聲，形遂滅。又明日，卒婦來謝曰：見夫
夜復見夢，賴將軍誦經功行，得超鬼趣矣。

千善菩薩

千善菩薩者，四川叙州彭山縣田家女也。生而端潔，
志慕空玄，女社中饋，性所不關，親戚往來，一盡聞見，
常欲捨俗家，出父母，不許嫁。之前村某氏子，在則夫
婦雖同寢處，每燈滅後，忽見床中湧起塔壁，互相問
隔，其來不得，輒近如是。經月稍，聞于姑，亦深信。
在就者，云因留伴，極燈滅而壁湧如故。姑驚起，千善
笑，默安符籙，壁間隔，是菩薩必有靈，致致，及明則
燭辟皆不見矣。又如是者，兩月，夫獲目之，為效相與
陳訴于縣，遣吏追驗，其軍委無異，辭命細之深山
石洞中，洞方廣不踰尋丈，甚黝黑，似寢息處，而無煙
燄，既送千善入，即用磚塞洞門，惟留寸餘一竅，以磚
甃成，時其啟閉，不遺粒米，莫絕其食，而厄隔數日，消
息之宛然，瑞坐其中，却通光明，無所苦也。千善家母
兄憐惜，裹粢相啖，而千善莫問，謂：有氣不復思
人間飲食，固謝去。其兄越三月，再啟視，則容光炳
耀，神米煖，穀洞中供佛像，燈燭湧空，異香芬苾，明如
瑤瑤，天華滿席，不知所從來也。其兄問千善曰：汝往
此，豈有天人供養乎？當以何時白，妻免耶？千善曰：過

得其理甚無難也。上海徐翰林光啟首言堂授數學于瑪竇，其理以一貫萬，疑即妙法。

雙宗

雙宗阿師不知何郡縣人，萬曆辛亥，自北地來，渡海禮補陀大士，遂卓錫虞山之東，奉小菴，倚三宿，瑞雲脫去時方八月，秋暑未消，三日而捫其體，猶香也。鄰人高乙數推仆之，屹然不動，悔謝作禮，一時善信驚聞，謂以至七日，龕成，即于庵後茶毘，是日有僧在樹城金昌館前，見師頂笠西行，訊之，云自虞山東鼻庵中來也，殊風物作傳。

流離庵事

范花庵長老，素持齋善飲，不通飲酌，為人誦經畢，夜歸，自北林頭所藏甕醖，傾一小樽，溫之，飲已，滅燈而寢，年八十，預知亡期，誠其徒勿出，是日僧來悉出，其徒獨留，長老沐浴，具袈裟，帶一新草鞋，着之，曰：西方路上，會須走得快也，使瑞世示寂。

終居士

常熟縣居士終玄，館于沙頭王家，兩歲矣，齋中供觀世音菩薩像一軀，虔修淨業，日以為常，萬曆癸丑春，玄視釐天竺而還，忽見菩薩座下，道出綠筍一，長半尺，長近丈餘矣，又十餘日，露梢解，橫亘屋梁，漸穿入椽，罅中，長枝下垂，短枝鉤上，結成翠色，室蓋覆于

菩薩之頂，看人無數，至今尚存。

張織工

蘇州城東織工張甲，備織為業，婦即持誦往生咒，不輟，一日鄰人籠伏雌而來，寄哺雞卵一窠，置于炕下，停數日，甲但夢十二小兒詣門，謝云：某等罪業重深，隨畜生道中，賴長者呪力，悉獲度脫，但生人間，言已各：稽首而去，甲寤而怪之，奔其籠，甚轉，啟視，則十二雞皆空，無有矣，居士沈穎述。

僧園卷之五終

僧園第六目錄

釋異

金剛塔

法華塔

地湧舍利塔

聖僧灰像

圓魚像

蟹腹比尼

雞卵

鐵蓮花葉

粉蓮花

石籠

火中蓮

水中蓮

臨安樹中像

大士鏡

清涼石

連摩影石

徑山嚇石

瑪瑙遠磨

螺獅金剛經

塔影

石無量壽像

可杖林

石中觀音

小弁法華經

寫塔童子

水中塔

曠中蓮

泥上觀音像

姓兒塔

破山寺鐘

說經

法海寺佛像

江上鐘

殿角珠

豫章樹

重榮樹

跨海梁

雷拔飛來寺

千佛閣

天王寺緣起

樟朝白雀寺

寶林寺畫龍

天聖寺土龍

蛇化僧

僧為鞭子

妙海二姑

水上僧

魚籃婦人

灵芝寺降神

夢見瓔珞

錢唐潮

香菩薩

者塔

繪圖第六目錄終

繪圖第六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釋異

金剛塔

金剛塔者，相傳是二殊大士所製，梵僧自西天竺攜來，宋人勅之于石，其塔一面，上下七層，經文總計五千六百字，每塔一層，有七佛字，以六佛字寫于欄杆柱頂，而中間佛字，即畫佛像一軀在塔門內，以充供養，作一佛字，讀其中，共第四層，恰寫到如佛塔廟四家，則滿一小塔，作塔心，連此佛字，并畫像五軀，其便通，共有四十八佛，案此七層，皆然，其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門內，經文起結，偶然對並，天造地設，左則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右則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却從右至左，橫寫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八字于上，以金字接結行字，以經字接起如字，起亦可，結亦可，持所謂首尾相應，本末貫通者矣，又第一層柱頂，有佛字門內，無佛字，後人因畫釋迦文無說法，須菩提跪聽，左右兩金剛侍立，擁衛，膝成一股公案，而于塔頂尖上，却寫一塔字，其餘欄杆大柱，凡懸瓔珞鈴鈴子之屬，並懸經文，燦然具備，迴環反覆，尋始要終，自像教已來，最為奇麗也，如斯制作，並出西方聖人之巧思。

妙筆豈凡大常智所能適合者乎。吳人章菴築石精
工，甚為名流所重。常于萬曆戊戌年夏月，夜夢空中
有白雀一雙，盤雲而下，集于其家庭樹。少頃，爰為二
童子言曰：某奉文殊菩薩命，自五臺山而來，請公勸
金剛塔去也。菴時亦不曉所謂，但拜而謝曰：上真有
大神通，故能化鶴而來，化雀而往，數千里外，行若屈
伸，臂項某則肉人下愚，安得當地獅子窟乎。二童子
曰：無憂也。當按公以化鶴之方矣。驚悟，心異其事，而
不言。不旬日，吳江人周祇得紫柏禪師，所遺宋刻舊
本，泐版水綫，木半獲糊，塔像依稀，亦莫可辨。命章君
選一篆書精月，為成而請首之。夢于斯，政未嘗聞殊

繼君繼儒，闕其章賦詩贈白。十指齊含海印光，筆頭
三昧豈尋常。文殊囑付金剛塔，夢裡親傳化雀方。余
得一本是已，亥春章菴為無別融禪師所募，非周家
本也。

法華塔

金字法華塔七軸，每軸青絹金書。其塔一面，上下凡
十三層，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簷角左右各四鈴，
上寫一佛字。塔基欄楯，皆法華經文也。而中間塔門，
却以金繪釋迦文無佛一軀。第二三層亦如之，但第
三層簷角少一鈴，便少一佛字。第四層中間，不畫佛
像，將經名一字，抵之以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次第

填入每軸填一字，於壁上橫看，去便知第幾軸矣。
則簷角之鈴，止有二佛字。止有二，自第五層至第
十三層，簷角止一鈴。止一佛字。中間塔門大佛字四
小佛字五，亦無畫像。餘皆經文，填滿為塔頂兩旁，並
挂簷鈴，豆以鍊琅瑤四串。左佛字八，右佛字八。其經
文起處，大乘妙法蓮華經第幾共九字，從魚鱗九鱗
中一直書下，便以經文橫寫右旋，假如第一卷則起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旋于相輪左鍊琅瑤之上，餘
可推類。其經文結處，直在塔基之下，至逐層經文皆
填滿無餘。或第六七卷中，字數減少，則勻作稀疎行
款。塔下三層，顯然可讀，而七如之中，惟第四軸三

層中間塔門，內寫皇帝萬三歲五字，抵佛像一軀。蓋
為此軸挂于壁中央故也。不書歲月，亦無年代，奇麗
之物。金剛塔而下，所不多見者。非聖僧異人，莫能下
一著矣。疑是西天竺尚有梵書，軸本而宋朝人譯出，
始作金字小楷書，顏色亦甚古，必非近代製作也。茲
江駕部郎王志堅家物，施于胥水菴中。雲居誌長老
收藏供養，癸丑中元，余獲入菴瞻禮，歎未嘗有。

地湧寶塔

明州鄞山阿育王寺，有舍利寶塔，是從地湧出者。塔
狀青色，似石而實非石，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
五層，拱然四角，四面開窓，中懸銅聲。晉武帝太康三

年壬寅僧慧蓮行至其地中夜聞地下有鐘聲即刺木為刹標記其處三日乃見開鐘者疑此磬之故也繞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注日諦視乃有百千像現出面目手足悉皆具備真神工聖造非人力所能締造也按塔寺記云慧蓮游行望見越西山川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定知必有舍利乃聚眾掘之入地三丈得石牌三下有錢函錢函中復有銀函銀函中復有金函或三舍利及爪髮乃於此處造一塔高挑記中所載如此第稱三函或三舍利而不言舍利案經程地錄出當是古僧觀刻其地目擊新撰故

漫然記之身及余考天台汾門傳燈碑誤舍利塔現緣起慧蓮是并州離石縣人俗名劉薩訶生家或獵為業時病死時見梵僧語曰汝罪重應入無間泥犁緣汝前生入吾道場隨喜曾結小緣今日再遇吾到且開示汝以懺洗之路今浴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江海中浮出石像悉阿育王所造汝可披剃南行求舍利宝塔懺悔業愆得免此苦薩訶作禮而謝遂蒙救遷因爾復蘇使改改業委妻子出家如言南行至至會稽海畔山藪間精誠求覓莫識墓緒悲哀煩惋投告無門忽一夕蓬斯希有奇特之事乃知我佛現大神通不可思議遂于其地募建阿育

王寺有大繁盛至今尚存其塔中特放出舍利神光有緣者常得見之

聖僧灰像

豫章宗室朱奉國多出家有像教精舍中供灰佛一軀高可徑尺其質堅緻白淨傳是西域聖僧將入涅槃詣樹下口吐三昧火躡身自焚僧徒析其骨為細末和以旃檀諸香粉而成像奉國得之秋官尚書王公世貞尚書得之學士李公維禎轉相函送流傳無窮余為說偈二百八十八字勒石舍中

圓魚像

閩人柯鑿成申五月暮至杭城過金中丞家招燕過之庖人羹圓魚既熟剖之見一肉觀世音首戴巾披象白衣粒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下垂左手中按足踏芙蓉一朵座客無不驚惋遂命覆羹然則唐人褚牙曰觀音又不足稱希有矣壬子四月晦日譚小觀祭席上談

蟹腹比丘

萬曆丁未年遂昌縣民宋甲河中射蟹得一極大者重八斤烹之從釜中湧而起因取巨石壓其釜蓋諦聽之如念佛般甲不信熟而剖為中有一比丘端坐手握摩尼珠方袍圓帽斬然如新觀者動萬甲駭而棄之山中未幾病疫發狂而卒

雞卵

里中某乙嗜雞卵每食不能缺一日壘卵于釜令其
婦吐口益薪忽聞釜中作人語如沸婦因逼前聽之
乃奔而誦南無阿彌陀佛久之漸高婦恨急滅炊出
卵用水沃之具以詒乙誠令終身齋食為松江唐詢
家烹雞忽火先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化觀世音菩
薩像身坐蓮花自是詢家誓不殺生拋此二事則唐
敬宗朝宮中雞卵念南無觀世音唐文宗朝蛤蚧中
現菩薩像皆非架空之說矣

鐵蓮花葉

高麗帝命儒臣分定海濱後即遣往補院以有意鐵
葉其奇舟次楊柳忽海中有一鐵蓮花葉擁出水面紫
然作練金色火燭上下魚龍交舞信國公舟不及渡
而返奏聞于帝異之即命官修葺殿宇敕命到日
共見大青牛浮海而至吞噬鐵蓮花葉其聲如雷舟
始獲濟至今落伽山五里有蓮花洋石牛港相傳國
初以此得名也

石蓮花

萬曆十六年大旱南海水涸估客泊船其下洞見海
底皆白石磷磷如象如馬如蓮花如島嶼歷三可觀
一人急持釜鑿下而斷之得白石蓮花二株葉作綠
瑤瓊色

石籠

又一人得白石觀音于海底上有籠如補陀巖狀雖
錢精細不知何來後歸閱覽

火中蓮

嘉靖中有民黃瑩家火爐內熾炭中挺生蓮花五朵
朵六瓣中紅外白板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爐內亦
開蓮花七朵故老相傳是庚戌辛亥年間事也

水中蓮

近日有江陰復禪師名道德高重學侶共推常為法
華陸寒暑無間積歲乃成既罷寫柳其筆于池中時
方臘月嚴寒忽有蓮花一朵自冰中吐出亭下直上

見者以為奇特之應矣師遂改法號為冰蓮道人夏
孝廉樹芳師事之親及其果

臨安樹中像

甲辰年臨安縣山北村民斧樹作薪中有徑尺觀世
音像眉目衣飾宛然如錢高封公故得之不遂至今
供于樹中為香火

大士鏡

瓜州民某甲夫婦供養觀世音文殊普賢三大士像
朝夕恭禮精勤不怠萬曆十三年其像後三鏡中在
忽放大光明徧照一空如是者三夕而滅近辛亥年
聞蘇州葑門內某乙夫婦亦虔供觀世音其像後一

鏡忽有雲雀盤旋其中久之見紅白青蓮花斯頃復現帝釋詣天形相市人群聚而觀喧傳者衆旬日之間神光遂絕斯亦希有之瑞不概見于載籍者矣

清涼石

五臺山中臥佛洞邊有一石名清涼縱橫不具虛僅可布兩狸輸老僧去此千人坐也廉訪李公維補過而異之時方輅車入山遂命鈴下威儀寺苦并時僧雖狂莽俱集前後得百十有四人一登石以僧持木魚稱佛號為導院五三匝而下尚有容足處也按李公五臺游記云石色青長十有五尺廣半之不甚方圓亦有軌跡能平如盤其下亦有美石置置米

高童子隱躍曲踊則水湧後或曰可容四百人也

遠磨影石

嵩山少林寺初祖洞傍有遠磨影石其石影酷似人間所繪初祖像有理學先生逆疑不信佛法使人剖其影之愈分明不能畫乃止哀小選中即說

徑山寺嚇石

徑山寺有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綫曳之可以經過會稽大龜塚上一石亦然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也

瑪瑙遺摩

閩人何璧游西湖昭慶寺見壁中柱一瑪瑙念珠頭

日中照見有遠摩祖師在高頭戴僧巾身披水白衣脚踏廣草一枝鬚眉鬢髮皆卷儼然胡僧貌與人間所畫無異

螺蚌金剛經

相傳唐朝王待制不記名里籍持金剛經不數積有年矣一日自川中下漢江暴風欲起波濤洶湧其船將次就沒舉家惶怖待制不得已將平日所持經函捧向江心而祝之曰豈老龍王欲取吾經故相試耶吾當出此經奉施可也言訖遂舉經函沉之于水風亦漸息既得濟待制追憶失經誓不還衆至金山正見船尾習步諫有物懸於波濤中頃與漸

逝忽命待制持視者是螺蚌一隊幾數萬結成圓浮空如蓮坑蛟欲上待制吟左右揚起扇而開之乃前所沉金剛經宛然在也漢江至于京口相距二十里而遠梵夾空函不濕一案蓋昆虫之異以龍象致而六護持高人帶若矣待制驚喜不自勝遂拜而受之召寺僧作佛事津濟螺蚌而去常聞廣記中載金剛經報應事百有三則獨漏此段公案何也因著于篇以補唐人小說之缺

塔影

常熟縣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止四面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祿第四郎所

居所止在東塔巷中有客常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挂塔影數百座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此數年前偶聞以後不知如何今其宅已歸蕭氏矣牛首山獻花岩祖堂內塔影開戶則見宛然倒挂于慈尊繡座前

石無量壽佛

明萬曆年間吳城東華嚴寺故祿吳大帝廟基寺僧觀見磐井中但現神光使人掘深二尺流出石無量壽像首高三尺許形相端嚴惟無有負檢其銘勒篆亦為半飛字樣識是孫吳時物最為古矣至癸丑歲遷東陽縣縣署命工勸募為真蓮成金像一軀遂

華嚴通海石尺童子寺中供奉

竹杖林

吳縣西洞庭包山寺旁有竹園傳是宋朝采庵禪師臨化時手揮一枯竹杖于庭後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成林

石中觀音

楚采空家藏一黃石子如掌大日中映之有白不觀音像一觀在高眉髮瓔珞相好成就中似嵌空搖動如活玉得膚見之

小本法華經

董翰林其昌曾見吳興沈通政子木家小本法華經

紙甚薄是宋代宣和間物止三十葉連經一部在為字如粟大而分別可識書法整潔非世所見紙色經久如舊鮮明未詳何人抄寫也通政功長君藏于家

寫塔童子

蘇州城西寶林寺相傳不知何代忽有十三歲童子無何而至云欲得淨空寫經寺僧以別房待之就索紙筆寫法華經以半幅高麗繒紙畫作七級佛圖一級一臺餘長四尺許廣可尺半而經文六萬餘言任兩款即便示仍留寺中供養童子不知所之里人陳天嗣亦曾親見此塔字如麻大縱橫分明其下左或題對藥藥補玉師先寫一紙年月不盡記案卷歸

蕩口藥

淋中塔

常熟陳莊誦公頌為給事時以直言忤世宗廷杖闕下刑籍放歸二後杜門謝事一意修西方淨業晝夜六時持鉢陀不輟 今天子登極詔復公故爵由是不數載間起還至秋官尚書矣萬曆戊子秋七月公病革林留之際誦佛益甚故事宗師大臣自三品以上著月賜冰既置冰于公榻前眾忽見冰中湧出七級浮圖欄楯鉤絛悉指玲瓏檐角頂輪無不周備移時而冰漸銷塔影漸瘦其頂尖亦漸微細頃之報公氣絕一時幻跡寂無所覩矣瞿瞿使汝稷嚴太

守激適在長安相與共奇其異

鐘中蓮

莊靖公女陳氏嫁于孫今太學胤加之母也家常熟城西山塘涇上先是有楚尼來里中以西方之教倡化朱門夫又娘子婦信甚衆陳氏平居見莊靖公奉佛心孝佛既嫁之後持誦益虔在家常設觀音齋萬曆五年六月十九齋會畢焚紙錢于爐灰且冷矣移置佛案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菡萏下吐尚含翠色欲摘其下莖微有利子時中外翫賞無不讚嘆三日後為一姓身婦人觸之而萎西川叙州分縣陳爾撰其同產死也蓋為茶宮

裙上觀世音

黃氏僕母者常熟若里村媪也平居持齋念佛了無他異有子為黃觀察時兩家僕萬曆甲寅秋媪年六十五矣疾篤逝索一新裙不得便命取所常著舊藍裙曝之于庭其裙衣裏十二幅頃史現出十二面觀音像各幅變相不同咸具竹林鸚鵡之致經一晝夜化去乃滅徧村人皆見之

雉見塔

雉見塔在平塘寺傳是晉朝生道人虎丘說法野雉未聽明日誕生為城東某氏兒肋下有雉翼尚存見後出家平塘寺中化之日寺僧造石幢葬之因名雉

見塔為宋學士據前生血書法華經至今尚在寺也

破山寺鐘

常熟縣破山寺今名興福有唐人刻尊勝呪幢二座石斯為古矣寺即常建題詩處

毘盧幢

蘇州閶門內專諸巷城上有專諸墓與安離墓相近萬曆年間專諸墓塚居民起出石幢一座高僅三尺許上蓮華雕碾四瓣各木毘盧佛一軀三面並作思憶相一面撒手不知何代物也今歸寒山

法海寺画像

魏鼎士雅宏嘗借讀此本習遠園游洞庭東山法海

寺見其殿堂之左樓閣懸一巨篋訊之老衲云軸子在內自入教以來三十年矣未有開轉不知何法居士不聽使數人百計發之既下眾共展閱乃是陀耶入沈洄画像也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號吡躡踊悲憐莫可名狀其圖方廣各二丈餘一幅素為之篋上題平江府造四字而無歲月鑒為宋政和時物于是率同游作札于殿庭草間數未曾有

江上鐘

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屢廢于火復建于嘉靖甲申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錢鑄造一日黃田開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二巨鐘浮來起濤激激聲聞數里鐘

上各樓一鸚鵡連呼曰觀音寺鐘鐘如此者數聲
遠近駭聽民即取其一送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
從上流隱隱淳去不知所之故老常說此異于人

殿角珠

西門一破寺殿角常但可光如鏡驟見有疑為明月
影也寺僧怪之數梯而窺焉或訝室氣將設計穴取
一夕迅雷大震龍掇之而去矣或云蜘蛛常抱夜光
理不可曉

豫章樹

諸暨縣一老人三十年前行于郊外憩盤石上傍有
大豫章樹忽見風擊其顛一手墮下諦視之漸有萌

芽竟老人倦息枕石而臥覺則芽已長怪之拾小
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
尺許與賓客共往看之隨視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
間遂成大樹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戲往一術
士布算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惜作無情物
耳二十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某村坊佛香火焚寺
僧募緣重建殿成而無佛居民伐其材粒觀佛一軀
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有命矣語曰豫章生七
日而成林信非妄也

重榮樹

常熟福山寺中有一大銀杏樹相傳是千年物也寺

既以此樹支葉萎侍後殿宇鼎新復吐青蔥之色居
民謂之重榮樹云

跨海梁

常熟縣北行三十六里有福山鎮在海濱寺名大
慈口有轉藏殿柱六相傳轉藏一回可代誦經可卷
故四方善信游其寺者無不轉藏嘉靖甲寅年殿燬
于火至隆慶中有僧募化重建改其殿額曰西方木
在之梁已苟先矣獨缺止梁一根居民葛甲夜其舟
楫將往郡城買梁施寺侵曉忽見海口有一巨木浮
來視之乃是香楠蓋良材也使人赴之于岬亞召匠
工斷度不難入其殿遂成遺俗長幼咸來觀聽呼
之為跨海梁矣乃知佛力廣大如崇信焉

當梭飛來寺

廣東博羅縣城外有飛來寺創立甚確不知其何由
也舒州勇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飛來終當飛去
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為暴雷梭去蕩然
無有遺者僅存東南一角而已僧俱露瓦相顧莫測
果契禪師之識矣老衲方明上人慧素能詩欲募化
重興此寺而不成或云當有巨蟒大壘之屬長養于
中竟載此寺而之他國未可知傳其地即初唐詩中
清遠峽也

千佛閣

虎丘千佛閣，傾圮不可為游者無不仰嘆。啟學中公發大願力，捐貲萬新，眾亦樂助。一日有匠人持斧鑿諸竈，自云能整齊之。請其香燭花果，掃繖羅列數百餘燈，炬與同伴三四人，閉戶，丁三不報。及曉，錙銖不欠，尺寸不虧。然如故矣。仍索香繖謝辭而去。識者謂匠本凡人，偶為神物所馮，而然。如古者般倭之流，其神不死，性之下降人間，成就釋道二門，勝事非有他也。一云是異僧來敲正之，非匠人也。其僧是越東人，尚在蘇州至妙觀三清殿，亦有遠方匠工來，一夕而煥然借觀矣。

蘇州白菴寺

蘇州麻治東，有東西兩天王寺。相傳唐大曆三年間，批塔李天王白晝顯形，其地居民見而神之。爭募造寺，遂得興。中有熾盛先王佛毘羅觀音諸像，其二十八宿，猶是唐朝夾紵舊物。石車駝尊天跡最古矣。至今尚存。

禪朝白菴寺

吳興白菴寺，唐年刹也。今為西越石藍，頃歲重新，道場香火之盛，他叢林莫與比矣。觀音殿前，往常有虎來朝，亦不為暴。寺僧多佈而遊之。去後，遂每日有一獐來作禮，云是虎所使也。寺中有李公垂石，長可二尺餘，頗具孤拳一片之勢，反之可用為枕，其上刻字

三行，長慶中，辰二月辛巳，餘英孟郊來訪，竟陵陸賈翁曾觀，凡二十有一字，埋沒草莽，今歸快堂，相傳此寺是唐宰相李紳公垂所建。初未有寺，時一高行上座結草為菴，李紳秀才與上座為方外之交，便借庵中肄業。時近新秋，緒風送涼，林谷如洗，李欠身思履，拖挑榻間，謂上座曰：師打坐片時，某欲睡去也。上座乃結伽趺于其上，觀之見李方就榻而寢，鼾聲如雷。頃之，頂門內忽走出一小綠蛇，長可二寸，蜿蜒下榻，環繞于榻器之側，已漸綠入榻器中，半晌而出。則延首向階下行，而至大溝，內悉是泥淖，有丹黃二葉，葉積其間，蛇借葉底盤繞，未已久之，乃上大銀杏

樹，真辨樹，顯辨樹，木葉上塵悉落，忘逸徐舉錫杖擊樹枝，蛇便委迤而下，急奔歸路，依然入空。登榻走入其頂門中，滄史之間，李生寤矣。師唱云：郎君何久不起，作何夢乎？李對而起，曰：染不可言，初睡中渴甚，夢至一處，有城門，頗極壯麗，某入其中，四顧皆清流碧溢，非人境也。見其水色湛然，欣然就浴，因試飲之，如冰醍醐，甘露矣。少頃即出，復至一大堤之上，邂逅美麗女郎十數輩，或着金沬，或着金衣，綉袖繡襦，約輕盈飄然，仙位才調，笑問奔頭，見仙山樓閣，若在烟霄，女郎輩趣某往游，遂去。既登峰頂，清心肌骨，疑在閻風山前，耳中聞雷聲，急下山，不覺驚醒，上座因

知綠蛇為李生夢中之身其所游歷皆忠境也于是其說所見因緣以開導之李大悅憤遂于佛前私誓發願若我他日富貴必與佛法建幢此中李後權進士策武宗朝拜相捐貲數千寺遂昂建名曰白雀上座則開山祖師云此段公案廣記諸書所失載故括出之與管珍秀才所說同無錫志記誤

寶林寺畫龍

閣內有寶林寺唐年剎也正殿梁柱雕繪盤龍門外有水一池石梁跨之夏月居民晚起入寺追涼盤龍下飲于池鱗甲張起如欲振翅奔走告人點點風雷之氣不似某所畫人皆見雅廉閣烟霧細

編其礎上枕有泥濘濘濘若紐水淋洗者然其自蘇州城中震雷暴雨

天聖寺土龍

吳興天聖寺先朝古剎殿上東壁有管夫人畫竹西壁有趙承旨畫水墨雲山前有大池其左右兩棟間各塑綠吟土龍一條于上萬曆中老僧號起枯香佛葉前見二龍下飲于池僧大怖詰其徒眾曰土龍飲水大是怪徵茲地其當陷乎龍飲畢仍各歸棟間而兩尾則已交互相啣非如舊矣寺僧問于郡守：不信即駕車來觀驚嘆其事命取紙筆題錯龍盤殿四大字刻示以榜于殿上未久此兩龍便挾風雷飛去

不知所之今所粧飾者又後人所補非舊物也

蛇化僧

杭州鎮海庵在草橋門外敵樓東相傳此基故是化智海也國初時忽有一僧自稱姓葉來此募緣造廟：妻成笑僧忽謂眾匠曰明日吾出募緣午間有一負子來看須分酒食飲食之若飯畢將去急挽其袂直云此飯乃十方施主錢財難以消受請為我助一兩到明日果有負子至眾工怒如所教此負子不得已贊成一紙爐而去臨行謂眾工曰葉長老所募金銀甚多且可計量不信俟其入浴時從窓隙窺視圖驗言不欺取此信蟻懸紙爐懸成精羨嘆曰

公輸子下降人間肉眼速離那不識却也及暮僧入社深浴眾工休言覘之乃一大白蛇鱗甲燦然光燭一室頃更仆地死矣蓋蛇之有賴力者乎而後為屠中丞拆毀改作社奉建于錢唐江口今川僧滿跋逆于墓上庵為號曰鎮海與西陵諸山隔江相對祝釐補陀者必經其門

僧為鞭子

北直綠真定府老僧死去託生于虜中能知前生事自幼至長不忘嘗因互市求歸鄉里上官不許入關乃復還北官與之移文真定索其故居僧舍中經函念珠置處其徒某法名一一驗訊無差仍令通事傳

通給還故物此鞭子遂倡化于彼方諸難子受其教
者咸加崇信念佛持齋如中華法侶之感矣

妙海二姑已下五條皆現世奇事

施氏尤生錫綬之妻長洲人也孝順舅姑萬曆丁未
年間忽患腦疾積治不損日就危羸至十月初九日
天色向晚強起用帕抹首立于門側忽有道士東來
過其門教目施氏從之乞茶施氏延請入門送茶飲
訖問道姑從何方來曰我居南海有事偶到此耳因
謂施氏曰娘子更重想難久長施氏即說所苦道姑
曰此關舍隔也法在不治我見汝風有善根當為治
必不誤藥藥料出黑色丸于善醫教施氏子聽取時

會化口中痰當自愈因問娘子幾歲矣曰三十二聞
會齋藥曰十三歲時持齋廿二歲又聞至廿四歲更
持七年後復破戒道姑嘆曰此是魔王上身故不能
堅久耳疾愈後仍須持之我書一符于汝額上即出
朱筆于袖向施氏眉心書一小符隱隱肉內初無痕
迹曰從此魔王不至矣施氏作禮而謝道姑曰何芳
鄭重他日有便尋我于南海可也問南海廣大無邊
不知尊師家安在矣曰汝過南海若問妙海老翁無
不共曉即送出門轉時問已不見矣尤生疑施氏語
之故驚曰若言南海詩非彼若觀世音采其夜施氏
如言服藥明日遂進飲食絲萬之疾一朝頓除明年

戊申借其姑劉氏同到補陀瞻禮終入寺門便見妙
海宮三大金字榜于殿堂始悟菩薩之靈應焉其年
九月十九日施氏早膳果坐于中堂又見一道姑手
持梭拂子排戶而入合掌問訊曰娘子乞我高糧半
升施氏亦合掌答之道姑使問在家人女能受戒乎
施氏曰我固持齋人也道姑遂口念弥陀因宣四句
偈曰弥陀口裏念弥陀不識弥陀爭奈何這句弥陀
奈不透輪迴却得出婆娑施氏問姑何家人云湖廣
人住柘松墟東修行自己功行雖已圓成止有一點
度人心未了耳問娘子年多少答云三十三矣道姑
嘆曰汝有出離相居其指天曰月星光輝父母相遺

機乎是類太妻類六親緣類旋于袖中出簿籍一冊
黃素蒙面中間字皆篆文散色閱罷謂施氏曰汝陽
冥止二十九歲如何多却四年又揭冊中一葉點其
首曰是矣因汝昔曾行三善事故延至今日一者汝
于十五年前捐資鑄金像一軀二者嘗施餅一塊
三者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初九見路傍飢寒人捨飯
一甌有此三善獲延三載又緣曾遇肉身菩薩点化
來故不即死耳施氏具述妙海目緣告之心計此
姑雖衣飾容貌種種與前不同而雙瞳秀異宛是昔
所遇者因合掌下拜哀祈極虔道姑曰能使相隨柘
松墟東修行乎曰善姑老無人侍養不能去也曰裝

一炒香米立視厨下已無火，道姑曰：不須裝我携得
一瓣在此，可取一甌淨水來，水至，用棊拂子稍微
洒之，淨其坐處，俄而出一竹籃，中有三足鳥，如蜀山
蜜色，可七八寸許，鳥中復有小妖，其製與鳥無異，撥
之中有奇香，氤氳蒸鬱，却貯淨水于鳥中，裊花四種
芥之一香花，二芙蓉，三紫萼，四江梅，紅白相映，各可
四寸許，花上棲燕雛一雙，蛺蝶一對，啾啾：翔：飛鳴
其間，施氏見之大駭，請其故，道姑曰：此鳥乃兜率宮
中希世之寶，天人見贈，非世間物也，于是命施氏法
名，曰：不賢，旋即授之三戒，一戒新絕夫妻恩愛，二
戒除淫慾，三戒斷酒，三戒斷淫，仍令顯天。

施氏有積積天數，寸毫不可，報奉手向施氏髮際微掠
一過，袖得青絲一絛，縮作小髻，付之曰：待汝夫君歸
將此髮十五莖，道之便可謝絕，早辦修行，施氏復合
掌下拜，忽風起揚塵，弄頭而道姑已滅，不知所之，香
爐花鳥都亡，有矢施氏計其結婚之歲月，恰是十五
年也，西方令人，顯奇規瑞，固自不可思議，非所謂
見侵染美身而為說法者耶，龍樹父老共傳其事。

水上僧

江陰顧山麓而房有一行童，俗姓曹氏，隨其師，太虛
莊長老出家，自幼持戒精嚴，誓捨身以報佛恩，所
積糶粟錢，每轉施于里中窮餓者，萬曆庚戌，行童

年三十矣，二月中，莊長老往南海補陀進香，行童苦
欲相隨，便令搭襪而去，既泛海至梅岑山，瞻禮觀世
音金容，行童嘿然于菩薩座前發誓，願捨其身，俄而
舟出海口，到大蓮花洋，颶風暴作，波濤洶湧，行童遂
合掌向空而願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
恩，言訖，便向波心跳入，舉軀無不驚閉，搭救不及，知
無奈何，頃之日漸晚，風亦漸息，長老還山，傳語里巷
稱為異聞，便逐日與眾僧唐修佛事，懺洗之，經三月
餘矣，七月，中行童忽在峰叩門，眾僧疑駭，以為鬼也，
拒不肯開，說觀音神力護持之故，眾咸不信，問莊長
老，莊長老曰：往來善山古心法師，徒下聽講，汝

可詣彼一聽，好越度，西方去也，行童忽然而出，竟投
玄墓，時莊長老方作夜課，單留燈閉戶，端坐轉經，忽
聞行童腔外喚聲，心訝其為鬼，以而問曰：汝已捨
身，當尋善地，中證果去，何得游魂入東土乎，行童于
鬼隔具述所經，曰：弟子實人也，未嘗作鬼，初既洋時，
忽于下流數步外見一胡僧，深目巨額，髻狀冠，頭着
楮布袈裟，自水上乘一船板而來，口稱吾度汝，載之
而浮，輕疾如駛，前望見一座山，漸高，某問何名，曰
周山也，倏忽之際，已及淺沙，引而登，岬連于山下，某
顧視胡僧衣履都多不濡，濕心異之，不敢問，擊某同
叩岸傍人家，有女人出，應曰：我亦佛子，但夫出外，不

敢留卷指鄰近村舍中是德家。有男子在。汝可往接。至則果有男子啟扉。便求寄宿。頃更歎失胡僧。追覓亡兒。其家推詢緣由。共相怪嘆。知是菩薩顯迹。世間矣。即取蘆蓐。藝為地。煇與茶。煮衣。煮蔬。具飯。某得不死。明日送某于周山鎮海寺。挂首座。板削。教習諸經。品。既今已學成梵音。願明經理。忽思父母。亦念奉師。求救。故鄉。庵中不細。故特尋訪。到此。請和尚急開門。莊長老即收留之。挈還顧山庵。父母見而悲喜。由是遠近緇俗。翕然皈依。一時通業傑出。流輩高君承先賢而說焉。

魚籃婦人

姓蘇。章。葦。堂。寫。晉。賢。行。願。及。白。衣。大。士。經。像。勒。石。施。于。開。元。寺。功。願。未。滿。萬。曆。辛。亥。年。忽。病。瘧。下。自。夏。徂。秋。轉。加。棘。篤。又。唾。血。常。及。數。升。必。必。死。矣。囑。妻。擊。地。置。後。革。西。鄰。管。珍。秀。才。好。道。之。士。頻。來。問。疾。見。其。肌。肉。難。消。而。兩。目。尚。有。神。光。憫。芳。之。曰。君。病。當。不。死。但。發。心。寫。經。崇。像。必。有。神。人。來。相。拯。拔。也。章。于。枕。上。首。肯。而。已。是。日。八。月。初。一。其。明。晨。章。忽。索。進。飯。食。使。人。選。秀。才。而。告。之。曰。夜。夢。甚。奇。初。見。有。五。鬼。頭。抹。破。碎。身。着。藍。縷。短。某。至。一。荒。郊。將。衣。巾。履。襪。悉。數。剝。去。惟。存。裸。身。坎。五。鬼。復。將。自。己。破。碎。藍。縷。挂。于。某。身。各。各。奔。散。而。去。某。心。甚。惶。怖。遠。人。控。訴。忽。見。市。中。有。粒。

出佛像。人引而語曰。無苦也。公之服飾。悉在此。三間屋。子中。請自檢取。既至。則履襪巾帽。之屬。在東。廡。衣服。又置西廡。堆積甚多。不較其數。而中間一室。有萬廣禪床。梵僧端坐其上。某便合掌。作禮。請其名。不答。傍有侍童。應曰。此法華大師也。令某速出。既出。見其南有一亭。有白衣婦人。珠翠滿頭。提魚籃。而立。後有孩子相隨。某向前。請拜。告以褫衣之故。此婦人。便取魚籃中楊枝。將某頭上。破碎。挑去。忽愕而醒。此身如灌清冷。淵矣。始悟。採吾苦者。即觀世音也。由是得生。旬日。病。起。眾。相。嘆。異。堅。行。其。志。願。為。章。年。近。七。十。熱。子。自。築。佛。像。教。札。拜。白。衣。大。士。各。子。復。復。

夢白衣大士座前印香盤。結成一子。以筋。獲。之。明日。是。祭。丑。歲。朝。其。妾。免。身。確。得。

靈芝寺降神

西湖靈芝寺。吳越香火。有觀世音木像一軀。可高七尺餘。相傳是行脚。募化。而造。成。而。去。不。知。何。處。人。也。妙。好。莊。嚴。最。為。靈。應。吳。方。伯。入。寺。中。訪。余。嘗。見。而。讚。嘆。但。殿。基。在。正。殿。之。後。雙。銀。杏。樹。下。為。杭。州。蕭。秀。才。所。撰。秀。才。不。信。佛。法。器。屋。其。上。為。書。舍。經。十。餘。年。矣。比。立。無。力。與。復。叔。以。此。像。供。養。在。正。殿。三。世。諸。佛。之下。余。寓。其。寺。瞻。禮。興。嘆。即。時。為。比丘。題。募。建。殿。緣。疏。既。成。比丘。將。出。募。先。特。示。秀。才。秀。才。執。科。舉。未。

定為蘇不數日，俯榜落名，唾血二斗，垂危昇而歸矣。一日解后，會稽管公子可成來，余留之飲，管其說所夢云：某昔年曾借禹蕭氏畫舍，其夜夢有梵僧降神，收余速去，不去，明日將有大禍。夢中取某書劍，投前頭奴裝而出門，既竟異之，遂不果留。某別去之夕，有豐城人來宿其內，中宵暴凶，某所扶，止書一篋，劍三尺，無餘長物。恍與夢中所見相符矣。咏兩足草，慈勝蟹昭如，乃若此之明驗乎。昔拾宅為寺者，何人佛生不能及一絮淡地，以安祝座，橫雁陰護，曾弗之悟，悲夫。

夢見理路

高居士承先常熟人，嘗為余言萬曆辛卯年，張太僕與思廷館于滌陽，四月八日，傳是如來降誕之辰，某與親識同游至黃草窠，中有小茅庵，一坐閑僧，數日某謂有善根，勸之持齋念佛，時琅玕山中有唐吳道子石刻觀音像，某領老僧言，使請一幅持幢供養于官衙書舍，其夜即夢身墮蓮，大海中水從西流，四望無際，頭出頭沒，相持溺矣，忽見西北角有黃石砌墻，高可三尺，心計此當為岸，而一時不能即達，無如之何，又見東北角柳樹下有一童子，如七八歲兒，合掌而抱，某見其水急，甚不得，從西北極力撐到，岫邊忽有穿耳胡僧，推上于岫，回視其僧，倏忽入夢。

為瓊瑤菩薩，隱入山中而去，某已知大士現相救人，于是高聲稱念，南無觀世音，博汗而醒，自此發願，每朔望誦心經十卷，觀音聖號百遍，如是者二十二年矣。

錢唐游

獲州舟橋，張史素崇像教，喜施僧食，萬曆辛亥年春，將詣南海補陀瞻禮，觀世音，擊其孫八歲小兒以行，既逆杭城，搭棗渡江，不取道于西陵，求寄載下海，船意在速濟，時海船已縣次江頭，待潮平而發矣，張史欲乘一船，其小兒忽見此滿艚人，悉被繩縛手足，急縱聲求救，之向阿蕭，叙此異事，雙夫駭，遂依其言。

登岸，及再換第二船，其小兒復叙所見，如初，已又登岸，更求第三船附之，問此小兒，目中已無所見，曰：只前兩船怪異，餘並安然，雙意未決，有二人立于船首，大呼之曰：勿乘彼而來此，二船甚穩，無虞也，遂巡又若有人自後推之，遂擊小兒登船，附焉，祖孫兩人坐方定，訪呼者推者，並已不見，日暮潮至，雪浪如山，而前兩船所載，並尼姬僧徒之屬，舟人不善避潮，應時淪覆，緇俗男女溺死無一存者，張史所附之船，獨全，與數十人俱濟，越三日，仁和縣令出江口，點巡放死，人屍，每一方僧，腰纏中各有兩大錫錠，小刺刀子一枚，驗是釣漁之具，信知闡提無賴，為菩薩所不採也。

張氏感悟，折節空門，抗城人目視僧軍，而未委八歲小兒所見之奇矣。

香菩薩

嶺南沉香至賤，凡有官廨公座皆香所暎，市人製沈香佛像最精工，有妖髡數十輩，命工刻沈香觀世音菩薩，其外粧成丈六金身，而空其中，腹施以閨掖，並藏刀斧等之屬，徑以爲像以出，幻惑男女，因而殺人，刻貨掠取處子之有容色者，行房中之術，先截好髮，刺作沙弥狀，親與着消瘦衣裳，教之梵唄，淫穢，每中無泊，都市鬧場，木魚聲響，流俗士女爭往，札謁金，

戲梁紫花，勸委狂，不，下，人，萬，紫，五，拜，開，漸。

東某貴人婦，裝絳海蠶，重悉被剝，掠舉家百口，一時并命，獨携其少女而去，女迎于戚，勢勉強從，為時舟停京口，齋供雲集，鎮江守公某初下車，忽在夢見白衣婦人詣前，白狀曰：妾腹中晝夜不寧，楚毒甚矣，官人何方相採，既寤，心怪其事，升堂而問，左右境中待無有，婦女狂溢者，亦避人從，傍進曰：近日河下有香菩薩，從者如婦，足新府君之聽，他不足問也。守公立命駕車出郭，搜其舟中，尽得奸究，見諸沙弥十餘輩，姿媚柔雅，驗之悉有乳，皆前後所劫良家女子也。呼冤涕天，于是決殺妖髡，蕩滅其党，江左稱為神明，督撫中軍向陳嘉謀說。

方塔

常熟城中東塔為一邑之鎮，有宋建，至初，僧文用募造，功未及半化去，至咸淳中，僧法潤撤其遺構，改建方塔，以而九層，蔚然壯觀，與他處浮圖迥異矣。或云法潤即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為維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凌亂波光中，恍不可辨，此其理殆莫測。先年徐光祿振德季子故居在塔寺前，其家北樓壁縫中現出塔影無數，見者詫為怪異，豈未觀之潭上乎。余別一僧房在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廢卷，中隙光射壁，

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相傳塔頂常有黃衣仙人，儼臥其上，白晝多見之。藝氏松思快筆，載其說頗詳。

繪園卷之六終

繪圖第七日錄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汪尚書毀寺報

楊崑山毀寺報

舒御史毀寺報

張居士鞭佛報

王氏部罵佛報

金箔米焚經報

牛肉僧入道場報

德興史沉僧報

魯侍郎伐木報

崇德縣冤報

劉廉察濫獄報

白金吾鬼報

李氏妾妒報

陳烈婦為厲報夫冤

南禪僧食餅報

致氏子殺狗報

瑞光僧淫報

吳氏子冤報

留明府遇鬼傳

定慧寺冤鬼相逢

吳省郎殺人報

南濠楊氏冤報

安慶人殺小兒報

書生婦妬報

諸葛氏負盟

小韓負心報

邱舉人冤報

王給事食犬報

燕峰之報

張阿耨屠豬報

馮氏子屠牛報

天長縣化魚僧

雲州民墮犬腹

薄明經為魚

徐文長冤報

徐氏兄弟冤報

新發潘家交報

宋方伯濫刑報

繪圖第七日錄終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較

影嚮

王御史毀寺報

城東齊門內大私寺宋延祐中賜額即古慶壽寺也
與王御史憲臣第宅隣近御史執情丘壑與李長沙
文符詔諸公文善而子生不信內典因拆毀此寺以
廣園圃命忠少挽仆佛菩薩天王諸像于地用刀刮
其面金左右強諫不從須臾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
竄齋禪剝落遺社荒涼其後不數月御史身發風癩

瘡不可忍手持刀自刮其皮盡空肉盡至骨舉
醉眩裂腥血淋漓旬日而死所廢之園名拙政喬木
千章皆寺中故物也為吳下之甲焉死後其子不能
守竟鬻于衣冠家矣以故觀之則釋氏因果報應之
理豈虛也哉

汪尚書毀寺報

新安城南有披雲峰下有太平十寺應夢羅漢唐
僧貫休所畫其像至今尚存嘉靖初有發源汪尚書
鑄因占風水將造墓其上于是折而毀為剝像焚經
千年之香火一朝蕩然矣旬月之間尚書中患疥皮
肉消盡而死妻子皆相繼亡家業殆盡墓遂無成往

年余為寺僧題此券修殿堂新安貴人子莫有起而
應者今不知如何

楊崑山毀寺報

嘉靖中崑山縣令姓楊失其名字鄉土崇信理學不
遵像教拆毀報國寺為魏恭簡公祠堂像亦剝壞無
何罷官還中途舟覆家口盡沒于水此公無病發狂
自去其皮未及門而卒

舒御史毀寺報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長至履端
聖誕之辰守令衛尉而下先一日例用習儀必于斯
寺嘉靖年間一日有二三廣文借患少子弟入寺

僧徒迎候稍遲嘲之通閩人舒汀為御史按臨蘇城
此公專崇理學不事梵玉逆聽澤宮之議立時拆毀
改為長洲縣新泰先期下會責令蒼濟院安繩絲萬
條不曉何用既具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齊
到寺卸瓦摧梁焚經仆像僧徒三百眾並逐于外統
車疏汰惟三世佛牽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
祀銀杏三章匠工即就地削其枝葉聚塑成佛樹根
舖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奈何命左右各
手刮金盡乃止後御史得亞父之疾楚極號叫骨
肉爛盡而死廣文思少家口並相續淪亡陳覺玄親
覩其事

張居士殺佛報

可一居士張教少讀儒書不信佛法有人進古銅鉢
勒像一軀居士受焉按之于地鞭至八十乃止後甲
辰秋八月居士夜為盜所殺身被數十刃楚毒極號
呼徹于遠近盜割其陰乃絕湯康察語余曰此誠經
中所稱見報今生體之即今生受之不可不記以
鑒誠為近傳葯門錢氏子怒其亡父奉佛製小劫以
加于金像之頭雖有名賢勸化終不能信未知後來
報應何如也

王氏部罵佛報

王洪穎西安三原縣人平生不信天地陰陽仙佛神

鬼若書罵佛妖妄不經為洛陽令時已毀佛寺數處
其後權民部即權稅北新閤嘗為大言以欺世云我
他日來作都御史必先填取西湖惹種桑柘然後拆
毀堂隱淨慈昭慶諸大古刹改為書院送與士夫開
誦又不信冥中有關天子時黃田曹汝亨其同年友
也為誑辭以應之曰此公不宜犯他將來與兄算帳
何以應之由座聞言無不大闕不數日洪穎中夜發
狂號叫腹脹如甑而死桐體皆作青紫色當時莫不
以為有報應焉萬曆辛亥冬事

金箔朱焚經報

蘇州皋橋朱及以鍊金為業人呼為金箔朱曾有一

西蜀僧來持金字華嚴經一部寄其家別去累年香
無蒸響來聽信左右取火焚經其金鍊為金箔并
餘家道日漸旁落未幾得疾而殞此目前近事也

牛肉僧入道場報

楚中有僧號荆山和尚善星命昔年米寓牛塘壽至
寺東房旦出市肆中飲酒數升噉飯數升牛肉數鬻
至暮醉飽而歸率以為常時值中元寺中造盂蘭盆
齋設瑜珈甘露法食此和尚從外裸袒入道場常酒
之氣觸忤諸佛菩薩即為護法伽藍神所擊立跪而
死次早人共往看之雙手猶擊向天而跪如故莫不
驚疑回心向善

焦典史沉僧報

典史姓焦氏失其名常州江陰人也縣小吏出身後
任楚中某縣守以能名遷他府知事行離縣三四程
偶逆舟江上解后一南僧自蜀江來求附載舟人不
許僧因吐情告典史曰貧僧囊中有募化金六百兩
將往補陀山設道場為觀世音建幢樹刹公幸附我
而南此功德載其半矣典史曰此好事無不可者遂
與偕行三復三四日典史忽萌毒念一夕颯風大作
竟推此僧于江中眩其篋果六百金在焉悉入私帑
隨隱其罪自謂鬼神莫知曉起見此僧從水而出直
來案前索命撫其背曰君不特掠我金且害我命我

命已矣是金乃十方所施必終不獨君有後與君形影相依不能捨矣自是無書不見形無夕不感夢夢即驚寤目既瞑又夢如初凌晨起坐其僧已先在側且云告獲許于上帝：大恐將命戮汝父子其聲甚厲與史心中憂悞不知所出逆得大病寢與不安所至騷擾維舟其下延請僧道追薦免免而存亡疏中又不敢直書其故惟有叩頭流血默待悔過而已迨巡檢家病日益劇願將此金廣作佛事誓不留分毫索中諸凡疎懈無所不嘗而此僧為人而空常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索索六百金往南海去也或乘舟歷山巖出壁間首後常見其板床而坐負屏

兩面不恒廢廢已而左右皆見驚而散走金曰和尚來也百計哀祇僧終不聽時與史歸且一年有半矣裝中金六乘及精神祖德惟怖轉不自支忍一日亡僧持刺直來詣門相訪闖入中室問者拒云主人病劇不能對客矣僧叱云吾非尋常客也必欲見汝主人試告之與史方負床呻吟妻孥環聚而泣已觀僧形見前復聞僧通姓名于外大駭云索命咒妄幻如此吾必無路活矣不如速死遂投床下奪刀欲自殺家人急抱止之如死者三取繩縛其手足倉卒之際不覺僧至前矣僧謂與史曰某乃人也非鬼也君勿疑速屏去妻子當告之故眾相率出避僧曰去年游

竟于風浪中必死矣忽見觀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燈焚：然引入蘆洲幸遇漁舟得相拯脫萬死一生免于魚腹某六百金雖為君有且復募化已足其數矣將之補陀償此夙願于觀世音前過江陰知君病所由來故酒一見為君釋杯蛇之疑耳與史曰雖然金已盡即回壁所有不滿數報何以償吾師夙終當埃之來生矣僧笑曰吾初無意數金君何出此言舉家列拜敬製方袍帽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其飯一餐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而去自爾之後鬼形遂絕與史疑終不釋語言倒錯如失心人少日而祖矣與

蘇氏有一子為江陰秀才學藝已成方應孝廉奉以觀長不赴無故白日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死終釋性探身於其屍僧端自南海聞而嘆息久之此萬曆甲酉年間事也自古冤鬼為厲者亦多此則未嘗死而菩薩相通幻出奇鬼形狀以騙之至死一何狡也

曹侍郎伐樹報

侍郎曹公時聘治河濟上以太夫人內報還獲鹿里中無水居民出錢買大家井水公遂擊于四井于家汲者絡繹不絕而陽宅地形從此殘破其宅傍有老柏樹一株故老相傳為千餘年物公檢曆擇日將伐取其材是夜公夢樹神託形為綠衣老人詣門告曰吾壽已千餘歲矣明公無遽相害也不聽陰謹至矣

公明日起而訝曰樹果有神乎此必無之理也若志
決矣其夜老人復見夢如初曰必伐我將滅而家先
殲而子公大怒睡中叱之去明日早起亟召匠工持
斧執鋸立時伐取樹中血流地為之赤木幾長子存
廉死公與夫人相次而亡一門之內無唯類矣

崇德縣冤報

吳中衣冠為西越某縣令縣有大盜城社數十家莫
能涼衣冠籍沒其家財累萬又斃之杖下家無少長
悉次殺之慘毒之聲聞于街巷隱其辜以為人莫知
也一日衣冠賀年入郡城謁觀察使乍登舟便見此
盜與妻子數人皆自被縲絏因服藍縷行于道六聞

左右咸無見者久之微聞鎖械聲漸近案前自此奔
服即至往往百里駭鬚常在于其側衣冠心甚不樂
返縣之日復遇百姓叫屈稱冤擁車而入各縣神馬
于碑亂擲縣堂之上都莫能制逆衙後即見鬼卒押
此盜家口立于門傍晝夜見形不去或床前或屏後
奴婢皆驚而走衣冠遂病瘡于頸透其喉痛楚極
七日而殞

留明府遇鬼傳

晉江留明府震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
峻嘗枉徵財課百姓瘦瘠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又
拷掠之慘至手足指隕于是虞人敬之曰落指君子

民之父母後違曹郎去未幾奉差而還將之閩道經
吳下舟中得疾因入城借寓求匡而余姻家徐光祿
適有空宅張典于藉金橋明府遂寓焉其時暑月居
人鄰近者夜乘涼方就枕咸聞街中若數百人語散
相催而過急起視月尚未午自門隙視之則皆猱厲
鬼物怒目戟鬣或着鎖械或披藍縷怪狀奇形莫可
名狀始知非人收頃之候徐氏門開逆擁而入其黑
如烟及曉報明府卒

劉廉察濫獄報

明浙西廉察使東齊劉庚青州壽光縣人登隆慶戊
辰策為人剛執不阿萬曆乙巳年間海寧太守少鄉

陳典獄在外典生值衛巡官格閱巡官死長君太學
矣不與政有司坐罪家長論抵下獄典譏頤稱狂濫
是時廉察為訟略不哀矜太常一夕夢其先祖手執
一紙文書來告曰家孫之獄劉使所成各得理于上
索矣毋當不食而死也太常寤而異之適外傳廉察
有病迎之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盼其脈是
崇脈不可為也廉察病中彷彿常見一尤公體巾白
衣長可七八寸從屋而下行至案前每當食時輒跳
至胃上坐而擬之食以此不下咽日尔羸瘦後月餘
不起抗城人多知此事嘉定何秀才與許生說

白金吾忌報

萬曆中留都金吾右衛白衛尉者不載其名歷世濟
思衛尉生而穎異巧習刀筆後成武進士為營將而
刀筆益善人以為天道至微一日思患牙床腫痛其
楚毒不可忍痛數日齒遂動搖不牢漸將脫落衛尉
命家人以次取下每取一齒出一大蛆虫鱗甲碎碎
可畏久之齒蕩然矣僅存齧齧猶能自嚼其舌爛
至久而死識者以為切齒之怨衆口所誣報當如是
爾吳人錢允治聞其事于都下客也

李氏妾妒報

長洲縣治後平橋東老骨李祝恒以刀筆為業妻妾
二人妾先妻不和妻暴死咸疑是妾所殺萬曆癸丑
年春妻忽患陰中痛不堪其苦久之提出二物狀如
如蛇時昂首于外細視之喙目倫具或云是人面
瘡匠曰是肉軀也喜食肉因取肉試之使啣肉而進
每日盡肉四兩痛總定矣鄰人輩咸初諷經洗懺多
方以禳之其家素不信佛今具如所教乃建齋七日
禮懺精勤法席既終痛苦如故問絕者數四因令女
巫視之巫于妾前方托琵琶鼓舞良久忽聞簾下有
切齒之聲初遠漸近巫驚而起至者李氏大娘子也
李家惶怖俄而空中霧語謂家人曰某為長室罪不
至死何故橫見殘害理于帝所得託此瘡以雪莫恨
雖有三昧法水安能洗此積憤耶其聲甚厲宛如平

生妾自此後常彷彿見大妻在于其側祿謝竟不能
止號呼藏餘至明年甲寅夏四月而死是月十八日
希言與秀才管珍同過處士錢允治其說如是也

陳烈婦為厲報夫究

錢日省岳典海鹽縣人住平澗村家豐族盛入貴為
太學生其地近接海寧縣因與海寧陳氏姻連陳太
常典鄧之長男諸生祖鼻者日省從女夫也經義最
高知名序序烈婦實祖鼻之妻萬曆乙巳冬十二月
間岳典與衛滿指揮捕盜硃石賊人拋砦投石碎其首
立死太常父子皆不與聞會烈婦母喪遣奴曾在硃
石治祭有來指揮風共太常怨統構于上官遂與大
獄罪當坐長累竟論祖鼻抵死獄且具矣烈婦悲慟
計不知所出日省使其從子朗生夜傳語往說烈婦
曰汝夫覆盆吾力能營救之但事勢危迫之秋非傾
囊委仗無路雪冤汝豈有意乎烈婦深相傾信立捐
銀三百緡及匣中物金鳳釵珠步搖銀鈎紫磨條
脫之屬雜繒采室玉稱是悉付叔弟二人不問出入
隨隱其妻日省鄉居往來城市常舍于海鹽城隍廟
中分孽財物發蔭燦然喜動声色竟為道士隔牆窺
見突扉闖入擄金二餅而出日省知之不及道士往
告于族人沈儒宗儒宗又亡行青衿也連走入廟嚇
擄其半明日白之于官二逆業賊拷訊不禁鞭撻強

自誣伏而儒宗及滿家眉容並相引證，鐵成大碑，祖鼻有口，終莫自明。烈婦聞之，不勝憤恚，以頭搶地。晝夜哭不輟，聲曰：「台陷，夫君歐刀架棺，尚何面目見舅姑？不能白之地上，終當白之地下耳。」入戶反闔，縮于屋梁而死。縣令聞而大驚，旌其門曰：「孝烈海寧黎獻。」莫不頂禮呼之為陳烈婦矣。未久，日省方在家料理，行裝將赴京，黃緣為詔，半擬皆果，忽預見烈婦囚首敝衣，帶徒鬼使六七輩，乘家紛鬧，認是海鹽縣亡過手力，姓名皆籍入城隍廟中者。張目據袂，如有捕投之狀。問侍從，並不見，心甚惡之。少日無病而死，又未人烈婦形，見于佛宗家，作諸天怪，索金徵命，煎逼萬

端。一日忽望其妻某氏，妝臺前對鏡吁嗟，似若稱屈。叩之，答曰：「妾錢氏也。汝夫太忌，操吾金矢，又織吾夫之罪，致妾枉死，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今獲理矣。妾當斷汝家種，自爾之後，徵逐如常。佛宗妻因此得病，一日烈婦形見，仍帶後日前兒使六七輩，手持鐵銀鎗，鏗然有聲，掃室搜檢，拉羅林帳，凡諸內外長幼，舉家八口，以次殞斃，不及一年，妻某氏亦死，每一人死，則曰：「陳家娘子來也。」室中終夜相驚，佛宗惶恐，叩頭向陰魂懺悔，頻為設食。烈婦曰：「何勞如此？吾祇百金坐夫大碑，豈是靈餐所能禳免？佛宗跪而請曰：「今當出此，樣金為娘子粧塑佛像，追福生天，不亦善乎？」哀求

千數，烈婦良久方許之。因辭去，霍然不見。隔數日，佛宗聞亡妻喪事，哭予紛紜，頓忘前約。晨望，報聞戶外，詎罵般見烈婦，褰簾而至，怒曰：「許君出樣金，粧像獲免，追錄何故遲延？以我不能殺君耶？言已遂滅，佛宗受色流汗，應時併工粧成金像數軀，仁芥于家，朝夕懺悔，骨肉喪盡，餘有一二子孫，不勝淪落之感。為太原王徵君，釋登為作陳烈婦傳，有云：「誰謂中冓不能為厲鬼乎？傳成，兩家果有此報。徵君向余稱述如此，後金生請記無忘焉。自古枉死三尺組下有戴記，甚多烈婦，一何異若斯也。」

南禪僧會鮮報

蘇州南禪寺禿師雲峰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廣求滋味，無慚愧心。平生嗜鮮魚，每食鮮，或生刺，或沸羹，或斷其頭，日辨烹殺，萬曆戊午火焚滄浪亭後，僧廬禿師衣鉢亦在焚中，因入內搬徙囊篋，煙迷不能出，人見其昂首墻上，蜿蜒俯轉，與釜中鮮魚無異，咸以為殺生之顯報焉。

欽氏子殺狗報

蘇州欽氏子不載其名，少漁于色，嘗得媚藥方，其法取雌雄兩狗交時，用利刃斷其陰，出以治藥，成，乍試御女，中夜得病，作狗嗥數聲而死。欽與畫家王中立周旋，王所傳說。

瑞光僧淫報

蘇州盤門內瑞光寺僧如蘭，不持律戒，畜養園婦為妾。萬曆癸丑年，為人攬送菩薩像一軀至五臺山，寄載運糧船上。如蘭共守而去，見和人婦，又有色日夕調戲，穢言狼藉，將及其私，忽為運糧衛尉所覓，怒蘭淫邪，立加叱逐，併菩薩像并置東昌河濱。石訊之不能止，如蘭計立臺路已漸近，因雇生口前進，隱匿奸謀，將報山中，人共決致像之集，總登驢背，便見陰神從空而下，以戈矛刺其所，腹應破流血，痛苦不勝，悶絕于地。良久，所患處因爾成瘡，日漸洞開，爛出肉，肉驚膿血，與暖相通，及象而死。當結莫不以為有果報。

吳氏子冤報

長州縣平橋沈幼文，工于篆石，稱高手。其子長郎，亦立亦善，其義萬曆丁未，長郎忽思遠遊，將挾薄技于齊東，都御史黃公幼文以子不識道路，託婚吳士廉，合併同行。既徧江淮，復遊邊塞，兩年間，計會割剝之資，不計三百金。與廉單舸，載南還，行至瓜步，廉利其資，蓄忽萌異謀，遂于楊子江頭，推長郎墮水而死。書禮其案，將書札簿籍一：燒滅。幼文夢見長郎，被髮裸形，浴血而來，冤泣不自勝。訪于客伴，竟無克其跡者。廉自以逆謀氣，阻不見丈人，潛住母家，其妻性

會道見紙灰在地，又庭中，出白練衫，月色紫，于青鏡錦半臂，流蘇香纓，汗巾，小刀子，悉認是弟長郎故物。心疑之，齋而不言。汝告于父，幼文力為辯，謂情如是，婿所為，不能訴官。甲宣，追加痛憤，設祭招魂而已。至癸丑夏四月，廉挾背出，貫仍過揚子江口，祇頭使見長郎影于水中，相拖入水，須臾失性，發狂自投，洪波而死。

空慧寺冤鬼相逢

萬曆年間，有姑蘇城東少耳某乙，嘗從其伯父入京，如父死，流落不能歸，因得疾沉痾，忽遇新安賈人某甲，購而瘞之，力為醫，辭臣藥，少日遂痊。乙使相隨，不云甲以其人敢給，可使傾心相託，簿籍管鑰，出入其手，行販至于涿州。乙忽起惡念，將甲謀害，拏之急流中，擁其質于金，還姑蘇，驟為富人。莫知所自也。其年蔣門內空慧寺中，元作蘭盆法事，津濟出魂，傳有西東高行法師，至寺，僧延請，登座放食，遠近緇白觀者，數千人。有往來少年之門者，修為勝事，擊同往觀。乙心雖疑忌，初不欲行，已自度世間必無真鬼，竟與之偕。總入寺門，已見新安賈人先在矣。乙逆發狂大叫，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却在矣。今番放不去也。急走僧廚，操刀自屠其腹，抽出肝腸，臍腸，擊于堂，以示眾人，無不怖走。遂仆于地而死。其夜賈人之

子復夢其父來說報冤事明日直詣少牢家檢其簿籍管鑰宛然如故貨財封記尚存鄰里推驗無差子遂拋有其業乃知天道好運如斯冤報速而慘矣

吳省郎殺人報

萬曆近年間毘陵吳氏大族某貴人為省郎時誤斃一裁工于獄數歲請告還家裁工之魂隨之返乃與其家為崇白日見形往來貴人病如中惡狀日漸沉痾一日信州張真人亦過毘陵晚所親往白其狀懇求禳制之真真人曰余止一明威之法久不傳即燃香燒甲亦毋驗矣請轉祈于郡城隍以伺其便及焚符書法撤理立命出牒速治俄而冥卒受牒廣索于

吳氏不待又偏地搜訪凡十來日乃遇裁工于小君山廟中曰處：尋不得見却在於耶叱起就擒裁工怒曰吾益獲積年今方得理果究于上帝：命君山之神為我昭靈此人福蓋災生旦暮且攝去矣見形于其家者即所差鬼使吾待罪于茲山未嘗去也何與城隍乘而以吾人之命制我乎冥卒不得已持牒還白所司報于真人真人曰名聞于帝非吾力所能回也其在貴人克矣

南潯楊氏冤報

南潯楊氏開生藥舖有名其子先春獲舉于鄉楊遂用勢力謀得其鄰馬氏宅馬氏亡婦形見如生時恒

在屋梁上住張目操袂而罵楊虎甲與冬子病又見馬回遁去

安慶人殺小兒報

安慶府某縣中有某甲早死而貧甚故道孤方在襁褓母發保惜非常其叔亡饋輒思謀害時目豺聲頗驚視聽一日號告其發曰吾今悔悟改事嫂矣兄所遺子猶吾子也當竭其力撫子之願嫂無他疑發謝曰叔有汝心妾夫為不亡矣自是深相待各無異志孤年且六歲矣一日叔于側近河頭造船携其姪同往小兒拾得零星木屑還家載蓋小房如是者再而周出同入略無防範一夕去而不返急散火往覓

斧劈其腦仆于途矣明日訟于府：下其事于理：不能決值上已祭下理將赴文廟起呼家人共食燈燭之下忽有一小兒跪于案前稱冤流血被面理問曰是某氏兒耶應曰然曰是汝叔謀害子應曰叔也理點首諾之某日祭畢即召叔對簿其服其辜旬餘後早起獨嘆又見小兒來謝視其面已無血矣聞人王某見為府理刑親與黃州收九萬錢

曹油人殺小兒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曹油為業此人常肩油擔往來城中大家見四五歲小兒頭戴金珠帽頸下鑲銀項籍臂垂紫磨跳脫身衣又葆翠纓計可直數十金便

萌惡意常袖果核與食出入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
不防範之一夕賣油人忽見兒獨在門抱之而去潛
于僻處褻剥衣飾殆盡竟絕其吭藏屍背井中父母
久見尋覓無路晝夜悲啼賣油人行刺得計幾年之
間家亦驟富妻生一子兒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
五歲時夏月天暑賣油人移枕簟當風而臥兒後其
臂中銀簪戲刺富胸賣油人方眠熱大斬不知也腫
中誤謂青蛇所集奔手一抱醫費心矢即便絕不治
兒遂長成擅其貨業許生國先嘗見其翁說之

書生婦始報

遊日桑城有大家女嫁于某書生為婦甚為富慈膝

婢與書生私通取木秤一根穴入其陰婢竟以死莫
有發其事者居數月女信中生一肉蛇楚刺其家
時：昂首向外用手捫之復縮而入匪藥罔效遂死

小韓負心報

小韓者杭州人少年美丰姿著月課程膚膩如雪父
亡後與母嫡居其母善製餅日翦數百供里社祭
享之用佃口而已未久母亦死韓遂流落無家一日
偶立于陝商盛店之下見有算簿在案店中人不嫻
美術前後昏錯致主人翁屢叱之韓遂代為布笑一
局從容下箸甚有條貫主人翁驚視再三見其衣服
藍縷曰以子骨相不負奈何因憐如此豈謀之拙乎

子來店中為成司其出入即終身可成就矣韓大喜
過望訊知此翁即閩中蘇賈：先也家于杭城積貲
四十萬侍妾數人有妻與子居閩中戲通信耗以為
常賈尤既得小韓視如己子甚于骨肉韓亦父禮事
之每食則數妾皆來侍坐韓亦與為性來出入畧無
嫌疑輩中有幸姬年稍長者小字荆娘容色艷而風
態動人兼善于治家一見小韓遂屬意焉而事賈之
心愈恭韓雖年逾弱冠猶未近女色始諧繡繡曲盡
于飛時：逸入室中兩情相得眷甚少雙歲餘家人
不之知也己而荆娘有娠免身生男模樣與小韓無
異其妻始覺之賈先不悅愛此兒常犯出店中戲韓

曰人常謂此兒類汝意汝所生果與韓面發赤賈亦
發笑而已首尾三年所得荆娘養蓄數千金喻山河
指日月誓心不娶願畢一生之歡後韓忽萌二志竟
置別室于外娶得某家女婚為荆娘聞而大恨涕泣
不食沉愁枕席寃忿彌深韓自以有盟誓就避不入
內常託事故一夕設計召至荆娘怒甚嗔其頸內有
三長吻哭啞血數升而死中外聞者無不唾韓之薄
倖若荆娘死後韓見夢為某同時男女婢使十餘人
又無故相繼經死于室韓反嗾其他家訟賈先于官
多方布置計斃之獄中官察其枉雪之賈先出獄後
房惟若棟牕：不樂又數見怪異往來韓教他客訊

之西歸至是四十萬金貨業一旦為韓氏有矣明年
曾老命其長子來杭營某什一韓復百計誘惑與為
花柳之遊後陰使人誣以不法事有司追提急迫中
夜遁去而韓自謂用計之得鬼神所莫知也廣張典
庫維蓄少父遂歸杭城富人一日于官巷口遇忽見
香車中一美人妝飾甚富素羞而語曰負情僕尚在
矣左右望之酷類荆娘既近乃真是也出簾掩韓頰
髮回運所底及門韓脫身疾走入內荆娘隨踵而至
登堂詭罵氣壯如生復招集前所經死之鬼十餘輩
畫夜作耗常自持韓臂指咄咄極楚毒萬狀韓聞
戰慄見計無所出但以手掩其面向天私祝願首雙

眼刺根逆嗚其目三三故自盲爾後韓神理惑亂狀
若病狂左右咸見宛現之氣纏結其身竟暴卒之
日通賈子復來泣控于官三將質業書數斷還而并
典庫少父亦歸賈子矣張文煥松陵舟中說此

諸葛氏負盟報

浙人諸葛一鳴秀才時讀書杭州靈隱寺中一日步
至冷泉亭下見石上坐一老翁狀貌清奇與之語甚
玄遠訊其故云吾待小孩子于空即行矣然渴甚子為
我覓漿一甌飲之諸葛即從擔上買鮮藕一枝奉上
曰以藕代茶可矣老翁從容嚼藕果曰向瞑矣謂葛
曰所期不至奈何當從子借宿一宵矣諸葛貪其高

論欣然挽歸僧舍置酒張燈談笑忘倦設榻于隔壁
室中止之心訝其為異人也燈下穴壁以窺見案上
所閱者新浙江舉子榜也諸葛方知老翁是天神亟
款門求進跪于燈下叩頭不已曰肉眼不識大聖死
罪死罪但不知今科榜中有某姓名否老翁曰子當
于後科榜中獲雋無憂也諸葛固懇曰某苦心已久
既有科名之分何新不先與之復使某待三年且老
矣惟賴神人為某高下某子老翁曰固也但陰注陽
受天曹已定吾豈能獨私于子耶再三叩頭求之不
已老翁曰籍中止有張某父方病倘其不及與試請
以子備之矣但吾為子力來子須費三十萬錢酬之

陰府公門亦有使費初不異也問諸葛曰負甚何
從得三十萬錢耶翁曰無難子于放榜之日多取紙
銀計三十萬錢者徒之所費不多類無相忌諸葛許
諾甚堅夜來果有四歲小兒來老翁竟去其秋諸葛
果中鄉薦矣放榜之日人事匆匆難常記老翁之言
以為冥理茫昧不足為憑遂喪其約旬日之後老翁
復來形容憔悴衣裳藍縷無復曩昔氣度數而責之
曰吾為子受用不可言子非人也諸葛謝過不已曰
小兒便了夙願何如老翁曰今無用矣然吾乃某山
之神為子受讀遂至所婦明香當為子力謀一進士
某子能為我立廟使復有香火但無若前度之貪言

可也諸葛許諾益堅指天設誓因約于某日某時會于北京某地至則果然其春會試老翁晝夜作伴首場三日之前即于闈中寫出經書題目與之及入試一毫不誤第二場復如之至第三場待之良久不至賜試之久將唱名矣見老翁踉蹌而去曰吾為子竟策題幾不得出恐子部署無及頃使竊得程策五篇以貽子懷之而入可也諸葛曰策甚嚴吾安敢自惟法網老翁曰某在能蔽人目無慮也諸葛遂如其言過樓檢出老翁在傍與軍士高聲相問踰牆之至廳前失此翁矣諸翁遂被笞三十加示首院門一月幾死將畢老翁復來罵曰子欠三十萬錢今受

此極尚思微僕進士第取世上未有如子負恩失信人也言訖不見後乃知此翁是矢狄非神人也京山李博士維柱偕詣公車親賈其策

邵夢人免報

姚江邵俞義浙東知名士也其父德久為北京東城兵馬民間一婦人素有貞操而仇族蒙以不潔兵為受贓枉法杖而遣之婦恥見辱恨冤不明啼而難經以死之後適喻義偕計入京會試每夜夢見空中一仙女丹：從雲端而下向俞義作禮而言曰君是令科會元必中矣但珠卷要進呈御前者第三場策要緊須用心做無遺次也如是無夜不夢率以為常

是科丁未喻義進頭場文甚得意至中場出後又復夢見如初喻義心愈疑積生末場恒恐失誤只得懷挾抄寫策要一小本離衣袂中搜檢不出竟置桌上對校監軍過而好言謂曰豈置公然如此喻義叱罵而去又一監軍過復如是相謂喻義復叱罵如前其人忽而奪去白于監臨時孔御史為監臨官聞而大怒亟遣擒捕既至則其僭板門生也御史遂託言以問喻義曰監軍于汝平日豈有怨仇乎喻義進曰兩場文字定中會元某恐三場不稱寔是帶進初無怨仇御史今欲伸救喻義無奈狂悖如此有徐御史亦同監臨因曰彼已自首我輩豈可吝情即叱板門行

杖：果如示示首院前老吏兩遂後其事卒聞于上邵卷果達 御前通符前夢：中女子即克婦所化或謂婦以克死得為仙女未可知也

王給事食犬報

崑山王給事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頭一夕在御舍時坐燈下讀書忽聞小犬嗥：聲環其榻而吠之覓看無所見既坐又聞起覓者然吟左右共相尋聽其聲乃出燈檠之中燈：可辨一家惶駭給事後雖斷食竟成疾而卒夫輩下死黨多知其事

蒸蜂之報

有某甲養蜂一房盜者乘夜乘之而去未及賣然之

甲伺十門外盜者計無所置甌上蒸而熟之瘞入土中其明年以是月之日舉家忽患癩風相枕籍死莫有為收葬者余見釋典中有沃疥之報由此觀之豈不妄矣

張阿招屠猪報

江陰縣顧山有屠兒張阿招一生宰猪為業年六十歲而死之日皮肉發癢不可忍呼其妻炊泔湯沃其四齣以為快又用大木槌擊其手足晝夜不停久之擦取猪刀自剖其腹以死

顧山又有顧樂者亦宰猪為業高君承先親見其死

時在定庵伽藍前地上作猪叫教竟宛轉而死

馮氏子屠牛報

馮氏子屠牛報

江陰長淩馮氏子臘月廿五日宰牛是日天大寒見其先割牛台作羹以下泔酒十餘碗不覺醉極持刀割牛誤斫刀口向上自處見者共嘆報之不爽矣

天長縣化魚僧

天長縣居民劉萬打雁捕魚為業一日有比丘詣門乞食適釜中赤米飯熟其婦因取施之謂萬曰君今日捕魚必當得極大者然不得矣敬是龍而魚服者也已而果得大魚萬不聽剖其腹赤飯猶在焉萬奔家相繼病死

修行人隨犬暖

處州民張某號幻雲道者一家母子兄弟六人俱持長齋修行奉佛一夕張在房中坐有人呼之甚急張應曰求其母兄弟弟聞也已又呼之如彼者三張乃泣謝其母兄弟曰呼我有二人約同到黃仲橋家似將往託生耳兄弟幸苦事母明日須過黃家相看如為人則已倘墮落非類中汝輩無為持齋念佛矣其夜喪疾而逝侵晨詢黃家果夜半犬生三子兄弟慟號遂不信佛黃即陝州兄弟也其說不淳余謂作犬是業報六因宿因如來白犬骨尚與酒豚者高何况五濁有情張以一念之疑而入異類心為畜生豈可畏哉抑其平居修持之志必有未堅不然理之不可

者也

薄明經為魚

余邑中薄生名澹如年少有文藻能為近齋詩以萬曆丙午舉明經然性喜蕩泊于酒色壬子七月間從嚴舍人津閣子中偶聞說海見唐人韋玄薄化魚事津：慕樂意入清冷之淵矣其明晨赴友人徐允萃待任文社二三同袍在焉角藝既畢主人設酒數餉客薄生于席上恣談古今無不稱說俄而口角忽覺流涎沾清衣袂坐客相目驚訝生故不自知也諷其歸又固不肯行強掖之登榻則病已口噤不能言亟

首醫至察其脈已不可為請按穴以灸炷艾凡五壯
亦不知疥癩僮僕憐憫遽止之募役夫數十人連帷
榻舁而歸入門登堂妻孥環擁號泣疾發于未遑成
而絕矣殮後經七日是首七之期生離家于虞山世
為姜江人于是延妻江沙門所善者六七輩至募設
大齋供頂禮梁皇慈悲懺法沙門以楊枝洒畫食口
喻作胡語忽見飯中躍出一盒色小鯉魚擊跳佛
前向空觸象沙門圓繞于座羅而得之于是一時
合掌齊聲念佛誦呪故之城西大洋中悠然而逝明
經精爽所以與韋主簿事千載全符矣釋典所稱六
道四生一揅惟心所造此非其可證者歟余又嘗見
唐人小說有甘露譜一書載魚服記甚詳洪爐變化
理寔有之凡人所信唯耳與目此固非出耳目之外
者也

徐文長免報

山陰徐渭字文長為縣諸生試屢為世廟時胡少
保宗憲總督浙西聞其名招致募府典書記寵禮特
甚渭嘗出游杭州某寺為僧徒所不禮陰銜之夜宿
妓家竊其睡鞋一隻藏之于袖乘晨入幕出以呈于
少保詭曰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蔡登執其
寺僧二三輩斬之棘門渭為人猜而妒妻死後再娶
輒以嫌棄續又娶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

戶內歎笑作聲隔窓斜視則見一少年僧年可二十
餘風儀俊美擁其婦于膝相抱而坐渭惶遽走入伺
室周旋忽然不見後旬日渭復自外歸小婦畫以于
床忽見前少年僧與之共枕渭不勝憤怒散如吼虎
挺前擒捉殺毋所有急索推刃不得使引錢燈祭刺
婦頂門深之而絕遂坐法繫獄中卒以援者力獲免
既出獄數年事已解渭聞居發憤往日諧殺寺僧受
此冤報又傷其婦之死也賦述夢二章云伯勞打始
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弱
雌嗚思侶兩意茫墜晚烟門外烏啼淚如雨既而
濯泥如難羅鞋四鈞間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難
不到樓鶯囀自是絕不復娶矣丁酉冬四明太常鄉
余寅說

徐氏兄弟免報

常熟徐昌祚任子官至比部正郎尚書公枋之孫也
兄弟六人同父異母各不相能昌祚首有沉姑之事
為第六年昌祚所誣時西臺御史行部江南以錫璫
為名昌祚欲重凡罪乃擬第三兄杖父隱患併證入
昌祚案中昌祚稱冤不服昌祚與諸族人怨家交相
誣引繫成大獄昌祚叩息而死後其公產弟復祚
設為鬼言備陳古今罪福報應之理論釋昌祚昌祚
不勝寒心雖復悔謝收慶不已其家數見昌祚為祟

却後三年萬曆甲寅五月昌祚游無錫惠山寺忽聞昌祚隔壁笑語已又聞叱咤聲驚問侍從咸無聞者往視寂然意大忌遂命舟馳歸病七日見昌祚守之少時遂亡

新發潘家文報

蘇城富民潘時用資財十萬號新發潘家時用先有一弟名璧生歲餘潛于樞中殺之其婦免身便生潘大郎模樣酷類其所殺弟常有忌志未幾生二郎既長兄弟不和共相訐聞後大郎為子錢家所逼推仆時用于地而死二郎妻父衛起部勳也權抗閹時與秦御史譚濬秦櫻吳中立召大郎報殺之歲云起部斷撲俄而二郎獲瘞數見其死械繫相守備諸欽崇與何唾血死起部衣緋而出亦預見大郎在堂後問左右皆歎所親驚走入內數日相次暴亡

采方伯濫刑報

蕭山采方伯三聘性剛嚴居江西藩轄時有一典被仇誣盜不窮踪跡立杖殺之萬曆辛亥冬方伯論列還家美遇江西地師刻擬回往御下地欲行前一日遣使過姻家預令設具以待其夜方伯張燈置酒與地師飲罷聞扉聲突忽開門外人馬聲初速寢近自起出戶看之見一人手持文書跪于微月之下就視乃昔所杖殺典也驚問曰若何以至此曰采召相

公耳方伯收其文書急取火視則兩手空矣便呼妻于處方家事果于是遂卒鄉人徐說叙之

繪園卷之七終

繪圖第八目錄
報緣

王甲丞前身為僧

楊尚書前身為僧

陳典史前身為僧

姚御史前身為侍者

段氏曹夢前生

王一鶚怡前生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趙增廣怡前生

劉秀才翰迴

張明經翰迴

萬侍郎三世輪迴

沈食棗後身為林家兒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假山鄭前生公案

關頭陀後身為祁家兒

周南甫再生

韓氏妾三世女身

豬死為兒

下无再生

童燦兩世為僧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王文成前身入定

陳氏子兩世吹簫

諸老生先善逝

張都憲前身道人

蜀王子前身為僧

徐光祿兩世輪迴

繪圖第八目錄終

增圖第八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即馬之駮校錄

報錄

王中丞前身為僧

臨海中丞王公士性好遊名山，宦轍所至，無不搜奇討奧，所著有五嶽游稿，先是西川峨眉山老僧性好游，自恨一生不得編探名嶽，年又駮：向暮矣，乃誓于來生，于此夙願，臨化謂其徒曰：吾今往台州臨海縣王氏託生，為界十六年後，汝可來一相訪也。其徒遂書屢屢以記之。至期游江南下，尋訪天台州城中，則公年纔十六，相見，慨然，宛如舊識。計老僧化去之年，月日，時即公之甲子也。享遺金帛而還，乃知李嵩房瑄蘇軾諸公，並是高僧轉世，以佛法推之，信不妄矣。

楊尚書前身為僧

官保尚書楊俊民，山西蒲州人，父即太傅兼毅公博，世廟中名臣也。先為兵部尚書時，與世父武選府君深相結契，堂為府君言：民兒墮地，即合掌而笑。見人則打問訊，僕心恐其妖妄，抽床頭短劍，而叱之。民兒即從乳母懷中作聲言曰：老僧四川人，峨眉山出家，因發願修造寺殿，估計二千金，止募得銀六百兩。

埋于寺傍石橋下，不果成功，以此託生高門，願為相

公子，求相公遣人往彼發其藏金，為我完成勝事，有

兩弟子供在，一可託，一不可託，惟相公裁之。言畢，襪

襪如故，自此不復言矣。僕聞而大驚，便納劍，立捐千

四百金，遣幹辦往川中推驗，委有寺在，較老僧化去

之日，適符民兒所生之年月日時，其後二人尚在，發

橋下藏金，果六百兩，無缺。于是遂出金，蓋建佛殿，煥

然鼎新，此寺今為名藍。余幼時嘗聞府君言如此，忘

其寺名矣。兼毅公曾因北虜之變，以火司馬得專社

伐，控平虜將軍印出塞外，軍大振，後銜宰缺官，世

皇手批特賞命楊博為吏部尚書，故公門上榜帖子

有四句云：金印腰懸，曾司百萬緡，統命丹書手執，謬

叨千百縉紳頭。父子生而一品者，自公家而外，不多

見也。

陳典史前身為僧

嘉靖癸亥，姑蘇齊女門外陳言者，由功曹入選順德廣宗縣典史，典史與外孫湯汝學，并其僕三人赴任，道經村坊中，一野寺見寺僧五六輩，衣帽修整，候于門外。陳問曰：前路有款處，示僧應曰：驛遞遠矣，盡留小寺一宿，明晨行路可也。先是寺僧夜夢其先師謂曰：明日我當整歸，汝等可著袈裟立寺門外，候之。至是僧見陳君模樣，儼以先師故身也。心疑之，延入坐定，細

問其生年月日，即充僧入寂時，果符所夢陳示如舊相識，汝學乃同行有說其事。奇名

姚御史前侍者

嘉善姚御史名綬，字公綬，其父封公，頗好善，宅西有大雲寺僧房，侍者年且充，常受封公眼施，一日封公于田中觀刈，驟忽見此侍者，肩其襖，從窻中後門直入，怪之，使人往問，則細君就館，產子，又使人詣寺中消息，云侍者病三日，頃化去矣，封公心知是其託生，及御史長而探賅，不若于訓，公亦不甚保惜，年十六，尚未識字，讀書，御史行第三，其伯仲二兄咸舉秀，不公，令御史踐更于縣，尉怒其任筆，杖之，歸乃發

續蘇傳，日夜握書不休，如是十年，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請旨還家，怡前身是大雲寺侍者，因自號雲東逸史。

段氏曹夢前生

武進段金，字新子，十九歲，擢進士第，拜官，段氏曹即權統杭州北新關，一日坐理文書，忽覺倦甚，擲筆而假寐於案，踰時驚寤，亞台伍伯前詣，第三條巷內沿街，住有穿練婦人，祭其亡夫，蓮上祭品，是青菜，餛飩，執之，果符其言，婦人云，夫亡已十九年矣，亡之日，時即段君年，命段君喉中，搗帶青菜香也，遂捐俸養，給以粟米，時婦年猶未滿四十，當路中，段與婦有甚，論劫

罷官

王一鶚怡前生

山東王郡伯一鶚，為真定府太守，前身即真定府人，入境依然，忽命吏入某巷，訪某家，徵某人姓名，果是，蓋死之日，即公生夜也，一墟出，鶴皮雀髮，詢之，乃是公妻，公厚給之。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三十年前，蘇城有某秀才，為暴于鄉，人莫不切齒，然頗通宿命，一日中忽死，託生城外某家，為猪，形體尚且宛然，猶也，自恨一生為人，無所不為，雖今乃墮于畜類，受此惡報，視其身，與餘猪共臥，糞穢密室

中，腫脹臭穢，甚可惜，惡求死不遂，惟欲早就，到於是日夜，向閻中作牒，不肯食其家，怒即轉四足，在店前殺之，殺死，復託生為小蛇，自顧其身，僅長尺許，已為蛇矣，時蟠于深橋州中，竊聽人言，乃是劉指揮家，後園自恨方脫刀筆，又罹毒業，捨身受身，終不獲生人，遂復求死不得，以頭擊樹，觸死，腦血湧沓，日夕在草中，擾亂無已，見人至，便張吻噬之，又私念蛇死可為人，思見一批菜婦人，窺其形，軀似有振，試連隨之，竟蜿蜒于筐底，菜下，乃是劉氏後房，姐也，將燒爨，從女伴携筐，園中挑菜，既而入室，驚見盤蛇，呼家人共來打殺，不覺神魂，纏住姐身，其夜即產，却見其身

已復為人矣遂為指禪之子此子六七歲時猶知前
生事謂身從蛇中來也沈問之父說此

趙增廣悟前生

嘉靖中有趙生者是趙某子為大同學增廣生暑月
迎督學公出郊數里外入一酒樓過飲火酒大醉不
脫巾服而臥于樹下其僕汲寒泉沃之使氣絕魂游
溪邊犬來相噴忽見洗菜婦人臨水垂福就而隱身
不覺魂神冉冉走入其牝中戶樓上人咸怪秀才在
樹下臥不起撼之死矣僕走報家算歸殯殮初不知
其故也是晚掃遺家即座一子趙生見身形縮小即
悟死生在此忽一日鄰家出外置兒筐中有犬入房

以音錄其見遂驚起作聲曰趙狗子趙狗子鄰人咸
謂筐中兒語不祥亟覓其父母運將殺之矣父母持鋤
作擊兒狀趙生懼乃不敢言至五歲時始向父母具
述其故曰我故本府增廣生某也家在城中某巷可
速喚吾家人來及家人至嘆息淚下敘述家第一
無喪妻猶未改嫁也且戒收藏遺書勿失兩家因此
遂相往來不絕後求還家覓遺書讀凡前生所讀之
書猶能一一覆誦及能記憶同胞姓名常向人誦生
前州考試卷吐辭詞不訛一字書法亦與前生相
同教嚴外即補諸生仍為增廣諸君賦詩以紀其事

劉秀才輪迴

四川某縣秀才劉祥年三十與妻子慈前算帳忽暴
死後托生于百四十里外鄰縣某家為女到四歲
時其母抱之懷中女忽作声而言曰吾是某縣劉祥
秀才也方在慈前算帳何遽以死何以生于君家
其母大駭急遣人至其地訪之劉家停棺尚存帳簿
與手道書宛然在牀前案上其妻聞之乃出金帛聘
其女婦終日手抱告于人曰此吾夫劉秀才之後身
也張太僕乃思親見其妻為高君承先說之

張明經輪迴

山東之昌府濟寧州人林士章嬰兒時能言自稱前
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嘉靖壬子科中
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逆旅小
樓忽中煤煙薰死上帝憐其枉勅為任五縣城隍後
享撤婦之祭復謫人間轉受生于德府禮生林按武
家述前生事了先是明經未受生時託夢于其姐
家李太學云六年後君謁選當得上海丞過高唐願
少駐行車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禮生家因得而吾女
喜姐是時明經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有車馬
鼓吹聲久之遂寂及李太學謁選果丞上海矣陰慶
六年壬申十一月朔日赴任道經高唐即挈來童及
子婦喜姐詣林家士章一見即呼來童來童泣且拜

出和中鏡子及繡囊^{此定}云云是我賞與喜姐省又言
在京師時購珠一囊為喜姐伴嫁持裝檢篋中無失
乎於是其女痛哭抱持遂留鏡以期後會為詳載處
安堂集

萬侍郎三世輪迴

明江西南昌萬侍郎某不離襁褓其知往因記第一
世是董氏子北直隸人為縣胥史頗工書畫而行多
險詐往之虐取人財至三十五歲與病而死留閻羅
王殿下三年仍管書記王忽謂曰汝在陽世造業最
多不可起極安能免于馬腹乎即命冥卒取馬皮一
其覆其鞍^{其鞍}轉轉不及竟勉受之轉時便入馬腹中遂

避之聞不覺墮地為駒矣補長鬣甚充地僻傳言奔
馳數百里報董交下殊常楚痛一日寧釋逸走迅越
灌莽圍人跡之河濱樹下馬遂墜教口拚圍人入水
復蹂躪之水中至死乃已尋自遺恨阿馬既受畜生
身復犯殺人大罪今吾不知墮落何狀也便跳蹶嘶
鳴不食而死後復有人牽至閻羅王殿下自理擅
殺圍人罪合萬死王閱簿謂曰斯有何罪由彼七生
前殺汝今世報之適相當矣有頃牧冥吏曰董某償
債已畢此回合生世間為首人身居樞密之職吏遽
取烏紗帽戴于馬頭帽甚窄請易其大者王曰此二
品官職至不易得當復何所獲也遂以頭戴帽而出

記生於身于江西南昌縣萬家復登進士果歷官至
工部侍郎信三世之有徵捨生受生之理昭然不疑
矣萬公自通籍以來清介自持一節不改所至捐俸
錢買牛皮命工縫作馬鞍中襯皮每一馬家分給兩
片既拜司空三月而乞骸骨天官尚書吳鵬嘉禾人
也與萬同族甚厚嘗苦留之語云公望甚重一二年
可居台位矣何得言去乎萬答曰某定命合居二品
官職豈宜過望於吳素聞公有施馬襯鞍之事而不
詳其故因詰之萬良久遂叙宿緣歛眉而言曰某昔
第二世被配作馬為人乘騎其人恒以鞭撻夾擊兩
股痛不可支渴飲下腹俱被磨爛遂行一步慘入心

齋而此神識還生萬家即今此身是也思作馬身受
苦如是故造斯功德以報羣馬非徒然爾尚書嘆息
久之因偏以語于賓客所知金三枝述為按北夢瑣
言載唐有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其家不施
門限慮傷馬蹄與萬公夙緣繫矣

沈僉果後身為林家兒

明廣西僉果沈公應魁字仲文常熟縣人權嘉靖庚
戌進士其子椿年即希言之先材夫也僉果有文名
上書翰與吳中皇甫諸昆季及三黃輩為詩社交晚
年結廬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為黃金平
生貨業費于炭值為方士所誑惑誓不遂其志卒

以首死。年六十有餘，後數載椿年，始露頭角為縣諸生，復好扶乩之術，嘗于靜夜作一符召仙人至，忘其名，問食菓死後因緣，仙人筆授云：卿父亦無大罪，不墮惡趣，中地府處分，已令于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庭柳家為男矣。後當貴，扶乩人並非識字解書者，椿年器不外傳，希言弱冠時親在其家見之也。幾椿年六天。

劉季子後身為鏡家兒

長洲縣諸生劉咸明，奉政玉成第四子也。二十一歲，寓于澤宮，其年萬曆癸卯，一夕忽夢入太山東嶽廟，見一黠家官人執簡而立，旁有同遊，指而謂咸明曰：此官姓孫，名阿掌，入關生死名錄者咸明，因下孫求問年壽，官人曰：卿壽止二十七歲，不能多也。咸明意甚惡之，愁憂不樂，祕不肯述于人，聞者所知亦囑勿泄。至己酉春，咸明已二十七歲矣，一夕又夢前紳衣官人告之曰：卿今應死，無可避處，死當受生于江南南昌鏡家為第三男，兩兄皆諸生，卿後却為孝廉也。咸明驚寤汗流，自知不免，乃購其解經課執持行于世，自餘遺疾少日，而祖咸明與蔡秀才士順並為吳都諫，塔士順叙之，按裴松年記魏蔣濟妻夢亡兒言在地下為太山伍伯，憔悴困辱，今太廟西孫阿將召為太山令，頭鳴轉我令得樂處，明日推問果得之。

濟乃見阿，其語其輩阿亡月餘，母復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為錄事矣，批說如汝輩阿至今猶為令，未改乎。

假山鄭前生公案

蘇州女醫鄭氏，著名假山，鄭後有從兄弟二人，兄名欽，弟名欽試，萬曆丁未秋，欽試夜夢兩鬼使手持文書來家，迫攝問其故，曰：四十年前，叔殺一僧，今申理使我等來追攝耳。及出文書視之，則欽護姓名也。試曰：誤矣，此非賊名，乃某親房兄耳。兩鬼使便乞引至家，被既入，即出而語曰：在家誦金剛般若，不可得救也。後三日復來試，驚起，秘與細小共說，初無信。遂往給糖，給符鬼，經三日後，復夢前兩鬼使。

仍乞引至試，從屏外竊窺，見其選入護帳，捉而出矣。既覺，汗交流，投明往看，且見兄謨坐堂上，為太地方治，刺如故了，無病氣，未敢說之。絡繹探聽，至于日暮，聞其家擁閣，急走消息，謨適患急心痛，而絕矣。時年正四十一歲，人謂即謀僧者之後身也。又二年，欽試相續而亡，蔡士順高承先並說。

關頭陀後身為祁氏子

關頭陀希言，以萬曆辛卯冬化于金陵，化之前三日，偶行步過，忽腹中爆然有聲，頭陀大驚曰：嬰兒走矣。便詣金陵舊游諸公門，各三辭謝去。云欲上茅山去，其日却在茅山下祁家店，旬容跡地，去白塊三大。

門樓邊托鉢通門內娼婦二人駢肩而出。頭陀合掌問訊。高聲唱云。娘子肯借我一間淨房住。承嫂不答。其姑是室女。忻然應曰。淨房休有。任師父住去也。言訖。急走還內。頭陀相隨而入。暫為不見。娼婦二人並往。其夕。姑忽稱腹痛。產一男兒。魁梧殊特。父母怒欲殺之。并斃其兒。見兒異相。不忍斃。嫂以從旁苦諫。會溧水彭公感夢。頭陀來喚。亟使人物色。至祁家。得不死。今兒已長大。神姿端遠。見者以合卷期之。書憲膏燭之。賞悉出。彭氏給為真空道者。說按琅玕玉公世貞傳畧云。道人來年願好作有為功德。欲于句曲東山結道。道五十里。抵致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

時。碧錦麟。謀于其徒。益并旁。引山泉。澆之。成箱。因歲入米三四石。而乾元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于是薄游金陵。諸公間。遇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毛百戶家。飯畢乞浴。已遂暝。跌坐不僵。決旬猶煖。氣休。然汗沾鬚。若璣。三日入龕。七日移至乾元觀時。啟龕視之。百日猶若生也。據琅玕公文如此。合于真空道者所述上茅山之言。無不驗矣。方知托鉢于祁家店者。是其飛神。而末年開道種花。單力于句曲。乾元之間。其有首身。頭陀事跡。散在仙幻中。然此段公案。琅玕未之及也。

周南甫再生

武林周翼南甫。少年癡瘖甚劇。既絕。妻子具衣衾將殮矣。及明乃甦。自言死去時。即托生于杭州城內一大家。投胎之際。茫然不知。但見形軀絕小。其家臥房在高樓下。林壁皆黑。漆彩畫。鮮燦。器業華整。銀臺上高燈絳燭。一室爛然。抱兒入浴盆中洗之。笑聲聞堂。訝是五六輩中年婦人。絕無男子行動浴果。用紅衫綢縵甚繁。枕于林側時。用藥汁來喂。苦不肯飲。忽尋思。我是周某家。事百無一了。今若轉身此處。不如無生矣。遂悔恨。嗚哭。決意還家。見婦人。華齊來慰籍。搖手禁小兒勿哭。不聽。啼益急。夜分後。被漸微。遂為鬼。覺氣喘力乏。遂死。後歟然而生。欲如夢醒。為屍橫地。上絳宿矣。家人驚喜。便復建。臣調治。越數日。報神王如初。

韓氏妾三世女身

如蘇明經韓汝學士公之從孫。有妾周氏。臨頭里。舊族也。性敏慧。及笄而嫁。嘗為夫君言。見前生是某家女子。韓頗異其言。後復察沉。韓呻吟枕席。臣藥不能奏功。萬曆癸丑之五月。忽告夫君曰。冥司有人。追攝某矣。明日暴死。至夜復蘇。具說冥中事。云十年前攝至郡城隍廟。藉稱太守府中典。陽間無異。因某曠事。頗不及解。攝者云。爾平日無大罪過。不必入見矣。但我冥中差使。亦非錢不行。故你暫還。速備饗。載楮錢。

于家，彼我享之而去也。明經使衣言具解，方畢，周氏曰：其人復至矣。亞與之食，遂與夫君主母子女婢僕作別云。兒今而世為女，此去又當託生于別郡某家為女，復作窮秀才妻，至第四世方為男子，今其家婦人分媿，既辱我，即往投胎，不可留也。又自言兒今形軀漸小，如嬰孩狀矣。言訖，遽瞑目而逝。

豬兒為兒

吳中一老儒，與侍即袁公，愈春布衣之舊，侍即在南省時，老儒往謁，行抵丹陽，方舍檝登途，乘跨蓐衛，適遇屠者，宰豬，陡見屠刀上躍出赤髻小兒，倏忽失處，不獲，大慄，獲豬，背墜，下僕夫搬起，暫止路側，畜養，豎

預鞍，而而去。適遇此店家新婦，免身，誕一小男，叭在池尚未浴也。乃知此兒，即所列之猪託生，與驢背所見無別。惜大老不解，忽經觀此，新異出于耳目之外，便成悖病，心緒昏錯，以侍即衙內兩旬，侍即素以清苦自持，難念寒緜，無所濡沫，但割脍餘遺之，老儒勿，古還歲餘，始愈，自後困窮，沒齒，不復作軟紅塵上想矣。

卞老再生

蘇州閘門外洞涇橋，有店民卞老，釀酒，張肆為業，人呼為卞二老。隆慶初年病死，其家拜梁皇，懺以資冥福。聞天子謂曰：懺法功德最大，汝雖有罪惡，已洗却

矣，賜壽一紀，仍放還。既法，使能強起，生于門，其親陳也。仁自橫，徑入部，持紙錄，詣門，序之，驚而及之。卞老呼告其故，始信，喚之子文綱言。

童煤，世為僧

隆慶間，衢州王氏子，小名童煤，數歲，日誦圖，覺，琅琅可聽。人問之，亦不自知也。年十五，隨父至西陵寺，見壁間永明師像，憮然有悟，因憶有馬，不了，經在故蜀中，索而閱之，則圖竟古本，死然，手跡始知前身即永明師矣。遂索筆寫竟，若出一手。告其父曰：此兒故居，願留以畢淨業。父不許，卒與俱還。數年，父切治喪，獲果，即棄家持鉢，寂然不知所之。續耳設亦記其事。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太原進士華仁，幼在荷襟之中，即能讀，番經，恍惚記憶前身，是西天竺比丘也。

王文成前身入定

新建王文成公守仁，嘗遊一古寺，中見佛，有空院，楹鋪，是固公叩其故，寺僧皆曰：不可開，公問命，開之，寺僧曰：中有入定比丘，閉且五十年矣。公心動，竟發視，是龕中坐一老僧，顏貌如生，儼然與自己模樣。至二心怪之，舉頭，忽見壁上題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爽剝後，還歸，復始信空門不壞身。公憬然而悟，其年改五十，乃曰：此吾前身，遂建塔

藝為

陸氏子向世吹簫

青浦縣編戶陸冲家，生一子自幼好吹簫，一夕燈背下闌，將就寢矣，恍惚見紫衣童子彌烟而來，持一物至，落几有聲，叩之，忽爾不見，心甚怪異，以為死也，最起有紫玉簫一根在几上，諦視其側，錫有鳳簫二字，尋思此物若經玩弄，不符其所，因取佩之，偶遇毘陵人沈暹之者，整棹詣門，請而觀焉，既見陸氏子，輒大慟，陸氏子亦泫然心悲，詰其故，暹之先有子，好吹簫，携紫玉簫與俱，卧起自署曰鳳簫，子年十九，寢瘵而亡，暹之痛傷，取簫納棺中殉葬，見陸氏子模樣，與亡子無別，故失聲長號，詰所生甲子，即與其子死時日同，出簫觀之，死然舊物也，暹之遂以甥女配之，兩家往來不絕。

諸老先生善逝

吳中先達往哲，去來多奇，希言所聞，惟文待詔先生微明年至九十，矍鑠不衰，一日為御史嚴求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儼然若蛻，人或謂先生尸解去，不死矣，崑山張石渠先生，官錄臺，好為詩書法，傲眉山豫章，而學案尤善，與希言先世有交，嘗見其所題卷冊中翰墨甚夥，先生年至八十八外而逝，三日著衣冠于堂，命家人取匣紙一箱，滿筆醮墨，直寫蓮花

二八字，為誌，展置地上，熟而看之，家人立兩傍，以肩

承其腹，須臾泊然而化，揚州宗子相先生，性與先

世父同榜，督學閩中，疾革，衣冠坐廳事，賦詩三章，飄

然欲仙，擲筆而逝，得年僅三十六，四明沈嘉則先

生，明臣年八十二，晨起課童子種菘，中葛蒲，忽奄不

豫，起坐胡床，少時便卒，山陰王公元敬，昔撫江南

有憲政，兄弟並甲科，與西先世父同榜，希言應童子

試時，蒙其獎借，真古人也，後官至南京兵部侍郎，

乞歸，不允，偶感微疾，召醫師入署診脈，診訖，公問曰

疾可為乎，曰可為，第須用藥耳，公曰七十外，老人尚

須服藥以延年，貧生甚矣，命左右亟治後事，治藥沐

浴更衣而終，妻伯徐光祿公，復中七十三而卒，

之日，晨起索湯服九子藥，單梳櫛，著衣冠，謂家人曰

今日力不能支矣，戒勿哭，神理漸索，漢少時便逝，

名臣張先生康忠堂，自言弱冠時病瘵，困假且甚，眾

醫拱手，都不下藥，一日有三翁竹西者，自藥囊過門，

開內哭聲，問其故，具言即君病將死，故哭，王乃闌入

臥內，視先生，遠望其色，曰目有神，無憂也，因診脈五

六息，復曰不錯，壽且八十，今年幾何，曰二十矣，曰此

子尚當享六十年大名，可與我為弟子，即以附子人

參煮而飲之，飲畢，與被覆之，令熟寢，竟乃索糜，

後復進一劑，而蘇，王遂以方書悉授先生，先生受其

術更加精為用尋常之藥不過六七味固不愈有人
無遠道塞門而請至八十歲時偶患小疽于下脛痛
臣請進刀圭云一試即愈先生不許起治未通值生
臣請子捧觴上壽觴畢乃終至是竹西之言驗矣
公安袁小選先生出道才品學識道業佛理並超妙
過人性高曠為詩文如于常誠時輩以為不自後人
聞來庚戌春乞差出都門遊百泉而歸抵家不數日
入荆州城中哭故知增感其夕宿于僧寺無病而化
咸謂袁公為尊宿再來也司寇王長公先生世貞
一世龍門名滿海內然晚年好道鍊氣每晨起焚香
燕坐詩誦金剛般若陀羅經胡跪膜拜如嬰積歲

庚寅十一月既望病勢轉劇神明不衰命延名德沙
門于榻前高聲說法領悟而逝時年六十六矣先是
其年六月內童子晨掃佛堂見文不胡床無故自行
若有憑為眾莫不怪公竟無言答禮佛誦經而已至
屬纊之前三日悉驅雜侍召諸游窟入幕伴守衆咸
見有綠衣童子齋啼來迎跡之倏滅方知公善證焉
少師甲公時行居首揆十四年獨以忠誠敬敏幸
信于主上丙魏之業爛為一時又敘其相事二十餘
年而壽至八十七天子方遣行人三錫存問恩綸將
及其廬公不能待而逝矣傷哉先是癸丑十一月長
至節公晨起望闕而拜起伏之際左臂忽不能舉急

召醫使診視臣言是血衰痰感不治將有年身不遂
之憂已稍進藥至甲寅四月孝定皇太后哀詔至
公出哭臨不勝哀慕疾由此殆容貌日漸頹然至六
月望後遂不茹葷長居園御德教跪進湯藥竟不肯
御笑曰八十老人尚須服藥求生真欲使河清耶至
七月初三日在取內單成遺奏一通賦存問亂思詩
一章命左右送長君叔藏其夜即與內眷尊卑作別
初四日命設榻于西齋正寢禁絕內人無得闖入且
言不數日吾將行矣長君問何往公曰吾憶前生是
須陀洹中來今亦願生西方身長君聞言大慨絕而
獲歸然曰無憾越命置酒榻前與親友話別歡然而

散歸去四日召子若孫語之曰西方中已製成朵蕊
明日可行也諱之以志孝為嘆誠存問到日止領初
書拜辭表札益又寢疾五日而歿是七月十九夜也
先一夕家人夢見胡僧五人乘異色馬五匹又牽一
匹尾其後從空中下突入廳事眾共訝之對曰我迎
相公持此馬立耳或又聞空中音樂之聲至二十日
動灤王秀才一航在家扶藜召仙至乃盤門周舉
人胤昌也曰今日甚忙為迎申相公蒞任問何官職
曰已為天曹左掌記矣時八月收朔將秀才銘在王
武庫宅謀座中間者二十餘人希言嘗觀釋典預溫
者必生天宮聞公小殮時奔新如秋而捫其頂移時

尚漫當證聖率位中無疑果如孔仙之語則公猶作
玉皇香案文未敢信以為然也 徐徵君應靈堂為
諸生棄去事母篤孝志操高潔隱居著述不交聲利
而頗有逸志數莖甚白因自稱白毫子平生又多山
水癖遇佳處孤吟獨往悠然忘歸萬曆壬子冬疫殆
先一日凡上古端演現中夜無故自鳴度不起笑然
賦詩而逝：時日視其子正舉曰吾生六十卒無過
可以瞑矣遂瞑 曹明府先生胤儒自署石鼓山人
孝廉為縣頗著令績居鄉講學崇佛典生朝是九
月二十八日於五歲壽八十四矣先是老病遷延其
即君過一術士求推某先生甲子術士云大期將至

然亦能過生朝也人以為妄及誕之前二日早起梳
櫛着巾賦詩一章冥然而逝詩中有辭實實取之語
聞者知其脫然于去來而驚謂術士為神美矣術士
又云明年此時尚有一老大先生也過生朝不得益
謂申少師公也至是其言果驗 會稽陶太史先生
望齡文章學術俱冠詞林素善病是年庚戌秋偶得
小病已預知不起即救治後復三日乃逝 豫章相
國張公侯道德節概為江右所宗又素樂神仙多採
方術平居強健無疾當庚戌之冬忽稱疾作命駕車
過其所章吳拙旋于置酒話別吟左右取絳繒一幘
索筆自題其說曰桃花峰主人洪陽張公之柩題畢

曰我德甚趣駕以車來并還政宅其夜備然而逝年
七十有六 王徵君先生辨登病年之前數日夢身
在一大官舫中地似嘉湖之間先有朱衣大僚其威
儀往來于路倉爾散去忽見衣繒半臂者八人揮花
于首爭采叩頭承應問之云吾屬是天部樂人也外
忽傳虎枕山張真人因祥入謁真人故徵君舊交也
附徵君耳謂曰此曹皆善作賊者將詣君所竊金巨
羅故非佳人請為驅之于是依日月雲霞之帳執玉
簡作步一如世間道士降壇之狀有頃與八人共
騰空而去徵君遂寤明日述其夢於子無負希言在
望而興潮為遊前一日命子無田作書問希言云休

備是曲轉堪聽又被風吹到調中此何人說能覆其
余亦希言適往浙野赴張司農讌強起投筆就成
一段公案以答其問是晚入看先生疾已劇猶于枕
中攀手珍重神氣怡然其明日是癸丑丑春晨起櫛
髮竟臥迎春日病不赴文啓美之招七律一篇命小
史書之遊世間歌枕而逝左右號呼已久徵張其目
搖首戒勿喚遂長往年七十八 先次公府君諱疾
革臣視其膝曰太重遂召希言治後復希言法然不
敢應明日問木具示又明日問衣冠具示則又明日
召希言而問曰人言死鬼神盡妄吾一無所見弟不
知人之死也神果滅歟抑有不滅者在耶希言對曰

齒發有盡而休明無盡曰如是為吾延沙門禮梁皇
懺因隔屏風誦四十八願使我竊聞一二足矣府君
平生不信內典至是乃曰吾自天竺謁大士歸中元
日持齋起持滿一月而行矣有楞嚴金剛二經在篋
可留供養佛前府君能預為日時八月十一日也輪
其指曰十四可行然是年已不吉其在中秋之夕牙
果以是日晨起自題其旒至夜索桂花撒嗅命獻佛
戒勿哭又手卷膝而化年七十七是諸老先生皆
能超脫人累然契禪宗非其定力之深良由夙根之
利余所不聞者尚多未可便謂世無陶潛劉凝其人
也

張都憲前身道人

雲南安寧州都憲張系母分晚時其父見舊識趙道
人入臥內弒之忽滅遂生都憲初趙道人為昆明縣
中屠兒一日縛老牛于地將殺之就石磨刀備以他
事置高所生之犢旁觀其側竊啣刀藏石罅中道人
至索刀不得見者苦之不信復取刀置石上而藏身
壁間以伺犢又竊藏如初乃大驚悔恨屠業遂棄去
牽牛俱上華山修行于花亭菴中晝夜向佛前胡跪
膜拜懺洗從前罪孽久之類墳起如贅矣每下山往
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誅道人以水箭架于牛背令其
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為趙道人牛爭為汲水置箭中

牛後拽而上山如是者二十餘年始化去化之日即
都憲所生之辰也都憲既生額上有白如珠登嘉靖
二年癸未進士第以右副都巡撫西川

蜀王子前身為僧

東齊歷城王祭酒教少有道術嘗讀書臥牛山中與
一僧為道侶每晨炊將熟相與携筐同登高岩採摘
蔬菜菓草之屬使僧携之先下比叩門王却自出
與開鍵僧訝而叩之曰吾從間道還也王後登第甲
自翰林出外督學者中一日集校諸生遂見白雲一
片起山頂上急馳而騎疾驅數里視雲落處騎之
得白石子數枚圓瑩如雪擊之而碎命危人劉凝成

廣漢備呂諸生食之甘美殊常諸生請問何藥王曰
此雲母也後以國子祭酒家居前臥牛山僧寢疾王
從視之問僧曰此行頗富乎僧曰兼之王曰惜
也功行未滿且着蜀王府中為第二兒因舉筆判其
背上一行僧便脫化是日蜀府宮中果誕次子皆隱
隱有字現出蜀王以手摩之應手而滅方驗見之前
實是臥牛山僧也王後尸解而去歷城人有自都下
還者道途驛從旌旗鼓樂甚盛趨避之王從輿中呼
而謂曰得非吾鄉某人也歷城人曰是王公耶王曰
某被上帝召不得辭家寄語于見有書數卷藏某
處可取而讀也此至其家消息而王以是日化矣

並載陶南潘氏
問照堂類纂中

徐光祿兩世輪迴

常熟縣光祿署丞徐振德、自言其先君東塘翁初生
一子、乳名周舍、不數歲夭死、翁哭之甚哀、小殮時、用
一私記印章、鉗殊于兒左肩、未幾光祿誕生、其左肩
有肉隱、印記宛然、年外夏、光祿在長安、即舍、出肩痕
以示希言、方知探環之說非妄矣。

繪圖卷之八終

繪圖第九目錄

冥跡

陸文裕遊地獄

徐生過預文康

黃生過預文康

蔣鑣錯名代死

應山秀才入冥

徐思省入虎頭城

朱總練過金甲神

金鐘觀冥中事

穆御史判冥

王觀廉誤入牛車

南濠錢氏子還魂

謝家殺蛇被許

比部郎奪官償算

徐文敏誤入鄂都

汪編箕入七重地獄

泰山使者取人魂

二王秀才入冥

飲馬橋鬼魂

屠兒前生公案

倪鐸誤替楊司理



顧偉見地獄變相
姚大理冥中辨谷
施秀才為冥中花鳥使
孫陳留三應冥數
違上人入冥

續園卷之九目錄終

續園第九

冥跡

陸文裕遊地獄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上海陸文裕公子淵諱深死五日而甦急呼家人取
紙筆登即記錄因口授云初甦時見妻孥環繞而哭
語音歷然此身已忽坐堂上矣有吏二人口稱尋大
王命迎相公文裕不及訊遽有數人昇軒車于階下
身不自由遂升而行其疾如風行數十里須臾至一
所若館驛解衣吏請相公換小鞋東文裕不得已從
為文行數里隱隱望見城郭宮室俄而至大城吏復
請相公下車步行文裕謂我老矣不能行兩吏使掖
之行如霧且不踐地見兩傍皆市井居民往來買
易一同人間有頃忽達大玉殿前宮闕左右侍從威
儀具如王者九經數重門乃是大王所居之處一吏
守文裕共立階下一吏先入跪稟奉大王命進到陸
深王聞文裕至整簪履降階盡禮傳呼甚嚴已而延
坐謂文裕曰子淵不識吾耶文裕仰視而對曰莫非
昔年同季將素乘衆雜然呵責王止之曰此吾故人
也無相驚持素太倉人九歲為諸生是時文裕已知
身死矣悲感久之告王曰某在世間無大罪惡不知

可位故人乞靈復還陽間乎王曰子測世壽八十因
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減算一紀極于六十八而止
奈何時文裕年正六十八也文裕不信曰且請檢某算壽幾
何若合命蓋伏聽處公王遂召冥官須臾一官抱案
入案檢出捧呈王令送文裕閱罪狀昭然壽命已
減文裕慙謝王謂文裕曰本司有二等簿一黃簿是
記紳學士祿壽上帝為政某不得而與也一青簿是
是記士庶祿壽此則某為政或可增損其間耳且上
帝有勅到某故敢相邀遂令取勅來須臾復有冥官
捧勅至唱文裕罪文裕再拜伏罪取而閱之龍文鳥
篆爛然黃紙束因告王曰某罪狀已不敢辨若放某

頃當勤行善事以贖罪愆王曰帝既下教孰敢違
忤修補已無及矣念故人之情放歸二十日處置家
事訖即來隨遣吏送出復全止之云請一觀地獄苦
報可言于世人也吏引文裕速近至十八重地獄慘
諸楚毒與人間所畫變相無異又盡見親友衣冠中
之亡沒者數十人呼之即諾相與抗手悲泣眾謂文
裕曰兄若不積罪狀將若之位要兄代矣兄今去速
來復悲泣而別吏趣之行吏疾甚涉水不濕信宿
乃達黃浦入門見已臥于床上妻孥依然環繞而哭
遂驚寤却後二十日長逝焉現祭時可過其家出公
所記如此

徐生遇顧文康

隆慶年間撫州閩門內劉家瀆傳神徐生名珏得病
暴死經一晝夜既殮忽聞扣棺聲甚急聽者驚走其
妻于不得已命匠工啟視果活徐久之始能言曰
初被人將去地獄備見諸苦不可悉述最後至一大
府廳事雄敞護衛甚嚴立珏于堂下見堂上兩南端
坐官人紫綾金章形容貴倨乃是崑山顧文康公珏
臣也昔年曾與文康公傳神公細認珏驚而引之登
殿謂曰若何以至此行取文簿閱之及檢文簿年命
猶未盡乃是冥卒錯喚同姓名人公亟命放還親送
珏歸歸下地獄見一人跪于地以青石磨背上有
新陳陳龍魁也又二人押鉤摘背于梁者清嘉坊張
豫及衛前陳懷國也珏既別公在烟中行良久若有
人推仆之者遂蘇遂使推馳三家葯門陳病吐血清
嘉張與衛前陳則疽發于背陳道復第三子柱說其
事

黃生遇顧文康

黃生嘉玉字向宋吳縣人名士黃河水之子也少有
膽力好擊劍善為詩平生但嗜酒不好女色故年近
三十而不娶萬曆中黃生初夜父憂居其年郡城大
疫忽染疫而死手足僵冷獨心頭微溫時方暑月家
人具棺請殮祖母在堂怒不許使人晝夜看守凡經

四日而甦。亦不能開目。又三日。目始開。索水糲稍能視矣。又二日。是第九日。始能言。其述所經之迹。玉初死。將無追攝。不知何人移置一幽室中。室有牖。夾甚陰。慘竟無日月。初見已病。軀獨臥于床。頭挂所常佩劍。妻孥親政。無一人在左右。但有美麗女子六七輩。逐陣而至。戲脫其劍。而舞。漸來調弄。心甚患之。覺困憊。中無力。起迎。既去。久之復來。各一挑床而坐。玉怒甚。攪持起。拔劍擊之。並走入壁角中。寂然無聲。忽奔頭見床頂上。無數黃紙傘。心計吳俗。夜事四旁。乃有以不祥之物。何為見于床頂。豈吾已游泉下。未勝不自。愚壽。以。路。能。轉。行。廊。廡。閣。船。有。門。以。外。皆。

曠野荒邱。蒼莽無際。且行且怖。常踏泥淖中。約可數里許。總有人烟村落。伏望見高城一座。壯麗遠。到矣。使入城。內有通衢大道。皆市廛闐闐。屠門茅肆。雞犬相聞。或斧薪。或鍛鍊。或飲酒吹笙。絕無相識。但覓冥冥漠漠。終不覩日月之光。曹勇前進。不知南北。忽聞官府來。呵殿之聲甚嚴。玉竦立路傍。俟之。侍從威儀。與陽世毫髮無二。其前大僚先去。容狀怪惡。不可仰視。後復見一大僚在車上。細認之。是崑山碩文康公。自也。又康與玉父有交五六歲時。曾識其面。使于車旁呼之。文康回首。眇玉。問汝何得來。此命吏孳之行。既違公署。魏巍如王家宮殿。比吏難許。翠。

行。葉玉門外。竟入署中。玉竊映門而窺。見惡貌大僚坐第一席。文康坐第二席。相並陳設。若人閭京兆尹。左右轄之官。玉心惶悚。不按其名。泥于人叢中。而入隱身。搭下。又見罪犯皆著單綆。露項膝行以進。哀啼如流。大僚閱籍。註罪。按十二生首定之。勅云。其人合與作牛。冥吏遂取牛皮一張。覆其身上。須臾出門。形皆牛矣。某人合與作犬。冥吏又取犬皮一張。覆其身上。須臾出門。形皆犬矣。惟婦人作蛇者多。而兩傍獄卒。並牛頭馬面。大僚問堂下安得有生人氣。亦並未牽至。持刀直刺。文康厲聲曰。吾查簿籍。渠算且未。速救。還家。蘇。獄。帝。送。出。城。門。既。出。見。牛。頭。馬。面。者。悉。

是假裝。頭。環。係。將。人。也。玉使與梅。闖。被。趕。入。一。荒。田。小徑。東。旁。有。大。潭。水。皆。腥。黑。卒。推。墮。之。冷。汗。如。雨。竟。在。水。中。起。也。因。此。得。活。

將鯉錯名代死

無錫縣鄉民將鯉。在家無病。白晝見兩冥卒。狀甚獠。將一帖子。來取鯉視之。因唾其面。曰。誤矣。名諸子而諭曰。地府所取者。乃將專也。帖子中具載明白。鬼誤至吾家耳。且渠名是專壹之專。吾名是鯉魚之鯉。渠家住惠山寺前。吾世為懷仁鄉人。彼此何相干涉。汝速備酒果香燈于中堂。召巫者來。為我虔誠上章。白見其枉于帝。兼市羹饈。速領取者。二人出去。俄而巫。

至乃三家村中小巫也初不依禮所教章奏中卷無宛轉但列鄉貫姓名哀祈請免而已章既焚有頃鍾忽罵其子曰令汝辯白吾冤反證假成吾今代將專死矣遂浴木無他言其夕遂卒後訪惠山寺前將專竟亡恙

應山秀才入冥

湖廣應山縣秀才二人同志甚歡才名亦相伯仲一日某甲無病而死息雖絕矣其屍尚溫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妻孥詢其所以搖手不言但問某亡恙乎曰亡恙遂命取衣巾乘者召其子具一帖去書姓名其上覆掖而出門詣其家以方赴地約未

返也甲夜跪階下家人望見笑聲聞堂無不以為狂誕使使人報之還既至甲便擊額數四乞命于乙乙笑而謂曰吾與卿相識久矣聞卿死而復生不勝喜躍何求不濟而必拜懇如是余固扶其起不從詢所以亦不肯言曰某有疾被錄仁兄主管人問命籍欲乞判斷釋放若能見憐但賜一帖足矣乙曰安有是也不得已遂索丹筆判帖上某人放還并與增某具日月署名于後甲便拜謝而起乙拊掌大笑謂其妄也甲既得帖却從容為乙具陳冥中事且泣然流淚云仁兄將為地下主者恐不久于世矣某始死即有鬼卒守押以行人煙市肆儼若世間到一處若大寮

公署卒欲引入有一冥吏出曰上官交代勿不遵治贖何不放鬆以俟後政某問後政何人吏即稱仁兄姓名某大驚曰此吾莫逆友也吏曰果尔今故汝遂三日內索取新官帖來焚之入冥罪可釋耳某叩頭致謝敬當如教吏遽叱鬼卒送歸遂尋歸路不竟便活乙聞其言大怒無復致疑急處分家事以徐明日三午忽聞人馬聲到門相迎遂與家人辭訣浴冠帶如睡而亡矣甲建醮焚帛一如冥吏之言後果獲延年楊給事連親為余說此

徐思省入虎頭城

崇禎初徐思省者齊魯公家孤也其人刀筆之雄萬曆改元年三十餘矣夏月詣珠璣更受管于余歸而病疫以死後家人解棺欲殮捫其心下微濕遂置屍于棺蓋上三日而後甦其述初死時為冥吏二人攝去行四五里許悉是漆黑淨地至一水潭畔天始漏明前進則城郭宮闕在高訊之即閻羅天子所居也冥吏將思省至階前階下跪却傳言用刑有獄卒數人皆牛頭夜叉之形押到一大車輪上其狀若人問牛宮水車週遭浴鐵數重皆刀劍也先已及按三十二人在思省至又增一人見四獄卒用長鎗倚角其外盤旋磨轉身從刀尖割過痛楚萬狀骨肉消落頃之復起報命殿前便傳言付獄乃一大城

子榜曰虎頭城四圍皆鉄柵為藩中四百多人在焉
思省問何特出糸眾譁而笑曰我輩處此不知歲月
汝新死人也乃思出頭日耶思省曰吾父亦妻子俱
未了安得遽至于此言訖淚下悲不自勝見鉄柵之
外有男女若干人白衣巾帽或髻或總一如世間服
飾往來于外自若思省乃私語同獄者曰此輩何以
不付獄乎曰此世間持齋念佛人也安得有罪非久
託生善地矣徘徊嗟嘆之間忽過樟花李王通獄門
外見思省遙闌入與相方苦謂曰汝三世住河津快
弄我手家廟中香火不斷我忍然不為之援也徐
而擊獄守者有難色等王怒而叱之既出獄念思省

正于殿前李王入殿內食頃而出曰免矣汝還世
間將復有十七年陽美以萬曆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時死汝宜勤心為善也給典一符記即命前所攝二
冥吏引婦仍至水潭畔推墮之遂活視其身偃臥在
棺蓋上耳由是傾家奉佛持齋者一十七年至萬曆
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延善侶作佛事日當午忽中惡
唯噓倚于棺蓋而卒其日會中有一人不至翌旦此
人親見思省帶單羅帽着藍袍方纔相遇于途謂曰
汝昨何以不來念佛耶修行是世間第一事汝夫婦
宜力行之言訖不見過其家具述所遺衣飾宛是棺
中所殮者一市人皆信佛法矣

朱總練遇金甲神

四年前李上鏡之戚朱大任為鎮江總練病熱而死
家人移置于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如蒸環守之三日
乃蘇語其婦云冥司將某徧現地獄種種諸受祖及
善惡報應之事無不歷矣忽遇金甲神人入門見餘
主者怒始解索簿籍按之却云此人數尚未盡誤為
怨家牽引姓名乃遠及耳可速放還神人遂推某仆
地而寤冥中所見神人儼然閉在縲侯也蓋朱平日
奉事甚恪嘗設像于家為先是其婦夜夢聞神語云
吾當往救汝夫李明府生平不信泥塑之輩朱至其
說如此李為悚然

金鐘觀冥中事

徽州休寧人金鐘為縣秀才以事註謫去遂家于
楚之京山善入冥觀冥中事人教知父母妻子亡處
則必倩之往通信問冥然若睡或一日或二日三日
家人不敢驚其鬼魄及寤談及地下歷歷如見聽者
莫不流涕為一日鐘忽謂京山友人曰吾昨通閻羅
天子殿前見其案上一簿籍將徽州太守胡公休寧
令丁公姓名兩筆勾却此不知何說也友人曰子妄
言若此不慮惡乎鐘曰此地去新安二千餘里何從
聞之其年大計二公後先罷官楚人於是驗金生之
言不妄矣生至今猶在

釋御史冥判

楚黃同縣穆天顏，號象玄子，秀才時嘗入冥為地下
閻羅王，蒞任之日，鼓樂騎乘巡導，如世間威儀。九殿
閻羅咸來會席，其形狀可怪可愕，穆心凜然。有吏在
傍私語曰：相公莫怕，恐失觀瞻。穆一日治事于堂，見
所辭囚犯中婦人形貌，死然親姑也。穆全道前認之，
毫髮無謬。遂全放還，及寤，謂家人曰：姑家得無有恙
乎？往視之，其姑適病寒危，氣且絕矣。中夜忽蘇，亦方
語其兒曰：吾與數人同被勾攝至地府，錄對見堂上
坐一官人，細認之，是穆家長哥也。放我還陽，則汝可
謂識語家，深通續家人也。穆歸，果聞如言者，以采燕

案凡或一月入冥治事，屢還其家，了不為異。後有
代政者，逆絕不往，穆登成進士，今為名御史。

王觀蔡誤入牛車

吳興觀察王公豫，一日病熱死，見冥官發入牛車中。
令託生為牛，遂有兩夜，又押王入車，穢汗狼藉，急不
可忍。又見欄外挂牛皮數百張，訊此何用。獄吏笑云：
請尊被具一，向人間作老牛耳。王大恐，念何因得免
此患。業當修行善事，懺悔垢孽。忽牛車之西有小穴，
其竅如斗大，光若皎月。王即俯身而出，吏跡之不及。
過一白衣人坐堂上，問王亦思悔過乎。王俯伏階下，
叩頭乞援。白衣人遂引之，教里許，指其歸路，謂曰：汝

從此歸尚有陽壽若干年，但不可忘修行念頭也。三
日始甦，捕未檢，從此舉家奉佛，專行善事，至今猶在
親向人說此因緣。

南潯錢氏子還魂

南潯錢孝廉仲第二舍士完，萬曆癸未病死。後一
月，其叔私先為名匠所居，鄰某家有故蒼頭壽郎者，
偶行社壇上，白日遇城隍神，儀衛甚嚴，其如太守，乃
見二舍于後，隨行，忘其死矣。因問向居何處，士完曰：
我憶念家中，方欲往看，竊魂不寧，無所托託。今欲假
子之身，暫附而歸，可乎。壽郎許諾，便轉身還家入門。
家人呼之不應，叩其政壽郎曰：我錢二舍也。叔氏應

嘆我為姓，余將歸吾家，已而言動，非壽郎矣。私先駭
而叱之，使人守護，便從隔壁呼其父母兄弟來家，辨
認語音，奉止信二舍也。酬對如常，歷歷可聽。詰其家
人性氏，至于小名，排行及生平隱事，一皆知，索平
居所着巾幘衫履，眾便檢與着之，書則相共談笑。夜
深乃寢，飲酒啗肉，擲色行令，悉無異于生時。但數欲
呼其婦，與相見，孝廉堅持不可，竟拂其意。嘗嘆者久，
之，每竊聽其婦帷中哭聲，私自掩袂嗚咽而已。又能
道出冥中事，及親見所亡過中外親識之人，現在某
處，陳說罪福，若樂因緣，聞者泣下。若聽，雍門之琴矣。
吉凶休咎，言無不驗，以是遠近愈惑之。互采訪問，事

如神明衆問修行人亦受地獄諸苦乎曰持齋戒者
死得樂報處于淨業堂中無所苦也名臣孝廉素不
信因果之說意為妖怪所馮心厭惡之驅道無策如
此一月有餘先語其家人曰天曹命我為雷部神已
為我娶城東某氏之女作配明日夜半聞馬聲至吾
其行矣爾日伺之各色慘然收暮忽與父母兄弟拜
別及闔其戶而寢中夜果聞門外有馬蹄蹴踏已又
聞其聲隱隱向空而滅衆取火啟扉視之巾帽衫履
皆委于地若蟬蛻然神已去矣但辨髮作卅角如舊
宛然故蒼頭壽郎也衆聽中忽響便復蘇活壽郎
結後精神恍惚若癡醉人三日方能言衆推鞠之其

說本云云二舍全某代役地成幸腰下解一小金牌
與某作符託某當初死時兩脚甚健趨走如風東街
西突者凡三日夜悉在深谷曠野斷砂荒碛之中足
力億矣通遇一冥吏投臂止之驗其所懸之牌是真
乃收訖引入空城子內與諸人共住粗給飲食亦數
驅使某惛然迷亂者經時不知何緣復活自此壽郎
戒絕酒肉從師披剃出家于慧慶寺法號東明和尚
數年而終余猶及見之焉後訊城東某氏之女其家
驢磨為業亦以是日死矣乃知重室志幽明錄所記
借屍還魂之車種不一非寓言也按稽神錄載者
禹村女為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昏姻

之禮一同人間妹呼其婿為雷郎

謝家殺蛇被許

吳江謝甲家世行善其年元旦起見蛇橫井上心訝
以為不祥家人爭共擊殺謝禁之不能止三日後謝
即暴死見地下主者如閻羅王狀叱曰有人許汝
以人命謝曰某平生積善未嘗有殺人事也王曰非
人命即物命有之乎謝曰有之歲朝卜一年之休咎
今見井上有蛇命為不祥故見殺于家人某亦當力
禁之非其罪也王召蛇至謂曰汝即死于非命奈何
以一善人償之許判吏檢其籍尚有陽羨十八年王
曰地下一日人間已是半月矣求即求蟻而故宅已

壞猶如之何道吳卒暫送至河南某府某縣范家託
王為累丁十八年之數謝固不肯行云某有父母妻
子未丁年死于家不願受生范氏判吏復為之跪稟
王于是命急送還家既甦猶未檢終半月家人為其
心頭肉燥而微動故待之其人行善如故至十八年
竟無恙又十八年壽至九十一而終乃知人壽有可
延之理矣

比部郎奪官僧笑

有比部郎某者甲于謬無罪而往之吏議歸數月矣
夢一人告之曰君當于貢之年比部曰嘗聞端木五
十六歲余今五十四矣其不久于世矣吏數月又夢

一青衣人持虎頭牌名之曰帝有命可速行追隨至
一公解若王者之若青衣人止之于門見有冕服而
坐堂上者呼使入賜之坐謂曰子平生正直而以謀
構奪其官吾將以壽償天更為注陽羨十年黃陝州
云此公尚在

徐文敏誤入鄴都

正德初年間吳縣人徐文敏公籍為翰林院編修
冊封琉球國還過滬颶大作樓船飄泊一磯嘴上人
煙斷絕道路蕪蒼不知何地凡經七晝夜矣文敏久
在船間甚願思開行遂命一小史相隨登岸行百餘
里遂見城郭秀出其下隱隱有城關宮殿之狀文敏

驚其跡極力前驅入一谷只約行二里許竟路漸
低俄及大石牌坊下榜有金書三字曰鄴都界文敏
震驚心訝其非世間遂轉身趨出忽遇青衣女子提
筐于小徑中采文敏潛視行止乃是二十年前亡婢
榴花也驚問即君何得至此文敏曰吾已登進士第
為翰林官因奉冊封差而還舟遇大風飄泊于此七
日偶來遺闕不虞誤入冥中汝今住此何所為耶視
其狀貌依然為女奴時未嘗老也榴花向前告曰妾
據此中一判官為妻日來飽食何期幸遇郎君已而
判官適托公葉出想其妻曰汝與何人交語曰此妾
舊主人徐公也卿王命渡海失風至此安得不與叙

舊判官便向前拱揖問姓名知是徐縉文敏請檢
命如何判官曰相公後至天官侍郎不及入關無勞
閱簿也文敏曰某既采此可得一見關天子問冥中
事乎判官曰既有意何不可者請修十刺以通姓名
某敢為之將命矣時倉卒無檢判官遂出素紙十張
教文敏親書官御姓名如人間奉謁禮將引而入榴
花數日文敏而誠之曰茶至即君即傳通左右快無
妄索文敏唯三凡經播梁亭館數處乃至大殿甲士
守衛甚嚴判既通有冥吏二人開西院門出迎引文
敏自西階而上十天子止九人披袈裟旒次第降于
殿前文敏人問者室孔東西列坐文敏坐南向西九

天子坐西向東茶至文敏傳過去試使問常見人間
整十殿玉今何以狀一殿王也曰天帝使某等每日
更番一殿察人間善惡往來南瞻部洲大明國中政
不在取問陽世尚貪利喜奢號阿附成風黃金為政
不知地下亦如是否承曰冥中若同陽世何以握生
死之權哉至如以金塗錫以紙作絹亦是餓鬼所積
正真明神不藉此矣曰借道功德為有益否曰無益
也惟拜梁皇室懺為最勝亡者一聞懺言使超度去
矣曰此行可一親地獄乎曰可親未免驚恐文敏再
三強之乃引至一行徑前皆用青石甃成上為地獄
之形其高擲天呼獄卒以兩手拽開石門中有炎火

飛出炮赫然光數丈文故火師而走急使開門天子
曰此無間獄也言訖遂回至院謝牌而出判官仍送
之於界上舟路登舟明日遣驛人往跡其處周覽四
隅無非榛棘城關宮殿都無有矣文敏還朝話其事
于竇僚無不竒歎後果為吏部侍郎予台端吳不勤
修善疽發於背而卒是時吳郡守往京口過官坊南
下訊之答云奉勅購斬徐侍郎也

汪編其入七重地獄

蘇城飲馬橋下居民汪周昂編竹為篋梳人呼之曰
汪編其萬曆壬子年二月病疫而死第四日乃蘇其
魂其魂于蘇人去劫死隨竟漢蘇一人用赤練縛去

如鐵墜塵囂谷中荷不提天日空一處有井：傍有
墓或之而下見第一殿王將某拷掠果復送至第二
殿並往井入漸低漸深展轉傳送直至第七殿深無
際矣拷掠如初傳聲將某送至轉輪殿受形為畜生
某若若求還見王檢閱簿書默然良久便云賜銀三
十兩量延一年被前冥卒牽出不由舊路徑到大海
嶼推隨洋中便活汪小人也既活不肯勤儉反改業
為縣門幹力鬻父所遺居待二十五金又指人先後
恰得五金首尾一年果以癸丑二月某日復死

泰山使者取人竟

王御史有功內兄查敬廷嘗話其親戚中一婦人臥

病經年淹纏床蓐忽夜夢有黃衣吏持一布囊至囊
中先有一合子云吾是泰山使者特來錄汝神鬼無
他也解囊啟合取婦人竟合之結束其囊于背負之
而去明日婦人病遂劇越三日乃卒

二王秀才為冥王

長洲縣甫里村有秀才兩人皆姓王一名憲章字以
度一名炳勳字子元同姓同里同學相善同弟兄不
同族也萬曆己亥憲章有疾臥于床不能起至秋七
月炳勳亦病：經少日恍然如夢忽有兩青衫人領
去夾杖其身徑持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曠野見公
嚴如人間都御史臺猶未開門訊之領人以此陰府

也辭場上人煙湊集車馬馳驟但陰霧蔽天不覩日
月之光西顧有一街士設帳設于平五屋炳勳使話
甲子與看街士曰君命已于閏年必過不濟也炳勳
詰問為壬問曰某今年四十有七若到壬子只數年
事半街士曰猶恐目前難過非有大陰功上帝不能
為君增算也問對未畢公辭門闌引入者凡數百人
炳勳心隨領人而入俯伏階下不敢仰視見冥官坐
廳事畢東偏戴金冠衣黃袍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
以次呼囚犯名問閻至炳勳使降階扶起已而延坐
謂炳勳曰良友何須行世間苛礼端相其狀則憲章
也曰一別不竟幾月矣炳勳曰人皆以死為苦如兄

肯為王公。雖莊生所云。南面王樂。豈是過哉。不知何
修而得此。憲章曰。談何容易。果與玉皇香案吏一人
往。有夙緣。得再立為冥王。兄將來與我同升矣。然裏
面尚有閻羅天子之尊。總司冥務。標冠嶽瀆。我輩皆
其所節制者也。因命左右取帝服與炳勳服之。其將
有一緇衣一黃冠至。與憲章揖。不禮炳勳。炳勳私計
此二人。豈即人間所稱五方座上巨阜與白雀觀中
仙官之類乎。遂問天子殿前相見之禮。若何。憲章然
良久曰。凡是犯人。還須囚服對簿。且不宜借用此品
服也。復命左右將一寬衣。青衣裳覆其股。用皂帕抹
額。頭戴上關門。仍著領人。計入又經教重門。別宮

關。我榜。梁羅列。文。燭炳。煥。金碧輝煌。天子端冕南
向而坐。官吏環侍。兩旁近數百人。各齋文書。請天子
判署。同入而俯伏者。炳勳居三。其第一人泣告曰。可
憐客死于途。妻子不得相見。第二人泣。於是炳勳
不覺悲感。淚下如雨。厲聲而呼曰。某一生為善。正直
無私。天子大怒。罵某一人曰。是你哭起眾人皆哭。以
手力齊手。拉下杖之。未及行杖。手力捉炳勳。不定先
捆其腰。一下痛而驚。竟體如折矣。既竟。病良已。不告
憲章。詰其夢于友人李中軍。成龍。成龍取紙筆疏其
語。遂為好事者傳播于外。憲章稍。習聞。至八月終
憲章病且加劇。謂其友曰。子元有夢。而秘不我告。何

也。使召炳勳至榻前。苦詰之。報為具陳。頭路。憲章笑
曰。既有侯王之貴。車復以幽顯為恨。至九月初十
日。呼湯沐。其衣冠。臥于榻。是夜南里村民。咸聞空中
有人馬聲。飄若甚。兩自北而來。直入憲章之室。有頃
憲章卒。又聞其聲。隱。向北而去。自是人皆惜憲章
之才。而莫炳勳之夢矣。無何十月下旬。長洲縣錄科
舉炳勳。就試單。倉皇出葭門。暮于子城內。遇惡少年
乘怒馬。奔突入城。馬首正中炳勳之胸。顛仆于地。僅
僕掖而登舟。唱血數升。至十一月十五日。相續而殞。
推驗其年已多是閏四月。術士誤屋于地下。豈非妖
徵之先見者乎。至三十三年乙巳。九經七載。兩王君

之墓。未。揆矣。秋七月。成龍家。預首染疫。猝死。後三
日而蘇。告其主人曰。某被入追攝去。路經一獄。門
封鎖。而有。無異陽間。瞥見王炳勳。官人披蓑着考
。獄門內。問某何得來此。某對曰。有攝人將某而至。
不知何某王曰。吾掌簿籍。知汝也。壽未。盡。當是錯追
我。亦因誤錄一。錄。故有誦。三日後。限滿。出。獄。上
帝仍許復職。因謂攝人曰。何為濫取。速放。彼。還
臨去。呼某為。恩。懇。語。曰。有一小孩子。為我方。便。帶
歸。即于。獄。中。通。出。紅。衫。袂。兒。與。某。抱。持。某。隨。路。而
還。將到家。經王官人門。首見其小新娘子。缺戶而窺。
懷中兒。亦。忽。驚。啼。便。交。與。之。方。入。戶。不知何。推。却。得

活時二更初矣，喚婦令起燃火，而貴方兩汗交浹，成龍聽話，歷三不覺大驚，明日凌晨王家遣女奴來報曰：昨夜小新娘子免身生男，相煩轉乞匠家一服化盡丹，其時炳勳之繼母初死，終踰首七，故冥中亦着凶服也。按梁清傳云：鬼有叙序，不異世人，豈虛語哉？成龍因以德祖名其孫，今浙露頭角矣。炳勳家故貧，凡喪葬嫁娶之事，悉成龍為之經營。吳中孝廉俞珩繪故炳勳門下知名士，亦高脫駘之義焉。

劉秀才入冥

長洲縣吳塔村有劉永清者，頭子名場，以老年六十歲獲而死。九月朔日，已獲復楚，自述云：此時方熟

極發狂，不知身在何處，見冥卒二人，身衣黑，持帖子來攝，家中陳設羹飯祭之，視其狀，不異生人。冥果便攝去，將至岬側，呼一小舟，寄載舟中，出帖子示清，為旋風忽捲，野火燒却，遂不及覽。俄而水勢滔天，舟散，將覆，二冥卒督促入水，清有難色，卒云：我二人先入，君尾其後可也。不覺隨之俱入，身在水底，行矣，耳畔但聞波濤澎湃聲，約數十里許，行至大石橋，甚陡，二冥卒復還行，清腹果不能上，二冥卒掖而過之，蒼見曠野無際，陰霾蔽天，又約數里許，始近城郭，引而入城，被押其領疾馳，至一公署，大開廣殿，環衛甚嚴，全清跪伏階下，見堂上坐者，冕旒端冕，兩旁侍從數

百人，其如吳城玄妙觀東嶽廟中之儀，有冥吏西向立，閱視名簿，訖唱云：無大罪惡，發疾疫司，聽劫二冥卒，即押之出，既出，見門外一囚，蓬跣着枷，急呼劉官人，清徐視之，乃郭吏部家監奴小周也。小周云：官人出此門，便獲亡恙，仍歸陽世去矣。到家頗為白果，垂示檢農箱中文券十三紙，可速焚之，其為此公深未明受諸罪苦也。俄見數小兒相率嬉戲，中有熟識，迫而察之，乃是女紅新婦之子，茅撥清平居所鍾愛者，以瘡死月餘矣。俄又見清之祖父之母，衣冠儼然如生，並在一空室中，驚謂曰：見何以至此？清具陳其違攝定救濟祖生為鄰，實令在冥中亦有職掌，聞發司

以觀書曰：兄弟年命未終，若發疾疫司，我當為見周旋，往來咸釋放矣。二冥卒促之行，酒更引至一曹司，見文書山積，吏胥昂滯，堂上二大僚偶坐，如人間左右方伯狀，搜奇名簿，閱訖，却謂清曰：指大罪無罪惡，聞有小口，業量罰瘡瘍三年，右者曰大較，左者曰念其祖薄分，恕之以二冥卒，押放還家，遂被扶却出城，但行如馬駛，都無所知，恍若夢覺，清後果病瘍三年，復享壽二紀而卒。里人顧桓與清善，見其傳說云尔。

飲馬橋鬼現

長洲縣郭秀才家住所治東飲馬橋南里，人呼為郭出葉，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內，有賊人十餘輩，常于夜

半挑空擔出衙門外，販鮮魚入城，零賣路經飲馬橋。其夜籠月依微，忽見有男子三人，帶兩婦人，婦人手巾各抱一孩子，共大小七人，披枷帶鎖，一身上橋。小懸橋欄，遮販人驚謂：此時尚早，何緣放罪囚出獄？不明何等，既去，凌晚取魚，而還郭家，被里舍忠少夜半出捉，蟋蟀誤將紙燈煤塞籬壁中，隔籬悉是葦積，延疏臥內，慮舍蕩然，死於火者三男子，兩婦人，又兩孩子，共大小七人，高姑怡夜半橋上所見者，即鬼魂也。其後七人魂入忠少之家，晝夜為祟，依附其家，男婦孩子，索命不絕，未及半載，忠少無病而薨，俄使堅說。

靈見前案公案

靈巖山梅香村，陳甲屠猪為業，蕭屠已數年間，白晝被兩人攝至東嶽，發山陽縣審，有群猪索命，縣官曰：且無暇理現世人命，亟汝前生邪鄭汝獠牙，殺人公案，就未結也。召訟者至，姓王對簿于庭，訟者曰：汝怕勢凌人，欲污吾妻，不從，便抽刀洞胃以死，冤憤百年，為證人不到耳，今到，可償吾妻命也。官遂追集證人，證人對詞含糊，官因召冥吏檢籍視算，報曰：冥未盡，官乃判案云：審得鄭汝獠，係鄭尚書之手，倚勢淫殺，理或有之，但凶器無存，干證支吾，况年代既殊，姓名各別，姑候笑，併追完卷，判訖，命吏高聲誦之，凡三通，問頑能記乎？曰：能。于是放還，頑既活，素不

識字，口授其文章，于書傳于遠近，夫囉黃習遠說。

倪鐸誤替楊司理

嘉興縣楊鐸，字斯覺，擢萬曆庚戌科，策司理，告去，尋以病改教，至癸丑之歲，年六十矣，復患瘧，下不止，決意求職，當路卒遂其請，楊少慕釋教，坐持戒菜食，至是，戒家病轉劇，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擇中元日，延請至行沙門，大設佛會，標掖于佛前，發誓剃度，為僧，髮祝未半，而夫人出，關達中止，其半梳未祝也，不意是日有追攝鬼使，在門聞聲，不敢入，通對門鄰人倪鐸，酌酒為業，忽詣楊宅，見緇流作佛事，笑謂：其惡，繼而公出，因嘗戒，佛斬，佛命，爾業，人始

糾纏，吾家，精，以，然，靈，皆，噬，其，英，言，未，果，出，過，鬼使現，獲，直，前，持，其，秋，收，縛，之，云，奉，命，追，楊，鐸，今，其，家供，養，空，錫，又，祝，髮，我，不，敢，近，幸，汝，同，名，却，肯，代，死，何，客，推，諉，便，請，前，行，倪，身，總，入，門，魂，乃，隨，去，時，果迴，頑，其，妻，大，呼，云，某，命，未，合，死，與，合，元，者，楊，鐸，同，名，一時，失，言，為，鬼，使，捉，管，曲，相，羅，織，卿，須，守，尸，過，七，日，却，後，燒，化，勿，令，參，差，語，訖，便，化，其，夕，楊，夢，一，比，血，至，抵，摩，其，頂，謂，曰，君，有，生，象，須，晨，起，聽，好，消息，至，也，及明，楊，起，全，奴，仗，出，醉，過，倪，妻，縞，素，而，入，其，陳，其，事，楊私，喜，曰，如，是，我，何，惜，斷，除，煩惱，障，采，復，命，僧，祝，其，髮，半，盞，明日，暮，時，四，金，趨，令，檢，棺，燒，化，更，無，外，人，知，望

第七日是七月廿一，倪果被論放還，覓尸不獲，號呼，抱其妻曰：與卿七日為期，何不少待？今楊鐸為僧，別遣從僧中攝取矣。我婦又無完舍，飲恨如何。隔二日，楊竟亡也。倪家至今叫喚不絕，百日如常。曰：自在此，何處還我來。同里包衛見而述于吳下。

顧偉見地獄變相

常熟縣居民顧偉，以匠業寓郡城之宦橋，謹厚知名。萬曆癸丑夏，萬病旬餘，至五月三日，陡然起立，合掌而逝。人咸謂其善終，下屍于地，心頭氣燄，着屬環聚。守之三日，復活，開目求飲食，便能起坐。說初死之曾，亦屬驚悚。嗟然悲感，悉親親觀，世者若獲寶。

形，如今虎丘寺中行像，而身更廣，大儼然從空中下也。俾便頭面作禮，隨行至一處，見紫石城一帶，石色如磨盤樣，仰望峻極，不見女牆，城傍多有小圓窟，約可徑尺，六漏微明，徘徊之際，遠失若薩真形，而在矣。傍有一婦人，年可五十許，上着青袂，下服白布裳，道貌端莊，手持寶珠，當前而立。語偉曰：凡人去來，必須此憲中出入也。俾下拜，祈之曰：何有？不許大孔，容某身出入其間耶？婦人曰：既不肯入，且將汝遠望，言未及竟，若有人掖之上者，俾望見有數重門，戶瓦屋彩樓，一大圓鏡安在高臺上，鏡光瑤瑤，同澈明照，數丈相望如月，纖微畢陳。婦人曰：凡人善惡，隨心所現，汝

一生罪福，安能逃此鑑乎？引俾立鏡前，忽覺身在鏡中，從前隱微一切，歷歷，懍然喪膽，不敢仰視，而從旁隱隱露出善果二字，俾心稍安，又觀黑光手數枚，如龍眼大，掩映其內，俾怪問何物，婦人曰：此是汝陽世未了公案也。俄而又至一處，見大地皆作黃金色，望之燦然，如積麥薪之狀，中間徑丈洞穴，類井，其深不測，未詳下何物。婦人曰：汝去不得，曰：是何地，不可往。曰：幽途苦相，其安無礙，汝欲下，觀切莫忙，怕因俾踊梯而下，其梯長可數十尺，既下，以手探城垣，又皆黃石，倒斃，辨次算之，極細密，如人間走花柳，執然，極地深處，俾疑是黑暗地獄，又至一處，見囚徒數

十人，或擁鐵鎖，或銜鐵棍，或露髻，或無頭，或無腹，或無手足，或缺左股，或缺右股，或瘡爛濃血，或肢節不全，而皮肉皆好，然並是活者。已又至一處，見徧地人肉塊，形似冬瓜，無頭，屍手足若大若小，旋轉不定，已又至一處，見長短棺槨，堆積空屋數間，已又至一處，見人形如怪獸，胸前一聚皆猪毛，有婦人胸生六乳，者形骸多欠缺不完，三者約三十許，皆童子嬰兒，見俾至，相顧有喜色，曰：某等無罪，恣意游行，今無了期，不如隨君共尋歸路矣。指向所積棺槨，皆其屍也。俾四顧陰慘，心生恐怖，便與童子嬰兒以手相引，而出，歷南大道二百餘步，寂無人跡，轉覓舊路，已非

亦不見傳立少時忽復有了角女子從地踊出批某就水盪洗遂見偉立批手一推兩汗而魁已次第經種地獄受相奄然都滅鄰里聞之競來問委答叙如前口授不悉因條記本末以傳遠近發願茶食長齋供芥三寶先洗梁皇慈悲懺一部

姚大理冥中辯答

明嘉興縣大理寺丞姚思仁久居憲職望積蘭臺萬曆壬子年春謝病還家常于夢中見人索命至六月間似夢非夢見一使者齋板來召批倉卒間整冠乘轎著履就步隨行時經靈臺與世無異既臨

一深巷門廣殿拜碧烟燭儀有藍綵鬼狀之鬼十人相擊擊衣面目盡血相隨紛闐有聲呼屈稱冤漸來加逼姚問何人曰山東人也昔枉見殺從公徵命批乃而南而立此曰吾職奉代巡決錄重囚皆監司守全空罪依而行之何與于我言訖群鬼稍引退聚于門外相守如故使者引批入丹墀見冥王著袞衣坐堂上林几案後翼侍森嚴批乃升階長揖王不為動批心知其非陽道矣然氣固不挽從容告曰未審君侯召見之旨王曰罪何多也今從汝乞命者不可勝數批曰思仁生時積善好修歷官二十年未嘗枉濫一人妾投一命安得有乞命者乎有之是

誣陷耳王呼主吏檢校文籍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黃衫吏捧出大葉子簿黃紙簽標開數幅至思仁款乃唱曰無大罪亦無大善王曰誠然何有尔許覽對取此曹當是受枉于下僚而卿不與之申雪耳批曰思仁奉天子命巡察四方知有三尺而已其枉與直固無容心也于是黃衫吏出向門外藍綵鬼狀之鬼前十六人者一一論全且去當別為料理俄而遂散批乃進曰平生有過不蒙見遺平生作善不蒙見錄豈冥中亦無公道耶王曰何謂也批曰思仁昔年探訪河南曾請朝廷三萬金賑飢所全活民命以數十萬計職功不表然正以此吏翻詐督煤獄事

非辦之功勳主吏再呈功德簿與看見側注其下云煤然功九思仁功一姚曰爾將督煤然為行人此疏雖其起草然上疏者實思仁也王曰汝初無意乃煤然勸之何勞說此批曰思仁自河南復命上此疏萬一聖怒不測罪在思仁煤然豈得而與批王聽其辭批遂出位抗手而言曰卿言有理如此則功過亦略相當卿與督各載其半矣因謂曰候交代時當更議也然卿疎策尚遠可速放還連催主吏遂被前使者推却出門初似隨層崖少為如按而竟初賀小選煤然在大行時奉使入洛與姚同里至戚當批行部之日邀賀署中從容談語賀曰卿為績衣使者報命關

庶能忘嘉謨之獻於姚曰固也苟嘗計之無便宜可
請者奈何督曰以歲之大侵流亡滿目誠得請于
陛下撥御府金錢賑之所全活亡筭矣言無善于此
者僕行李之役未畢有志從事而尚未達也固出袖
中疏牒示姚姚既託遺細語已袖中尋即錄其牒
以奏上如吳中所記不差至是得活自言辨答辛勤
不可共載遠近皆聞也衛金枝等說大畧相同

施秀才為吳中花鳥使

蘇州府學秀才施安弦字吉甫住城西日輝橋轉灣
為人坦爽胸無城府鬚眉飄然雅有飲量萬曆甲寅
登賢舉細心致歲歲三月十日有題名題名題名

淨穢身浮騰匿言毒宜醉不宜瀆後竟瀆下黃水數
斗合宅皆聞酒臭浮腫雖采色已不起至五月初四
日忽召其二子萬邦萬年而語之曰遠行之期在今
日矣速營後事須更神漸索漠少時而死至宵分忽
翻身復起急索參湯飲之畢驟能起坐說死時有
八十騎擁門相迎一吏持版云天帝召去為花鳥使
因問吏何地答言初點福建後乃改北直隸聞吏職
事何如答言務甚劇所司花鳥有二院手不停批榜
掠無數問答既已先行至一處是大公署暫停其下
見有人持出金冠蟒衣來與安弦着安弦既着升堂
坐定尋思見時使思仕宦今當將半百老作寒儒死

乃得為陰官亦復何恨但念人間事都未了真見親
舊俱在吳下北行路遠舉目無親豈可受此職即
擬業修疏辭謝封付采吏脫金刻投佛于地而起忽
見後堂突出黃衣老爺以頭向安弦胸上一撞幾踏
于地就視乃先君也讓安弦而罵曰地府之官權位
甚尊且上帝所命汝安得釋吾方出苦趣中與汝母
任此相待今日且辭職從重父母之罪于汝安身言
訖悲淚又語安弦汝既不便之官可乘此暇往鄴都
一觀地獄變相還語于世人也遂巡有人引安弦入
鄴都城其地黑暗無諸日月但見數萬罪囚在地
獄中總總若報力山無樹火坑鑊湯宛轉呼號既

無患主鄴都者稱是韓公不詳名號如陽世都憲之
職安弦似曾識面因煩贊成辭疏韓公欣欣首肯令
安弦且暫還家由此得活其夜楓橋周大夫來安弦驚
主人也亦夢安弦車騎詣門詳別說北行赴任未知
詳得脫否兼就其兒索所借後場文字付兒萬邦收
讀明日瑞陽大使來使兒入城問先生病勢語夢兆
曰無之若懇禱言死狀駭與父夢相符至初十日早
起安弦忽向二子說冥使到矣辭疏似不下也如何
至十六日早起安弦又說如初惆悵自責因云辭疏
奏聞不合嬰觸帝怒幸遇宦上二仙我隨至其虛都
非人境拜求方便救解一仙不預而入一仙已諾我

夫問二仙姓名，安拉推手曰：不可，但說記得堂中春
帖子一聯，遂呈紙筆，各當書出為驗。安拉平生不喜
律，忽便于枕上題翠羽碧翎，王子覽，細繚絳綠，呂
公衆凡十四字，其下注云：仙人所乘二雀，皆能作人
語，疑即是青田使者，非世間凡鳥也。至廿一日早
起，安拉又說：速行必矣，迎者三官坊，並挾小不堪，位
怒之，姑令易其犬者耳。其在安拉于枕中，唱曲通宵
如此，至廿二日早起，頻呼湯沐，誠二子勿以鬼言浪
傳于也。恐人笑其荒唐，但地獄之說，汝曹不可不信。
勉種善業，凡百未諫，妾公唾面自乾，千載可師也。是
日，壽養樓索紙筆，留吳語示心，遂為分韻，筆尾落地。

及能養有噴懷，繼聚人焚，若手慶，其衣悉布製，有無
瑞現，出異花，衆驚視之，皆蠶枝，牡丹錦也。斯尤異矣。
安拉是宋明經，懋澄內凡希言，因懋澄以交善，懋澄
親見其尺，如蟬蛻仙人。

孫陳留三應異數

陳留令孫養正，蘇州吳江縣人，少有英才，風容美麗，
常行市上，顧影自憐，婦女多隨看之，雖潘仁術，亦
之過也。年十八，舉吳江縣茂才，館于鉅樵，方修舉業，
教為東備所批，因爾放蕩，不被顧負，輕薄之訊，時新
娶妻，生一子矣，夜宿館中，天猶未曙，忽見二皂衣人
持版來，至床頭，稱所居教喚養正，訝是郡縣大夫，板

身語之而起，坐未定，又有胡帽長髯人，直至床頭，訶
語甚迫，養正即頓臥床上，依然如故，其魂不覺隨出，
路過親知，告而莫應，於是出吳江城門，行可十餘里，
奄至一處，城郭宮闈，高而都非人間，入門，升階，望見
當廳者人，儼若王者，袞冕南向，視養正而不言，養正
心知其為陰道矣，泣告無罪，王勃黃衣吏引至西廊
下，警閱罪簿，見其簿，堆積于大格，縱橫可三尺許，展
之，几席皆滿，中載己身生年月日里族妻子甚詳，後
列名，第官，祿字頗模糊，而其下並注蛇頭小楷，閱不
甚真，然半是生平賸事，慚悔無及，黃衣吏仍引之
出，至殿，王問有是事，對曰：有之，罪矣，不在罪正也。

養正父老妻少子，終年家事百無一了，尚希寬恤，
故令自新，王亦首肯，再三乃判十月日三字于案後，
取前二皂衣人送之，還推下階，級須臾，使法赦如夢
醒，日已暮矣，左右云：以為即君且死，獨心下未冷耳，
是時往來觀者，窻戶疊跣，然不敢以妄語人，爾後誓
戒酒色，憂不自贖，至其年十月十日，安然無恙，主人
曰：夢耳，曷足憑乎？強持杯勸飲，遂復飲如初，終十月
又奇十日，而驟捷發，甲辰科策，既權科策，後謁選
得陳留縣為縣，甚有聲，願以修潔自勵，無何，疾作，終
十月又奇十日，而告歸，未久，倉卒而逝，似復有鬼
神召之者，逝之日，却是十月初十日也。三應異數一

一無差爲同年舉人王騰程說之

連上人入冥

蘇州東華嚴寺沙彌淨遠乳名牛孫新門外人也少
有戒行高曆甲寅正月初五夜夢在葑門俗家有人
叩戶連呼牛孫便起攝去雲昏霧暗狼狽前行頃更
入城豁然宮闕其門如雉牆之形並畫虎頭嚴峻無
比上有金字榜額帖聯類城隍廟模樣淨遠入門跪
階下見兩傍堆積于地者皆麻布襪也襪中微聞喘
息声似有人在問之云並是陽界錄未未結公案者
俄見朱衣貴人垂簾而坐攝人白云追牛孫到貴人
燕臨出此象其數者因曉淨遠曰此象爲佛要傳心

我識汝句却天薄也連筆抹其名攝人引出且導
淨遠西行至一靈湫堂僧衆見其亡過先師海潮方
倚案教錢散與徒輩直視淨遠云汝安得來此答云
弟子被攝今蒙放還偶來游戲耳海潮云隔壁雍熙
寺慧蘭師今日分家忙甚汝來恰好亦分少許么教
錢十文與之問欲見慧蘭師乎可進去又經一重門
果見師跏坐在禪床上頭倚一竹杖周遭壁上挂衆
僧袈裟數十領既出徘徊庭宇奄見西廊下鎖繫藍
縷僧徒無數都不相識驚嗟良久於是遂還回頭却
在玄妙觀東嶽廟前忙走還寺偏街積雪泥滑不得
前被攝人推仆于地而寤後就記榜額帖聯與沈

顯宗說傳三日盡忘之矣淨遠自言

續圖卷之九終

繪圖第十目錄

靈祇

- 紫陽真人
- 水府神
- 栴花李王
- 小姑神
- 周宣堂王
- 神記室
- 點鬼朱衣神
- 海清神
- 冰階侍女郎
- 王府基夜行神
- 宮亭湖使者
- 乘龍神
- 章蘇州
- 鳳陽神
- 雷神一
- 雷神二
- 雷神三
- 雷神四
- 雷神五
- 雷神六

雷神七

雷神八

雷神九

雷神十

雷神十一

雷神十二

雷神十三

雷神十四

花脚神

塲中神

周孝子

白鹿神官

洞庭君

三王太尉

繪圖第十目錄終

明吳會士人錢布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聖祇

紫陽真人

嘉靖年間蘇州葑門外有一軍士相隨鄭和太監出
使行至海中央颶風歘起湧浪滔天飄過東洋當復
數千里舟楫人溺主將亦亡獨此軍士善泅依附船
板撐至一島中通為怒潮推送海岬而蘇既登岬四
顧昏慘陰霾蔽天心知非人間世也恍然復進皇許
乃覓靈中宮闕金碧琳瑯宮門有六大金字榜

曰紫陽真人之麻洞戶畫屏無聲迺適有婦人于
水邊接泮年可三十許青帕抹額身著淡綠裙玉垂
輕紅襖襪軍士端相乃其亡妹三娘也見兄相持而
慟問何為至此具述覆舟之苦乃引至其所住處宮
殿之外悉是民居妹婿為府中手力因追攝人自外
而還深相勞苦引入府中經十餘重門趨而進匿身
階所以窺見真人金冠魏裝端正非常坐絳紗帳中
威儀嚴峻左右官吏兵衛數百人各有執事務甚疎
雜中庭設大木架一人懸于架下有鐵鉤鉤其背流
血殷地逼視之乃城東何指揮也西頭跪一婦女首
戴大銅盤之中燃熾炭飛焰赫然驚問妹婿云是即

指揮之妻也自杜受盜者銀盒之類不言于指揮而
枉殺之盜既死理冤于上帝故化斯酷戮自悔何階
又見旁有朱髮錫牙兩卒持戟守此二囚迴眸視軍
士有怒容軍士震怖急出不受問質便懇求喻三娘
苦留不可增與俱詣冥官所乞一小符驗遂有小舟
來岬呼共載三娘又相持而慟嗚其聞目慄無妄視
乃別軍士臥舟中耳根但聞波濤風雨之聲忽睡如
夢掃旦起視却在葑門外楊枝港上水陰急歸則妻
子招魂奠矣奔赴何宅則指揮疽發于背首面俱
夫人亦病暴頭火丹臣帥滿室計無所出軍士於詩
靈細說案中附見如此舉及錄靈之與夫神惶懼

不敢隱護遂命出其盜銷之得若干錢悉捐以作佛
事若止稜突水陸並設旬日之間疾並獲愈近見一坊間小

說方作二
事殊未核

水府神

龍陽書生曾壽者過洞庭湖風浪甚猛同船棹亂舟
首獨蒙被而臥忽夢至一大宮殿殿堂上坐者如帝
王之狀趨召貴入賜之坐謂曰如此風波少年何故
冒險而至舟中莫有黃卷通否非此人果舟葵魚腹
矣吾是水府之神汝可言于世人也既寤風已定待
濟推驗果有黃卷通者乃其同學諸生事父廣文極
孝故感格至此卷通後亦登仕版矣古云孝通于天

並不可信

插花李王

常熟致送撰舊有梁朝七擒至今天矯其西廊李王廟最靈應自來常熟人相傳此觀為李王宮萬曆癸巳年十二月五日觀門火發幾延廊廡居民奔採不及余宗人錢繼發良棟等住在觀之側近各登樓願望忽見火內有數十官舫蔽空而下驚師水手幾及百餘並挽天河中水以滅赫焰隱聞風濤之聲隊仗旌旗繡紵照耀而擁黃蓋着白袍立于舟首者驚是梅花李王頂之飛龍頓息止燈觀門而已凌曉並詣廟中李慈詳視則梁上懸掛數寸小舟水氣凝

滴苔沾荷濤行舟上俱皆沈湮如汗死是夜所觀者一時士庶光棍並下拜為家侍御袋為文以記其事李王本長興人南朝神中所稱長興李烈士者也

小姑神

尚書劉洪湖廣安陸衛人歷官至掌院後贈秋官尚書二十年前奉使還楚舟過小姑山下小孤相傳為小姑即所稱嫁彭郎者也其日遭暴風怒濤舟幾覆篙師云貴遊至此皆齋酒脯紙馬獻于夫人尚書曰為我許之後當酬賴可也既許賴託頃之風濤停渡後遂負盟不酬及歸林下常見小姑神于夢寐中頻來索賴家人有病卜云是神祟尚書終不之信無

何小姑神白日見形貴尚書食議尚書題詩兩句相之云寄語小姑休妄想老夫從此不行船姑笑而謂曰我出一對與汝能對則不復索矣尚書曰何對姑茫然無以應之姑遂持詩而去從此絕跡明年歲觀尚書出赴鄰翁社飲其路迂遠而賀節之士女喧闐于市相隨一小蒼頭忽告尚書曰某家對岸即是何不乘此小姑濟之甚便尚書遂從船終登立足未定而船覆矣小蒼頭插未下得不死按謝靈運江妃賦有宮亭雙媛之句即指大小二姑神也

周靈王

周靈王不知何代人或云屬五顯靈官部下而卷中常以為伽藍神在徽州休寧縣靈巖甚著今蘇州閶門內宝林寺像亦有祠焉秦冕魏我疑即寺中昔時伽藍香火也萬曆辛丑年間殿宇鼎新祈請輜轅寺僧跋者占籤如響曰坐獲二三十鏹乞香水有不能于遂遂奪二郎廟之感其時余偶客休寧訊之民間曰神被免而去矣更訊其本末具言曰有一愚少年暮夜與鄰婦通奸伺夫出輒隱入其家一少夫自外歸兩人歡狎之際聞扣門聲甚急時月色如水少年與其婦枕中設計先按婦頭上銀簪啣之于口被髮持衣伺夫入門忽覺身後愚中躍出口喃：

作靈語其大驚異然之所居側近有周宣靈王廟見
此少年突入廟中忽失所在遂詰其婦曰去來悅
悅疑神降于家此身如在夢境中也夫遂信以為然
竟夜不寐黎明入廟細視神像死然銀簪在髻為由
是婦袖于神謀欲移居他所蓋此少年夜入廟中直
取銀簪掉於神帽裏相觸感而神為無賴所究昭雪
無地不能復安其位矣明日神到蘇州夜半見形於
寶林寺中古僧語曰吾周宣靈王也帝命福此一
可告鄉里重新廟貌言訖歛然而滅又明日寺僧宣
教百姓安工助役遂大事之爾後休寧人家占驗茶
禱寂然無應矣至丁未歲少年好遊始散獲里人無

不說神之冤神亦復還休寧寶林香火恰感六年遂
歌

神記室

閩門外有一人能書少年因病許身府城隍廟中為
記室常時呼喚夜而入旦而出自言為神語罵割刺
神亦常出與經過神舟逢迎報接此人隨行趨走惟
恐其後還家使用憊若睡者幾日矣面目之間覺有
靛色前定錄載韓晉公之吏兼屬陰司至三品以上
食料以今驗之其事不妄

點鬼朱衣神

嘉靖甲寅乙卯年間倭亂吳中鄉民有中于鋒刃而

死者有不得入城而死者西昌門外釣橋度生橋兩
處暴骨露屍互相枕藉然腰纏之中所藏金銀珠玉
甚多人莫敢近惟張老復陽者常于靜夜徧搜而得
之捕獲無數守至夜半暮見有傳呼語言漸近乃是
官吏十數人一朱衣除俛免錄把業而至列炬數行
火皆青色張老懼遂臥于死人中聽其按摸簿書稱
點死者名姓其死一三起應點畢陪仆如故獨不及
呼張老名姓成而又徧問之聞至張老曰此老漢非
是援而出為速過之後徧問其于前途推驗未已張
老太驚便挾重貨倉皇走歸家從此累今子孫為西
昌版籍免尚莊乃知人死即為冥司所錄矣

海濱神

山東登萊之間濱海處有書生某博綜經史家貧無
館留意尋求一日行于郭外路逢戴蓆帽者黃衣長
鬚使者待金二餅為贊曰國王遣吏邀公為世子作
師方欲詣門耳言訖送金立強其去書生亦昏然無
拒不覺與使者俱馳至海岸身如塵中行也頃之舟
在岬側笑既登舟令書生閉目熟寢耳中但聞風濤
之聲遙聞就泊一島上奔頭見宮殿高敞羽衛森嚴
黃衣利立于門外主人是王者黃屋古纓冕梳衣
庭中列戟樹幢傳呼開中門延書生入降階迎接登
堂賜坐既再拜王登折而謝命其子出拜執弟子之

禮引榻東向，而延書生坐，稱為先生，坐定，復傳呼振
筵西院，行酒畢，遂捲珠簾，命奏樂，絲竹雜亂，曲調新
奇，須臾下食，見書生筵上不舉箸，顧左右，別取人間
食，與先生食之，至，倫極珍豐，謂書生曰：吾是海濱之
神，歲時享祀，此牲牢酒食，與人間都無所異，幸先生
勿疑，書生然後敢食，強辭不能飲耳，明日，乃開館于
別室，其子夙儀秀朗，可十四五歲，而姿甚敏，書史未
見者，一經指示，無不淹通，死若夙解，由是一月之間，
治經書，略過皆卒業焉，暇則教之學書，落筆便佳，不
煩程督，書生曰：子今業就，吾可以歸矣，王懇留不從，
因勸擇日，置酒送先生，婦書生于席上，從容問曰：某

一生祿壽，可得預聞之乎，王召宴官至，命取東堂簿
籍來檢之，謂書生曰：先生極有壽，餘不足問也，既而
訝書生不飲，又命取西堂簿籍按之，見書生姓名下
一酒字甚小，于是遂判大酒字，厚贈金帛，仍道黃衣
送之，還家謂曰：此金帛是陽世所用，非陰道物也，既
出，黃衣駕舟，偕行，復令閉目，如初，書生在舟中，如醉
如睡，明日起視，見身臥其家庭樹下，婦疑是鬼，集眾
開門，交唾其面，書生具述本末，且驚且喜，蓋已招鬼
成服，設壇儀于堂，將二年矣，所得金帛，一如人間，而
書生自此酒量漸寬，酣飲以樂，餘生因知酒為人祿，
相傳不虛，此事與庚己編所載鎮江骨教校事頗

相符

水府修文郎

吳人張太僕，偶思由館省左遷，以行太僕分署滁陽
時州學秀才七人，時：王然課就正焉，是年萬曆辛
卯，南都復當御試，七人者同來詣別，七月廿一日，太
僕使人送至浦口，給一小官，哨以行，既至其地，中有
少年，生姓省者，故有若子孫也，肘後若有人擊之者，
忽心動，託言其婦就館，勒馬使回，內稱款秀才怒止之，不
遂，輒聽其去，明日六人主僕共船渡江，有賣雞人求
寄載于船尾，發江口，轉二三里，遇暴風，船覆，此六人
皆溺死，而所隨之僕，并賣雞人並為救，亦所載漂流

至燕子磯頭，獲登岸，無恙，明晨，秀才忽形見還家，
經日，向其弟求紙筆，立遺命曰：我為水府，追去，即補
修文郎，執此長許，以暫歸，寓分家車，此後守職，不許
來矣，救嫁女金，粗于烟家，粒匿什物，一：筆之于紙，
分撥常稔之田，若于畝，以養其母，由是齊家，哀愷，密
其已死，設祭于堂，秀才教啟不食，曰：安能使我下咽
乎，問水府何往，門未曰：自有道路，宮室如人，聞也，遠
暮，將別，語使啜羹，曰：同祀相待，久矣，奄然出門而去，
咸見人馬擁之，漸近而添，其夜奴歸，出問，理至，妻女
突赴水，灑招魂，奏之

玉圭神女

常州吳生奉政公孫也。嘗年美風度，議婚未諧。一日
毘陵城上徒行，晚歸，偶與一女，即同階或前或後，相
倚相偎。女郎年稍長于吳生，姿容妖媚，韻度綽約，真
靈人也。有四女，奴從焉，皆妍冶，上色，頰影之間，輒通
眉語。問郎君居止何處，生言不自勝，曰：「微居咫尺，肯
這駕采女，即微笑，生乘暝色，適前擁之而歸。匿于窰
室，不令人知。是夕，置酒對飲，愉極。款狎，遂燃滅燭，叙
歡，弱骨豐肌，曲盡于飛之態。生既未進，女色，女郎又
宛然。處子誓心，抗儼，永結綢繆，如是纏綿者，決旬矣。
空中時起縹芳，風發越，女郎畫則作女真，妙束常服，
儀觀如新。來晚則花鋪滿，馨燥，點人左右見者。

無不蕩視。于時春色漸融，名花爛發，女郎謂吳生曰：
東望吳山，越水，及氣蔚然，吾將往觀。生即駕二船，從
女郎出游。兩月之間，虎丘茶磨六橋三竺諸勝地，無
不探為綺羅園。逸路人驚異，謂是神仙之遊也。臨發，
抗城，令生多買好粉，照脂，不計其數。久之，乃返棹。蘭
陵吳生一日，窺其小粒，陰中見有碧玉徑尺許，問何
用。女郎曰：「卿自諦觀，何問我為檢之。主足乃有錫華，
玉帝二字，填金所畫，生頗錯愕。戲之曰：「夫人能執此
朝玉京，天帝耶。女郎曰：「卿何了。若是以生，生未及
冠，每易而押之。又一日，出其所秘藏簿籍示生，則吳
族某貴人新為魁者，姓名哀然，其上笑，暇則私向生

說天上事，及諸神仙，变幻又教以房中玄索之術。生
由此精神倍常，知其審神人也。然歡洽既久，兩情如
膠，女郎既不甚藏，吳生亦略無疑。家人憂，即為
為邪所魅，陰遣道士結壇誦咒驅之。寂，無驗。最後
將其法師，揮劍擊之，而中女奴左，蘇女郎大呼詬
罵，與生悵，嗚咽，等四女奴，白晝凌空而逝。疾北風
兩所傷之臂，脫墮階前，視之，乃土偶臂也。無何，家人
于城北一古廟中，忽見九子魔母，垢髻姿容，純麗，旁
有四侍者，一折其臂，容貌依稀，宛如前遺。吳生竟無
恙，所延法師，不疾而殞矣。業會昌解頤，及河東記，載
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出脂粉錢百萬，別於魔

母神堂，忽遇善畫者，從劍南來，一夕而成。光明燦爛，
觀察擇日設齋，大陳伎樂，復遇黑雙荷，鋤而至，直上
魔母堂，舉鋤以刺其面，壁乃頽，檝掌笑曰：「恨画工之
罔上也。如其不信，田舍元妻，之為驗，身遂自華，茶間
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態媚人，
光華動眾，頃刻到寶林，京百萬之衆，引頸駭觀，皆言
所画神母，果不及耳，携手而行，二人俱化為白鶴，冲
天而去。由此駭之，魔母信是神仙，麗質吳郎，所遇不
誣矣。玉堂閑話亦載，南中僧院有九子母像，裝塑甚
赤，行者少年，夜入其堂，寢宿，有一美婦人，引同押，寢
與此事，今古相符。

王府基夜行神

蘇城周二家住城西善誦少年場中人也夜從平橋東親政家會飲周以赴家路遠里鼓動即求去總出門經張王府基行可拾餘步遂聞呵殿之聲甚急頃之見列炬燭天商簿隊休導引極威填隘路岐周疑官察夜過乃映身頽墻以自匿見乘車者貴人將衣金憤威儀併于王者車傍有數十騎御相訝云此中安得生人氣急初搜捕得周二周二恐訊其觸忤之罪命脇以土擲而推倒在地而去後漸速周二徐徐起行既至家門已閉矣呼其婦開連聲數百不應心甚疑懼不覺驚身踰垣而入竟身如紙風了無所

礙其婦尚篝灯夜繼周二前語曾冀瞻顧因立灯下極力大呼曰某自外至即又不開勿女在傍亦弗之應周私自怪曰豈吾已入夜臺耶不然其夢亦注然流淚復踰垣而出遂詣張王府基上求覓其屍若有入引之至屍窠見身如暎橫于道上死矣百計排入合為一體乃復重蘇疑坐良久忽聞鼓下二聲將絕遂撞起仍詣平橋東親政家款門席尚未散偷話歷歷眾共愕然使三四人持燈護曉既入門問婦云何不應婦曰向坐灯下解繡以待卿還後忽聞鬼嘯聲急悞而就枕不虞卿之游魂也相與悲喜如隔世人明日引鏡自照土痕猶在面周二慨餘生之難逢

遂如長齋終身不復夜行矣此張王府基周廢址且多鬼物如周生所見乘車官人得非士誠此後為神耶祭文源與周二善見其自說

宮亭湖使者

九江湖口縣郭門外有旅舍安泊往來商賈十有兩皂衣投宿腰揜騾觀形軀短黑文書猶穢結索宛然石人如是伍伯遜徵之派送歌樓中酒食湯沐具備滿壁有估客宿高夜半估客枕上竟陰風凜冽但聞殘漏檐瓦之聲心生疑異潛起穴壁以窺見有同伴伺立持朱敲擊樓窓悉呼彼云此時尚熟睡取兩皂衣亟從被中着衣起應曰采采采矣吹別算中

火對鏡掃髮束細帶慢復將行李一、裝囊呀然推開樓牖舉出意外反身滅火踉蹌而行估客一、視視分明駭汗如雨醒不及交旦起語于店人環視檐瓦周遭皆碎矣云是宮亭湖神部下所遣使者

乘龍神

某州王氏女既嫁而見疑于夫歸詣母不能自明其州有左君捨身崖因往投雌而墮母長號送之已而夫入于房微聞牀上呻吟聲揭帷視之則所墮之婦也訊之曰覺初墮下時有數百朱衣神粒飾雄像乘龍而至携兒于龍背冥冥中朱衣恍惚不知所自也奉家驚異遂為夫婦歡好如初

章蘇州

唐韋應物為杏嶽名刺史死遂為神廟在蘇州府學中郡縣以春秋祭其士人多往宿其廟乞夢有常熟人庶夢說少隨父秀才寄居于學之西庶每夜見韋公着大冠絳袍車騎人馬旗幟縱橫並從韓公祠前大椿樹上冉冉騰空而去比還廟亦從此樹下乘舟降出入赫炎輝煌或初更或林杳同君指火無不見之見者亦無他休咎發其八月十一夜夢龍于方秀才席上說

鳳陽神

鳳陽舖戶周家時稱巨室止生一兒一歲為亦由長

神攜之馬上而去或云是炳炎公行經空中赤子無知而觸軒之耳後其家懸寶募覓空中獲墜小兒于鄰兒土炕上花選乞賞

雷神一

姑蘇昌門外度生橋下三十年前有沿河民家夜為雷火所擊覆其炊釜于地明晨啟釜以視地上有梅花一枝是白土所畫恍然影橫斜之致生態逼真觀者如塔經月餘其跡漸滅

雷神二

隆慶六年四月三十日暴雷震電天雨冰雹類大石于蘇城遠近數十里填街塞路如積玉馬而葑門外

藏冰之室故視皆空莫測其故也是日府東飲馬橋頭官井中忽見清泉變為綠酒居民爭采汲飲醉相枕藉于地指發之氣逆人鼻而振芝麻家沈樽滿堂聞之中無一滴在矣其年石首不登于市為無冰也乃知雷神無所不極其幻哉里人許士龍見而述焉

雷神三

江陵縣株陵鎮有胡駝子家耕田為業同區王豪曰有素強暴時為村兵教覓胡某無風起浪百討侵凌胡憾憤既深謀欲火其室慮以洩積忿是夜月色如霜胡不謀詣婦持火潛往豪家在鎮西相去十餘里路既遠匿身檢側以伺忽聞室中有木魚聲燈火

未滅訊之隣家云豪四妻坐處方召婆羅門誦經胡惘然改意自念吾仇其夫何忍殺其子母且延燒良善人家是大不祥也遂棄火而返行至中途倦甚遇大石橋就地假寐片時夢中為霹靂一聲驚醒恍覺有金甲神推而起之見形猷滅視其背已捷然矣時天清雲淨明月印溪胡亦莫曉所謂然心知上天所默祐也行至家呼其問開門婦幾不識其夫胡曰我故胡駝子也足之矣索若欲坐定其言其婦故曰吾不告我而去萬一計行將若之何明日王豪四妻出見與之金四鏤王視其背直異之因訊再三方吐實亞還金叩頭謝過曰某負公矣某負公矣但拙妻

夜產一女，異日閨中夢蘭，請以女嫁公之子，已而胡婦果生男，兩家遂結為婚姻，往來不絕。此萬曆近年事也。與元至正間，恭興馬馱村民司大李慶四，事田事頗相類。

雷神四

萬曆年間，西洞庭翠峰寺比丘維心，初攜精廬三楹，窮極華美，四壁新塗，白堊方念得，画師好手繪之。中夜霹靂一聲，雷神下來，為萬山川樹木人物屋宇，無不具備。明晨起視，燦然光明，宛是四幅梅道人水墨。因神已不見，矢雲氣滿，空翠如掃，旬日之間，士女歌觀，皆言所画之神，吳下名流，噴噴歎羨，莫能繼也。

雷神五

廣東人家，風雨晦冥之中，一雷神落地，不得去，赤髮猙獰，狀如獸頭，似獠猴，角肉翅青，手執綠玉斧，詰其家急，延正一道士來誦清淨經，出我須臾，誦畢騰空而去。或云：此上帝之使，名雷鬼也。樓李肇《國史補》云：雷州有雷神，至秋伏蟄，其形似人，掘取可食，非即其物也。耶考之唐時，晉陽、江南、宣州、潤州皆有雷神墜地，蓋不獨嶺南雷電之鄉而已。我太祖嘗作默坐道前殿，雷擊恍惚，見殿角有人，長三尺，青膚而翅，狀肖猴，兩目睜，有光向帝稽首，騰空而去。乃下詔曰：五雷著迹于殿底，其滅膳自茲，此則唐人之說。

神謬

雷神六

江陰卞氏，雖居村落，安舊族也。萬曆初年，間家有兩舍三楹，一日過風，雨雷電振之而去，不知所向，僅存道礎而已。場中曬麥十餘石，亦被捲盡。門前大槐樹，數葉是百物也，悉摧仆于地。雷神斧其枝，條長短粗細，悉成棍棒，十枝為束，相次累于牆下。雖工于析薪者，莫能尚焉。其家由此漸落。

雷神七

虎丘周翰者，賣天池茶，為人溫雅，已酉年五月，中遇一鼓，行卜者過其家，云：君不月一日，謹勿出門，當有大厄，非禱所免。志之，周記其言。是日有鄰里互訟于縣，眾拳相看，解不入城，午後忽遇姻家沈某，携酒，攜虎丘強拉同登，仰蘇椽三爵之後，兩人倚蘭眺望，霹靂一聲，煙火滿屋，周沈並震死于地。矣後沈揆，患病數日，復死。周便不稔其家，迎神召將，有判隱，隱有判，淫報然人知其誘少年，流于虎丘，閉神廟中，不知其隱事也。先年間，楚中一僧募緣補寺，積貯施金五百，忽破戒受髮，還俗娶妻，出營商販，絕不以檀波為念。偶舟經虎丘，與周邂逅，甚歡，留連累日。僧云：吾有囊中裝欲收蘇州芽茶，往京貨賣，如何？周云：茶利甚低，某當効力。但今歲已暮，非其時矣。屈指來春。

清明節倏忽兩三月事耳僧意欲于買茶之外別市
吳中紗羅珍玩見周誠信可託遂傾資付周任其幹
辦完舉約春冬北行過吳門旦至暮發矣周遂書五
百之契畀之此僧別去無何病于途中不得達家以
死一夕游魂叩門號哭而歸其婦大驚相與哀慟僧
坐林前言語如平生因出懷中契書置林下謂婦
曰吾已死矣五百金付託蘇州虎丘山前周家汝于
待下檢契書收訖急往取之言果忽然不見其婦取
火揭棧果得契書閱視其中年月姓氏里籍悉有條
貫紙墨宛然心知僧為鬼矣明日便設茶成喪連夜
買棺南卜與妻共遷葬行同繼體所病寃寃不得便

馳往蘇州訪虎丘周家初見契無幾問知僧已死
矣歎息久之忽懷惡念便不肯認復聽其婦所述竟
踰垣以為誕妄竟據其契無還妻孝勸解薄助資斧
發遣其婦大恫而去然則神巫之語所謂隱息非耶
彼卜者誤言微中抑何神驗若此乎同擊死者沈某
住下新橋家頗殷富無他大惡第此人平居喜淫童
女有海虞某公子風穢聲播外天譴似不誣矣

雷神八

萬曆庚寅五月余避仇江北之海陵借城外民家因
林肆業堂後壘石為山名截山堂之西偏與書舍
僅隔兩垣有老奴孫枝宿其中一夕雷發駭空電光

統室簷宇震蕩煙氣淋漓余大恐蒙被而臥謂奴必
擊死矣明日起視奴故亡恙惟堂屋頂上裂穿二三
尺許圓如井形堂壁大柱之中皆為雷神鑿空洞然
到底週遭瑩瑩類斧斤削成各而其外漆塗如故但
查氣甚腥耳奴云火來急不及登臥具伏地窺窺聞
燥之際見有天將六人未髮能身兩目如鏡手各握
一大蟒蛇繫之從屋頂井中次第騰空而上驗之果
主果有蛟蛇之跡為堂前植西府海棠一株大可蔭
三四席地春日開時游人如蟻州境之內許為名花
此樹又與堂西偏隔一垣矣被雷神斧其下枝神東
瀾蒸燭中餘無所損竟不測何意也

雷神九

萬曆近年間雷擊蘇城天僚家舉子旗竿自頂劈下
直貫至底若錫開之者其家後亦無他

雷神十

萬曆二十年前有西昌輕薄少年兩人挾二吳姬泛
舟越采溪上避暑追涼酒既酣諧雜柳靡所不至
忽聞雷聲殷之舟師諒曰雷真有神不可出穢言以
賭其德兩少年且笑且言曰雷安得神乎是何足畏
耶略不介意笑樂如故忽霹靂一聲從水中起舟楫
震搖將此二人并二姬擊斃各一解散相對而結窘
困良久舟師代為哀祈乃始釋放還復分開仍差舟

中衣帽衫裙等物咸入于湖，了無遺者。惟舟師之物不動。及晚，天震稍：能起相顧神如癡矣。時余讀書虎丘山中，客未傳說。

雷神十一

萬曆丁酉冬，余移家種花池上。夜留雲間友人米孝廉，燈宿華池館中。兩人大醉，至夜半，袒衣而寢。垂既方寢，左右報云：五更雷震，外傳擊去北寺塔頂。余兩人不信，急推窓看之，竟然矣。相輪至，雲已無存。

雷神十二

萬曆中，雷擊蘇城人家堂棹，折其下半，截拔去，都移轉石一樓，遂之宛若梵殿，不觀西。

雷神十三

萬曆辛丑九月，屆時蘇城四人往虞山拂水嶽進香。玄扈返棹齊門，其葑門一人見岸上有鬚鬚人招之，飲者固不肯留，飲強登岸，其三人從席舟中，飲醉，霹靂一聲，二人震死，一人怖死，復活其舟師夫婦，將脫帆，咸見空中有雷神，赤面虬鬚，朱衣皂帽，左手持文簿，右手操筆，一校自帆橋蜿蜒而下，直入舟中。閱中尖人非是，但促前後二人跪于岸側，擊之雷神復騰空而去。明日，此二家收其屍骸，並任巫妙觀前，召天將下，叩云：一人是宿業，其前世同伴八人，海洋中共劫客商五百金，謀害商命，此人獲將七人，謀害于海。

獨據其盒，故獲斯譴。一人是現報，其家與大姓後門對，大姓家果珍粥飯于門外，此人收拾日，詞其欄中，植：將米糲飯粒作踐，狼藉為天神所覺，蓄怒久矣，故獲斯譴。兩人辭因，並有青紫處，十數，類杖痕。斯雷神之所為也。

雷神十四

萬曆癸丑七月初八夜，雷擊蘇城齊門內新安二店人死一人，死于火。居民見火光中，有朱髮，踞牙金甲神，持其髮于火中，一人從樓窓中跳下，河濱居民見火光中，有白鬚巨目，亦面金甲神，自河中持其髮起，復入火，肢體並折，頭面傷，腐觀者盈路，莫不震驚。初

二店人皆少年，(書)移居其地，開蠟燭行，遠近如赴。吳俗奉佛事，神廟中齋醮，恒灑此燭，其店臨水，皆琵琶女兒船樓泊處也。店人每召此曹入樓中，晝夜荒淫，無度，買燭者至，即用纖手檢與，了不為異，宜其震死，陰謀見，亦宜虛也哉。

花脚神

常熟善應陽大河，著棋希言，稱為妙夫，嘉靖戊午入資太宰，携家口赴南都，已達燕子磯，怪風暴興，波浪山湧，船舟後先淪沒，秦忠順分盡心，至祈天，忽空中有神，垂一花脚下，未踏定，其舟脚長可數丈，如鏐雲雷之文，惟不親身，首既得免，濟徐：而沒。

場中神

嘉靖辛酉常熟秦太學應陽赴奉南都其年有浙江
貢生湛某老于場屋裏柘京師秦與傾益交歡學問
即舍道及考試之辰周旋備悉湛行裝至薄從御惟
一老奴眾以其老獨留守主人舍是日負壁酣眠不
求飲食比暮二子相次而出見老奴睡方醒精神猶
疲連声歎息曰休矣今科即君又無成名分矣湛怒
其言不祥詬之老奴曰某竟曰場中即君所執之筆
不啻失管於地夫拾起置案上者某也何遺忘之甚
大異私語於秦妻有拾管之異因通問所見欽驗其
真先叩者兩人號房安在具對某處某號歷歷不差

問更何所見亦曰場中所見無非鬼神但至公堂立
袍被髮而坐者貌類真武明速樓絲袍按籍而坐者
貌類梓潼其下亦面大及而馳馬遊行往來衝突者
貌類閻侯如此尚多不全記也又說日西鼓動忽內
院傳呼紛闌發出三色小旗神於號房簷角繹給如
織獨黃旗一面斜頭某人居其下餘舉子悉赤紅旗
其不中武者皆青旗矣驚問各兩人房神何旗曰看
來都是青旗下人也秦湛聞言意色甚惡口難詆其
荒唐咸謂可怪未幾放榜喧傳解頭姓名果與所說
相符而二子以落羽東歸夫方知場中見者老奴所
飛之魂也未詳內蘊復何神主張之爾秦後謁選官

北京兵馬指揮莫測湛終

周孝子

常熟周孝子廟棟宇嚴邃香火之盛甲于一邑而
其居民請香水煎湯藥病者多愈凡子為父母請者
尤驗後和紫蘇莖葉同煎及逆無靈日其歲以九月
廿一為神上壽深牲獻縣神花加剋陳設之儀備極
華整成化元年李文安公傑計偕上春官日詣廟禱
解其夜公宿舟中夢神金轎降于庭恍若書所
見念吟一聯詩贈云至尊敬聽如實語莫向金門弄
晚風覺而異之不曉其義明年丙戌權進士策值放
顯玉司命祭花蘭當為顯公得一東韻即以夢中句

續成判云結有神助由是入館時 憲宗登極所幸
萬善妃用車方構間挂宮幾易上意公因事納諷益
出神所授矣後歷事三朝位至春官尚書張應遜說

白馬神官

祝維志者山陰天梁都人儀容端潔面白皙光采可
鑒登嘉靖癸丑進士自比部即出食江西按察事領
道南畝其年進萬壽表歸中途道病歎血七日不食
結跏而坐忽起謂夫人曰病不可為矣然吾將有所
之差勝此地耳夫人驚問其故倪首不答因請之應
曰非久當自知也時行李已總于館驛某所一日家
中老奴某省開天梁院：自西南來教響漸近恍惚

之際見一白馬神官自空中下突入其堂馬高十餘尺上檻解鞍高心幾及之神官南向端坐呼奴令跪謂曰南昌缺城隍上帝召爾主性補爾急勸之西行奴如故入告繼志便取衣冠帶公服與繼志着奔家震駭訝奴為狂繼志不着冠帶公服却令夫人具朝衣冠服之又命傾床頭新燭三爵設香案以迎神官夫人不許神官大怒便喚奴出勸手力縛之于庭賜二十杖鎖械甚酷楚不可忍號呼突入卧内夫人強與繼志相乘出于堂上與神官酌酢署主之礼一人如人間少頃則身傍與騎從畢某庭下矢觀者可數獨人喚喚絕道去數乃揮弓發矢向外射有三象猶

橫刺繼志與神官共酒畢執笏而出忽天漲黑暴雨如注震雷驚電撼蕩蒼宇繼志已坐而逝矣旅櫬停泊其地凡浹旬日見櫬中特出香煙如縷俄而香滿室茵席几席皆生氤氳及櫬入舟中又十餘日乃歇奴被杖者昏臥經旬精神猶凝視其臂與面手並有青黑處身上縛痕尚存天池山人徐渭親見其西賓諸君史秀才傳說甚悉記其事焉

洞庭君

萬曆丙申常熟縣求御徐政肅因隨父官湖廣湘陰縣戎障司巡檢舟停瓜步有漁人網一金色鯉魚可長三尺鱗甲煥然鬚鬣橙刺數以目聽人語言政肅

異而買之篋中藏有小銀牌一枚戲取以自題姓名小池口其夕夢有黃袍神自說是清源趙真君謂政肅曰卿有放龍子之事除功始着洞庭君為請于上帝異日當為湖中水神矣政肅驚悟汗洽心色俱壞遂不以告人遂奉其父之官湘陰歲餘其父以公事入武昌城政肅相從而行旅宿鸚鵡洲逸一夕又夢有緋衣神自說是洞庭忌控與珠紅漆杖一棍政肅再拜受之神遂去瞥若風雨復驚悟如初乃具白二夢于其父曰帆且濟洞庭踪跡洞庭君既至則唐人柳毅秀才也嘗酒脯紙馬獻于廟陳請情事言辭哀苦望見神像威儀甚嚴祝與後夢相符不覺淚然

如有所親及出廟門十餘步夾道多垂楊掩映徘徊之際委有珠紅漆杖一根遺棄州間數日神所祝也敢不敬承便命左右拾杖登舟心謂可怪莫測何者惟將此杖供于官舍旦夕焚香奉礼而已自政肅以出憂感疾積漸沈綿至戊戌秋九月十五日批床而坐陡覺精神恍惚狂惑失度謂其家人曰洞庭君來迎我矣君言適有海運之事青務繁冗須我佐理玉清宮詔勅已下不可復反如何如何已又曰門外縱騎可有百餘旌旗隊伍羅列于庭而赤鬚小吏甚多家人驚起咸無見者已又曰楊四將軍與焦公葉公樣金甲乘白馬來也便呼更衣命取其杖題三十

二字于六辭如古語茲不曲載自爾遂不復言至二十日黃昏奄然而逝家人志願歸後之喪望空漸滅相傳云近年有鄉人過洞庭往之過之其兄改芳親叙斯吳希言嘗聞魚腹之龍能嚼明珠以報人恩竟哉徐君性雅文醜斯又何理乎

三王太尉

長洲縣教適王氏故宋朝王太尉子孫其先多為神別開一港賜名神涇然為神者多不壽厥後相與壅塞此港靈聖都絕而族無天折之患矣至今村落皆立王太尉廟又傳有高六太尉百十五太尉並是尾從恩陸漸渡而徙家于斯者嗣孫中有蔡如舉者

騰程嘗為希言說之云先世宅舍在菰蘆有製極宏敞高麗甲于吳下層廊曲榭連亘相通其旁田疇阡陌亦至廣宗族畫比素封後以歲澇積逋子孫家漸旁落謀畫斥其堂皇丙舍以輸官逋正德中曹江有某侍御者持數百金至賤售之凡宅所有悉入于蔡立命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料理之次忽見二丈夫身甚長一紫冠羽衣一絳袍金幘容貌魁岸目光射人自堂之前軒而除厲聲謂侍御曰吾子孫雖貧產業不可強而取也言絕便出門去家人咸見此二丈夫冉冉從野田中行與煙霧俱滅侍御了無所怪既卸屋裝入鉅舟明日踏出陽城湖正當秋霖逆

巡海暝疾風暴雨吹砂揚塵而裝數十艘一清散木石磚瓦漂蕩無存咸知是三太尉神靈而為侍御狼狽殊常望空拜謝少頃風滿頓息而失不計其數矣

繪園卷之十終

繪圖第十一目錄

靈祇

龍神一

龍神二

龍神三

龍神四

郡城隍廟神

郡城隍廟神一

郡城隍廟神二

郡城隍廟神三

郡城隍廟神四

閩漢壽一

閩漢壽二

閩漢壽三

閩漢壽四

閩漢壽五

天帝一

天帝二

天帝三

天妃娘二

三官神

廣利王

張忠子

銅嶽神

財神

神兵

唐勝祠

牽牛織女

二十八宿

死後為神

杏樹神

金碧山神

張難陽

青龍白虎神

水母娘二

赤沙塘岸神

東嶽判官

繪圖第十一目錄終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即馬之駿校錄

靈樞

龍神一

蘇州府學前居民小奚以櫛髮折枝為業其婦客姿
絕美娶近兩年忽有一白哲少年身著素練衣甚鮮
潔每伺小奚出輒至其婦寢室任來誘狎適以酒食
含贈無算奚婦悅之私相結好備極綢繆一日有
戴胡帽婦收款門報王者至少年急隨之去有頃聞
前哨聲奚婦閉戶窺于簾隙聞拆衛導引甚嚴來官

今者金冠私朱衣巨目叱驍貌頗猙獰後騎從百餘
人皆介金附鞬則少年與奚婦大怖恐明日少年復
來婦問昨所過者何官狀貌真可畏也少年曰非陽
世官也是襄澤龍王昨夜過尊經閣中造水府冊子
某亦以此淹留與卿諧露水之歡耳然慎勿語于外
也婦曰蘇城亦有人來曰連近州縣死數甚多本城
合死者不滿百人詎未真也忍小奚自外入乃見此
少年與婦同席飲酌笑語喧然大怒屏氣以伺有頃
見其携手入懷半身悉是蛇鱗遂驚駭拾磚擲之空
過無礙少年化為白氣一道其光如電穿牆而出跡
亦遂絕是時龍門鳳池兩所人家連夜望見尊經閣

上燈光燭天後數日胥江颶風驟起舟紅覆溺死及
二八十人半是送南倉橋褚氏婿而婦者其他處沉
沒不計數考其日乃支干家所稱龍會日也因知少
年為蛇之精矣里人陳某親說甚詳

龍神二

萬曆庚子永平城南有龍王廟甚靈日漸就圯土人
告于官謀鼎新之官以公儲備乏為辭土人云第求
府君俞其議耳龍神自能收山水至也官怒其欺因
叱而去之民祀既湮神效亦作其年永平大疫咸謂
此神為祟郡邑上葦廟之議于觀察使竟與荆九旬
白聞忽有怪雲生恐風起迅雷急雨災作土人喧傳

今日龍王伐木也蓋其地與虜中接壤若既曉之聞
極多大亦皆廣可數圍年深歲久斧斤之所不及者
一夕為陰兵數百伐取殆盡平明悉仆于地矣土人
入山見所遺神斧四柄其柯木黑如鐵色長可四尺
許斧鋒利若新淬煤然奪目面有錫篆文字以此審
非人間物也每斧須數十人肩之還歸于官乃知土
人之言不妄矣又不旬日水暴漲大木蔽江而下積
亘數里首尾不斷浮至廟前而止悉中國未有之材
以數千計於是鳩工建殿規制宏敞十倍舊觀吳興
人批侍御思仁與黃州牧說

龍神三

張光州外孫陸二郎住蘇州包衙前街口。揭衣踐湖，忽見雲瑞有騎益數百人，護一黃袍金冠者在空中行。視之，戈甲人馬紛闌，典都御史威儀無異某甲。不覺路地悶絕，竟遂攝赴所城隍廟中。其夜城隍隕，縣詰責之，然後放還。復魁，具述所見，乃是崇禎龍王行雨，城隍與高不虞觸犯國簿，幾不免于死刑。明旦暴雨如注，三日乃止，聞于高承先。

龍神四

福州古田縣有龍母祠，祈禱最靈，相傳龍女為美少年，與居民某氏女交，有婚，以明年某月日夜半雷電中，生一赤天，明矣，妻所在，生與餘復來就乳，如受戲。

餘母謂其子曰：吾鬼終不全，吾見面耶？子曰：思見之，不利于母。曰：卒見鬼而死，于願之矣。遂約定某日，平時到家，母感粒而候之。至期，風雨晦冥，飛沙折木，白龍垂首而下，窺于樓，母啟戶見之，立怖死。乃厚葬其母，近村半里有石壁數尺，龍穴，其中成洞，居民因建祠塑像，龕帳中為水旱必禱，靡不時變。後歲果稍弗應，眾相與解，母像于庭，鞭其背，忽有雲起，洞陰俄而昏，風怪雨震，雷驚電卷，起空虛，樹木數百家，揭其鞭像者于空，列科許，焉新母祠，方止。此龍母與吳中繆氏女事，髣髴相符，其斯為四灵之長歟。司農員外郎長泰陳評謨說。

都城隍神

北京都城隍神者，天下城隍皆其所屬，神所居嚴肅殿，宇巍，我羽衛環列，一如王者威儀。人莫敢輕犯焉。隆慶五年間，杭州某衣冠官于燕邸，有一子方少年，未諭，弱冠已舉秀，才為入質，順天國學，聰慧殊凡，道目成，諱父母，並珍惜之。乃與京中一向奪假其西山內莊，居作館，延浙東高材生為師，家人馳送供給，給繹，往來莊，后有池館，枕西山之麓，朝煙夕嵐，明滅思。隣民居七八家，隔溪相望，中見一女，即年可十六七，姿容絕麗，常衣淡紅衫，白練裙，備出妖冶之態，嬌惑少年，神蕩魂興，不復以經史為意，其思之成病，不

善飲食，師訊其故，具以情告焉。其師按安人也，昔成其奸，不虞陰譴，乃謂少年曰：子具酒，我為撰章奏，焚于都城隍神座前，藉神之方，助子成就。其相少年，具如所教，乃與師潛自入城，禱于神，焚章奏，果食。朝有坐者，降于庭，獨言曰：君家重，已下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君乃萬曆二年甲戌科狀元，當當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焉。至有穢言，嘈于神聽，已減折其祿矣。即十九歲夭矣。師與淫謀，教人不善，蔑禮義之訓，播淫佞之風，立命袖腸，劇云言訖，如醉而寤。少年與師大恐，急還山中，明夜少年夢金甲神來，命左右取鉗鉗，執斤斧，鑿其頂骨，叱

而語曰汝是萬曆二年甲戌狀頭今為不善天帝已
察無錫秀才孫繼舉有夜拒淫奔之事其父又行善
即以是科狀頭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何為尚
滯于此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也少年驚恚
汗如冰急還家白于父母乃言為先生所誘如此衣
冠大怒詔責其師云慚愧無地已腹痛三日矣又
三日帥下瘡死少年亦中夜心痛暴亡其明年
宋皇帝升遐今上龍飛改元萬曆越明年殿試果
孫侍郎作狀頭矣然則國家曆數已先定于冥中
異哉人奈何不為善也吳興靜山老人胡君親及其

第

郡隍神一

蘇州崑山塘上有一野廟其中並小泥神萬曆辛未
冬府學秀才某任闈門因赴督學歲考而遂舟經野
廟長年登岸嘗酒秀才亦起開行甫入廟門就地溺
為訝曰何為盡是小菩薩不見有大菩薩也吳人稱
神道通
為善言畢而出使下船抵暮到家身覺為風寒所侵
入室遂臥中夜病熱甚恍惚之際見騎蓋繡紉隊仗
無數羅立于庭中官吏伍伯衆人侍者凡數十隊並
長尺許頃之擁至林前乃是書于塘上野廟中所見
者也秀才問汝等何為至此羣起而對曰廟中缺少
大菩薩迎公往赴任耳使昇登車秀才與其妻訣別

我失言以假鬼神自悔何及卿可速具酒畢敬馬遣
人往崑山塘上某鎮相近一野廟中誠懇祈禱或得
放曠則一助也言訖死矣明日昧爽時秀才復魁詒
其妻曰與卿作別求便掖之出房投一縷新衣為某
粒束冠帶甚整聽卿哭聲漸遠乃知自己死矣在車
中者竟也行可二里許見棹楔立道像似府城隍廟
前細視威靈顯赫四金字是真此時鼓吹不作呵聲
寂然某便強欲下車入廟奉謁衆固不從某大怒欲
誓之不獲已強下于地令某獨立約云謁過便出悽
無妄言諸鬼羣迫于廟場東南以伺既入仰視郡隍
神衣冠昂然狀大殿上方于欄下對案手不持筆兩

旁侍五官吏皆人也魔障難一如刺史之儀某跪
且拜神畧不為禮使問汝何官職應曰秀才也神遂
叱退命吏褫其衣冠責曰秀才尚是布衣安得借濫
名器一至此某涕泣而告曰因赴奉臺試而逸路經
崑山塘上野廟戲言衆神之小其夜蒙騎衆相迎願
垂救神變色猶木之信某告曰現在廟門外神勅令
下出擒送此於下運報曰果有之驚潰而散去矣神
謂吏曰查是何鬼物魁人即遣甲士持符往取其使
乞放還神曰須留與後對簿某又擊額數四神索文
籍未查陽某見一官跪唱曰未盡因令左右送出既
出望家而奔疾如電逝附魂屍中然後得活舉家聞

言驚喜交集及善而祈禱之使借巫祝數人還報曰
五更初廟中火起塘上居民競見火光中有鬼兵數
百奔官將之髮而去百年香火一朝蕩然

郡隍神二

萬曆壬子年蘇城有一秀才某家甚貧其妻子常多
病詣肆卜問輒云城隍部下傷官為祟頻索酒肉不
絕如此經年至割青衿入質庫中偷禱請之費復病
如初又卜仍說此鬼求食秀才怒乃為文以告郡隍
神焚于炉中還家少頃見鬼物馮其婢而揚言曰冤
哉冤哉某所求者幾何故以饋于神聽今被皆標無
效華哉是難抑符幽都永無懸脫日矣言訖號泣而

去已漸無聲妻子從此病痊康豫如故

郡隍神三

杭州府城隍相傳是回初周新至今靈異而在吳山
之顛海寧陳太常與鄭長兄祖鼻為鄰諸生萬曆乙
巳冬祖鼻之妻母死夫婦同往海鹽塘西經祀表承
道奴在硤石鎮治祭忽遇滿指揮捕蓋鎮河為販人
格殺去家既速不知根柢時掌衛印者指揮朱成文
也夙怨太常輒構祖鼻于津要曲致其罪聞者冤之
當獄未定時成文與同里諸生沈瑞徵厚善朱家貧
薄不善詞章沈質巨萬兼工刀札兩人深相要結指
天約誓若共計得陳氏財物彼此孽分無有欺負為

盟既已使全瑞微狂說太常太常謝曰陶朱公以千
金死衣道假肯史吾有故無金即有之亦不信莊
生言也君其休矣瑞微援引再三終莫能動然辭
去潛求于以內往未者尼媪女巫以違意太常夫人
夫人謂能出其子于微諾之千金先後所親家轉質
得銀六百緡付于家夜投沈氏丁尋寄託太常都不
聞也此瑞微得金竟違前約悉入私囊密其事不告
成文因而周旋疎闊成文意甚怪之揚言欲出文書
辭氣增厲子客告急于瑞微瑞微謝不出見子客勢
且窮迫乃走白于成文具陳曲折成文大驚隨備而
往相與面議有無瑞微計亡無所出左右格而漸沮

色變矣于是牽衣跪庭下逼申誓盟周章荒訖語澀
不流成文出門歎曰吾乃為賢儒所賣遂乘津要之
怒偽通辭款祖鼻大辟由此銀成不數旬而瑞微疽
生于腹痛苦負床叫號宛轉白晝見冥卒執符牒云
奉城隍神命來追自度不起適會狂僧挂瓢着笠繫
膏藥纒于面竹杖頭入里門大呼曰賣仙人奪命
膏統街數迴索五錢昂舉家異之捐錢數貫狂僧取
錢留藥便以藥帖傳瘡口應手消爛洞出腸胃遂絕
立於狂僧不知所向矣又不數旬而成文亦暴卒于
家中中彷彿見太常衣冠入門連喚對面守之而去
初太常嬰難慘毒晝夜呼天晨起則着囚服蒲伏任

許于郡城隍廟中為文祈死訟冤泉下未幾果下世
徵等後先有以報凡與獄者相續論亡無幾年間殂
落殆盡所知金三枝傳說

郡隍神四

蘇州府城隍廟前湯秀才重鼎年未三十急于科名
萬曆三十年間朝謁廟為文以告于神求減算早薦
鄉書蝕忤戚友其春便卒若天奪之魂然矣

閩漢壽一

萬曆初職方員外郎某字山海閩軍一夕夢漢壽閩
神降于其庭召而語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抵閩載
牛頭七顆必痛祭之不可納也職方敬諾驚而寤及

明即嚴飭軍士儀仗守閩戒毋得妄入商人車輛令
下果日漸向午果見有人推七乘車直抵閩下窺之
皆牛頭與夢中神語符焉於是守衛益嚴固不容納
垂晚始推迴車子曰此輩不交合載至西邊人安也
塵埃一起已失所在其年報西園中犯牛頭瘡死者
十七而薊鎮燕都畿輔之間民獲無恙乃知閩神所
默助焉相傳山海關門上有壯繆侯祠英靈風若東
北賴為干城不虛矣

閩漢壽二紀先封公道事

公祖府君少好節俠性豪宕不能下人遂遭誣誤謫
田遠左客今寧遠伯李公家寧遠堂父事府君又師

事之甚恭遊陽有閩漢壽祠在鎮城外最多灵异
香火繁盛府君時在任崇禎為其年嘉靖己酉先世
父武選公赴順天鄉試先君時為缺嶼諸生一日五
更時扶侍府君入廟謁神父子各携一燈既至有廟
祝趨出迎拜府君曰賀喜賀喜適來夢中蒙神降爰
宣教教某速起云錢封公至矣携兩燈來告其有一
燈息一燈也府君謝之遂奔燈滅其一率先君瞻禮
而出先是府君兩目俱盲且十八年性笑是早後神
廟味道經廟前大石橋月色中忽有聲從空而下如
霹靂然自開如故心以為祥無何捷報踵至矣其冬
世父卿薨後復從都下返缺嶼衛將扶府君南還府

君與世父先君父子三人同行至山海關口夜宿主
人翁孫氏孫老儒也留飲甚洽談笑之間府君從容
嘆曰莫非命也吾獨者夢神人贈詩有千里馳驅蘇
武節百年功業子陵鉤之句今方十八年乃得生還
何謂非先兆哉孫起而對曰某聞蘇子卿十九年在
匈奴未關十八年也府君愕然不悅是時有司假牒
以歸府君雜家隸中莫得脫身于閩而部使者主閩
政見府君美髯下垂過腹笑謂世父曰此而翁也莫
相誣來春先尊聯提僕請折閩門柳絲贈行矣禁弗
出府君府君遂還舍于孫氏父子兄弟三人相持慟
哭而別蓋明年庚戌世父果擢進士策而部使者始

愧謝餘所居行吳徑邊計十九年果符神人夢授之
詔而百一登成一登壯猷降靈若券校為後世父為
駕部詔始上書白府君亮有 詔洗實府君遂晚成
獲封如子官享年八十有七

閩漢壽三

萬曆辛卯歲余因隨止叔廉祭公補官都門凡數月
乃得山東武德道缺刻期將發余心鬱：思歸夢魂
恍惚時嘗唐孝士陳公于際看官尚書于公俱行並
廉舉叔雁行於余有朝士之賞感思提挈止余不行
余心佩之然歸志决矢擬明年再覓良便入京不欲
費二公體以出都之日先詣前門外東觀世省廟中

乞籤得四句云鑿石方成火淘沙始見金青雲終有
路只恐不堅心其籤訣一小帖云下刺此詩上方即
畫鑿石淘沙之象及有書生乘馬在雲中行者余拜
而出因復詣西漢壽亭候廟乞籤又得四句云佛說
淘沙始見金只緣君子不牢心榮華總得詩書妙
秉工夫仔細尋余誦畢不覺驚駭汗浹如雨自歎下
界惡業以何因緣一時獲靈異于大士閣神叮嚀告
戒其言相符若券投然也是歲余歸而遭母艱尋染
大病幾死壯心如灰形容困悴二十餘年不復作長
安夢矣慚負古佛明神以雲路相期徒為天地間一
廢人耳然雖無榮華享有虛譽未必不存于詩書力

也因漫記其事于以

閩漢壽四

南潒利濟寺有閩漢壽像舊為本寺伽藍寺僧設齋
嘗為人而盜食因移像供于香積厨下請神監齋後
以為常忘歸舊處一夕僧聞闢戶聲連呼不應乃止
明日起視則像自行至外殿承于故位矣僧云凡兩
度移之皆然遂不敢動時歲在丁未

閩漢壽五

海寧太常少卿陳與郊隆慶庚午冬以御薦計借入
都門夜泊山東臨清城下見听側有閩漢壽祠太常
素崇敬此神遂入廟拜謁乞夢默祈功名之夢是夜

夢至一處驚曰何地有紫衣宮監出謂曰此天子殿
前天子且至矣頃之聞呵殿之聲甚肅屏立以窺忽
見殿上旌旗日月衣裳錦繡羽衛數百人引一垂髫
小兒衣赭黃龍袞正南面而坐俄而有人持衣冠加
于太常之身太常回顧已身與省中諸郎並立居近
御前遂蒙召對甚稱旨上前紫衣宮監押出硃紅
箱子十隻每隻以黃繡袱覆其上內有供奉才官傳
宣特旨命陳與郊分賜大小臣二等太常即叩頭謝
恩而出既出所舁十箱安置一大公廡中太常竊啟
視之乃每箱中有大統曆一十本計十箱則萬本也
驚而竟不知何者明年身未下策至萬曆改元癸酉

冬北上傳聞 今上方十有一歲 采叶垂碧之夢而
火統萬本層日 非國號乎已預定于三年前矣 太常
心計此行必成 進士無疑已復組舟臨清閣 漢壽祠
像遂再入祠之夢 是夜又夢入一府署 視堂上官人
猶未出衙 惟兩傍官屬典史環立左右 窺視其案上
文書 乃是甲戌科題名錄也 見新榜進士姓名 歷歷
可數 寓目殆遍 而已名不與焉 惶遽不勝 以叩典史
典史曰 君必進士 然未也 在後丁丑科矣 太常叩頭
祈請曰 某有訟獄 為怨家所誣 若今科不第 即青衫
不復保矣 藉公之力 入白主司 與某改注今科 終身
戴德 何時敢忘 典史許諾 入有聞而出曰 今科名籍

已定 難可改後 且待丁丑與翰林官去做也 太常曰
某布衣耳 權一榜尾進士 足矣 安想作木天貴人乎
更煩轉請鈞聽 典史不得已 又為入白如初 出而語
曰 念君如此 已為改換今科訖 但合授翰林 假秩未
必真也 既竟 秘不報言 果以甲戌春領南宮第二人
是科執政之子 不獲雋 竟格館試不行 而太常調選
司理 以治行高 推擇為工科給事 已轉至史料 都諫
秩滿拜翰林院 提督四夷館 太常寺少卿 方恪昔年
之夢 話于同官 歎曰 功名之數 已定于冥冥之中 久
矣 豈可強而求哉 遂上疏乞骸骨 歸 既還武林 閉門
著述 優游西湖之上者 又二十年 最後以郎君被誣

杜繁于櫻鬢 不樂而卒 証訟之哀 于斯驗矣 門下
容金三枝說之

天帝一

北寺前小玉容甚俊 弱冠未娶 為鄰舍某乙之婦所
批 婦心輕蕩 審訂期于北寺塔中 及鑰其戶 白晝裸
而淫焉 未幾乙死 小玉因媒說合 娶婦為妻 遂兼有
其私 蓋廣開賭博 積累金首尾十三年 家驟致富
與婦生一子一女 矣 暑月之夜 兩人露坐 綉涼私相
謂曰 吾與卿塔下之歡 恍惚如昨 久欲延羽流設一
醮事 以洗宿孽 恨不得閒暇了 却夙願 耳 婦曰 既有
此願 何不了之 遂謀擇日 修齋 醮壇 設醮三十六分

請道士奏章 上于天帝 懺除罪過 詞意誠懇 其日當
午 道士焚香再拜 伏壇下 奄然如逝 良久方起 喘息
流汗 勸諸道士曰 速收符 照壇 雷神至矣 眾莫能違
固測其故 蓋道士游神詣三天門外 見天帝震怒 此
事 追訊十三年前 直日功曹為誰 何得不舉 誦罰俾
其漏網 亞命雷神下擊 此夫婦 而道士亦被訶責 無
地矣 是日天色晴明 忽有雷聲 殷殷自北而至 頃之
漸迅 電光駭空 見二雷神 從屋而下 手拚兩人 髻鬢
當頂 首結相對 跪于塔前 霹靂一聲 擊死于地 朱書
其背 跡甚分明 自此家計蕭條 子女皆流蕩 為祭文
源親見其事

天帝二

延令尚儀義疏庚戌進士官比部員外郎為人豪率不拘細行解組嶺家于揚州某更灣下為園亭池館日載酒游其中聲妓滿前靈騶羅列客至飲讌留連盡歡而罷休體甚肥腹垂至膝每當暑月球水精為殿帶日三易之猶云不堪自為文以告上帝乞速化果以是年卒

天帝三

平湖張大中為嶺南左方伯萬曆辛卯九月棘閣事竣將奏計闕下孛家口同還江湘路出贛州都御史錫山秦燿張之絲羅留識南贛署中所携妾媵二

十四人封鎖水西驛內其夜浮雲方散明月漸升忽見半空中有蓮笠錦衫藍帶一人執黃傘下來厲声呼云某奉天帝命來召張布政去遂留其傘于庭後騰空而上舉家大恠夜半方伯還其白其妻所遺之傘與人問無二方伯默然自此遂不言矣登舟後如暗如姬平居嚴肅左右非呼喚不敢入侍凡三日視之屍已僵人或謂帝召有驗云方伯雅好房中術所置衣箒之艾以備鼎器皆粉黛珠色致後各挾重寶散去導其術者彭廣文也計大謨為遊賓自擊如此

天妃娘

遂州項中丞應祥萬曆二十年間以戶科給事中卿

命此到琉球事竣而還中途過颶風卒至駭浪滔天接船觸碎于海岸官吏沉溺珍寶散亡惟中丞與匠士何日說兩人獨在乃附一破船板浮于水上順流而來是在常有一燈在前導引不離二十步外其板隨燈漂去疾如風行俄而着嶼暗中若有人引之登者依俯見此火光穿古廟中而滅兩人便入廟遙誦之乃是福建海口天妃娘二香火皆悟其是應為中丞具奏其事于闕下重加封號賜新廟宇閩南人云若燈而不能救者天妃使降神海中指引而還有人常見其雖緝繡懸掠水而至髻鬢若飛行旅微聞珮環釵釧之声狂來必有祥煙慶雲覆其束上

三官神

萬曆癸未新安布商某在上海餘暇布日將晚欲往周浦過一田莊船市貨將嶺商呼寄載便下之三人推槽唱歌忽見商開囊解裹皆煤然上金也報起惡謀行至黃浦中流將商縛于大鏡船上沉之悉劫囊中六百金而去其夜莊主細涼于庭忽見有一大物如車輪位空墮下其声鏗然急命取火視之驗是船上鏡猶：上有一人反接在大驚遂與鮮總問其故具述被盜三人利金沉水事過水府三官神遣鬼神百餘輩撈起並奇形怪狀不敢仰視身亦不知何得至此莊主心知盜者三人即其奴也親慰勞之與以

飲食湯沐藏之空室中有頃收還矣莊主便問錢猶
安在奴輩相顧駭愕具伏其辜遂縛三人于鉄猫沉
之水謂曰我亦効汝所為不須問于官也追舟中六
百金宛然在焉歸諸商遂捐金建三官廟于縣東
門外勒碑以頌其事布商莊主姓名具載碑中

廣利王

廣利王廟在廣成于嶺南積貯民間施捨金錢許人
告借有買人手持券借金若干于神前凡三次皆大
吉三次討借過數百金終出洋便遇海寇劫取最後
群寇縛之于樹拷訊其故此人具言借自廣利王廟
且三標券矣寇憫然憫之適有近利商船桐油數百
簞給與此人連船載去販作資本後賣其油每甯底
有元室一雙立價于神家遂大富王徵君子半
塘寺說

張忠子

張忠子廟在川中嚴靈相傳宋朝有某縣心賴齊子
二人計偕入京大雪中無所投宿便入廟就供卓子
權親至夜半群神畢會于此值唱云與新科狀元共
作制舉文其題是鑄鼎象物賦諸神口中各讀一句
此二人性本敏給互出筆研題于書頭不失一字踰
時諸神賦成各揖呵殿而去及對大廷二人情然
無知交相說語既揭榜之日狀元乃姓徐按其廷試

卷與書頭一字無異造物戲人若是乎王徵君言

朝嶽神

萬曆甲辰冬常熟縣東嶽廟重新粧塑嶽神工畢社
甲擇吉日送神登殿先一夕有東鄉富人載祭儀入
城上嶽還嶽船行二里許忽見田間隔岸遠近數十
里外鬼火千點青光熒熒久之有兵仗甲騎呵殿而
來給繹不絕初以為官僚訝非孔道後見列炬下皆
奇容異狀人乃知山林樹木之神或村坊土地並采
朝見東嶽及明而罷

財神

河南濟源間人有乞貸貨帛于神者隨所須浮出水
上太山東嶽亦如之國初山西人金須張以為伏
机而為歸即鑿池做其制為之己而果然此猶互奎
愚民耳目今吾鄉市廛貿易之夫每歲首立契向五
聖乞貸先買大紙錢徑獻于神仍持帛懸于家廟中
供養惟謹至歲終如其小者于外以為子錢赴上方
山焚之名曰納像不敢後期自欺乎欺神乎何其愚
一至此也

神兵

嘉靖甲寅乙卯年間倭難起蘇州郡丞任公環領眾
破敵激烈忠憤親立柁鼓之下不避矢石東吳四境
賴以莫安詔加右叅政銜借兵海上會羅家報墨

線臨陣初公每夜觀天機讀輿垂默佑及倭退之日
我兵皆解甲飲馬歡聲載途其夕有守城軍士在
門城樓上宿五更起激驚見對岸石灰橋南白
廟前神兵數十隊亦皆倒戈馳匿隱望西而去人
馬如在霧中行但露見半身馬止及腹而已不知
所助者是何神兵也非公蓋誠不能感格矣祇至此

唐勝祠

相傳嘉靖乙卯之變倭集城下捍禦無策中外惶
人情洶忽有一小卒名唐勝者夜至營將帳前獻
計曰急煎人矢如沸取以灌之如其言而退將奇其
策亟召叙戎軍中並無其人籍聞又伍籍中聞如也

知是鬼神所使後遂立唐勝祠今在崑山小西門外
六十年矣廟貌如新

牽牛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有黃姑渡口有祠曰黃姑廟
今隸嘉定積古相傳昔有牽牛織女二星降神其地
織女以金釵劃水忽湧溢俗遂呼為百沸河即渡
西之水是也居民異之為立廟為舊列牽牛織女二
星宛然雙極後乃去牽牛而止祠織女觀其像一
女子黛髮紅粉噴容動人每歲七月七日城市村坊
遠近諸女郎携燈映月而來競出奇果珍饈名花香
香金錢絲線入廟賽神從神乞巧施捨繡鞋錦囊

悅流蘇之屬先掃神額後挂帳前繫之不絕凡所顯
祿皆立應矣

二十八宿

歷代天官志載二十八宿甚詳相傳高皇帝一日
步月下仰視玄象忽召侍臣問濟問曰古云二十八
宿信有之乎濟對曰豈惟有神莫不有形以陛下精
誠可因禁享而致也于是命太常擇日設二十八位
陳列名香美果異味芳馨之屬每坐用飛絮為標試
其來否即命開濟主祭：異驗之繁銜皆盡隱：禱
上有列獸形惟委甯兩星不來禱鉅如故上曰濟
謂之曰此星何為不至也對曰已在人間久矣

上曰應象者誰濟曰陛下即委金狗臣乃甯水獺也
上曰爾亦應天象乎因欲死濟遂命昇殿前金銅仙
人與濟對飲：至教石仙人之腹已不能容而濟醉
死矣批野史所載則云周顛在匡山林寺宮殿侍從
儼然王者威儀中有二十八室顛謂使者曰二十八
宿者經天之宿也適為人世玉汝主方御宇故一室
為鋪虛無人假其說又如此然釋典中此二十八宿
皆言形狀甚悉當用何物祭之其說更詳不獨支干
家以九州分野分配而已兼神仙感遇傳載唐開元
中玄宗皇帝晝集宴辰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
我等二十七宿也一人寓在直天不下我等寄羅底

開三年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
形混遊處耳又宋朱升曲洧舊聞第四卷中云崇
寧初范致遠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成位為陛下奉命
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祈禁止因降指揮禁天
下殺狗賞錢至二萬批此說則我 聖祖應象之說
定非荒唐蘇州東天王堂有二十八
宿像像是唐朝大行所製

死後為神

余族兄封侍御公亨既逝所親夢其衣冠與從遊入
城隍廟中前年蜀人鄭觀為夔州司理死後傳為太
倉州城隍吳人因塑像府城隍廟中楚人江盈科死
為四川成都府城隍此蜀實親詣余言大抵聰明正

直之人生有封爵死為明神空不虛耳鉛山費太常
克年病甚夢至一所上有王者端冕而坐問之知為
馮祭酒夢禎語太常云爾當為蘇江廟神次日太常
病革悅見蘇江廟中旗幟鼓吹采迎家人亦聞羽衛
車騎之聲五日後廣信府城中有召此仙不至問之
答云鉛山費公為神初下輿因赴東嶽陪讌故不及
至耳又問費公待無疏唐備者乎曰是矣然天机不
宜泄也時萬曆戊申正月二日東公以除夕捐館昔
人夢祭君謨為關羅王帝召李賀賦白玉樓理有之
焉

杏樹神

萬曆中率輔申公謝政林居優游詩酒每傍別業名
曰適園故唐武后龍興寺基也旁多空地有老杏數
十章皆千百年故物初公未有其地樹屬民間會新
安實賢方持八金就民家計估其樹為材要以翌日
伐取其夜公之家臣張承恩夢一黃衣老人謂曰吾
明日有大厄賴而王相公之福蔭以保其天年當致
冥報于君不敢忘也張夢中使相許諾老人致謝叮
呼而去張未日早起行過其地忽見數人持斧鋸標
奔鍾而去將共伐樹張憶夢中之言遽前止之問何
為見伐者曰取以為材問出何直得之取曰八金歌
即出八金交還曰近吾府中不忍其廢也竟弗果伐

落其案得第脚子數石便獲價八金錙銖不與聞于

俞山人安期

金碧山神

陳中丞用冥開府默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于幕
夜召此仙至問姓名自署金碧山神問疾可救乎
曰夫人不豫欲為請命奈新天子法甚嚴峻無路可
相救矣問天子為誰曰即常熟人春官侍郎趙用賢
也今為第五股閣羅王按察以開善忠三月十五日
蒞任公尚不聞之采書畢而去中丞愕然心計侍郎
是同年兄弟來請告還里安得有此事耶不之信
此萬曆丙申三月十六日事俄而夫人果卒越三月

中丞聞即報有大臣病故一奉侍郎委以三月十五卒于家始知山神之言非妄矣遂謨祭文具述此事于中更致時儀十金附于參政袁年賡萬壽表還吳下中丞復貽書公于將金薄治難泰之奠誦祭章于堂前嘯萬里之送一日而神已知之預告于人聞豈不怪哉侍郎攀檻批鱗平生風節矯々死為地下主者故宜爾也金碧山神豈即王褒所祀金馬若雞之神乎

張睢陽

無錫縣最重張睢陽神稱為大菩薩萬曆中苑山顧氏病困延常熟名醫陸誼往治之既診脈告其家人曰病已十分似不可為矣如虛刺一貳試與服看夜采何如至夜留誼飲數巡送至完西備院方背燈就寢忽有一人適身著黃手執黃旗跳躍于前而言曰此人命危吾屬增之至一尺却被君減去二寸獨不俱陰譴乎言畢凌空而去誼汗如雨終夜目不敢交向晨啟問內應云謝醫師病勢已減去一二分矣及召入診脈果竟脈理減可心甚怪之出坐于堂見其家人奔走請穢巫祝在門誦問所禱者何神曰往祭縣中大菩薩問大菩薩何名曰睢陽張相公也曰然則我心同行將往觀焉既至則廟貌煥然香火盛感牲牢簫鼓之祭陳設于庭著見神坐前粒粒一太

保持操而共死是隔夜灯前所見者誼大驚叩頭再拜趨出到門力辭主人不索謝而返親為舍弟誤說之

青龍白虎神

蘇城消嘉坊禎大參近年間為其子成婚嘉祀既畢備相祭人皆散忽見有二長神並衣朱衣冠帶而見形于堂其家大驚拜之曰吾屬乃青龍白虎之神也頃後申府來護汝喜慈言訖瞥然而沒明日遂設牢酒召巫祝祭享之鄰人竊話其事

水母娘

嘉興縣諸生張元弼本是獲州嘉定人奇吝嘉興所產極務前據不修禮度鄰令君申惡元弼遂習于刀筆之流求索枉隨自此益無厭矣一日病死宿昔乃蘇元弼即集家中尊卑具說初有人追攝乘空而行至一曹院望陰君衣冠松葉侍衛甚感呼獄卒二人袒衣而趨從尾門穴道抽其筋自見其筋長數丈色甚白在獄卒手掌中已竟偏身骨節間筋絡悉被抽去痛入骨髓逾時而身漸柔軟其形縮小不復能起矣泣云元弼生時差無餘罪極刑重罰非所克堪陰君命吏取案前罪簿一卷擲地上與閱元弼從頭展閱見已罪狀有一十六款其第一款甚有條貫生平隱惡無不悉陳閱至末款叩頭具服泣云罪狀無

遊元晚矣但念勞儒男女無託乞蒙恩放陰君遂發
文畫令前攝人送付別曹元弼強隨之出既出院門
不勝其憊且行且止百計祈于攝人攝人不聽前經
一署問何官所居攝人云是汝母娘之公麻汝不洩
入元弼聞言突入其內攝人跡之不及因與俱入見
官人粧飾有若女子之狀兩旁侍從數十元弼哀懇
叩頭千數報云汝罪在所不赦矣我為汝勘文
案不知有出路否即台主典取籍放檢及覆詳看謂
云汝枉告人無莫只萬曆某年月日為某人駕某事
訴詞獲典伸雪造成二名大辟一名此可准作一善
不合便死誠為難乞汝生靈免之與否未可知也

遊命至典得籍白廣春廣君許之曰更賜伊壽三年
仍令攝人送出於是而放其友已衛叙焉

赤沙塘岸神

萬曆中嘉定縣赤沙塘岸前村曹花少年背負花鹿
行所像微聞菽菘中窸窣聲入視見一麗質女郎噴
蛾掩淚語之是富人家婦為大婦所虐寡身于此少
年曰我未娶能相送于飛乘女歸依迎不吝色已授
矣少年發狂直前抱狎倫相親女即歎曰兒不食
者三日從此憊矣少者窺其背下有金數十餅遺棄
贏相斃之隨身衣飾或刺將去沉屍于河夜歸語婦
方篝燈救食忽覩雲瑞朱衣神數百駕車乘馬降于

其處火光中鎖一罪囚至現之其亡父也叱令畫像
不從立杖四十乃下筆神遂判限明日午時凌風而
逝明日白晝震雷擊死少年于塘岸女郎屍在為草
聞于官追金葵女驚其婦縣吏霍麟與祀大武說

東嶽判官

常熟福山寺東嶽行宮廟森運書生胡子文因醉入
廟傾見兩旁善惡判官笑而侮之因擊其掌惡判筆
戲玩移時懷之而歸既登舟行至中途有一鬼衣人
患喚之去于文平居常持金剛般若至是志其魂夢
沿途誦經不輟遂巡至廟門矣既入廟俯伏階下遂
直趨上殿門曾書面對殿前白面有書錄未幾可驚

其擊筆之聲聲色俱厲于文叩頭懺悔額皆墳起然
誦經如故誦至第三分兩判官一齊立起又誦兩章
兩判官舉手加額于是東向坐者稍為勸解于文又
叩頭請面向坐者怒少霽沉吟曰不可不小示懲警
叱令肉袒舉筆點其背曰去于文遂悻汗而寤見身
在舟中死半日矣趨噴其夜疽發于背十旬乃瘥

繪圖第十二目錄

法祀

- 五郎神一
- 五郎神二
- 五郎神三
- 五郎神四
- 五郎神五
- 五郎神六
- 五郎神七
- 五郎神八
- 五郎神九
- 五郎神十
- 五郎神十一
- 五郎神十二
- 五郎神十三
- 五郎神十四
- 五郎神十五
- 五郎神十六
- 五郎神十七
- 五郎神十八
- 五郎神十九
- 游方五郎

- 樹頭五郎
- 花頭五郎
- 團頭五郎
- 簷頭五郎
- 宋相公一
- 宋相公二
- 宋相公三
- 禪花馬公
- 二郎齋
- 金小一總管
- 草鞋三郎
- 百花大王
- 楠木神
- 花間索
- 柱礎神
- 濟河神
- 蜂冠紫帳神
- 鷹狗大王
- 藤溪神
- 社公
- 山王
- 蘆王

牛王
蛇王
金公思
武梁

繪圖第十二目錄終

繪圖第十二

明英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淫祀

五郎神一

相傳蘇州府學是文正公故基因相地當出科甲最繁遂捨為學宮初五郎神謀得其地為廟數：作崇倫極擅亂公不聽一日公坐燈下讀書神乃鬼嗚于憲前左右咸怖公若罔聞其神從憲中伸一掌入掌有毛甚可駭公取案頭丹筆書山字于中其掌便縮不~~亦~~作~~亦~~哀鳴公問汝是何鬼應云某果山魁木春之屬見公甲冑崇~~如~~地~~如~~形豐隆~~如~~欲馮藉~~如~~龍靈~~如~~共起為香火之地~~如~~形豐隆~~如~~崇觸~~如~~竹已多望公見怒出我公前程遠大某不敢復犯矣公叱而語曰上方山風水最佳名為酒池肉林可速詣彼擬之因又書一山字于其下合之乃出字也嘗遠得~~出~~自此怪絕明日五郎便降神于紫微村中得居民反接跪地遂為立廟淫祀至今不絕矣非~~死~~范公之言作之偏~~矣~~

五郎神二

蘇州韓萊數公未過時相傳為同學諸生所~~如~~夜持周易赴~~如~~學尊~~如~~經閣上遇五郎神稱為都憲公與之~~如~~酒飲既醉從席間懷金巨羅以歸明日南~~如~~張氏富

室女病為神所為醫術莫愈韓神巨羅入其家謂主人曰君女秘我為婦為治之主人珍重辭謝乞哀相救賴以女充其策殺殺乃索筆大書于背曰韓雍妻不可欺應手而愈于是主人素聞韓名即報感極以女歸明年韓果擢第矣後果為國朝名都御史

五郎神三

蘇門彭城秀才某嘗因無子禱于寶林周宣靈王廟籤訣中有一朵金蓮蓬地開之句不曉所謂意欲尋訪人家或有得名相合者可娶為妾後為其掃頭姪不諧茂陵之聘婦年三十許人微有姿態辛亥歲忽為五郎神所馮竟感失常夢魂恍惚常與神遇神亦

時降于其家衣錦袍乘白馬或扶彈弓若貴介公子狀騎從繁多又或御車飛蓋自簷端下詣密室秀才借憲肆業一日偶崢見房門高鑰甚固有兩女鬟年可十四五覆髮被扇容姿妍冶着鳳雲縵半臂夾侍于門外訊其名一鬟答曰金蓮俄而遂失所在秀才大驚有幽神見形如人出坐堂中召秀才諭之曰君婦前生與我仇讎今冥數又合為妻可選粧梳相携而去秀才叩懇舉家哀祈乃許諾云且暫借匹偶却後五年當來迎矣後信宿報未至則屏帳茵褥珍怪之食陳設煥燁皆非人間所有婦便又伸呵噫起入帷中侍者竊聞押昵歡笑之聲踰于人間夫婦

既成綢繆良久方去秀才悞福又利其贈遺之隆竟不敢與婦同寢處矣其家每曰供具飲食悉是神為致之神或不至時有臭味相餉從空而下李家不測所從來也存戶有官通五金與神跡顯督迫忽案上鏗然有敬視之則銀一錠恰秤得五金有承適符其所通之數遂輸長洲庫中婦聞鄰近丁孝廉家歲有入闈之使常携鮮荔枝北還得善藏法啟覽如新時方五月輒向神前索之神云甚易耳少待三日須道人覓至也如期婦晨起臨粧已有一珠紅合子置於臺上矣開視之果得粧紅十五雙臂嗽如從樹頭插下者合子蓋枕帶露痕如是凡所需索無不立應家漸豐饒隣人貧者聞而艱為側近有五龍堂前一祭夫為府書佐婦亦喜淫藉此神以肥家至今數年往來不絕虞山有衣纓之孫不序其名嘗繪神像于後樓弄家事之以樣波頭冤鬼後遂誣淫數見形徑來日費狗血數升備為厭術終不能遣

五郎神四

獨脚五郎名一足鬼楚中亦處有之白香山道人入楚詩云山鬼跳踰惟一足陸氏庚己編云即古所稱夔一足者是矣彼中或稱為蕭公正所取山蕭之義耳桃源江觀察盈科曾話其里中亦有此鬼性好淫凡婦女與交合事之如事其夫隨所欲必致金珠

綺縵不遠千里應聲而至少拂意便舉火焚室廬現
蔡狂有宗人江棟者獵于深山之中宿夜民家五鼓
起見其床頭挂豚蹄一肩上用湖廣稅課司條記印
痕尚濕祿怪而問之曰省城道路甚遙安得頃刻及
此主人具述所由蓋其家事鬼即鬼所搬運者也

五郎神五

高郵李甲之婦年未三十而孀居止一子乳名毛保
方十五歲婦有美色夫死之後遂為五郎所挾無計
驅遣數移居以避之其神蹤跡而采晝夜現形恣其
嫖狎心有所款空中下之因婦有服遂致素繒練絹
一切幃箔寢玩之具雖有文繡不拖錦練送錢動以

萬計他物稱是。一日婦欲得金步搖金爵釵向神索
取神曰往見蘇州太守舍中有家相所戴首飾頗極
華美往可竊而取也三日後神還足跋矣問之曰已
得首飾適堂而小閣子下過一黑面長鬚人手持鐵
簡擊某被傷左股楚甚後又過兩金甲神長數丈某
惧便投所竊物于井中而出為幾喪軀矣毛保方抱
凱風之恨適于隔壁聞言欲驗五郎所惧者何神也
遂趨如下蘇州投入府署謁一椽吏具述其故椽吏
又果有之止毛保于家入白太守舍中遣人入井撈
桑果得步搖爵釵之屬死然在焉推驗黑面長鬚人
乃是壁上所帖鍾馗而兩金甲神者疑即府署所繪

門神也太守召毛保厚給資斧而還下金欲毀其廬
左右數諫乃止毛保遂出金買大匹紙三番後蘇州
畫工圖馬一鐘馗而金甲神雄毅非常到家揭之于
門五郎見之凜然終不敢入召婦于門外謂曰向擊
我及我而過于太守舍中者正此輩也鄉兒為戲一
何酷耶與婦嗚咽而別自此重然

五郎神六

壽州正陽鎮有沈氏女郎容姿甚麗好衣緋立于門
見一少年挑之遂避入俄而少年徑入寢榻之前
即且罵且拒少年大笑曰我天人也與卿有夙緣慎
無阻即升榻共偶女郎力不能禁遂與通傷歡洽

之際無異世人平曉別去金釵二股留為信物
至夜又持二百金來囑曰此東鄰蔡家筭中物可從
容用度勿以語于外也兩月之前蔡家果失筭中二
百金封識宛然不測何術以取後述于兄嫂秘其事
不言女郎既已失節兄嫂復利質財信符往來各無
猜忌未幾女郎出嫁鬼亦使絕

五郎神七

紹興會稽縣五顯坊編戶沈家許願五郎神每夜設
酒食五筵于池亭上如邀大賓之禮張燈列燭以伺
之筵皆偶坐五鼓方散杯盤狼籍日以為常稍不豐
潔即被訶責其家亦當有小不安所得贈遺金錢珠

目督玉明珠異譜名錦之扁無莫車騎鼓吹驚聞于鄰至今不絕鄉人祝良柱說之

五郎神八

吳山西黃村木工小五入城晚歸途一鬼使曳衣赤腰欄木工不知其非人也問何往曰黃村工喜曰某亦欲歸黃村請便同行數里總抵村天漸際暗鬼使指村口人家謂木工曰鄉思酒食米吾能詣彼取之木工曰幸甚見其入門少頃携一大嬰酒及一羹雞來二人偶坐地于共噉畢謂木工曰鄉少待吾于此有小勾當欲了也木工便取酒嬰納囊積中立而伺之忽見院內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甚固俄而死使

亦自院中跳出負之而去竟不顧其行如煙霍然不見使聞屋內哭聲木工知所遇非人因尔絕走還家向晨往視村口人家主人公夜死矣問嘗失物米曰昨祭五聖失去一罌酒一羹雞木工乃探囊積中出罌昇之告以鬼使之故大小皆驚

五郎神九

蕪城賜酒巷徐秀才清嘍家舊有五聖叢祠近因改宅遷毀致其神日夜作耗中廟種一欄拖子花常開欄邊起歌吹鼓家人驚莫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花中出也或時作灵語云我無栖止依草附木奈何見慧秀才父大惡之秘不外說鄰人徐建言

五郎神十

蕭陽采氏側近張家婦有姿首五郎神降其家如狀數月頭然來庭堂下酒啖與婦飲食家自此驟起後婦忽生外意使絕往還亡何日空中割去雙乳吳知所從來也此婦至今胸上有痕孝廉懸澄所識

五郎神十一

無錫縣陸河觀昔為茂安鄉座客茂鄉死復游秦中丞諸郎之門因移家住其別業有女未字忽為五郎神所馮每夜來降即現形狀如美少年女亦狂舞同心高却令河觀在房外櫺銀大小錠數粟滿箱因下鎖鑰甚固明晨啟視空亡有矢如此數日河觀怒嫁其女子遠方燕雁既至灵跡遂絕余所親王孫庸與河觀善而說數年前事也

五郎神十二

蘇州城開門四牌樓下新安太學謝之翰為監貴有女室卷几歲時常見衣緋貴人登其家月臺觀望不知是妖魅也數與之戲至十三歲時即為五郎所憑神情失常形如黃葉日食大棗三枚以杯水下之更不進餘物如此者四年矣甲寅十一月某日

五郎神十三

蘇州山塘金大周為象山尉有贅婿江漢年弱冠風儀不群下遊與五郎神邇網戀嫵媚情甚伉儷其室人

竟不敢與夫同宿江郎病瘠日甚全氏設茶進饌之終不能新丙午歲過吳人飛家釀除遂爾絕跡

五郎神十四

長洲縣隸人顧孝住醋坊巷在寅年為長郎娶婦自幼與五郎情好俗言其夜花燭初陳空中微起靈風吹燈滅燭待兵仗與長郎暗中格鬪倚無數反聞其麻父母親戚並莫能入明日迎道流過張王府基忽有兩胡雞形貌醜怪還前謂曰君莫往與人聞車顧家新婦是先許配寒門何故見奪言訖不見頃更其女在帳中望見道流至而亦發想向壁而寢少時暴亡

五郎神十五

蘇州屈家橋香繒沈輔臣三子娶三婦並為五郎所擅其大婦寢瘵已深精神恍惚忽一日晨起梳粉甚整登樓命女奴捲簾曰意外一簇鼓樂騎從來也女奴曰娘子病狂耶清天白日何有此輩遂巡又曰兒上轎子去也端坐而卒平居凡有所欲隨心而至或空中下之親鄰往來無不皆見

五郎神十六

蘇州倉橋頭曠家沈承傳生女觀奴自幼端潔戊午年十九歲矣忽遇五郎出金絲為聘贈遺甚多其夜便留歡押所欲無弗遂也爾後觀奴聞生常有蝴蝶

為使往來帳前俄頃車騎威儀至矣其家以此為供

五郎神十七

蘇州木壩鎮股甲開油車北與同里周乙結為兄弟乙元甲妻繒氏為甲弟甲遂娶乙婦該氏為妻該氏又先奉事五郎于是頻降作耗乙復來取拉攏紛鬧晝夜不安甲無奈何迎請醫師道流百計收之莫能斷絕忽一日該氏在內併當箱篋取出紫襪襪石榴裙淡黃帳子下至絮繒和服裂碎離火焚之揚灰散盡無復存者時中秋夜月色甚皎連呼取轎開門而出家人以此為奄爾不見還視其屍宛在床也

五郎神十八

正德中永州副使吳寧之弟秀才吳二郎少好弄關人言服藥可以視鬼遂覓藥服之甲戌秋果有鬼物降于家皆黃始末不教日遂去至乙亥春正月復來其神狂束如帝王之狀戴金頂冠着絳絨袍少頃又有衣青者衣黃者衣白者衣黑者四人至其婦五人亦如后主容飾後騎皆婦女才官執幢持戟約四十餘人夜則居于小樓擊鼓吹笙供帳燦麗人見其所着之靴華美請而觀之神自搖尾擲下紅羅襪金線靴其中氣猶暖也諸婦垂手膝下明如軟玉後二郎左手舉手揚宗原請見其手微爪傷之神怒遂命焚吳氏之宅凡十餘處火起俄而二郎飲恨以死

五郎神十九

萬曆壬寅蘇城查家橋店人張三子年十六白哲美
風儀一日遇五郎神見形其家誘與淫亂大設珍饈
多諸異味白晝命手力置燒鏝數器酣譟歡呼倏忽
往來畧無嫌忌後忽欲召為小婿限甚促父母乞哀
不許尋而其子死焉三月之間人亡家破

游方五聖

榜伽山在吳縣西南俗名上方有五聖廟在焉管轄
填咽酒肉滂沱每歲烹割苦命無數山下田夫紅褲
狂、夜見燈燭人馬出波石湖煙霧中有五丈夫執
子杖躡蹻船從難侍張樂設譙于田間若貴介少年
狀亦開用王者威儀此名游方五聖

樹頭五聖

蘇杭民間凡遇大樹下架一矮屋如斗大給五郎神
母子弟兄夫婦于方版上設香燭供養以時享之不
廢者此名樹頭五聖

花：五聖

吳俗祀痘之家必供五郎神于堂既死去具牲牢獻
之有此名花：五聖

團頭五聖

賣漿家養猪收豕必于牢檻之側造小棚供養五郎
神于中夫婦奉祀祈求血財豐旺賣豬訖則豚蹄盂

奉祀之有一等窮五郎享其祀富五郎所不屑受
此名團頭五聖

簷頭五聖

人傳五郎神常自簷而下載夜宿人家簷間俗所
謂簷頭神者此名簷頭五聖

宋相公一

閩門外宋相公廟舊多靈異萬曆近年間有撐船公
夫送船到京將抵吳使下旅家灣覓載見一画舸中
有貴人皂帽解衣各狀豐偉手力十餘人挂帆將發
此人因懇求寄乃令坐梢棚中其人以草履挂棚上
將所持襪作枕而寢頃更睡熟但聞有風帆若疾風

驟雨明晨夢覺見已身臥于草叢之中風露滿身起
視其地已在楓橋顏家場上矣獨怪之急行至閩門
偶憩宋相公廟忍見梁上小船梢挂一草履宛是隔
夜所寄者仰視神貌若所見舟中也侍衛士偶皆泥
濕如汗船底猶滴水痕

宋相公二

宋相公廟在度王橋西相傳是水府之神或云其神
主殺故為五郎部下傷官而流北亦有廟以堂戮人
于其地也隆慶中齊門內郭察太守夫人疾篤夜召
巫者祭祀天下神祇有天妃宮前預于章鄰家惡少
夜醉方上新橋忽見橋上皂帽人朱衣白馬而來惡

少不知其神也。攀手格之神發怒而去。明日在鬼神降其體作狂語云：我赴郭家夜宴，汝何故手格我言。果蒙見此鬼，少反接自縛，飛走出閭門，徑入宋相公廟中，榜掠無數，體無完膚，子輩輩數十人，具酒奉入廟，交口哀祈，許以其身捨為神，社水手乃止。至今船上把舵，忘少是也。

宋相公三

蘇州盤門內新橋坑下，有宋相公廟一小間，不知何年所造，側近新橋弄中住店人金世隆，其孫阿二八歲，瘡亡，月夜還家，呼其父母，隔窓而語曰：兒即在宋相公廟前，死後便有三身，一身廟中驅使，一身常在

對河，典群兒嬉戲，即又見所死之一身，前白焚化，今伴侶最多，所與阿二遊者，皆平居里巷中，狎昵聲見，差不寂寞也。據此，則宋相公為水府市曹之神，宜聽明宜正，亦下同法厲，敬無罪小兒，彼天聽雖高，不虞九閩一叫乎。唐小說柳家凱之章，不學誣矣。許生國光與金為鄰，述其事。

神花馬公

蘇城花道中，以神花馬公為二郎部下，傷官巫祝，稱為馬福總管，俗呼之為馬阿公。別置矮席，先祭享之，勿送去，然後登歌，相傳馬阿公有葑門人，以賣餅菱為業，每晨擔菱出閭門，經過山塘，宋相公廟必捧

取其人有一雙為供，日以為常。最後暮年與人爭擔，鬪擊不能勝，怒而登滅渡橋，自投于水。適宋相公神舟過橋下，收于帳前，驅使吳俗敬其正真，凡關張鋪肆者，籠中于家朝夕祈禱，以苗嘗為擔人，又名福也。

二郎廟

相傳港口二郎神在四川成都府灌縣，香火甚盛。今吾吳葑門內水中漲一小洲，其方廣不踰數弓，土人立二郎廟于其上，殿堂甚湫隘，臨水開窓，如人家齋舍，一楹神像，亦小，長可二尺許，着金兜鍪，衣黃袍，坐帷帳中，兩香火之盛，莫與比。有自春徂冬，祭享不絕，瘡疾之家，群一白雞還，賴既瘥，乃宰雞牲獻，又稟教

荷餅以餉廟中白犬，尚白者，豈謂蜀在西方，取義于金，以神其說哉。此不可曉。宋朝有紫羅蓋頭詞話指此神也。又傳六月廿四日是神誕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釐行者，竟夜不絕，致女尤多。明日即劇錢為荷蕩之游矣。吳城輕薄少，相習伴侶，宣言同往二郎廟裏結親，一進廟門，便闖入珠翠叢中，雙拜雙起，日以為常，神亦不為異。若果清涼真君，安得不降之罰乎。疑是花木之妖尸之矣。誣淫敗俗，莫此甚焉。未

金小一總管

數年前，西閩衣纓之族，有家監住曰荏，壬午年十

四谷安端馬一日遇道人過門，撫其頂曰：此兒有神，當宜保護之。未久忽病，醫劇其母與城中女巫巫交，狂急召巫至，巫忽作笑語曰：金小一總管為上帝所遣，盤門外有廟無神，議使卿補職，名已去，非可收。有速備金冠玉帶，衣以練袍，緣以錦繡，送死之禮。一如神明，且迎者至矣。言訖，斯須聞拍上鼓吹之聲，隱隱到門，其夕便卒。父母痛悼過哀，悉依女巫言殮之。

草鞋三郎

杭州府有草鞋三郎廟，頗有靈響。公門伍伯巡邏游，徽之厲家祭戶，享稍不致敬，便罹官災。相傳草鞋三郎，即古盜賊是也。

百花大王

蘇州府汝即春申君所造，相傳為桃夏宮是也。舊志郡國地甚廣，前臨池光亭，後松齊雲樓，唐朝木蘭堂，止在郡國之西。園中有土地神祠，名曰百花大王。宋淳熙中，韓考古欲毀之，左右並諫，遂不果。嘉定中，重建，今雖廢，而民間尚有祠。百花大王者。

楠木神

湖廣襄陽道中，襄河數十里有楠木神，最靈。商旅行無不之，皆珍過其地者，必祭禱之。相傳是古客因風散，藤失此一木，無獲。歲月寢久，便成精怪。眾以其福福如神，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為南君，不知何年代也。

花閨索

雲貴間有閨索祠，幾處相傳。一鉅，屢常夜作聲。時人以為靈響，于此建屋立祠，名曰花閨索。衣冠鐘鼓，年年不斷。往來行旅，莫不禱祈。余今尚存傳奇小說中，常有花閨索，不知何人。宋瀛賦，駕部補少時，常聽市上彈唱詞話者，兩句有云：查枝樣小花閨索，車輪般大九條，箴後以語余，共相擊節。

柱礎神

盤門內，故有子胥廟，前有橋，號廟地，名曰河舊。立小石幢一座，幢下有黃砂石一塊，長可一丈，廣不盈二尺，乃是牌坊柱礎，不知何代物也。村郭之間，入

城者，經過其地，必祭之，靈應非一。酒肉不飲，紙錢草履之屬，未者轉多，不敢触忤。夏倭橋民張舜自云：是禁衛千侯，曾隨大將軍征閩，白素以膽力自雄，行過其地，問此石何有神，采乃祭之。耶祭者，搖手，其言其靈，舜曰：吾何畏此，乃踐溺其上，溺乍覺，已背如有物擊之者，大呼而顛，溺于地，眾為之誦，踰時乃蘇，自此益見神于村民，靈聖不復絕矣。

濟河神

徽州商賈，凡所託行，販之僕俗，皆呼為小郎。數年前，有某商小郎溺死于山東濟河，後飛神還家，附于商之子，通姓名而言曰：某販貨，還至濟上，溺水死矣。貨

之是同伴所收某游竟無倚因見河邊有小水神廟
神運將某典擊鬪數日勝之推仆于地奪其位而
坐其神今已他適矣某暫潛報于主人欲索免死
朱衣革帶如神明之服焚之某便得去其地為神不
復再來矣言訖嗚咽商急製典焚罷遂絕響

絳冠紫帳神

明州屠小儀隆令青浦時夜曾以禱兩宿城隍廟中
上床脫袴時覺其魂神欲出口不能言及倚床坐定
身在簷外矣強引還屋又竟出如是數四酒更聞有
排門聲怪之忽見一長神絳冠紫帳狀若方相兩目
圓鉅電光射人還前立于床下直視小儀自定

其心止懼危坐而言曰某為縣令可對白口青天是
何狀神敢相款弄乎生心持不奮生不怖死六字而
已言畢此長神便請退初欲相凌見小儀神氣湛然
不可倚乘遂俯身抗手而滅小儀便覓魂神丹入
被中漸能微動如初亟呼年吏共起批燈詰其某視
門牖悉鋪如故不測何來乃知祠廟皆鬼神所寓余
影或恍惚為迷惑丁酉秋在其家降雪樓中說此

盧狗大王

鄒希孟為蘇州府廳吏萬曆辛丑隨郡丞盤庫常州
駐劄御史行署有大樸樹可二十圍中有盧狗大
王某孟不知也日就樹下蹊澗為常一日天向晚矣

孟與書佐會飲醉後唱歌復狂其處澗為木至樹下
空中若與人格鬪狀眾見繩繫孟頭懸着樹枝大駭
狼狽下之既下語言失次游走不定被髮徑詣廳草
藏匿于公座下口中操常州口音自責曰汝為府吏
何得肆肆無忌至此樹上乃大王所居踐澗其下埋
子今着我曹追汝因誦帖子語云盧狗大王遣子力
錢金追錄犯吏鄒希孟并妻賴氏子阿官等家口名
姓悉在帖子上條次錄多故不曲載孟無計逃脫復
從公座下走出徑到樹前及接自縛跪沈澗中若人
擁之至者至此則樹神自作靈驗備其暗啞之責在
樹中也此云吊起俄而孟覺身空中仍有繩繫頭

懸樹象怖走不敢報下此云去毛俄見空中如人競
持盃鬚叱云掌嘴俄又聞空中搏頰聲于是書佐輩
齊跪苦祈望大王矜恕候官人還衙某等敬具牲酒
代鄒希孟謝罪言既神復作語曰若等將以陽官制
陰道求象食曰不敢神乃許諾曰汝曹並非佳入止
受某醇謹未嘗踐澗于此也可即着夏便如言疏狀
焚于樹前孟蹊澗然仆地少時使蘇適身皆縛痕矣
郡丞歸左右具述奉末大驚命治具祭之遂絕相傳
常州人好殺犬以祭淫神而犬名韓盧斯即犬狀所
作矣

藤溪神

常熟頑存廉雲鵬讀書滕溪莊一夕微有月色登東
頭小閣子吟眺忽見半山張家墳屋內有朱衣大僚
二人偶坐互相揖讓庭中甲騎數十隊列炬百行旌
旗益喧紛擁戶外初謂縣火衣之遊莊人進曰此神
降也宜避之雲鵬略不介意經數刻不散倦極下閣
就寢詰朝與客共詣張家墳蹤跡之見堂中供逆毛
三總管白虎毛司徒並是邪神厲鬼蓋墳客與土人
輪番賽社而延致于家者又二載雲鵬寢瘵而殂

社公

徽州風俗有社公社母淫祀丙午九月休寧縣某市
鎮富人鬼挾牌走馬忽過市中迎賽社公紙馬上挂

錢數千衝突而過神巫遂發狂語云當立降之禍語
未既一老嫗猝至仆死馬蹄下天明日里止陳狀于
縣富人賞三百緡嘗訖嫗復甦

山王

嘉定縣唐阮家在江灣鎮上年亦弱冠明習書美父
將與細貨為吏未果嘗因送親故入城行倦欲眠暫
湯几案奄然如夢見兩皂衣人牽馬來迎初云是崑
山城中貴人邀遊阮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行半日
許乃達崑山直入南門延緣壞城而行人跡所未嘗
至復有兩皂衣人出馬前持帖子示之曰君屬奉山
王命來取君安得坐馬上乎阮死於下馬踏倒路傍

引袖中赤繩數人繫其頸牽至山王廟門下入跪于
庭見山王衣赭黃袍着金冠威儀甚盛謂阮曰聞汝
少年有書記之才故特相召立命阮掌四殿中十六
箱文書文書皆在竹筒中一曰分明指而示之阮知
山王為崑山縣故神也固辭其職泣而訴曰某少不
識文字豈諸簿牘望大王哀憐放釋性反可數十語
王怒使奴伍伯加刑拷掠無數備諸苦楚而北執詞
愈堅言對有理王亦無如之何執提置廊下別判帖
子令持去適某縣某人來約半日許追到一人其人
欣然拜命王喜即賜冠服交與十六箱文書領出王
乃歎前兩皂衣人送阮付之地地固令其轉達東嶽還

魂既至嶽門未得遽入忽有出呼于門者曰即君安
得至此認之乃其家故奴某也死其陳奉來奴曰即
君當復生矣不必入廟吾將護歸阮告以被杖之故
脚痛難行奴曰無憂耳當覓一舡相送也遂扶阮至
山下見一舡頭尾空舡子在掖而登之縮脚而臥奴
立于船上不鼓櫂而自行逡巡已到又掖而升舡回
顧間舟與奴霍然不見矣入門一跌而寤以手捫四
壁不可出始知身在棺中以力蹴其板家人驚而
啓之視阮已甦死且四十七日矣已又遇全真道士
進以刀圭須臾得活續耳談記其事甚繁此不曲載

盧王

仁宗朝殿騎千族孫表出使琉球路經白石磯見其地蘆葦叢茂中有一蘆葦最鉅孫戲之曰可稱蘆王遂去其後此蘆作紫蠶雖往來咸謂之神寧牲祭祀稍有不虞使遭風波震驚於是海上人依洲起屋目為蘆王廟如此積年孫使返來還見之笑曰此我昔日戲言豈有神乎遂命焚毀乃絕

牛王

北方有牛王廟有客見之云画百牛于壁而牛王居中間問牛王為何人廟祝曰丹伯牛也饗祀不絕

蛇王

蘇州城東委門內舊有蛇王廟舊城隍水常年葺門

外捕蛙船數百艘各舟持短青竹竿并牲酒飯馬米獻已復持去每夜用此竿于開路一切蟒毒因爾斂跡得以捕蛙無恙其不祭者神立祟之蓋妖鬼之與非一日矣近不知何人廢廟淫饗都絕四境帖然

全公鬼

粵西風俗病祈鬼神臨桂靈川與安陽朔之間多祀全公鬼各起靈廟蕭鼓牲牢之祭不絕于庭

武婆

粵西民間喜設淫饗之輩中秋宴會家祀武婆謂唐明空也臨桂靈川與安陽朔永福古田間其俗尤盛

村落皆立武婆祠矣

猶園卷之十二終

繪圖第十三目錄

奇鬼

靖江縣鬼戲

攬金鬼

替人過堂鬼

沒頭鬼

醫過鬼

看戲鬼

鬼擊道士

鬼籠

牛鬼變鬼

百歲骷髏

鬼足代薪

討替鬼一

討替鬼二

討替鬼三

討替鬼四

討替鬼五

討替鬼六

討替鬼七

奇渡鬼

呼雞鬼



鬼哭

路鬼

鬼相戲

俞生過鬼

竹林冤鬼

痘鬼

鬼相語

老源潤過鬼

甘夫人墓女妖

洞庭詩鬼

鬼登臺

琴暗鬼

閨中鬼使

楓橋鬼使

鬼變化

孤山女妖

焦家橋女鬼

陳湖女妖

鬼招飲

板橋文過落水鬼

華別駕耳中鬼

鬼生朝奉

張王府墓三鬼

醉人而過鬼

鬼質棺

避煞過鬼

靈山庵鬼燈

鬼磨礮

鬼產叔生

趁鬼船

黃花舍人

繪圖第十三目錄終

繪圖第十三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奇鬼

靖江縣鬼戲

望人黃嘉玉素有膽氣萬曆中客于靖江朱湯曠宅其家數聞鬼嘯之聲或在檐下或出樹頭倫極作耗一日嘉玉晝臥齋舍朦朧之間雙眼未合忽見一群尺許短人自庭中四面而來有老者少者長髯鬚者跋而行者美好者奇醜者凡數十輩相聚戲于齋舍難察其數陸園茶壺失之屬共相娛樂旁若無人時

嘉玉于隔幃中親視分明歷歷可數心甚疑怪不能得眠乃伺便開幃舉所以挑擲之即踉蹌散入庭中黑煙滿地斯須而滅起視戲局還設如故其夜方就寢燈猶未滅見群鬼又乘携燈賽陣而謂嘉玉曰吾屬鬼戲何與君事乃舉枕相擊一何虐也言畢便去朱家後有空堂高敞嘉玉從琴書以居復一日晝臥在床見兩卓衣人移其堂中烏皮几二張置于牀後捧出羹飯數盃酒三四盞或斟斟羹羅列几上諦視其載一盤黑羊脯也少頃椽曾書伍先至天少頃見一人著絳衣烏帽一人著皂衣革帶並長數丈腰大十圍相向南面而立卓衣諫朱衣居左鋪飯與異生

人頭草：食畢散去，書佐收拾甌器，亦將行。嘉玉于隔幃使呼止之曰：過來是何鬼物，豈非土地城隍之神乎？將朱氏之祖先取頭首姓名書佐，搯手而去。忽為失所在矣。嘉玉大呼主人具道所以，明日復移別院，未幾鴻禧與嘉玉相繼而死。

攬金鬼

郭中原京師人也，叔父為中常侍，卒于先朝，因以為後。中原偉貌美鬚，頗習道術，好結納方外士，叔父死後，遂棄妻子家業，負杖雲遊東渡錢塘，過紹興至府城中蓬萊山上，愛其地僻，山名亦美，因家焉。土木之營悉出已營，其後落成，人稍有出佐者，雅稱黃白。

然不安為人談，一日山陰王食某知之，過其下山，食某僻好鑪火，稍積餘財，即輸于炭藥之直，有別業在推磨田頭，村屋曠寂，人跡罕至，造一丹鼎，命左右運鑄金鍊器，數置于室中，強郭鍊合，隨身止一童子，七日之外，丹成矣，其夜忽有多人闖然行門，連聲呼郭師，郭不知是鬼，誤謂村頭捕魚郎也，應聲出，聞童子急止之，不聽，及門開，有奇形鬼狀鬼物擁繞，數百擊郭，中其腹，郭便伏不能復動，曰：腹痛腹痛，童子掖入中堂，氣絕矣，食某俯伏床下，不敢動，但見房中白雪爛然，光焰燭地，羣鬼周圍圍守，先命兩三持器出河邊取水，數濯汝之，爭取葉銀入腰纏內。

鼓噪而出，童子怒，閉其門，有後出者，遂穿屋踰垣，走，但見黑烟蔽空，其聲嘯嘯而已，良久乃滅，食某賦性纖弱，因命而敗，無何亦以鬱憤致疾，下世，余聞鬼所使者，紙錢而已，不聞有攬金鬼，饕餮若此，其甚也。

替人過靈鬼

杭州城中一人，貧無子女，其妻又亡，憂患成疾，兩日皆盲，徑出清波門外，將赴水而死，忽聞後有追者，連聲呼曰：莫去，莫去，我當相救，此人回頭，不見其形，但空中作語，須臾便附于肩背云：我靈鬼也，預知人間吉凶禍福，能如我而救，日持兩竹筴坐傍，金門外滿人占候，所獲當不貲矣，我日所瀛亦不過奠器酒。

食然非鄉構而祭之，不成享也，替人改意而還，悉如鬼教，遂設帳開肆，此鬼立于耳後，報之所言，輒驗，鄉里皆驚，旬日之間，卜者雲集，積累金錢，不可勝算，凡十有二年，鬼一朝告別而去，云：生期已至，不得復任，卿家矣，竟寂然，替人既無所憑依，遂不復作卜師。

沒頭鬼

嘉靖三十二年夏，月王徵君祥登在無錫城中，談公子志伊，夜談荷亭，留宿其館，是日炎熱異常，不得眠，熟五更起，同泰氏諸郎納涼于庭，忽聞街上呵殿之聲，甚急，開門出看，過官僚節導過，潛于門隙窺之，遂見引幢持戟，擎燈把火，執蓋，昇輿前後衛從者百。

餘八由大街而出西門皆沒頭鬼也獨乘車人朱衣金帽儀容端正是有頭者相顧大駭亟整棹還吳門明年甲寅倭亂昆陵一郡殘破死于兵刃者大半矣時以為徵君所見亂之徵也親說如此

醫過鬼

通州陳都憲總督兩廣時頗多殺戮後還家患足腫日漸成楚不可忍延吳中某匠士療之其病常積已而復發厚贈匠士金帛遣家隸送之渡江既入江船將發矣忽見舫上跳下數百鬼蓬頭跣足襟袂切齒梓匠士駭而罵曰吾屬守之半年敗于一旦皆汝之過也今訴帝得理并遣汝去眾中留一小鬼于舫語

曰汝當速殺老奴小鬼便跳入匠士口中匠士莫然仆地移時方蘇嗟吁解纜即索紙筆于船中作遺書未及門而卒俄而都憲足瘡再發遂不瘳

看戲鬼

近年聞松江青浦縣村落忘其名有數十鬼見作人形巾帽裘束種種不同又挾兩麗姬至侍後約百餘人開筵于廣宅中時會春月有伶人一隊到村作劇著神畫夜如沸群鬼便台使般演策約不許鳴鑼而已更鼓將動然後空席叙履主礼畢首席者點演琵琶眾皆稱善唱聲伶以掌當遂出呈伎四座擊節兩旁左右點燭換燈送酒上食一如人間之儀演畢復

觀祝英臺買燕暗跳猿諸套數終不散席層伶厭苦相預驚疑演如妝長戲不肯明得非過鬼乎因出其鑼擊之鏘然一聲陰風激起向來主客侍從卻無有矣視庭日已西行筵上積饌悉是樹葉驗之皆楓櫟之屬乃在人象一墳堂屋中群伶交坐于壁而出

鬼擊道士

萬曆己酉春舟直人家設放鮫口法食其僧有邪念既召群鬼不能却退晝夜在家枕亂作耗現身如生人形藍縷衣瘦黑貌醜惡駭異不可名狀或凭欄而嘯或坐檻而吟家人于屋隙中窺之聽其聲音嗽嗽如小鳥齊飛共念阿彌陀佛真金色若惱于置却猶

頭無腦子惟此十七字日以為常主人計無奈何陰遣奴入城請東天王堂老道士陳鐘禁治之道士素精于符籙之術縛邪多著效遂詣其家作法事一晝夜群鬼悉退舍矣遂明謝主人登舟忽見舫上數百蓬頭餓鬼破碎藍縷怪狀奇形揮舞可畏下舟寄載不容便向道士攔柁謂道士曰吾屬鬼也田舍老公多財合與求食何與阿師事而驅逐至是乎言訖共拳手捫其頰道士神癡喘病三日而止

鬼籠

遂昌縣黃九陽為秀才時白晝恍惚如睡如夢見已奔詣先祠陳設饌品聚族而祭：畢急歸中途逢一

人稱兩竹籠子行，論聽其中物：有聲若鳴，雖然通而啟視，則皆二三寸僕，儼人也，無不蓬垢若楚囚，見黃秀才，爭號泣求救，秀才細認乃其乳母之子，及他人族人或在為形，並縮小，驚訊其由，擔人曰：吾是鬼使，此曾罪業叢積，蒙怒于上帝，將疫死之，所籠有實，其生鬼非君所宜問也，便欲擔去，秀才固止之曰：如某者，吾個人，如某者，吾乳母之至平居，皆甚無大患，幸而釋之，擔人不得已，依言放出，秀才又曰：至如某者，吾族人也，併以解網之恩，乞于擔人，大怒曰：吾奉帝命，籍有名數，乃悉聽于居間，將茂棄之，果置籠于齋，不顧而行，忽驚寤，異其夢，命取紙筆，疏之，旬月餘

里中大疫，後先死者三百餘人，與為個人，與乳母之子，皆既危而復起，獨黃氏一門二百七十餘口，不罹于疫，州牧九鼎記其事。

牛鬼變鬼

江陰縣張鵬，屠牛為業，一夕夢老嫗，前告曰：我是汝外祖母也，以平生積業，地府罰作老牛，幸在汝家，明日萬勿聽信人言，殺我，特鵬夫婦所夢略同，早起急命勿殺家人，已縛之于地，笑述其夢，並以為故，崇鵬重利人也，欲聽家人言，殺牛，其牛使下跪于地，兩淚雙流，卒殺之，是日向鵬，鵬出門，暗中忽見一大鬼，身如牛形，衝突其胸，鵬連聲呼苦，遂仆地，婦昇入就榻。

覺四肢百骸，鐵鋒交割，楚不自勝，號哭兩旬而死。

百歲骷髏

士反沈流，熟家于妻門，博學通經，以訓蒙為業者，昔年夏月，至陽城湖鄉，索通舍舟行野田間，會天漸暮，蹒跚之際，屢蹶仆地，起止未定，忽聞草中有吟其姓者，曰：沈沈老沈，何為日暮独行，以我相隨，作伴可乎，熟怪視之，四顧無人，惟于沙嶺見骸骨一具而已，熟知此骨所為，遂奔石足，踢棄溝中，唾之而去，其夜宿于徐氏書館，第三日四更起，將乘便舟入城，出門時，滿灘，灘色兩早，欲就寢，忽遇一白衣老翁，怒髮上指，語瀟灑曰：我有骷髏，骷髏也，思藉君之精良，以成變化，

乃悉瘞我于溝中，令君不得入城矣，熟大怖，哀祈之，老翁曰：聊相戲耳，君宜速去，不得少停，即引熟向西，僅行：至中途，忽與此翁相失，約可大半日許，了不異平生行處，近望妻閨，隱：在自，愈馳愈遠，而不列過一村人家，皆閉門，無可憩脚處，久之，上一高大石橋，北有寺，甚宏敞，意為接待寺，熟乃循橋而下，就視之，大闕廣殿，燦然丹碧，若王者之居，殊非接待寺也，遂突入，但觀人烟湊集，踵接肩摩，或三五成叢，或六七共語，其中有相識者，並已亡，破男女大小千餘人，見熟至，悄無言語，而：相視而已，熟至前下拜，之，蹤跡妻門，各不肯言，內有一新死鄰近婦人，是熟

熟識微笑而言曰：君癡矣！此非陽界，乃閻蘇州路耶？即使送出，熱心益惶，適始悟所至非人間，因知所指既馳出，復登橋，遙望見有披枷帶鎖如死囚狀，經過甚多，婦人指謂曰：汝世間行惡人，心熱問曰：善人何在？婦人令熱迴頭，見二三人凌空而去，曰：此證善果中矣。婦人因使寄信于鬼，求多追獲，且言不知如何發遣也。言訖，使侍勳推墮于橋下，欲然驚寤，汗液交流，已死于徐氏館中。兩日矣，其告主人，為設果饋酒飯，束藁為柩，載至其地，祀之，欲覓枯骨，取土覆瘞，已不可得矣。還語新死婦人家，依言追尋，數後不二年，病出。

鬼足代薪

松江張激山通判，赴任溫州，攜其夫人陸氏，陸故少保完女也。既入界，未入城，數十里，日向暝矣。夫人瘦極，思懇，驛道尚遙，俄而見燈光隱隱，若有人家煙火。既至，命左右先覓之，見一白髮老嫗，方擁地鑪，煨糟糗，一少婦甚美，篝燈解纜，運具以報通判，謂夫人曰：吾上任之期，已擇明晨，不可稽誤，卿可就回家借宿一夕，其家况無男子，天晚從容入衙，可也。通判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停車款門，嫗與婦依然出迎，坐未定，嫗語其婦曰：汝留此陪夫人，老身去烹茶，來獻也。婦曰：諾。嫗便汲水舉火，却用兩足代薪，推入此

門焚之，女奴看見大怖，而呼，時後者數十人行倦，假寐，環屋而寢，亦奔散，號呼之，二婦與屋廬器物，奄然不見，惟空林蕭颯之中，壘數塚而已。江陰李調甫記其事。

討替鬼一

龍陽舒學憲，必遠家，故貧，其母懷妊，時常汲水，江邊江邊有捕魚人，夜聞二鬼，柳榆曰：明日人來代矣。問曰：何人，應曰：城中舒大娘也。曰：且慢，却伊有舒布收在腹中，恐便不替，老兄也。捕魚人凌晨不聞船而候之，見一婦人來，呼遠，挈瓶而汲，江水捕魚人連呼，不要下來，我為汝汲，急登岸，取其瓶，汲與之，已而詣舒

門，暴告其姑，戒亦後，勿令到江邊，未久，果生必遠。登正德年間，進士官至學憲，卒于家，其後世廟登極，一夕夢黃龍降于庭，口吐大珠，上隱，有舒必遠三字，覺而異之。明日蒞朝，問朝中有此人否，宰臣對言先朝有之，物且久矣，上即命追贈舒必遠為布政司左布政，鬼言至是始驗矣。

討替鬼二

萬曆四年，宣城沈秀才懋學，以秋賦入金陵，傲居秦淮河上，水閣理書，至秋七月，申元夜，月色如畫，四顧聞然，忽聞渚次作拍浮聲，如人下浴狀，少頃一人隔岸呼曰：老兄，老兄，汝限期已滿，當索替矣。浴人曰：明

自有一帶鐵人來替我也秀才于隙窺之問者
答者悉在水中皆蠶髮髀形鬼也火怪之至明日初
午果見有一店中走使項鍊蒼于首將下水洗之秀
才攔攔以去其夜復有月色又聞一人隔岸呼曰如
何不索替去前浴人曰這漢造化被沈沈元喝住今
又要等多時矣秀才心以為祥是年丙子獲雋明春
丁丑狀元及第聲采大振授官翰林修撰載餘謝病
還不竟其用而卒里人金三枝親聽其說如此

討替鬼三

齊門營內武百戶生子十餘歲矣其家相近北禪宗
旁南有野水一溪此子每詣師塾朝夕必經其地所

隨家僮數聞水次有呼武郎名者異之澤上所居鄰
人亦常于夏月遙見小兒出水相招武郎共浴誤謂
同學諸兒遊戲為樂耳了不之怪一日此子侵晨詣
塾出門十餘步便遺家僮先歸竟自脫衣履于岸側
從容赴水而死久之鄰人見其不起奔告父母家已
溺死宅方悟呼名招浴並是溺鬼討替其說良不
虛矣後百戶痛其子從方士招魂歸對曰兒之水府
甚樂不煩親念也又數見形還家覓常所戲弄之
物悽咽而去

討替鬼四

胥江上泊一小號船防守盜賊船上兵士常見朱肆

中十五歲小兒每日自午行至水次不脫衫履其欲
走入水底叱而去之如是者三四度矣其家護伺惟
謹一日眾方聚食見兒入水叱之不及急呼父母共
相撈拯其屍乃宛然仰覆船底傳言此江中溺鬼最
多歲常討替無足異者近庚戌秋事也

討替鬼五

有某處一士神廟祝夜聞鬼殺鬼告土神曰明日有
替代人矣廟祝次日候于河濱將掘溺者見一少年
濯足于河無恙而返其夜又聞土神問鬼曰何不從
替去鬼曰其母老教之則母必相從以死某不忍其
母子俱亡也明日有婦人來替代矣又明日復性候

云果見一婦人適橋忽暴風起吹其襖隨水中婦詣
河邊撈取又不及溺是夜復聞鬼答土神言曰以婦
有雙胎在腹一舉手而戕三命豈忍哉終當更伺
良使耳則又明日之半夜聞有鼓樂騎從之聲喧填
而至土神告其鬼曰上帝嘉爾一念之善救爾為此
地社神今與共事地方矣

討替鬼六

蘇州葑門外滅渡橋有某甲每夜于水濱下罾捕魚
更深夜隸常見一黑色人自水濱出與甲作伴甲問
其姓名應曰某非人乃溺死鬼也共君有緣故來相
護如是載餘甲了不為異一夕告曰明日當有婦人

過此井擠入水中，使往託生，與君從此辭笑至明夜，其鬼泣來甲訴之，問何得不討替託生去乎？曰：適婦人有娠，告安，忽殺其子，母寧避兩日可也。又隔數日，忽來與甲作別，且有喜色，曰：某為故釋，爭歸一念之善，上通于天，今玉帝命某為常熟東鄉一村坊中土地，越明日，使隨任矣。君可速棄漁業，尋訪而來，告鄉里為廟祝，用兩竹管以驗人休咎，某當降神于君身，從此可起家也。甲聞言而避謝，便留設羹醪享之而去。急收拾往常熟某村坊，故見眾人粧塑神像，方完將以鼓樂導引登座，甲具如鬼言，陳說顛年，眾使留為廟祝。三年之內，幾致千金，忽夢土地神告曰：汝

權利已多，尚不知止，真欲編錢作塔，命運漸衰，可速歸去，我亦依舊託生人間，此位有代之者矣。明日，使不驗其人，挾貨潛遁而還。

討替鬼七

一說閩門外有女埔湖，俗名沙盆潭，相傳昔者有捕魚人，每夜下罾于水，一鬼常坐罾側，與相酬，語曰：君是善人，某來相護，如是積時，一夕告捕魚人曰：兩日後有丹陽販豬人過此，某當推入水中，使往託生矣。後兩日復來告曰：此人竟不出，無計可報，當是時，陽莫未盡，身更兩日，有宜與人過湖，水而死，其夜鬼來辭別去也。如期，果有宜與人過湖，水而死，其夜鬼來辭別

別且啼曰：某去後，君不宜于此處捕魚，恐遭困而侵凌，請從此避矣。言訖遂絕。捕魚人感悔，即棄漁業，出家為道人，募化千金造橋，成固名虛生。三說頗略相似，後二說，並高承先言。

寄渡鬼

蘇城人王席者，家在新橋，少時膽極充，縣門游徼，萬曆丙申夏間，夜半從窗門外捕賊，噴行至孫家菜園，去家只隔一小河，矢水不甚深，席便蓑裳而渡，時月色微明，忽見所側有青衣美婦，人頭上有花柳，呼乞寄渡，席便應曰：要我負汝去，必着力攀好，慎無妄動。動則發下，終必歸，便休言而登席，即解腰纏繫縛其

婦于背，行至半河，覺背上重甚，心頗生疑，乃插板曰：何得如此？我放下水矣。婦見其辭色，俱慮不敢動，已而板岸解腰纏，鏗然墮下一物，視之，乃是破棺板片，其上插綻花一朵，而已。席至家，熾火焚之，明日雖知其地，杳然無聲，響相傳，以孫家菜園是吳太守伯，結政宅基址，至今尚多女妖，許國光與席鄰，居說此

呼雞鬼

萬曆初，蘇州胥門內西祭院前，近城民家，姑悍甚，高雞數頭為東鄰所擄，乃覓其婦，竊食，挂掠倫至，婦不能明，其夕推經而死。至今城上中夜，數聞祝雞之聲，自近而遠，悠不絕，常有人凌晨在城上行十餘步

口中忽作祝嘏後人至怪問其故笑曰前有一呼
雞鬼竊效以相戲無他也

鬼哭

庚戌春松江嘉興諸地村落中鬼哭者三日有司以
聞于都御史周公親為余說

路鬼

吳縣東洞底人金四郎入西川行賈多年嘗藏金
六餅于床下四郎被次病劇告其同伴曰某有六餅
金藏床下倘死君輩還語吾婦以藏金之處令取之
已而四郎病瘥不死仍同伴而行路鬼聞之乃入
案檢其案際視于探向婦作長語曰我郎而夫金

四郎也病死途中一年矣實本並付同伴收訖我若
無衣食游魂暫歸有金六餅重若干銀者當埋于床
下此行忘道此金故應在卿便可取以備祭享之資
兼為多製新衣與我着也婦大驚便移床發金果六
餅悉如其言謂夫真死矣李家悲慟推結招魂陳設
灵儀于堂俄又託夢于婦曰吾困窮泉飢餓已久
須多設食以祭更要錢物行用望求好紙燒之婦聞
言遂市紙數千張以如其請如此一年暮見四郎結
束行李而還入門視其甚怪甚其婦見夫良以為
鬼也恍惚立藏四郎乃隔壁為婦具陳本末婦遂出
見方知故鬼所為萬曆己亥年余乘洞庭船游湖宮

長年孫光話其鄰家事如此與理神記所載費季相
類若非親履謂之虛矣

鬼相戲

有一窮子任周武狀元坊家事其鬼竊其像于屋角
中日夕崇拜祈求致富卒不獲一錢小歲之日鬼忽
憑其婦而揚言曰君命合餒死我亦主如之何詰朝
藏除君于甲酉時候可具衫服于道側伺之當有人
載車經過君之門君求而得可以富矣窮子喜甚亦
日敬如鬼教自午至晚拱立門外終無所待忽見此
鄰一巨豕方延巫祝者神異僕御捧出金銀大錠數
繼以尊藉之藥必焚于通衢之上有風旋捲盡數吹

入窮子之門乃吳錢也黃白燦然悉紙所造窮子方
悟鬼之相戲為入毀竊像自是甘心醫桑不復事鬼
矣

俞生遇鬼

齊門外俞生昌國善書為人豪邁書名既起遂放于
酒色常夜從城西過曠野見一女即翠袖紅妝寶賈
妍冶相俛而行昌因訊其居止徐應曰不遠矣遂攜
手自休；卷後穿入海紅花巷口第幾間空宅于昌
國送之入門見室中甚闌未及取火殷勤送別；時
相約既獲邂逅望君時；未看昌國意是巷中角妓
不及叩其姓名隨路而還思之不釋明日便入城消

息其處見昨宵所入之室重門深鎖訊之鄰姦應曰
此中無人近寄一女郎棺不在耳昌國大驚始悟夜
所遇者鬼也然而想憶如癡每形夢寐餘病瘦而

竹林冤鬼

處州樊侍御猷可自言其少為諸生時父封公甚嚴
每日課文一篇程督不缺過正月朔侍御隨科家處
失課文字封公大怒問歲朝何以便不作文侍御對
曰夜來一夢甚奇起晏不覺廢業問作何夢乎對曰
見夢其威儀道上行出一城外過大石橋清溪漲水
鏡甚幽雅前有茂林修竹門外有兩白衣婦人持訟

牒跪于道左云求相公沈冤鬼邊與奴牒此合兩司
伺候應聲而散遂覓封公聞之復大怒曰汝造此妄
言以飾非過世上有不做文字官人乎罰十五杖族
人苦勸解之後十年侍御巡按某省過一處恍如夢
中所遇之境其時果有二白衣婦自竹林出啣血齋
冤乃是一主母一侍妾許其忠叔謀死夫主復欲賣
此二婦沉憤者十年狂矣其人死之年月日時具在
牒中按之即十年前所夢之除夕也侍御還衙即批
行其牒于藩臬二司會議明日二司入見侍御具述
當年所夢立止大辟覆盆之冤自此雪矣無何侍御
攬轡觀風還經其地是日薄暮月色微陰恍見竹籬

外有皂衣人跪于帷前向侍御拜謝遂聞擊額聲命
停車訊之微忽不見始悟是冤鬼也黃州牧九尚親
見侍御說

蛇辯冤鬼

雲間張明府肇慶為江西萬安縣令一日坐堂皇視
牘有蛇蟠于案前吏昏逐之不去張遂停筆曰汝為
何人辯冤可入獄自取其人即遣吏隨之詣獄果至
獄門蜿蜒而入望見某囚遂旋繞其足吏便呼與供
出案上所視之牘即其事也細推訊鞠竟與冤鬼清
雲既而薄暮有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識
是冤屍者丁未年事

痘鬼

王武庫世仁之孫四歲乳名升官夙慧非凡壬子春
過一患鬼初因暗髻髻見形如人散面赤髮偏烏黑
色稍類世間痘星狀家人遂呼為痘星其孫始
見時大驚怖噉噉狼籍道滿不止爾後漸：押玩與
之俱卧起便不去矣時武庫方居母艱長君秋賦期
迫心疑痘星降臨亦言祥善事戒勿驅逐常呼其孫
喚痘星入書室來孫云已在此矣東行西走亦無至
痘如是相徵遂者半年而長君下第後其孫抱痘竟
不起声跡始絕乃知患鬼即是痘司鬼神來攝小兒
或云是死于痘者來求受替也

鬼相語

禹曆壬子蘇成某甲五更出盤門外村坊索租是日
天有甚霧忽見一人自後追上云與君舊識作伴同
行何如甲果曾識面而不記姓名答云甚善因問甲
欲至何所答云欲至仙人隱道人言我亦欲至仙人
隱與相語次所言並是亡物道人甲方悟其已死嗟
之云君是鬼何得共我行言未畢又見二人自後追
上云此人果是鬼也君莫與談我輩作伴全行足矣
便共酬論皆因舍奈麻場園之輩良久霧雖未消天
已垂曉二道人欲辭甲先云甲謝云頃非君等作伴
幾滿小兒迷霧矣二道人云君謬耳我輩非鬼耶

飛源湖遇鬼

便合手拾草中糞亂擲甲面渡水而去吓：有聲漸
微而滅甲頭面悉被污壞狼狽前行里人素景休言
萬曆壬子四月常熟東門老儒錢承之子某乙常與
同縣某甲親熟甲死八日矣乙不之知也一日忽遇
甲于北山桃源湖石上兩人携手對坐共叙別甲
話家事歡款不自勝同游半日分手而散乙入城天
向暝笑鄰舍子訊其何處徵逐歸及暮采答云與某
人共話于北山被伊賂察家事不竟歸遂鄰舍子大
驚曰此公死八日矣君尚以為人乎乙愕然言其狀
貌與服色真此公也心甚疑懼借鄰舍子馳還推驗

果爾雖年不敢出門憂其及禍後竟無他

甘夫人墓女妖

四川夔州府治有鎮峽堂相傳堂後有蜀先主甘夫
人墓在焉每春月天陰月冷即有數女郎出遊美麗
非凡或着金泥帳子或着生白練衫或着丹縷襖襦
妖媚動人見者輒為所祟太守舍中不安因望玄君
像鎮之

洞庭詩鬼

正嘉中西洞庭包山之東清茹家園中有鬼能詩言
人禍福凶驗俗呼為風沈神鬼又自稱終南山道人
與人飲酒相酬酬語詼諧語語無所不佳其詩曰自

入空山歷歲華幾緜葉落幾絳花諸君問我原誰歟
太華峰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東方月浸
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桮暝烟一抹起
山城近照林間石壁暗多少樓臺街倒景烟一往來
看分明藏餘別去不知何向留青別札載其詩尚多
鬼登臺

常熟徐司空子鴻臚藏銀百萬為第三郎所竟萬曆
癸巳四月廿一日潛遣奴賊王結中朱明徐祥朱顯
等四人掠羨及扼鴻臚喉幾斫情取之僅得六百金
首飾一箱次日敗露獲送于官三郎冒破千金逆謀
遂發尋獲結中連通而擒明祥顯等三人悉殺死之

其事甚慘，鴻臚不知也。及後十年，而復敗露。當事者乃舉其事歸之于兄昌祚，由是聞錄之人無不稱冤。蓋昌祚罪窮先極，惡罪止沉，妖况於已，夏方參送都門，未嘗躬行，執逆鴻燕之事也。先是鴻臚疾策三郎，又投以毒藥，既仰移時，便絕名醫沈楠，從樓窓下逃歸西園，是日鴻臚白晝見明祥頭等三人，並著鎖械，來至床前守之云。即君者狂見，稜訴天得理，先取府君。鴻臚謝曰：枉殺汝者名儒兒也，何為罪我？衆曰：即君運數未衰，某不能動，今府君祿典命絕，故先得執其夕。鴻臚死自前，後三郎每當月夕，買酒置臺之上，與群雜會，飲夜闌人靜，籠月曖昧，執有沒頭鬼兩

兩三，各手擊其頭，攀臺而上，將刺中草葉，紛紜，入飲饌中。三郎悔懼多，以家僮執械自衛。一夕鬼用手格其械，三郎呼而語之曰：沒頭鬼且去，我當為汝。汝也，羣鬼遠于臺邊，切齒作校，告大家云：莫笑濃沒頭鬼也。即君之頭亦寄于頭耳，左右驚呼奔走，復倒入于地。奄失所在。三郎後遂折毀此臺，命僱師之流，造立即賢聖總管諸神，為小偶，劬其眉目，施以機械，便能坐起，奉祀樓中，以厭禱焉。而淫妖亦大作矣。雖工積雲是夕，宿于臺下，幾怖死，日擊斯異。

喀塘鬼

數年前，嘉定縣喀塘鎮有木工往城還，行經塘上，去

家三四里，未遠天陰晦，暮木工肩負一織一襪，中束縛，各搭繫繫之，屬忽二狀怪鬼，衣衫藍綫，踴躍追上，呼木工姓名，教甚微，木工迴眸視之，察其非比，伴為不應，俄而漸被追及，一鬼奪織，一鬼隨後，有似相助，木工堅持，撒柄固不放，良久力乏，不覺被奪，於是解襪中，亦其次第，斫擲前後二鬼，使其次第引手，取去手亦不傷，各搭繫繫之，屬無一存者，惟剩空襪，繩多斷絕，還欲索取，木工終不肯畏之，併力與鬥，不勝，却被捕胸相抱，渡喀塘頭，面俱敗，衣衫並着泥濘，迷悶至明方醒，而所奪之物，一已散置岸側，且行且檢，都亦有遺，木工後亦無他感，伯堅說。

閩中鬼像

嘉靖丙寅，蘇城陸孽子張店于西閩門外，安泊商旅。歲除日，忽有走差使者，馳馬驟至，稱是閩中人，約新歲，有公事，須往杭州。是夕無故暴死，手足僵冷，鼻氣已絕。店人大小驚惶，不成家，識明日告於鄉里，共發囊視之，中有無數帖子，具載追攝人姓名籍貫，而字皆符篆，不可識。又有細繩子數十尺，此外更無餘物。眾皆大怪之，遽斂結如故。會頃，見一小胡頭乘驢而至，約長三尺也。未觀使有馬鞍在門，夾入店中，問吾主安在，眾欄而出，胡頭曰：得非死者，眾聞其言，又大怪之。胡頭笑曰：某在無憂也，第慎無驚，不出三五

日當復活耳。店人叩頭拜謝曰：誠如尊教。閻門卒甚
遂止之于後小閣子中。具酒食湯沐甚謹。至第二晚
日。鄉里具白其事于官。遣吏率伍伯檢看之。胡頭
不許。請以五日為期。至第三晚。使者果魁謂店人
曰：相累不淺。但汝不宜與眾妄聞。吾輩得無漏泄乎。
店人翁媪亦惟有叩頭拜謝曰：死罪而已。頃之。遣吏
復來。使者便隨之去。入見吳縣令。問其何為。粹死
對曰：某非陽世走差人也。安伏鄞都驅使。因奉冥王
命。遣攝死有偏。歷閻洛齊楚之間。以至斯耳。今大
驚。便問：遣攝此中何人。對曰：無幾也。杭州止二人。猶
家姓蘇。蘇則蘇三人。僅錄其一。問彼二人何為。不錄。

有姓名。蘇曰：有一人是山東籍。姓張名鑑。住北澆子
門。花柳行戶人也。一人是長洲縣籍。姓方名石。住芥
門。親禮僧相人也。所以得免者。張家現在雲林寺中。
禮梁皇懺。方家亦在北禪寺禮梁皇懺。此功德最大。
昨蘇州府城隍移文冥府。着某罷追。今須往杭州去。
耳。今亟使人推驗。無差。益異之。賜以資。奈拜辭而去。
自爾蘇城緇白。貴賤無不崇信。像教慈悲懺法。日漸
大行。

楓橋鬼使

嘉靖末年。蘇城南澆子門編戶陳世仁。與弟世倫。早
起步行入支硎山。視釐觀音殿中。出門十餘步。有二

人隨之。作伍伯粒束。問世仁兄弟何往。曰：入山了香。
總二人曰：我輩亦有公事。往楓橋。便請同行。酬答。往
至皆言。里中亡殺人。事頗怪。之既至。楓橋而二人告
辭曰：吾欲入此人家。不得。迨陪前路去矣。世倫視其
指領。非凡。因與兄潛窺。蹤跡此家住。寒山寺東第三
家。尚未開門。忽見二人于門縫中。再入。其黑如
烟。奄然不見。世倫便折楊柳一枝。以誌其處。時天向
晚。急入山中。瞻禮菩薩。而還。至寒山寺前。日方過午。
則此家已挂紙。我於門去。乃知二人是鬼使也。世仁
自此持齋。為道。民誦經念佛。以終其息。子文綱親說。

鬼變化

齊門外西隱上木行。主人潘獻。自言其十二歲時。一
日。凌晨下鄉。微索客帳。忽于馬路橋下。踏着一老羸
嗽。作聲。聽之。是鬼。噴。既至。前忽變為雄鴨。又作鴨
聲。急趨。迷之。既及。唾之。鬼便渡河而去。復變為羊。鳴
數聲。遂絕。

孤山女妖

萬曆壬寅。明州開莊簡公之來孫某。弱冠。美風調。搗
其姪才十五歲。同詣杭州。路過姚江。秀才呂生。傾蓋
相契。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前即張氏梅
花。噴及水仙祠。有短垣隔之。宋人詩一。蓋寒泉。若秋
菊。處也。時值秋夜。暖月朦朧。鄰鐘響。新雨生。願工吟

詠徘徊于庭忽聞地而有婦人笑語聲俄而履跡漸
近嗅香襲衣啟扉伺之遂見三女郎自樹影中來一
着冠年稍長其二則縮肉鬢垂髮如獲皆麗色也
惟而入直抵寢所就床坐與閨呂溫涼各擇其備顧
諸侘儻者冠者笑曰汝兩人已作鴛鴦配對勿我獨
無自指閨生之姓謂曰終不然苗汝黃口見為我伴
亦我安用此當往弄水月上人笑言訖即先辭出二
女郎相顧笑曰阿姊意不羨滿而去我輩且為樂也
兩生驚喜陳設薄具談笑歡娛滅燭解衣雙袖婉婉
四更後別去問其姓氏居止不答但執手曰非久
相期慎勿離手人也下階數步如霧濛花行於殘月

中無影心竊怪之既去啟窗而滅陰雲四垂凄風颯
至月色既隱景物慘人不覺息戶軋然兩生股慄方
要其鬼妖也然亦頗怪于心精投免與死轉不寐明
日起視但見樹深窈窕水流花開香無行迹避避水
月上人自靈芝寺掠湖而至竊語夜來夢見一麗人
求偶某不肯從絕與兩生所見年長者無異語及大
怪共為戲歛旬月之內三人相繼病卒水月者故楚
中少年僧也豫知七期囑備後事中秋夜忽謂其同
衣曰前生之冤業至矣辭別親友自題神主而逝祝
秀才良柱與閨呂善而黃州牧九鼎又與水月善兩
人具談頗相合也

焦家橋女鬼

常熟城中居民開錢肆于焦家橋側迨其婦輕蕩喜
滋穢故播于中外夫不能容逼令自盡遂相其領巾
縊死之後即墮于北山下月餘矣里有少年某甲
容貌甚秀獨處于室此婦人白晝現形如人往就之
狎甲徵其家安在曰卿常往來兒家乃伴推不認取
甲說之遂誘而藏于室中日常飲食起居粧梳鍼黹
與人無異背燈繡繡女態橫生旬月之間相得如伉
儷後為鄰姑取火過視之問是某子娘子昔已死那
得至此婦怒曰謂播是生人何為作如此問謂播是
鬼那得白甘入生人家鄰姑惶遽反走乃不敢言之

其夜婦人與甲叙別曰為聞巷所竊不可爾矣暫
還終當與卿為戲寒之盟耳相與戲歛四鼓辭去還
復至少年某乙家乙亦冶游裡廬忽聞扣門甚急披
衣啟視見女子隱身而進乙戲問曰家在某處宵分
未此婦人偽泣而告曰見家近在城北夫死貧煎死
裡遂有言語相及并邀于外欲暫寄留乙喜極擁之
入幃見其容姿韶全舉止綽約倫極款款踰于琴瑟
如吹積三月矣乙一日早出婦人朝梳方竟不及閉
門忽見前鄰姑復突入舍中又數目婦人不已良久
婦人詭而罵曰姑老怪不死強與他家事又當作鬼
話取妹怪怪急趨出其夜遂與乙唾臂而別同穴相

斯已憐然送之出門、見掩袂北去、疾如飄煙、暫然不見、心頭疑其非人、然每思輒廢餐寢也、歲餘、二少年與鄰媿後先淪沒、並其妓淫所為、家第從焉、話于余

鬼招飲

萬曆癸丑八月初六日、蘇州閶門外洞涇橋內役夫錢忠、入城至盤門新橋弄中探親、其家設酒食餉之、忠既醉矣、別去、天色已晚、行經胥門、忽見一亡過識人周三、捉忠臂相告、忠曰、君死既久、何得至此、周曰、我故在松江營小貿易、未嘗死也、忠遽信之、欲拉入酒肆中飲、周曰、敢居咫尺于郊外、肯鬼然借住、十辭笑、僕雖之痛去、恐亦不竟出、奮門相拖渡河、西極

隨至一處、皆高門廣舍、棟宇華整、似是大世家、但陰慘異常、不知何地、周設具飲、次先有二人在焉、見忠至、相與揖讓而坐、奉杯使云、好酒、用拳作馬、立角勝負、痛飲狂歌、宵向分矣、忠苦欲辭去、三人便從座起、拾草榻間丸棗、黃纖餅、紅乳餅、忠頓首俱被傷損、竭力捍拒、連呼救命者三、時籠月曖昧、寂無人蹤、偶有兩人、故是宮中小校、聽見荒墳內號叫、以為盜也、持戟炬火奔突而來、見三鬼面目可憎、共持一人頭、鬚氣息奄奄、命絲將絕、圍人與力大垂死、乃得解、三鬼於是捨乞、須臾聞在樹林中、嗔恨非常、圍人近前細認、乃即鄰黨錢忠、蓋首垢面、滿口污泥、問其故、具說

為諸鬼困辱事、狀看所見屋宇、處甚高、丘塚、一呼嘔出泥漿、數升、方知所飲之酒、皆清中泥滓也

陳湖女奴

蘇州城中大雲坊姚生邦盛、年少善鼓琴、萬曆己亥八月十八日、故舟掠陳湖而東、投于顧氏莊、客高家莊、客而黃少髯鬚、里人呼之為高太監、生是夜宿其堂、西偏之書館、携琴向牀、下自彈、異背灯于閣板、上而寢、戶已閉矣、忽見屏後閃出一媼、媼婦人、年可二十許、上衣生白練衫、下束鶯黃裙、子時月色甚皎、儼然相映、婦人手中抱一金漆粧合子、輒移燈置几、肅從、暮歸、替歸替、作晚粧、竟仍取櫛、剔梳、安放合子

凡忽瞞身就獲、生初見其迴動、輕執有殊、生人以被蒙頭、不交一語、婦人頓而笑曰、郎苦羞甚、何無男子為乎、見須臾却燈來也、急起吹滅、解衣登牀、生撫其身、甚柔膩、亦不覺是奴、鬼、便與交歡、了無他異、徵其名曰、主人有太監之號、絕人道、久矣、郎豈不知、鬼即主人之妾、二媼也、纏綿至曉、奄奄不見、生甚猜疑、乃私于捧盥者曰、定中有二眼、乎是主人之妾耶、捧盥者曰、君安得聞此死鬼、往以中、媼、約大家通、全自縊、死五年矣、時：見形、某、人、夜未得、無有、位、遇、生、大駭、亟謝、莊、客、整、舟、而、別、癸、丑、十、月、廿、一、日、邦、盛、自言于嚴卯武座上

梅廣文過落水鬼

蘇城磚橋西有落水鬼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死夜
深人靜便起行橋上如着不保查看則滅去萬曆丙
午冬府學廣文宣城梅守履忽病狂悖理錯惑如有
湯為一夕感衣冠而出向東疾馳虛見灶舂並跡其
後轉近磚橋廣文謂左右曰暫迴避前有官人儀從
來也衆視寂然轉盼之間暫為不見廣文直走橋西
赴河死矣計府李主橋相去三里許酒曲折死不認
識而竟走溺于此豈非鬼為祟乎諸生蔡士順說

華別駕身中鬼

漆澤華別駕善繪博古嗜章詩才清靡與弟善述亦

表中戲校聞善談仙鬼從方士鍊樟柳神戲學身報
術後悔不肯竟奉為女鬼鑽入耳中耳遂以繫終其
身不能聽

鬼生朝奉

三十年前休寧縣某鄉鎮有^姓身婦人^{本屋姓}婦人
既滿十月腹內鬼生日現人形持錢詣餅肆買餅餉
兒如此積時餅師夜開櫃數錢之中常雜冥紙一片
在為怪疑婦人是鬼候其後未取錢另置仍與餅道
暮視其錢化為冥紙天明日與餅託隨跡其後都
不見門卷但有彌塵漸聞小兒啼聲轉進婦人奄然
而沒于是運集等輩同往驗看乃棺中婦人形體如

生脚踏坐一孩子是活者餅錢尚示吞也共相惋嘆
花啼聲中月餘有少年來肆寄坐見鬼狀貌問故餅
師具說本末少年驚曰此是上妻孺宮也呼其兒
便撲入懷中因大慟持去後成富商同旅呼之為鬼
生朝奉矣

張王府基三鬼

蘇州府治東張王府基偽周齊雲樓故址也基東西
皆敗垣積潦天陰月晦怪魅往之而出萬曆甲寅四
月夏候橋役大金乙夜行逢鬼先問乙是誰乙曰
我乃人也還問汝為誰鬼誰之言我亦人耳乙時已
驚見其暮聲繼以曰人甚可憐鬼大惡便裂口吐

委摩乙被去共入壞坎中乙恃力與相鬪鬼使猿臂
殿之鬼下拳其勢極重乙遂以拳之其脈竟甚輕願
似煙氣乙乃罵曰汝鬼也何誑我而言是人鬼曰身
實非人聊相戲耳乙笑謂鬼曰汝止有兩手那得偏
擊我鬼曰卿為我少助耶乃伸手招引須臾跌墮下
復走出而女鬼未助前鬼殿乙投擲瓦礫力勢更猛
乙疲頓不堪其苦傍有一白衣老人策青竹杖至指
謂乙曰西南角上當有燈火救汝何足憂也言訖不
見乙遂狼狽而行強于路次訪人烟步示十數依稀
認是管憲使家監所居款門不應遂疾走出街西少
頃前有燭光漸將咫尺近視之果是憲使之子秀才

管珍自西昌聽講還家已呼救且急管遂正言呵叱
鬼稍退避管問之曰鬼安在矣曰曰去矣于是命二
蒼頭扶之頓乃許來日成時辦食存度向晨遠視之
尚晏然如中患狀肢體悉被擊傷至暮管為其酒多
置榻側燭紙錢與之食頃使安管珍自說

醉人兩遇鬼

蘇城葉甲因過盤門婦家避婦不啼設食飲醉極夜
而還遇一姝麗婦今年可二十許把三歲孩子同路
前行甲驚悅將其燈忽先後微批之曰夜深矣何
為徒行婦人曰何與君事甲曰某以燈照步可去婦
人然然使共歸婦言交矣相識而過吳縣西橋樓

名馬蟻窠已是二鼓忽見兩鬼練手持文書繩索貌
甚雄異叱去抱見婦人呼甲而語之曰此是崇人妖
鬼何恣之哉甲惶懼不知所措兩鬼練曰適有公事
過北城無火卿持燈送我當得酒食今宵不落窠
也甲醉思憶未許諾兩鬼練依目樣移速不聽立扶
甲兩腋還曳將去桃花塢中教場盡處其疾如風既
至留甲于門而入回頭少踟躕甲疲極便踉然而睡
少時聞舍中哭聲始寤尋有被髮少年出投水盥臉
錢于門見甲語曰尔非賊乎家有老公新死有何相
素而中夜守伺為也甲大慚唾其壁而返馬蟻窠在
城隍廟前始悟兩鬼練是廟中冥使矣

鬼買棺

太倉州沙頭鎮相去鎮三五里村名新洋有舖戶謝
甲為人美鬚鬢而行多不謹萬曆癸丑春三月一眾
長幼連甲十一口悉病疫而死妻孥相繼而亡計地
有九人矣止存二老婦呻吟在床中外宗親入其門
問疾者並見兩疫鬼朱髮青面齒如鋸踞立于門
左右各一霍憤狼狽却走所過無不瘡痍而死于美
經月閉戶枕屍狼積莫敢收之忽一日謝甲鬼魂互
立出沙頭鎮上望于凶肆與僧人對共計校解下腰
纏腰開大小銀錠共秤見四十二金以六金有奇買
棺九具刻存葬錢埋置掌中餘銀結系于腰如故俄

喚船戶朱大頭將所置棺連一昇入船中安置皆畢
叮嚀語云汝可載至新洋村裏到一處門誌清溪宅
舍高麗旁有竹林廣可數十畝問是謝家即便舁入
吾先沿河而行矣因出柩中金半錠露示大頭且云
在直之資悉取諸此無憂也大頭依言載去既到新
洋村裏轉入聚落委有高門廣宅嘉林美箭推驗識
家一：無差焉但悄不聞有聲響心謂可怪因測所
因便排扉突入經三四重門已是卧滿地死屍寂
無人跡數之大小男女果是九人而長髮謝甲買棺
鎮上者亦與其數為諦視之瞻瞻如故握金半錠宛
然在也連呼異事異事亦莫出應久之傾聽微似有

人喘息遂登東西二廂就着徐開人應而老極以病
在此容何為者叩其主人翁橫死已一月矣大郎是
持長齋人高聲念佛而出：則遇見前兩夜鬼鬼身
于壁角中大郎熟視其醜狀使罵之曰業畜業畜枉
害人命無教尚不去取言已兩夜鬼慘然遂滅大郎
自料措無着落乃捨兵船前走村中偏話于人尋求
謝氏之婦兄衣戚果：輩相與登此嶺此九人而二
老嫗有時亦能強起言動方知疫鬼已消其產棟
戴銀二千餘金驗之悉官物也大郎不敢取竟回船
沙頭鎮矣沙頭人喧傳鬼買棺或云其屍能自行也
鱗竟盜公觀共附載朱大郎親聽其說

游熱遇鬼

歙縣西林村書生程宗亮偕于所親家婦病危旋家
人報婦其在望林頭伴守忽見病婦面倚枕上莫長
犬餘驚集老少看須臾漸：縮小呀其婦醒都無所
知婦少時而出停數日俗忌避熱宗亮飯果便詣
合田訪友將避于其家因不相復悵然良久行百餘
步過一古廬便走入避寂無生人惟左壁角有奇棺
一只俄見棺上立一奇形醜狀之鬼長青屋棟宗亮
大怖急俯身作禮謂曰鬼欲橫相害余立如故若無
他意請滅其形鬼于是踴躍而坐時方感暑鬼乃袖
中出一畫紗扇子搖動自如向宗亮吹口而笑了不

異宗亮逃走出血行又數里到新橋殘溝溪邊俄又
見溪上無數鬼衣小鬼其形忽長忽短柳榆宗亮共
拽其衣或拾單開蕪織來擬宗亮方為所困奄有青
衣女郎手提一珠紅合子青繩纏繞來如宗亮共驅
諸小鬼諸小兒各：散為黑煙而滅宗亮頭面傷損
衣服被凌女郎便挈上橋二人相與俱坐橋上解開
繩結啟視合子中取出荔枝龍眼餠餠子之屬遞
與宗亮宗亮謂是大家青衣探親而返初不疑其非
類也然又不敢遽食一一細詢袖中女郎笑曰惜不
即君不賞珍異將懷端餉其婦乎宗亮亦笑而應之
往友數十語女郎微言仰至五前抱持宗亮身如烟

霧宗亮方大駭異狼狽而走被追逐五里許望見里
門遙巡辭散既去聞詭罵之聲不絕出袖中果食視
之並是楓椒桔梓菜也病數日方起汪大儒說

靈山庵鬼燈

歙縣西北三十里有靈山：上有報德庵是丞相李
善長讀書處至今道場不廢相傳每歲七月十五夜
僧徒作蘭盆佈果設放餅口甘露法食看人無數並
見鬼燈數千百點燈：然作青綠色自遠而近即之
漸去避之復來積年如此有人撲得一燈乃是一莖
枯稻葉其詳其所由變化也

鬼磨漿

萬曆年間，越西衣冠家奴客作橫，堂因收市相錢不
得，致賣其夫婦二人共鬻，屋遂無救，復債或寄宿，輒
多過，菜局閉十餘年矣。一日衣冠，步門外，忽聞空
屋中窸窣，殺良久，怪之，以手觸扉，呀然而開，見故賣
漿夫婦二人，方共推磨，驚悟其死也，惶遽却去，集
眾視之，都不見，未幾感疾而殞。

鬼產奴性

萬曆癸巳，吳江縣八尺鎮，有收生婦王氏，妬媳二人
在家，將寢，忽聞近所，有橈船聲，逡巡叩門，至急云喚
收生，取火視之，二少年也，便乘船載至太湖灘，大詬
主人，疑是竊賊，果決入門，見高堂廣廈，燈燭輝煌，新
婦坐蓐，年可二十餘，免身生女，合家稱慶，遂設酒饌，
留姑媳共食，贈錢而出，天際曉矣，四視都不見，夜所
經處，但有雙墳拱峙，二人偏身著泥，手文血污，摸袖
皆得紙錢。

趣鬼船

萬曆己亥九月，蘇州游墅閣隸人馬敬，住香門外，朝
出暮還，其日五更，搭船赴閣，忽有艇子，攔岸呼敬，共
行，詰之，答是同伴陳牌，敬忘其死矣，倉卒附載，行至
董公橋，名便挽而進，望燈燭光，是小姓家，譙五
郎陳牌，先入語敬，且停少時，便攜出甘果油餅一席，
二人偏坐道邊，舖飯都盡，陳牌復入，又少時，便倒負

一老公出頭在下，足向上，若坐，然敬大駭，俄聞內
啼哭聲，有若新死，迎視水傍，人與艇子，都無見矣，此
等酒罌，食器，送還其家，見一群細弱，方村尸，啼哭，爭
唾，敬為盜，露其符示之，乃信，敬自此棄役，持齋，今
為青楓亭中行者。

黃花舍人

吳郡士人召孔仙，至，署曰黃花舍人，問其坊曲，氏
極曰金閨王氏子，同與里中黃生，遇春歡好，又一生
愛捧黃花，人呼為黃花舍人也，問卿是夫死耶，曰某
年十五，而夫問生安在，曰相繼亡矣，今某與同寢處，
諸人聞，依隴，象乞下壇，誦曰憶黃郎，嘗贈小奴，每

句以想，極恁起，余亦有荅，請誦之，遂題曰忘不了對
權，雙神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邊花映黃昏
後，忘不了，羅帳綢繆，忘不了，紗窗風雨清明，候忘不
了，多病心情，懶下樓，情語繁多，茲不備錄，詞訖，遽求
去，問何忙，迫如此，曰黃郎，候門外久也，問何不與俱
入，曰某鬼已作半天游，戲阿郎，未離鬼錄，那得來
此，寂然無聲，竟不知何風流鬼也，孫胤伽喜述其事。

繪圖第十四目錄

妖孽

妖蛇一

妖蛇二

妖蛇三

妖蛇四

妖蛇五

妖蛇六

妖蛇七

狐妖一

狐妖二

狐妖三

狐妖四

狐妖五

狐妖六

狐妖七

狐妖八

狐妖九

狐妖十

狐妖十一

狐妖十二

猿妖一

猿妖二

猿妖三

馬精

驢言

牛天錫

豕妖一

豕妖二

雞怪

鼠

黃巢精

蔡文瀾美女

黃楊一官人

項家帳

帚精

拍板精

宅魔一

宅魔二

宅魔三

妖術一

妖術二

妖術三

妖術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誤
苑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名妓一

名妓二

名妓三

名馬

金銀精

床下狗

雞雞泉

海嘯

畫墻

袖掌化魚

紅紗鞋

土熟

水上花

繪圖第十四目錄終

名妓

名妓一

御史某巡按廣東行部至某縣路逢一練衣女子流
紗渚次御史目之噴：不已恐于車狀明吟蘇長公
詞曰天涯何處無芳草其夜宿行臺內忽飄異香于
枕上有頃聞柝戶之聲見一女郎衣深練衫子姿形
妖麗令人魂蕩問其來處為枕席御史端相死狀遂
穿而過者善不自疑便令滅燭共展綉帳比曉復去

爾後夜：皆至情好轉蕩然睡膝之氣逆人鼻不可
近左右皆聞之惟御史不知也於是俟其夜至悉持
器械伏戶外跡而捕之乃一小綠蛇因共驚為御史
大怖因病數月幾死王徵君言

名妓二

廬陵蕭棟擢萬曆壬辰進士策官至右叅政自言其
家收怪頗多奇變不測初營造宮室不知其地故是
名蛇穴也先一夕叅政倚其封公寢二更後夢一婦
人白帕蒙首及項身著青衣自稱一家數口在使君
宅中累也妾是主母幸不見殺言訖叅政驚寤以白
封公起披衣起欲出推驗封公止之曰夢不足憑耳

既就寢復夢如初，于是奉政又趨掖衣起，而家奴已擊殺一白頸青蛇，死矣。杖之無及，趨奴至百，其夕太夫人夢蛇索命，因病于床。奉政乃為蛇立廟，後國以香火事之。深祀與收，孽作自爾。蕭家無寧寢矣。先是奉政家有陂池，百畝可浮數石之舟。後池上夜數見光怪，奉政亦以斃蛇事心生疑懼，議欲移居。而策擇日而入宅，忽有大蜘蛛當門，廣如車輪，衆合手撲去，復變成一大蜘蛛，網于簷角。甫入中堂，有群鼠數百，魚貫而出，口噴瓦片，紛紜擲人。滅獲男女輩，頭面悉被損壞。各環視莫敢近。前驚頓之間，已失鼠所在。奉政之妹某，繫索深盆洗沐，地下簾湧出一人，頭

如珠，辨樣樣大，曠日開口，貌類魑魅，而無身。時孩子福兒見之，驚呼疾走，遂巡福兒之頭，亦漲大，與屋脊高為棟，為礙。久之，聞棟上作墮塌聲，又有二碩鼠墜地，鼠大于犬，逐之至屋角，則化為二，自相鬪擊而碎于地。俄而福兒形軀漸縮，入棟上，復其故狀。家人梯取之而下，踰時乃蘇。一日，太夫人病起，登樓將曝茶，忽見樓上有緇衣比丘，約可五十餘眾，老少雜坐，雜談偶語。見太夫人至，齊聲合掌，祝嘏急走下。樓呼家人集，衆性極都，已所見，周視四旁，高鑄甚，因暮然塵埃而已。又一日，蕭夫人登樓檢理衣篋，篋啟簫出衣，陡然火起，篋中撲滅不及，奔下樓，召左右往

救，都不見有火衣，亦無損。奉政嘗過吳門，詣王徵君座上，言盡如各家校幻，可著點鬼簿。後丙午歲，由左奉署浙中，某政在杭城廉察院中，適鞠冤獄，不理遂得病。將刺強起，據案捉筆，修道書付家人，白晝見一長人，頭若方相，有數千眼，動瞬可憎，立于床前，伸手捉住其筆，不得下乃死。

妖蛇三

萬曆間，西蜀某縣公，解中教，生奇怪，身如數目，如電拉羅屏，障撥亂文章，千變萬化，累年不怠。令入解見怪，輒怖死。後矣，令至又輒怖死，如初。由此符其地，縲相約不入，縣獄民間空，花安墨解，逆飛最後一令。

年少而有膽氣，笑曰：妖不勝德，天下何有怪？未使治，故辭以左右並諫不聽。遂居之，既入，解奴便來戲于前，稍進為燕，見有大蛇長數丈，橫亘廳中，俄然人立而行，頭触平脊之上矣。令心雖怪，若為弗見，復入臥內，遂巡不覺，自化為蛇，左右亦驚視曰：明府為蛇，相時之間，蛇令形軀漸長，大五倍于狀，堂不能容，左右皆震倒伏地，尋復縮短，忽而短又忽而長，報其妻子大小俱至，莫不懼，懼久之，蛇復還為令，身如故，衆驚始定，然令身或長或短，或隱或見，如此甚數，人知其狀，未已也。初令着衣，入解後止，見身不見衣，剋有時止，見衣剋而不見身，左右移牀

臥多人看守，又時見衣衾終不見，金條家號呼計，無奈何有監司某，自處剛正，神氣湛然，其威儀入金，解就床間，訊不應，推索其故，果止有衣冠而已，中突無身，乃叱左右，縛令衣冠，自為文以告于城隍之神，并以所縛衣冠致之，停吏待不至，夜寂然，吏明日晨起，向神案前，指香，見衣冠中端，而動，謹伺之，忽伸出一矢，長三尺餘，編字生毛，紫黑可駭，復作殺求，欲筆寫，責詞其辭云：某務農良民也，為仇陷盜，往全不察，即日與盜俱死，御寬訴上帝，不之報，規無所依，遂控託于蛇，蛇批解為崇，後先殺二金，併以將三，謹為禱，願除惡，無見矣，更馳報，監司駭以

為禱，鈴而忽傳，解中已獲，金其形于床，恍如夢魘，于是監司再詰問之，神猶不語，都無所記，怪怪是絕，于子十月，邵武太守嚴激說此。

蛇四

吳縣木槽有載石船，行至珍塘路八里許，忽見船中盤一大花蛇，長六七尺，身斑文如錦，翹昂頭欲起，舡人將擊殺之，有徒旁禁止不可，乃聽其蜿蜒上岸，暫傳舡伺之時，舡夫數人，散置簾笠于田中，荷鋤勤，擊其蛇，便騰入一簾笠之下，眾舡夫不見也，遂聞黑風暴起，驟雨從東南來，舡夫各馳取簾笠，見一人，臥于蛇下，大驚，蛇便直前，將噬，將此人咽喉噬斷，血

流滂沛，踏地立死，于是眾舡夫併力奮躍，攻擊其蛇，碎被逸去，不知其所在，為按朝野僉載，嶺南有報，蛇人舡之，即三五里，隨身而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咬，乃免，其說如此，今石缸之蛇，隨至七八里外，年所其人，之味以死，豈非怨毒之甚者乎。

蛇五

烏程縣御達先生沈桐，嘉靖末，應浙石，御森甚有名，稱其年封公，與之偕行，舍于杭城，逆旅試期，迨去宵，分忽寤，大呼指痛，號呼之聲，異常，封公驚起，速命人，單取火來，視既去，見大赤斑蛇，長二三丈，盤繞林下，罪頭入被，噙定中指，不肯放，人輩涕騰，奔覓器械，將

擊之，沈曰：是冤對，不可殺也，乃為誓以祝于蛇曰：某多生剝中，空有所負，故今日見噬耳，如蒙釋宥，趣赴沙門，轉經，級懺，遂汝于錢唐中，雲與騰霧而去，僕今以後，凡所累積，悉歸于汝，故忘不死之恩，作以語已，蛇便松頭，良久徐：放下其指，蜿蜒如故而去，指已兩孔相貫，若雖刺然，于是馳名，弄蛇人至，使療之，蛇人惶駭，急用繒索，拴縛其右臂之半，甚固，自半已下，再三將之，捺及百會，從患處下紫血一二升，色如桂，子汨瀆，史變成黑色，或云：是怨毒之氣所鍾也，蛇人喜曰：無憂矣，但即君名場之期，業已參差，此行不瀆，更望也，沈遂不入關，而返，後傳良藥，歲餘獲痊，此掌

屈伸如舊比至後科始領鄉薦聯捷進士策沈公感
悟寬對之理慚悔無及暨行善事戒殺放生踰大臺
至今康強過人必談蛇報鄉里皆化之為管珍秀才
所述

妝蛇六

蘇州昌門下新橋府學秀才王化邦人頗修謹家以
治墳為業萬曆甲寅春因取息下榻上見一小綠蛇
緣壁而起蜿蜒枕席間蒼然走入其鼻王倉卒驚呼
又落腸中矣須臾覺臟腑為其咬食益旋屈曲漸
周于支額痛極路地殆不能忍然其物出入無定時
或緩或疾或從耳鼻王亦不知竟也諸醫莫能療之

有人視者皆曰此冤業所為其家遂延沙門頂禮梁
皇懺三已蛇竟交作黃潭即數頭復來徵逐醮壇如
故王素不信罪福報應之說自是改心曰法寄宿招
提至今不敢舍于家錢允治說

妝蛇七

昔年間吳興諸生即傑通鉛于廟就地下游見有葉
紙灑之坐廟門少頃乞兒過以竹杖撥所見葉紙傑
問故乞兒曰有小蛇蟠此撥之傑曰吾見葉紙何得
有蛇豈蛇藏紙下耶又少頃一白馬少年過輒勒馬
就地拾置袖中傑追問何物少年曰誰遣一青錦鞵
囊故拾之出現溺痕尚濕又有碎跡是竹杖所撥處

中藏銀指環一雙疑婦人信物也傑具說所見各
嘆異而別

狐妖一

京師民家所居屋下多野狐窟宅表伯封中舍人批
查未過時嘗為人解運至京自言住一中黃家其家
有高臺每夜更深月上首截身于樹影中窺見老狐
取髑髏戴其首望月而拜：數百下畢夜半後便變
為好婦形或羨少年狀踐空躡虛穿垣度隙來往生
角難抽間徑提如飛天曉而形復如舊矣又言狐形
如黑犬音如嬰兒或前或後常搖尾戲于空暗處家
人驚入多為所嚇了不之畏畫則滿屋夜則縱橫性

嗜婦人室世經與京師民家平日開門素恐穢于清
中爭求嘍盡人不見之其成精魁益以此而南方不
然故狐北多南少諺云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鵲鴝豈
虛語哉

狐妖二

北京椿樹樹側相近西角頭有故魏帥朱希孝宅
子宥極宏敞相傳其中舊為野狐所據世廟時楚
人李柳擢第後需次謁選從魏帥假居帥曰某非為
先輩歟但此宅素凶狐魁之物群聚其下自來無人
居也柳固諱不得已許之初入門微聞兩處間切
私語遂巡又聞悉穿人行蓋柳瞻積次見東頭亦弄

中有二十餘人出老者少者矮者長者鬚鬢有美姿
容者悲戴平頂帽衣與京師人裝飾無異列拜
于庭下鄉心知是孤屬也了不驚怪惟從容謂曰某
家在數千里外鶻捕于此舉目異鄉汝輩莫思相害
乎眾應聲曰願服役即君何敢相害鄉本寒素方資
行李由是一切烹飪掃除呼喚驅使並得其力敏給
勝于家人但約不出市中買辦耳若歲餘鄉就教補
吳中郡博出都之口冰囊塵甑羣孤劇百金贈我
道餘願錦繡所費甚多奉衣大慟而別李心為之泣
然既至吳消息往還不絕王徵君方客歸帥家見之

林牧三

北京安福衛衛魯家有孤狸聚其室中晝則出遊不
見其形惟一禿髮女子見之飲食供與皆其奔走日
漸暮始見形方巾胡帽彈子巾各色服飾及老少肥
瘠好醜短長無不異狀列坐長桌呼盧喝采與人無
別善言未來休咎王公貴戚咸詣問之惟奪子功名
事不言云此大業吾師所知然師亦不肯言恐獲譴
于天廷耳叩者但聞其聲在帳中出必復與人叙寒
暄其師即所云天孤也武林張雲鵬秀才館于京師
數從諸公往問壬子春南還為余述焉

孤妖四

近有京北翰林者忘其名衣纓之手未及第前欲娶

燕相為妾適聞洛中許舉人新結未續得聘倚樹側
爾朱家宅中某太之文有國色有裝富盛章心艷
之私于媒氏云為某諧女絲蘿富學贈媒云許家娘
子止通駁為經室即君何所用此章倫云某才翰正
須婚作極合山也媒利其啗便諾之去方久還言太
太甚善設席以待章遂具二十金為燕鴈之禮修刺
往謁既至屏廊曲室經歷數重迤邐中堂房館靚深
花竹紛列而設屏障皆奇石古畫及陳磁茵馮之類
潔而不華真舊家之門第也方拱立以俟有兩青衣
小鬟自內出設榻延坐具茶須臾復有綠幘少年一
人從酒內出解纒傳語云太之方歸爾次酒亦未燥

莫謂君少淹章益心動久之微聞環環長太之出矣
可稱五十許人粧飾雅雅舉止可觀章望而敬之再
三陳謝茶至叙溫涼果便問章業何經章答以周易
因典章講易成詩一章頗通大義頃之又談春秋熟
如注水章舌喋英能置對索章扇頭詩吟諷一遍隨
口和韻立成立章命者衣取筆研研五色絲綵題之
章但俛首數羨而已遂張機留款酒散珍怪果實豐
碩多有未名之物席上所論又多朝政國策及天下
大計東指建康而稱安厥詞氣高邁深有士風章益
駭異因測避席唯之乃曰秀才將來大貴宜留心時
事聞暇預來講究章慮微居卑隘不可安上客寧有

聞即穿復避謝而別但寂然不聞秦晉之議復以微
媒：喜入白復還即致太：之命曰此相連小軍既
辱即君高義敢不允從別築秦樓以待鳳簫声下耳
便議四千金行賤送吉未遂明日章再過訪求一見
其女竟不能得又話移時而出既出內中傳語于章
云此後未過慎主與他少年俱也先是章之鄉人某
公子強欲隨行易衣帽雜群中為彼所識取章後
發其事于倚策不諧好逐尋再詣之不出見笑自是
絕不復相聞矣推索所居其門外尚有政朱家館吏
在呼訊云吏云此宅空矣不置有人住亦並未
之親為知悉林所為也章恍然自失終不信其怪物

旬日後遂發大魁妓不勝德豈偶然於庚戌夏使太
原徵君與黎陽丁雲鵬共集草堂徵君竊話其事

狐妖五

順成門外張氏夫婦生三子尚幼家有小園池忽一
日客自外至修髯偉容自稱是至親見君家賃業旁
落欲共相扶助但不敢與門外事耳其家初則見詠
後亦相安諸凡中外事務都署綜理咸有條貫如是
者三年每事利益曾無疾病死喪其年主人生弟三
子客曰此子生自應大其門又告無庸更留矣檢校
倉廩什器之類簿籍井然算得四年子錢若干拜辭
而去或云地近丘陵塚墓其中多野狐窟穴張氏所

怪人矣狐屬也董太史其昌所說

狐妖六

京師宋氏曾有白鬚老公詣門其人甚儒雅入堂中
與之語言頭清遠辯論不傳第五老年無依求一空
室棲身無他混也宋氏容之廡下窺其案頭惟書一
卷而已此公平居但讀書：皆古文字不可識忽一
日謂宋氏曰某有親既在京師者年潤已久將借華
堂置酒邀會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敬奉酒管不識
可取宋氏許諾便請下月為老公具燕客其日過午
有僕馬車乘至門急出迎則皆古衣冠偉人物中有
紫纓馬數十人笑授竟風情甚歡洽繼果仍送出門

攝讓登車而去問之市心都無所見明日又設饌召
女客亦有婦人數珠闌翠咽香車載塗問之市人
又相無所見于是宋氏甚怪之謀訟于明神先之都
城隍廟後之關社稷廟最後又請于東嶽大帝王廟
中每五鼓詣廟則老公先在神前喃喃：祝告宋氏喋
不能吐一觀嶽廟庭中有大石塊急拾以擊之此老
公忽跳于屋簷上謂曰某始相依君何故忽懷異念
今訴我于嶽帝之前無能難我矣徵運宋氏而歸由
是拉羅喧鬧晝夜不安宋氏無奈之何翁婦叩頭避
謝願改事如初約以三年如期遁去：後宋氏詣卜
師質疑師云此是天狐獲護避于人間限滿而去不

異也其家後亦無他京山李李公說

狐奴七

山西饒指揮郊行路逢一麗人自云畏夫求寄戴統云我方畏妻可謂伉儷遂令婦生三子長為大將次亦偏裸一日香車經過任首相逢處亟命止之潛行至大坎下有穴便從穴中入明日往視有北狐墮焉

狐奴八

癸丑春杭州捕兒橋有一雄狐每日至晚必為美少年迷惑往來滋大有独行者便隨之去杭人多好外見輒引婦淫狎日漸淫滑成疾乃知狐崇所為

狐奴九

近年聞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民莽狐成群其家多為所惱老公甚厭之恒欲料理器袖短劍以伺一日忽見有白狐一頭從簷積中躍出直前搏噬老公老公恐便袖劍奮擊此狐遂倒聽其聲類小兒啼細而看之乃是鄰舍五歲孩子誤中劍死流血殷地笑老公茫然計無奈何與妻子謀共掩覆鄰舍驚聞遽往驗看見兒死大慟老公具言誤殺之狀蓋狐馳而為也鄰舍父母兄弟皆號咷轉取老公索命閻里亦忿然不平趣令陳牒以訴于官推鞠數回委無異蘇竟以死論遂收老公下獄積半年而矣此狐在家墓于空中作靈語云主人本欲殺我今反殺主人

終能向狐祈請亦能則抱鄰鬼運可出主人于獄也

其家聞言大小哀祈狐曰必主人作書乞灵于我方許周旋不則無益徒取困耳左右奔告獄中老公怒為屈伏老公笑曰身年六十七八火期將至殺人罪性因所招有死而已終不向汝鬼求憐也老人既不為動狐亦終不允從彼此相持又經旬日而家中大小哀祈如故狐漸見許乃約以某日某時送還至期從倚俟之果見此狐從空中遁出鄰舍孩子未死然無恙視其精神如睡初醒耳合家稱慶鄰舍喜不自勝聞兒向何處去兒曰往有一老女人將我至天共瀾以珍果美食其樂無比於是抱兒往白于官

大隸靈命伍伯發抱兒棺中乃一死白犬也肉已蛆腐臭不可近老公竟自爾得靈吳人戚伯堅北游親觀其異端而話于座人

狐奴十

蘇州游野孔承寵自稱曲阜聖裔能讀萬曆中丹徒全欲修金山志託往金山博訪事跡時方秋暑舍于僧房一日薄暮與僧閒走寺門望見江中片柯鼓柁而來既抵岸便佳有美少年烏帽綠鞵瑪瑙長簪又粗萊蔬白衣白草紗帽茜紅練屐靴而不履突入寺門與僧拱手求借空房暫停行李僧詰之少年曰為待同伴至多則一月少則半月僧曰某有淨室賃五

三金少年曰便當奉三金取承寵後旁相與贊成且見少年風容秀朗音吐鏗鏘謂是右游貴介之流噴噴歎羨因問曰即君自何而來家何處乎曰松陵承寵曰松陵是吳淞亦夫長洲人也合是桑梓遂引與相揖承寵先稱名氏少年曰某胡氏子即周家外甥丈人先輩里閭非遠今夕何夕幸逢萍水眉主野谷之語頗極纏綿俄見侍從五六人結束囊篋安置皆果連聲呼舟子携花籃上奉既笑是全真所挂杖頭水火籃也窺視其中燦然上金百餘片堆積稠道亦無錯鑲承寵大驚曰如坎得無有疎失之虞乎少年笑曰惟偷爾天上去亦湏捕來也便就籃中擊金一

片遂儂為賃居之資稱之怡重三金其夜僧治具延致少年隨請承寵追陪回讓乃坐宴笑之間主談雅論深有士風韻諒清歌兼備四座夜分而散承寵夢迴酒醒展轉疑猜莫詳其為何等人矣明日少年便作主人邀承寵與僧三四眾設饌珍腴海陸錯陳席上共語神仙蛾眉之輩玄素養生之術應聲隨響無所不佳問賈經史疑義對之甚有條貫瑩雅雜索事皆能承寵因請誦詩行酒率然使誦唐人絕句百餘章聽而忘倦酒來出囊中所藏卷冊共賞皆古山水及他器玩種：精采文玉駭犀羅列滿案承寵目眩魂驚意其非常人亦不訝為他類也相聚經月餉

道頗多少年常為花柳之遊或經宿不返一夕承寵方解衣而後鍵已下矣少年未別開閣遙眺莫測其入自說同伴已至不待待留言說贈金二餅珍重殷勤承寵愧不敢當暮戀移時有童子耳語曰可行矣遽解去忽從牕而出承寵怪之心謂即君何忽如此適前相送見其侍從囊篋三四乘悉緣上屋一三凌虛遠遊疾若風雨悄無所見亦終不聞賤丸之聲承寵方大駭異視其扉下鍵如故明日遇一道士話及嘆曰此是天狐非吾所知也

狐妖十一

蘇州府薛極梁巷汪徽州家磨越經嘗有子入賢太

學萬曆己巳北京鄉試下策道出淮陰市上押一美婦人于逆旅留連數夕情甚相得因挈之南還每夜與同嫖妓至五更候失所在及暮方回子無踪跡生常微詰其情恚而不言三年如斯汪生病瘡甚矣父母移置佛寺中不令家居此婦人坐夜復變形為妓男子入與其室人寢處既去被有膝築方知是狐魅所為急迎道流上章設醮百方禁斬終莫能制後遇異人取所傳上真符籙召之忽聞甲仗聲乃得一狐墜階下搏額乞命異人杖而道焉不知所適其家遂寧眠而貨業蕩然矣

狐妖十二

吳江縣沈都憲李文弟人稱小沈三官錄武科歷官至西秦副將嘗獨坐燕室中前有大樹扶疏見巨物若三斗栲栳大其毛黑色頭面俱隱輒穿入樹叢深處藪：有聲使人登樹求索不得周旋廣庭了無所見沈心甚惡之命營卒數十持斧鋸繩索伐去其樹是夕將滅燈就寢俄見此物從屋脊上飛來直撲林前旋轉不已沈支戰抵之其形漸：縮小頃更如蛇子如挽如拳驚駭之間已如蜺蜺尤矣亟呼左右掩取此物使從沈柙指末緣入臂解頃之百骸九竅無不貫刺過身疎穢莫能殫除忽一日此物于肘中作柔繭曰某天狐也有一小誦罪集于柙頭修行今較我

業熟不潔不借將軍七卷之艦為某無非圓滿行功而去敢有他意哉惟將軍曲庇之沈大怒明日為文以詛皇天其夜又自開腸中語曰奈何理某于上帝帝今命閉杜終未討明日某當出戰將軍能相為助否沈笑曰沈三郎雅儒猶能佐天神之威翦除妖魁為肯助汝為虐哉及明果去沈竟體中輕輿頗異于常急救將吏陳兵仗于庭沈身自環甲胄而立大旗下其日向午倏有風雷暴至埃霧漲天稍定微聞雲際似數百人鼓噪聲少頃空中墜黑毛數斗較血淋漓軍士謹呼相謂曰老魁死矣于是棍斗搗擊夜各散退沈既寢又復自開腸中重語如初怪而語之

應曰天神所降我者華蒙野狐自有本來自在豈得而忌誅耶今與將軍為約假舍修行不出一載某證果去矣作是語已便寂無聲沈亦無如之何病免經年此物突從足柙指末死轉而出自尔怪絕至今無恙親向祀大武說

孫叔一

東陽縣某甲兄弟三人畝田為業家漸落日夜怨其祖父無遺悒：不已忽一夕夢有丈夫鬚髮皓白策杖而來告甲云我是尔家上世祖也生時慮子孫貧慮積金一瓮藏後園西北角大桑樹下去地五尺五板為藏所遂發掘封矣甲既覺具述所夢其弟

曰西夢亦如之然猶未深信如是連夢者三夕諸婦曰何惜小費不一試驗之乎甲遂率其諸弟捕魚剖牲禱祭土神以祈多獲于是大具釜鑊併力掘地深至五六許果有石椁：之下漆棺在焉甲疑金在棺中因使破棺探視終揭起但見一白鬚老翁長丈餘可二百餘歲人貌狀若夢中所遇者欠伸而起眾各驚喊仍欲推仆瘞之公曰身是四代祖先天使再生為門戶作福耳矣無他鬼意也急走至堂上以次呼家中大小姓名歷：不誣數曰去家數十年眼前曾至乃爾許大也眾不語已逆羅拜為飲食起居如故家有休咎必先知之以是敬事如神因敢慢者一日

私謂其孫婦曰老人中在足會非新婦伴宿不得酣
眠莫可次第來勿怪我也諸婦明言甚惡之卷欲各
歸母家相避惶惑未決所親有識聞而逆焉皆曰山
鬼伎倆非狐則犬可共除也乃迎六丁道士遂之道
士書符作法此翁亦書符作法道士剋劍俱失狼俱
而婦因相與謀其贈遺乙奔請于龍虎山張真人咏
此翁已知之矣張目大詬而責曰吾與爾為祖孫奈
何兵詞訐我豈畏米張法術乎舉家匿謝無有翁
便于袖中擲出贈薰紙墨死然且嘆曰子孫不孝吾
不能久居于此矣越數日過一胡僧持鉢詣門望見
翁翁憐其老而歸其人曰君家妹蘇甚重堂上坐者

那人乃千歲白猿精也三日後當遣使者來取之是
日老翁神意悽然中夜遁去不知所之過三日果有
二甲士怒馬疾馳突入門內搜索不見歎息凌空而
去永嘉何白所談

猿妓二

山東某州忽有一布算術士皓首龐眉談人命數奇
中居民張二郎最狡槍疑其非人一日折刺邀之于
家潛繫一大鐵炮于胡床脚用長葉綫隔壁穿過既
世定叙話方洽密使人于內取火炷綫裂聲如雷先
進一空術士遂跳入梁上復其本形一白猿精也教
責主人輕薄令其入內少頃仍變為人倉皇出門其

夜即逸去莫知所適

猿妓三

蘇州臨頓路蔣甲開布行生一女極美萬曆乙酉春
忽有物從空投下青布百五十匹堆積在地甲妻無
敢得布大喜軒店賣之不執何物也爾後此女若神
不足者常見一少年往來出入多在天脫壁角輕如
飄風來就之兩凡三晝夜而醒俄頃又擲白布百五
十匹驗其家疑悉是閩門外徽商程公新舖中物莫
測所由致也首尾三年家驟富甲後將嫁此女廣延
道流考究不驗及被料理嘗言押至店布亦漸滿矣
諸翁空矣甲往揚州迎來相公忠實子劉家焚符飛

篆進至新發潘宅子假山中捉出是老猿精也身毛
鮮白胸前猶挂絛纒香囊籠置東神寺熾炭燭之其
心孔凝血如素取與女服下穢水斗餘病愈至今存

馬精

湖廣承天府寶鄉市鎮有孀婦姿容頗美年二十而
寡獨處一室鄉人罕見其面又每日亭午時趨入帷
中臥午後復起繞向曠便出閉門室中不容婢子出
入人謂冰玉之操不足過矣如是者十五年所生子
亦漸長大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獨寢無伴送一婢服
役堅拒再四強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出就
其婢淫焉陽道偉岸游騰如馬騾之形婢極力捍禦

不可卒為所私頃之滅跡狂奔告于子婦子婦失聲
太息而已未幾婦復脫身生鬼宛然人形而容狀
則象馬也其子固請殺之彼少年遂現形來罵何
故殺弟乎弟在產應乎分所以殺者恨其產也告
必訟之于官其子亦無奈之何一日偶言于群從昆
弟輩于是中外一時奮袂爭欲來家驅逐此怪曾媿
婦生辰備相慶賀計伺其便除之當日新午媿婦急
趨入室諸子姪尾其後媿既下鍵以石拒之眾因破
其扉而闖入即命設燕于房媿連蔽身于幃子姪移
席近床相次就床而坐幃中忽濺出馬溺數斗浸淫
面自沾汚衣履杯盤狼藉臊臭異常各各振楨而散
或言馬屬午故交接于日午也

驢言

緡雲縣有富翁某畜一黑驢慣乘至山莊甚健捷一
日過浮橋不肯行鞭之驢忽作人声而言曰汝莫苦
我欠汝債若干兩今日已償足汝亦將辭世矣何為
更躑躅向山莊去也富翁大駭而還此驢入門便仆
地死其夜病熱三日乃殞黃禹州言

牛天錫

鳳陽泗州民家有一怪自稱姓名曰牛天錫見其家
有好女竊變形為美少年宵分月皎燈牖小開忽被

隱入閣後與其女百計誘其云身是牛郎卿乃織
女共誦人間合為伉儷女輒信之遂陰情投明日執
子婿禮事主人甚恭歲餘作怪殊常滅獲有蝕悍之
者怒云我是汝家東床婿容何得犯我輒欲鞭之于
是互相設詭名術士誦咒用劍擊而斃之應手有
秘縮入地發土細驗乃是老牛之胎骨久埋土中而
出詐為人矣江陰顧山民吳汴親見其事

豕奴一

萬曆戊戌秋荊州江陵城外沙市僧曹家豕奴數頭
有洞窟山伍容寄宿其鄰舍空宅子下夜來忽聞隔
壁隱隱若數人聚語發語聽耳不得眠披衣起坐諦聽

之其一曰明年國家有變大軍當過此地矣其一曰
西方用兵何關此地只愁日久徵發不免騷擾之因
耳其一曰太平日子尚長但吾與卿都不見矣其一
曰咄咄今日輪是何人啖伊大肉去因相與愴然歎
歎言未既客作咳嗽語遂寢俄天將曙忽聞驅豕
就窬乃悟隔壁是豬欄中夜刺之皆豕言也宿客悻
汗如雨走向主人言於其明年己亥秋有播酋之亂
劉將軍輩都護諸將隨後先引兵過荊州勞瘁積積
借府庫錢糧而去初余聞于海樵山人未敢深信後
過涪寧訊王老人與所聞適符按廣古今五行記載
隋時渭南人寄宿其家夜中聞二豕對語則豕語自

古有之矣或云永北方畜也今無故而為禍殆有應

水妖二

萬曆癸丑六月長洲縣場城湖玄珠村民夜夢家中
所畜豬皆無首怪之開晨起視欄中豬無一有首者
且覓食撒草蹂躪如故氏大怖懼立命殺而食之旬
日間一家七口蕩盡吳人周處館于其鄰目擊斯禍

雞怪

蘇州城東袁親祭長子奉軍住跨塘橋其家一日宰
雞就烹在釜中熟矣乃忽跳出釜外昂首長鳴闔門
驚蹙新祿賊懷下云是宅後後遂徙居城西久之亦

無他祇

鼠鼠

近年間有人自無錫縣乘在船中藏鼠數百頭
經夜貽擾不得眠遂明抵岷鼠奔如陳訊之隣如皆
然余聞其說未信偶過閩門內立于扇行簷下見店
人爭取扇匣子列于庭以曝之訊其由答云被無錫
尤鼠走來匣子幾被噬盡今方去獲安履未推問不
虛並符傳語

黃鼠精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子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
柱內忽穿二穴常見走出兩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

人性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為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
穗粒遂之則又無其命塞其穴而身更穿一穴出入
如故主人治藥絮令奴張以伺之既出斃其一疾
走去視之乃雌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
主人索命僕從詳諫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
綾蒙首出堂中慟哭仍復遂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鉦
聲眾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蕭鼓聲眾謂鼠中續編
則其堂經月怪使寂然

變化為美女

遼昌王氏有孀居太頰以菲養其家莽委教篋亦及
極慈不肯食卷作斬首欲立狀發怪之適有微病

續臥連繼三晝夜不視一日啟篋則化為美女數十
人容姿嫵媚紫衣碧裳瑞雲並立奔告親鄰共聚而
觀冉冉綠壁凌塔而去莫敢近之後其家亦竟無他
也聞于其宗人黃州收

黃楊一官人

長洲縣前有一宅子數見怪異主人主而鍵之醫士
陳生欲買而居焉居後兩三日忽見空中一物時時
向陳牽衣捉履陳怒厲聲叱之收即以酒載其所馮
藥几繞室而行林荐之厲無故自移取其藥囊中格
子布之于地交錯累積悉如算者陳因持挺逐之若
斃樹枝然搜其踪跡疑是中庭黃楊樹梢已老矣微

之鄰人亦咸謂此黃楊一官人作耗也君宜速祭陳
素不信此怪遂用巨釘貫其上崇崇不與取斧伐去深
之得盤根數尺膏液淋漓注地如血亟焚為薪宅遂
無怪

項家帳

嘉興項氏書舍中數有怪異客卧其下者夜常聞山
呼奔踏之聲甚微起視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積月矣
忽一日失火焚其帳頂卧客望見朝衣冠而拜跪者
數十人形容長短皆相似惶遽紛披一：倒入壁角
縫中捉索寂然不詳何怪

藤精

遊蘇城里中一家有子角女子五後門見賣花人過
呼曰取花來其人聞聲以通草像生花一對授之
子曰少俟我索錢去也其人久立而伺寂：無蹤乃
負筐而入呼于空諸婦女相顧而笑尋思中外無人
買花窮其跡忽見厠壁角中豎一笱簾已撤矣宛然
二花挿其上乃知了角女子即此物所為也遂還錢
立命取火燭之

拍板精

萬曆己巳年間蘇城船塢巷宋氏主人差使赴京家
教有怪空中常聞拍板聲如人按曲狀已而作吳語
聲甚清朗因從人索食其家博食與之取次食盡撤

弄器物終終不止隣婦來看者輒呼姓名如是半年
矣一日主人歸具白其鄰主人怒持大棒亂擊之狀
怪呼曰我是汝家至親何為捶我明日與妻孥遠居
裡桑保無所見因至壞壁角中索得一暇拍板其上
結飯粒猶在遂命焚之棄灰河中爾但怪絕

宅魔一

常州某大家延一批江書生為西賓其人少且每總
眠即驚主人聞而問先生何故夜驚答云眠去輒夢
有美麗女子裸形而來荐枕綢繆不覓失精而寤矣
如是者幾歲書生竟病瘳以死主人心訝此豈為禍
命相完者未視之發其屋東頭第七椽下鑿出一裸

形婦人熾火焚之出血如錢于是遂絕聞于太京徵
君

宅魔二

有士人遷入新居夫妻子女時相格鬪家中滅獲罕
有年者莫知所由累求禁呪而不能制後遇善相宅
者路經其舍入門索鏡攬照乃命梯于堂屋正樑鑿
破得木刻男女一雙長五寸餘眉目形骸根相悉具
兩手各持頭髮貫作對紐通齋青紫傷血淋漓方知
厄行魔蓋之以禍人：不知所也遂析薪焚之棄
灰河中棄家貼然安好如故

宅魔三

弘正間吳下沈周先生一日往常熱夜宿沈家嬸借主人船屋暫寄柁泊家謂此屋有怪不可居先生曰何害夜靜後微竟有異狀先生起立于船首仰屋大叱一聲忽見梁上墮下小木偶人高三寸許形甚醜猙可憎急藏于巾箱中安寢如故明日入刺主人坐定使推問君家船屋是何匠匠所營其人安在主人曰昔年是某匠造其家相去不遠也趨使奴召至先生呼于靜處出箱中木偶私示之遂與將婦其人便急走行數十步未遑家忽中患而死從是怪絕六

妖術一

嘉靖初年間有李福達弟子江西段簡子使役鬼物坐通變化既後不遵師教廣求姦致致資財旁邑有孀居少孀家富于藏茶容婉媚夫亡踰年悲慕不已一日段携花籃竹筒過其門隔忽謂其婦曰吾堂入冥見夫君披枷帶鎖苦楚萬狀娘子思不一濟之乎婦慟而出問何因見夫君段曰鬼者召可立至當全與娘子中夜于隔帷語可也其夜張幕設席陳酒食焚紙錢命發婦先解衣而寢段從隔帷幻出亡夫聲音模樣宛然無二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因求歡孀婦撒帷就高比曉鳴咽而別一時叮嚀在世見人揮金晚罪賄賂公行今來地府亦復如是所焚

假紙錢無益金銀是戒儲之鄉莫吝惜多將擲置水缸中取以資冥核算或得關生路也婦如其言明日汲淨水一缸置于中庭出而藏銀錠次第投入凡投數十錠莫不鏗然有聲榜視都亡見矣婦遽取銀水傾覆之一無所有從此失段而在奔家怪怖莫知其然段既擅婦家之財復毀其節術以此遂不神未幾入長安世廟捕而戮之于市籍沒出金銀二山並歛成家物也福達聞之損足大怒罵曰貪財好色之徒必罹天譴往嘗誠奴以謹審自固今竟為財色所迷宜其殞厥命哉李亦自此絕跡人間矣段與南昌人黃金名隣黃黃亦傳說

妖術二

江陰周岐鳳與所頭錢指揮燦周旋甚厚而岐鳳法收素善役字之法往往以幻術醉人一日館于燦家燦新納一妾年貌兼美鳳窺見輒生奸謀陰令館童入內索髻絲一錢銅鏡一面妾以新來不知外裏具如所須是夜坐于燈下不寢忽聞窗外呼其小名不應頻呼不已自覺坐身不定精神恍惚若有憑高因奔告燦令婢使共守之潛出伺于門扇間見岐鳳方被髮按劍持鏡向臥內而旋鏡口喃喃讀呪文燦因厲声大喝命左右擒下痛捶之逐出境外明年秋術敗露世而縣圖購募岐鳳亡命來投燦乃賦詩

有一身作客如張儉四鄰何人走此融之句動哭而去潛軍還家其妻不與寢處曰萬一有負何辭以謝捕者岐鳳憤恨出門臂：不樂卒以客死高承先少游燁家其知委曲

妖術三

姚江有幻術書生以館為名慣用妖符咒文攝誘婦人淫者無不中其術有主人之妻美而深燈下忽大呼謂其夫曰妾今夕必出與西肩諧偶辭志不能終夫天大駭急詣書舍排門而入見此書生方被髮為或執持刀索繞立于案前作法忽遇主人惶愧無地躍躍避出左右不及縛打棄其書篋而亡董太史其

昌鏡

妖術四

又一姚江書生使其館僮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壯馬尾繫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恣鬣斷韉勒奔號至書舍中東衝西突來啗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守牆壁巷被蹋地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井中總至底馬亦隨入身被噬死見者稱快亦董太史說

石妓一

武林有諸士子結社讀書山中墻側有搗衣石一片

潔澤潤膩人嘗坐之者月東涼則士子皆裸程其上為常如是幾歲同舍中有張生者失其名為人頗蕩一夕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偶綢繆累日時或繫見之生初秘而不言後稍：泄于同舍同舍咸以為妓夜伺其至衣飄：有聲辟擁入室共持花之取繩縛急因用劍砍倏然不見所縛者張生衣角耳明日都無所跡惟搗衣石上劍痕在處使共創掘其根入地已三四尺矣擊磔取火焚之血出如滿余嘗見一書載湯表縣小吏吳義于溪中見五色練及取細屏頭至夜化成女子則婦人為石：亦能為婦人無不

續集

石妓二

先年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至按察司前久立稠眾之中其下偶停一空樓：中有一白石子賦澤可愛疑是壓秤物也少年不覺摩娑入袖夜歸取納床頭忽見一碧衣女子映月而至就之求合捫其體如冰固叩無語少年悞是鬼物急取火視之忽不見矣明夕復至拒之如初眾咸謂此石為祟乃移至他室遂絕後遇玉女出示剖之得白壁高質色非常因獲厚

石妓三

吳城中一衣冠家有紀細夜起如廁忽聞中庭人聲

異常怪之走視靜無所見使倚却庫門內倚石柱諦聽其中相與語如人語頃刻不可辨徐呼守門者同視之因令舉家共聽奇聲只在石柱中蓋則寂然數夜如此後忽絕踰二年主人病瘵死

石馬

蘇州亞字城南盤門外舊多衣冠塚墓不知何墓石馬夜二走入城中一夕監門持劍伺之總行至子城內被落其首怪跡遂絕至今盤門有無首石馬在焉又城西關外坊巷只有一石馬沉水坎地遂為石馬池也水香舊相傳坊中有娘墳墳建廟其六此石馬鄰壩前撒一夕飲水于河為流婦見而以此遂止不

得遂去娘之是宋徽宗妃子某氏為金冠追急投于背并以死吳人憐之為卜地蘇因立廟祀為張指揮家住卷西俗遂呼之曰石馬張又聞門外普庵橋內有壽山庵門踞一石馬僧徒稱是古墓上移來居民思鎮殿之庵所由創始也

金銀精

嘉隆間江陰縣楊舍堡顧叟者先貧嘗磨麵賣之一日忽有兩人一黃衣一白衣乘船從下流入堡直詣其家叟詰之云從錫山來偶缺資答借百錢還船真願質衣以償翁忻然便從店櫃中倒錢數與與兩人既還船直走入門便撲仆在地鉤然有聲叟大駭就

視之乃一金人一銀人也並長四尺餘翁即昇之以入於是驟致巨富二子入骨李游太奈遂為楊舍富人或云此金銀二人是古帝王墓中物久而成精怪也

床下狗

萬曆癸丑春平橋戚伯堅家為兇娶婦總入門嘉禮初翼忽見一白狗突走入床下察家忙與急取火環視都無所見却後藏餘此婦以怨憤成病而死後家人收其尸忽又見一白狗自床下突走出度跡之復失歷現古今大禍甚多未有如斯之異者也甲寅冬伯堅孫葉漢杜楓橋舟中親說

雞雞鼠

萬曆戊申閏門炭橋下杜戶屈成章家母雞哺雛兩首一雞一鼠無尾駭而棄之其年成章死成章有三子長子爭財夜持杖毆母成章見形燈前手擊其子助下者三不睦相持格鬪及明而滅停數日子行至尚書坊下銀工姚甲取石擊中其腦而死

海嘯

萬曆甲寅三月廿六江陰縣花涇港口海夜嘯平明漲出一丈約六七里誅沙上有磚甃街三上堆積太古老錢銀籍數萬居氏男女爭往拾取各得滿斗或以衣襟貯之而崑崙其文悉是宋時崇寧通寶錢也

四月考墓祀太歲官符諸煞午後迴舟爭道舟人婦
 格關花園門楊紙鋪已亥年考墓滄龍地殺誤擇
 四庚葵之以為天元一氣祀陰府煞死者十五人並
 許復初記

冰上花

萬曆戊戌冬南京秦淮河數里皆冰：上幻出奇形
 異樣花草如桃李梅杏之屬葉幹分明宛與馬生折
 枝無二雖解工畫卷不能繼其跡為橋人看上如塔
 壘終莫得而解矣十餘日乃滅明年京畿大水傷稼
 壞屋廬者儒王崇德初家于京日親斯異

繪圖卷之十四終

繪圖第十五目錄

- 妖孽
- 凶宅一
- 凶宅二
- 人妖一
- 人妖二
- 人妖三
- 人妖四
- 人妖五
- 人產旱魃
- 人產瘧疾
- 人產怪物
- 人產蛇
- 人產魚
- 人產銅法馬
- 人產百兒
- 人產夜叉二
- 人產雙鶴
- 人產十八兒
- 飛天女夜叉
- 飛天夜叉
- 疫鬼

大星
委雪
雨豆
木椽
天鼓
地墳
地血三
地中兒
紫精
巨人首
怪類二
水牛
雨雹
冬雷
怪風
訛言
人變虎
犬登突
雞生兒
猪生象
吮吻共語
豕豚榻

永生人
人變犬
雷擊逆婦變獸
牛食人
疫鬼二
招鬼敗亡日

續圖第十五目錄終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妖孽

凶宅一

北京安福棚衙某中首策相傳其中為魁所宅常多
怪異故居者輒死嘉靖間松江光祿寺丞范公惟正
舍香齋署東正掖報聞其宅凶竟傲居之光祿典夫
人同寢所幸榻某氏床在室東南隅其夜月色橫窓
相天巧云有白鬚老翁長四五尺突撲一少年登床
憑窗人駭然連云香無難然明窗羅有示七老

齋橫六七少年至光祿命左右持刀進斬應刃截處
或窺其相次入壁角中推索寂自爾如病光祿亦
病：加劇矣其鬼數：見形如故中庭有大蠶可容
五石漿者無故爆破如飛瓦屑偏燔有吏一日忽見
皂衣人數十曾輩一大棺木進臥內執扶光祿入棺
云此中世界甚樂請相公游其中也光祿驚恨計無
所出謂云我算曆尚不應盡與汝曹佩者無仇何忍
荼毒至是取魁云然則相公覓一受替者可矣時偶
有窮頭女奴至榻前光祿指之此女奴立詣覆下繼
死少頃鬼即奔棺細女奴還視光祿而嘆遂去不見
已而光祿病起推心無恙後一年遷官轉居宅于同

鄉張兵部仲謙有訊張所居安矣答云胡床案几之
屬白晝無故繞屋自行觸壁乃止夜則交關移出相
擊于中庭食器常在空中又投之于地二三小鏡常
留一大釜而走殆無聲寢矣未久移寓他所榜于門
曰此宅甚凶慎勿卜之不索價而去王徵君甲子年
入京目擊斯異

凶宅二

無錫縣蕩口華氏有一室女年方未笄每夜更餘常
人矮見長尺許三三兩三繞床而行竊以告于其父
父是夜持劍宿于女床女曰求矣父不之見掘云在
此處斷索劍斷之乃是一血塊數大如卵明夕見婦

人無數自地湧出索命口稱何故無狀殺我阿爺連
還命來其怪自一尺長至二三尺高齊屋梁奇形駭
狀不可稱論凌晨昇軒出棺木引僧道儀後千餘人或
走或馳或散或哭報後之聲沸天大明日華氏報于
巡哨官校集軍士百餘人持兵徑捕其怪我乘而出
亦持戈戟格關我兵不戰而去官初不信自往驗之
為飛砂而中未及門遽返華氏意所居不祥即日扁
之徙去遂免計大謨親見而述云身交年聞事也

人妖一

崑山縣城外駟馬橋楊木匠家產一子年八歲矣腰
腹甚大五毛俱全性穉甚或怒而擊人技力雖不能

割捫其兩臂堅如鐵也有悍少年數輩抱持之乃不得動驗其陽亦壯儀與丈夫無殊史稱人妖厥是謂妖萬曆庚戌夏六月營將朱桂芳來說

人妖二

江南嘗有赤面婢曰白鬚髮矮人傳是社日所生時即爾終不能變是名人妖

人妖三

處州村落有一老嫗鷄皮宜髮狀如山積年類百餘歲人耳中藏五穀時呼其子孫用銀窠耳爬出黃白二種粒粒二指米大小參五色莖粟不堪日可得一雞不測何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兒曰倉耳孫

人妖四

數年前蘇城有瞽曰小兒不知姓名時可十五六歲用兩手于人家版扉上作播鼓拍板鳴琴拊瑟敲鐘聲擊之氣口中吹出笙簫笙簫管諸樂聽之皆合五音六律亦能半面笑半面啼如唐時壽安男子與朝野僉載所紀人妖更增異矣

人妖五

萬曆己酉年太原府諸地有人妖異常未幾復有牛妖形狀不一並見印報

人產旱魃

京山李氏第四母舅陳翁家有給使婦人產一旱魃

形如猿猴其頭面上作眉目口鼻皆向天產下置地能行急趨出門莫知去向家人跡之不及矣相傳早魃乃龍種天恐墮雨其口中故旱毛詩所載不誣也

人產夜叉一

萬曆丙午上方山下編戶陳妻許氏產一夜叉相傳江南民家婦女略有淫奔或性多邪淫便為五郎所馮惡而貪者反利其有日漸相安至則出外避之金銀珠寶充切室中其婦女與五郎交合使懷鬼胎生子如夜叉羅刹之狀頭有肉角遍身作藍紫色啼聲如鷓名曰鬼雞父母恐而殺之諱其說于鄰里至非并名家凡有必男者不問第五胎則曰為五郎尤

可笑異

人產怪物

京山胡考廉官襲其弟婦晚身生一怪青面赤髮齒如鯨目如猴身皆藍色產下便椎殺之其家女奴復生一肉團如球囊然盤旋于地刀劍斧錘椎杵皆不能入火焚之亦不燬後卒棄之野中聞于李博士

人產蛇一

蘇城舊有譽子其婦病症形如黃葉匠藥之功罔奏家有小孫當街婦常凭欄而眺忽一客過其下數日婦不已婦誤為批已也怒告于譽子使人跡之乃是吳與凌漢童譽子曰神匠也急迫不可失遂致之家

漢章曰：君婦失今不救，三日後死矣。令袒其胸，當心下一鍼，之婦使絕倒于地。闔家倉惶，漢章曰：無憂也。趣滌廁，其穢後移時果愈。呼腹痛甚，立產下一蛇，頭目手足，鱗甲畢備，葉鍼乃曾其目，因知術之神妙矣。

人產魚

萬曆己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子于蘇城吳妻，晚身產一金色大鯉魚，長如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驚，投諸清冷之淵。里人呼其父曰：漁翁，聞于趙居士信光。

人產銅法馬

萬曆子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後又抵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行敬僧在家轉經祈禱，其夕功未果，內吟腹痛急，忽產下一蛇，訝是何物，破而視之，乃一秤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之重十兩，視其背有鑄成字樣，驗是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跡甚分明。至今尚在，章象圭秀才權居與婦家壁鄰，偕同夸方，逢時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後復以訪於人，終不能曉，或疑銅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人產百兒

蘇州城東陸太學邦杰司勳公之長子萬曆己酉年，聞其家人婦產一肉胞，而無血，破之中，囊百餘小兒。

皆一二十許，父母俱喜，之後亦無他，秀才亦成堪說。

人產夜叉三

萬曆庚申年，蘇州南潼子門戴紅花家小婦連生二，但父母感惡，騙令速棄。癸丑年，玄妙觀前民家婦產出，但亦非常醜怪，榜而迎之，六門衆共辱之。然後投棄甲寅年，聞門外山塘上婦人妊身，將產夢神教，控光福山中，既至光福，依所親家，共夜產出一夜叉，里婦見而驚走，次日母子俱亡。

人產雙鵝

華亭縣蕭塘宋氏，其家監徐頸之婢一乳而舉雙鵝，鵝兩雛，俄而雛之飛去，後亦無他。考廉德澄說，是

數祭前事也

人產十八兒

宋考產所親家有手下婢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驗十八小兒，面目形骸無不具備，聯絡如繖，觀者雲集，其母畏而棄之。

飛天女夜叉

萬曆癸丑夏，所親王穉履持古玩入楚中，舟經揚子，與數客共載，客言歛之黃山，近有大姓某氏，生一子，風儀秀朗，為聖婦于舊家，其家相去數十里，已無父母，止兒嫂送親，薄暮行至中途，天漸昏黑，新人從車，幃中渴甚，求飲伴，婆聞鎖過漿一甌，與之，擊未定，忽

起怪風一陣沙霧漲天捲倒人輩在地移時方蘇遂
親看頭面臨檢狼狽迴車時已更餘燈燭撲滅伴等
舉車幘以手捫摸見新人在幘中裹中端坐如故不
知其非故女為鬼所踞也急命役夫隔村乞火并車
前行比至門曙色動矣草三合卷未及定情畏故車
即揭見勇妓視之姿媚無比舉家驚羨謂是天人歎
亦曾不共夜歡燕方散夫婦闔戶而寢中宵聞屋中
研啞之聲又聞何處指牙嚼骨父母熟睡心不暇辨
也此日向午寂無響跡相與撒扉視之則此鬼袒坐
于林散髮裂目啟其于背肉殆盡餘骸狼藉林褥被
齷齪淋漓穢穢存趾踵而已大小滅迹怨結無餘遂

地聞復振風倏起塵石飛揚嘯聲有如霹靂化為異
形而去不知所在矣後兩家訐訟推勘揆去之鬼死
然在山洞中亡恙家人共相慰訊其女如睡方起神
形已癡驚云奉在新人轎子裡那得至此方知是鬼
所為而此子竟死聞者莫不傷惋世間食人鬼甚多
然黃山之鬼或飛天女夜叉亦按搜神記載東漢建
寧中河內有婦食夫斯心人故之先作者也王生不
信狡僧故姓名莫得而詳焉因知唐人小說所記離
衣婦人蓮花娘子輩並非架空之談矣

飛天夜叉

萬曆中吳縣觀察副使馮策為處州倖時忽有一怪

物長丈餘狀如猛獸色絕白後空躍下突入都市中
掠人而去日以為常群衆大駭莫窮其跡因罷市馮
乃下令懸賞募獲怪物有獄中死囚自負勇力願應
募免罪馮便召令具責仍拘掌代繫放出此囚：伺
其往來出入在一石洞竊踪跡之匿身洞門陰令吏
卒十數策持兵仗伏其後見此物騰空如飛將欲入
洞因出袖中四百斤鐵鉗擊之似中其腰俄頃仆地
不能動矣急呼伏卒共入捕獲逆獲之驗是飛天夜
叉也趙徵君宦光小死堂夜說

疫鬼一

湖廣京山縣將氏子在家忽被入刺出門見門外散

百小兒着各色絳衣皆不見俄見地上擲數百小
紅襖上書天下大亂四字將心動魄首諦視之乃丹
冉映日而沒明夜夢至一處所見符同未幾里中疫
病流行符氏家口死者數十人方知是疫鬼所為李
右丞維楨楓橋舟中說

人疴一

萬曆己酉山西太原府兩人共斫而生止一目手足
皆具並是女子數日而死李右丞維楨時為廉該親
見其事記之

爰居

萬曆丙戌太倉州城內某氏園池中築一海島不能

云翼如垂天之雲，群衆不識，曹子念至，識是爰居州。牧遂下令，遣居民供其食，日費魚肉數十斤，粟數斗，停十餘日，衆力不能給，謀以毒劑之，而死明年，即有大疫，民死于饑饉者無算，趙徵君宦光說。

人病二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城東牛姑瀆上，餉工張乙妻，姓身十有四月，生一男一女，兩身相背，脊並連，手足各完，儉父母殺之，懸于玄妙觀中大槐樹頭，從風簸揚，數日而盡，已下教革，並醫師朱一誠，日擊傳說。

人疴三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閶門外山塘，數船婦石三娘，產出一男一女，對面生，兩腹相連，陰陽具備，其首辭猶人，而四手四足，皆烏形，爪黑色，長數寸，殺而棄之，其婦尚在。

人產五夜叉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蘇州城西中街路，撫州顧開寶石行婦朱氏，產出夜叉五人，一飛去，其四極殺，以銅鑊盛尸，而棄于衢。

人產蛇二

萬曆三十四年，蘇州城西二城橋王文恪公家，有女奴懷娠，過期不產，忽產出蛇首人形，復縮而入，乞匿家，墮胎葉下之。

人產獸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蘇州閶門外山塘吳副使家人婦，產一肉球，取刀剖破，傾出白獸，可三十餘頭，蜿蜒在地，俱向葉之。

人產犬

萬曆三十三年，蘇州浙野閶沈龍家，有女奴，姓身十有五月，產出二犬，一斑色，一純黑色，鄰里無不見之。

地血一

萬曆四十年四月，無錫縣南門侯家市房居民，厨灶地裂，湧出鮮血數斗，鄰里驚聞于縣，令親詣驗之，越明年甲寅，詔言餘興人民奔竄，死于道路者不可勝計。

勝詠

妖魁一

蘇州閶門外下塘徐開闢之族，余之妻黨也，嘉靖末年間，有妻伯家使者，其自尹山莊居徵租而還，出門太平行百餘步，見一黑衣人，後來大呼之曰：此地不可獨行，我來為君作伴也。既至，使者面如熟識，不記姓名，便與之俱，持曉霧漲天前路，莫辨其人，每以其所經物導之，或曰溝，或曰嶂，或曰橋，或曰泥濘，或曰水坑，使者幸免顛躓，拍肩把袂，恍惚近城，至盤門釣橋下，使者先登，黑衣人竟不肯上，使者曰：何故住却？黑衣人曰：我不來也，莫要我做個怕：：與老兄看。

斯須之間，倖其身長數十丈，目赤如電，吐舌至地，
數十丈長矣，使者震怖，忽失声仆地而絕。天漸開明，
行人見屍卧橋上，識是徐家幹婢，走報其城外典中，
集眾視之，則齶冷面黑，口角皆流涎矣。嘆髮交指，俄
頃而蘇，具述所見，如必爾後，蘇城大小人家遇小兒，
啼便止之曰：怕……來也。又常用兩手劈其下，腹赤
肉，以舌以驚小兒，戲曰：野貓即如此怪為之者，至今
輕薄子弟，撒迓平康，相率狡獪，亦多為此態，俗謂之
做鬼臉。

妖鬼二

江陰有習禮姜氏家，教見怪，午炊，燂，舉箸看之，飯
二斗悉失去，都無遺粒，在焉，細視，逐粒移置堂內，忽
搖格于眼中，排列甚勻，無一粒重者，家有嬰兒甫稱
暮，方在地匍匐，忽然亡矢，求之不知處，奔家，狼狽推
索，既徧，却偕卧于廁版上，垂首下視，狀若欲落而不
落，良久乃蘇，是時江陰釣臺湯氏亦有鬼，在家與人
言語，飲食如常，惟不見形容，至具茶，鬼於空中竊焉，
奴曰：我獨不得一甌飲，奴不得已，傾茶于甌，置之
案上，報空中將去，微聞激齒聲，一坐成酸，枯槁在壁，
鬼率之走為陳及羊犬之屬，悉攝以細，諸變只哀祈，
乃出，後遇虎，龍山使者載止，一明威，蘇教百如矣，以
黃繖為幘，丹書其文，二氏遂捐貲買錄，各建精廬。

一區供養之，其鬼遂絕，業神仙傳云：天人樓張道陵
以新出正一明威之法，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
翕然奉事之，以為師。

妖鬼三

常熟縣前陳四房，故投里中，有一鬼在家，經年，其推
懸打戶，曼嘯長歌，撒擲土灰，飛揚瓦石，假作主人言
語，宛然無異，百計遣之，不消，但不見其形，而空中飲
食，談論如故，家僮持執飲，銀悉為所分，食運置，器當
其喜，時客至，互相酬對，且佐主人應答，主人不在，代
為送迎，一日有客來，該從客謂主人曰：子不語近來
鮮何，主人亦及應，鬼遂作角前，繼曰：素德行，斯余在

此間者，顛覆而出，此為曆年亥壬子年事也。

妖鬼四

齊門外木行潘猷言：十二歲時，夏月出門，乘涼，與群
兒技擲為戲，群兒走散，隨行止，小奴其夜微有新月，
忽見路傍榆樹中，湧出一人，頭如車輪，大髮如猿，獮
牙如虎，豹有三巨目，皆深窅，光若鏡，明且來，視猷
時，小奴已潛身，單積間，屏息流汗，猷四顧無人，遂失
聲，連叫，羣兒相救，如是數十載，莫有應者，已獲小奴，
率與僕傭，將取床頭，佩劍，擲之，聚眾，乘炬，復來，其地
已無有矣，猷常語此事于人，戒令夜無行路。

妖鬼五

嘉定徐生，少落魄，不事家產，將容可掬，仰天常吁。一夕獨坐空階，烟凄月黯，四顧幽靚，形影自憐。家人相顧而謂曰：「即君神思一何慘怛！」徐生曰：「去，非爾曹所知也。」父之聞左膝中隱，有人語，聲大駭，俄而其膝劇然迸裂，亦不覺楚，忽見走出老少，美醜長短，肥瘦數十小鬼，並二寸許，模樣相次，而奔馳于徐生衣袂間，嗔目鼓鬚，交口前罵，生益大駭，連呼家人起看。鬼怒熱于卧内，笑生問其與君等何仇，而相相困左。膝鬼罵曰：「冤仇已深，今夕相會，尚能放汝活耶？」紛鬧之際，俄又見右膝上，明仍走出數十小鬼，模樣如前，聚而解衣，解衣不過欲索，曰：「取何得，纔行索，此在」

膝鬼曰：「公昔屬五百金，非小事也，安能相放？」右膝鬼曰：「若然，當償各屬以千金，豈止五百已哉？」相與扭擺衣冠，咬噬頭面，徐生顛沛極矣，苦祈之曰：「某家無搭，及妻孥不免于飢寒，何處覓千五百金奉償諸公？」惟有一死而已。右膝鬼曰：「君莫尋死路，明日為買紙錢，楮鏹如其數，焚之，慎無後期。」吾屬且去，眾使應聲而迴，一齊從兩膝間走入，沈顛之友趙昌侯與徐生善，親見斯怪，所在話焉。

妖鬼六

蘇城王天井巷孔家，訓蒙為業，萬曆戊申六月十九日，其母夜出裝香，觀世音視座前，見有一短身材人，

然中緇衣，皆朱裏，先在視座前作禮，畢繞座三匝，母大怪之，是夜遂泊不去，或時見形在半空中，高出人頭二尺許，談未未禍福休咎，時響之間，教甚清朗，向人索飲食，下筋皆空，孔家心有所欲，雖難致之物，輒于空中以囊襍裹之而下，人有不正者，西刺其背，時申孝廉令人產後疾篤，眾匿束手，遣使者叩之，便歎息云：「營救之路，窮矣。」厥後銀錢珠翠，皆能運致，孔家寒素，頗以裕饒，其持性酒，詣門祈禳疾病者，晝夜不絕，嘗問其姓，曰：「姓李，問何所人？」曰：「江西，問何年下世？」曰：「某年豫章，能奪書生，平時唾青紫，如芥不虞，積成游魂，無係於上帝，不理，投于甌北，不受以」

此作地，二消搖散人，借居家，暫託居傳耳。孔家二即妣，以扶此召，以妖鬼，後又陰使道士陳鐘，禁咒驅之，法不驗，鬼從空中數曰：「如此貧賤，何事費却金錢？」當取還有頃，道士之金，復噪首尾半年，至臘月廿四夜，忽云：「明日玉帝降神之期，某且避却，其夜去後，往來漸稀，至今未絕。」

妖鬼七

方秀才達，時自言六歲時，是萬曆元年，初傲居蘇城外北濠小宅，子有母多病，止一舊使老婢，六病黃，時時時：呼喚不至，每在常有青衣女，奴年可十二三，來房給使，呼之則不應，跡之俄復應去，其家無人利

其奔走後竟置之不問矣。載以造酒為業，其夜蒸餾，方熟，釀工搏餅，餉送時，忽聞脫櫺，外有警，效聲而甚微，已而伸一手至，逢時前，其手藍，波色指類，爪甲纖長，有赤毛，連臂乞分，掌中食，逢時怖走，頃之間，脫櫺外，言曰：飢甚，從小主人索食，不得，望酒師乞我，一團黍，于是釀工聞言，遽以少餅，得與之，其手即縮去，又言曰：食甚美，恨其少，耳釀工詰而叱曰：死寇，無厭，乃曰：是逆絕，復窮其跡者，然或云：此餓鬼乞食也。

獲虎吟詩人

獲虎曹公將聘蘇松觀察使，驟還江南，巡撫無幾，歸獲虎二，其為虎人者，養于堂，賢當在濟，其虎

其年終，郊大詠，有所善，某布政入魏北，征道，獲獲鹿，假公空宅，以居，家口而獨身，京師宅有外舍，大樓，不知何年，獲獲，布政家館師及滅獲，華成聚其下，宿焉，時夜未央，月色寒皎，忽聞樓上有軍士吶喊，敵其扁，以鐵非人所入，眾驚，竟起視，儼然墜下樓，極見一人，從空而降，黃巾青衣，白腰纏，用花繒繖，其股手持紅旗一面，其如今之戲場中，所粧，哨探之狀，遂轉數回，朗吟四句，其詩曰：好記來年，吾子肥，萬家煙火照晴輝，風塵滿目長安道，回首江南事已非，吟畢，嗟嘆不勝，遂上樓去，相次而下者，凡九人，咸歌詠，以誌哀，乃隨口抄之，而粧束五色各別，或向布政家人索，轎

應曰：無或索賂，賂又應曰：無，眾皆疑是綠林將軍也，稱為大王，既去，呼主家，秉燭啟視，樓中牖戶甚密，固遭無隙，而莫知其來，及明，倉惶從居，他舍，笑時，吳人張去，非道，經獲虎，還述事，狀如此，後聞曹公一門相次淹謝，識者于此，先兆焉。

亳州騎鯨人

亳州馬翰林之驕，世萬，增庚戌，昂甲夫人在家，因病，白日坐閣，子內，忽見屏外有矮人，杖如焦，僂，騎一斑，狸，入來，問何謂，答曰：迎夫人至亳州住也，倏然不見，無幾，病卒，其同年，韓敬狀元說。

歐陽氏壁影

建昌府編戶歐陽氏，西閨子，壁上有時：幻出，閨閣，簾櫺，種種：諸狀，中有一女子，據牀而坐，畫清人，情，羅幃半開，半姿，端，攝代，所未識，嘗着足于膝，以邪，幅，纏之，微作約，縵，迫，疎之態，纖，意，單，其紅，襖，宛然，看人，逼前，則漸移其身，狀入帷中，紫衣，碧裳，跡，甚分明，久之，乃隱：漸滅，少頃，都無，跡矣，歐陽氏，帳，細，鑄，其室，後不知，竟如之何，鄧漢卿，史與居鄰近，親見其事，而說之也。

後學門地影

萬曆甲辰己巳年，聞收書，爰作，告，每全興，無不，拙手，禁足，宮中，終在相，恐，數，聞，怪，異，較，於，皇上，與，太

子日夜北頭而泣羽林軍士危從警蹕者浴鉄數重至十月十三日 聖母壽誕百官先詣朝天宮習儀舞指之際不覺妖書滿前無不駭愕及趨朝則交戟上下效書滿地矣明日 皇上鹽激果着衣登座其書忽在袖中心稍異之遂寢其事不問第戮矯生市曹以伸三尺而已其時泚傳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墻下地上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缺騎數百臨城：上皆整旗張幟兵衛森嚴隱：與画圖無異是日天地無塵埃影甚分明觀者如堵移時漸滅如是者積四五日乃絕跡後亦無他竟不詳所自此後唐中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北

曾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而影可俯視月餘乃滅出杜光庭錄異記又高郵州有一寺名講堂西壁枕道日晚人馬車輿影悉透壁上辰午之時則無如坎二十餘年出西陽雜俎乃知往昔故已有之不足為異故書之兆殆斯驗矣

服妖詩識

張次公獻翼善年忽改名為校師輔申公嘗言枚字類校非嘉名也後致書于人曰張枚空首又頭戴紅紗巾身衣木錦袍：上馬莖荷形紅練相間謂之莖荷衣余徵其答云昔年過一方士相某身首有血光故製此巾服為厭勝之法非有他也又語余云某生

子無一善狀必欲自詣于微一少而出子為我言于長洲公曲成吾志無令有阻不然吾且藏刀衣間自屠而已余掩耳而走是年甲辰春賦得得一蒂三頭紅芍藥詩手自題箋寄余：怪其中語多不祥有云頭：並處凝愁黛面：開時映舞衣不是歌成三蒂艷何緣相傍復相依其秋張公竟為盜所殺同時遇害者七人三婦與焉橫屍曲水草堂前官采驗檢面有刀痕頭皆相並死是紅藥詩中景益其識矣然一蒂三頭豈花故之先見者乎

匠識

蘇職更妙觀舊名天慶在卧龍街東唐火：國朝復稱之之時匠人運斧雲中釘殿西南角椽未畢下有擔人朱皮匠過停擔看之語諸匠人此殿角竟低了也匠人曰方欲借爾頭高去及匠歸其夜無疾而祖明日匠人便雕刻朱皮匠之形為木偶粧塑于殿前以頭擔着柝柱至今在焉近日重新此殿併修朱皮匠故像不廢矣

語識一

蘇州徐中丞源家住杉漕橋東堂鳩工累石建都憲坊于門窮極壯麗當梓楔未成之日中丞召石匠于庭責其怠緩將杖之已而左右並請乃見釋既成已擇時日暨起其夜石匠竊殘糞穢于柱石之上至五

數時及矣役夫畢集視其石已被汚壞中丞大怒然不及稽覈石匠唱云請問責人將待洗却而後豎石為是豎之而後洗也中丞應云豎後即洗吳語謂死曰洗建坊未幾中丞果得疾不起一如答匠之言

語識二

余即林理公文熊閩南人居官操潔而性不能容丁未冬十月從武閣中出會夜過余草堂秉燭共談茶更輒勿告別余謂明度何倉忙若是理公曰從霜臺下申以來自春徂秋曾無少暇僕每晨起篝燈着燈時：談着或脫履終時不免杜費工夫也余曰然則何需當開理公曰期不遠者輪指為算霜臺以

某日待事畢即將上計諸僚以某日發大約十一月望可得燕閒當往事左右耳余唯：未幾理公赴于吏議遂將母南還發舟之日余送之胥江青楓亭下正十一月十五日也得聞之語于此應笑先是兩年官司理與郡丞徐辰采建議論參差中生嫌隙余嘗稱其間竟莫能釋也一日兩人同往朝觀祭使臺而出行至戰鬥外徐以手拍林肩連聲呼而謂曰僕與君一齊同辭官歸去大樂也林聞之愕不自安酒然變色是年冬徐以母報還楚林以論列還闕相去三日又符同歸之言

日識

常熟羅長公汝璣以尚書履歷官至長瀟都轉運使尋內擢太僕少卿正四品京堂任于官中妙選也唾手而涼安錄銓曹注意推擇耳然羅聞報數日遂卒于任不及詣京拜官識者知祿仕之由命矣外傳羅赴職啟行之辰為日者諶送乃天雲不返日也故家人隨任者相續喪亡僅存其子護喪南還小說載唐朝李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緇鬼賊亡日莫其不終致未進士張君止詩曰偃身堂中獨鬼散水晶簾上美人來為訖林甫而作也考之陰陽家最多指鬼敗亡而獨天雲不返連月輪而五六月然則趨吉避凶理固存焉不可不信

歌識

閩門賣棧人張甲祖貫軍籍性嗜酒每醉後愛唱琵琶記中萬點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日以為常後滇南成而來勾張往補伍竟死于成類人築之

名識

余先觀蔡叔父有紀綱之僕曰沈漬最善幹練後遣其入京渡清河溺水而死今人馬沉字即沈字蓋命名之日已兆其識矣

故夢

有止叔夙與贈公兄世揚不睦萬曆己酉年除夜叔

夢與兄兩人相見歡然，共至一處，見古堂中火金添
几，甚是明淨，旁置銅盤，高插銀燭一枝，燭下有大端
石硯，不知何人先磨墨汁在內，硯旁安二草書筆，故
遂與兄兩人各執其一，醜觀心深墨，並書毛詩中人
之云七四字于几上，運筆如飛，爭先鬪勝，不知凡幾
百家頃之，盈几皆墨，無隙處矣，相與鬪筆而嘯，忽有
二青衣童子從簾下復舉出一几來，與前無少差異，
兩人乘興又復鬪書四字如初，凡換三几，墨盡筆秃，
燭亦見跋，乃止，忽聞鐘聲，遂驚寤及明，是庚戌歲朝
也，叔心怪為不祥，以其夢話于子瑛，後月餘，余適康
山下，聞樂說，誠秘誠瑛曰：此夢事惡非所宜言，爾其

秘之無何，兄之子謙益驟發，與甲宗接，親戚無不載
竿酒，稱賀，余時謂收夢不殘矣，又無何，兄病，叔亦病，
死以五月十六日亡，後總九旬，叔架板蕩之章，殆
新驗矣

雜藝

常熟徐昌祚，工部尚書祚之孫也，父為典客，昌祚由
任子，歷官至比部郎中，頗不自戴，驕鄉里，邦君朝
昏，咸為側目，萬曆己酉年元旦，昌祚衣緋腰銀，臨祭
家廟，將入廟門，忽有旋風數陣，吹一難籠，如其頭上，
左右狼狽脫之，冠簪墜失，不勝潦倒，至秋八月，怨家
發其沉妬罪狀，大吏將置之硤，竟斃于獄，按難有老

自也，籠者，科德之象，果以酉年酉月身亡，家破廟門
鐘簾漸生花，蘇安知非尚書之靈先見，咎徵以警之
乎，閩邑人無不知其事。

龍戰

張廣文曾分教維揚，云嘉靖年間，雨七日，而水暴漲，
瀕河之地，沉灶產蛙，居民見雨中有黑白二龍，關於
松樹之杪，林間夜有光如皎月，徐視之，則繞樹皆絡
珠絲，若絲天羅網，莫可近，乃知龍戰為爭明珠，而蔓
延民惡不細矣。

龍聞

萬曆四十年八月，秋風淫雨者浹旬，海虞福山江口，
有龍九條，關於水中，曝作水溢，壞民室廬無數，十一
月三十日，龍見震澤。

龍陣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胥江龍見，所傷室廬未
稼舟楫不可殫數，有長洲縣諸生金鼎材，其姊婿是
梅社頑氏，住盤門內，薪橋弄中，家有小閣，可凭金生
獨坐，遂見城下水勢漲高數十丈，舟帆悉在半空中，
惟載米缸重，僅卷其輪板而去，其小舟點綴如落葉，
有沉者，有覆者，有墜于田間者，有墜于他處者，無一
得免，細看有青龍二頭，黃龍二頭，垂首下飲于河，鱗
甲如鏡，歷歷分明，金生親向其師同學方逢時說。

蛟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吳縣西山白馬澗錢尚書墓上出蛟二條山中水漲壞田廬人畜無算王徵君稱登有壽藏石澗之西庵曰廣長跨澗而居者皆被深淵徵君坐松雨樓上看水勢騰湧如城人皆巢于樹顛牀榻案几輿車之屬悉在半空中浮沉上下附載其上者得不死經數及漲痕漸平

怪鳥

萬曆十五年五月晝間蘇松嘉禾濱海之地中夜海嘯湧溢數十里聲如迅雷漂蕩室廬人亡數皆在夢寐其狀如床下深閣樹頭屋角有無數流屍暴骨

悉填溝壑其年歲亦大被斗米千錢菜色相望先是十年前海上有大鳥如鸞鶴之狀翅若車輪點額掉尾空濛中作風雨聲鼓翼于風濤之際人咸以為魯東門爰居識者已預知有此變矣

飛紙

萬曆近年間城東祥符寺巷人家造絳紙為業染成次第用長竿曝于中庭時長月午後忽風起不及守藏有箋百餘番皆長丈餘悉為旋風捲去略盡直入穿雲隱：漸沒望之若餘霞散綺矣或云天曹取以供葉牘之用按三水小牘亦載有唐時鉅鹿郡飛紙事焉

吹

其年五月廿三日大風城西晒細板于月臺上亦為旋風所捲吹入雲中小兒喧傳天公取板

羊毛瘟

萬曆三十二年吳中病疫俗傳為羊毛瘟民家醫執食器中往：見之王太學無由家日全僮子掃階前地每早得羊毛半升許未幾病者瘳效亦遂絕

白氣經天

萬曆己酉內雲臺泰二月初十日夜生白雲氣一道經天不滅占之曰兵起當有拔城大難見即報

風

己酉五月二十六日北京昌平鎮懷柔諸縣中時忽然颶風大作陰霾蔽日白晝晦冥樹木吹折屋瓦盡飛田野禾苗上沙塵沒至二十七日戌時方止見順天撫臣疏中

妄男子

萬曆己酉二月十一日北京守衛東華門忽有披髮瘋顛不知姓名妄男子在禁城內東廠遺官道橫此人徑由東華門去詎欲滅不見先一但司天臺奏有白氣亘天如匹練狀占曰主兵又數月來西方指南一星獨大而光芒四射識者曰龍頭亦兵象也是歲北唐跳梁薊門遼海之間烽火書驚人心騷動其

應矣詳見諫官奏疏、

四川災異

萬曆庚戌二月十九日、西川安縣道石城永平五城諸鎮、五鼓後、地大震、數聲、諸將公廨中屋瓦梁亦、地有裂如稜、安崩、門扉不掩、而閣四境之內、十室九傾、號呼沸天、如是竟日、乃止、閏三月十四日、資縣東城小十字街、西城金帶街兩處、忽有火星飛起、因風發火、東西南北、柱焰四合、延燒廨宇、無幾、民家總計一千二百八十三戶、明日、居人出從城外、用逃、因祿之患、其日復遇江水暴漲、人畜器物、悉皆漂沒、城中民免者、僅土為魚、吳不川南、連瀘州、諸衛、四月

中天地晝晦、山川震動、暮雷怪風、發屋折木、無何、雨雹交下、計撤揭官解教場數十餘處、九亦竹樹、旗幟、帷蓋之類、俱飛在雲中、沙塵暗天、咫尺不辨、凡損田畝、數千餘頃、而黔江一縣、為雷雨、漲江衝城、壞岷、蕩蘆、滋野、滄陷、不知幾百里也、事見朱御史疏中、未明何詳、豈天怒至是乎、

黑風

萬曆庚寅七月、接徑遠道、將為山東、續縣、令其日晚、衙方理文書、忽有黑風、從東南暴至、沙塵暗天、滿堂添黑、咫尺不相見、強令小胥掖而入、便就寢、至夜半、後、脫聞、忽起紅光、一室洞赤、良久復暗、凌曉、風乃息、

外傳發屋折木、傷死人畜、馬驢、不計其數、俄而中丞具狀以聞、于朝、竟莫測何怪、

彗星見

萬曆庚戌二月廿六日、邸報、司天臺奏、彗星、晝見、自午及暮、流光數十丈、下入于地、

大星

萬曆庚戌七月初四夜、更餘、蘇城內外、咸見有數大星、經天、或從東、或從南、絡北、光明如晝、者、移時、燭若火、樹銀花、久之、乃滅、乘涼人于光中、無所不能、細及豆、花棚上、絡繹、墜、皆能見之、不知是何祥也、

雪

萬曆十七年大旱、夏六月十八夜、月中飛雪、紛若吹絮、攬之皆六出、

雨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天雨赤豆、常熟最多、有人拾得一二粒、煮藏之、不變、萬曆甲辰、越聞、天雨黑雨、其點如墨、

木稼

萬曆六年冬、大雪、大冰、江南人家、樹頭、簷下、皆結冰花、玉盤珠、駢奇形、環狀、撼之、鏘然有聲、非天工之巧、不能幻而成也、

天鼓

萬曆甲辰乙巳間，京城內外咸聞天鼓鳴，聲震數百里，見邸報。

地墳

甲辰乙巳年間，北京朝天宮內地忽隆起如墳，丁酉秋，蕭山縣城內地墳血濺樓角。

地血二

萬曆癸丑年六月下旬，無錫縣大市橋一帶村落地中出血，不信往視，鄰家掘地二三尺許，皆鮮血，道如法，高承先壬寅年客于關，為季與化游，見報長樂縣民家地血數十丈。

地學况

蘇州許墅園前村落，相去里許有太平橋，側有一佛廬，復有大榆樹，可合抱，葉離樹四五尺，是日所大踏，皆剛土，咄人忽聞其下作小兒啼，因取荷鋤掘之，稍深，為得一嬰兒，三個，長如著子，似新產，下狀手足耳目皆歷，具備，後觀者漸眾，咄人掩殺之，鮮血淋漓，遂不活矣。此萬曆壬子四月間事，屈夢龍親過其地而說之。

蠻精

吳興弁山中皆蕨空，相傳為蠻精所踞，常年夏秋出，見有白氣上至于天，如素霓之狀，所至禾稼傷損，舟第居民鳴鑼擊鼓喧沸其下，名曰逐蠻。

蛟二

新野縣編戶張家平地出蛟，伏噴之間，風雲雷電交集，其穴方圓一席大，爪鬚猙獰，蟻蟻場上，如有櫻擊之狀，家人咸怖走，既出，兩空窟窿，其穴六，顏戚伯堅親見之。

巨人首

太倉王莽常次公世，家住州前，先年起造堂，堂內舍，工人掘地，鍾下有瓦，得一巨人首，狀如五牙，榜梳大，輪是數千歲，骷髏所謂防風之骨，專車，信而有為，戚伯堅說。

淋

萬曆十三年，山東臨邑縣城南民呂中，聚木牛見，樹古根，掘土，宛然，頭目角吻，無不克肖。

雨雹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山東臨邑縣雨雹，盡作男女鳥獸形，見邢太僕個志。

冬雷

萬曆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先一日夜半，子刻，忽有烈風暴雨，震雷閃電，一時交作，霹靂數聲，擊人而死，月獨圓，千年怪柏為風吹斷，遂明乃定，占者謂冬行夏令，主其國清，至明年甲寅五月果大水，然卒不為雷也。

怪風

萬曆甲寅夏六月十九日午後怪風倏起，屋瓦震飛，雨下如注，至暮而止，雷擊死不孝子陳甲于泥埭頭。其明日二十，復有怪風旋空而至，沙塵漲天，咫尺不辨，威勢更猛于前，恍然發屋折木之象，吳城臥龍街官橋西首百牌坊，被風吹倒，淪碎無存。

訛言

萬曆甲寅夏四月二十五日，常州江陰縣沿海五河地方一跨，夏政圩開甲港魏邨開挑花港，數處盜警，夜入里殺人官兵莫救，其日設臺戲，審神看人逾千，薄暮，盜賊散帆，絡繹而來，居民惕于夜警，說傳倭

至，燔燄萬象奔突，入江陰城，比到城門閉矣，遂踉蹌走至無錫，跡竟在奔馳投明擁入，尤幼男女，陷藉死者，不可勝計，宗閭鄰里，拉擁撞搗，至有遺骸棄巷，或拋擲道傍，或投溺水面，傷心慘目，不忍見聞。

人變虎

陝西境內虎災屢起，萬曆三十三年，某縣村落有居民兄弟二人，其兄常得一虎皮，學為跳梁無賴，一日持皮入山，窺于深榛草中，四顧無人，便解衣脫帽，以身蒙皮，履躍數迴，空形作虎，路逢樵夫，紅女，攫而食之，了不為異，食飽後，藏其皮僻處，還家作，而返其婦，陰察奉動，心頗生疑，窮之不諱，竊告其弟，卿兄非人

類矣，恐將相噬，弟聞之不信，一日伺其行蹤，隨從而去，行至深山，出絕高樹，垂蔭，弟乃登樹，候望，徘徊之際，果見其兄，騰伏，翳蒼良，衣皮而出，掘地一呌，搖頭掉尾，跳躑，咆哮，居然一斑，襪白虎也，意甚驚，懼，乃徐下樹，還具以白于嫂，共相憤，馳少時，虎為人形，還矣，婦罵云，卿雙目眈眈，噉人，一何能耶，因爾大慚，淚更眼角斜張，身漸起，白斑色，便豎一脚，徑出門去，解數日，忽有白斑虎，來巡行宅舍，號呼數十聲，死是情別，已疾馳去，鄰里忙忙，不敢近之，時吳人顧郁憲，其志，地撫陝西，親見府縣申報文書，而語于賓客云。

犬發突

明華亭橋公徐文前階，陳樓日夕，望重台垣，一日家人請公祭灶，公既至，覆下，舉頭見犬踞突上坐，公略不為動，望而揖拜如常，祭已，焚紙，澆酒，家人見公怡然，亦不加叱逐，此犬徑跳下地，顛蹶而死，相府積年無他故也，構里包衡說之。

雞生兒

華亭縣蕭塘宋舉人家，有義孫名善緣，畜一母雞，晚下殼中，哺出一小兒，頭顱面目，與人無異，啼声以，其家以為怪也，棄之河濱，數年後，緣子陰懷異謀，將不利其主人，為同謀者所訴，問成大辟於獄。

豬生象

萬曆近年間，山東張秋民家所養母豬，生五象，在事官僕，其皆聞見，施起部尔志，向宋孝廉懋澄說，懋澄傳向希言說。

吸吻共語

直指李公亮民家，家山東濟寧州，萬曆成成，公以大理寺丞在告，起造堂屋五間，屋上初粧，吸吻白晝相共，偶語，匠工駭而走，董太史其昌親見敘之。

豕踞榻

直指李公亮民家有豕，豕並在廳事上踞榻而坐，人觸之，不為動，經積七八載，而李公卒于家，亦成成年，豕猶踞其榻說。

豕生人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山東張秋鎮朱豕民家豕生一子，頭面手足皆人形，其身猶豕事，聞于官，殺而瘞之，時治河司空即嘉禾人黃承玄也，按京房易卦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民家亦有此異。

人變犬

萬曆四十年間，長洲縣南鄉陳湖上舍陸允中家畜一犬，且二年餘，其雄勁多力，常令守戶，亡何為鄰家患，少張乙竊而烹之，乙既沽酒設載，飲嗽自若，投骨于地，盆盤未空，忽狂怒失度，豎起兩目，向其妻購視。

作犬言曰：吾負主人租債三百緡，託生其家為犬，三年償畢，然後為人，今止少半，年備耳，我不負汝，何故殺而食我，今我償欠未了，魂無所依，我死安能全汝，獨生也，其妻呵叱，乙便作嗥吠聲，其妻淚幾斷，頭面俱傷，鄰里咸至救之，乙被鬻相引而走，直入陸家，伺其所止，壁角敗垣，藁積存焉，踏踐成窟，蓋踞而臥，主人就視，若搖尾然，死然犬也，其妻至，則憤死，搏攫終莫敢近之，果經半歲而死，胥門陳大儒傳說。

雷擊逆婦變獸

萬曆年間，莆田縣民家三婦，並不孝于姑，雷雷擊之，一婦變為牛，一婦變為豕，一婦變為犬，其類與手執。

人醉宵飲，朱陳舉人為時親見之，後遇莆人至，詢之，云牛豕皆死，而犬尚存，曹明府向陳大儒傳說其事。

牛食人

萬曆癸巳，湖州范茶酒莊客家牛與人鬪，昨殺其人，食之，其年范公罹于家難。

疫鬼二

東楊民俗，歲除夜，里中男女相聚，叫譟擊鉦鼓，奔爆竹喧嘩，不絕，謂之驅疫，率以為常，時蕭山縣天官尚書魏驥致政于家，其年極寒，初散率子孫出步大門外，忽于燈火光中，見有一群藍綠疫鬼，紛然滿路，徑來衝突，如投奔狀，尚書笑云：何其鬼怪之多，若此，我

遂屬殺以曰汝等小魁今夕且宿吾里中明日可往
 西村土蒙王家去言訖隱聞嘯聲左右但見公指
 畫處分如與人言而不視其形也至春西村大疫凡
 王姓者皆遺疫死子遺無有矣而尚書所居之境獨
 安然或以魏公為神明先是尚書為廣文時分校某
 省鄉場出赴虎鳴寨主司傳命召神相袁生少頃即
 刻主司指謂曰此柳莊之子也全細看與寡諸君
 孰肖而袁生獨詣魏廣文席前拜手賀曰官居一
 品壽至百齡齊座無不掩口後以鄉科跡八座年五
 九十八而終竟如言

揚卷敘古

萬曆葉家蔡美籍相公存日申太僕用懋為兒娶婦
 松陵命葉辰家撰日誤犯福鬼賊亡其在香車鼓樂
 列燭成行自骨門入遠進田東首太平橋過北而西
 經鄰家頑參改花前過稠人廣眾聚觀如堵參改者
 厲亦出看之其中一女奴無故驚曰此嘉禮也奈何
 使憐服者立車之下執已又驚曰爾許遂頭人相隨
 車後來也言未已群鬼悉擁入奉政宅中地素執瓦
 拉攏屏障設食祭之招靈俱殊此女奴使姿態失常
 寢發狂嘔十餘日乃愈是諸鬼亦稍減跡相公
 府中竟平安如故也許復初說

繪園卷之十五終

繪園第十六目錄

環閣下已下皆

賈太僕夢棘園詩

雞鳴山夜吟

海市

盜偷生

武夷山詩夢

樂東女子

小黃旗

梁裂

孔林聞金石發

講入魏樓

鹿食斗

夢得畫錦堂句

葉和尚

場中魁星

古長人

書生造夢

毛面人

三秀才異夢

環閣下已下皆

本陵龜瑞

温凉指
 石作雲霞
 石中兎
 石中蟹
 石中金鯉魚
 石中松色水影
 石中山川人物駕蒼海馬
 醉石
 相思石
 松化石
 幽谷池
 瀾庭岩公
 珠珀影
 穴中飛雀
 雙紅翠
 五色土
 鐵沙
 沙化水精盤
 帝女花松
 梅染
 鳳皇染
 木中吹笛人

雙頭牡丹
 盆蓮作品字
 甘棠樹
 杭州四傑
 大榕樹
 桂子
 松花園
 芍藥
 白楓
 木菓
 甘露降
 芝異
 蕨火
 桂北
 雙麟冢
 米倉龍
 龍藏雞腸
 處有命
 異魚
 魚鱗屋
 井中魚
 鼠啣錢

蝨耳
 食櫃可治蝨
 泥九子治蝨
 酒能生蝨
 腥蟲有鱗角
 湖山二具
 采襄公墓鏡
 火旁山鏡
 硃砂床
 雕工
 百機器
 蓋湖口煙火
 兎工球
 玉陶令
 白玉甌
 兩古玉杯
 玉魚
 玉豬
 玉椀臺
 瑪瑙簪
 梅花琥珀
 水銀琥珀

繪圖第十六日錄終

石中龍戲
 石屏風三維詩意
 石屏風元人畫幅
 小斫山
 銀橋杯
 玉散勝
 獅蠻帶
 張養廉棧
 竹蟾蜍

檀園第十六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誤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環聞紀事物二壞也

費太僕夢寐圖詩已下皆紀事珠

鉛山太僕少卿費克年，鄉薦之歲，五月十三夜，夢人賦詩，記得八，明月夜玲瓏之句，覺而異之，私疏于壁。是秋八月十五夜，三場既畢，費繼行而共投卷於監臨官前，有御史謂其僚曰：頃得中秋佳句一聯，頗不尋常，僚曰：請誦之。御史曰：萬里青天秋浩蕩，八聽明月夜玲瓏。費聞聲，然而出，是料故榜果獲德矣。

子先探謀之

雞鳴山夜吟

武宗游金陵之雞鳴山，江彬在伏甲士劍客之屬，將謀逆。夜中，夜山大呼者三，眾軍守衛行在者亦奔散。呼為壽者三，彬氣攝，謀遂不行。後龍舟渡揚子江，其夜彬復懷利刃，解甲，俯身取火，不覺中風，蹶然倒地，乃知真人神運所立，有鬼神為之呵護矣。

滬市

副將謝慶芝，建牙東齋，親見登萊州海市，堂屋三間，甚軒敞，果思掩映中，垂大珠簾，內置一曲几，上安鶴尾香爐，篆烟裊裊，有一州角童子，擁簪而坐，次

第捕地異，乃取香添入爐中，歷：分明，移時乃滅。

盜偷生

蘇州有犯太辟盜某，與伍伯素有識，及接在市吏將決矣，私祈於伍伯曰：某與君平生交好，君知諸方便，何計脫某於死？伍伯笑而偽應之曰：此甚易耳。當使先兄脫一染地去也。及行刑時，伍伯連比其首曰：去去，勿復顧刀下，而其人不知苦楚，魂神飛出，于網象之中，不覺去數千里外，奔突入一大姓家，適主人方出階下，著撞仆之於地，大小震懾，經數刺，營救始起，起生，忽作吳語，拜鏡自照，容貌轉少於前。左右緝獲，藏毒，美妾三四人，摩字為虞，盜心自念曰：吾

何以懸獄至此？余不自探，稍審其地，乃是廣東南海之某州縣，主人故太學生也，親戚來者，都不識是誰，強竊其土音，應對支吾，然絕不敢談。余來西日，如是享用者，首尾十三年，還與婦生一子矣。忽一日，伍伯輪解緬成人之嶺，表偶至其地，盜于市中邂逅之，樓地下拜，感謝甚殷。伍伯茫然不知所謂，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從容推訊姓名，乃大駭，盜便述過其家，舖設酒肴，備極豐腆，酒酣，盜乘間問曰：感君再生，真某大恩人也，但不知當時安用何方，便使某得至於此。伍伯曰：汝莫管前頭公案，我雖有口，決不為汝說破也。留連三日，苦話其由，伍伯被縛，這不已無奈。

之何因說辭以告之曰卿當日市曹之戮初未嘗免
何不尋思盜然良久忽蹶倒而死家人奔採無及
伍伯遂具述事狀始卒大小驚慚若無所措乃知借
屍還魂之說自古有之以此盜以一念之祈免偷生
數千里外十有三年生前貫盈死後細漏地下王者
安在豈其命絲未絕冥府不得而制之耶茲理之所
難明者壬辰春太原中表吳生所說

武夷山詩夢

蘇州進竹老人袁洪志三十年前夢游武夷山題詩
石壁云地僻紅塵遠人間白晝長鳥啼春雨霽花落
野泉香進竹老人題詩云武夷山登絕頂見石壁上委有

遊愈之官福速還縱武夷山登絕頂見石壁上委有
此二十五家宛然手跡是夢中飛神所題者老人自
異既喘一疾不起沈顯話其事

東中女子

山東新城王氏家有世德登科以來登進士第者二
十七人衣纓之盛罕有加也相傳其家始祖王翁少
未有婚一日天忽大風埃霧蔽空白日晝晦及暮風
定門外忽有輜車一輛車中坐一女子烟鬟霧鬢各
止端莊聚共驚視莫敢近者王翁詣而詰其故女子
曰父姓初元兒家相距五百里外偶探親而還不
知何由忽然至此訊之亦未字人王翁以為天錫之

禍也入初者起家之徵遂諧秦晉今之子孫皆其出
為往年以民部員外郎出訊吳閩名之都者即初氏
雲仍也親為余述先世事如此

小黃旗

嘉興祝以與為吳江令多異政時有居民東西二鄰
皆少年且相善其東鄰夜娶婦朝出行賈既去西鄰
徑詣行窺見房扉尚閉即突入之傷為東鄰語言擁
其婦而詰曰天尚未明我者忘鄉不忍別耳復就寢
婦不辨其夫也欣然交合任其輕薄頃之漸曉勿
別去起祝倉中磨研之屑蕩尽矣婦泣語其母漸志
臨死世家陳狀于官証其男始救婦婦始出諭

使人通息執于承越棄賣逆婦既噴遂併執婿到官
祝反覆鞠訊略無情實還街與夫人共慶之時會天
大旱詣雨城隍之神夫人執祝詣廟焚香默禱此舉
祈神于夢中開示疑獄其在祝遂宿神廟中夢神降
而告曰明日路上有祈雨小兒可自問之既竟未審
云何早起拜神果行至市中果遇群兒執旗伐鼓引
龍神而來祝命吏捕逐群兒群兒進走適道一小黃
旗於地遂令取取還街以示夫人夫人曰奸婦者是
黃旗無疑矣祝便託以他事過東鄰境中謂番夫亭
長有民丁戶口冊可送一本至既賞冊至按之委有
王職名字乃傳令某日點役合境民丁宜集縣門以

候，其亦未知緣由與諸人旅於庭下，諸人皆應聲而去。最後始詰王驥訊其居此與許鄰止隔一壁，於是慚愧失色，其服其辜，所盜之物咸在，祝令措往其家檢出贓物乃置于法，斃之獄中。

梁裂

數年後又有山陰某乙，是富家子弟，娶婦入門，其兄某甲戲以相賤，謂乙今在能不進新人房，即輸金一餅，乙曰易耳，竟不果入，與甲同寢于外舍，其夜忽有男子入婦房與偶，明日婦聞兄弟相賤之言，大驚，逆知為他人所押，慚恚自縊，母家訐訟，繫甲于獄，榜掠備極，其妻某時為山陰令者趙士猷吳江人也，推

撥獲終不能理，聞謝事，求禱于神，將變之間，忽聞屋梁木作爆聲，仰視已裂，尋思久之，即從獄所召甲訊曰：爾家有姓梁人乎？曰：家監字典是姓梁人也。趙遂命逮至，拷掠承服，蓋其夜潛于牕間，聽知主人戲賤乃冒入婦房，遂其奸謀耳。趙因寘之重典，後以卓異推擇為吏部郎，二事後先不同，適相懸合。

孔林聞金石聲

蘇州沙良者嘉隆間以歲貢奉選都門，念待補官近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獲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耳中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朝，聞無人為

時論以為至誠所格，御史為之誤記碑于澤宮，沙氏代禱臨池，良著有曾孫舜鳳少年善畫，嘗為余言如此。

誤入蛇腹

上虞徐孝廉計偕京師，與一千度同舍，其人貌甚偉而辭文過膝，敏如青赤松皮，而有癩痕隱起，類三當錢，大狀若癩風者，然徐而察之，步履言笑如故久之，稍推訊，千度具言其家本西蜀，少年肌體膩潔如美婦人，而性嗜酒，落魄不羈，一日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傍，草積間，夜半宿，難辨，覺腹脹，細細看費牙，齒似蒙蔽，然腹中

似有物，身存何所也，已而捫之微溫，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腹間佩有匕首，急抽而割之，得肉一瓣，復嗅之，腥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凡數十瓣，漸滿，明於足，是悉其力以從事，俄而比寂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踣身跳出，視之乃一大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見主人與蛇並死于道，奔告鄰里，急昇而歸，稍營救復甦，而膚間痒不可耐矣，幸遇名醫進刀至之，刺得不死，三月而瘳，其乃起，則膚草皮色幾類漆，身豫于臣言所不死者以所受毒淺也，孝廉每舉其事話于親，既之中，通宜戒蛇起藥。

虎食牛

吳興山中人家，負山跨澗，而居。虎狼出入，不分晝夜。東村偶負薪蘇，詣村頭，易鹽米，借西村斗菜而歸。其日天晚，家有六歲小兒，因命持斗還西村。小兒性儇巧，出門望西村行，竟將此斗戴于頭上而去。中途偶遇狂風一陣，頭上之斗，倏失所在。失歸告其父，不知何等。其父明日入山，樵採，忽見黃斑老虎，死于谷口。急呼同伴持械往視之，喉間一斗在焉。蓋虎性易怒，奔散食兒，不意啣斗，舐望，遂噬其斗，以噉塞喉間，憤激至死，兒之獲免于虎口，非徵天之幸乎。

夢得畫錦堂句

韓愈進學士用蘇林居時曾遣人持語閣中九鯉湖

稱夢于九仙神，夢神以歐陽公畫錦堂記中首二句告之，曰：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其人，還以白學士。學士喜不自勝，適坐客有秀才李喬新者，忽起而對曰：我朝無出將入相，豈公將拜而不果乎？學士怫然不悅。後起用，起遷至天部侍郎，時方推擇閣臣，凡擬進，御前者七人，而趙與高，命未下。明日為吳侍御之子，鎮伏闕上，疏論新侍御負婚約，改嫁其女，禮部奉勅推勘。學士謝病還鄉，竟不果拜，偶合孝生一時之言。

葉和尚

二十年前有葉和尚者，不知何所人，或云是江南潯

倒書生也。行乞吳市，垢面赤腳，狀貌魁梧，迥人。但云乞我一杯酒，常於市中坊十八尊羅漢，妍媸老少，無不畢肖。其兩眸踰時不瞬，儼然應真模樣也。觀者歎以為神，粉果便索酒飲，罷復向人取紙墨，置地上，盤礴揮毫，寫水墨蘭竹，妙絕一時。或作狂草，天真爛熳，得懷上人意外巧妙，兼善使毫筆，畫每過氣，焰子弟，便拂衣而去。後不知其所終，里人沈顛記其事。

場中魁星

萬曆壬子南畿校士，以八月廿八為終場，五更時見一青面鬼，自至公堂，跳出，如雷聲，已從榜錄所房前，遂轉而出。後復倚於甬院大門，忽失所在。場屋

士子無不驚竄。明年昆陵周廷儒，聯發會狀，兩元矣。

古長人

長洲縣東二十餘里有陽城湖，相傳陽城是古時一縣，陷沒為湖，其采久矣。漁水於湖水清時，往見其下有街路，疑是此縣之故道也。萬曆十七年大旱，湖瀆水涸，見底，忽露出大棺，長可三丈，許破之，見一長人，巨首臥其中，衣皆灰燼糜爛，但存髑髏，巨如車輪，棺上米漆片，色尚鮮明，不知何代墳墓。有石碑二尺許，文字磨滅不可辨，時余讀書漁子沙上，異其事，往觀之，碑尚在土中未出。又一日再往，將磨沉碑文，則民居已毀，碎其石，沉之湖心矣。恐為郡縣所知，相與

寢滅其事耳遂歎息罷還

書生造夢

閩中林某家近九鯉湖其年將赴科棄託其門生數輩入山求夢林高戒謾之教生相與之他所博戲竟不去屆期無以報命乃共設計造成一夢詣林門而誑曰某等為先生觀夢竟有不去如何林曰汝試言之眾書生曰夢至一峽山谷中有龍眼樹甚大及縛一人其心就視之即先生也連呼不應於是某等白衣冠而哭於道傍既然驚醒林曰此夢大佳我合當中榜服而汝輩皆白水終身矣惜哉是年林鄉試獲

麟顯墨墨權權眼茶策所措大教今茲落處無成

毛面人

蘇州事橋有何氏兄弟二人世以販漆為業一日大郎與二郎聞坐店中見一長大漢手其鬚自兩脰下虬然而起滿面悉被長毛不見其鼻二郎大笑謂此人何從下食大郎便趨出長揖而進其人曰與君風馬何緣見接大郎曰見丈人狀貌非常特敬一教股勤無他意也進以雞黍酒脯其人袖中取出金鈎子一雙左右分挂其髻從容飲噉無異常人既畢謝主人曰某萍梗江湖遊遊上國落無見知者荷君兄弟置酒為祭又執禮最恭某自慚無有異日未知圖

報於何地耳自是別去數年杳無聲迹後大郎二郎各挾資本往嶺南販漆既至海上惡風漂泊宿為海賊劫至一寨中兄弟相持而泣自謂不知死所寨主乃令棹頭認是蘇州何大何二郎便下階親釋其縛大郎潛窺視之即昔年滿面長毛人也其人問兄弟何以何此答云販漆曰漆不須置荒寨所餘開筵設具強白之半月贈以金銀無數因遣之漆四十簣滿載還家入門與母妻相慶兄弟各分二十簣適新郭人來買漆界之一簣去明日五更復來大郎疑其中有物覆之每簣底置三元寶在內秘而不宣盡出其索

賊獲以他券卷居二郎之漆而苦甚益二簣不知

也後續：竟露二郎不勝忿氣求索無厭大郎便以毒藥醜殺之二郎之婦訟於官：論大郎抵死獄已頃成無異詞矣後大郎亦使其婦出訴于御史臺時邵天民按江南見大郎婦始治上色非人間有也徑呼至案前以眉語批之夜與指揮張建節謀張取食羅擊空其底坐婦於中昇而進駕言於送領給伴御史宿三夜後便更男子衣在混執燭者入無忌憚矣史謠云暫收警警與羅裙結東吳兒而不分夜：臺中陪御史朝：門外候將軍指此事也王徽君於虎丘舟中說之

三秀才異夢

徐秀才道登於秦淮逆旅舟中夢長于寺塔忽安成
五座皆有異色朱雲暮歷其上見二魁星如人開所
繪者自塔而下掖徐同登既覺以語同舟友人劉博
董家僮看榜回云中笑沈秀才應明夢老樹上落一
大鵲巢於地沈入而坐焉遂符登科之兆熊秀才乘
錨亦夢登天未幾獲第

孝陵龜瑞已下曾紀物環

高皇帝廟孝陵劉文成伯温曰此地有室玉氣鑿其
穴僅可容椅不宜深尺寸也 二不信其說故命深
之未三寸許得小白九枚皆從坎中飛出而去力士

以茅林撲其一墜地化為美玉至今亟以朱匣供寢
廟前亡兄世揚為太學生時親往守陵中貴人索看
中貴人云昔有築陵將作偶劇地忽見金龜徑三寸
許者游息地中獲之共得十三枚急取出置掌上猶
能運動頃之化為石矣 聖祖急命祀而匣之于廟
中外臣工交慶咸謂天錫之瑞焉明日啟視又失其
十二今寢廟香案前貯供者即所存石龜之一也其
說與余所聞小異

温涼指

京師某中官藏有室石一條長如指大名曰温涼指
以酒兩罌試之投於寒酒中則熱投于熱酒中則寒

因其傍微有破損痕以非全玩遂不敢供御用黃州
牧記其事

石作雲霞

有方士持二寶石一紅一白欲售千金試之水盃中
先投白者則水面上升二浮出白雲其氣如烟須臾
以紅者投之滿盃中沒作紅霞激灑矣不測是何琛
異

石中兔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中有石
無故自動持歸鑿開見一白兔在焉取視乃活者置
之地能走數步爾後化為見風也漸如石而後

化藏閩人何壁所說

石中蟬

平昌黃家營室於文里山下過一石礎可高三三寸
工不忍鋸欲截其柱轉之主人曰寧斷石而薄無斷
木而短趣令工鋸高錫開則中有一玉蟬走出不知
所之而石之上下宛然具蟬形在其理雖晚按華談
華山有朽石又如龜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
者其地亦有之物不足深怪又云石蟹之類地處
未必然

石中金鯉魚

平昌黃家初卜文里山新居相其地山之麓約二
十餘畝鑿之皆五色土土細如粉絕無砂石深之得

一石板長三尺許彷彿如玉圭形正石異之發其下
有泉一勺泉中養金色鯉魚一頭長不逾尺忽躍而
起鱗甲爛然涓涓之流亦僅及其脊耳眾以為祥故
然定宅及堂成主人名之曰瑞鯉宅其中央即魚所
窟處也未久魚亦化去不知所往趙石勒時庭中有
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 唐杜鰲刻石鎮版內傳
小魚 郿縣河洲上有亂石隨手碎之得魚二三
寸 五代陶穀秋李後主研上圓五內亦有小象
是皆有是事而無是理者以古權金何足怪哉

石中松色水影

見一扇墜不知何石中有古松天矯翠色隱起而松
根有水一池顛倒之水皆含飛動勢黃州記揚百
陸言

石中山川人物駕鸞海馬

平昌黃左卿兄榮葵其先人于江山縣之尹聖里鑿
穴僅二尺餘粟三皆鵝子石石之中有山川人物其
族人黃州牧九乃所親見高一石中有紺裳碧衣人
一石中有朝衣冠而執笏拱立者一石中有紅鸞蒼
一對碩影自憐羽毛如縷一石中有海馬二匹蹀躞
怒濤中宛其奔逸絕塵之勢如此石卵數十據而後
見土乃成窠窠故知山林草壤之間何所不有昔白
樂天嘗以石中物問胡僧胡僧云此皆空劫時石其
質未成物混其中火盡生風而後成石遂孕其中無
足怪者乃知石木諸異皆空劫中事也此論最大

醉石

程君某母畜奇石因以醉石署其命一石質理瑩澤
如玉上有老猿手攀古松根而以一足挂下灌于滄
浪其松蒼色其猿白色一石洞亦下有大海日出其
中三人相倚而觀之彷彿金支翠旂其人衣飾各別
而質理奇峻色微碧一石至白虎斑斑踞其上尾若
動搖齋中又有瑞璣亦霞散諸石磷磷滿床不可
枚數黃九鼎親見之

相思石

海上有一碎石片如杏仁瓣取一雙後先投略中洋而
不沉相像成偶人故離之須臾復作合矣名曰相思

石黃精靈出以贈余

松花石

浙江布政使後樂亭前西偏有松花石龍鱗隱起如
皴枝棘與枯松無異捫之乃知是石芽亥冬吳左丞
用先邀譚典陳祿費元祿秉燭同觀錄吳記載婺州
永康縣山亭中

石松
化石

白公石

白居易為蘇州刺史得太湖奇石賦詩美之劉禹錫
李紳同觀石不甚高而肉好勻傳質韻兼美流轉到
張氏曲水草堂中相傳張燕翼載石進蛇門內不得
遠運者方疲於役其巨艤兩通甌及明水漲三尺許

石船已抵所矣人以為有神助為楚人江盈科全長
洲贈賦白公石歌刻于壁今廢

洞庭石公

西洞庭有石公山一岬一石類偃僕丈人狀山所以
名呼石公則應石公如人共語然稍遠則應迎之及
不應此理之不可解者拾聞載載而岳响嶼峰南州
商河縣丹溪並有響石可笑

琥珀影

平生所見琥珀最多惟三者尤異一琥珀置文几上
其質理色澤與尋常無異遇天放晴映日而照則其
中隱隱一鍾離仙人像極精眉衣飾樹葉葫蘆之屬

種之精細分明時吳人客于燕京所滌寶掛見而傳
玩讀以重價購吳人不欲出一琥珀中有白宦形羽
衣如雲若尾朱瑣若舞罷而凝立狀若琢以為扇墜
觀者無不稱奇一琥珀中有吹笛仙女腰繫花籃貯
蟠桃花實窮極雅雅難畫工莫能維色為余往從一
金閣少年手中傳玩愛而掠之以他長物與易俄而
失去不知落何處矣案神農書松柏脂入地千歲而成
板蒼板蒼半歲而成琥珀意是窮佳絕聖之中仙人
野宦府相往來琥珀方寸精純秀其下遇有所見則
而象之融結成形故多幻異天地間理應如此其在
木石亦然曷駭乎

穴中飛鶴

山陰人高鶴甲午解元其祖葬時形家點穴約掘地
不得過四尺眾不聽深之得石板啟為忽有一白雀
飛鳴而去既畢葬形家曰違吉言發科在六十年後
矣後果六十年其歲以葬地之日時生一子因名曰
雀後發解與先司馬同榜進士司理吳中

雙紅鼠

建寧舉子黃應槐嘗為人言其曾祖貧而好客一日
大雪江石堪輿適其家止之宿款過甚洽語次方欲
擇地葬觀此人感激思濟竟一吉地相報後經義家
山下適堪輿忽掘兩村地家人救焚曰此地報亦
必獲科第無疑然其下有生氣若取葬穴不得過二
尺也後待此人不至復命他堪輿開穴竟過二尺極
之有小石置下得紅鼠一雙初視目矇未視後漸
能開竟飛去無可跡矣葬後亦無他四世而應槐始
舉于鄉

五色土

平昌黃家新居在文里山下方可二十畝其中土皆
紫泥也又有黃如蠟色白如雪可為粉者蒼如糜
鹿文者碧如玉屑者翠如空青者青如靛可作墨者
如如丹砂者種種不同而質更淨膩其家牆壁悉取
紫泥塗之吾吳下近來用紫花布色泥塗壁蓋取山

黃泥與細灰三七分相合而成不及江夏天然所謂
瑞經之異即其地矣

鍊沙

王家埠園光家有山地一區每遇大風過則其工結
為鍊沙使數十人掃聚之一度可得百石以備于市
蓋世藉其利非一日矣王公山而陽城人也

沙水化精鹽

鹽出產各不同有煮海潮而成者有晒海水而成者
有鹽池有鹽井此際王文瑞公家每遇大風刮起沙
泥澄之皆水精鹽也

繡化松

而此山中有一松相傳為黃帝之女所化黃州以
問楊百隆百隆曰西遠多松葉翠而身碧然與帝女
所化松葉標幹俱白者又少異矣

梅梁

會稽縣禹廟中有梅梁其上无梅一枝是木理中生
成者樣牙盤屈若鏤若畫每天將陰雨則枝骨中水
出青苔鱗鱗以為索而不腐爛斯為奇矣

鳳皇梁

廬州遂昌縣學宮十年前燬於火縣議將新功將成
矣而明倫堂後穿梁一根不槓苦無巨木或言孫秀
木家山中有老松通可為梁令遣吏致值三金命工

師伐取伐後錯而分之中有朱鳳一隻在為首尾貫
于木杪苞采燦然毛分縷悉世之刻畫者莫能及也
惜其尾為工師所斲減却一二寸不見其綽約之勢
耳至今猶在

木中吹笛人

會昌中舍元殿壞盤屋縣百尺異木中藏十年巨蟻
錯之股然血流山陰禹廟梅梁遂昌縣奉鳳皇梁皆
不足異最奇者宋元開小說載桂州僻境有林木蒼
鬱數十里每月滿之夜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後有
人尋數自一老柏樹中出伐取為枕如期而發凡數
葉歲人欲剪其怪物以鑄觀之但見其木之深潤一

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莫能名狀為其夜絕響

雙頭牡丹

豫章胡生善候氣一日過平昌城北吳氏宅謂公家
瑞氣甚王貴徵不遠矣吳氏子喜不自勝明年欄中
牡丹果發雙頭益喜之又明年而以訟鬻其宅轉售
項氏項氏故君遺火遂徙為二子連發科第于此宅

盆蓮作品字

黃州言揚百隆家盆中值蓮花一株本單種也三
年不開一夕開而五頭瓣中有品字

甘棠樹

甘棠樹今在河南府陝州治東其地有伯德祠棠樹

枝葉無存，僅老幹一枝，高約三丈餘，其色如鐵，縱理
堅，相傳歷代有帝王與，則發新枝，我高皇帝起
兵之年，曾發頂上一枝。

杭州四異

有紀物異凡四種，而不及杭州天下桂花皆無子，獨
杭州桂花有子，余常于貢院中拾得數枚，詳而香可
愛，乃知宋學士桂子月落中之句，非漫筆也。天下菊
花皆不落，獨杭州菊花有落，英益微，雖經為身錢，又
西湖之上，通遭皆綠楊掩映，夏月如青帷中行，而畫
絕無遺，在亦少致，致世謂斯湖為明全矣。

大榕樹

廣西會城中有大榕樹一株，上造閣林，務廣其地，寬
可三畝，下環石為洞門，可容商車官騎，性果其間，絡
繚不絕。

桂子

黃陝州家於平閭門外，有小池，其先君子植桂樹環
之，歲結子如小棗，而色翠，掃之可得數升，故老謂桂
粒可種，三之三年始萌，甲後黃君試之，果然。

松花菌

菌似釘蓋者曰菌，為類至繁，惟西湖諸山中有松花
菌一種，最佳，色紅潔可愛，味更鮮美，九月間生，其年
山中松花盛，地即產菌，蓋芬芳鬱積于地下者，一遇

秋雨，其蒸熱，然而有回風，處更多，不可得身，余憶數
年前，與僧行九溪十八澗，中其摘而食，見者無不
驚走，今又不知其味矣，俗名胭脂菌。

菡萏

草食之物曰菡萏，狀類南星，葉剛而色殷，結於根上
如繭果，摘之用新瓦磨其汁，釜中煮之，即凝成膏，登
清清美，消痰之上藥也。此物性畏冷，人以爪爬其
核，則葉自舞，黃州家有之。

白楓

台州有白楓樹，身葉俱落，風掃之，迴翔如雲。

木蕈

浙水善此，中有木名拍者，伐其根，同斧碎，新之如鱗
皴，然三年後，亦腐生蕈，而不生在亦，凡雪霏所薄之
地，一叢一蕈，或在地，或在葉，或凝于山阿，高下數十
丈，俱成蕈矣。余又聞閩人言，蕈生最易，凡陰崖雪網
中有老樹，採檜用滲池之水灌之，三日後，葉上盡生
其上矣。摘而食之，又灌如初，空三度後，乃始曝乾，作
香蕈，蓋蕈之最下者，與三年之說不同。

甘露降

萬曆壬寅冬九月內，紹興蕭山縣有甘露降于冠山
松樹，稱灑數里，遍樹如雲，民各採而食之，其蒸芳，其
味甘，權曰舞風十餘日乃止。

芝異

吳縣數學申公時行及第時其堂前一柱忽生瑞芝
觀衆使劉弘道駭捷之秋國中產于母芝常熟陸封
君父為泉州郡丞有二子崇禮問禮後先成戊戌甲
辰進士其年堂屋柱上產五色芝經月乃萎壬子秋
南溪徐文衡家忽有芝生于糖簾上未幾捷至城西
熊秉鑑家門樓上忽生絳芝楫下浮水盆中益水酒
亦是科領第第三

慶火

紫州武進縣將家字惟忠應試南都未捷之前一日
葉艾澆酒留客酒酣相共歡為座人擲盃于地執便

慶火起青綠有光再擲如之眾咸驚視頃頃
捷至

桂兆

熊秉鑑秀不別駕之孫余昔嘗與別駕會飲知其人
長者壬子秋秉鑑家有老桂六十年矣其花本黃色
是歲忽變為丹徐道登秀才家住長洲葑門之外村
落辛亥除夜中庭桂花盛開有白鼠常游走其下家
人跡之不及是秋報捷者至見而擊死之兩人並聯
捷

雙麟象

閩人王郡公應麟守鎮江廉介自持民家牛將生子

走臨山中吼如雷既產視之麟也祥光燭天如火烈
焰所過之地廬舍俱焚衆思因災之早而獻諸公
嘆息而瘞之其明年是牛復產麟又為人所擊死公
令復瘞于前處因題其塚曰雙麟在今北固山下而
王公名應麟瑞之偶協若此

米倉龍

閩西成晚劉氏未遇時米倉中有物類大蛇而有四
足鱗甲如鏡長僅四尺許家人莫敢近為後漸長至
五六尺一日風雨中化去未幾而西宮應聘說者
謂為倉龍之祥矣

龍藏雞腸

吳興樂鄉有村媪畜一伏雌于床下為露處所擊竭
厄虞中媪之子以食雷擊之物令人膽壯持刀後門
時治之門外有小菱蕩釜刀一下光怪燭天忽見小
青蛇往雞腸中出蜿蜒入水離離二丈許地稱空伏
始復家一殺雞屠蒼龍上騰于天美箏絃指甲纏
皆龍也不足奇

有一... 曹興曹偏候太守出堂通堂上虎
乳一... 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為飲小虎試
布算之... 未出與遂按年月日時交干戲成
一八家數血積是禽獸不足惡耳若生人值此不出

三日，把水兀死矣，衆笑而罷。越三日，小虎失脚堂下井中而死。

異魚

南海人常從城上望見海中推出黑山一座，高數千尺，相去十餘里，便知為大魚矣。此魚偶困而失水，旋甦，海島屋居者數百餘人，咸來分割其脂為膏，經月不盡。又有貪取魚目為燈，相與攀援，踏而取其目，大可數石，計數能取，失足溺死于中。有同時七人，乃此王微君釋登言。

魚鱗屋

楚驛有魚鱗屋，鱗者或以為駭人，引喻其難參談。

遺德流第，遂縣念忘其姓名，是閩海人。嘗詣一士大家，見中庭舊執所覆者何物，問為士大夫曰：竹葉所織成也。使樵問父母，仙柳亦有之乎。縣全曰：敝處只一小魚鱗為之耳。士大驚謂曰：魚鱗有若此大者乎。縣全曰：其大者可結為亭子，斯其骨作柱，以支之。居然屋也。乃知萬斛，千人帳，南北兩不相信。止怪其爾，如斯之類，可以審推。亦王微君言。

井中魚

希言舊居城北種花池上，是碩氏外舍。入門有巨井，在檐下，井中時有水溢，浮出金色大珠魚，長徑尺許，俯而取之，輒引去。少時復來，居四年餘，僅子時，下

闕或用鉤餌探入，終不可得。或云：此井通妻子江也。

渠斷錢

通州孫秀才，母死家貧，無以葬。大塚方在憂戚中，忽一夜有大鼠十餘輩，嘶錢數貫，置其床下而去。遂發助，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蝨耳

城東馮時中，業小兒醫。少年時，耳中飛入一虫，百方灌治，終不能遣。後或朝出暮還，或睡中飛去，宿後乃熟。久之，驅逐幾策，亦漸相安。後享年八十而終。

食糧可治蝨

百守後，蝨生，由白蟻夫人，勸食糧，每食數粒，食

可三四作後，一日腹中忽作大痛，洞下如指大者一虫，長丈有半，餘鱗者如麴，結成結，又下幾數宿，疾遂

泥丸子治蝨

有人患腹楚，從市中乞方士泥丸子，水磨服之，吐出翠色虫一尾，長尺餘，細鱗巨目，衆皆見之，病從差。

酒能生蝨

賈人程甲嗜酒，縱飲，遂病瘵。一日通醉，痒甚，思醫用藥汗之，汗皆黃水。又處一貼下利，所下悉細寸虫，投之水中，如小蠅如蟻子者，不下數十萬。如此下者數度，痔瘡乃除。匡云：少不治，立發麻風矣。

腹藏有鱗角

盧恭將分署盤石其夫人病如瘵而色萎黃加劇矣地僻無醫思有方士遺紅白丸子試與之服之後腹作楚下出大者百頭悉有鱗角背綠腹紅雙睛炯然小者數頭未成鱗角而兩端動矣自是疾除後與恭將偕遊黃州牧九野所記

湖山二異

閩門外有噴湖中俗名沙獨無蚊南距釣橋北接因城湖俗誤陸澄其地即不然矣虎丘山延袤數里外獨無蠶其人云有甘草生其地能辟蠶毒然不識何書是蠶業

宋襄公墓鏡

山陰陳半刺在甯州時有盜發郊外宋襄公墓得舊鏡一枚黑漆古奇文異質莫可名狀半刺藏珍後以置交際薩置中為一粵西貴人所愛

大勞山鏡

山陰祝良棧家近一小山坎頭數年來時有紅光燭天後成申歲大勞山坎徙出溪上鄰人見水面奇光循之而得一舊鏡亦黑漆古背後鑄成麒麟風龜龍之象至今良柱之弟收藏

硃砂林

希言舊藏有硃砂林一座色如榴房乍裂純是硃砂

而微露砂石痕名曰丹山映雪不知落誰手矣後見徐邵伴家一塊則長徑寸許精色奪目可愛近見范恭謙齋頭生銀一片則硃砂歲久而化者金燦霞沉亦奇物也千歲成金之說豈不信然唐僧皎然有題盧明府道室詩砂床不遺世人聞李黃皇言光明砂生雪林之上謂此矣

雕工

吳中雕工凡數十家余所見者有陸子雲一名小貨今有碩師雲之子亦碩名未詳沈某材子宗彙字子序兩人並有巧思皆名工也其所刻檀梨高木象齒漆雕山澗危巖巖舞諸器繪精奪目皆精妙

樓船此不足奇也曾見沈生利桃核作小舸乘天可二寸許蓬櫓舵棹皆備莫不悉具一人岸幘即棹籃磬于船頭對杯自若一人脫帆袒卧紅頭橫笛而吹其傍有覆笠一人蹲于船尾相對風爐扇火溫酒作板舵不行狀如中壺觴釘案左右皆裕子眼窓玲瓏相望忌榻兩邊有春帖子一聯是好風能自生明月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眉髮肌板無不歷二分明又曾見一橄欖花籃是小章所造也形製精工絲綵若林其蓋可閉合上有提當孔之中穿條與真者無異又曾見小頑雕一胡荻戲三色摩利作橘皮透光滑可鑑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後設視之則紅

勾欄內安紫禮床一張羅幃小開男女秘戲其中眉目疑画形醉單露宛如人間橫陳之狀施閱發執皆能搖動如生雖古棘刺木模無過此巧豈物之妖者乎沈生又取挑核刻作競渡龍爪牙鱗鬣狀欲飛舉龍口噴夜光珠一人執小旗立于龍首一人荷閨刀立于龍尾兩旁據舷而坐者各四人細槳輕棹運動如駛其舟像水中行也又于蒲桃殼上鏤出草橋驚夢一段屋宇人物精絕無倫間以疎柳藏鴉梁門臥於悠然夜景亦思致之最妙者又用橄欖核上雕碧雲天一段描寫出摺夫持鞭整鞍崔張西人作徘徊擲野毬戲奇幻出於意料外其景即陳說東漢說

何而兩句也又用文犀雕百花籃滿執種十花草具儀工緻尤極又橄欖核上鏤出寶波斯四人賽賽捲髮襖子兩襠形飾無不畢肖焉如斯之妙能於燈月下成之皆若自然巧奪造化二子之技今古罕傳

古磁器

閩洛周齊間有人耕地常掘出古磁器括塔錠村之屬千形萬變並是絲綉男女秘戲之狀者老相傳是五胡亂華時元魏北齊懼其地有王氣瘞此為厭勝之具皆供御物非民間造也若上吳徵君夢賜家藏有古磁杯一隻直是婦人坤戶形如偈月纖悉具備

物之妖者信有之焉

孟河口煙火

萬曆乙酉春吳人陳旗因訪舊金陵還經孟河口夜繫虹月色中鄰虹是新都大賈曾許江神酬願造大煙火一架累月而成費數百金眾不知其奇也相共聚觀其所構架悉用楠竿豎起初點藥線徐吐出金葡芙蓉四季百花吐果復放小紙爆及流星賽月明之屬俄而現出樓閣亭臺之狀挂下大珠簾迤邐有兩人捲起次第推出戲劇虎穿關斬貂蟻蟠桃會十二幕探征中雪夜訪趙普伯魚泣杖楊妃舞翠盤若如驚龍百餘條皆如生無異看至夜半至按將樂盡

後樓霹靂一聲忽墜一大珠子滾躍出雲余驚一條進逐此珠掠于水面而去鎗甲燦然波濤震洲於是成駭其神自有火樹銀花已來無過此麗也

鬼工球

華亭樂維簡先生坤所藏多奇琛異寶其珠孝履燈澄為鬼時嘗見有鬼工球者形類一大胡瓶而文質理宛然相似揭開其中重疊如殼相包皆鑿人物器玩服飾戲具一切人間有形之物纖悉具備位置巧義宛轉自然驗諸史傳皆所未有詳其命名則知西域鬼工之所作也先生物後不知所存

玉閨全

疎影橫斜之致，如人鑿成。

水銀琥珀

有一琥珀，照見無數水銀搖蕩其中，有聲汨汨然，斯則流注于松柏根而相融結者，理或然爾。

石中龍戲

梁溪周雲素藏一石，中有雙龍戲海，映日而觀，則金鱗搖漾，魚紋瀟瀟，旋轉不空，其精妙難以言述矣。先輩懋澄見之。

石屏風王維詩意

北地李大同藏博物嗜古，以藏有大理石屏風，高可五尺，廣僅二尺，畫是王維畫，兼帶微風，頗幽中素。

樹為人家一聯詩意，煙林如黛，宮闈窈窕，如水墨宋人畫，是曠代之奇玩也。徐以麟鬼之。

石屏風元人畫幅

李大同馬征播商，獲大理石屏風四扇，高三尺五寸，其畫皆元人筆意也。一幅黃大癡，一幅黃叔明，一幅徐幼文，一幅倪雲林，層層疊嶂，斷烟殘流，無不各極其致。而筆法點染，纖悉畢具，蓋石之奇，世入終莫得而解矣。大同馬以轉贈都御史李公，請董學士題贊，鐫入上方。

小研山

曾見婺州破瓢道人吳孺子藏一英石小研山，長徑

三寸，峰出洞壑，畢具目前，其色玄，叩之聲清越，若在米家石數，亦當具體而微，道人既老，其負以明董秀才以五金詭符之，今不知何在。

銀插杯

曾見元人朱楚山製銀插杯，形宛似洞庭霜橘，空其上為圓口，周遭斑紋隱起，如芝蔴而點銀法，而把手插葉一枝，若新摘下，蟠屈鉤連，森勁蒼古，後代無工所不能及也。杯底略凹，有篆文楚山二字，是雲閣插中輪流和家物，太原徵君得之，常用以浮笙客。

玉獻勝

嘉慶庚子，粵樞密家藏古玉獻勝，長三寸，闊一，其形如指，其色似剛，其中有一人，形如漢紅衫，裳眉目皆具，圓項亦具，頗類胡僧狀貌，索價甚高。

獅蠻帶

宋時逆瑾用事，南閩楊文莊崇去孫某舍人，將乞恩，未朝，帶其賜第，得六百金，裝之京，見京城有老人賣珠，遍揭四百金買之，還即舍命，工剖為識，是獅蠻玉也。連帶二束，次第並獻于瑾，立出數千金，酬其直，因與奏上乞恩，舍人得按中書，事瑾益恭，瑾益愛幸之，中外欲請謁者，多因舍人，前後復得居間，金數萬，陰知瑾逆謀，將取乞差南還，瑾既伏誅，二帶並歸歸御府矣。

